

唐詩紀一百七十卷(三)

〔明〕黃德水 吳琯等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紀一

百七十卷》提要

盛唐第九十二

唐詩紀一百五十二

鄭郡吳中珩彙編

鄭郡俞體初同校

杜甫二十四

五言排律二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

馳賀奉寄此詩自注云府掾四
人同日拜郎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

唐詩律羣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直列宿頓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二

一

輝光未暇申安一作晏慰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

膳部默懷傷貧賤人事畧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

長恩豈布衣忘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徒懷貢

公喜颯颯鬢毛蒼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

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圻遙連滄海

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

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一作把龜鼉力

空瞻烏鵲毛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
郭蛟螭成九臯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
孤樹青天失萬艘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
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

老五十韻

衡嶽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

一作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

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一

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

十流落劔三千畫角吹一作秦晉旄頭俯澗瀝小

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浪作禽填海那堪血射天

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薰太白

顛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

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貌虎開金匣一作開金

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花動朱

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哭廟

悲風急朝正暮景鮮月分梁漢米春得一作水衡

錢內藥繁於纈官莎今本作花非軟勝綿恩榮同拜手

出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

燭書柱滿懷牋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

咫尺鍛翮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徵班性命全青蒲

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

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

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賈筆論孤憤嚴詩一作

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

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鵲不空拳地僻昏炎瘴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二

山稠隘石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典郡終微

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與展歸田去去才

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

翻投跡漁陽復控弦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

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迢邐

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

騫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

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兒彌宇宙此物在
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
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
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
一字買堪貧將恐會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
夕盡力潔餐晨踈嬾爲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
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
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
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二

四

耕巖非谷口結草卽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
陳旅懷殊不愜良覲眇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
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
倚月輪官場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
茫鬪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
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

長史參三十韻

自注云時患瘧病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

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
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
接混茫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
賢事一作命可傷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
時見一作命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關身強羈旅
推賢聖沈綿抵咎殃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
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妝
何太龍鍾極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
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五

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彭門劔閣外號畧
鼎湖傍荆玉簪頭冷巴牋染翰光烏麻蒸續曬丹
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
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
漢淳俗本歸一作不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蚩
尤終戮辱胡羯謾猖狂會待祆氛靜論文暫裹糧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

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
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
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
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
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蕙苒謗何頻五嶺炎
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
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
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
莫怕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一

六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
同道術曾畱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
壺公長嘯峨眉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
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輶軻畢
景羨冲融喪亂形仍役妻京信不通懸旌要路口
倚劒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
換亦遣馭清風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
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
詞源跡忝一作寄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
恐避席爲門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
珠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
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萬里皇華使爲僚
記腐儒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二

七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
陵遲暮嗟爲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鴈失
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
闊逾澄昔歲文爲理羣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
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迹昇翠虛捐題題
丹極上鵬鵬宴引春壺酒一作恩分夏簾水雕章
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能老
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竈今本

繼微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襟懷
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
毫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陵妙取筌蹄棄
高宜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談
笑勞歌踴寢興年華分已矣世故莽相仍刺史諸
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一作潘安黃霸璽
書增乳贊音賦號攀石饑鼯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
切問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帽稜林居看蟻穴
野食待魚骨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兢皆爲百里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二

八

宰正似六安丞姁女縈新裏丹砂冷舊秤但求椿
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
終自惜代數或作非必全懲政術甘踈誕詞場媿服
膺展懷詩頌一作魯割愛酒如澠咄咄寧書字冥
冥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嶺雪一作千却
背五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
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污

辱月窟可焚燒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
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輕騎高一作天憶射鵰
雲臺畫形像皆爲掃氛妖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

鄭審李
之芳也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
年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
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
賴詩篇峽東滄江起巖排石樹圓拂雲霾楚氣潮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二

九

海蹴吳天煮井爲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
何處覓平川鷄鵲雙雙舞獼猴壘壘一作懸碧羅
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一作寒花亦可
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
屐穿兩一作本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
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寅緣藥餌虛狼
藉秋風洒靜一作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
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屋豔神仙
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淚潺

溪自注云都督相中丞筵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

煎自注云西京龍門苑即今龍廐水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莫帶犬戎

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乘威滅蜂虿戮力效

鷹鷂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

止戈鉦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

首遂拘攣哀痛綸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

兆喜出于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

望鴻鴈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微一

柱數道里下牢千自注云鄭在江陵李在夷陵鄭李光時論文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二

十一

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比崑崙竹

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

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

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

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

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凌絕境佳句染華牋

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迤

邐衾枕成蕪沒池塘作弃捐自注云平生多病上

瘠處安之地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斑

錦秋孤影澗瀾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

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

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彫蟲蒙記憶烹鯉問沈綿

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瓊囊空一作把釵釧米盡

拆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

暨灤西巔自注云市暨江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

羈絆心常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家

作也蓮色好梨勝頰穠多栗過拳勅厨唯一味求

飽或三鱸兒去看魚笥人來坐馬羈縛柴門窄窄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二

十一

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魯鄧切村依野廟墻缺

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

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澀馨香粉署

妍紫鸞無遠近黃雀任翩翾困學違從衆明公各

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儒

引服虔不逢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

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爲誰編行路難何有

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絃身許雙峯

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

高晉

自注云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

昭王客赴燕

自注云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

周之

途中非阮藉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淹留

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恠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

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澤國遠迴旋本自依伽葉

何曾藉偃佺鑪峯生轉眄橘井尚高寒東走窮歸

鶴南征盡跼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凱丹

青列頭陀琬琰鑄衆香深黯黯幾地蕭芊芊勇猛

爲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詩紀

盛唐卷之九

主

更欲投何處飄然出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

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

窮途雨洗平沙淨天銜閣岸紆鳴蜚隨泛梗別燕

赴

一作

秋菰棲託難高臥饑寒迫向隅寂寥相煦

沫浩蕩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鴈影徂南征問

懸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下泣誅經過

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自注云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

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

書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闊那堪野

館踈黃牛平駕浪盡鷁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

解纜初悶能過小徑自爲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

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

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

几秋帆發敝廬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自注云甫敝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

故有下句

詩紀

盛唐卷之九

主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

東鼎食爲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踈放憶

途窮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短

一作短褐

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慙知薊

子真怯笑楊雄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戶鄉餘

土室難說

一作祝雞翁

元日示宗武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

方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牀訓諭青衿子名慚白

首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
淚數行

自注弟豐在江左無消息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羨一作帶
紫羅囊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
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
達者得升堂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二

四

居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
蕭疎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
羨吾廬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裴知字韻

按唐表豆盧峯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以為氏呂昌黎棘城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
為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
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雛曲田翁
號鹿皮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辭才不世雄畧動如
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
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
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算緡花羅封蛺蝶瑞
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
事業閭相親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二

五

盛唐第九十二

盛唐第九十三

唐詩紀一百五十三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杜甫二十五

五言排律三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

記自注云哥舒翰入奏勒蔡子先歸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鬪死壯士耻爲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一

人呼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匝駝背錦模糊咫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錫突將且前驅漢使一作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

十韻郭英又也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燁一作赫

舊家聲鵬鶚乘時去驂驪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

易卽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捲旆松悲天寒冷

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邊詎一作不敢驚古來

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

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

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總帷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

徹明恩恩朝共落榆楠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羣胡

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

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攬搶圭竇三千士

雲梯七十城耻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二

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一作今本氛祲滿人世

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敕書憐贊普一作吐蕃

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子一作上

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卽

據鞍儒衣山鳥恠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盞一作盤

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籌

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客遊

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

篇末

詔許一作天語辭中禁慈顏赴一作榮到北堂聖朝新孝

理祖席倍輝光內一作贈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淮

陰清一作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離人晝秋期燕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三

子涼一作竹引趨庭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一作

十年過父老看畫曾饑渴追蹤恨祿茫虎頭金粟

影神妙獨難忘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

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

塞塵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

罷轉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

潭隱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

危莫愛身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

心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

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

層陰檻峻背幽谷牕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影

一作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

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其能幾諸孫賢至今自注云杜使君

乃宗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四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

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

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役

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

首大江濱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

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

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鵠一作鵠

失侶亦一作哀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自注云故陳拾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岐恨唯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五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憂并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壤歌惟海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解龜踰卧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倦潁川何以酬塵生彤管筆寒臆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別離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復

見陶唐理甘爲汗漫遊

別蘇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塌翼絕倒爲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携愧老夫豈知臺閣舊先今本作拂鳳凰雛得實今本作翻蒼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帶風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諷封內事揮發府中趨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六

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鑿去東牀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渥水出騏驎崑山生鳳凰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蒼頗爲晉秦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暗藏餘寒折花卉恨別滿江鄉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拆台鼎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傳
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
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
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衆多推
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宸徵事業南紀赴恩私
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七

露即歌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樽前江漢閣
後會且深期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

尚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為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鳥易秋來把鴈書
荆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
連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疎
風塵相頌洞天地一丘墟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
鈎陳摧微道槍纍失儲胥文物陪巡狩

親賢病拮据公時呵獫狁音乙首唱却鯨魚勢慙

宗蕭相材非一范睢自注云秦拜范睢為客卿

懷其相秦也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又以其謀縱反問於趙趙以馬服子代廉頗大破趙于長平皆范睢之謀故

會由關憤已攄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輿賞從頻

我冕殊恩再直廬公舊執金吾封侯豈惟高衛霍

曾是接應徐降集翻翔鳳追攀絕衆狙侍臣雙宋

玉戰策兩穰苴鑒澈勞懸鏡荒蕪已荷鋤嚮來披

述作自注云石首處見公新文一卷重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

詩紀

雲亦一作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自注云公頃奉

應訝耽湖橘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

狎樵漁楊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飛熠燿不

記改蟾蜍煙雨封巫峽江淮畧孟諸湯池雖險固

遼海尚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

送覃二判官

先皇一作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

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

渺臥荆衡竟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

亦上赤霄行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秋晚嶽增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豈韋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

詩紀

盛唐卷之九

九

優經過辨豐劒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一作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輓歸上都

二十韻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深衷見士則雅

論在兵機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合羣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譁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敝期特達衰朽再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採薇撥杯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還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鄂杜

詩紀

盛唐卷之九

十

傍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鴈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暮冬送蘇四郎後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礪緇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崔偉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
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
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鳥反哺聲
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
郴州頗涼冷橘井尚凄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

官兼寄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十一

網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
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
六龍膽魏闕萬騎畧姚虛玄朔迴一作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
汗馬百姓免爲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
喜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衮奉詔許
牽裾鵷鷺叨

雲閣麒麟滯玉除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見
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
起予清秋周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歎里閭戰
連脣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自注云秘書北台星臥青城山中入朝謁使節有吹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
敷坑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轡裏
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鈎落恩波錦帕舒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
於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沈綿疲井臼倚薄似樵漁乞米煩佳
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滴水帶寒淤莫話清谿髮蕭蕭白
映梳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十二

與嚴二歸奉禮別

別君誰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
巴俗自爲鄰尚媿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
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何知其酒杯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
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
登臺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留一作春夜舞
淚落強徘徊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今

作天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

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渡水

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一作紅此身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三

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陪諸公上白帝城樓宴越公堂之作

月注

公楊素也舊堂在
城上畫象尚存

此堂存古製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

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杯氣心傷豔

藥梢英靈如過隙宴衍願投醪一作莫問東流水

生涯未卽拋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一作依渚衰荷

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節分曹往金
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酒霑津吏
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
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
卿事一作歡娛到薄躬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迴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里

一作春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

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歛尚一作輸秦不是煩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四

形勝深慙畏損神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

勇畧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

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

入青苔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目

心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

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一作王粲

終朝學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鐺白

休經過凋碧柳蕭索一作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

中得自由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興

一作兼須入海求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

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月一作同行更想幽奇

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

詩紀

盛唐卷之九

五

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

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柳司馬至

有使一作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出

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些一作城幽燕

唯鳥去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

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

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

吁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

肌膚疊壁排霜劒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

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

盡失歡娛擺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

水雪曜天衢鹿角真走險狼頭如跋胡一作鹿

名惡難寧變色高臥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

壓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一作不有平川決

焉知衆壑趨乾坤靈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

詩紀

盛唐卷之九

六

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沈綠綺殘月壞金樞泥笋苞

初荻沙茸出小蒲鴈兒爭水馬燕子逐橋烏絕島

容煙霧環洲納曉晡前聞辨陶牧轉眄拂宜都縣

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勞心依憇息朗詠劃昭蘇

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

鑪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

窮途臥疾淹爲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化樸直

乞江湖濫預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嬾

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自注云此寺有晉王右軍

書張僧繇畫孔子十哲形像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朝士兼

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傲擾鴉首麗泥途甲卒

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

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

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繭未必免崎

嶇

過南嶽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

艫翠牙穿裊蔣舊作繁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七

生力更無壤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

微冥水驛孤悠悠迴赤壁浩浩畧蒼梧帝子留遺

恨曹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

所養名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恠

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北風自注云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

鑪爽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

獸呼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沈沈在凌寒

往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塗再宿煩舟子衰

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

雲山湧坐隅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疏尚在眼浦浪已吹

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

書稀塞鴈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

漢陰機

回棹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三

六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

年衡嶽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

前賢巾拂那關眼銚壘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

裊沈綿強飯蓴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

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

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

適遊寺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功今本名異魯連篙

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

盛唐第九十三

盛唐第九十四

唐詩紀一百五十四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杜甫 二十六

五言排律 四

行次昭陵 太宗陵也在醴泉縣西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

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

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四

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蕩

滌撫洪爐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

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虛 一作靈 殿塵沙立暝途寂寥

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

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

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

五雲飛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自注云廟有吳道子畫五

聖圖。按玄元皇帝李老君也天寶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得之乃置玄元廟于天寧坊五聖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也

配極玄都闕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

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

雕梁仙李盤根大倚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

付金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

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四

二

旌旆盡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

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

不死養拙更何鄉

謁先主廟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

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維耕心未已歐血事

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劒閣

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

木半龍鱗竹送清谿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

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
落况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今本作清非
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
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谿風滿薄
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
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歛憶吟梁甫躬耕
起未遲

詩紀

盛唐卷之九古

三

建都十二韻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
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
極存時危當雪耻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
萬國翻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
憐湘水冤窮冬客江劔劔外作隨事有田園風斷青
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
長安日光輝照北原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歛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
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
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
起涸鱗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晏會壯觀已塵
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
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樽不重飲白首
獨餘哀

詩紀

盛唐卷之九古

四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
桃羅襪紅蕖豔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
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
送波濤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
詩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鴈足繫
難一作無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免相失
見日一作爾敢辭遲

傷春五首

自注云已聞僻遠傷春
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
西京疲百戰北關任羣
兇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
蒙塵清露急御宿且
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
蓬萊足雲氣應合
總從龍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
天青風卷幔草碧水通
池牢落官軍速蕭條萬事危
鬢毛元自白淚點向
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
巴山春色靜北望
轉逶迤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四

五

日月還相闕星辰屢合圍
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
機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
煙塵昏御道耆舊把
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
賢多隱屠釣王肯
載同歸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

一作

王在洛復道

使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
貴嬪蕭關迷北上滄
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
老大臣豈無嵇紹血
霑灑屬車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
太倉粟競棄魯陽

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
得無中夜舞誰憶大
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
薜蘿君臣重修德猶足
見時和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

舊作西河

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

省郎遲扈聖崆峒日端居
濫瀕時萍流仍汲引樗
散尚恩慈遂阻雲臺宿常懷
湛露詩翠華森遠矣
白首颯淒其拙被林泉滯生
逢酒賦欺文園終寂
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
慚紆德澤私揚鑣驚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四

六

主辱拔劔撥年衰社稷經綸地
風雲際會期血流
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
鼓角悲賊
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
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
藜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
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
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幃廟筭高難測天
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荅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
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歛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

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卽事須
嘗膽蒼生可察眉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處處
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鈞
瀨踈墳籍耕巖進奕基地蒸餘破扇冬煖更纖絺
豺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通越今人作藻
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
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勲
業凡百慎交綏

傷秋

詩紀

盛唐卷之九

七

村一作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盡扇久客
掩柴扉懶慢頭時櫛艱難帶減圍將軍猶一作思汗
馬天子尚戎衣白蔣風颼脆殷檀曉夜稀何年減
豺虎似有故園歸

遣悶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
檣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疊浪月
光芒螢鑒綠帷徹蛛絲罨鬢長哀箏猶凭几鳴笛
竟霜裳倚著如秦贅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劒匣顏

脫撫錐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畧
世亂踣文場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
事故國耿難忘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衮職
陪楊鑣隨日馭折檻出雲臺罪戾寬猶活干戈塞
未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
任往來九鑕巴嚙火三蟄楚祠雷望帝傳應實昭
王問一作不回蛟螭深作橫豺虎亂雄猜素業行

詩紀

盛唐卷之九

八

已矣浮名安在哉琴鳥曲怨憤庭鶴舞推頽秋水
漫湘竹陰風過嶺梅苦搖求食尾常暴報恩腮結
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
饑藉家家米愁徵處處杯休爲貧士歎任受衆人
咍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冕合沓起
蒿萊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漢庭和異域晉史
圻中一作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羣公紛戮
力聖慮宵徘徊數見銘鍾鼎真宜法斗魁願聞鋒
鏑鑄莫使棟梁摧磐石主多翦凶門較少推垂旒

資穆穆祝網但恢恢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賢
非夢傳野隱類鑿顏垓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
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
麗爲後賢兼舊例一作制又作利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
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騷驥皆
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斷堂構肯今本仍虧

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
詩紀

盛唐卷之九

九

移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峽繞
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
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
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
號怒恠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宜故山迷白
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秋來賦別離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
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卽

相迷蕃積思江漢頑踈感町畦暫酬知己分還入
故林栖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
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
合踈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
白露初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
言終荷鋤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
詩紀

盛唐卷之九

十

三峽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
娛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春近岳
陽湖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飛鳴還接翅行序
密銜蘆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
覬在皇都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二

秋口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
公不但時人惜祗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

兒童處處鄰家笛飄飄客子逢強吟懷舊賦已作
白頭翁

奉漢中王手札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荆
門峽險通舟過一作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
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絕壁
風竹在華軒已覺涼一作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
朱邸雪朝傍紫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
秋宋王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四

十二

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大馬誠爲戀狐狸不足
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樽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
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
旌旄路失一作濕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
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竟貸爾曹乞降那更
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
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鋌

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
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
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
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劒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
女號家家賣釵釧只待一作準獻香一作醪

秦州見勅除

一作除

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

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

居凡三十韻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四

十三

靈二子聲一作性

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

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

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甚同憂歲

一作心

不寧栖遑

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遂一作忽

一作杳

冥獨慙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祗無補

一作益

囚

梁亦固局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

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雖高

壘一作難

一作難

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

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官臣仍點染柱史正零

丁官忝趨棲鳳朝回歎一作欲聚螢喚人看驀裏不

嫁惜娉婷掘劔知埋獄提刀見發劓侏儒應共飽

漁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

急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垠忠臣辭

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勲溢鼎銘仰思

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鵲鵲秋

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苦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四

三

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

攜鋤正月喧鶯未茲辰放鷁初雲籬梅可折風榭

柳微舒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踈殘生逗江漢何

處狎樵漁

宗武生日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

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

衣輕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飛一作分片片

涓滴就徐傾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一作子歸到忽春

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

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

卽歸家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

秋窮途愧知己暮齒借長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

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四

十四

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

還訪舊丘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踈落木荒戍密寒

雲歲月蛇常見風颿虎或一作忽聞近身皆鳥道殊

俗自人羣睥睨登哀柝一作孤照夕曛亂離多

醉尉愁殺李將軍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

門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闕跡月挂客
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雪倚細根數驚聞鵲噪暫睡
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寐無
夢寄歸魂

天池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繞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
中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
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
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
詩紀

盛唐卷之九

五

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
誅茅任薄功

九日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漣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
存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
雙痕爲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佳辰對羣盜愁絕
更堪論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

人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
金銀愁寂鵠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半
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
見幾迴新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沱水臨中坐岷山到北一作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
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
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藥亂
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成一一作城
詩紀

盛唐卷之九

六

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
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
喬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夾
吹簫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兵戈聞舊作聞兩觀
寵辱事三朝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解龜生碧
草諫獵阻青霄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
氣候猛一作壯士塞風飈井渫泉誰汲烽疎火不燒

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
周贈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
住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
河漢橋夫人先卽世令子各清標巫峽長雲雨秦
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蕭

哭李尚書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劒猶迴憶戴
船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
泫然修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
詩紀 盛唐卷之九 五 主

哭韋大夫之晉

淒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
旋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
脩然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纏南過駭倉卒北思
悄聯綿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
劍欲高懸漢道中興盛章經亞相傳中融標世業

磊落映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高一作
閣樹頂飛旄泛堂前帝幕旋一作疑風燕笳蕭急
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
俗事牽老來多滄淚情在強詩篇誰繼方隅理朝
難將卽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
塗豪俊何人一作誰在文章掃地無霸遊萬里闊凶
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

詩紀

盛唐卷之九 五

六

泉路宵

一作著

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馬移

作

蓬閣後穀貴沒潛夫流動嗟何及銜冤有是

大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爲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
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詮
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
安一作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擺落嫌
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
思諸子交期一作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
呼瘞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

榛蕪

盛唐第九十五

唐詩紀一百五十五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杜甫 二十七

七言排律

題鄭十八著作丈

台州地闊

一作解

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

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嬾舞誰相拽詩

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五

一

亭賈生對鵬傷王傳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

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襴衡實恐遭江夏方朔

虛傳是歲星窮巷悄然

一作朝

車馬絕案頭乾死讀

書螢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雜

一作雜

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

朝寒

一作雲

雨歇籬中秀色盡屏紆桃蹊李徑年雖

古槿子紅椒豔復

一作色

殊鑲石藤梢元自落倚天

松骨見來枯林香出竇垂將盡葉蒂辭枝不重蘇

盛唐第九十四

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衰顏動覓黎
牀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
在楚山隅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衝花他
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
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常懷賈傅井依然虛
霑焦本作周舉爲寒食實藉君平賣卜錢鐘鼎山林
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五

二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
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鞠將雛遠萬里鞦
韆習俗同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
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
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五言絕句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
難

王錄事許修草堂賢不到聊小詰

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賢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
時

荅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把文驚小陸愛客見當
時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一作古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
卧南陽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五

三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

吳東坡志林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

卽事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韉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
頭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僻處虎跡過新蹄野鵲翻窺草村船逆上

釣艇收縵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

金絲縷箭鏃皂尾掣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

難

盛唐卷之九十五

四

貞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

侯今日翔麟馬先宜薦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角

榮華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華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六看江總老猶被賞時

絕句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

悲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五

五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

謁謁花榮

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

欲如何

急雨捎谿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

跳

鑿井交樓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舫纜小逕曲通

村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

纖

江動月移石谿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

家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五

六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

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

谿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

船

歸鴈

春一作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

向一作北飛

闕題

見合璧事類

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看伴梨花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五

七

盛唐第九十五

盛唐第九十六

唐詩紀一百五十六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杜甫二十八

七言絕句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
臨階下馬坐人牀
不通姓字麤豪甚
指點銀瓶索酒嘗

少年行二首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二

莫笑田家老瓦盆
自從盛酒長兒孫
傾銀注玉驚人眼
共醉終同卧竹根

巢燕養雛渾去盡
江南結子也一作已
無多黃衫年少來
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自注云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
掌中貪見一作看一珠新
秋風嫋嫋吹江漢
只在他鄉何處人

謝安舟楫風還起
梁苑池臺雪欲飛
杳杳東山攜漢妓
泠泠修竹待王歸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
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
飛揚跋扈爲誰雄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
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祇應天上有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
囊無一物獻尊親
江山路遠羈離日
裘馬誰爲感激人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二七三十九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大賢爲政卽多聞
刺史眞符不必分
尚有四郊諸葛廟
卧龍無首對江濱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

幕下郎官安穩無
從來不奉一行書
因知貧病人須棄

一云不知貧病關何事能使韋郎跡也疎

奉和嚴武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
王帳分弓射虜營
已收滴博雲

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荅楊梓州

悶到房一作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青

谿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荅二絕

雨映行宮一作雲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江邊老

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

何日雨晴雲出谿白沙青石洗一作光無泥只須代

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三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

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

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自注云軍州謂驅使騎爲馬軍

惠義寺園送辛負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

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

句

湖水一作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

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蕭八明府寔處覓桃栽

春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

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木數百栽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木三

年大自注云蜀人以橙木爲薪三年可燒與致谿邊十畝陰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栽

落落出羣非樛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四

年意爲覓霜根數寸栽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自注云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盤勝

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詣徐卿覓果子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笋街中却

歸去果園坊裏爲求來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

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
鷓鴣鵲鵲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
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
走覓南鄰愛酒伴自注云新斯融吾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五

稠花亂蕊果一作畏江濱行步歎危實
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是紅花映白花
報荅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
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
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間一作淺紅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留連戲蝶時

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
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迴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
已傳童子騎青竹總擬橋東待使君

黃河二首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
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六

黃河西一作北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
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
白帝高爲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
英雄割據非天意霸王今本作王音去聲并吞在物情

羣雄競起問一作何前朝王者無外見
今朝比訝漁陽結怨恨元聽舜日舊蕭韶

赤甲白鹽俱刺天間閭舊作閭閻繞接山巔楓林橘

樹丹青合複道重樓錦繡懸

讓東讓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

瓊藥相赴見雛入蔣舊作牙

東屯泊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

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

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

詩紀盛唐卷之九十六七

屏見楚宮猶對碧峯疑

閨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壓

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

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號國夫人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官門却嫌脂粉澆

一作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自注云崔九即殿中監崔

中書令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

十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洵洵人寰猶

不定時時戰鬪欲何須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

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

詩紀盛唐卷之九十六八

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

一作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

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舊作迴自注云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

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鳴王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靜一作

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燕趙休矜出

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

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

澶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案抱青丘包茅重入歸

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喜共一作和紫氣關

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

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

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九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

與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海黃河卷塞雲北極轉愁龍

虎氣西戎休縱犬羊羣

贊普吐蕃君長也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朝廷

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

崆峒西極過崑崙駝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

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

勃律國名天西采玉河堅昆國名碧碗最來多舊隨漢

使千堆寶少荅胡王萬匹羅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年調

玉燭玄元皇帝聖聖孫

存歿口號二首 自注云四子皆游於藝故前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棋畢曜仍傳舊小詩 自注云道士席謙吳人善

彈棋棋界王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 自注云高士榮陽鄭廣善

畫山水曹霸魏曹 善之後善畫馬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十

驊騮

解悶十二首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一作東

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 自注云今鄭秘書審

先帝貴妃俱一作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

續朱櫻獻王座應悲白露團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一作中應

見無一作君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

翠瓜碧李沈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

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側生野岸及江蒲戎焚以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

布衣鮐背死勞生一作重馬翠眉須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

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按趙次公云薛郎中薛據也後山詩話云省署開文

苑滄浪學釣翁即據詩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自注云校書孟雲卿

飯未嘗留一作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十一

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鰻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

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

區滿未盡風流相國能自注云右丞弟今相國籍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

紅果谿友一作得錢留白魚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南米

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今本作流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

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

絕句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

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

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十三

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迴莫思身外無

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

風舞一作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一作在掩柴門蒼苔濁

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谿荷葉疊青錢笋根稚子無

人見沙上鳬雛傍母眠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一作細麥復纖纖人生幾

何春已夏不放香一作醪如蜜甜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戲爲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王楊一作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

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十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一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一女醫臂時迴頭却看秦雲哭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畧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三絕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飛不知醉裏春

風今本作風吹盡何可一作忍醒時雨打稀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十四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易古注筍音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許同朱

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自注云朱阮劍外相知

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清谿先有蛟

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牕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
苗滿空山慙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官池春鴈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鴻鵠亂爲羣
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
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十五

得房公池鵞

房相西亭鵞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
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

聯句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李尚

書名之芳宇文
名或尚書之甥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酒香傾座側
帆影駐

江邊之芳翟表郎官瑞鳬看令宰仙或雨稀雲葉斷

夜久燭花偏甫數語歌紗帽高文擲絲牋之芳興饒

樂雜惜醉中眠或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
客居逢自出爲別幾淒然之芳

關文

闕題見合璧事類

寒食少天氣東風多柳花

又見合璧事類

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六

十六

盛唐第九十六

盛唐第九十七

唐詩紀一百五十八

鄆郡吳中珣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元結

字次山襄州人少不羈年十七始折節向學天寶中舉進士蘇源明薦於肅宗上時

三篇乃攝監察御史發死葉軍屯必陽全五城帝善之代宗時侍親歸樊上後拜道州刺史進容管經畧使民樂其教結始著書稱元子遊亂入猗猗洞稱猗猗子後從家讓稱浪士及有官呼漫郎客其上更為聲叟又稱漫叟

二風詩

有序

天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著皇謨三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一

篇二風詩十篇將欲求于司匭氏以裨天監會

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於是歸于州里後三歲

以多病習靜於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

古之賤士不忘盡臣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治風詩五篇

至仁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為至仁之詩

二章四韻十二句

猗皇至聖今至惠至仁德施蘊蘊蘊如何不全

不缺莫知所貺

猗皇至聖今至儉至明化流瀼瀼瀼瀼如何不號

不絕莫知其極

至慈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涵萬物故為至慈之詩

二章四韻十四句

至化之深兮猗猗娒娒娒同如煦如吹如負如持而

不知其慈故莫周莫止靜和而止

至化之極兮瀼瀼溶溶如涵如封如隨如從而不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二

知其功故莫由莫已順時而理

至勞

古有勞王能執勞儉以大功業故為至勞之詩

三章六韻二十四句

至哉勤績不盈不延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勞

王勤亦何極濟爾九土山川溝洫

至哉儉德不豐不敷誰能頌之我請頌夫於戲勞

儉亦何深戒爾萬代奢侈荒淫

至哉茂功不升不圯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

王功亦何大去爾兆庶洪湮災害

至正

古有正王能正慎恭和以安上下故爲至正之詩一章四韻八句

爲君之道何以爲明功不濫賞罪不濫刑讜言則聽諂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爲明焉

至理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致無刑故爲至理之詩一章三韻十二句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三

理何爲今系修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彼刑法設以化人致使無之而化益純所謂代刑以道去殺嗚呼嗚呼人不斯察

亂風詩五篇

至荒

古有荒王忘戒慎道以逸豫失國故爲至荒之詩一章三韻十二句

國有世謨仁信勤歟王實懼荒終亡此乎焉有力恣諂惑而不亡其國嗚呼亡王忍爲此心敢正亡

王永爲世箴

至亂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爲至亂之詩二章二韻十二句

嘻乎王家曾有凶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復復之難令則可忘

嘻乎亂王王心何思暴淫虐惑無思不爲生人冤怨言何極之

至虐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四

古有虐王昏毒狂忍無惡不及故爲至虐之詩二章四韻十八句

夫爲君上今慈順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昏恣獨樂其身一狗所欲萬方悲哀於斯而喜當云何哉

夫爲君上今兢慎儉約可以保身忍行荒惑虐暴於人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寤當如之何

至惑

古有惑王用姦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內內外用亂至於崩亡故爲至惑之詩二章六韻二十

句

賢聖爲上今必儉約戒身鑒察化人所以保福也
如何不思荒恣是爲上下隔塞人神怨戾音日教惡
無厭不畏顛墜

聖賢爲上今必用賢正黜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
如何反是以爲亂矣寵邪信惑近佞好諛廢嫡立
庶忍爲禍謨

至傷

古有傷王以崩濫之餘無惡不爲也亂亡之由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五

固在累積故爲至傷之詩一章二韻十二句

夫何傷兮傷王乎欲何爲乎將蠹枯矣無人救乎
蠹枯及矣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爲人君變爲人奴
爲人君者忘戒乎

樂歌

補樂歌十首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無其
辭考之傳記而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
百世之後盡亡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

之後遂亡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往帝歲
時薦享則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
探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
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
樂君子道和焉爾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義
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罟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
取禽獸之勞凡二章章四句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六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
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豐年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
植之功凡二章章四句

猗大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
猗大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雲門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

萬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凡二章章四句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

玄雲漠漠兮含映逾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九淵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

然深遠凡一章章四句

聖德至深兮齋齋紆倫切一作蘊蘊如淵生類娛娛同嬉今

孰知其然

五莖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七

五莖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

之根莖凡一章章八句

植植萬物兮滔滔根莖五德涵柔兮颯颯音風又音泛

而生其生如何兮耇耇音首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六英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嚳能總六

合之英華凡二章章六句

我有金石兮擊考一作崇崇一作淙淙與汝歌舞兮上

帝之風由六合兮英華颯颯

我有綵竹兮韻和泠泠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底羸羸

咸池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

不備全凡二章章四句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汨汨兮順之以先

元化泥泥音尾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大韶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八

之德凡二章章四句

森森羣象今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

洋洋至化今日見深柔欲聞大濩兮大淵油油

大夏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

能大中國凡三章章四句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

茫茫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乂兮野有封疆

茫茫下土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大濩

大濩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濩然得所凡三章章四句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護育

聖人生兮天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系樂府十二首

并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爲詩十二篇爲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詠歌不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怨甚邪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九

戲盡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爲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孩寄樹顛就水捕鰭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踟躕

隴上歎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我狄鄉巡迴復悲

既滋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聖賢禮讓風何不遍
西夏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詐所適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宮商亂清濁東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始知中國人耽此亡純朴爾爲外方客何爲獨能覺其音若或在蹈海吾將學

賤士吟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十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羈愁爲愁亦何爾自請說此由諂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嘗聞古君子指以爲深羞正方終莫可江海有滄洲

欸乃曲

誰能聽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爲酸
悽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麀空念庭前地化爲人
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頭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
向之啼

去鄉悲

踟躕古塞關悲歌爲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
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
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十一

爲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修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
木始知世上術勞苦化一作分金玉不見克所求空
聞肆耽欲清和存王母潛獲無亂黷誰正好長生
此言堪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
雨將論草木患欲說昆蟲苦巡迴宮闕傍其意無

由吐一朝與都市淚盡歸田畝謠頌其采之此言
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
疑自昔保方正顧嘗無忘思順和固鄙分全守真
常規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爲惠恩如可謝占問
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爲有國遺賢臣萬世爲冤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十二

悲所遺非遺望所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
遺之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膏濡類安得
無不遺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
然珠玉成彩翠綺羅如嬋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
君前豈知保忠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
萬千年

漫歌八曲

有序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
資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
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
耕耕者我爲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爲近
郭田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
詩紀盛唐卷之九 三
城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
所望

大回中

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來樊山當其南此中爲大
回回中魚好遊回中多釣舟漫欲作漁人終焉無
所求

小回中

叢石橫大江人言是釣臺水石相衝激此中爲小
回回中浪不惡復在武昌郭來客去客船皆向此

中泊

將牛何處去二首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
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閑修農具直者伴我
耕叔閑漫叟韋氏甥
直者漫叟長子也

將船何處去二首

將船何處去釣彼大回中叔靜能鼓橈正者隨弱
翁叔靜漫叟李氏甥
正者漫叟次子也

詩紀

盛唐卷之九

十四

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
酣

騷體

引極三首

有序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
引興極喻故曰引極

思元極

天曠莽兮香泱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
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

今貌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慙悞兮意惶懷音讓
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音貢班揖元氣兮本深
實餐至和兮永終日

望仙府

山鑿落兮渺欽岑雲溶溶兮木杳杳音林切中何有
今人不覩遠歌差兮闕仙府彼仙府兮深且幽望
一至今貌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
和思假足兮虎豹超阻絕兮凌越音切詣仙府兮
從羽人餌五靈兮保清真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十五

懷潛君

海浩森兮汨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下何有兮人
不聞深溢漭兮居潛君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
今貌無因思不從兮空踟躕心回迷兮意縈紆思
假鱗兮鯢龍激沆浪兮奔從拜潛君兮索玄寶佩
元符兮軌皇道

演興四首

有序

商餘山有太靈古祠傳云參龍氏祠大帝所立
祠在少餘西乳之下邑人修之以祈田予因爲

招詞訟閔之文以演興辭曰

招太靈

招太靈兮山之巔山屹屹兮水淪漣祠之禩音賴
也兮渺何年木脩脩兮草鮮鮮嗟魑魅兮淫厲自
古昔兮崇祭禧太靈兮端清予願致夫精誠久惕
切音歷今恍恍招招攝兮呼風風之聲兮起颼颼吹
玄雲兮散而浮望太靈兮儼而安澹油溶兮都清
閔

初記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十六

山之乳兮葺太祠木孫爲楠兮木母榱雲纓爲栢
音音今思木栢洞淵禪兮揭巍巍塗木蘭兮蔣粲焉
被弱草兮締初聯乞渾洪兮馥闐闐管化石兮洞
剌天翹脩鈇音切今掉蕪艾靈巫譟音切今舞顒
干薦天鮮兮酒陽泉獻水芸兮飯霜秬與太靈兮
千萬年

訟木魅

登高峯兮俯幽谷心倅倅兮念羣木見樗栲音切
也音今相陰覆憐音切榕兮不豐茂見榛梗之

森梢閔樅蹤勿今合蠹音櫟音桄桄音今未堅棹根

根音郎木今可屈音櫟音蜜香木林樽音今不香拔丰

茸今已實豈元化之不均今非雨露之偏殊諒理

性之不等於順時今不如慙吾心以冥想終念此

今不怡怡予莫識天地之意今願截惡木之根傾

梟鏡之古巢取御童以為薪割大木使飛焰俟枯

腐之燒焚實非吾心之不仁惠也豈恥夫善惡之

相紛且欲音三河之膏壤裨濟水之清漣將封

灌乎善木音令音櫟音以音挺音尚畏乎

詩紀盛唐卷之九十七 七

衆善之未茂今為衆善之所挑凌思聚義以為曹

令敷扶以相勝取方所以柯如今吾將出於南荒

求壽藤與蟠木吾將出於東方祈有德而來歸輔

神櫟與堅香且憂顛之翩翩又愁同之奔馳及

陰陽兮不和惡此土之失時今神櫟兮不茂使堅

香兮不滋重嗟惋兮何補每齊心以精意切援祝

於神明冀感通於天地猶恐衆妖今木魅魍魎今

山精上誤惑於靈心經紿于言今不聽敢引佩以

指水誓吾心兮自明

閔嶺中嶺音

羣山以延想吾獨閔乎嶺中彼嶺中今何有有

天舍之玉峯殊閔絕之極顛上聞產乎翠茸欲采

之以將壽眇不知夫所從大淵蘊蘊今絕士眼

岌岌非梯梁以通險當無路今可入彼猛毒今曹

聚必憑託乎阻脩常儼儼今伺人又如何今不愁

彼妖精今變怪必假見於風雨常閃閃而伺人又

如何今不苦欲仗仁今託信將徑往今不難久懷

懷以悵惋却遲迴而永歎懼太靈今不知以予心

詩紀盛唐卷之九十七 十六

為永惟若不可乎遂已吾終保夫直方則必蒙皮

簾莫通以為矢弦毋同以為弧化毒銅以為戟

刺棘竹以為矢得猛烈之材獲與之而並驅且春

刺乎惡毒又引射夫妖怪盡羣類今使無令善仁

人一作今不害然後采棖榕以駕深收樅櫟兮梯險

躋予身之飄飄承予步之蹊蹊入嶺中而登玉峯

極閔絕而求翠茸將吾壽今隨所從思未得今馬

如龍獨翳蔽於山巔久低迴而愠瘳空仰訟於上

玄彼至精今必應寧古有而今無將與身而皆亡

豈言之而已乎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七

十九

盛唐第九十七

盛唐第九十八

唐詩紀一百五十八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元結二

五言古詩

閔荒詩一首 并序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間其年水壞
河防得隋人冤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冤怨時主
故廣其意采其歌爲閔荒詩一篇其餘載于異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一

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爲長世
謀居常恥前王不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便登浮
海舟令行山川改功與玄造侔河淮可支合峯嵬
生回溝封隕下澤中作山防逸流船觸狀龍鷁若
負官闕浮荒娛未央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
思作望海樓不知新都城已爲征戰丘當時有遺
歌歌曲太冤愁四海非天獄何爲非天囚天囚正
凶忍爲我萬姓讎人將引天鈇 山鑒 人將持天鍬

所欲充其心相與絕悲憂自得隋人歌每爲隋君
羞欲歌當陽春似覺天下秋更歌曲未終如有怨
氣浮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
欣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常靜柔慈惠恐不足端
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惛惛誰與儔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
順忽逢暴兵起間巷見軍陣將家瀛海濱自棄同
芻蕘往在乾元初聖人啓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二

垂清問敢誦王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
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
榮利非所徇偶得兇醜降切勞愧方寸爾來將四
歲慙恥言可盡請取寃者辭爲吾忝官引寃辭何
者苦萬邑餘灰燼寃辭何者悲生人盡鋒刃寃辭
何者甚力役遇勞困寃辭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
謀救寃者祿位安可近而可愛軒裳其心又于進
此言非所戒此言敢貽訓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
分

春陵行 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
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
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
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
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卽獲罪戾必不免也吾
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
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三

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
施供給豈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
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
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
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
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
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
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
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
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其宜

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有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四

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

一作邊海

寄源休

有序

辛丑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爲尚書郎在荆南府幕休以曾任湖南父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

將兵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抒所懷以寄之

天下未偃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且有忝官累昔常以荒浪不敢學爲吏况當在兵家言之豈容易忽然向三嶺境外爲偏帥時多尚矯詐進退多欺貳縱有一直方則上似姦智誰爲明信者能辨此勞畏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五

廩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葦燒柴爲溫酒煮鱖爲作瀼

昌悅切

客亦愛杯

樽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閑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

與党評事

有序

大理評事党曄好閑自退元子愛之作詩贈焉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跼身班次中常竊愧恥焉加以久荒浪悞愚性頗全未知在冠冕不合無拘牽勤強所不及於人或未然豈忘惠君子恕之

識見偏且欲因我心順爲理化先彼云萬物情有願隨所便愛君得自遂令我空淵禪

與党侍御

有序

庚子中元子次山爲監察御史党茂宗罷大理評事次山愛其高尚曾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辭殿中茂宗已受監察采茂宗嘗相誚戲之意又作詩與之

衆坐吾獨歡或問歡爲誰高入党茂宗復來官憲司昔吾順元和與世行自遺茂宗正作吏日有趨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六

走疲及吾汗冠冕茂宗方矯時誚吾順讓者乃是干進資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若云吾無心此來復何爲若云吾有羞於此還見嗤誰言萬類心閑之不可窺吾欲喻茂宗茂宗宜聽之長轅有脩轍馭者令爾馳山谷安可怨筋力當自悲嗟嗟党茂宗可爲識者規

與瀼谿鄰里

有序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于瀼谿上元二年領荆南之兵鎮於九江方在軍旅與瀼谿鄰里不

得如往時相見遊又知瀼谿之人日轉窮困故作詩與之

昔年苦逆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峯谷呀回映誰家無泉源脩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瀼谿中曲濱其陽有閑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相存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冤終以瀼濱訟無之天下論

招孟武昌

并序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七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能遊之作杯湖銘指曰爲人厭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爲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杯湖故作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杯湖澄清漪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堦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欹石爲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遊杯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

見人不飛鳴谷口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招陶別駕家陽華作

海內厭兵革騷騷十二年陽華洞中人似不知亂焉誰能家此地終老可自全草堂背巖洞幾峯軒戶前清渠匝庭堂出門仍灌田半崖盤石徑高亭臨極顛引望見何處迤逦隴北川杉松幾萬株蒼蒼滿前山巖高峻華陽飛溜何潺潺洞深迷遠近但覺多洄淵晝遊興未盡日暮不欲眠探燭飲洞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八

遊石谿示學者

中醉昏漱寒泉始知天下心耽愛各有偏陶家世高逸公忍不獨然無或畢婚嫁竟爲俗務牽小谿在城下形勝堪賞愛尤宜春水滿水石更殊怪長山勢迴合井邑相縈帶石林繞舜祠西南正相對階庭無爭訟郊境罷守衛時時谿上來勸引辭學輩今誰不務武儒雅道將廢豈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勵

遊漣泉示泉上學者

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漣泉上情性可安舒草堂在山曲澄瀾涵階除松竹陰幽徑清源湧坐隅築塘列圃畦引流灌時蔬復在郊郭外正堪靜者居愜心則自適喜尚人或殊此中若可安不服銅虎符

喻漢谿鄉舊遊

往年在漢濱漢人皆忘情今來遊漢鄉漢人見我驚我心與漢人豈有辱與榮漢人異其心應爲我冠纓昔賢惡如此所以辭公卿貧窮老鄉里自休還力耕况曾經逆亂日厭聞戰爭尤愛一谿水而能存讓名終當來其濱飲啄全此生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九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尚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故令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兵興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勸汝學全生隨我畚退谷

喻常吾直

時爲攝官

山澤多饑人間里多壞屋戰爭且未息徵歛何時

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況假一官而苟求其祿近年更長吏數月未爲速來者罷而官豈得不爲辱歡爲辭府主從我遊退谷谷中有寒泉爲爾洗塵服

漫問相里黃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性情變之俱不能公爲二千石我爲山海客志業豈不同今已殊名跡相里不相類相友且相異何況天下人而欲同其意人意苟不同分寸不相容漫問軒裳客何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十一

如耕釣翁

訓裴雲客

自厭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爲事來家樊水陰甚醉或漫歌甚閑亦漫吟不知愚僻意稱得雲客心雲客方持斧與人正相臨符印隨坐起守位常森森縱能有相招豈暇來山林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雲閉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吟未及終不覺爲悽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

何異不能救時患諷諭一作以全意知公惜春物

豈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災患多姦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林鶯與野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何時不發卒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皇天復何忍更又恐斃之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見君問我意只益胃中亂山禽饑不飛山木凍皆折懸泉化爲冰寒水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時見雙峯下雪中生白雲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十二

漫酬賈沔州有序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漫叟又須爲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身因德方之意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今得誅暴叛上將屢顛覆偏師嘗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慙豈欲卑樞中爭食藪下汲與賢下辨切去年辭職事所懼貽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閑散自

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
以茲忘時世日益無畏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
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
能筭聞君勸我意爲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
過其半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爲兒童主種
藥老谿澗

送孟校書往南海

并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詞學相友幾
二十年次山今罷守春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十三

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詞賦次山不如雲卿通
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誰
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
六七歲雲卿聲名滿天下知已在朝廷及次山
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
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
山最舊請任公爲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
使北歸慎勿金徘徊海上諸公第作歌送之
吾聞近南海乃是魑魅鄉忽見孟夫子歡然遊此

方忽喜海風來海帆又欲張漂漂隨所去不念歸
路長君有失毋見愛之似阿陽始解隨人行不欲
離君傍相勸早旋歸此言慎勿忘

別何員外

誰能守清濁誰能嗣世儒吾見何君饒爲人有是
夫黜官二十年未曾暫崎嶇終不病貧賤寥寥無
所拘忽然逢知己數月領官符猶是尚書郎收賦
來江湖人皆悉蒼生隨意極所須比盜無兵甲似
偷又不如公能獨寬大使之力自輸吾欲探時謠
爲公伏奏書但恐抵忌諱未知肯聽無不然且相
送醉歡於坐隅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十三

宴湖上亭作

廣亭蓋小湖湖亭實清曠軒牕幽水石怪異尤難
狀石樽能寒酒寒水宜初漲岸曲坐客稀杯浮上
搖漾遠水入簾幙淅瀝吹酒舫欲去未回時飄飄
正堪望酣興思共醉促酒更相向舫去若驚鳬溶
瀾滿湖浪朝來暮忘返暮歸獨惆悵誰肯愛林泉
從吾老湖上

夜宴石魚湖作

風霜雖慘然出遊熙天正登臨日暮歸置酒湖上
亭高燭照泉深光華溢軒楹如見海底日瞳瞳始
欲生夜寒閉牕戶石溜何清泠若在深洞中半崖
聞水聲醉人疑舫影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
吾酒舫行醉昏能誕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
勿限醉與醒

劉侍御月夜讌會

并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古

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
故人或有人在者日一作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
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
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
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
道是邪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爲後生之規
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踟躕爲故人且復停歸
船日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愚愛涼風來明月正

滿天河漢望不見幾星猶粲然中夜興欲酣改坐
臨清川未醉恐天旦更歌促繁絃歡娛不可逢請
君莫言旋

樊上漫作

漫家邱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
前山竹遶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峯引望堪
忘年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閑田且欲學耕釣於斯
求老焉

登殊亭作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古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憑軒未及息忽若秋氣
生主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
與醒漫歌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
出四溟誰能守纓佩日與災患并請君誦此意令
彼惑者聽

石魚湖上作

有序

惠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
之可以踞姜魚切酒水涯四匝多歌石相連石上
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

命湖曰石魚湖鑄銘於湖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

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繞魚是湖水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湖岸多歌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盥漱快意無比焉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引東泉作

東泉人未知在我左山東引之傍山來垂流落庭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十六

中宿霧含朝光掩映如殘虹有時散成雨飄灑隨清風衆源發淵實殊怪皆不同此流又高懸瀟瀟字表切在長空山林何處無茲地不可逢吾欲解纓佩便爲泉上翁

登白雲寺

出門見

一作上

南山喜逐松徑行窮高欲極遠始到

白雲亭長山繞井邑登望宜新晴洲渚曲湘水縈廻隨郡城九疑千萬峯嶸嶸天外青煙雲無遠近皆傍林嶺生俯視松竹間石水何幽清涵映滿軒

戶娟娟如鏡明何人病懣濃積醉且未醒與我一登臨爲君安性情

惠陽亭作

有序

初得惠泉則爲亭於泉上因開簷溜又得石渠泉渠相宜亭更加好以亭在泉北故命之曰惠陽亭

問吾常讌息泉上何處好獨有惠陽亭令人可終老前軒臨惠泉憑几漱清流外物自相擾淵淵還復休有時出東戶更欲簷下坐非我意不行石渠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十七

能留我峯石若鱗次歌垂復旋廻爲我引惠泉冷泠簷下來天寒宜泉溫泉寒宜天暑誰到惠陽亭其心肯思去

登九疑第二峯

九疑第二峯其上有仙壇杉松映飛泉蒼蒼在雲端何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不知幾百歲燕坐餌金丹相傳羽化時雲鶴滿峯巒婦中有高人相望空長歎

題孟中丞茅閣

小山爲郡城隲水能縈紆亭亭最高處今是西南隅杉大老猶在蒼蒼數十株垂陰滿城上枝葉何扶疎乃知四海中遺事誰謂無及觀茅閣成始覺形勝殊憑軒望熊湘雲榭連蒼梧天下正炎熱此然冰雪俱客有在中坐頌歌復何如公欲舉遺材如此佳木歟公方庇蒼生又如斯閣乎請達謠頌聲願公且踟蹰

宓樽詩

在道州

巉巉小山石數峯對一作戴宓亭宓石堪爲樽狀類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十六

不可名巡迴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豈無日觀峯直下臨滄溟愛之不覺醉醉卧還自醒醒醉在樽畔始爲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平湖近階砌遠山復青青異木幾十株枝條冒簷楹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釀器戶牖皆鑿餅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

七言古詩

朝陽巖下歌

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城郭夾

湘岸巖洞幽奇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徒有先賢傳水石爲娛安可美長歌一曲畱相勸

無爲洞口作

無爲洞口春水滿無爲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蹰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忘年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山中得無悶

宿無爲觀

九疑山深幾千里峯谷崎嶇人不到山中舊有仙姥家十里飛泉遶丹竈如今道士三四人茹芝鍊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十九

玉學輕身霓裳羽蓋傍臨壑飄飄似欲來雲鶴

宿洄谿翁宅

長松萬株遶茅舍怪石寒泉近巖下老翁八十猶能行將領兒孫行拾稼吾美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

說洄谿招退者

長松亭亭滿四山山間乳竇流清泉洄谿正在此山裏乳水松膏常灌田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長糜色如珈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谿

邊老翁年幾許長男頭白孫嫁女問言只食松田
米無藥無方向人語活谿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
冬大溫屠蘇宜在水中石洞谿一曲自當門吾今
欲作洞谿翁誰能住我舍西東勿憚山深與地僻
羅浮尚有葛仙翁

宿丹崖翁宅

扁舟欲到瀧口湍春水湍瀧上水難投竿來泊丹
崖下得與崖翁盡一歡丹崖之亭當石顛破竹半
山引寒泉泉流掩映在木杪有若白鳥飛林間往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三
往隨風作霧雨濕人巾履滿庭前丹崖翁愛丹崖
棄官幾年崖下家兒孫棹船抱酒甕醉裏長歌揮
釣車吾將來退與翁遊學翁歌醉在魚舟官吏隨
人往未得却望丹崖慙復羞

石魚湖上醉歌

有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
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
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
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

作歌以長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爲樽水爲沼
酒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
酒舫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七言律詩

橘井

靈橘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園不見重
歸鶴姓字今爲第幾仙風吟露壇人悄悄地閑荒
徑草綿綿如何躡得蘇君跡白日霓旌擁上天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三

五言絕句

石宮四詠

石宮春雲白白雲宜蒼苔拂雲踐石徑俗士誰能
來

石宮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野客熙清
陰

石宮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逐霜風幽人愛松
竹

石宮冬日煖煖日宜溫泉晨光靜水霧逸者猶安

眠

七言絕句

欸乃曲五首

有序

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
舟行不進作欸乃五首舟子唱之蓋欲取適於
道路耳詞曰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閑來謁大官兼
問政扁舟却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八

三

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

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潯谿形勝滿湘中谿口石顛堪

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

疑郡應絕高人乘輿船

盛唐第九十八

盛唐第九十九

唐詩紀一百五十九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蕭穎士

字茂挺與李華齊名號蕭李開元中登進士第補秘書正字聰警絕倫嘗讀路

朝言國一人願得蕭夫子為師其名動華夷如
此終以誕傲褊忿剛躡而
卒門人私謚文元先生

江有楓一篇十章

并序

江有楓思陸鄭二友吳會舊遊且疾讒也臣寮
于尹府以直方不偶見逼讒佞惟古之賢者有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二

避色避言之義矯然去之二室之間有槭樹焉

與江南楓形胥類憩于其下而作是詩以貽夫

二三子焉

江有楓其葉蒙蒙我友自東于以遊從山有槭其

葉漠漠我友徂北于以休息想彼槭矣亦類其楓

矧伊懷人而忘其東東可遊矣會之丘矣于山于

水于廟于寺于亭于里君子遊焉于以宴喜其樂

亶亶粵東可居彼吳之墟有田有庭有朋有書有

尊有魚君子居焉惟以宴醑其樂徐徐我朋在矣

彼陸之子也如松如杞淑問不已我友于征彼鄭
之子也如琇如英德音孔明我思震澤菱芡幕幕
寤寐如覲我思剡谿杉篠萋萋寤寐無迷有鳥有
鳥粵鷗與鷺浮湍戲渚皓然潔素忘其猜妬彼何
人斯曾足傷懼此懼惟何懼寘于羅彼驕者子讒
言孔多我聞先師體命委和公伯之愬則如予何
悵然山河惟以嘯歌其憂也哉

菊榮一篇五章

并序

菊榮酬贈離且申志也久寓大邑賢宰宋侯惠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二

而好予賦鳴蟬以貺別有懷相規備厥卒章于
以報焉

采采者菊芬其榮斯紫英黃萼照灼丹墀愷悌君
子佩服攸宜王國是維大君是毗貽爾子孫百祿
萃之采采者菊于邑之城舊根新莖布葉垂英彼
美淑人應家之禎有絃既鳴我政則平宜爾棟崇
必復其慶采采者菊于邦之府陰槐翳柳邇楹近
宇彼勞者子喧卑是處慨其莫知蘊結誰語企彼
高人色斯遐舉采采者菊于賓之館既低其枝又

弱其幹有斐君子是焉披翫良辰旨酒宴飲無筭
愴其化別終然永歎歲方晏矣霜露殘促誰其榮
斯有英者菊豈微春華懿此貞色人之侮我混于
薪棘詩人有言好是正直

涼雨一章

并序

涼雨志楊侯樂賓僚也

習習涼風泠泠浮颺君子樂胥于其賓僚有女斯
天式歌且謠欲言終宥惟以招邀于胥樂兮

有竹一篇七章

并序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三

有竹懿李新後閣而宴親友也

有竹斯竿于閣之前君子秉心惟其貞堅今有竿
斯竹于閣之側君子秉操惟其正直今彼蔚者竹
蕭其森矣有開者閣宛其深矣迴簷幽砌如翼如
齒冬之宵霰雪斯漉我有金鑪煴其以歌夏之日
炎景斯鬱我有珍簟淒其以栗彼紛者務體其豫
矣有旨者酒歡其且矣友僚萃止跼萼載韡彼美
公之姓兮那歟應積慶今期子惟去之柄兮

重陽陪元魯山登北城贈別

時元有挂冠之意

山縣遶古堞悠悠快登望雨餘秋天高目盡無隱
狀綿連潢川迴杳渺鴉路深彭澤興不淺臨風
流動歸心賴茲琴堂暇傲睨傾菊酒人知歲已登
從政復何有遠山十里碧一道銜長雲青霞半落
日混合疑晴曛漸聞驚栖一作羽坐歎清夜月中
歡愴有違行子念明發僅能泯寵辱未免傷別離
江湖不可忘風雨勞相思明時當盛才短伎安所
設何日謝百里從君漢之蒞

留別二三子得韻字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四

二紀尚雌伏徒然忝先進英英爾衆賢名實鬱雙
振殘春惜將別清洛行不近相與愛後時無令孤
逸韻

仰荅韋司業垂訪五首

叨叨食萍鹿常飲清泠川但悅豐草美寧知牢饌
鮮主人有幽意將以充林泉羅網幸免傷蒙君復
羈牽高堂列衆賓廣座鳴清絃俯仰轉驚一作傷惕
徘徊獨憂煎緬懷雲巖路欲往無由緣物各有所
好違之傷自然

神龜在南國緬邈湘川陰遊止蓮葉上歲時嘉樹
林毒蟲且不近斤斧何由尋錯落負奇文熒煌耀
丹金江山萬里餘淮海阻且深獨保貞素質不爲
寒暑侵一逢盛明代應見通靈心
晉代有儒臣當年富詞藻立言寄青史將以贊王
道遼落緬歲時辛勤歷江島且言風波倦探涉豈
爲寶不遇庾征西云誰展懷抱士貧乏知己安得
成所好

彭陽昔遊說願謁南郢都王果尚未達况從夷節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五

謨豈知晉叔向無罪嬰囚拘臨難俟解紛獨知祁
大夫舉讐且不棄何必論親疎夫子覺者也其能
一作肯遺我乎

關西一公子年貌獨青春被褐來上京翳然聲未
振中郎何爲者倒屣驚座賓詞賦豈不佳盛名亦
相因爲君奏此曲此曲多苦辛千載不可誣孰言
今無人

荅鄒象先

桂枝常共擢茅茨冀同薦一命何阻脩載馳各川

縣壯圖悲歲月明代恥貧賤回首無津梁祗今二毛變

蒙山作

東蒙鎮海沂合沓餘百里清秋淨氛靄崖嶸隱天起于役勞往還息徒暫攀騎將窮絕迹處偶得冥心理雲氣雜虹霓松聲亂風水微明綠林際杳窅丹洞裏仙鳥時可聞羽人邈難視此焉多深遂賢達昔所秘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蘊真道彌曠懷古情未已白鹿凡幾遊黃精復奚似顧予尚牽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六

纏家業重書史少學務從師壯年貴趨仕方馳桂林譽未暇桃源美歲暮期再尋幽哉美門子

早春過士嶺寄題硤石裴丞廳壁

出硤寄趣少晚行偏憶君依然向來處官路谿邊雲茲路豈不劇能無俗累紛槐陰永未合泉聲細猶聞彌歎春罷酒從此分登高望城入斜影半風薰

送張翬下第歸江東

俱飛仍失路綵服邇清波地積東南美朝遺甲乙

科客愁千里別春色五湖多明日舊山去其如相望何

越江秋曙

扁舟東路遠曉月下江濱瀲灩信潮上蒼茫孤嶼分林聲寒動葉水氣曙連雲瞰日浪中出榜歌天際聞伯鸞常去國安道惜離羣延首剡谿近詠言懷數君

山莊月夜作

獻書嗟棄置疲拙歸田園且事計然策將符公冶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七

言桑榆清

一作暮景雞犬應遙村蠶罷里閭晏麥

秋田野喧澗聲連枕簟峯勢入堦軒未奏東山妓先傾北海樽隴瓜香早熟庭果落初繁更愜野人意農談朝竟昏

李華

文苑傳云字遐叔趙郡人善屬文與蕭穎士友善開元中進士擢第累轉侍御史禮

吏二部員外祿山陷京師扈從不及陷賊署偽官收京後貶官廢于家卒華嘗爲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書李陽水篆額時號三絕

雜詩六首

黃鍾叩元音律呂更循環邪氣悖正聲鄭衛生其

間典樂忽消微波浪與天渾嘈嘈鳴梟動好鳥徒
綵蠻王吉歸鄉里甘心長閉關

玄黃與丹青五氣之正色聖人端其源上下皆有
則齊侯好紫衣魏帝婦人飾女奴厭金翠傾海未
滿臆何忍嚴子陵羊裘死荆棘

甘酸不私人元和運五行生人受其用味正心亦
平爪牙相踐傷日與性命爭聖人不能絕鑽燧與
炮烹嗜慾乘此熾百金資一傾正消神耗衰邪勝
體充盈顏子有餘樂瓢中寒水清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八

陰魄淪宇宙太陽假其明臣道不敢專由此見虧
盈未聞東菑稼一氣嘉穀成上天降寒暑地利乃
可生葛藟附柔木繁陰蔽曾原風霜摧枝幹不復
庇本根女蘿依松柏然後得長存

孔光尊董賢胡廣慚李固儒風冠天下而乃敗王
度絳侯與博陸忠朴受遺顧求名不考實文弊反
成蠹

結交得書生書生鈍且直爭權復爭利終不得其
力我逢縱橫者是我牙與翼相旋如疾風並命趨

紫極奔車得停軌風火何相逼仁義豈有常肝膽
反爲賊勿嫌書生直鈍直深可憶

詠史十一首

昂藏獬豸獸出自太平年亂代乃潛伏縱人爲禍
愆嘗聞斷馬劍每壯朱雲賢身死名不滅寒風吹
墓田精靈如有在幽憤滿松煙

漢皇修雅樂乘輿臨太學三老與五更天王親割
牲一人調風俗萬國和且平單于驟款塞武庫欲
銷兵文物此朝盛君臣何穆清至今墳壇下如有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九

簫韶聲

巢許在嵩頰陶唐不得臣九州尚洗耳一命安能
親縣邈數千祀丘中誰隱淪朝遊公卿府夕是山
林人蒲帛揚側陋薜蘿爲綰紳九重念入夢三事
思降神且設庭中燎寧窺泉下鱗

漢時征百粵楊僕將樓船幕府功未立江湖已騷
然島夷非敢亂政暴地仍偏得罪因懷壁防身輒
控絃三軍求裂土萬里詎聞天魏關心猶在旗門
首已懸如何得良吏一爲制方圓

秦滅漢帝興南山有遺老危冠揖萬乘幸得厭征
討當君逐鹿時臣等已枯槁寧知市朝變但覺林
泉好高卧三十年相看成四皓帝言翁甚善見顧
何不早成稱太子仁重義亦尊道側聞驪姬事申
生不自保暫出商山雲謁來趨灑掃東宮成羽翼
楚舞傷懷抱後代無其人戾園滿秋草

日照崑崙上

紀事作山

羽人披羽衣乘龍駕雲霧欲往

心無違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國靈氣皆自然求
之不可得何爲漢武帝精思一作意徧羣山糜費巨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十一

萬計宮車終不還蒼蒼茂陵樹足以戒人間

天生忠與義本以佐雍熙何意李司隸而當昏亂
時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况不禁樵采茅莎無
子遺高標尚可仰精爽今何之一忤中常侍銜冤
誰見知常觀黨錮傳撫卷不勝悲

文侯耽鄭衛一聽一忘餐白雪燕姬舞朱絃趙女
彈淫聲流不返惱蕩日無端獻歲受朝時鳴鐘讌
百官兩牀陳管磬九奏殊未闌對此唯恐卧更能
整衣冠

蜀主相諸葛功高名亦尊驅馳千將眾怒目瞰中
原曹伯任公孫國亡身不存社宮久蕪沒白鴈猶
飛翻勿言君臣合可以濟黎元爲蜀諒不易如曹
難復論

六國韓最弱末年尤畏秦鄭生爲韓計且欲疲秦
人利物可分社原情堪滅身咸陽古城下萬頃稻
苗新

沂水春可涉

一作常

洋官映楊葉麗色異人間珊珊搖珮
環展禽怕一作常獨處深巷生禾黍城上飛海雲城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十一

中暗春雨適來鳴珮者復是誰家女泥沾珠綴履
雨濕翠毛簪電影開蓮臉雷聲飛蕙心自言沂水
曲采萍兼采綠歸遲雖可尋天陰光景促憐君貞
且獨願許君家宿徒勞惜衾枕子不顧雙娥豔質
誠可重淫風如禮何周王惑褒姒城闕成陂陀

寄趙七侍御

自餘干谿行經戈陽至上饒山川幽麗思與雲
卿同遊邈不可得因叙疇年之素寄懷於篇云
搖槩曙江流江清山復重心愜賞未足川迴失前

峯凌灘出極浦曠若天池通君陽青嵯峨開折混

元中九潭魚龍窟仙成羽人宮陰奧潛鬼物精光

動煙空玄猿啼深龍楚越謂竹樹深者為龍白鳥戲葱蒙飛

湍鳴金石激溜鼓雷風雨濯萬木鮮霞照千山濃

草閑長餘綠花靜落幽紅渚煙見晨釣山月聞夜

春覆谿窈窕波涵一作石淘溶溶丹丘忽聚

散素壁相奔衝白日破昏靄靈山出其東勢排昊

蒼上氣壓吳越雄迴頭望雲卿此恨發吾衷昔日

蕭邵遊蕭穎士邵軫四人纔成童屬詞慕孔門入仕希

詩紀 大盛唐卷之九十九 士

上公緯卿陷非罪折我昆吾鋒邵字緯卿以寬橫坂卒南中茂

挺獨先覺拔身渡京虹斯人謝明代百代隆鵠鴻

蕭天寶末知亂棄官往東嶺養先人逝于江南世故隆橫流與君哀路

窮逆胡陷兩京中相顧無死節蒙恩逐殊封華貶杭州

司功趙昭泉天波洗其瑕朱衣備朝容華承恩累遷尚書郎

趙御史一別凡十年豈期復相從餘生得攜手遺

此兩孱翁羣遷失鶯羽後凋惜長松衰旅難重別

悽悽滿心曾遇勝悲獨遊貪奇悵孤逢禽尚彼何

人胡為束樊籠吾師度門教授弁躡遐蹤

仙遊寺有龍潭穴弄玉祠

捨事入樵逕雲木深谷口萬壑移晦明千峯轉前

後嵯然龍潭上石勢若奔走開拆秋天光崩騰夏

一作萬雷吼靈谿自茲去紆直互紛糾聽聲靜復喧

望色無更有冥冥翠微下高殿映杉柳滴滴洞穴

中懸泉響相扣昔時秦王女羽化年代久日暮松

風來簫聲生左右早窺神仙錄願結芝木友安得

美門方青囊繫吾肘

春遊吟

詩紀 大盛唐卷之九十九 士

初春遍芳甸千里藹盈矚美人摘新英步步翫春

綠所思杳何處宛在吳江曲可憐不得共芳菲日

暮歸來淚滿衣

長門怨

弱體鴛鴦薦啼妝翡翠衾鴉鳴秋殿曉人靜禁門

深每憶椒房寵那堪永巷陰自驚羅帶緩非復舊

來心

奉使朔方贈郭都護

絕塞臨光祿孤營佐貳師鐵衣三一作月冷金鼓

朔風悲都護徵兵日將軍破虜時楊鞭玉關道回首望旌旗

晚日湖上寄所思

與君爲近別不啻遠相思落日平湖上看山對此時

寄從弟

眼病身亦病浮生已半空迢迢千里月應與惠連同

奉寄彭城公

詩紀

盛唐卷之九十九

十四

公子三千客人人願報恩應憐抱關者貧病老夷

門

春行寄興

宜陽城下草萋萋澗水東流復向西芳樹無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鳥空啼

盛唐第九十九

盛唐第一百

唐詩紀一百六十

鄆郡吳中珣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嚴武

本傳云字季廣中書侍郎挺之子神氣
儁朗敏於見聞弱冠哥舒翰奏克判官遷
侍御史至德中累爲劍南東川節度成都尹
兼御史大夫尋遷黃門侍郎復拜成都尹劍
南節度等使廣德中破吐蕃
改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

題巴州光福寺楠木

楚江長流對楚寺楠木幽生赤崖背臨谿插石盤老根苔色青蒼山雨痕高枝開葉鳥不度半掩白

詩紀

盛唐卷之二百

一

雲朝與暮香殿蕭條轉密陰花龕滴瀝垂清露聞道偏多越水頭煙生霽斂使人愁月明忽憶湘川夜猿叫還思鄂渚秋看君幽靄幾千丈寂寞窮山今遇賞亦知鐘梵報黃昏猶卧禪牀戀奇響

寄題杜拾遺錦江野亭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鵝鵲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應須直到使君灘

巴嶺答杜二見憶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
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
花菊對誰歧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班婕妤

賤妾如桃李君王若歲時秋風一已勁搖落不勝
悲寂寂蒼苔滿沈沈綠草滋繁華非此日指輦競
何辭

酬別杜二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

二

私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
館追斗城憐舊路鍋水惜歸期峰樹還相伴江雲
更對垂試迴滄海棹莫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寄無
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恨巴山裏
清猿醒一作夢思

軍城早秋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一作雪滿西山更催飛

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鄭虔

榮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或告其私撰國
史坐謫十年還京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

館以虔為博士自寫其詩畫以獻帝署
門鄭虔三絕後貶台州司戶參軍卒

閨情

銀鑰開香閣金臺點夜燈長征君自慣獨卧妾何
曾

崔成甫

開元末為陝縣尉○李白澤畔吟序云
澤畔吟者逐臣崔公所作云代業文宗

早茂才秀起家校書蓬山再尉開輔中佐于
憲車因貶相陰流離沅湘摧悴草莽忠憤義
烈形于清辭其
怨者之流乎

贈李十二白

我是瀟湘放逐臣君辭明主漢江濱天外常求太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

三

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

奚賈

常建同
時人

嚴陵灘下寄常建

日入溪水靜尋真此亦難乃知滄洲人道成仍釣
竿漾楫乘微月振衣生早寒紛吾成獨往自速耽
考槃已息漢陰誚且同濠上觀曠然心無涯誰問
容膝安

謁李尊師

萬物返常性唯道貴自然先生容一作亦其微隱几

爲列仙鍊魄閉瓊戶養毛飛洞天將知道遙久得
道無歲年

尋許山人亭子

桃源若遠近漁子棹輕舟川路行難盡人家到漸
幽山禽拂席起溪水入庭流君是何年隱如今成
白頭

闕題

眠澗花自落步林鳥不飛

又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

四

谿谷何蕭條日入人獨行

又

落日下平楚孤煙生洞庭

李康成

經集考云天寶中與李杜同時撰王臺後集

江南行

楊柳青青鶯欲啼風光搖蕩綠蘋齊金陵城頭日
色低白色低情難極水中鳥鷺雙比翼

采蓮曲

采蓮去月沒春江曙翠鈿一作紅袖水中央青荷

蓮子雜衣香雲起風生歸路長歸路長那得久各
迴船兩搖手

王華仙子歌

紫陽仙子名玉華珠盤承露餌丹砂轉態凝情五
雲裏嬌顏千歲芙蓉花紫陽綵女矜無數遙見王
華皆掩嬋高堂初日不成妍洛渚流風徒自憐璇
壻霓綺閣碧題霜羅幕仙娥桂樹長自春王母桃
花未嘗落上元夫人賓上清深宮寂歷厭層城解
珮空憐鄭交甫吹簫不逐許飛瓊溶溶紫庭步渺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

五

渺瀛臺路蘭陵貴士謝相逢濟北書生尚迴顧滄
洲傲吏愛金丹清心迴望雲之端羽蓋霓裳一相
識傳情寫念長無極長無極永相隨攀霄歷金闕
弄影下瑤池夕宿紫府雲母帳朝餐玄圃崑崙芝
不學蘭香中道絕却教青鳥報相思

自君之出矣

樂府作辛弘智誤

自君之出矣絃吹絕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
生

河陽居家女

經籍考云康成編玉臺後集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河陽居客女長篇一首押五十二韻若欲與木蘭及孔雀東南飛之作方駕者末四句云云亦佳

因緣苟會合萬里猶同鄉運命倘不諧隔壁無津

梁前關

張巡

忠義傳云蒲州人與兄曉皆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天寶中授清河令有能名調真源令祿山反與睢陽太守許遠嬰城自守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城陷遇害○新唐書云南陽人

聞笛

君莫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

詩總

盛唐卷之一百

六

宗三百五十年

心營

一作

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

聞橫笛音

守睢陽作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倂月暈分守若魚

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陣飲血更

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

欲何施

顏真卿

本傳云字清臣琅琊人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事親以孝聞

累遷侍御史武部員外不附楊國忠出為平

靈武授工部尚書至德初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累進封魯郡公以忤宰相意出刺撫州湖州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改太子太師李希烈反盧杞奏遣真卿往諭之不屈遇害

題杼山癸亭得暮字

亭陸鴻漸所創

杼山多幽絕勝事盈跬步前者雖登攀淹留恨晨

暮及茲紆勝引曾是美無度歛襟三癸亭寔惟陸

生故高賢能勑物疏鑿皆有趣不越方丈間居然

雲霄遇魏我倚脩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石攢低

昂桂枝蠹山僧狎猿猱巢鳥來枳樹俯視何楷臺

俯瞻戴顓路遲迴未能下夕照明村樹

詩總

盛唐卷之一百

七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什

羣子遊杼山山寒桂花白綠萼含素萼采折自逋

客忽枉巖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蠹豈謝東

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恣幽覲

贈裴將軍

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凌何壯

哉將軍臨八荒烜赫耀英材劒舞若游電隨風縈

且迴登高望天山白雲正崔巍入陣破驕虜威名

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

呼歸去來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麟臺

贈僧皎然

秋意西山多別岑
紫左次繕亭歷三癸
趾趾鄰什寺元化
隱靈蹤始君啓高致
誅榛養翹楚鞭草理
芳穗俯砌披水客通
天掃峯翠境新耳目
換物遠風塵異倚石
忘世情援雲得真意
嘉林幸勿剪禪侶欣
可庇衛法大臣過佐
游羣英萃龍池護清
澈虎節到深邃徒想
嵒頂期于今沒遺記

三言擬五雜組二首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

八

五雜組繡與錦往復還興又寢不得已病伏枕
五雜組甘鹹醋往復還烏與兔不得已韶光度

使過瑤臺寺有懷圓寂上人

并序

真卿昔以天寶元年尉醴泉亟過瑤臺寺圓寂

上人院秩滿遷監察御史巡覆諸陵而上人已

去一作離此寺大曆十三年春二月以刑部尚書

謁拜昭陵慨然有懷其詞曰

上人居此寺不出三十年萬法元無着

按真蹟作靈法盡無

心唯趣禪忽紆塵外軫遠訪區中緣

真蹟作世間緣

及爾不復見支提猶岌真蹟然作歸然

登平望橋下作

登橋試長望望極與天平際海蕪葭色終朝鳬鴈
聲近山猶一作全髮髯遠水忽微明更覽諸公作知
高題注名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不到東山寺于今五十春
竭來從舊賞林壑宛相親
吳子多藏日秦王厭勝集作聖
辰劒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
金氣騰爲虎琴臺化若神
登壇仰生一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

九

捨宅歎珣珉中嶺分雙樹迴巒絕四鄰
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
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
名高清遠峽文聚斗牛津
跡異心寧間聲同質豈均
悠然千載後知我揖光塵

登峴山觀李左相石樽聯句

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樽真卿人事歲年改峴山
今古存劉全綦蕪掩前跡苔蘚餘舊痕裴循叔子

尚遺德山公此迴軒

張薦

維舟陪高興感昔情彌

敦道一謁謁賢哲事依依離別言

強蒙

嶠嶽橫道

周迢遞連山根范縝餘烈暖林野衆芳揖蘭蓀王

德暉映岩足勝賞延高原魏理遠水明匹練因晴

見吳門王修陪遊追盛美揆德欣討論顏延之器有

成形用功資造化元左輔流霞方泔淡別鶴遽翩

翻利成舊規傾逸賞新興麗初暎顏延之醉後接羅

倒歸時騶騎喧楊德元遲迴向遺迹離別益傷魂韋

介覽事古興屬送人歸思繁皎然懷賢久徂謝贈

遠空攀援崔引八座欽懿躅高名播乾坤史仲松

深引閑步葛弱供險捫陸羽花氣酒中馥雲華衣

詩紀盛唐卷之百十

上屯權器森沈列胡樹牢落望郊園陸士白日半

巖岫清風滿丘樊葉旌麾間翠幄簫鼓來朱輜

柳淡閑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釋萍連浦中嶼

竹遶山下村顏景落全谿暗煙凝半嶺昏顏須

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溫顏登臨繼風騷義激

舊府恩李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居人未可散上客須留著莫唱阿鞞迴應云夜半

樂真卿詩教刻燭賦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看

終戀青山郭陸三林栖非姓許寺住那名約會異

永和年才同建安作羽何煩問更漏但遣催

絃索共說長句能皆言早歸惡然公那知殊出處

還得同笑謔雅韻雖慙懽禪心肯拋却然上一

宿同尚會幾人歸下若簾開北陸風燭焯南枝鵲

才誠重諾夢奉潘文場苦叨竊釣渚甘漂泊弱質幸見容非

送耿漳拾遺聯句

堯舜逢明主嚴徐得侍臣分行接三事高興柏梁

詩紀盛唐卷之百十二

新真卿楚國千山道秦城萬里人鏡中看齒髮河

上有煙塵海望闕飛青翰朝天憶紫宸喜來歡宴

洽愁去詠歌頻真卿顧眄情非一睽攜處亦頻吳

與賢太守臨水最殷勤海

五言月夜啜茶聯句

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陸上醒酒宜華席留僧

想獨園薦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夢御史秋風

勁尚書北斗尊崔萬流華淨肌骨疏瀹滌心原真

不似春醪醉何辭綠菽繁中素瓷傳靜夜芳氣

滿閑軒工修

五言夜宴詠燈聯句

桂酒牽詩興蘭缸照客情士修詎慙珠乘朗不讓

月輪明張薦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清真卿帶花

疑在樹北燎欲分庭書顧已慙微照開簾識近汀

真卿

三言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翫月

喜嘉客闢前軒天月淨水雲昏真卿鴈聲苦蟾影

寒聞哀浥滴檀欒陸羽歡晏處江湖間皇甫曾卷翠

詩紀盛唐卷之一百十二

幕吟嘉句恨清光留不住李華高駕動清角催惜

歸華重徘徊書露欲晞客將醉猶死轉照深意陸

仙

七言重聯句

頃持憲簡推高步獨占詩流橫素波不是中情深

惠好誰能千里遠經過真卿詩書死似陪康樂少

長還同宴永和夜酌此時看碾玉晨趨幾日重鳴

珂皇甫曾

五言送李侍御聯句

再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真卿東西出餞路惆悵

獨歸人書歡會期他日驅馳恨此身薦須知貢公

望從此願相因

五言翫初月重送聯句

春谿與岸平初月出谿明薦壁上十壁彩寒仍潔金

波夜轉清書孤光遠近滿練色往來輕真卿望望

隨蘭棹依依出柳城書

五言重送橫飛聯句

春田草未齊春水滿長谿書上十出餞風初暖攀

詩紀盛唐卷之一百十三

光日漸西真卿歸期江上遠別思月中迷書

五言夜集聯句

寒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書茲夕無塵慮高雲共

片心真卿

七言大言聯句

高歌聞風步瀛洲書燁鵬燭鯢餐未休真卿四方

上下無外頭書一啜頓涸滄溟流薦

七言小言聯句

長路遙遙吞吐絲真卿蟭螟蚊睫察難知書

七言樂語聯句

苦河既濟真僧喜真卿新知滿座笑相視真卿戍客

歸來見妻子主學生放假偷向市真卿

七言饒語聯句

拈髓舐指不知休真卿欲炙侍立涎交流真卿過屠

大嚼肯知羞真卿食店門外強淹留真卿

七言滑語聯句

雨裏下山踏榆皮真卿莓苔石橋步難移真卿蕪荑

醬醋喫煮葵全白縫靴蠟線油塗錐真卿急逢龍背

詩紀盛唐卷之百十四

須且騎李益

七言醉語聯句

逢糟遇麪便酩酊全白覆車墜馬皆不醒真卿倒

着接離髮垂領真卿狂心亂語無人並真卿

徐浩本傳云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張說稱其才

書舍人遺辭瞻速而書法至精遷工部侍郎封會稽縣公後為彭王傳進郡公卒諡曰定

寶林寺作見石

茲山昔飛來遠自琅琊臺孤岫龜形在深泉鱗井

開越王屢登陟何相傳詞才塔廟崇其巔規模稱

壯哉禪堂清潯潤高閣無恢矣照曜珠吐月

鍾隱雷揆余久纓弁末路遭逶迤一棄滄海曲六

年稽嶺隈逝川惜東駛馳景憐西頽腰帶愁疾減

容顏衰悴催賴居茲寺中法士多環能洗心聽經

論禮之蠲凶災永願依勝侶清江乘度杯

謁禹廟見石

畎澮敷四海川源滌九州既膺九錫乃建洪範

疇鼎革固天啓運興匪人謀肇開宅土業永庇昏

墊憂山足靈廟在門前清鏡流象筵陳玉帛容衛

詩紀盛唐卷之百十五

儼戈矛探穴圖書朽卑官堂殿修梅梁今不壞松

栢古仍畱負責故鄉近竭來申俎羞為魚知造化

歎鳳仰微猷不復聞夏樂唯餘奏楚幽婆娑非舞

羽鏜鞳異鳴球盛德吾無間高功誰與儔災淫破

凶慝祚聖擁神休出谷鷲初語空山猿獨愁春暉

生草樹柳色瞞汀洲恩貸題輿重榮殊永錦遊宦

情同械繫生理任桴浮地極臨滄海天遙過斗牛

精誠如可諒他日寄冥搜

任華按撫言華與庾中丞書云華本野人嘗思

漁釣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心機致斯

却繫是必狂狷之流也。○松石軒詩評云：任華之作如疾雷輻輳，空長風蹴浪飛電，杳影重晦，凜耳疊目，吁可怪也。

寄李白

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

我聞當今有李白。大獵一作鵬賦鴻猷，文嗤長卿笑。

子雲班張所作，瑣細不入耳。未知卿雲得在嗤，笑

限登廬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明。一作空

余愛此兩句，登天台望渤海。雲垂大鵬飛，山壓巨

鼇背。斯言亦好在，至於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擺超

詩紀

盛唐卷之百

十六

騰既俊且逸，或醉中操一作掃紙，或興來走筆。手下

忽然一作有片雲飛眼前，劃見孤峯出。而我有時白

日忽欲睡，睡覺歛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也知。

有任生未中間，聞道在長安。及余戾止，君已江東。

訪元丹邂逅，不得見君。向每常把酒，向東望良久。

見說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詩傳在官

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身騎天馬多意氣，目送飛

鴻對豪貴。承恩召入凡幾迴，待詔歸來仍半醉。權

臣妬盛名，羣犬多吠聲。有勅放君却歸隱，淪處高

歌大笑出關去，且向東山爲外臣。諸侯交逐馳朱

輪，白壁一雙買交者。黃金百鎰相知人，平生傲岸

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爲客，未嘗一日低顏色。八詠

樓中坦腹眠，五侯門下無心憶。繁花越臺上，細柳

吳宮側。綠水青山知有君，白雲明月偏相識。養高

兼養閑，可望不可攀。莊周萬物外，范蠡五湖間。人

傳一作訪道滄海上，丁令王喬每還往。蓬萊經是

曾到來，方丈豈唯方一丈。伊余每欲乘興遠相尋，

江湖擁隔勞寸心。今朝忽遇東飛翼，寄此一章表

詩紀

盛唐卷之百

十七

曾臆儻能報我一一作以片言，但訪任華有人識。

寄杜拾遺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

何嘗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

數篇黃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

所爲勢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嶽，

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慙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

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

破。郎官叢裡作狂歌，丞相閣中常醉卧。前年皇帝

歸長安承恩闊步青雲端積翠扈遊花匝匝披香
寓直月團樂英才特達承天睠公卿無不相欽美
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爲掾如今避地錦
城隅幕下英寮每日相隨一作提玉壺半醉起舞
將鬢髮乍低乍昂傷若無古人制禮但爲防俗士
豈得爲君設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何以只待朝
廷有知己已曾讀却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
耳如今看之揔無益又不能崎嶇傍一作朝市且
當事耕稼豈得便徒爾南陽葛亮爲友朋東山謝
詩紀

盛唐卷之二百

六

安作鄰里閑常把琴弄悶卽攜樽起鶯啼二月三
月時花發千山萬山裏此時幽曠無人知火急將
書憑驛使爲報杜拾遺

懷素上人草書歌

吾嘗好奇古來草聖無不知豈不知右軍與獻之
雖有壯麗之骨恨無狂逸之姿中間張長史獨放
蕩而不羈以顛爲名傾蕩於當時張老顛殊不顛
於懷素懷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
從天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顛狂之逸才狂僧前

日動京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人家誰
不造素屏誰不塗粉壁粉壁搖晴光素屏凝曉霜
待君揮灑今不可彌忘駿馬迎來坐堂中金盆盛
酒竹葉香十盃五盃不解意一作百盃已後始顛
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一聲起攘臂揮毫倏忽
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翁若長鯨潏刺動
海島欬若長蛇戍律透深草回環繚繞相拘連千
變萬化在眼前飄風驟雨相擊射速祿颯拉動簷
隙擲華山巨石以爲點掣衡山陣雲以爲畫興不

詩紀

盛唐卷之二百

九

盡勢轉雄恐天低而地窄更有何處最可憐裏裏
枯藤萬丈懸萬丈懸拂秋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
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芒利如歐冶劍勁直渾是
并州鐵時復枯燥何離襪忽覺陰山突兀橫翠微
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挂絕壁感枯枝千魑魅
兮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屍又瀚海日暮愁陰濃
忽然躍出千黑龍天矯偃蹇入乎蒼穹飛沙走石
滿穹塞萬里颼颼西北風狂僧有絕藝非數仞高
牆不足以逞其筆勢或逢花箋與絹素凝神執筆

守恒度別來筋骨多情趣
霏霏微微點長露
三秋月照丹鳳樓
二月花開上林樹
終恐絆驥之足
不得展千里之步
狂僧狂僧爾雖有
絕藝猶當假良媒
不因禮部張公將
爾來如何得聲名
一日誼九垓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

二十

盛唐第一百

盛唐第一百一

唐詩紀一百六十一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張謂

字正言河南人登天寶二年進士第奉使長沙嘗作長沙風土記大曆中爲禮部侍

貢舉

五言古詩

讀後漢逸人傳二首

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
誰謂潁陽人千秋如比肩
嘗聞漢皇帝曾是曠周旋
名位苟無心對君猶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可眠東過富春渚樂此佳山川
夜卧松下月朝看

江上煙釣時如有待釣罷應忘筌
生事在林壑悠

悠經暮年于今七里瀨

一作瀨

遺迹尚依然高臺竟

寂寞流水空潺湲

龐公南郡人家在襄陽里何處偏
來往襄陽東陂

是誓將業田種終得保妻子何言
二千石乃欲勸

吾仕鸛鵲巢茂林黿鼉穴深水萬
物從所從吾心

亦如此不見鹿門山朝朝白雲起
采藥復采樵優

游終暮齒

同孫構允官後登薊樓

昔在五一作平陵時年少心亦壯嘗矜有奇骨必是

封侯相東走到營州投身事邊將一朝去鄉國十

載履亭障部曲皆武夫功成不相讓猶希虜塵動

更取林胡帳去年大將軍忽負樂生謗北別傷士

卒南遷死炎瘴濩落悲無成行登薊丘上長安三

千里日夕西南望寒沙榆塞沒秋水灤河漲策馬

從此辭雲山保閑放

七言古詩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二

代北州老翁答

負薪老翁往北州北望鄉關生客愁自言老翁有

三子兩人已向黃沙死如今小兒新長成明年聞

道又徵兵定知此別必零落不及相隨同死生盡

將田宅借鄰伍且復伶俜去鄉土在生本求多子

孫及有誰知更辛苦近傳天子尊武臣強兵直欲

靜胡塵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殷璠云代

北州老翁答及湖中對酒行並在物情之外衆人未曾說耳亦何必歷遐遠探古跡然後始爲眞搜

湖上對酒行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樽又

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閑主人有黍百餘石濁醪數

斗應不惜卽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菜

羹灣頭歸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若此人不

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贈喬琳一作劉春虛詩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美君有酒能

便醉美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愛一作客美

君不問一作過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美君不過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三

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何足論

邵陵作

嘗聞虞帝苦憂人祗爲蒼生不爲身已道一朝辭

北闕何須五月更南巡昔時文武皆銷鑠今日精

靈常寂寞斑竹年來笋自生白蘋春盡花空落遙

望零陵見舊丘蒼梧雲起至今愁惟餘帝子千行

淚添作瀟湘萬里流

五言律詩

寄李侍御

柱下聞周史書中慰越吟近看三歲字遙見百年
心價以吹噓長恩從顧眄深不栽桃李樹何日得
成陰

寄崔澧州

共襍羣郎被俱塞郡守惟罰金殊往日鳴王幸同
時五馬來何晚雙魚贈已遲江頭望卿月無夜不
相思

送裴侍御歸上都

楚地勞行役秦城罷鼓鼙舟移洞庭岸路出武陵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四

谿江月隨人影山花趁

一作逐

馬蹄離魂將別夢先

已

一作爾

到關西

送青龍一公

事佛輕金印勤王度玉關不知從樹下還肯

一作許

到人間楚水青蓮淨吳門白日閑聖朝須助理絕

莫愛東山

送韋侍御赴上都

天朝辟書下風憲取才難更謁麒麟殿重簪獬豸
冠月明湘水夜霜重桂林寒別後頭堪白時時鏡

裏看

餞田尚書還兗州

忠義三朝許威名四海聞更乘歸魯詔猶憶破胡
勳別路逢霜雨行營對雪雲明朝郭門外長揖大
將軍

送杜侍御赴上都

避馬臺中貴登車嶺外遙還因貢賦禮來謁大明
朝地入商山路鄉連渭水橋承恩返南越樽酒重
相邀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五

道林寺送莫侍御

何處堪留客香林隔翠微薜蘿通驛騎山竹挂朝
衣霜引臺鳥集風驚塔鴈飛飲茶勝飲酒聊以送

將

一作君

歸

別睢陽故人

少小客遊梁依然似故鄉城池經戰陣人物恨存
亡夏雨桑條綠秋風麥穗黃有書無寄處相送一
沾裳

郡南亭子宴

亭子春城外朱門向綠林柳枝經雨重松色帶煙
深渡酒迎山客穿池集水禽白雲常在眼聊足慰
人心

早春陪崔中丞浣花谿宴得暄字

旌節臨谿口寒郊斗覺暄紅亭移酒席畫鷁逗江
村雲帶歌聲颺風飄舞袖翻花間催秉燭川上欲
黃昏

讌鄭伯璵宅

正月風光好逢君上客稀曉風催鳥轉春雪帶花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六

飛堂上吹金管庭前試舞衣俸錢供酒債行子未
須歸

夜同宴用人字

北斗回新歲東園值早春竹風能醒酒花月解留
人邑宰陶元亮山家鄭子真平生頗同道相見日
相親

過從弟制疑官竹齋

羨爾方爲吏衡門獨宴如野猿偷紙筆山鳥污圖
書竹裏藏公事花間隱使車不妨垂釣坐時膾小

江魚

揚州雨中張十七宅觀妓

一作劉長卿詩

夜色帶寒煙燈花拂更燃殘妝添石黛豔舞落金
鈿掩笑須歌扇迎歌乍動絃不知巫峽雨何事海
西邊

登金陵臨江驛樓

古戍依重險高樓見五梁山根盤驛道河水浸城
墻庭樹巢鸚鵡園花隱麝香忽然江浦上憶作捕
魚郎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七

同王徵君湘中有懷

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
愁不用開書帙一作篋偏宜上酒樓故人京洛滿何
日復同遊

官舍早梅

堦下雙梅樹春來畫不成晚時花未一作落陰處
葉難生摘子防人到攀枝畏鳥驚風光先占得桃
李莫相輕

玉清公主挽詞

學鳥年猶小乘龍日尚賒初封千戶邑忽駕五雲
車地接金人岸山通一作藏玉女家秋風何太早吹
落禁園花

七言律詩

別韋郎中

星軺計日赴岷峨雲樹連天阻笑歌南入洞庭隨
鴈去西過巫峽聽猿多崢嶸洲上飛黃蝶灩澦堆
邊起白波不醉郎中桑落酒教人無奈別離何

送皇甫齡宰交河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八

將軍帳下來從客小邑彈琴不易逢樓上胡笳傳
別怨樽中臘酒爲誰濃行人醉出雙門道少婦愁
看七里烽今日相如輕武騎多應朝暮一作旦客臨
叩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越人自貢珊
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
上畏春寒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

春園家宴

南園春色正相宜大婦同行少婦隨竹裏登樓人
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
低入戶枝山簡醉來歌一曲參差笑殺郢中兒

西亭子言懷

數叢芳草在堂陰幾處閑花映竹林攀樹玄猿呼
郡吏傍谿白鳥應家禽青山看景知高下流水聞
聲覺淺深官屬不令拘禮數時時緩步一相尋

五言排律

送僧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九

童子學修道誦經求出家手持貝多葉心念優曇
花得度北州近隨緣東路賒一身求清淨百毳納
袈裟鍾嶺更飛錫爐峯期結跏深心大海水廣願
恒河沙此去不堪別彼行安可涯殷勤結香火來
世上牛車

同諸公遊雲公禪寺

共許尋雞足誰能惜馬蹄長空淨雲雨斜日半虹
霓簷下千峯轉牕前萬木低看花尋徑遠聽鳥入
林迷地與喧聞一作聞隔人將物我齊不知樵客意

何事武陵谿

哭護國上人

昔喜三身淨今悲萬劫長不應歸北斗應是向西
方舍利衆生得袈裟弟子將鼠行殘藥枕蟲網舊
繩牀別起千花塔空留一草堂支公何處在神理
竟茫茫

七言絕句

送盧舉使河源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少留長路關山何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十一

日盡滿堂綵竹爲君愁

題長安壁主人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
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長沙失火後戲題蓮花寺

金園寶刹半長沙燒却旁延一萬家樓殿總隨煙

焰去火中何處出

一作蓮花

早梅

一樹寒梅白玉條迴臨村路傍谿橋不知近水花

先發疑是經春雪未銷

春一作冬

劉方平

河南人邢襄公政會之後元魯山與之善方平不仕蕭穎士云山東茂異有河

南劉方平○按玉臺新詠收方平詩當列盛唐

代宛轉歌二首

星參差明月二八燈五枝黃鶴瑤琴將別去芙蓉
羽帳惜空垂歌宛轉宛轉恨無窮願爲潮與浪俱
起碧流中

曉將盡黃姑織女銀河盡九華錦衾無復情千金

寶鏡誰能引歌宛轉宛轉傷別離願作楊與柳同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十二

向玉容垂

烏栖曲二首

蛾眉曼臉傾城國鳴環動佩新相識銀漢斜臨白

玉堂芙蓉行障掩燈光

畫舸雙艚錦爲纜芙蓉花發蓮葉暗門前月色映

橫塘感郎中夜度瀟湘

巫山高

楚國巫山秀清猿日夜啼萬重春樹合十二碧峯

齊峽出朝雲下江來暮雨西陽臺歸路直不畏向

迷

梅花落

新歲芳梅樹繁一作花一作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

幾枝空少一作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

雪來比後庭中

銅雀妓

遺令奉君王嘖蛾強一妝歲移陵樹色恩在舞衣

香玉座生秋氣銅臺下夕陽淚痕沾井幹舞袖爲

誰長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十三

婕妤怨

似霜人愁在長信螢出向昭

樹傷惟當合歡扇從此篋

陽關

中藏

寄嚴八判官

洛陽新月動秋砧瀚海沙場天半陰出塞能全仲

叔策安親更切老萊心漢家宮裏風雲曉羌笛聲

中雨雪深懷袖未傳三歲字相思空作隴頭吟

秋夜寄皇甫冉鄭豐

洛陽清夜白雲歸城裏長河列宿稀秋後見飛千

里鴈月中聞搗萬家衣長憐西雍青門道久別東

吳黃鵠磯借問客書何所寄用心不啻兩鄉違

寄隴右嚴判官

副相西征重蒼生屬望晨還同周薄伐不取漢和

親虜陣摧枯易王師決勝頻高旗臨鼓角太白靜

風塵赤狄爭歸化青羌已請臣遙傳聞外美盛選

幕中賓玉劒光初發冰壺色自真忠貞期報主章

服豈榮身邊草含風綠征鴻過月新胡笳長出塞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十三

隴水半歸秦絕漠多來往連年厭苦辛路經西漢

雪家擲後園春誰念煙雲裏深居汝潁濱一叢黃

菊地九日白衣人松葉踈開嶺桃花密映津縑書

若有寄爲訪許由鄰

擬娼樓節怨

上苑離離鶯度昆明幕幕蒲生時光春華可惜何

須對鏡含情

春怨二首

紗牕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寂寞空庭春

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庭前時有東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

送別

華亭霽色滿今朝雲裏檣竿去轉遙莫怪山前深復淺清淮一日兩迴潮

夜月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窓紗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十四

蔣洌

義興人進士及第歷禮部侍郎尚書左丞見高智周傳

古意

冉冉紅羅帳開君玉樓上畫作同心鳥銜花兩相向春風正可憐吹映綠窓前妾意空相感君心何處邊

臺中書懷

持憲當休明飾躬免顛沛直繩備豪右正色清冠蓋寄切才恨薄職雄班匪大坐居三獨中立在百僚外簡牘時休暇依然秋興多披書唯骨鯁循跡

少閑和庭樹凌霜柏池傾菱露荷歲寒應可見感此遂成歌

山行見鵲巢

鵲巢性本高更在西山木朝下清泉戲夜近明月宿非止避網羅兼能免傾覆豈憂五陵子挾彈來相逐

巫山之陽香谿之陰明妃神女舊跡存焉

神女歸巫峽明妃入漢宮搗衣餘石在薦枕舊臺空行雨有時度谿流何日窮至今詞賦裏悽愴寫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十五

遺風

南谿別業

結宇依青嶂開軒對綠疇樹交花兩色谿合水同

一作重

流竹徑春風

一作來

掃蘭樽夜不收逍遙自得

意鼓腹醉中遊

夜飛鵲

北林夜方久南月影頻移何啻飛三匝猶言未得枝

蔣渙

義興人與兄洌並擢進士天寶末爲給事中歷散騎常侍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

取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終吏部尚書

途次維揚望京口寄白下諸公

北望情何限南行路轉深晚帆低荻葉寒日下楓林雲白蘭陵渚煙青建業岑江天秋向盡無處不傷心

登栖靈寺塔

三休尋磴道九折步雲霓瀍澗臨江北郊原極海西沙平瓜步出樹遠綠楊低南指晴天外青峯是

會稽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六

故太常卿贈禮部尚書李公及夫人挽歌

二首

白簡嘗持憲黃圖復尹京能標百郡則威肅一朝清典秩崇三禮臨戎振五兵更聞傳世業才子有高名

封樹遵同穴生平此共歸鏡埋鸞已去泉掩鳳何飛薤挽疑笳曲松風思翟衣揚名將寵贈泉路滿光輝

王季友

紀事云河南人按豫章圖經云鄴城人家貧賣復極博羣書李勉引爲賓客甚

敬之善爲詩杜甫詩云鄴城客子王季友是也○殷璠云季友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然而白首短褐良可悲夫

雜詩

采山仍一作不采隱在山不在深持斧事遠遊固非

悲一作匠者心翳翳青桐枝樵爨日所侵斧聲出巖

壑四聽無知音豈爲鼎下薪當復堂上琴鳳鳥久不栖且與枳棘林

滑中贈崔高士瓊

夫子保藥命外身得無咎日月不能老化腸爲筋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七

否十年前見君甲子過我壽于一作云何今相逢華

髮在我後近而知其遠少見今白首遙信蓬萊宮

不死世世有玄石采盈擔神方秘其肘問家惟指

雲愛氣常言酒攝生固如此履道當不朽未能太

玄同願亦天地久實腹以芝朮賤形仍一作乃芻狗

自勉將勉余良藥在苦口

寄韋子春秘書

出山秘芸署山木已再春食我山中藥不憶山中

人山中誰余密白髮日相親一作惟雀鼠晝夜無

知我厨廩貧有情盡捐棄土石爲周身依依舍北
松不厭我南鄰夫子質千尋天澤枝葉新余以一作
也 不材壽非智免斧斤

還山留別長安知己

出山不見家還山見家在山門是門前此去長樵
采青谿誰招隱白髮自相待惟餘澗底松依依色
不改

別李季友

棲鳥不戀枝啾啾在同聲行子馳出戶依依主人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六

情昔時霜臺鏡醜婦羞爾形閉匣二十年皎潔猶
常明今日照離別長途白髮生

代賀若令譽贈沈千運

相逢問姓名亦存別時無子今有孫山上雙松長
不改一作年百家一作唯有三家村村南村西車馬道一

宿通舟水浩浩澗中磊磊十里石河上淤泥種桑

麥平坡塚墓皆我親滿田

一作戶

主人是舊客舉聲

酸鼻問同年十人七

一作六

人歸下泉分手如何更

此地回頭不語淚潸然

酬李十六岐

鍊丹文武火未成賣藥販履俱逃名出谷迷行洛
陽道乘流醉卧滑臺城城下故人久離怨一歡適
我兩家願朝飲杖懸沽酒錢暮餐囊有松花飯于
何車馬日憧憧李膺門館爭登龍千賓揖對若流
水五經發難如叩鐘下筆新詩行滿壁立談古人
坐在席問我草堂有卧雲知我山儲無儋石自耕
自刈食爲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
且養丘中草木年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九

宿東谿李十五山亭

上山下山入山谷谿中落日留我宿松石依依當
主人主人不在意一作情亦足名花出地兩重階絕
頂平天一小齋本意由來是山水何用相逢語舊
懷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
上雲開簾欲放一作放出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
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

爲

玉壺冰

玉壺知素結止水復中澄
堅白能虛受清寒得自
凝分形同曉鏡照物掩
宵燈壁映圓光入人驚
爽氣凌金壘何足貴瑤
席幾回升正值求珪瓚
提携共飲冰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十一

盛唐一百一

盛唐第一百二

唐詩紀一百六十二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楊浚

官校書郎開元中上聖典三卷

題武臨草堂

草堂列仙樓上在青山
頂戶外窺數峯堦前對
雙井雨來花盡濕風度
松初冷登棧行不疲入
谿語彌靜云能去塵服
兼欲事金鼎正直心所
存諂諛長自省適知幽
遁趣已覺煩慮屏更愛
雲林間吾將卧南潁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一

十一

廣武懷古

河水城下流登城望彌
愜海雲飛不斷岸草綠
相接龍門無舊場武牢
有遺堞扼喉兵易守捫
指計何捷天奪項氏謀
卒成漢家業卿山遙可
見西顧淚盈睫

贈李郎中

仙郎早朝退直省卧南
軒院竹自成賞階庭寂
不喧焚香開後閣起草
閉前門禮樂風流美光
華星

位尊榮兼朱紱貴交乃布衣存是日登龍客無
君子恩

宋昱

天寶十二年以中書舍人知選事

曉次荊江

孤舟大江水水涉無昏曙雨暗迷津時雲生望鄉
處漁翁閑自樂樵客紛多慮秋色湖上山歸心日
邊樹徒稱竹箭美未得楓林趣向夕垂釣還吾從
落潮去

題石窟寺

魏孝文所置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二

二

梵宇開金地香龕鑿鐵圍影中羣象動空裏衆靈
飛簷牖龍朱旭房廊挹翠微瑞蓮生佛步瑤樹挂
天衣邀福功雖在興王代久非誰知雲朔外更覩
化胡歸

樟亭觀濤

濤來勢轉雄獵獵駕長風雷震雲霓裏山飛霜雪
中激流起吹滂上侵空翕闢乾坤異盈虛日
月同舩艗從陸起洲浦隔阡通跳沫噴巖翠翻波
帶景紅怒湍初抵北却浪復歸東寂聽堪增勇晴

看自發蒙伍生傳或謬枚叟訛難窮來信應無已
申威亦匪躬衝騰如決勝迴合似相攻委質任平
視誰能涯始終

解彥融

鴈塔

開元八年清河傳巖題于鴈塔

崢嶸徹倒景刻峭俯無地勇進攀有緣卽嶮恐迷
墜窅然喪五蘊蠢爾懷萬類實際固他尋波羅必
可致南山繚上苑祇樹連巖翠北斗臨帝城扶宮
切太清餐和禪日月味道懿天明綠野冷風浹紫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二

三

微佳氣晶駟禽演法要忍草藉經行本願從茲適
方知物世輕

寇坦

開元中人

同皇甫兵曹天官寺浴室新成招友人賞
會

溫室歡初就蘭交托勝因共聽無漏法兼濯有爲
塵水潔三空性香沾四大身清心多善友頌德慰
同人

同張少府和庫狄貞外夏晚初霽南省寓

直時兼克節度判官之作

黃綬歸休日仙郎復奏餘宴居當夏晚寓直會晴
初露散星文發雲披水鏡虛高才推獨唱嘉會喜
連茹月色搖春闈香煙靄暝廬千門傳夜警萬像
照階除少孺嘉能賦文強閱賜書兼曹謀未展入
幕志方攄爲奉靈臺帛恭先待漏車貞標不可仰
空此樂樵漁

沈東美

天寶十二年除膳部員外郎

奉和苑舍人宿直曉翫新池寄南省友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二

四

傳聞閭闔裏寓直有神仙史爲三墳博郎因五字
遷晨臨翔鳳沼春注躍龍泉去似登天上來如看
鏡前影搖宸翰發波淨列星懸既濟仍懷友流謙
欲進賢彈冠聲實貴覆被渥恩偏溫室言雖阻文
場契獨金玉珂光赫奕朱紱氣蟬聯興逸潘仁賦
名高謝朓篇青雲仰不逮白雪和難牽冉冉胡爲
此甘心老歲年

畢耀

紀事云與杜甫友善甫有喜耀除監察詩

古意

璇閨繡戶斜光入千金女兒倚門立橫波美目雖
後來羅被遙遙不相及聞道今年初避人珊珊挂
鏡長隨身願得侍兒爲道意後堂羅帳一相親

情人玉清歌

英華作張南容詩

洛陽有人名玉清

一本作洛陽城中有一人名玉清

可憐玉清如

其名善踏斜柯能獨立嬋娟花豔無人及珠爲裙
玉爲纓臨春風吹玉笙悠悠滿天星黃金閣上晚
妝成雲和曲中爲曼聲玉梯不得踏搖袂兩盈盈
城頭之日復何情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二

五

贈獨孤常州

洪爐無久停日月速若飛忽然衝人身飲酒不須
疑

鄭審

開元時人大曆初爲秘書監杜甫有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審是也大曆三年出爲

江陵少尹

酒席賦得匏瓢

華閣與賢開仙瓢自遠來幽林嘗伴許陋巷亦隨
回挂影憐紅壁傾心向綠杯何曾斟酌處不使玉

山頽

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因詠

聖德周天壤韶華滿帝畿九重承渙汗千里樹芳菲
陝塞餘陰薄關河舊色微發生和氣動封植衆心歸
春露條應弱秋霜果定肥影移行子蓋香撲使臣衣
入逕迷馳道分行接禁闈何當扈仙蹊攀折奉恩輝

金昌緒

紀事云餘杭人

春怨

一作蓋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爲嘉運所進編入樂府後乃誤爲嘉

耳

詩紀

一作起

盛唐卷之二

六

打却

一作起

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迴

一作驚妾夢

不得到遼西

王岳靈

紀事云登開元進士第天寶中爲監察御史撰張惡子廟碑

聞漏

建禮含香處重城待漏臣徐聞傳鳳詔曉唱辨雞人
銀箭殘將盡銅壺漏更新催籌當午夜移刻及三辰
杳杳從天遠泠泠出禁頻直疑殘漏曙肅肅對鉤陳

楊顏

紀事云登開元進士第

田家

小園足生事尋勝日傾壺蒔蔬利於鬻纔青摘一作已無四鄰依野竹日夕采其一作枯田家心適時春色遍桑榆

喬琳

本傳云太原人少孤貧志學以文詞稱天寶初舉進士郭子儀辟掌書記歷官至御史大夫平章事朱泚亂授

爲官官軍收京師斬之

緜州越王樓卽事

三蜀澄清郡政閑登樓攜酌日躋攀頓覺胸懷無俗事迴看掌握是人寰灘聲曲折涪州水雲影低

詩紀

一作起

盛唐卷之二

七

銜富樂山行鴈南飛似鄉信忽然西笑向秦關

周萬

紀事云開元末登第

送沈芳謁李觀察求仕進

此君曾浪迹長安以詩諫之

往日長安路歡遊不惜年爲貪盧女曲用盡沈郎錢身老方投刺途窮始看鞭猶聞有知己此去不徒然

顧朝陽

紀事云開元中人

昭君怨

莫將鉛粉匣不用鏡花光一去邊城路何情更畫

形影銷胡地月永盡漢宮香妾死非關命都一作秘
緣然斷腸

崔巨紀事云開元二十四年登進士第

春怨

夜盡夢初驚紗牕早霧明曉妝脂粉薄春服綺羅輕妾有今朝恨君無舊日情愁來理絃管皆是斷腸聲

楊貞紀事云登天寶三年第

時興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二 八

貴人昔未貴咸願顧寒微及自登樞要何曾問布衣平明登紫閣日晏下彤闈擾擾路傍子無勞歌是非

張僊紀事云天寶至德間人

辭房相公

秋風颯颯雨霏霏愁殺恹恹一布衣辭君且作隨陽鴈海內無家何處歸

褚朝陽紀事云登天寶進士第

登聖善寺閣一作題作登少室山

飛閣青霞裏先秋獨早涼天花散一作映牕近月桂

拂簷香華岳三峯小黃河一帶長空間一作聞指歸

路煙際一作處有垂楊

五絲

越人傳楚俗截竹競榮絲水底深休也日中還賀之章施文勝質列匹美於姬錦繡伴新段羔羊寢舊詩但誇端午節誰薦屈原祠把酒時伸奠汨羅空遠而

奉上徐中書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二 九

中禁仙池越鳳凰池邊詞客紫薇郎既能作頌雄風起何不時吹蘭蕙香

田澄紀事云天寶間人杜甫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詩即澄也

成都爲客作

蜀郡將知遠城南萬里橋衣緣鄉淚濕貌以客愁銷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旅遊唯得酒今日過明朝

韋迢爲韶州牧杜甫有送韋員外牧韶州詩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鵬天炎畏站鳶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郭受

紀事云爲衡陽判官

寄杜員外

員外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詩紀

盛唐卷之百一

十

新詩海內流傳久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花酒熟傷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頗能高

魏萬

號王屋山人後名顓上元初登第見李白於廣陵白曰爾後必著大名毋忘老夫與

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顓集之白有送萬還王屋序并詩

金陵酬李翰林謫仙子

君抱碧海珠我懷藍田玉各稱希代寶萬里遙相燭長卿慕蘭父子猷意已深平生風雲人暗合江海心去秋忽乘興命駕來東土謫仙遊梁園愛子

在鄒魯二處一不見拂衣向江東五兩桂淮

月扁舟隨海

一作長

風南遊吳越徧高楫二千石雪

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宣父敬項橐林宗重黃生

一長復一少相看如弟兄惕然意不盡更逐西南

去同舟入秦淮建業龍盤處楚歌對吳酒借問承

恩初官買長門賦天迎駟馬車才高世難容道廢

可推命安石重攜妓子房空謝病金陵百萬戶六

代帝王都虎石據西江鍾山臨北湖二山信爲美

王屋人相待應爲岐路多不知歲寒在君遊早晚

詩紀

盛唐卷之百一

十一

還勿久風塵間此別未遠別秋期到仙山

周瑒

曲阿人爲吏部常選殷璠云瑒詩窈窕鮮潔務爲奇巧

潘司馬別業

門對青山近汀牽綠草長寒深包

一作抱

晚橘風緊

落垂楊湖畔聞漁唱天邊數鴈行蕭然有高士清

思滿書堂

送潘三入京

故人嗟此別相送出煙垞柳色分官路荷香入水亭離歌未盡曲酌酒共忘形把手河橋上孤山日

暮青

談戴

曲阿人爲長洲尉○殷璠云戴詩經典古雅

清谿館作

指途清谿裏左右唯深林雲蔽望鄉處雨愁爲客
心遇人多物役聽鳥時幽音何必滄浪水庶茲浣
塵襟

沈如筠

句容人爲橫陽主簿○殷璠云如筠早歲馳聲白首一尉

寄張徵古

寂歷遠山意微冥半空碧綠蘿無冬春彩雲竟朝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二

十三

夕張子海內奇父

一作爲巖中客聖君當一作夢

想安得老松石

閨怨

鴈盡書難寄愁多夢不成願隨孤月影流照伏波

營

闕題

見吟牕雜錄

嘶酸寒鴈斷漸瀝秋樹空

闕

又

漁陽燕舊都美女花不如

闕

余延壽

江寧人開元間處士○殷璠云延壽詩婉變豔美

折楊柳

天道連國門東西種楊柳歲蕤君不見裊娜垂來
久緣枝棲暝禽雄去雌獨吟餘花怨春盡微月起
秋陰坐望牕中蝶起攀枝上葉好風吹長條婀娜
何如妾妾見柳園新高樓四五春莫吹胡塞一作笳
曲愁殺隴頭人

南州行

搖艇至南國國門連大江中洲西邊岸數步一垂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二

十三

楊金釧越谿女羅衣胡粉香纖纖春卷幔采蕨暝

提筐弄瑟嬌垂幌迎人笑下堂河頭浣衣處無數

紫鴛鴦

人日剪綵

閨婦持刀坐自憐裁剪新葉催情綴色花寄手成
春帖燕畱妝戶黏雞待餉人擎來問夫壻何處不
如真

張暈

曲阿人開元中第進士蕭穎士同年生也官校書郎○殷璠云暈詩巧用文字務在

矩規

題栖霞寺

躋險入幽林翠微含竹殿泉聲無休歇山色時隱見潮來雜風雨梅落成霜霰一從方外遊頓覺塵心變

詩

茫茫煙水上日暮陰雲飛孤坐正愁緒湖南誰擣衣

殷遙

句容人天寶間終於忠王府曹參軍○殷璠云遙詩開雅善用聲

塞上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二

十四

萬里隕城在三邊虜氣衰沙填孤嶂角燒斷故關碑馬色經寒慘鵑聲帶晚悲將軍正閑暇畱客換歌辭

送友人下第歸省

君此卜行日高堂應夢歸莫將和氏淚滴看老萊衣嶽雨連河細田禽出麥飛到家調膳後吟好送斜暉

送杜士瞻楚州觀省

風流與才思俱似晉時人淮月歸心促江花入興

新雲深滄海暮柳暗白門春共道官猶小憐君老養親

友人山亭

故人雖

一作從

薄宦往往涉清谿鑿牖對山月褰裳

拂澗霓遊魚逆水上宿鳥向風棲一見桃花發能令秦漢迷

山行

寂歷青山曉山行趣不稀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暗草薰香徑一作清楊掃一作拂石磯俗人猶語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二

十五

此余亦轉忘歸

薛業

天寶間處士獨孤及送遊廬山序云薛侯敦於詩困於學敏於行口弗言祿祿亦不

及識其真者以爲永歎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去年燕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傍枝年年爲客不到舍一作歸去舊國存亡那得知胡塵一起亂天下何處春風無別離

晚秋贈張折衝

此公事制舉

都尉今無事時清但閉關夜霜戎馬瘦秋草射堂

開位以穿楊得名因折桂還馮唐真不遇歎息
毛斑

韋元甫

本傳云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白馬尉以吏術知名累遷蘇州刺史後歷揚州長史淮南節度按察等使

木蘭歌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爲誰欲聞所憾憾感激殫其
顏老父隸兵籍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子復
尚少胡沙沒馬足朔風裂人膚老父舊羸病何以
疆自扶木蘭代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統綺裳洗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二

十六

却鉛粉妝馳馬赴軍幙慷慨攜干將朝屯雪山下
暮宿青海傍夜襲燕支虜更攜于闐羌將軍得勝
歸士卒還故鄉父母見木蘭喜極成悲傷木蘭能
承父母顏却卸巾幘理絲簧昔爲烈士雄今爲一作
復嬌子容親戚持酒賀父母始知生女與男同門
前舊軍都十年共崎嶇本結弟兄交死戰誓不渝
今者見木蘭言聲雖是顏貌殊驚愕不敢前歎息
徒嘻吁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
古之名焉可滅

劉晏

本傳云字士安曹州人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歷遷國子祭酒後爲尚書左僕射貶忠州刺史以誣構受誅

詠王大娘戴竿

紀事云明皇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技時教坊有大娘者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不輟時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方十歲帝召之貴妃置之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公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云云因命牙笏及黃紋袍賜之

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番
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二

十七

陸海

餘慶之孫工五言甚爲賀賓客所賞性峻不附權要自官郎出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

題奉國寺

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磬竹林

一作

外千燈

花塔西

題龍門寺

燈林靄裏門磬水聲中更與龍華會

一作更籌半有會

爐煙滿夕風

趙驛

送晁補闕歸日本國

按此題當與王維同時作

西掖承休澣東隅返故林來稱剡子學歸是越人
吟馬上秋郊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懷魏闕萬里獨
搖心

王若岳

越裳貢白雉

丁仙芝同賦

素翟宛昭彰遙遙自越裳永晴朝映日玉羽夜含
霜歲月三年遠山川九譯長來從碧海路入見白
雲鄉作瑞興周后登歌美漢皇朝天資孝理惠化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二

且無疆

史俊

題巴州光福寺楠木

按此題當與嚴武同時作

近郭城南山寺深亭亭奇樹出禪林結根幽壑不
知歲聳幹摩天凡幾尋翠色晚將嵐氣合月光時
有夜猿吟經行綠葉望成蓋宴坐黃花長滿襟此
木嘗聞生豫章今朝獨秀在巴鄉凌霜不肯讓松
柏作宇由來稱棟梁會待良工時一眄應歸法水
作慈航

盛唐第一百二

盛唐第一百三

唐詩紀一百六十三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芮挺章

國子進士天寶初編國秀集三卷

江南弄

春江可憐事最在美人家鸚鵡能言鳥芙蓉巧笑
花地銜金作埒水抱玉為沙薄晚青絲騎長鞭赴
狹斜

少年行

詩紀

盛唐卷之百三

任氣稱張放銜恩在少年玉階朝就日金屋夜昇

天軒騎青雲際笙歌綠水邊建章明月好留醉伴

風煙

樓穎

天寶中進士作國秀集序

伊水門

朝涉伊水門伊水入門流愜心乃成興澹然汎孤
舟霏微傍青靄容與隨白鷗竹陰交前浦柳花媚
中洲日落陰雲生彌覺茲路幽聊以恣所適此外
知何求

東郊納涼憶左威衛李錄事收昆季太原

崔參軍三首

并序

僕三伏於通化門東北數里避暑之地地即故
倅天官顧公之舊林今貳宰君李公之別業右
抵禁籞斜界沁園空水相輝步虹橋而下視竹
木交映弄仙棹而傍窺足滌煩襟 陶蒸暑獨
往成興恨不與數公共之率然有作因以見意
水竹誰家宅幽庭向宛門今知季倫沼舊是辟疆
園饑鷺窺魚靜鳴鴉帶子喧興成祗自適欲白返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二

忘言

納涼每選地近得青門東林與綠垣接池將沁水
通枝交帝女樹橋映美人虹想是忘機者悠悠在
興中
林間求適意池上得清飈稍稍斜回櫂時時一度
橋水光壁際動山影浪中搖不見李元禮神仙何
處要

西施石

西施昔日浣紗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不

復返岸傍桃李爲誰春

李收

國秀集云右武衛錄事樓穎
有憶左威衛李錄事收詩

和中書侍郎院壁畫雲

粉壁畫雲成如能上太清影從霄漢發光照掖垣
明映條多幽趣臨軒得野情獨思作霖雨流潤及
生靈

幽情

幽人惜春暮潭上折芳草佳期何時還欲寄千里
道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三

薛奇童

國秀集云
大理司直

擬古

沙塵朝蔽日失道還相遇寒影波上雲秋聲月前
樹川氣生曉夕野陰乍煙霧沈沈滌池水人馬不
敢度吮癰世所薄挾纈恩難顧不見古時人中宵
淚橫注

塞下曲

驕虜初南下煙塵暗國中獨召李將軍夜開甘泉
宮一身許明主萬里總元戎霜甲卧不煖夜半聞

邊風胡天早飛雪荒徼多轉蓬寒雲覆水重秋氣連海空金鞍誰家子上馬鳴角弓自是幽并客非論愛立功

和李起居秋夜之作

過庭聞禮日趨侍記言迴獨卧玉牕前卷簾殘雨來高秋南斗轉涼夜北堂開水影入朱戶螢光生綠苔簡成良史筆年是洛陽才莫重白雲意時人許上台

雲中行

詩紀

盛唐卷一百二

四

雲中小兒吹金管向晚因風一川滿塞北雲高心已悲城南木落腸堪斷憶昔魏家都此方涼風觀前朝百王千門曉映山川色雙闕遙連日月光舉杯稱壽永相保日夕歌鐘徹清昊將軍汗馬百戰場天子射獸五原草寂寞金輿去不歸陵上黃塵滿路飛河邊不語傷流水川上含情歎落暉此時獨立無所見日暮寒風吹客衣

楚宮詞二首

禁苑春風起流鶯繞合歡玉牕通日氣珠箔捲輕

寒楊葉垂陰砌梨花入井闌君王好長袖新作舞衣寬

日晚梧桐落微寒入禁垣月懸三雀觀霜度萬秋門豔舞矜新寵愁容泣舊恩不堪深殿裏簾外欲黃昏

吳聲子夜歌

一作崔國輔古意

淨掃黃金階飛霜皎如雪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

閻寬

國秀集云
體亦尉

詩紀

盛唐卷之百三

五

曉入宜都渚

問俗周楚甸川行渺江潯興隨曉光發道會春言深回眺佳氣象遠懷得山林佇應舟楫用曷務歸閑心

古意

庭樹發華滋瑤草復葳蕤好鳥飛相從愁人深此時天中有靈匹日夕顰蛾眉願逐飄風花千里入遙帷心逝愛不見空歌悲莫悲

春宵覽月

月生東荒外天雲收夕陰愛見澄清景象吾虛白
心耳目靜無譁神超道性深乘興得至樂寓言因
永吟

秋懷

下帷長日盡虛館早涼生芳草猶未薦如何蜻蛚
鳴秋風已振衣客土何時歸爲問當途者寧知心
有違

松滋江北阻風

江風久未歇山雨復相仍巨浪天涯起餘寒川上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六

凝憂人勞夕惕鄉事憊晨興遠聽知音駭誠哉不
可陵

梁鎰

見國秀集

七夕汎舟

雲端有靈匹掩映拂妝臺夜久應搖珮天高響不
來片歡秋始展殘夢曉翻催却怨填河鵲留橋又
不迴

觀美人卧

妾家巫峽陽羅帳寢銀牀曉日臨牕久春風一作情

引夢長落釵仍習一作掛鬢微汗欲銷黃一作香縱使
朦朧覺竟猶逐楚王

代征人妻

征夫走馬發漁陽少婦含嬌開洞房千日廢臺還
挂鏡數年空面再新妝東風喜出今朝戶明月虛
眠昨夜牀莫道幽閨還衣摠是舊時香

省試方士進恒春草

東吳有靈草生彼剡谿傍旣亂莓苔色仍連菡萏
香掇之稱遠士持以奉明王北闕顏彌駐南山壽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七

更長金膏徒騁妙石髓莫矜良儻使露消滴還遊
不死方

贈李中華

莫向嵩山去神仙多誤人不如朝魏闕天子重賢
臣

張萬頃

國秀集
云進士

東谿待蘇戶曹不至

洛陽城東伊水西千花萬竹使人迷臺上柳枝臨
岸低門前荷葉與橋齊日暮待君君不見長風吹

雨過青谿

登天目山下作

去歲離秦望今冬使楚關
淚添天目水髮變海頭
山別毋烏南逝辭兄鴈
北還宦遊偏不樂長爲憶
慈顏

送裴少府

夕膳望一作思東周晨裝不少留
酒中同樂事關外起離憂
座濕秦山雨庭寒渭水秋
何當鷹隼擊來拂故林遊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八

范朝

開元中人國秀集云進士

寧王山池

水勢臨階轉峯形對路開
槎從天上得石是海邊
來瑞草分叢種祥花間色
栽舊傳詞賦客唯見有
鄒枚

題石甕寺

勝境宜長望遲春好散愁
關連四塞起河帶八川
流複磴承香閣重巖映彩
樓爲臨溫液近偏美聖
君遊

趙良器

國秀集云兵部員外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應制

聖祖發神謀靈符叶帝求
一人光錫命萬國荷時
休雷解園丘畢雲需曲水
遊岸花迎步輦仙仗擁
行舟睿藻天中降恩波
海外流小臣同品物陪此
樂皇猷

鄭國夫人挽歌詞

淑德延公胄宜家接帝姻
桂官男掌僕蘭殿女昇
嬪恩澤昭前命盈虛變
此辰百年今已矣彤管列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九

何人

屈同仙

國秀集云千牛兵曹按搜玉英華俱作屈同

燕歌行

漁陽八月塞草腓征人相對併思歸
雲和朔氣連天暗一作黑蓬雜驚一作胡沙散野飛
是時天地陰埃遍瀚海龍城皆血一作戰兩軍鼓角暗相聞
四面旌旗看不見昭君遠嫁已年多戎狄無厭不復一作
和漢兵候月秋防塞胡騎乘冰夜渡河河塞東
西萬餘里地與京華不相似燕支山下一作上少春

一作輝黃沙磧裏無流水金戈玉劒十年征紅粉
青樓多怨情厭向殊方一作久離別秋來愁聽擣衣聲

烏江女

越豔誰家女朝遊江岸傍青春猶未嫁紅粉舊來
唱錦袖盛朱橘銀鈎摘紫房見人羞不語回艇入
谿藏

豆盧復

國秀集云
前崇玄生

昌年官作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丁

但有離宮處君王每不居旗門芳草合輦路小槐
疎殿閉山煙滿窓疑野靄虛豐年多望幸春色待
鑾輿

落第歸鄉留別長安主人

客裏愁多不記春聞鶯始歎柳條新年年下第東
歸去羞見長安舊主人

黃麟

國秀集云金
部員外郎

郡中客舍

蛩響亂啾啾更人正數籌寬歸洞庭夜霜卧洛陽

秋微月有時隱長河到曉流起來還囑鴈鄉信在
吳洲

常非月

國秀集云
西河尉

詠談容娘

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圍行處匝人壓一作簇

看湯圓歌索

一作要

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心大

小容得許多憐

荆冬倩

國秀集云
校書郎

奉試詠青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土

路闢天光遠春還月道臨草濃河畔色槐結路邊
陰未映君王史先標胄子襟經明如可拾自有致
雲心

王喬

國秀集云
安定太守

過故人舊宅

故人軒騎罷歸來舊國園林閉不開唯餘挾瑟樓
中婦哭向平生歌舞臺

杜儼

國秀集云
新安丞

客中作

書劍催人丕暫閑洛陽羈旅復秦關容顏歲歲愁
邊改鄉國時時夢裏還

孫欣

見國秀集

奉試冷井

仙闈并初鑿靈液沁成泉色湛青苔裏寒凝紫綆
邊銅餅向影落玉甃抱虛圓永願調神鼎堯時泰
萬年

郭良

國秀集云金部員外

題李將軍山亭

詩紀

盛唐卷之百三

十一

鳳轄將軍位龍門司隸家衣冠爲隱逸山水作繁
華徑出重林草池搖兩岸花誰知貴公第亭院有
煙霞

早行

早行星尚在數里未天明不辨雲林色空聞風水
聲月從山上落河入斗間橫漸至重門外依稀見
洛城

郭向

國秀集云太子尉

途中口號

一作盧隱詩

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鳥弄歸
人

樊晃

國秀集云前進士

南中感懷

南路蹉跎客未回常嗟物候暗相催四時不變江
頭草十月先開嶺上梅

張鼎

國秀集云司勳員外

鄴城引

君不見漢家失統三靈變魏武爭雄六龍戰盪海

詩紀

盛唐卷之百三

十一

吞江制中國迴天運斗應南面隱隱都城紫陌開
迢迢分野黃星見流年不駐漳河水明月俄終鄴
國宴文章猶入管絃新帷座空銷狐兔塵可惜望
陵歌舞處松風四面暮愁人

僧舍小池

引出白雲根潺潺漲蘚痕冷光搖砌錫踈影露枝
猿淨帶凋霜葉香通洗葉源貝多文字古宜向此
中翻

江南遇雨

江天寒意少冬半雨仍飛出戶愁爲聽從風灑客
衣旅覓驚處斷鄉信意中微幾日應晴去孤舟且
欲歸

楊諫

國秀集云
永樂永

贈知己

江南折芳草江北贈佳期江闊水復急過江常苦
遲蘋白蘭葉青恐度先香時美人碧雲外寧見長
相思

荅長孫十一東山春夜見贈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三

古

故人謝城關揮手碧雲期谿月照隱處松風生興
時舊林日云暮芳草歲空滋甘與子成夢請君同
所思

沈頌

國秀集云
無錫尉

早發西山

遊子空有懷賞心杳無路前程數千里乘夜連輕
馭繚繞松篠中蒼茫猶未曙遙聞孤村犬暗指人
家去疲馬懷澗泉征衣犯霜露喧呼谿鳥驚沙上
或騫翥娟娟東岑月照曜獨歸慮

送人還吳

人心不忘鄉矧余客已久送君江南去秋醉洛陽
酒贈言幽徑蘭別思河堤柳征帆暮風急望望空
延首

送金文學還日東

君家東海東君去因秋風漫漫指鄉路悠悠如夢
中煙霧積孤島波濤連大空冒險當不懼皇恩措
爾躬

旅次灞亭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三

五

閑琴開旅思清夜有愁心圓月正當戶微風猶在
林蒼茫孤亭上歷亂多秋音一作陰言念待明發東
山幽意深

春旦歌

嘗聞羸女玉簫臺奏曲情深彩鳳來欲登此地銷
歸恨却羨雙飛去不回

衛中作

衛風愉豔宜春色淇水清冷增暮愁總使榴花能
一醉終須宣草暫忘憂

徐九臯國秀集云河陰尉

關山月

玉塞抵長城金微映高闕遙心萬餘里直望三邊月霜靜影逾懸露稀光漸沒思君不可見空歎將焉歇

戰城南

塞北狂胡旅城南敵漢圍巉巖一鼓氣拔利五兵威虜騎瞻山哭王師拓地飛不應須寵戰當遂勒金微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七

詠史

亡國秦韓代榮身劉項年金槌擊政後玉斗碎增前聖主稱三傑明離保四賢已申黃石祭方慕赤松仙

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別知故

天下今無事雲中獨未寧忝驅更戍卒方遠送邊庭馬飲長城水軍占太白星國恩行可報何必守經營

途中覽鏡

四海遊長倦百年行一作半侵賴窺明鏡裏時見丈夫心

梁德裕國秀集云四門助教

感遇二首

彩雲呈瑞質五色發人寰獨作龍虎狀孤飛天地間隱隱臨北極峩峩象南山恨在帝鄉外不逢枝葉攀

幽澗生蕙若幽渚老江蘼榮落人不見芳香徒爾爲不及綠萍草生君紅蓮池左右美人弄朝夕春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七

風吹葉洗玉泉水珠清湛露滋心亦願如此託君君不知

朱斌國秀集云處士

登樓一作黃之渙登鸛鵲樓詩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一作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

一重樓一作層

鄭紹國秀集云武進尉

遊越谿

谿水碧悠悠猿聲斷客愁漁潭逢釣楫月浦值孤

舟訪泊隨煙火迷途視斗牛今宵越鄉意還取醉
忘憂

張良璞

國秀集云
長安尉

覽史

享年八十已歷數窮蒼生七虎門源上咆哮關內
鳴建都用鶉宿設險因金城舜曲煙火起汾河珠
翠明海雲引天仗朔雪留邊兵作孽人怨久其亡
鬼信盈素靈感劉李白馬從子嬰昏虐不務德百
代無芳聲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六

程彌綸

國秀集
云進士

懷魯

曲阜國尼丘山周公邈難問夫子猶啓關履風雪
今若見游夏興今魯顏天孫天孫何爲今今學且
難負星明而遊閑閑

梁洽

國秀集
云進士

觀漢水

發源自蟠冢東注經襄陽一道入溟渤別流爲滄
浪求思泳游女投弔悲昭王水濱不可問日暮空

湯湯

王美門

見國
秀集

都中閑居

君王巡海內北闕下明臺雲物天中少煙花歲後
來河從御苑出山向國門開寂寞東京裏空留賈
誼才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三

十九

五十八

盛唐第一二三

盛唐第一百四

唐詩紀一百六十四

鄣郡吳中珩彙編

鄣郡俞體初同校

沈千運

篋中集序畧云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流易為辭吳興沈千運獨挺流俗之中強

贈史修文

故人阻

一作隔

千里會面非前期握手於此地當歡

反成悲念離宛猶昨俄已二十

一作經數

暮疇昔皆少

年別來鬢如絲不道舊姓名相逢知是誰曩遊盡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四

一

驚翥與君仍布衣豈曰無其才命理應有特別路

漸欲少不覺生涕洟

汝墳

紀事作感懷

示弟妹

今日天氣煖東風杏花坼筋力久不如却美

一作慙歎

澗中石神仙杳難信

一作準

中壽稀

一作纔

滿百近

世多天傷喜見鬢髮

一作髮

白杖藜竹樹間宛宛

舊行跡豈知林園

紀事作園中

主却是林園

紀事作園中

客

兄弟所

一作可

存半空為亡者惜冥冥

一作冥冥

無再期

哀哀望松柏骨肉能幾人年大自

紀事作老漸

踈隔性

情誰免此與我不相易

紀事作而我何不易

唯念

輩時

紀事作相

看慰朝夕平生茲

適

紀事作逸

濮中言懷

聖朝優賢良草澤無遺匿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

淑一生但區區五十無寸祿衰退當棄捐貧賤招

毀

紀事作時

讙栖栖去人世屯躋日窮迫

紀事作逼

不如守

田園歲晏望豐熟壯年失宜盡老大無筋力始愴

前計非將貽後生福童兒新學稼少女未能織顧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四

二

此煩知已終日求衣食

山中作

棲隱別無事所願離風塵

一作早離塵

不辭城邑遊禮

樂拘束人邇來歸山林庶

一作世

事皆吾身何者為

形骸辨智與諸仁

紀事作誰是智與仁

寂寞了閑事而

後知天真咳唾矜

一作驚

榮華迂俯相屈伸何如巢

與由天子不得臣

古歌

北邙不種田但種松與柏松柏未生處畱待市朝

客

于逖

沈千運同時人李白獨孤及皆有詩贈之詩見篋中集

憶舍弟

衰門少兄弟兄弟唯兩人饑寒各流浪感念傷我神夏期秋未來安知無他因不願別天長但願見爾身茫茫天地間萬類各有親安知汝與我垂隔同胡秦何時對形影憤懣當共陳

野外作

老病無樂事歲秋悲更長窮郊日蕭索生意已蒼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四

三

黃小弟髮亦白兩男俱不強有才且未達况我非賢良幸以朽鈍姿野外老風霜寒鴉噪晚景喬木思故鄉魏人宅蓬池結網佇鱸魴水清魚不來歲暮空彷徨

孟雲卿

平昌人第進士為校書郎與杜甫元結最善按元結送孟校書往南海詩序云

雲卿與大山同州里以爾學相友善又素郊甘澤詩云陶開元中與樊口進士孟雲卿齊清商曲於江號水仙是雲卿為武昌人又漁獵陳拾遺詞氣傷古怨者之流

古別離

朝日上高臺離人怨秋草但見萬里天不見萬里道君行本迢迢一作遠苦樂良一作難保宿昔夢同衾憂心常傾一作顛倒含酸欲誰訴展轉傷懷抱結髮年已遲征行去何早寒暄有時謝憔悴難再好人皆弄年壽死者何曾老少壯無見期水深風浩浩

今別離

結髮生別離相思復相保如何日已久五變中庭草渺渺大一作天海途悠悠吳江島但恐不出門出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四

四

門無遠道遠道行既難家貧衣復一作裳單嚴風吹積雪晨起鼻何酸人生各有志豈不懷所安分明天上日生死願同歡一作觀

悲哉行

孤兒去慈親遠客喪主人莫吟苦辛曲此曲誰忍聞可聞不可說去去無期別行人念前程不待參辰沒朝亦常苦饑飄飄萬餘里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遊遠遊多不歸

行行且遊獵篇

少平多武力勇氣冠幽州何以縱心賞馬蹄春草
頭遲遲平原上狐兔奔林丘猛火忽前逝俊鷹連
下韓俯身逐南北輕捷固難儔所發無不中失之
如我讐豈唯務馳騁倚爾暴田疇殘殺非不痛古
來良有由

古挽歌

草草問

一作

巷喧塗車儼成位冥冥

一作

何所須

盡我主人意北邙路非遠此別終天地臨穴頻撫
棺至哀反無淚爾形未衰老爾息纔童稚骨肉安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四

五

可離皇天若容易房帷卽靈帳庭宇爲哀次薤露
歌若斯人生盡如寄

放歌行

吾觀天地圖世界亦可小落落大海中飄浮數洲
島賢愚與蟻蝨一種同草草地脉日夜流天衣有
時掃東山謁居士了我生死道目見難噬臍心通
可親腦軒皇竟磨滅周孔亦衰老永謝當時人吾
將寶非寶

傷懷贈故人

稍稍晨鳥翔淅淅草上霜人生早罹一作苦壽命
恐不長二十學已成三十名不彰豈無同門友貴
賤易中腸驅馬行萬里悠悠過帝鄉幸因絃歌末
得上君子堂衆樂互喧奏獨子備笙簧坐中無知
音安得神揚揚願因高風起上感白日光

鄴城懷古

朝發淇水南將尋北燕路魏家舊城闕寥落無人
住伊昔天地屯曹公獨中據羣臣將北面白日忽
西暮三臺竟寂寞一作萬事良難固雄豪一作安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四

六

在哉衰草沾霜露崔巍長河北尚見應劉墓古樹
藏龍蛇荒茅伏狐兔永懷故池館數子連章句逸
興驅山河雄詞變雲霧我行覩遺跡精爽如可一作
遇斗酒將酹君悲風白楊樹

傷情

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出門先躊躇入戶亦仿
徨此生一何苦前事安可忘兄弟先我沒孤幼盈
我傷舊居近東南河水新爲梁松柏今在茲安忍
思故鄉四時與日月萬物各有常秋風已一起草

亦無不霜行行當自勉一作勉旃不忍再思量

傷時二首

徘徊宋郊上不覩平生親獨立正傷心悲風來孟
津大方載羣物生死有常倫虎豹不相食哀哉人
食人豈伊逢世運天道亮云云

太空一作虛流素月三五何明一作明光耀侵白日

賢愚迷至精四時更變化天道有虧盈常恐今夜

一作已沒須臾還復生

田園觀雨兼晴後作

詩紀盛唐卷之一百四七

貧賤少情欲借一作荒種南陂我非老農圃安得

良土宜秋成不廉儉歲餘多餒饑顧視倉廩間有

糧不成炊晨登南園上暮歇清蟬悲早苗既芃芃

晚田尚離離五行孰堪廢萬物當及時賢哉數夫

子開翅慎勿遲

汴河阻風

清晨自梁宋挂席之楚荆出浦風漸惡傍灘舟欲

橫大河曠東注羣動皆宿一作冥白霧魚龍氣黑

雲牛馬形蒼茫迷所適危安懼暫寧信此天地內

孰爲身命輕丈夫苟未達所向須存誠前路捨舟
去東南仍一作曉晴

行路難

君不見高山萬仞連蒼昊天長地久成埃塵君不
見長松百尺多勁節狂風暴雨終摧折古今何世
無聖賢吾愛伯陽真乃天金堂玉闕朝羣仙拍手
東海成桑田海中之水慎勿枯烏鳶啄蚌傷明珠
行路難艱險莫踟躕

途中寄友人

詩紀盛唐卷之一百四八

昔時聞遠路謂是等閒行及到求人地始知爲客
情事將公道背塵遠馬蹄生僮使長如此便堪休
去程

寒食

二月江南花滿枝他鄉寒食遠堪悲貧居住往無
煙火不獨明朝爲子推

張彪類上人杜甫有寄張十一
山人彪詩詩見篋中集

古別離一作微曉詩

別離無遠近事歡情亦悲不聞車輪聲後會將何

時去日忘寄書來日垂前期縱知明當返一息千萬思

雜詩

富貴多勝事貧賤無良圖上德兼濟心中才不如
愚商者多巧智農者爭一作多膏腴儒生未遇時衣
食不自如又與故交別他榮我窮居到門懶入門
何況千里餘君子有褊性紀事作矧乃尋常徒行行
任天地無為強親疎

神仙

詩經

盛唐卷之一百四

九

神仙可學無百歲名大約天地何茫茫人間半哀
樂淨生亮多感善事翻為惡爭先等驅逐中路苦
瘦弱長老思養壽後生笑寂寞五穀非長年四氣
乃靈藥別子何必待吾心滿寥廓

北遊還酬孟雲卿

忽忽望前事志願能相乖衣馬日羸弊誰信文與
才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心坎壈難
歸來慈母憂疾疹室家念低摧一作栖栖與君宿姻親
深見中外懷俟余惜時節悵望臨高臺

元季川

紀事云季川名融次山之弟次山作處
規云季川日就復不言就有意乎就兄
之別稱其詩
見篋中集

古遠行

悠悠遠行者羈獨當時思道與日月長人無第一作
舍期出門萬里心誰不傷別離縱遠當白髮歲
月悲今時何況異形客安須與爾悲

泉上雨後作

風雨蕩煩暑雷息佳霽初衆峯帶雲色秋一作清氣
入我廬颯颯涼颼來窺臨懷所圖綠蘿長新蔓裏

詩經

盛唐卷之一百四

十

裏垂座隅流水復簷下丹砂發清藻一作渠養葛為
我衣種芋為我蔬誰是畹與畦瀟漫連野蕪

登雲中

灌田東山下取樂在爾休清興相引行日日三四
周白鷗與我心不厭此中遊窮覽頗有適不極趣
無幽慘然歌采薇曲盡心悠悠

山中晚興

河漢降玄霜昨來節物殊媿無神仙姿豈有陰陽
俱靈鳥望不見慨然悲高梧華葉隨風揚珍條雜

榛蕪爲君寒谷吟歎息知何如

趙微明

其詩見
篋中集

挽歌詞

寒食蒿上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旌引將
去原下荆棘叢叢邊有新墓人生一作痛長別此
是長別處曠野何蕭條風悲一作白楊樹

思歸

爲別未幾日一日如三秋猶疑望可見日日上高
樓唯見分手處白蘋滿芳洲寸心寧死別不忍生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四

十一

離憂

回軍跋者

既老又不全始得離邊城一枝假枯木步步向南
行去時日一百來時月一程常恐道路傍掩棄孤
兔瑩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聞此哀怨詞念念
不忍聽惜無異人術倏忽具爾形

陶峴

淵明之後開元末
家崑山豐田時

西塞山下迴舟作

紀事云峴泛遊江湖自製三舟與孟彦深孟
雲卿焦遂共載吳越之士號爲水仙省親南

海獲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至西塞山下泊
舟吉祥佛舍見江水深黑謂必有怪物投劍
命摩訶下取久之文體磔裂浮於水上
現流涕迴棹賦詩自叙不復遊江湖矣

匡廬舊業是誰

一作

王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

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

一作

鴉

一作翻楓葉

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

歌扇正相迎

孟彥深

字士源天寶初登
進士爲武昌令

元次山居武昌之樊昌新春大雪以詩問
之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四

十二

江山十日雪雪深江霧濃起來望樊山但見羣王
峯林鶯却不語野獸翻有蹤山中應大寒短褐何
以完一作皓氣凝書帳清看釣魚竿懷君欲進謁
谿滑渡舟難

韋建

與蕭穎士遊
見穎士傳

泊舟盱眙

一作常
建詩誤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
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雞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羈
旅情

鄒象先

蕭穎士同年三也為臨渙尉

寄蕭穎士補正字

六月度開雲三峯翫山翠爾時黃綬屈別後青雲致

殷寅

與蕭穎士友善見穎士傳

銓試後徵山別業寄源侍御

別業在徵山登高望畿甸嚴令天地肅城闕如何見藹藹王侯門華軒日遊街幸逢休明代山虜尚交戰投策去園林率名皆拜選聖君性則哲濟濟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四

十三

玄元皇帝應見賀聖祚無疆

應曆生周日修祠表漢年復茲秦嶺上更似霍山前昔贊神功啓今符聖祚延已題金簡字仍訪玉堂仙睿祖光元始曾孫體又玄言因六夢接慶叶九齡傳北闕心超矣南山壽固然無由同拜慶竊抃賀陶甄

趙驊

字雲卿開元進士第嘗陪保山賁晉江尉後為秘書少監與顏真卿蕭穎士善

玄元皇帝應見賀聖祚無疆

聖主今司契神功格上玄豈惟求傳野更有叶鈞天審夢南山下焚香北闕前道光尊聖日福應集靈年咫尺真容近魏我大像懸觴從百僚獻形爲萬方傳聲教惟皇矣英威固邈然慚無美周頌徒上祝堯篇

李岑

玄元皇帝應見賀聖祚無疆

皇綱歸有道帝系祖玄元運表南山祚神通北極尊大同齊日月興廢應乾坤聖后趨庭禮宗臣稽首言千官欣肆覲萬國賀深恩錫宴雲天接飛聲雷地喧祥光浮紫閣喜氣繞皇軒未預承天命空勤望帝門

張松齡

志和兄

和荅弟志和漁父歌

樂在風波釣是閑草堂松逕已勝攀太湖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

張志和

隱逸傳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號漁父因賜今名後生貶不復仕居江湖自號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時謂嚴光之比

漁父歌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

雪谿灣裏釣漁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四

十五

風笑著荷衣不歎窮

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莼羹亦共餐楓葉落花

乾醉宿漁舟不覺寒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櫂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漁父

八月九月蘆花飛南谿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

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逕閑梳鶴

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

終

盛唐第一百五

唐詩紀一百六十五

鄭郡吳中珣彙編

鄭郡俞體初同校

獨孤及

唐書云字至之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中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歷官左拾遺禮部員外郎舒州刺史又以治課加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卒諡曰憲○崔祐甫曰常州之文立憲誠世賢遇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詠歌峻如嵩華盛於江河

五言古詩

海上寄蕭立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五

一

朔風剪塞草寒露日夜始

一作始

結行行到瀛壖歸思

生暮節驛樓見萬里延首望遼碣遠海入大荒平

蕪際窮髮舊國在夢想故人胡且越契闊阻風

期荏苒成雨別海西望京口兩地各天末索居

動經秋再笑知曷月

品彙無此二句

日南望中盡

盡唯見飛鳥滅音

一作清

塵未易得何由

一作以

慰饑渴

渴

三月三日自京到華陰水亭獨酌寄裴六

薛八

祇役匪遑息經時客三秦還家問節候知到上巳
辰山縣何所有高城閉青春和風不吾欺桃杏滿
四鄰舊友適遠別誰當接歡欣呼兒命長瓢獨酌
湘吳醇一酌一朗詠既酣意亦申言筌斲兩忘霞
月祗相新裴子塵表物薛侯席上珍寄書二傲吏
何日同車茵詎肯挾空名終然羈此身他年解桎
梏長作海上人

代書寄上裴六冀劉二穎

昔余馬首東君在北海音入盡屏簿領書相與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五

二

議巖穴載來詣佳境每山有車轍長嘯林木動高
歌唾壺缺此辭月未周虜馬嘶絳關猛虎踞大道
九州當中裂聞君棄孤城猶自握漢節耻栖惡木
影忍與故山別脫舄挂嶺雲罔然若鳥逝入唯留聲
潺湲水分付練谿月爾來大谷梨白花再成雪關
梁限天塗歡樂竟兩絕大盜近削平三川今底寧
白芒布春令屏翳收雷霆伊洛日夜漲鳴皋蘭杜
青鸞鸞兩黃鵠何處遊青冥疇昔切玉刃應如新
發矍及時當樹勲高懸景鐘銘莫抱白雲意徑往

丹丘庭功成儻長揖然後謀滄溟

客舍月下對酒醉後寄畢四耀

鄉路風雪深生事憂患迫天長波瀾廣高舉無六
翮獨立寒夜移幽境思彌積霜月照膽淨銀河入
簷白沽酒聊自勞開樽坐簷隙主人奏絲桐能使
高興劇清機暫無累獻酢更絡繹慷慨葛天歌情
愔廣陵陌既醉萬事遺耳熱心亦適視身兀如泥
瞪目傲今昔故人問城闕音信兩脉脉別時前盟
在寸景莫自擲先自畢贈及詩云洪鑪無火停日
月速若飛忽然行人身飲酒不須
詩紀

盛唐卷之二十五

三

疑心與白日闕十無一滿百寓形新火內甘作天
地客與物無親踈斗酒勝竹帛何必用自苦將貽
古賢責

下弋陽江舟中代書寄裴侍御

故鄉隔西日去水連長天前路知幾許但指天南
邊愴恨極浦外隱映青山連東風滿帆來五兩如
弓絃遙羨繡衣客罔然馬首先得餐武昌魚不顧
潯陽田屈指數別日忽乎成兩年百花已滿眼青
草漸碧鮮豈是離居時奈何于役牽洞庭有深涉

蜀日期歸旋且作異鄉料詎知攜手緣離憂未易
銷莫道樽酒賢

癸卯歲赴南豐道中聞京師失守寄權士

蘇韓幼深

種田不遇歲策名不遭時胡塵晦落日西望泣路
岐猛虎嘯北風鷹隼皆載馳深泥駕疲牛蹠蹕余
何之詰屈白道轉縈繞清谿隨荒谷嘯山鬼深林
啼子規長歎指故山三奏歸來詞不逢眼中人調
苦車透遲士蘇松筠操幼深瓊樹姿別來平安否
詩紀

盛唐卷之五

四

何階一申眉白雲失帝鄉遠水限天涯昂藏雙威
鳳曷月還西枝努力愛華髮盛年振羽儀但今迤
難康不負滄洲期莫作新亭泣徒使夷吾嗤

賈員外處見中書賈舍人巴陵詩集覽之

懷舊代書寄贈

海岸望青瑣雲長天漫漫十年不一展知有關山
難適逢阮如平立馬問長安取公詠懷詩示我江
海瀾暫若窺武庫森然矛戟寒眼明遺頭風心悅
忘朝餐大駕金返正態熙扈鳴鑾公遊鳳凰沼獻

可在筆端繫越有長纓封關祗一九問然翔寥廓
仰望慚羽翰嘉會不我與相思歲云殫唯當袖佳
句持比青琅玕

代書寄上李廣州

峴水望番禺迢迢青天末鴻鴈飛不到音塵何由
達獨有與人歌隔雲聲誼聒皆稱府君仁百越賴
全活推誠魚鱉信持正魑魅怛疫民保中和性足
無天閼天子咨四岳佇公濟方割幾時復旋歸入
踐青瑣闥賤子託明德縈若松上葛別離鄙恡生
詩紀

盛唐卷之五

五

結念思所豁門欄關山阻岐路天地闊唯憑萬里
書持用慰饑渴

夏日訓于遯畢耀向病見贈

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蹭蹬風波
中薄宦耻降志臥病非養蒙閉關涉兩旬羈思浩
無窮驚驚何處來雙舞下碧空離別隔雲雨惠然
此相逢把手賀疾間舉杯欣酒濃新詩見久要清
論激深衷高館舒夜簾開門延微風火雲赫嵯峨
日暮千萬峯遙指故山笑相看撫號鐘聲和由心

親一作清事感和氣同出處未易料且歌緩愁容願
君崇明德歲暮如青松

訓梁二十宋中所贈兼留別梁少府

少讀黃帝書肯不笑機事意猶負深衷未免名跡
累厭貧學干祿欲詢賓王利甘爲風波人豈復江
海意擔簦平臺下是日飲羈思逢君道寸心暫喜
一交臂緒言未及竟離念已復至甯侯望南丘雲
雨成兩地途殊跡方間河廣流且駛暮帆望不及
覽贈心欲醉愛君如金錫昆弟皆茂意奕赫連綵
詩紀
盛唐卷之五
六

庚子歲避地至玉山訓韓司馬所贈

滄海疾風起洪波駭恬鱗已無濟川分甘作乘桴
人揮手謝秣陵舉帆指甌閩安知風塵表偶與瓊
瑤親共悲行路難况逢江南春故園如在夢返復
知何辰曠野豺虎滿深山蘭蕙新枉君灞陵什迴
首徒酸辛

奉和李大夫同呂評事太行苦熱行兼寄
院中諸公

駟馬上太行脩途亘遼碣王程無留駕日晏未遑
歇請問此何時恢台朱明月長蛇稽天討上將方
北伐明主命使臣皇華得時傑已忘羊腸險豈憚
濕風熱搖策汗滂滄登岸思紆結炎雲如煙火谿
谷將恐竭晝景絕可畏涼颼何由發山長飛鳥墮
目極行車絕趙魏方俶擾安危俟明哲歸路豈不
懷飲水有苦節會同傳檄至疑議立談決况有阮
詩紀
盛唐卷之五
七

訓皇甫侍御望夫瀾山見示之作

早歲慕五嶽嘗爲塵機礙孰知天柱峯今與郡齋
對隱嶙抱元氣氤氲含青靄雲崖媚遠空石壁寒
古塞漢皇南遊日望秩此昭配法駕到谷口禮容
振荒外焚柴百神趨執玉萬方會天旋物順動德
布澤霽霽講武威已耀學仙功未艾黃金竟何成
洪業遽淪昧度世若一瞬昨朝已千載如今封禪

壇唯見雲雨晦長望哀往古勞生慙大塊清暉幸
相娛幽獨知所賴寒城春方正初月明可愛萬殊
喜陽和余亦荷時泰山色日夜綠下有清淺瀨愧
作拳僂人沈迷簿書內登臨歎拘限出處悲老大
况聽郢中曲復識湘南態思勉物累牽敢令道機
退瞞然誦佳句持此秋蘭佩

送陳兼應辟兼寄高適賈至

結綠處燕石卞和不必知所以王佐才未能忘茅
茨罷官梁山外獲稻楚水湄適會傳巖人虛舟濟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五

八

川時天網忽搖頓公才難棄遺鳳凰翔千仞今始
一鳴岐上馬指國門舉鞭謝書帷預知大人賦掩
却歸來詞天子方在宥朝廷張四維料君能獻可
努力副疇咨舊友滿皇州高冠飛翠綦相逢絳闕
下應道軒車遲高侯秉戎翰策馬觀西夷方從幕
中事參謀王者師賈生去洛陽焜燿琳琅姿芳名
動北步逸韻凌南皮肅肅舉鴻毛水然順風吹波
流有同異由是限別離漢塞隔隴底秦川連鎬池
白雲日夜滿道里安可思夢想浩盈積物華愁變

衰因君附錯刀送遠益淒其四海各橫絕九霄應
易期不知故巢燕決起棲何枝

送相里郎中赴江西

君把一尺詔南遊濟滄浪受恩忘險艱不道岐路
長戎狄方構患休牛殊未遑三秦千倉空戰卒如
餓狼委輸資外府諏謀寄賢良有才當陳力安得
遂翱翔豈不慎井賦賦均人亦康遙知軒車到萬
室安耕桑火伏金氣騰昊天欲蒼茫寒蟬慘巴鄧
秋色愁沅湘昨日攜手西於今芸再黃歡娛詎幾

詩紀

盛唐卷之百五

九

許復向天一方躋躅話世故惆悵舉離觴共求數
刻歡戲謔君此堂今日把手笑少時各他鄉身名
同風波聚散未易量曷月還朝天及時開智囊前
期儻猶闊加飯勉自強

觀海

北登渤澥島迴首秦東門誰尸造物功鑿此天池
源頽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
地根白日自中吐扶桑如何捫超遙蓬萊峯想像
金臺存秦帝昔經此登臨冀飛翻揚旌百神會望

日羣山奔徐福竟何成
羨門徒空言唯見石橋足
千年潮水痕

初晴抱琴登馬退山對酒望遠醉後作

年長心易感况爲憂患纏
壯圖迫世故行止兩茫
然王旅方伐叛虎臣皆被堅
魯人著儒服甘就南山
田挈榼上高磴超遙望平川
滄江大如縋隱映入遠天
荒服何所有山花雪中燃
寒泉得日景吐雷鳴湔湔舉
酒勸白雲唱歌慰頽年
微風度竹來韻我號鍾絃
一彈一引滿耳熱知心宣
曲終余亦

詩紀

盛唐卷之五

十一

酣起舞山水前人生幾何時
大半百憂煎今日羈愁破
始知濁酒賢

同徐侍郎五雲谿新庭重陽宴作

萬峯蒼翠色雙谿清淺流
已符東山趣况值江南
秋白露天地肅黃花門館幽
山公惜美景肯爲芳樽留
五馬照池塘繁絃催獻酬
臨風孟嘉帽乘興李膺舟
騁望傲千古當歌遺四愁
豈令永和人獨擅山陰遊

雨晴後陪王員外泛後湖得谿字

山媚平楚宿雨漲清谿
沿沂任舟楫歡言無町畦
酒酣相視笑心與白鷗齊

題思禪寺上方

谿口聞法鼓停機登翠屏
攀雲到金界合掌開禪局
鬱律衆山抱空濛花雨零
老僧指香樓云是不死庭
眇眇于越路茫茫春草青
遠山噴百谷繚繞馳東溟
目極道想一作何在境照心亦冥
騖然諸根空破結如破甌
此品彙無二句下視三界狹但聞五濁腥
山中有良藥吾欲療夫形

詩紀

盛唐卷之五

十一

季冬自嵩山赴洛道中作

皇運偶中變長蛇食中土
天蓋西北傾衆星隕如雨
胡塵動地起千里聞戰鼓
死人成爲阜流血塗草莽
策馬何紛紛捐軀抗豺虎
甘心赴國難誰謂荼毒苦
天子初受命省吏造區宇
斬鯨安溟波截鼉作天柱
三微復正統五土歸文祖
不圖漢官儀今日忽再覩
升高望京邑佳氣連海浦
寶鼎歆景雲明堂舞千羽
虎臣激昂禦侮腐儒着縫掖
何處議鄒魯西上輟轅山
丘陵橫今古和風

蒸萬物臘月春靄吐得爲太平人窮達不足數他
日遇封禪著書繼三五

早發若峴驛望廬山

雨罷山翠鮮泠泠東風好斷崖雲山處是向峯頂
道誰謂峯頂遠跂予可瞻討忘緣祛天機脫屣恨
不早祗恐歲云暮遂與空名老心往跡未并慚愧
山上草

寒夜谿行舟中作

日沈諸山昏寂歷羣動宿孤舟獨不繫風水夜相

詩紀

盛唐卷之五

三

逐雲歸恒星白霜下天地肅月輪大如盤金波入
空谷魏闕萬里道羈念千慮束倦飛思故巢敢望
梧與竹沈吟登樓賦中夜起三復憂來無良方歸
候春酒熟

壬辰歲過舊居

少年事遠遊出入燕與秦離居歲周天猶作勞歌
人負劒渡一作頽水歸馬自知津緣源到舊廬攬
涕尋荒秦鄰里喜相勞壺觴展殷勤酒闌擊竹語
及此離會因大夫隨世波豈料百年身今日負鄙

願多慙故山春

丙戌歲正月出洛陽書懷

往歲衣褐見受服金馬門擬將忠與貞來酬主人
恩天地暫雷雨洪波生平原窮鱗遂蹭蹬夙昔事
罕存幸逢帝出震授鉞清東藩白日忽再中萬方
咸酸奔王風從西來春光滿乾坤蟄蟲競飛動余
亦辭籠樊遭遇思自強寵辱安足言唯將四方志
迴首謝故園

傷春懷歸

詩紀

盛唐卷之五

三

誰謂鄉可望望在天地涯但有時命同萬里共歲
華昨夜南山雨殷雷坼萌芽源桃不余欺先發秦
人家寂寂戶外掩遲遲春日斜源桃默無言秦人
獨長嗟不惜中腸苦但言會合賒思歸吾誰訴笑
南枝花

雜詩

日花結成子春物捨我去流年惜不得獨坐空閨
暮心自有所待甘爲物華悞未必千黃金買得一
人顧

山中春思

懶祭川水大人家春日長獨誦畫不暮搔首慚年
芳靡草知節換含葩向新陽不嫌三徑深爲我生
池塘亭午井竈閑雀聲響空倉花落沒屐齒風動
羣木香歸路雲水外天涯杳茫茫獨卷萬里心深
入山鳥行芳景勿相迫春愁未遽忘

詩紀

盛唐卷之二百五

古

盛唐第一百五

盛唐第一百六

唐詩紀一百六十六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獨孤及二

七言古詩

雨後公超谷北原眺望寄高拾遺

崖口雨足收清光洗高天虹蜺歛殘靄山水含碧
鮮遠空霞破露月輪薄雲片片成魚鱗五陵如薺
渭如帶目極千里關山春朝來爽氣未易說盡取

詩紀

盛唐卷之二百六

一

花峯贈遠人

自東都還濠州奉訓王八諫議見贈

關西仕時俱稚容彪彪之髮始相逢天地變化縣

城改

天寶中及尉華陰鄭縣別後經祿山之亂鄭縣殘毀城移于州西

獨有故人

交態在不言會合跡未并猶似歲寒心相待洛陽

居守寄鄭侯君着貂冠參運籌高閣連雲騎省夜

新文會友涼風秋青袍白面昔攜手冉冉府趨君

記否云分雨散十五年始得一笑樽酒前未遑少

留驄遠別况值旅鴈鳴秋天二華舊遊如夢想他

時再又何由緣賴天贈我郢中曲別後相思被管絃

官渡柳歌送李員外承恩往揚州覲省

君不見官渡河兩岸三月楊柳枝千條萬條色色色勝綠綠花作鉛粉絮葉成翠羽帳此時送遠人帳望春水上遠客折楊柳依依兩含情夾郎木蘭舟送郎千里行郎把紫泥書東征覲庭闈脫却貉襜褕新着五綵衣雙鳳并兩翅將雛東南飛五兩得便風幾日到揚州莫貪揚州好客行剩淹留郎詩紀

盛唐卷之三

二

蓬萊驛夜宴平盧楊判官醉後贈別姚太守置河留宴

驛樓漲海壩秋月寒城邊相見自不足況逢主人賢夜清酒濃人如玉一斗何啻直十千木蘭為樽金為杯江南急管急女絃齊童如花解郢曲起舞激楚歌采蓮固知別多相逢少樂極哀至心嬋娟

少留莫辭醉前路方悠然明日分飛儻相憶祇應遙望西南天

同岑郎中屯田韋員外花樹歌

東風動地吹花發渭城桃李千樹雪芳菲可愛不可留武陵歸客心欲絕金華省郎惜佳辰祇持棣萼照青春君家自是成蹊處況有庭花作主人

和李尚書畫射虎圖歌

饑虎呀呀立當路萬夫震恐百獸怒彤弓金鏃當者誰鳴鞭飛控流星馳居然畫中見真態若務除

詩紀

盛唐卷之三

三

惡不顧私時和年豐五兵已白額未誅壯士耻分銖遠邇懸轂中不中不發思全功捨矢如破石可裂應絃盡敵山為空殺氣滿堂觀者駭颯若崖谷生長風精微入神在毫末作續造物可同功方叔秉鉞受命新丹青起予氣益振底綏靜難巧可擬嗟歎不足聲成文他時代天育萬物亦以此道安斯民

和贈遠

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牕美人挾瑟對

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

和題藤架

尊尊葉成幄璀璨花前離心苦愁至無日夜人去藤花千里強藤花無主爲誰芳相思歷亂何由盡春日迢迢如線長

五言律詩

江上代書寄裴使君

何地離念劇江臯風雪時艱難傷遠道老大怯前

詩紀

盛唐卷之二

四

期疇昔行藏計祇將力命推能令書信數猶足緩相思

詣開悟禪師問心法次第寄韓郎中

障深聞道晚根鈍出塵難濁劫相從慣迷途自謂安得知身垢妄始喜額珠完欲識真如理嘗法味看

登凌湖亭傷春懷京師故舊

昨日看搖落驚秋方怨咨幾經開口笑復及看花時世事空名束生涯素髮知山山春草滿何處不

相思

暮春於山谷寺上方遇恩命加官賜服訓
皇甫侍御見賀之作

大書到法堂朽質被榮光自笑無功德殊恩謬激揚還登建禮署猶忝會稽章佳句慙相及稱仁豈易當

答李滁州題庭前石竹花見寄

殷切烏爾疑曙霞染巧類匣刀裁不怕南風熱能迎小暑開遊峯憐色好思婦感年催覽贈添離恨愁

詩紀

盛唐卷之二

五

陽國幾廻

得李滁州書以玉潭莊見託因書春思以

詩答

春物行將老懷君意詎堪朱顏因酒強白髮對花慙日日思瓊樹書書話玉潭知同百口累曷日辦抽簪

答李滁州憶玉潭新居見寄

從來招隱地未有剗符人山水能成癖巢夷擬獨親猪肝無足累馬首敢辭勤掃灑潭中月他時望

德鄰

將赴京答李紆贈別

膠漆常投分荆蠻各倦遊帝鄉今獨往溝水便分
流甘作遠行客深慙不繫舟思君帶將緩豈直日
三秋

和張大夫秋日有懷呈院中諸公

至公無暇日高閣閉秋天肘印拘王事籬花思長
年績成心不有慮澹物猶牽竊効泉魚躍因聞郢
山研

詩紀

盛唐卷之百六

六

和大夫秋夜書情即事

上畧當分閫高情善閉關忘機羣動息無戰五兵
閑鈴閣風傳漏書牕月滿山方知秋興作非惜二
毛斑

送虢州王錄事之任

謂子文章達當年羽翼高一經俄白首三命尚青
袍未遇須藏器安卑莫告勞盤根儻相值試用發
硃刀

送長孫將軍拜歙州之任

臨難敢橫行遭時取盛名五兵常典校四十又專
城浪逐樓船破風從虎竹生島夷今可料繫頸有
長纓

送何員外使湖南

夙昔皆黃綬差池復瑣闥上田無晚熟逸翮果先
飛前路舟休繫故山雲不歸王程儻未復莫遣鯉
書稀

送江陵全少卿赴府任

冢司方春選劇縣得英髦固是攀雲漸何嗟趨府
詩紀

盛唐卷之百六

七

勞楚山迎驛路漢水漲秋濤騫翥方茲始看君六
翮高

送虞秀才擢第歸長沙

充賦名今遂安親事不違甲科文比玉歸路錦爲
衣海運同鴟化風帆若鳥飛知君到三逕松菊有
光輝

送楊翟張主簿之任

舊聞楊翟縣西接鳳高山作吏同山隱知君處劇
閑少年當効用遠道豈辭艱遲子揚名後方期綵

服還

送游員外赴淮西

多君有奇畧投筆佐元戎已佩郎官印兼乘御史
騶使星隨驛騎歸路有秋風莫道無書札他年懷
袖空

送馬鄭州

使君朱兩轡春日整東轅芳草成臯路青山涼水
源勉修循吏跡以謝主人恩當使仁風動遙聽輿
頌誼

詩紀

盛唐卷之百六

八

一百九十二

送義烏韋明府

妙年能致身陳力復安親不憚關山遠寧辭簿領
勤過江雲滿路到縣海爲鄰每歎違心賞吳門正
早春

送陳王府張長史還京

論齒弟兄列爲邦前後差十年方一見此別復何
嗟極目故關道傷心南浦花少時相憶處招手望
行車

水西館泛舟送王員外

單醪敢獻醉曲沼荷經過汎覽親魚鳥當緣涉
荷劇談增惠愛美景借清和明日汀洲草依依奈
別何

李卿東池夜宴得池字

政成機不擾心愜宴忘疲去燭延高月頃壘就小
池舞盤迴雪動絃奏躍魚隨自是山公興誰令下
士知

九月九日李蘇州東樓宴

是菊花開日當君乘興與秋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

詩紀

盛唐卷之百六

九

樓酒解留征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祗奉萬
年酬

蕭文學山池宴集

檀欒千畝綠知是辟疆園遠岫當庭戶諸花覆水
源主人邀盡醉林鳥助狂言莫問愁多少今皆付
酒樽

與韓侍御同尋李七舍人不遇題壁留贈

三逕何寂寂主人山上山亭空簷月在水落釣磯
閑藥院雞犬靜酒壚苔蘚斑知君少機事當待暮

雲遠

七言律詩

喜辱韓十四郎中書兼封近詩示代書題

贈

各牽于彼間遊邀獨坐相思正鬱陶長跪讀書心
雙緩短章投我曲何高宦情緣木知非願王事敦
切丁回人敢告勞所歎在官成遠別徒言阮水纔去聲

容舫

早發龍沮館舟中寄東海徐司倉鄭司戶

詩紀

盛唐卷之六

十一

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十里聞正當秋風渡
楚水況值遠道傷離羣津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
隔東山雲停艫目送北歸翼惜無瑤華持寄君

訓常郡縣見贈

愛君修政若修身鰥寡來歸乳雉馴堂上五絃銷
暇日邑中千室有陽春謂乘鳬舄朝天子却愧猪
肝累主人辭後讀君懷作縣定知三歲字猶新

登山谷寺上方答皇甫侍御臥疾闕陪車

騎之後

梵宮香閣攀霞上天柱孤峯指掌看漢主馬蹤成

蔓草

寺中問石上有竅穴古
老相傳云得武帝馬跡

法王身相示空棺禪門

第二祖

常開祐取金身荼毘收舍利重起塔供養雲

扶踴塔青霄庫

皮寄切

松廕禪庭白日寒不見戴逵

心莫展賴將新贈此琅玕

答皇甫十六侍御北歸留別作一

正當楚客傷春地豈是騷人道別時俱徇空名嗟
欲老況將行役料前期勞生多故應同病羸馬單
車莫自悲明日相望隔雲水解顏唯有袖中詩

詩紀

盛唐卷之六

十一

答李滁州見寄

相逢劇歎別離牽三見江臯蕙草鮮白髮俱生歡
未再滄洲獨徃意何堅愁看郡內花將歇忍過山
中月屢圓終日望君休汝騎愧無堪報起予篇
得柳員外書封寄近詩書中兼報新主行
營兵馬因代書戲答

郎官作掾心非好儒服臨戎政已聞說劍嘗宗漆
園吏戒嚴應笑棘門軍遙知抵掌論皇道時復吟
詩向白雲百越待君言即叙相思不敢愴離羣

同皇甫侍御齋中春望見示之作

望遠思歸心易傷況將衰髮偶年光時攀芳樹愁
花盡畫掩高齋厭日長甘比流波辭舊浦忍看新
草遍橫塘因君贈我江楓詠春思于今未易量

傷春贈遠

去水流年日並馳年光客思兩相隨咨嗟斑髮今
承弁慙愧新荷又發池楊柳逶迤愁遠道鷓鴣啁
晰怨南枝憶君何啻同瓊樹但向春風送別離

五言排律

詩紀

盛唐卷之百六

三

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卽事寄贈

徐薛二侍御

漢家金馬署帝座紫微郎圖籍凌羣玉歌詩冠柏
梁陰陰萬年樹蕭蕭五經堂揮翰忘朝食研精待
夕陽晴空露盤迴秋月瑣牕涼遠興生斑髮高情
寄縹囊歲徒雙鸞驚夙昔並翱翔汲冢同刊謬蓬
山共補亡差池推羽翮流落限江湘禁省一分袂
夏天三兩霜石渠遺跡滿水國暮雲長早晚朝宣
室歸時道路光

江寧訓鄭縣劉少府兄贈別作

往年脫縫掖接武仕關西結綬腰章並趨堦手板
齊仙山不用買朋酒日相携抵掌誇譚壑忘情向
組珪事遷時既往年長跡逾睽何爲青雲器猶嗟
濁水泥役牽方遠別道在或先迷莫見良田晚遭
時亦杖藜

道李賓客荆南迎親

宗室劉中壘文場謝客兒當爲天北斗曾使海西
陲毛節精誠著銅樓羽翼施還申供帳別言赴倚

詩紀

盛唐卷之百六

三

門期恩渥霑行李晨昏在路岐君親兩報遂不敢
議傷離

五言絕句

題玉潭

碧玉徒強名水壺難比德唯當寂照心可並齋淪
色

七言絕句

海上懷洛中舊遊寄鄭縣劉少府造渭南
王少府簽

涼風臺上三峰月

王任鄭縣日下城角築小臺號涼風臺每歲數公置酒登臨望

二華不夜城邊萬里沙離別莫言關塞遠夢魂長在子真家

和虞部韋郎中尋楊駙馬不遇

金屋瓊臺蕭史家暮春三月渭州花到君仙洞不相見謂已吹簫乘早霞

李張皇甫閻權等數公並有送別之作見

寄因答

洞庭正波蘋葉衰豈是秦吳遠別時謝君篋中綺

詩紀

盛唐卷之五

五

端贈何以報之長相思

將還越留別豫章諸公

客鳥倦飛思舊林徘徊猶戀衆花陰他時相憶雙

航葦莫問吳江深不深

送別荆南張判官

輜車駱馬往從誰夢浦蘭臺日更遲欲識桃花最

多處前程問取武陵兒

陪王員外北樓宴待月

勸酒論心夜不疲含情有待問誰思佇看晴月澄

澄影來照江樓酩酊時

垂花塢醉後戲題

賦得俱字韻并序

莊周臺南十許步有丘一成上有樛藤垂花而蔓草荒之且隔大溝路不可陟道士張太和伐薪爲堰封土以壅澮余亦命薤氏治蕪穢而剡宿莽遂闢爲登賦之位位廣二席席間足以函尊酒二盞三月戊子及羣英由堰而升焉諸花倒垂下拂杯案紫葩綢繆如釵如旒衆君子瞻弄之不足故秉燭進酒以繼落日欲稱醉而不

詩紀

盛唐卷之五

五

能也因命其地曰垂花塢堰曰緣花堰亦飾之以詩云

紫萼青條拂酒壺落花時與竹風俱歸時自負花前醉笑向儵魚問樂無

盛唐第一百六

盛唐第一百七

唐詩紀一百六十七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馮待徵

以下七人見
王臺後集

虞姬怨

妾本江南采蓮女君是江東學劍人逢君遊俠英雄日值妾年華桃李春年華灼灼豔桃李結髮簪花配君子行逢楚漢正相持辭家上馬從君起歲歲年年事征戰侍君帷幙損紅顏不惜羅衣沾馬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一

汗不辭紅粉着刀環相期相許定關中鳴鑾鳴珮入秦宮誰誤四面楚歌起果知五星漢道雄天時人事有興滅智窮計屈心摧折澤中馬力先戰疲帳下蛾眉君王是日無神彩賤妾此時容貌改拔山意氣都已無渡江面目今何在終天隔地與君辭恨似流波無息時使妾本來不相識豈見中途懷苦悲

冷朝光

萬首唐絕
作後朝光

越谿怨

見王臺
後集

越王宮裏如花人越水谿頭采白蘋白蘋未盡人先盡誰見江南春復春

衛萬

吳宮怨

見王臺
後集

君不見吳王宮闕一作閣臨江起不卷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句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一作上起黃塵祗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李章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二

春遊吟

見王臺
後集

初春遍芳甸十里藹盈矚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春綠所思杳何處宛在吳江曲可憐不得共芳菲日暮歸來淚滿衣

王沈

婕妤怨

見王臺
後集

長信梨花暗欲棲應門上鑰草萋萋春風吹花亂撲戶一作石斑絕車聲不至啼

王偃

夜夜曲

見王臺後集

北斗星移銀漢低
斑姬愁思鳳城西
青槐陌上行
人絕明月樓前烏夜啼

明君詞

北望單于日半斜
明君馬上泣胡沙
一雙淚滴黃河水
應得東流入漢家

李暇

擬古東飛伯勞歌

見王臺後集

秦王龍劍燕后琴
珊瑚寶匣鏤雙心
誰家女兒抱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三

香枕開衾滅燭願
侍寢瓊窓半上金
縷幃輕羅掩

一作

面不遮羞青綺帷

一作帳

中坐相憶紅鸞鏡裏

見愁色簷花照月鶯對棲
空將可憐暗中啼

怨詩三首

羅敷初總髻
蕙芳正嬌小
月落始歸船
春眠恒着曉

何處期郎遊
小苑花臺間
相憶不可見
且復乘月還

別前花照路
別後露垂葉
歌舞須及時
如何坐悲

妾

碧玉歌

碧玉上官妓
出入千花林
珠被玳瑁牀
感郎情意深

李澄之

吟窓雜錄稱其善五言詩

秋庭夜月有懷

見搜王集

遊客三江外
單棲百慮違
山川憶處近
形影夢中歸
夜月明虛帳
秋風入搗衣
從來不慣別
况屬鴈南飛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四

趙起

奉和登會昌山應制

一作錢起詩按文苑英華與孫逖同賦定

非錢詩

睿想入希夷
真游到具茨
玉鸞登障遠
雲輅出花遲
泉壑凝神處
陽和布澤時
六龍多順動
四海正

雍熙

裴脩然

名畫記云楚州刺史思訓之子為人談諧強學不成一名好酒善丹青解絲竹

渭川歌

唐新語云舊制京城曉暝傳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鑿

以戒行者馬公私便焉脩

然戲爲渭川歌云
二云甚爲時人所賞

遮莫蹉蹉動須傾湛湛杯金吾儻借閒爲報玉山頽

李遐周

識詩

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

張陵

紀事云天
實問詩人

闕題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五

今日漢家探使迴蟻疊胡兵來未歇春風渭水不敢流總作六軍心上血

張南容

品彙作
盛唐

靜女歌

靜女樂於靜動合古人側妙年工詩書弱歲勤組織端居愁若癡誰復理容色十五坐幽閨四鄰不相識天天鄰家子百花裝首飾日月淇上遊笑人不踰閩河水自濁濟自清仙臺蛾眉秦鏡明爲照齊王門下醜何如漢帝掌中輕

沈徽

品彙作
盛唐

古興

蔓草自細微 蘿始天天黃緣至百尺榮耀非一朝惠色高碧嶺流芳薄丹青如何摧秀木正爲餘波漂葉落巖跡英蕤從風颺洪柯不足恃況乃託陵若長安富豪右信是天下樞歲里笙歌發禁門冠蓋趨攀雲無醜士唾地盡成珠日晏下雙闕煙花亂九衢恩榮在片言零落亦須臾何意還自及曲池今已蕪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六

林琨

品彙作
盛唐

失題

清晨孤亭裏極目對前岑遠與天水合長霞生夕林蒼然平楚意杳靄半秋陰落日川上盡開城雲外深方予事嚴壑及此欲抽簪詩就蓬山道還茲契宿心

鄭德玄

品彙作
盛唐

晚至鄉亭

長亭日已暮駐馬暫盤桓山川杳不極徒侶默相

看雲夕荆臺暗風秋郢路寒客心一如此誰復采

芳蘭

吳象之

品彙作
盛唐

陽春歌

簾低曉露濕簾捲鶯聲急欲起把

一作抱

筇篲如疑

管

一作

絃澀孤眠愁不轉點淚聲相及淨掃堦上

花風來更吹入

少年行

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擲千金渾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七

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

韋鎰

品彙作
盛唐

經望湖驛

大漠無屯雲孤峯出亂柳前驅白登道顧失飛狐

口遙憶代王城俯臨恒山後纍纍多古墓寂寞爲

墟久豈不固金湯終聞擊銅斗交懽初伏信接讌

翻貽咎埋寶賊夫人磨笄傷彼婦功成行且薄義

立名不朽莫慎纖微端其何社稷守身殘國遂亡

此立人君醜

胡衡

品彙作
盛唐

銜命使日本國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

親伏奏違金闕駢驂去王津蓬萊鄉路遠若故

園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

結交人

賈彥璋

品彙作
盛唐

晚霽登汝南大雲閣

禪宮新歇雨香閣晚登臨邑樹晴光起川苗佳氣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八

深水包城下岸雲細郢中岑自歎牽卑日聊開望

遠心

戴休珽

品彙作
盛唐

古意

窮秋朔風起滄海愁陰漲虜騎掠河南漢兵屯灞

上羽書驚沙漠刁斗喧亭障關塞何蒼茫遙烽遞

相望弱齡負奇節俠客多招訪投筆棄繻

一作書

提戈逐飛將

張軫

品彙作
盛唐

舟行旦發

夜帆時未發同侶暗相催山曉月初下江鳴潮欲來
稍分楊子岬不辨越王臺自客小鄉裏舟行知幾廻

劉復

品彙作盛唐

遊仙

稅駕倚扶桑逍遙望九州二老佐軒轅移戈戮蚩尤
功成棄之去乘龍上天遊天上見玉皇壽與天地休
俯視崑崙宮五城十二樓王母何窈眇玉質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九
清且柔楊袂折瓊枝寄我天東頭相思千萬歲大運
浩悠悠安用知吾道日月不能周寄音青鳥翼謝爾
碧海流

出東城

步出一作步步東城門獨行已徬徨伊洛之清流密林
含朝暘芳景雖可矚憂懷在中腸人生能幾何再
再隨流光願得心所親罇酒坐高堂一爲浮沈隔
會合殊未央雙戲水中鳬和鳴自翱翔我無此羽
翼安可以比方

寺居清晨

高枕對曉月衣巾清且涼露華朝未晞滴瀝含虛光
隔竹聞汲井開扉見焚香幽心感衰病結念依一作超
法王青冥早雲飛杳靄空鳥翔此情皆有釋一作適
悠然知所忘

經禁城

日沒路且長遊子欲涕零荒城無人路秋草飛寒螢
東南古丘墟莽蒼馳郊坰黃雲晦斷岸枯井臨崩
亭昔人竟何之窮泉獨冥冥蒼苔沒碑版朽骨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十
無精靈俛仰寄世間忽如流波萍金石非汝壽浮
生等臊腥不如學神仙服食求丹經

送汪倫

春江日未曛楚客酣送君翩翩孤黃鶴萬里滄洲
雲四方各有志豈得常顧羣山連巴湘達水與荆
吳分清光日脩阻尺素安可論相思寄夢寐瑤草
空氣氤

出三城別幕中三判官

翔翕託高柯倦客念主人恩義有所知四海同一

身況皆曠大姿翰音見良辰陳規佐武畧高統據
要津常願投素誠今果得所申金罍列四座廣廈
無氛塵留連徂暑中觀望曆數旬河山險以固士
卒勇且仁飾裝去未歸相追越城闐貴無青王案
緘佩永不泯

長相思

長相思在桂林蒼梧山遠瀟湘深秋堂零淚倚金
瑟朱顏搖落隨光陰長宵嘹唳鴻命侶河漢蒼蒼
隔牛女寧知一水不可渡況復萬山脩且阻綵絲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十二
織綺文雙鴛昔時贈君君可憐何言一去瓶落井
流塵歇滅金爐前

長歌行

淮南木落秋雲飛楚宮商歌今正悲青春白日不
與我當壚舉酒勸君持出門驅馳四方事徒用辛
勤不得意三山海底無見期百齡世間莫虛棄君
不見金城帝業漢家有東制諸侯欲長久姦雄竊
命風塵昏函谷重關不能守龍蛇出沒經兩朝胡
虜憑陵大道銷河水東流宮闕盡五陵松柏自蕭

蕭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七

十二

盛唐第一百七

盛唐第一百八

唐詩紀一百六十八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蔡文恭

奉和夏日遊山應制

首夏林壑清薄暮煙霞上連巖聳百仞絕澗臨千丈
照灼晚花鮮潺湲夕流響悠然動睿思息駕尋真賞
揆彼渦川作懷茲洛濱想竊吹等齊竽何用承恩獎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十一

史青

應詔賦得除夜

一作王
諶詩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
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回風光人不覺已看一作

後園梅

朱琳

開絨怨

夫壻邊庭久幽閨恨幾重玉琴知別日金鏡識愁容
懶寄雲中服慵開海上封年年得衣慣且試莫

裁縫

熊曜

送楊諫議赴河西節度判官兼呈韓王二

侍御

賢哉征西將幕府多俊人籌議秉刀尺話言在經綸
先鞭美之子走馬辭咸秦庭論許名實數公當卽真
行行弄文翰婉婉光使臣今者所從誰不聞歌苦辛
黃雲蕭關道白日驚沙塵虜寇有時獵漢兵行一作復一作夜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三

荆叔

題慈恩塔

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楊達

塞下

英華作李宣
達并州路作

秋日并州路黃榆落故關孤城吹角罷數騎射鵬還
帳幕遙臨水牛羊目下山行人正垂淚烽火起雲間

寶龔

題懷素上人草書

粉壁長廊數十間與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

許瑤

題懷素上人草書

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離纏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

寇泚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三

度塗山

小年弄文墨不識戎旅難一朝事鞞鼓策馬度塗山塗山橫地軸萬里留荒服悠悠征旆遠駢驂一何速流月揮金戈驚風折寒木行聞漢飛將還向

臯蘭宿

邢巨

遊春

海岳三峯古春皇二月寒綠潭漁子釣紅樹美人攀弱蔓環沙嶼飛花點石關谿山遊未厭琴酌弄

晴灣

遊琴谿

靈谿非人迹仙意素所秉鱗嶺森翠微澄潭照秋景

張漸

朗月行

朗月照簾幌清夜有餘姿洞房怨孤枕挾瑟愛前墀萱草已數葉梨花復遍枝去歲草始榮與君新相知今年花未落誰分生別離代情難重論人事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四

好乖移合比月華滿分同月易虧虧月當再圓人別星隕天吾欲竟此曲意深不可傳歎息孤鸞鳥傷心明鏡前

李叔卿

江南曲

湖上女江南花無雙越女春浣紗風似箭月如弦少年吳兒曉進船鄰家子弟謝家郎烏巾白袷紫香囊菱歌思欲絕楚舞斷人腸歌舞未終涕雙隕舊宮坡陀絕一作嶙隱西山暮雨過江來北渚春

雲沿海盡渡口水流緩妾歸宵刺遲含情爲君再
理曲月華照出澄江時

芳樹

春看玫瑰樹西鄰卽宋家門深重暗葉牆近度飛
花影拂桃陰淺香傳李逕斜靚粧愁日暮流涕向
窓紗

王迴

題壁歌

屈宋英聲今止已江山繼嗣多才子懷者于今盡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五

相似宴聚王家其樂矣共賦新詩發宮徵書於屋
壁彰厥美

杜顓

從軍行

一作杜顓詩

秋草馬蹄輕角弓持弦急去爲龍城候正值胡兵
襲軍氣橫大荒戰酣日將入長風金鼓動白露鐵
衣濕四起愁邊聲南轅時佇立斷蓬孤自轉寒鴈
飛相及萬里雲沙漲平川水霰澀夜聞漢使歸獨
向刀環泣

故絳行

君不見銅鞮觀數里城池已蕪漫君不見虎祁宮
幾重臺榭亦微濛介馬兵車全盛時歌童舞女妖
豔姿一代繁華皆共絕九原唯望塚累累

唐晁

還渭南感舊二首

寢室悲長簾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一時
一作夜泉開魂今若有感髮髯夢中來

常時華室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漠委荒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六

丘陽原欲薤露陰聲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
眉愁

贈亡妻張氏

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
心

宋華

蟬鳴一篇五章

并序

蟬鳴感秋興送將歸也僻守外邑而蘭陵子
相過詰朝言歸賦詩見志以申贈焉

蟬其鳴矣於彼疎桐庇影容跡何所不容嘒嘒其
長永託於風未見君子我心忡忡既見君子樂且
有融

彼蟬鳴矣於林之表含風飲露以樂吾道有懷載
遷伊誰云保未見君子我心悄悄既見君子披豁
予抱

蟬鳴蟬鳴幽暢乎而肅肅爾庭遠近涼颼言赴高
柳叢篁間之思而不見如渴如飢亦既覲止我思
則夷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七

蟬鳴伊何時運未與匪歎秋徂怨斯路阻願言莫
從鬱悵誰語君子至止慰我延佇何斯違斯修爾
遐舉

歲之秋深蟬其夕吟披衣軒除蕭蕭風林我友來
斯言告離矜何以叙懷臨水鳴琴何以贈言委順
浮沈

張光朝

荻塘西莊贈房元垂

門在荻塘西塘高何聯聯往昔分地利遠近無閑

田水國信汙下霖霖卽成川苗稼盡湮沒茲鄉獨
豐年家肥待親懿人樂思管絃日晏始能起盥漱
看厨煙醞酒寒正熟養魚長食鮮黃昏鐘未鳴偃
息早已眠何意久城市寂寥丘中緣俛仰在顏色
區區人事間憶昔炎漢時乃知綺季賢靜默不能
仕養老終南山

天門街西觀榮王聘妃

仙媛來朱邸名山出紫微三周初展義百兩遂言
歸鄭國通梁苑天津接帝畿橋成烏鵲助蓋轉鳳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八

凰飛霜仗迎秋色星缸滿夜輝從茲磐石固應爲
得賢妃

梁鉉

天門街西觀榮王聘妃

帝子乘龍夜三星照戶前兩行宮火出十里道鋪
筵羅綺明中識簫韶暗裏傳燈攢九華扇帳撒五
銖錢交頸文鴛合和鳴彩鳳連欲知來日美雙拜
紫微天

君山父老

閑吟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蘊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開元名公

裴給事宅白牡丹

西陽雜俎云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燕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時名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訪未獲一本有詩云云

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九

西鄙人

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

太上隱者

荅人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

山中客

別酒主人

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

無名氏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文苑英華失姓氏嚴羽卿云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盛唐人之作

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美爾瑤池鶴高樓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筵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銜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十

漢水湄

無名氏

昔昔鹽

碧落風煙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御苑別自有仙家此地回鸞駕緣溪滿翠華洞中明月夜牕下發煙霞

無名氏

胡笳曲

見唐詩

月明星稀霜滿野羣車夜宿陰山下漢家自失李

將軍單于日暮

選本作公然

來牧馬

亡名氏

送薛大夫和蕃

戎王歸漢命魏絳諭皇恩
旌旆辭雙闕風沙上五
原往途遵塞道出祖耀都門策令天文盛宣威使
者尊澄波看四海入貢佇諸蕃秋杪迎迴騎無勞
枉夢魂

無名氏

甘州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八

十二

欲使傳消息空書意不任寄君明月鏡偏照故人
心

被襖曲二首

昨見春條綠那知秋葉黃蟬聲猶未斷塞鴈已成
行

金谷園中柳春來自舞腰那堪好風景獨上洛陽
橋

何處堪愁思花間長樂宮君王不重客泣淚向東
風

盛唐第一百八

盛唐第一百九

唐詩紀一百六十九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釋理瑩

冠坦有題瑩上人院詩

送戴三徵君還谷口舊居

巖穴多遺秀弓車屢遠招周王尊渭叟頽客傲唐
堯出處天波洽關河地勢遙瞻星吳郡夜作霧華
山朝清論虛重席閑居掛一瓢漁歌思坐酌宸渥
寵行輶春爲荷裳煖霜因葛履消層崖懸瀑溜萬
壑振清颺谷鳥猶還一作遷木場駒正會一作食苗謝
安何日起台鼎佇君調

景雲

老僧

一作鄭

日照西

一作

山雪老僧門始

一作未

開凍瓶粘柱礎

宿火陷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麕

一作麕

寒入來齋鐘

知漸近枝鳥下生臺

谿叟

溪翁居處靜谿鳥入門飛早起釣魚去夜深乘月

歸露香菰米熟煙煖荇絲肥瀟灑塵埃外扁舟一
草衣

畫松

畫松一似真松樹且待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
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

僧雲表

孟浩然有傷峴山雲表上人詩

寒食

寒食悲看郭外春野田無處不傷神平原墨壘傷

一作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九

二

司馬退之

羽士

洗心

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覺精神

一作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短明山瘦松亦勁鶴

老飛更輕逍遙此中客翠髮皆長生草木多古色

雞犬無新聲君有出俗志不貪英雄名傲然脫冠

帶改換人間情去矣丹霄路向曉雲冥冥

吳筠

隱逸傳云魯中儒士也舉進士不第依嵩師正爲道士善著述玄宗開其召遣使徵至待詔翰林高力士素奉釋短筠于上前乃堅求還山東遊會稽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

孔巢父詩篇酬和終于越中弟子私謚宗玄先生所著文賦深詆釋氏爲通人所譏然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

步虛詞六首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之六

紫府與玄洲誰來物外遊無煩騎白鹿不用駕青牛
金化顏應駐雲飛鬢不秋仍聞碧海上更用玉爲樓

玉樹雜金花天河織女家月邊丹鳳鳥風送紫鸞車
霧縠籠綃帶雲屏列錦霞瑤臺千萬里不覺往來賒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九

三

愍俗從遷謝尋仙去淪沒三光有真人與我生道

骨凌晨吸丹景入夜飲黃月百關彌惆悵方寸益

清越栖神合虛無洞覽周恍惚不覺隨玉皇焚香

詣金闕

怡神在靈府皎皎含清澄仙經不吾欺輕舉信有

徵疇昔希道念而今果天豈非陰功著乃致白

日昇焉用過洞府吾其越朱陵

予因詣金闕飛蓋超西極遂人素中天停輪大湫

側若華拂流影不使白日匿傾曦復停午六合無

眼色道化隨感遷此理誰能測

高昇紫極上宴此玄都岑玉蕊散奇香瓊柯流雅
音靈風生太漠習習吹人襟體混希微廣神凝空
洞深蕭然宇宙外自得乾坤心

步虛詞三首

扶桑誕初景羽蓋凌晨霞倏歛造西域嬉遊金母
家碧津湛洪源灼爍敷荷花煌煌青琳宮璨璨列
玉華真氣溢絳府自然思無邪俯矜區中士天濁
良可嗟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九

四

瓊臺劫萬仞孤映大羅表常有三素雲凝光自飛
遶羽童泛明霞升降何縹緲鸞鳳嘯雅音栖翔絳
林杪玉虛無晝夜靈景何皎皎一覩太上京方知
衆天小
二氣播萬有化機無停輪而我操其端乃能出陶
鈞寥寥太漠上所遇皆清真澄瑩含元和氣同自
相親絳樹結丹實紫霞流碧津以茲保童嬰永用
超形神

步虛詞三首

真化疑正氣鍊形爲真仙忘心符元宗返本叶自
然帝乙集絳宮流光出丹玄元英與桃君朗咏長
生篇六符煥明霞百闕羅紫煙飈車涉寥廓靡靡
乘景遷不覺雲路遠斯須 萬天

灼灼青華林靈風振瓊柯三光無冬春一氣清且
和迴首邇結靈傾眸親曜羅豁落制六天流鈴威
百魔綿綿慶不極誰謂椿齡多

爰從太微上四覲虛皇尊騰我八景輿威遲入天
門旣登玉晨庭肅肅仰紫軒敢問龍漢末如何闕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九

五

乾坤怡然輟雲璈告我希夷言幸聞至精理方見
造化源

登北固山望海

北山鎮京口迴出滄海湄躋覽何所見茫茫朝夕
馳雲生蓬萊島日出扶桑枝萬里混一色焉能分
兩儀願言策煙駕縹緲尋安期揮手謝人境吾將
從此辭

遊廬山五老峯

彭蠡隱深翠滄波照芙蓉日初金光滿景落黛色

濃雲外聽猿鳥煙中見杉松自然符幽情瀟灑愜
所從整策務探討嬉遊任從容王膏正滴瀝瑤草
多芊茸羽人栖層崖道合乃一逢揮手欲輕舉爲
余扣瓊鐘空香清人心正氣信有宗永用謝物累
吾將乘鸞龍

登廬山東峯觀九江合彭蠡湖

百川灌彭蠡秋水方浩浩九派混東流朝宗合天
沼寫心陟雲峯縱目還縹緲宛轉衆浦分差池羣
山繞江妃弄明霞彷彿呈窈窕而我臨長風飄然
欲騰矯昔懷滄洲興斯志果已紹焉得忘機人相
從合魚鳥

同劉主簿承介建昌江泛舟作

吾友從吏隱和光心杳然鳴琴正多暇嘯侶浮清
川風霽遠登映昭昭涵洞天坐驚衆峯轉乃覺孤
舟遷崖嶼非一狀差池過目前徘徊白日暮月色
江中鮮真與殊未已滔滔且泝沿時歌滄浪曲或
誦逍遙篇酣暢迷夜久遲遲方告旋此時無相與
其旨忘筌

題龔山人草堂

世人負一美未肯甘陸沈獨抱匡濟器能懷真隱
心結廬邇城郭及到雲木深滅跡慕潁陽忘機同
漢陰啓戶面白水憑軒對蒼岑但歌考槃詩不學
梁父吟茲道我所適感君齊素襟勗哉龔夫子勿
使囂塵侵

緱山廟

朝吾自嵩山驅駕遵洛汭逶遲輾轉側仰望緱山
際王子謝時人笙歌此賓帝仙材夙所稟寶位焉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九

七

足繫爲迫丹霄期闕流蒼生惠高蹤邈千載遺廟
今一詣肅肅生風雲森森列松桂大君弘至道層
構何壯麗稽首環金壇焚香陟瑤砌伊余超浮俗
塵慮久已閉況復清夙心蕭然叶真契

覽古三首

興亡道之運否泰理所全奈何淳古風旣往不復
旋三皇已散樸五帝初尚賢王業與霸功浮僞日
以宣忠誠及但詐殺混安可甄餘智入九霄守愚
淪重泉永懷巢居時感涕徒泫然

食其昔未偶落魄爲狂生一朝君臣契雄辨何縱
橫運籌康漢業憑軾下齊城旣以智所遠還爲智
所烹豈若終貧賤酣歌本無營

絳侯成大績賞厚位仍尊一朝對獄吏榮辱安可
論蘇生佩六印奕奕爲殃源主父食五鼎昭昭成
禍根李斯佐二辟巨釁鍾其門霍孟翼二后伊戚
及後昆天人忌盈滿茲理固永存方知得意者何
必乘朱輪滅景栖遠壑弦歌對清樽二疏返海濱
蔣詡歸林園瀟灑去物累此謀誠足敦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九

八

覽古六首

聖人重開濟明道欲救時孔席不暇暖墨突何嘗
緇興言振頽綱將以有所維君臣恣淫惑風俗日
凋衰三代業遽隕七雄遂交馳庶物墜塗炭區中
若焚絲秦皇燎儒術方冊靡孑遺大漢歷五葉斯
文復崇推乃驗經籍道與世屯同夷弛張固天意
設教安能持

棟宇代巢穴其來自三皇跡生固爲累經始增百
王瑤臺旣滅夏瓊室復殞商覆車世不悟秦氏興

阿房繼踵迷反正漢家崇建章力役弊萬人瓌奇
殫八方狗志仍未極促齡已云亡侈靡竟何在荆
榛生廟堂

吾觀采苓什復感青蠅詩讒佞亂忠孝古今同所
悲姦邪起譖害骨肉相殘夷漢儲殞江充晉嗣滅
驪姬天性猶可間君臣固其宜子胥烹吳鼎文種
斷越鉞屈原沈湘流厥戚咸自貽何不若范蠡扁
舟無還期

魯侯祈正術尼父從棄捐漢王思英雄賈生被排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九

九

遷始皇重韓子及覩乃不然漢武喜相如旣徵復
忘賢遺遠世咸爾賤今理共然方知古來主難以
效當年

鼎錯抱遠策爲君納良規削彼諸侯權永用得所
宜姦臣負舊隙乘釁謀相危世主竟不辨身戮宗
且夷漢景稱欽明濫罰猶如斯比干與龍逢殘害
何足悲

聖人垂大訓與義不苟設天道殃頑兇神明佑懿
哲斯言猶影響安得復回穴鯀鯀誕英睿唐虞育

昏孽盜跖何延期顏生乃短折魯隱全克讓禍機
遂潛結楚穆肆巨逆福柄奚赫烈田常弑其主作
國父罔缺管仲存霸功世祀成詭說漢氏方版蕩
羣閹恣邪譎蹇蹇陳蕃徒孜孜抗忠節誓期區宇
靜爰使兇醜絕謀協事靡從俄而反誅滅古來若
茲類紛擾難盡列道遐理微茫誰爲我昭晰吾將
詢上帝寥廓詎躋轍已矣勿用言忘懷庶自悅

聽尹練師彈琴

至樂本太一幽琴和乾坤鄭聲久亂雅此道稀能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九

十

尊吾見尹仙翁伯牙今復存衆人乘其流夫子達
其源在山峻峯峙在水洪濤奔都忘邇城闕但覺
清心魂代乏識微者幽音誰與論

別章叟

平昔同邑里經年不相思今日成達別相對心淒
其

題華山人所居

故人住南郭邀我對芳樽歡暢日亦暮不知城市
喧
盛唐第一百九

盛唐第一百十

唐詩紀一百七十

鄆郡吳中珩彙編

鄆郡俞體初同校

江妃

梅妃外傳云名采蘋莆田人玄宗妃也開元中高力士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善屬文自比謝安女性喜梅所居悉植梅上因其所好戲名梅妃太真入侍寵愛日奪竟爲楊氏遷于上陽東宮

謝賜珍珠

外傳云上在花萼樓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進詩云云

桂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汚紅綃長門盡日無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十

一

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楊貴妃

本傳云楊玄琰女幼養叔父玄珪家開元中玄琰召入內禁號太真善歌舞遂晚音律智算警穎帝大悅天寶初册封貴妃後祿山之亂玄琰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楊國忠軍不解帝遣高力士問其故曰禍本尚在帝與妃決引而去繼路祠下以紫茵裹瘞道側年三十八

贈張雲容舞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
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
宜芬公主

虛池驛題屏風

女史云宜芬公主本豆盧氏女有才色天寶四載奚霫無主東平王安祿山請立其質子而以公主配之上遣中使護送至虛池驛公主悲愁作詩題屏風云云至番其國已立君矣質子見殺公主亦遇害

出嫁辭鄉國由來此別難
聖恩愁遠道行路泣相
看沙塞容顏盡邊隅粉黛殘
妾心何所斷他日望
長安

開元宮人

袍中詩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十

二

開元中賜邊軍績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云云以詩白帥帥進呈玄宗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曰吾與汝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
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
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
今生已過也重結後
身緣

林氏

丹陽太守洋之妹照城丞薛元曉之妻也善屬文男彥輔登開元進士第

送男彥輔左貶

他日初投杼勤王在隱兵
有辭期不罰積意許相

仍謫宦今何在銜冤猶未勝
天涯分越徼驟騎速
毗陵腸斷腹非苦書傳寫豈能淚
添江水遠心劇
海雲蒸明月珠難識甘泉賦可稱
但將忠報主何
懼點青蠅

趙氏

冠坦母也

古興

鬱蒸夏將半暑氣扇飛閣驟雨滿
空來當軒捲羅
幙度雲開夕霽宇宙何清廓明月流
素光輕風換
炎鑠孤鸞傷對影寶瑟悲別鶴君子去
不還搖心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十

三

欲何托

金菊延清霜玉壺多美酒良人獨不歸
芳菲豈常有
不惜芳菲歇但傷別離久含情罷斟酌凝
怨對
窓牖

霽雪舒長野寒雲伴秋谷巖風振枯條啼
猿抱水
木所嗟遊宦子少小荷天祿前程未云至
悽愴對
車僕歲寒成詠歌日暮棲林樸不憚行路險
空悲
年運促

魏氏

魏求已妹也

贈外

浮萍依綠水弱莠寄青松與君結大義移天得所
從翰林無雙鳥劒水不分龍諧和類琴瑟堅固同
膠漆義重恩欲深夷險貴如一本自身不令積多
嬰痛疾朝夕倦牀枕形體恥巾櫛遊子倦風塵從
官初解巾束裝赴南郢脂駕出西秦比翼終難遂
銜萑苦未因徒悲楓岸遠空對柳園春男兒不重
舊丈夫多好新新人喜新聘朝朝臨粉鏡兩鴛固
無比雙蛾誰與競詎憐愁思人銜啼嗟薄命薜華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十

四

不足恃松枝有餘勁所願好九思勿令虧百行

崔氏

盧校書象之妻也

述懷

女史云崔氏有詞翰結縡之後以校書年暮
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
云云大
笑為樂

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
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郭紹蘭

寄夫

我壻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慙慙憑燕翼寄與薄情
夫

夷陵女子

歌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

詩紀

盛唐卷之一百十

五

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

又歌

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卷千
條入

盛唐第一百十

天寶遺事云長安郭行先女紹蘭適任宗宗
賈湘中數年不歸蘭親雙燕戲於梁間紹蘭
語燕曰我聞燕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
嘗離家數歲茂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
欲憑爾附書我壻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
飛於膝上蘭賦詩云云遂小書其字附於足
上後宗得書
感泣而歸

唐詩紀一百七十卷

內府藏本

明吳琯編琯漳浦人隆慶辛未進士嘗校刊馮惟訥古詩紀因準其例輯此書甫成初唐盛唐詩卽先刊行故止一百七十卷非完書也其始事者爲黃清甫同時纂輯者爲陸弼謝陞俞體初俞策諸人具見於序例而卷首題滁陽方一元彙編未喻其故大抵雜出衆手非一家之書矣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十

五卷

〔明〕王錫爵 沈一貫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末翻刻萬

曆十八年周日校萬卷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宏辭

十五卷》提要

經世宏辭序

明興列聖右文道化醲郁開東
觀延英之閣置金馬著作之
庭詞林之盛所從來矣粵自
高皇啟運則劉宋揚其休

文祖嗣基則方解振其烈雖比

序

隆周秦不無少遜然撫固陋
為文明變侏儻為醇美者功
亦偉已嗣是則長沙文正公
折節下士躬以文章風天下
而一時詞林之儁糾又然卷
甲從之其後則德涵鵠起于

武功用修鼎峙於西蜀應德
鳳鳴於吳下允寧龍躍於關
中後先輝映經緯國華我

明文章遂揭日月而挾天地焯
乎稱顯懿已蘊崇以至今日
家握隋珠人懷和璧蘭臺麟

天序

二

閣之彥出入載筆于承明間
者罔不擷三五之華咀八九
之奧盖有藏之石室則烜雲
斗牛懸之國門則瑰琦交錯
猗歟盛哉頃者秘館載闢
聖天子難師臣之選乃

詔召蛟門少宰于四明山中而
以鍾台宗伯副之兩君者素
挺儒流之宗秉人倫之鑒猶
惴又焉以不稱是懼因檢天
祿石渠所藏歷朝館課選而
編之以程多士乃就正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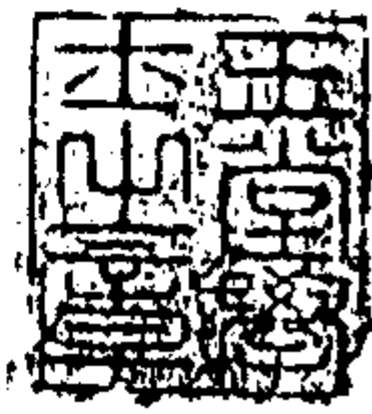
天序

三

顧予謏劣何能為役遂與
君往復財訂勒成一書自洪
永以迄慶曆無不綜自詔奏
以逮詩歌無不採雖宮商襍
奏而並出雅音丹素互施而
悉呈藻績者也含經之生綴

詞之士豈惟攄寫性靈藉為
司南而揚榷時務不將較若
左券矣哉因題為經世宏辭
而揭以著之端云

大學士王錫爵撰



增定館課叙

館課者錄秘館教習士日課
也溯自

高帝重史局之選於賜第後簡

二十八人于廷晉之

秘苑上應列宿而又推擇廷至

中文行兼長者二人為之師

月給筆札口食大官而且

養與時幸以替課之蓋其重也

列聖耀德益慎其選惟

弘正中館職稍弛而程璫敬學

士廼有綠陰亭上看醫書之

譏然時館課有程亦不廢也
今

天子提衡以易字內諸凡執簡
筆較下者靡不顧履好文之
朝奮司鳴之會操菁採藻蓋
彬彬盛哉貫也不敏濫竽詞

林有日矣通

聖天子簡南宮之雋授史職以
備異日編摩之選而猥命一

貫為之師貫自顧無文何足

為諸士範因檢中秘書得前
代諸公館試日課就荆石先

生鵠評刪定得文章詩賦如
千首雖品格不同體裁互異
或入馬班之室或擅左國之
塲或叩楓宸而陳謨或代王
言而作訓或擬漢魏之鴻藻
或模屈宋之芳聲譬之祖梨

搔袖皆可予口信時共為珍

世罕其實者也或曰五卮無
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
非經文洵美矣奚補經世乎
曰是又不然夫集中所載諸
公太上拱揖黃樞談笑燮理

其次分曹建署綜核綱維又其次以言論風旨經緯啟沃其著之連篇累牘而藏之青藜白虎者豈徒流連光景不本于性情雕組為工無關於理道者哉是以珥彤則遠覽

序

絕倫抽密則性靈時露拊掖則奧潔承休彈射則城狐屏跡韞之金匱則熒光起而燭天懸之咸陽則寒光燦而射斗固知億萬傳而後聖子神孫與其蓋臣察相共贊文明

之治者必以是書矣名之經世誰曰不宜

四明肩吾沈一貫叙



序

九

萬曆庚寅孟夏金陵復學對峰周曰校勒於薦岑樓



凡例九則

一詮次先詔誥璽書者代王言也次奏疏表箋者述臣職也次檄露布者宣主德揚天威也其他序記碑策綱提臚列論議說解縷析條分賦頌箴銘雁行鱗次詩歌古律璧合珠聯以便含華咀英者採焉

九例

一京師刻本僅錄近代而不及

先朝非完音也故不佞重加

增定上溯洪永下逮慶

曆昔猶璋判今始珪合蓋以

顯我

明人文之盛庶成一代之全書

云

一是編原出自秘館非太史鴻

裁不得濫入如前刻謚法通

紀諸篇槩以入選失檢甚矣

今悉從刪正不敢漫錄

一館課者秘館訓習士日課也

原刻如建文陵廟議諸章雖

出自太史之手然非館課故

錄附章奏之列

一原刻魯魚豕亥頗多譌闕今

九例

特檢玉堂藏稿反覆校讐闕

者補譌者正試合二刻而較

之便知誰左

一先輩評林臧否精覈其出自

某某者特書某批標之上方

中多細評不綴姓氏或出前

披或由手定則余與荆石

公所參酌云

一次第先後惟以世代爲序其
諸公有同時者則或敘科第
或敘齒甲間有未詳非所重
也
一章奏評選止取其關時涉政
有裨經世直言諤論足勵風
裁者錄之不然雖華言亮語
不漫入也

一圖點如○者精華、者文采
○者眼目照應
關鍵主意●者點綴△者字
法一者一篇小截□者一篇
大截也各有深意觀者毋忽

畢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目錄

詔類

高皇帝諭中原詔

宋 濂弘文館學士

文皇帝立皇后詔

解 縉翰林院學士

肅皇帝登極詔

楊廷和少師大學士

冊類

文皇帝立皇后冊

解 縉翰林院學士

冊類

諭防秋邊將覆書

董 份宮詹學士

諭防秋邊將覆書

李維禎翰林院編修

誥類

總督劉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誥

朱國祚翰林院編修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目錄

總督劉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誥

王 荳翰林院編修

奏類

急宣陽奏

李東陽太師文正公

進聖祖御筆奏

申時行柱國大學士

疏類

大庖西上封事

解 縉翰林院學士

中興正本疏

李 賢柱國大學士

講學親政疏

王 鏊柱國少傅

建言時務疏

劉定之探花大學士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文獻公詹事

急大本以圖治安疏

楊一清大學士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 懋文獻公尚書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文 諫公尚書

扶植綱常疏

羅倫 狀元修撰

用忠言疏

沈一貫 少宰給師

遵祖制酌時宜以永保治安疏

馮琦 春坊諭德

治安要務疏

李廷機 國史編修

治安要務疏

鄒德溥 國史編修

請修改曆法疏

李廷機 國史編修

請修改曆法疏

鄒德溥 國史編修

議處宗藩疏

鄒德溥 國史編修

擬匡衡治性正家疏

鄒德溥 國史編修

擬匡衡治性正家疏

朱國祚 翰林院修撰

風霾疏

郭正域 翰林院檢討

增定皇明會典

擬京房上考功課吏疏

唐文獻 翰林修撰

擬京房上考功課吏疏

舒弘志 國史編修

擬京房上考功課吏疏

吳應賓 國史編修

表類

進寶錄表

解縉 翰林學士

恭謝天恩表

申時行 柱國大學士

擬恭進重修大明會典表

申時行 柱國大學士

擬恭進重修大明會典表

許國 少傅大學士

擬續修大明會典成進呈表

王錫爵 太傅大學士

世宗肅皇帝升附禮成奉慰表

林景陽 翰林庶吉士

世宗肅皇帝升附禮成奉慰表

何維禎 翰林庶吉士

擬聖駕再祀山陵蠲租守臣謝表

盛訥 春坊庶子

擬聖駕再祀山陵蠲租中臣謝表

黃洪憲 春坊庶子

文華大訓茂解表

李長春 宗伯學士

擬欽辰各王府賀宗謝表

沈懋學 狀元修撰

擬儒臣奏勅脩臣監書成進表

曾朝節 翰林侍講

擬輔臣進訓錄表

馮琦 經筵侍講

擬河工告成建臣賀表

莊履豐 翰林修撰

擬朝興國謝賜勅昭雪宗系表

蕭良有 翰林修撰

表類

萬壽聖節上東宮箋

申時行 左柱國

萬壽聖節上東宮箋

余有丁 大學士

致語類

慶成宴致語

徐顯即 天官學士

增定皇明會典

慶成宴致語

張一桂 少司

慶成宴致語

陳于陞 春坊學士

壽宮禮成內宴兩宮致語

余繼登 翰林修撰

壽宮禮成內宴兩宮致語

馮夢禎 翰林修撰

韻語類

內訓韻語

王錫爵 大學士

檄類

諭屬檄

羅倫 狀元修撰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教 翰林侍講

諭朵顏等衛屬夷檄

方從哲 翰林修撰

諭朵顏等衛屬夷檄

周應賓 翰林修撰

露布類

倭斬雲南叛夷露布

韓世能宗伯學士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禮部尚書

議類

長城議

丘濬大學士文莊公

銅楮議

立濬大學士文莊公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敏政翰林學士

東宮官議

王一鰲少傅桂國

東宮聖學議

霍韜大學士

鹽政利弊議

霍韜大學士

懲胡議

袁袞庶吉士

廣益議

徐師曾庶吉士

郊社二祖並配議

夏言大學士

增定皇明諸臣奏議

奏進樂書乞與正樂議

嚴嵩大學士

論戶部出入揭帖

張居正大司文憲公

裁定宗藩事例議

張居正大司文憲公

保甲議

何洛文翰林學士

保甲議

許國大學士

審舉劾議

王錫爵柱國大學士

復河套議

王錫爵文華殿學士

擬新建文成侯誥議

范謙翰林院檢討

擬新建文成侯誥議

李維禎國史編修

閩廣善後事宜議

沈一貫翰林學士

閩廣善後事宜議

張一桂國學士

閩廣善後事宜議

李維禎庶吉士

班軍議

何洛書庶吉士

邊事議

張位宮詹學士

二失三害議

馮琦經筵講官

崇聖學正士風議

鄒德溥翰林編修

崇聖學正士風議

李廷機國史編修

崇聖學正士風議

王宣樞花編修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鄒德溥國史編修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李廷機國史編修

正文體議

朱國祚翰林修撰

正文體議

李廷機國史編修

正文體議

王一宣國史編修

正文體議

楊元祥庶吉士

正文體議

李廷機國史編修

正文體議

鄒德溥國史編修

正文體議

周應賓國史編修

正文體議

李沂庶吉士

正文體議

焦竑狀元脩撰

正文體議

方孝孺侍讀學士

正文體議

王禕翰林學士

正文體議

王禕翰林學士

正文體議

宋濂翰林學士

正文體議

方孝孺侍讀學士

正文體議

方孝孺侍讀學士

正文體議

方孝孺侍讀學士

正文體議

方孝孺侍讀學士

需奉論

豫讓論

伍員論

陳平論

曹操論

原教論

唐高宗論

曹操論

王魏論

事難論

春秋論

南人不可為相論

漢立韓信為齊王論

續志林東漢論

王翦論

政安論

辨說論

任當論

賢實論

交難論

初命三晉為諸侯論

桓榮論

九德論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方孝孺 侍讀學士

方孝孺 侍讀學士

程敏政 禮部尚書

程敏政 禮部尚書

程敏政 禮部尚書

程敏政 翰林學士

謝鐸 祭酒文肅公

謝鐸 祭酒文肅公

邵寶 尚書文簡公

邵寶 尚書文簡公

章懋 尚書文簡公

王鏊 少傅大學士

陸釐 庶吉士

王維禔 翰林學士

王維禔 大司成

高岱 翰林修撰

高岱 翰林修撰

高岱 翰林修撰

高岱 翰林修撰

高岱 翰林修撰

瞿景淳 宗伯學士

許國 少傅柱國

徐顯卿 天官學士

徐顯卿 天官學士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四皓論

漢高帝善將將論

漢高帝善將將論

五諫論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反柳氏月令論

反柳氏月令論

孔子學無常師論

孔子學無常師論

丙魏同心輔政論

五諫論

漢王數羽十罪

聖王修德正事

心如穀種

用人不私親故論

王道蕩平正直論

禹虞善藏其用論

楊元祥 翰林庶吉士

王家屏 大學士

張一桂 大司成

沈一貫 宗伯學士

于慎行 太子賓客

田一鵠 宗伯學士

于慎行 大史宗伯

李長春 宗伯學士

何洛文 宗伯學士

陳于陞 春坊庶子

張位 少詹學士

李維禎 翰林編修

張一桂 大司成

賈三近 翰林庶吉士

陳于陞 春坊庶子

沈懋孝 翰林院修撰

沈懋孝 翰林院修撰

習孔毅 翰林院學士

董份 宗伯學士

張立 少詹學士

劉宗周 翰林學士

顧紀方 國史檢討

黃洪憲 春坊庶子

黃洪憲 春坊庶子

嚴子陵論

黃洪憲春坊庶子

今子卿知吾心論

王應選保花堂修

登瀛洲論

王應選保花堂修

乾父坤母

馮夢禎會元編修

八角磨盤論

馮夢禎會元編修

立朝正直忠厚論

蕭良有翰林修撰

明君知儆戒之可樂論

陸可教經筵侍講

馬援征五溪論

李廷機楊眼編修

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論

李廷機楊眼編修

心為嚴師論

李廷機楊眼編修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袁宗道翰林編修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黃汝良翰林編修

上君子行己立身法度論

郭正域翰林編修

上君子行己立身法度論

鄒德溥國史編修

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論

鄒德溥翰林編修

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鄒德溥翰林編修

學始于不欺闇室

舒弘志翰林編修

學始于不欺闇室

袁宗道會元編修

學始于不欺闇室

袁宗道會元編修

孔子大林放之問

朱國祚翰林修撰

孔子大林放之問

方從哲翰林編修

正心以正朝廷

黃汝良翰林編修

真正英雄從戰上競上中來

唐文獻翰林修撰

真正英雄從戰上競上中來

舒弘志探花編修

卷之七

真正英雄皆從戰上競上中來

袁宗道翰林編修

真正英雄從戰上競上中來

李啓美庶吉士

續朱穆崇厚論

舒弘志探花編修

策類

廷對萬言策

羅倫狀元修撰

弘治壬戌廷試策

康海狀元修撰

弘治庚戌廷試策

錢福狀元修撰

正德辛未廷試策

楊慎狀元修撰

嘉靖壬戌廷試策

申時行狀元少師

敬天法祖策

劉楚先司經洗馬

實訓寶錄策

王祖嫡洗馬侍講

馮琦翰林侍講

瀛海水患策

于慎行大司

辨名實策

黃洪憲春坊庶子

王仲淹續經意旨對

沈一貫家宰師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楊元祥庶士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鄒德溥翰林編修

收荒奇策何如

袁宗道翰林編修

收荒奇策何如

唐文獻翰林編修

士習策

李廷機楊眼編修

已丑廷試策

焦竑狀元修撰

雨雹對

鄒德溥翰林編修

雨雹對

徐應聘翰林編修

經術世務要指對

袁宗道翰林編修

經術世務要指對

全天敘翰林編修

序類

崇正辭序

江濬翰林大學士

陸賈新語序

錢福狀元修撰

江南春詞序

袁袞翰林庶吉士

刻貞觀政要序

趙貞吉大學士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殷士儋大學士

本朝列御年表序

馬象乾大學士

刊五經白文序

何洛文宗伯學士

帝鑑圖說後序

王希烈官詹事

太祖御筆序

申時行少師左柱國

重刻周禮序

劉元震左庶子

增定皇明館錄

刻文中子序

蕭良有翰林編修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李廷機翰林編修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鄧宗齡翰林編修

刻文章辨體序

袁宗道會元編修

刻文章辨體序

舒弘志探花編修

刻文章辨體序

彭烱翰林編修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唐文獻狀元編修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林承芳國史編修

新刻詞林典故序

唐文獻狀元編修

新刻詞林典故序

舒弘志探花編修

敘宋新法始末

黃汝良探花編修

記類

卷之九

松風閣記

方孝孺侍讀學士

大忠祠記

劉基文成公

宋文丞相祠堂記略

羅倫狀元脩撰

拙齋記

羅倫狀元脩撰

靈星門記略

羅倫狀元脩撰

大義祠記

舒芬狀元脩撰

擬八陣圖記

楊慎狀元學士

寶慶忠節祠記略

羅洪先狀元學士

擬題名記

徐階少師文貞公

文淵閣藏書記

張居正太師文忠公

文淵閣藏書記

高拱柱國大學士

文淵閣藏書記

張四維大學士

文淵閣藏書記

呂調陽文華殿學士

文淵閣藏書記

申時行狀元首相

文淵閣藏書記

董份宗伯學士

文淵閣藏書記

王弘誨官詹學士

文淵閣藏書記

張位少詹學士

文淵閣藏書記

孫繼皋狀元修撰

文淵閣藏書記

朱國祚狀元修撰

文淵閣藏書記

徐應聘翰林編修

文淵閣藏書記

鄒德溥翰林編修

文淵閣藏書記

葛儀國史檢討

文淵閣藏書記

舒弘志探花編修

文淵閣藏書記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文淵閣藏書記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文淵閣藏書記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傳類	太白大人傳	懋母傳	碑類	精忠廟碑	世宗肅皇帝神功聖德碑	考類	國朝元勳名佐考	實應新開運河成考	鹽政考	圖書考	五德之運考	歲差考	九邊屯政考	京營兵制考	評類	評蕭曹魏兩相業	評劉子玄評史舉正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評仲長統昌言寔政論	
蕭雲舉國史檢討	全天秩翰林編修		宋濂文憲公	王鏊往國少傅	徐有禎學士武功伯	陳經邦宗伯學士			張四維大學士	呂調陽大學士	申時行大學士	十一	沈一貫家宰館師	陸可教翰林侍講	王喬柱翰林庶吉士	李廷機翰林院編修	李廷機會元編修		高拱大學士	于慎行大宗伯學士	袁宗道翰林院編修	吳應賓翰林院編修	彭燁翰林院檢討	王直翰林院編修

碧梧丹鳳圖說	報應說	逐鹿說	琴說	雷說	賞柑者說	說類	復其見天地之心解	性習解	人心近心解	太玄準易解	周禮荒收十有二解	七日來復解	立德立功立言解	三禮解	俞問解	七儒解	解類	和同辯	忠清仁辯	道術辯	春王正月辯	河源辯
羅	程	許	宋	劉	劉		李	李	李	苑	黃	王	許	余	崔	宋		周	鄧	陳	王	王
倫	敏	觀	濂	基	基		大	大	大	謙	洪	家	國	有	銑	濂		應	以	于	錫	整
元	政	三	文	文	大		武	武	武	翰林庶吉士	春坊	東閣大學士	少傳大學士	內閣大學士	又敏公侍郎	學士文憲公		翰林編修	會元	春坊庶子	少師大學士	相國文憲公

獲麟說

王牒事宜圖說

練習說

一貫忠恕說

荀卿非十二子說

侯氣說

十二律旋相為宮說

求放心說

淡泊寧靜說

淡泊寧靜說

松柏後凋說

書類

論詩書

言兵事書

論學書

擬曾兩生與叔孫通書

擬曾兩生與叔孫通書

擬唐虞臧用與李書

擬唐虞臧用與李書

與趙定字書

頌類

河清頌有序

嘉禾頌有序

平逆頌有序

王鏊大學士

嚴嵩大學士

唐順之翰林學士

楊起元少司成

沈懋孝翰林修撰

沈自邠翰林修撰

王喬桂翰林庶吉士

周應賓翰林編修

李沂庶吉士

舒弘志國史編修

鄒德溥國史編修

宋濂翰林學士

王維禎國子祭酒

許國大學士

李廷機翰林院編修

范醇敬翰林院檢討

吳應賓國史編修

全天敘翰林編修

黃洪憲翰林學士

解縉翰林學士

解縉翰林學士

程敏政禮部尚書

平倭頌有序

秋防無警頌有序

秋防無警頌有序

擬恭獻聖母萬壽頌有序

萬壽無疆頌

擬聖母還御慈寧宮聖孝寧親頌

擬發錢分賑郡國恭上聖德重民頌

賦類

聖駕躬耕帝藉賦

瑞鹿賦

日方升賦

日方升賦

增元聖明館課賦目錄

日方升賦

日方升賦

日方升賦

萬寶告成賦

經筵賦

經筵賦

箴類

宵衣箴

省心齋箴

養心齋箴

樂志齋箴

思政軒箴

許國少傅柱國

陳于陞春坊學士

朱春宗伯學士

馮琦翰林院侍講

顧紹芳翰林院檢討

朱國祚狀元修撰

舒弘志探花編修

顧鼎臣大學士

蔡昂宗伯學士

王家屏東閣大學士

徐顯卿右冢宰

田一僑館師宗伯

陳于陞春坊學士

張一桂大司成

趙用賢宗伯大司成

羅萬化宗伯學士

張道明庶吉士

嚴訥大學士

申時行少師大學士

申時行狀元首相

申時行左侍郎

申時行柱國大學士

當官三事箴

六有箴

擬無過之箴

宵衣箴

六有箴

仁明武箴

仁明武箴

銘類

蒼雲軒銘

銅雀硯銘

座右銘有小序

座右銘有小序

贊類

宋高宗公老像贊

楊合贊

滕奉使贊

元郭太史造簡儀贊有序

元郭太史造簡儀贊

跋類

跋六檜堂卷

跋明妃寫名圖

跋袁鏞傳後

跋文山先生集杜詩後

跋太僕寺志後

許國大學士

王家屏大學士

王弘誨大學士

徐顯卿家宰學士

范謙庶吉士

蕭良有榜眼修撰

李太武庶吉士

宋濂翰林學士

唐順之會元學士

黃鳳翔大司成

趙志皋探花少宰

吳伯宗開科狀元

方孝孺侍讀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于慎行大宗伯學士

林景暘翰林庶吉士

黃淮大學士

康海翰林庶吉士

林環元侍讀

楊守陞榜眼尚書

李廷機榜眼編修

老之

十二

詩類五言古詩

浩懷

擬古四首

木芙蓉

擬古二首

大祀

大饗

擬曹子建五遊篇

秋林高士圖

奉天殿早朝

孤桐生峯陽

幽蘭在空谷

陶令

堯階

雙竹軒

夜坐雜言

感寓二首

秋懷五首

卽事

扈從還南京隨駕出麗正門

大祀南郊

咏水仙

擬陶彭澤三首

南狩篇七十韻

方孝孺翰林學士

方孝孺翰林學士

王諱侍制學士

高啓侍中學士

汪廣洋中書右丞

陶安翰林學士

吳伯宗翰林學士

唐肅翰林學士

王偁翰林檢討

黃淮大學士

楊士奇大師大學士

胡儼國子祭酒

金善翰林學士

解縉大學士

解縉大學士

胡廣大學士

方孝孺侍讀學士

鄒紘翰林侍讀

曾棨宮詹學士

王英尚書學士

曾鶴齡狀元學士

金學夔侍讀學士

李東陽大學士

詔賜慶成王銀幣

李廣

塞上雜詩

從軍二首

擬古五首

春日行

雜詩二首

詠料絲燈

雜詩

四皓

碧溪

除夜

自錄

齋日作

建安體

東山懷古

雜詩二首

夏夜對月

夏日

冬日

喜途師討建夷大捷二首

觀鄭俠流民圖有感

同前

雲壇禱雨三首

城樓登眺

李東陽大 學士

王 鏊文 學士

錢 福狀元 學士

陸 欽翰林 學士

康 海狀元 學士

陸 深文 學士

唐順之會元 學士

董 份太 學士

瞿景淳官 學士

陸樹聲大 學士

徐 階大 學士

嚴 嵩大 學士

張居正文 學士

馬自強大 學士

申時行左 學士

王錫爵大 學士

吳中行國子司業

趙用賢少 宗伯

趙用賢少 宗伯

許 國少 宗伯

李大武庶一 宗伯

袁宗道會元 宗伯

曾朝節石 宗伯

劉應秋少 宗伯

謁先聖祠瞻壁間石刻畫像

鳴琴王堂音

同前

賦得月重輪

五言律詩

題鑑湖送別圖

古戍

雪夜宿院呈危宋二院長

題桃源圖

晚望

江行

侍宴

觀孔雀朝

挾彈圖

觀西番進馬

御宴應制

太皇太后挽歌

重陽駕至太液池

西山積翠

春日陪駕遊萬歲山二首

擬太和公主番

際遇

擬杜必簡送崔融

出關入關

楊起元少 司成

沈一貫少 宗伯

田一雋少 宗伯

蕭雲舉翰林檢討

劉 基文 成公

劉 基文 成公

高 啓侍讀學士

宋 濂文 憲公

朱 善文 恪公

王 禕忠 文公

方孝孺侍讀學士

方孝孺侍讀學士

許 觀侍中

黃 淮大學士

解 縉翰林學士

解 縉翰林學士

胡 廣大學士

胡 儼大學士

胡 儼大學士

胡 儼大學士

楊士奇文 貞公

吳 訥文 恪公

陸 欽翰林學士

陸 欽翰林學士

擬陳伯玉度荆門望楚

劉向墓

耕樂

過劉伶宅

庚寅元夕午門侍宴觀燈

洛陽道

長安道

從驪山頂應制

擬度荆門望楚

侍遊萬歲山五首

長安道

早朝

增定皇明館課

擬王摩詰終南別業

昭君怨

老將

擬王摩詰早朝

侍遊萬歲山二首

咏馬

侍遊萬歲山

題粉署餘清卷

雜興

扈從過夾溝夜宿

尾從晚宿臨城

元日朝回奉呈院中諸公

陸 欽 翰林侍講

鄒 絳 翰林侍講

陸 簡 探花編修

曾 榮 狀元官詹

曾 榮 狀元官詹

王 鏊 文恪公

王 鏊 文恪公

陸 深 文裕公

陸 深 文裕公

陸 深 文裕公

顧 清 文僖公

顧 清 文僖公

顧 清 文僖公

顧 清 文僖公

朱希周 大宗伯

朱希周 大宗伯

商 輅 文毅公

商 輅 文毅公

商 輅 文毅公

王 洪 翰林侍講

王 洪 翰林侍講

王 洪 翰林侍講

王 英 文安公

王 英 文安公

王 英 文安公

四橋光霽

南樓奇觀

賜觀燈詩二首

班婕妤

擬陳伯玉春夜別友人

班婕妤

關山月

吳筠怨

閨怨

大駕視牲南郊

蘇宿院署

人日齋居雪霽

增定皇明館課

大明門候駕

五日賜百官彩扇

至日

正月十五夜

報北虜再入山西

夜宿秘苑

登省中樓望西山霽雪

立春日齋居對雪

同前

穀日雪作

寒食

端忠詩應制有序

羅洪先 文恭

羅洪先 文恭

周 述 榜眼編修

程敏政 宗伯學士

程敏政 宗伯學士

崔 銑 文敏公

羅 玘 文肅公

羅 玘 文肅公

羅 倫 文毅公

李東陽 文正公

李東陽 文正公

李東陽 文正公

李東陽 文正公

李東陽 文正公

李東陽 文正公

袁 袞 庶吉士

袁 袞 庶吉士

袁 袞 庶吉士

錢 福 狀元修撰

錢 福 狀元修撰

錢 福 狀元修撰

唐順之 庶吉士

唐順之 庶吉士

唐順之 庶吉士

唐順之 庶吉士

月竹

丁亥冬至陵祀出城作

朝雪

詠部鶴

文菊

詠蟬

蘇子遊赤壁圖

泛湖

泛舟

都城春雪

聞笛

對雨

增定皇明館錄

夏日即事二首

在館即事

院中齋宿

春日玉堂宴集

雞冠

刈禾了晚望

夏日瀛洲亭

北亭讌集

晚興

溪邊

瀛州亭新池得雨

詠雲中柏

嚴嵩大學士

嚴嵩大學士

康海狀元修撰

康海狀元修撰

康海狀元修撰

楊慎狀元修撰

楊慎狀元修撰

王九思翰林檢討

王九思翰林檢討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王廷陳翰林編修

七夕

初冬即事

詠院中杏

詠上苑桃花

瀛州亭新池得雨

秋夕

初冬即事

鼎建慈寧宮有述二首

西苑觀菊

同前

同前

同前

增定皇明館錄

題署中柏

賦得玉壺水

除歲立春日賜百官食春餅應制

五言排律

聖壽節早朝

夏米

凱旋恭紀

登瀛軒

雲門樂

太平樂

三月三日千秋節

城南講武二十韻

徐顯卿天官學士

黃洪憲春坊庶子

黃洪憲春坊庶子

黃洪憲春坊庶子

田一僑宗伯館師

田一僑宗伯館師

鄒以讚會元編修

沈自邠翰林修撰

蕭良有會元編修

李廷機會元編修

朱國祚狀元修撰

唐文獻狀元修撰

唐文獻狀元修撰

唐文獻狀元修撰

袁宗道會元編修

舒弘志探花編修

宋濂大學士

劉基文成公

劉基文成公

宋訥大司成

曾原狀元學士

商恪三元學士

羅倫狀元修撰

王英翰林學士

聖駕南巡

錢福狀元學士

聖駕北狩

錢福狀元學士

元夕應制觀燈

高啓宗伯學士

尾從度龍門作

吳寬大學士

二月九日

楊慎狀元修撰

元正聽朝奉天殿

楊慎狀元修撰

廷對

楊慎狀元修撰

入館呈諸君

蔡昂翰林學士

鄒陽湖十六韻

蔡昂翰林學士

聞河南提呈閣內諸公

陸祭庶吉士

中元節有感

袁永之庶吉士

對雪

袁永之庶吉士

泰禮教一亭五箴註有述

顧鼎臣大學士

泰祀稷壇陪祀有作

顧鼎臣大學士

擬駕奉聖母殿視壽宮恭紀

朱希周狀元大宗伯

順曆恭紀

朱希周狀元大宗伯

觀薊鎮邊圖有述

費宏狀元修撰

聞遼海報捷志喜

高拱大學士

清明節遣官分祀山陵恭述

余有丁大學士

五言絕句

早朝

方孝孺侍讀學士

秋思

方孝孺侍讀學士

臥雲室

方孝孺侍讀學士

昭君

方孝孺侍讀學士

竹

方孝孺侍讀學士

草色

解縉翰林學士

秋江漁唱

解縉翰林學士

遠壑堆藍

解縉翰林學士

琴月

解縉翰林學士

長劒

解縉翰林學士

題蘭

解縉翰林學士

青山白雲圖

劉基文成公

婕妤怨

劉基文成公

鐵塔

劉基文成公

野步

宋訥大司馬

並頭白菊

宋訥大司馬

金陵圖二首

陶安翰林學士

柏屏

許觀禮部侍中

水鑑樓

許觀禮部侍中

春曲

曾榮宮詹學士

雨後即事

曾榮宮詹學士

白雪曲

曹鼐大學士

題畫

胡廣大學士

晚出左掖

胡廣大學士

月軒

鄧林翰林學士

雜咏

李昂翰林學士

雜畫二首

文徵明翰林學士

夜汎

黎淳狀元修撰

書畫上	吳寬	狀元修撰
秋海棠	吳寬	狀元修撰
采蓮曲	錢福	狀元修撰
雙鶴	錢福	狀元修撰
題畫	程敏政	翰林學士
齋中小雨作	程敏政	翰林學士
日夕	李東陽	大學士
詠白芙蓉	王鏊	文恪公
擬古	王鏊	文恪公
七夕	王鏊	文恪公
七言古詩	解縉	翰林學士
題文山上已詩後	解縉	翰林學士
增定皇明詩錄	宋濂	太子賓客
春江靜釣	宋濂	太子賓客
秋日登萬歲山	苗衷	大學士
大一統詩	練子寧	翰林學士
鍾山春意	韓克忠	狀元修撰
平安南	許觀	禮部侍中
秋閑怨	陳循	大學士
車駕北征	曾榮	宮詹學士
王堂對雪	商恪	三元大學士
送尼駕幸北京	蕭時中	狀元修撰
元夕禁中觀燈應制	周述	春坊庶子
唐仙方伎圖	彭時	大學士
湯宋承旨馬應制	方孝孺	弘文館學士

從軍篇	王錫爵	太子太僕
元夕篇	董份	大學士
題文與可畫竹	袁煒	大學士
明月篇	楊慎	狀元修撰
聽瑟篇	孔天胤	翰林學士
漢京篇	霍韜	大學士
胡馬來	舒芬	狀元修撰
十六夜	李廷相	尚書學士
鉢池山	程楷	翰林學士
南浦月華	王華	狀元修撰
南浦月華	吳寬	狀元修撰
鉢池山	程楷	翰林學士
十六夜	李廷相	尚書學士
胡馬來	舒芬	狀元修撰
漢京篇	霍韜	大學士
明月篇	楊慎	狀元修撰
聽瑟篇	孔天胤	翰林學士
題文與可畫竹	袁煒	大學士
元夕篇	董份	大學士
從軍篇	王錫爵	太子太僕
江上對酒懷古	沈一貫	少傅贈諡
金堂懷古	劉虞慶	宮詹學士
西苑觀稼	張位	少詹學士
觀上林春曉圖二首	于慎行	大學士
上巳觀禊	陸可教	翰林學士
題水殿納涼圖	蕭良有	翰林學士
咏大風秋風	朱國符	翰林學士
百官奉詔修省二首	李廷機	翰林學士
寄春防諸將	陶望齡	翰林學士
冬夜讀書	劉曰寧	翰林學士
七言律詩	解縉	翰林學士
早朝賜宴	解縉	翰林學士

早朝	解縉翰林學士
應制	解縉翰林學士
春夜漫興	王穉忠文公
侍駕從畊承恩宴作	劉基文成公
天壽節侍宴奉天殿三首	宋濂翰林學士
早朝	方孝孺翰林學士
天壽節賜宴回	方孝孺翰林學士
奉天殿進元史	高啓翰林學士
清明呈館中諸公	高啓翰林學士
玉堂秋興	高啓翰林學士
梅花三首	陶安北燕公
二月十一日太學釋奠	吳伯宗狀元學士
許遊東苑	全思誠大學士
中京書事	郭鼎揚明編修
元旦題朝值雪	吳公達翰林編修
退朝	丁顯翰林編修
武英殿應制	劉仲質大學士
奉天殿早朝	劉仲質大學士
湘王殿下之園	宋訥國子祭酒
中都龍興寺伏觀御書第一山有什	宋訥國子祭酒
中都孟秋陪從蜀王殿下祀白陵	宋訥國子祭酒
玉堂春雪	章溢翰林學士
大將出師	練子寧翰林學士
無題四首追和李商隱韻	花綸翰林學士

賦春艸	吳沉大學士
漢宮人入道	任亨泰狀元修撰
高麗貢使還	任亨泰狀元修撰
登北極院紫雲閣樓	任亨泰狀元修撰
教書體賦宮人入道	唐震翰林編修
登越臺二首	汪廣洋右丞相
白鴈	汪廣洋右丞相
越山清曉	盧原質翰林編修
春日遊東苑應制	盧原質翰林編修
春日早朝遇雪	盧原質翰林編修
春日陪車駕登藉山	盧原質翰林編修
脩史	朱善翰林學士
題水簾洞二首	朱善翰林學士
御試上林曉鶯	王恭庶吉士
文淵閣應制	錢士修庶吉士
奉天門說書賜宴	朱吉翰林侍講
進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許觀三元侍中
擬奉和幸望春宮	許觀三元侍中
詠柏竹簫	許觀三元侍中
玉堂春雪	吳溥庶吉士
燈夕賜宴二首	吳溥庶吉士
左掖早朝春雪	陳文大學士
從狩陽山	楊士奇大學士
早入天壽山候陪祭其陵	楊士奇大學士

懷事應制	楊士奇大聖士
謁長陵	楊士奇大學士
題	王達大學士
問姮娥	施槃狀元脩撰
姮娥答	施槃狀元脩撰
賦得梧桐月	施槃狀元脩撰
新秋早朝	王汝玉庶吉士
從征交趾勝捷	胡濙國子祭酒
二月一日早朝	胡濙國子祭酒
秘閣書事	胡儼國子祭酒
元夕侍宴	胡儼國子祭酒
元夕侍宴應制	胡儼國子祭酒
王泉聖虹	楊榮文敏公
瀾門烟樹	金幼孜大學士
西山霽雪	金幼孜大學士
桃源圖	鄒緝翰林侍講
王泉聖虹	鄒緝翰林侍講
懷高泰雲	鄒緝翰林侍講
內直	胡廣狀元學士
陪祀南郊	胡廣狀元學士
春日扈從幸北京	胡廣狀元學士
營中早朝	胡廣狀元學士
鵬勅圖	陸欽翰林侍讀
車駕渡江	曾榮狀元脩撰

京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	曾榮狀元脩撰
禁中對雪	曾榮狀元脩撰
觀內殿馬	曾榮狀元脩撰
春思	曾榮狀元脩撰
六月十五日讀平胡記	曾榮狀元脩撰
殿試罷	曾榮狀元脩撰
秋日扈從獵龍山遊牛山佛窟寺	曾榮狀元脩撰
癸卯歲十月居庸關候	陸簡宮詹學士
冬至早朝	陸簡宮詹學士
王泉聖虹	林環狀元侍讀
西山霽雪	林環狀元侍讀
元夕侍宴觀燈	曹鼎大學士
中秋二首	曹鼎大學士
長安道	商輅大學士
七月十七日壬午駕還自塞北	梁潛大學士
元夜陪駕燕千門	商輅大學士
春日試筆	商輅大學士
正月十七日送駕出德勝門	商輅大學士
璚島春雲	岳正文肅公
秋日早朝	岳正文肅公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岳正文肅公
車駕渡江	周忱文襄公
元夕賜觀燈	周忱文襄公
王泉聖虹	蕭時中狀元脩撰

瓊島春雲	蕭時中	狀元修撰
早朝	徐有貞	大學士
元日早朝	徐有貞	大學士
墨蒲萄	徐有貞	大學士
時出西掖遇雨	程敏政	宗伯學士
元夕賜宴觀燈應制	呂原大	學士
已亥元日雪	呂原大	學士
蝴蝶	呂原大	學士
元夕觀燈應制	吳寬	狀元尚書
追和岑補闕早朝之作	吳寬	狀元尚書
午日禁苑觀擊毬射柳進呈詩	丘濬	文正公
追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丘濬	文正公
題蘇武牧羊圖	丘濬	文正公
賜午門觀燈二首	楊溥	文正公
賜午門觀燈應制	劉三吾	翰林修撰
同前	李廷相	探花尚書
端陽進呈射仰詩	吳寬	狀元尚書
賜午門觀燈	錢福	狀元修撰
九日早朝	錢福	狀元修撰
早朝	錢福	狀元修撰
賦得秋江漁唱	黎淳	文信公
擬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	黎淳	文信公
元夕應制	黎淳	文信公
元夕觀燈侍宴	王直	文端公

冬至日奉天殿侍朝	王直	文端公
賞島春雲	周之簡	探花編修
元夕	翟鑾	大學士
煮雪軒	翟鑾	大學士
謝賜龍池佩王之琴	錢溥	文通公
關山月	顧清	宮詹學士
玉堂賞花三首	李賢	文達公
同前	彭時	大學士
同前	黃諫	探花學士
同前	劉鉉	文恭公
同前	劉健	大學士
同前	林文	探花學士
同前	徐溥	文靖公
同前	童緣	翰林編修
同前	李本	尚書學士
同前	王俱	探花尚書
同前	戚瀾	翰林編修
同前	尹直	文和公
同前	倪謙	文信公
同前	彭華	文思公
同前	楊守	陳文懿公
同前	章懋	文憲公
同前	邢讓	翰林學士
大駕巡狩還京士庶獻朝賀作	王華	狀元修撰

賜川觀燈應制二首	王 格 傳學士
平胡詩	謝 遷 大 學 士
大駕還京五首	李東陽 正 公
秋興三首	李東陽 三 公
大漸二首	康 海 狀元修撰
中興三首	康 海 狀元修撰
駕出南郊	康 海 狀元修撰
候駕	康 海 狀元修撰
立春日早朝	王九思 翰林檢討
五日從游西苑應制	王九思 翰林檢討
出左掖喜雪	王九思 翰林檢討
恭謁孝陵	王九思 翰林檢討
金陵三首	袁 袞 庶 吉 士
白燕	袁 袞 庶 吉 士
賦得惟城寺	王廷陳 翰林編修
同前	唐順之 會元編修
賦得秋夢	王廷陳 翰林編修
同前	唐順之 會元編修
立秋夕登宣武門樓	華 察 翰林學士
同前	陸 榮 庶 吉 士
齋居用少陵曲江韻	蔡 昂 官詹學士
還菴元老免朝	蔡 昂 官詹學士
發早平	蔡 昂 官詹學士
代七題	徐 階 文 庶 吉 士

齋居	瞿景淳 會元宗伯
西朝房落成	嚴 嵩 大 學 士
龍興寺	林樹聲 大 宗 伯
喜雪	嚴 訥 大 學 士
庚辰元日	楊 慎 狀元修撰
曉詣西壇候駕	楊 慎 狀元修撰
秋懷二首	楊 慎 狀元修撰
出塞	楊 慎 狀元修撰
柑至	楊 慎 狀元修撰
聞河南寇	王維禎 大 司 成
元夜對月	王維禎 大 司 成
無題回文	王維禎 大 司 成
題廣內翰賜扇	王維禎 大 司 成
武昌聞邊報	王維禎 大 司 成
秋興二首	王維禎 大 司 成
無題	董 份 大 宗 伯
庚辰元日	董 份 大 宗 伯
郊齋有作	董 份 大 宗 伯
人日	董 份 大 宗 伯
春日禁中即事	張居正 又 忠 公
宣武門眺望	趙用賢 少 宗 伯
立夏	鄧以讚 翰林編修
九日	鄧以讚 翰林編修
元夕秘館登集	申時行 少 師 學 士

午日觀遊人

春日祗園小集

早春湖上

重修乾清宮奉慈駕巡御恭紀

王錫爵大 學士

王錫爵大 學士

王錫爵大 學士

沈自邠 館試第一名

顧紹芳 館試第二名

楊起元 館試第三名

教文碩 館試第四名

楊德政 館試第五名

萬象春 館試第六名

張鼎思 館試第七名

馮琦 館試第九名

費尚伊 館試第十名

陸可教 館試十一名

馬象乾 館試十三名

史繼辰 館試十六名

李植 館試十七名

張春榮 館試十九名

高尚志 館試二十名

馮夢禎 館試廿一名

汪言臣 館試廿二名

張文熙 館試廿三名

余繼登 館試廿四名

曹一鵬 館試廿五名

王國 館試廿六名

增定皇明館錄

三十六

同前

同前

王河春水

聖駕

詞林同日轉官察者六人紀盛

晴雲早朝

聞兩廣捷音

咏秋聲

上林春雨

九月朔禮官進祀冊有述二首

星極門宣捷

亮階屈輕

新水

早

送李使冊封親藩

七日讀淵明詩

長至閣中謁拜先師有述

七言排律

元夕觀燈侍宴二十韻

歸至北京

都門曉望

玉堂對雪

駕幸太學

吳亮 館試廿八名

姚岳祥 館試十八名

沈一貫 少 學士

沈一貫 少 學士

黃洪憲 春坊庶子

黃洪憲 春坊庶子

于慎行 宗伯學士

劉虞慶 官詹學士

李廷機 榜眼編修

李廷機 榜眼編修

鄒德溥 翰林編修

蕭良有 翰林修撰

葉向高 翰林編修

袁宗道 翰林編修

蕭雲舉 翰林檢討

劉元震 國子祭酒

王肯堂 庶吉士

焦竑 狀元脩撰

胡廣文 穆公

解縉 翰林學士

李東陽 文正公

錢福 狀元脩撰

吳寬 狀元脩撰

戲賦後七夕	朱希周狀元脩撰
萬壽無疆	申時行大學士
七言絕句	
開篇	解縉翰林學士
午日	解縉翰林學士
題梧桐折枝翎毛圖	劉基太史公
題畫紅梅	劉基太史公
題扇面荷花	曹鼎文文公
長門怨	岳正文肅公
浣紗女二首	李廷相探花編修
題湖山烟雨圖	施槃狀元脩撰
題小畫	徐有貞大學士
春興	倪謙文儒公
白鹿仙人圖	倪謙文儒公
蓮池坐釣	朱善翰林學士
題明星行樂圖	倪岳文儒公
題水殿納涼圖	詹同尚書學士
回朝即事	陸鈺榜眼編修
元夕午門觀燈應制三首	金鈞攷大學士
端午早朝賜扇	胡儼大司成
詔直內閣即事	胡儼大司成
戲馬臺	方孝孺侍讀學士
瀟湘雨意圖	楊士奇大學士
題貴妃春醉圖	楊士奇大學士

蘇門秋夕	曾榮宮學士
山水	梁潛大學士
題胡人婦獵圖	王英尚書學士
踏雪尋芳	王英尚書學士
題徽宗草蟲	練子寧榜眼編修
幽居	程敏政宗伯學士
南陽三顧圖	程敏政宗伯學士
春曉	程楷翰林編修
題畫四景	吳寬文定公
清夜聞笛	李時勉大司成
題仙源圖	顧鼎臣文康公
遊仙圖	顧鼎臣文康公
十六日湖塘上觀月	王鏊少傅學士
題綠楊雙燕圖	王鏊少傅學士
題張長歸山圖	朱希周恭靖公
題王臺	朱希周恭靖公
同前	陸深宮詹學士
墨桃花	錢福狀元修撰
詠菊三首	靳貴文儒公
書馬	毛澄文簡公
清明前一日作	商輅文毅公
小遊仙	謝鐸文肅公
高宗所書絹素杜詩	章懋文憲公
徽宗畫瓶中桂花	章懋文憲公

劉阮天台圖

退朝

十一月一日

青樓怨

長信宮

月夕

狄仁傑

紀事

春遊曲

登臺

白紵曲

秋日雜興

增定皇明館課

同情

諸將入朝二首

對雪二首

宮詞五首

嘲楊花

春暮

駕幸金陵四首

迎鑾曲四首

凱歌二首

對雪

燕京元夕

塞上曲

楊守陳文正公

謝遷文正公

謝遷文正公

王華尚書學士

王華尚書學士

李東陽大學士

李東陽大學士

羅倫狀元修撰

李賢文達公

舒芬翰林修撰

舒芬翰林修撰

趙貞吉大學士

趙貞吉大學士

康海狀元修撰

康海狀元修撰

王維禎大學士

高拱大學士

高拱大學士

楊廷和人學士

楊慎狀元修撰

殷士儋少保學士

夏言大學士

王廷陳翰林修撰

袁煒大學士

袁煒大學士

明妃曲

從軍行二首

西城宮詞

晚春

燕

寒夜

賞菊

五夜觀燈二首

皇太子生肆赦一首

燕京上元歌四首

金陵歌二首

恭和聖製魚入舟

增定皇明館課

退朝喜雪

胡騎出獵圖

歐陽子聽秋聲圖

芙蓉

喜雪

雨霖聞蟬

聞鳩二首

雨霖聞蟬二首

歌頌古歌

金碧山水圖歌

漁樵問答歌

翰林賞蓮歌

董份宗伯學士

徐階文貞公

張居正太師學士

呂調陽大學士

陸樹聲宗伯學士

王希烈官詹學士

張四維大學士

沈一貫少宰學士

王錫爵太子太傅

申時行少師大學士

王家屏大學士

程敏政宗伯學士

程敏政宗伯學士

李東陽大學士

李東陽大學士

謝遷大學士

謝遷大學士

文徵明翰林待詔

文徵明翰林待詔

沈一貫少宰學士

劉基太師文成公

康海狀元修撰

王維禎國子祭酒

王維禎國子祭酒

王維禎國子祭酒

卷之十四

觀禮述所貢師	丁歌布序	楊慎
龍舟泛太液歌	張居正	上柱
少年行	申時行	左柱
觀太學石鼓歌	王家屏	大學
北虛嗣封	王錫爵	太子太傅
寶劄行	李廷機	國史編修
觀太學石鼓歌	沈一貫	少宰
題唐人畫馬歌	馮琦	翰林侍讀
院中古藤歌	黃洪憲	右無子
日晷歌	舒弘志	探花編修
開槽河通志	鄒德溥	國史編修
附錄		
各省名臣奏疏類		
陳言邊疏	王守仁	文成公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王守仁	文成公
上孝宗二病三害六漸疏	李夢陽	學士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都御史
請誅賊臣疏	楊繼盛	司寇
諫馬市疏	楊繼盛	忠愍公
扶植國本疏	林俊	刑部尚書
總論天下郡縣疏	楊博	吏部尚書

卷之十五

申防吏治疏	楊鶴	太子太傅
議處邊務疏	楊鶴	太子太傅
甄敘勳臣疏	王一鶚	大司馬
弭災異疏	王一鶚	太子少保
議處教職疏	沈鯉	太子少保
停減買辦疏	宋纁	大司馬
裁定鹽法事宜疏	宋纁	戶部尚書
緩戰地方疏	宋纁	大司馬
疏通錢法疏	石星	兵部尚書
職掌事宜疏	石星	工部尚書
正風俗疏	吳時來	左都御史
乞賜採納疏	吳時來	御史中丞
劾元輔不奔喪疏	鄒元標	天官尚書
論江陵不守制疏	吳中行	國子司成
斥輔臣回籍守制疏	趙用賢	禮部侍郎
奏賜元宰終喪疏	沈思孝	司寇尚書
嚴加脩省疏	鄒元標	給事中
廣開言路疏	沈思孝	司寇尚書
請立東宮疏	劉復初	司寇
乞召韓直諸臣疏	陳與郊	都給事中
乞遵祖制題名疏	陳與郊	都給事中
乞停止助工之議疏	陳與郊	都給事中
請潞王之國疏	陳與郊	都給事中

注意迂賢敬舉所知疏

安戢民艱疏

懇乞歸養疏

議飭吏治疏

廣卹典疏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疏議

乞停取帑銀疏

慎選舉重名實疏

弭災異疏

議處兵食疏

處置遊左疏

整肅風憲疏

定皇明館錄目錄

廣採納疏

綜核吏治疏

採納弭變疏

矜宥言官疏

議發賑疏

破虜疏

飭吏治詮考疏

陳與郊 都給事中

陳與郊 都給事中

陳與郊 都給事中

楊廷相 給事中

王治都 給事中

萬象春 禮科都給事中

姚德重 給事中

孫瑋 給事中

王三餘 給事中

邵庶 給事中

張希皋 給事中

許弘綱 給事中

杜縻 給事中

徐桓 給事中

楊紹程 給事中

徐元 給事中

張天德 給事中

馬從謙 給事中

程達 給事中

增定國朝館錄經世宏辭卷之一

太原 王錫爵 元叔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恭訂

詔類

高皇帝諭中原詔 宋廉弘文館學士

自古帝王臨天下中華各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華

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此狄入主中國四海

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遠人志士尚有冠履倒

置之者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

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兄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子

父子君臣之倫潰亂其矣夫以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

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

哉又加以宰臣擅權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

中國之民或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

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豈

不信然

朕意天運循環中原氣盛當必有聖人者出電掃胡塵恢復中

夏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嘗有治世安民者徒使

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

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假元號以廢

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實生民之巨害非華夏

之真主也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

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河皆入

朕之版圖

補 18-175

版圖。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兵稍精。食稍足。視此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

朕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孽。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民人勿避。

朕號令嚴肅。然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置干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增定皇明倫彙編 卷之一 詔類

冊類

成祖文皇帝立台冊 永樂元年

解縉翰林學士

余文靖奉天承

運

皇帝制曰。粵稽古典。內治實先。媽汭嬪虞。塗山翼夏。姬周之盛。本自姜任。厚德承天。彝倫攸敘。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龍飛啟運。身致太平。亦惟我

皇妣孝慈高皇后。坤元合德。克相肇基。日月光華。照臨下土。化

成俗美。淑慶方亨。麟趾關雎。壹儀猶在。咨爾徐氏。中山武寧王

徐達之女為

朕正妃。內助藩國。二十餘年

增定皇明倫彙編 卷之一 冊類

五

朕恭行天計。無內顧之憂。齊

朕艱難。同勤開國。今寰宇肅清。

朕登大寶。允賴相成。宜正位號。今特命使奉金冊金寶。王爾為

皇后。以奉

神靈之統。母儀天下。表正六宮。爾尚遠法。先猷近尊。

望訓夙夜。敬戒永保。貞吉耿光。萬年於戲。敬之。

原缺第四、五葉

諭防秋邊將題書

董份翰林學士

朕憫元元之衆困于蹂躪無罪無辜而罹此大殘故令爾將士

荷堅執銳成苦寒之地。久屯不解。

朕甚憐之。朕躬自減御諸可以佐邊急者。一無所吝。爾將士

朕心去秋虜酋東擾剽鎮西入離石爾等塞旗斬將之

效未聞奔北之音數至廷有司請重賞諸選要不前者於理

朕以積弱陵夷備禦之策未講恩信未孚而遽棄之不忍故後

失律之間而先逐捕之賞期曠然與之更始今

朕与惟幄之士。籌畫攘御之指。纖悉靡遺。行已授爾将士。爾将

士其尚時興發精簡練壹壹制成筭奮威鼓勇勦絕乳略卽有

卷之十 雜書類

不成尚深計遠慮并力救援或登岸守障以自完保俾慮并無

營男女牛羊無所失。須大創虜。氣絕其觀心。今方秋高。虜即不

來詎知無他志。爾等其勿懈。爾等有能振國家之急。揚威漢北。

即分班析業！

張○義○新○焉○若○來○不○能○至○不○能○守○夫○不○能○追○與○無○將○士○同○大○非○

臣義不當如是也。

夫必照齊國等其母每

李維禎 翰林國史編修

朕惟國家設立邊鎮屯以重兵統以宿將分據要害蓋欲

外以遏佚虜衝內以屏翰王室上以擁衛陵寢下以保安生靈

也自宗廟以來因時加警要在預防是以窺伺潛消邊鄙不變

蓋亦將士之力重有賴焉昨者疆圉弗戒致使虜得入我郊甸

蕩我城邑。戕我黔黎。朕甚慟之。亦以因循日久。玩愒目前。姑罪

其尤未加大罰所以開使過之路作思奮之心也夫自古禦虜

者皆拒之境外勿使近邊是以內地宴然乃為萬全之策今元

遷之守返廼內地則我之險不惟與虜共之而虜且得乘之矣

是以虜一舉足即在我腹心可不慎歟今朕廣集廷議條約事

空際已頒行。遵守外。自今秋高馬肥霜凝子勁。正虜將候月之。

時特申飭爾將士爾其精選士馬修明軍政時巡堡戍相度機

皇明館課
卷之一 聖書類

間出於邊城之外振揚威武虜知我有備陰弭異志不

敗竊窺計之上也倘其匪茹尚恣野心便當慎固城守分屯險

相機動撫母致猖狂其信地所分雖各有疆域亦空互相應

援以為聲勢毋徒彼此觀望致失事機至若中國人民有在昔

所賦隨房中為其驅使者尚得脫身歸正潔袞來降空慰恤之使

理。若能陰得虜情。就中起事。斬馘獻俘者。又宜特議封賞。

其他債務並從便宜。朕不中制。更以暇時。講畫屯營之法。申明

圖練之方以為長久之計夫國家歲運邊儲以數百萬計蓋以

緜絮繡布皆農夫紅女之所供惟求外安內宣共尊中國而已

食其力者可不念歟。爾諸將士尚其矢乃心力共圖大勲朕不

愛高將重賞以策非常其有怠玩不恭仍因故轍者申論如去

不貸惟汝欽哉

總督劉遵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誥

朱國祚狀元國史修撰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營四方以告成至膺多祉懷萬里

而錫命宜各崇階武備因文事交脩內治與外威兼懋特授擬

承之秩用爾顯允之猷次爾總督劉遵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其德操直亮才畧恢弘脫跡一同匪英一署入跡卿

寺出踐泉瀋歷暢茂猷存膺隆寄建旌開府保釐著績於郊圻

移節鎮邊甸宣揚威於沙漠召副樞筦導祖効籌馳代浙符抱

鼓帖席頃以邊陲之事後遷鎖鑰之司恭茲露簡犯我遼徼乃

奮忠悃妙勝笑於帷中乃揚武威俘虜於天下伏氣永戢國

武丕彰膚功式勒於太常上捷已宣於清廟茲特晉爾太子少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保錫之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謨於矢德去病挈

總督劉遵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誥

王萱翰林編修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安撫之大計藉文武之兼資矧劉

遵為東寧藩籬而總督乃止門鎖鑰肅言鴻伐宜荷綸褒爾總

督劉遵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才具閑深猷為敏

練足當盤錯而出之以沉幾志不遜勳勳而應之以閒暇綢

綢仕路久紫綸濟之名鎮撫浙疆不頌救宣之績爰晉位司馬

秉鉞前遊爾乃益展壯猷恢弘經畧設奇制勝一戰而倒戈折

敵獻俘再戰而奏凱遂乘輿來之膽用清紫塞之塵我武奮揚

朕心嘉悅茲特加爾太子少保錫之誥命於戲周王順治寔寶

方叔之猷漢帝中興全休營陽之算爾尚追茲前軌作我長城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斯不負乎春知庶有辭於永世欽哉

奏類

急皇儲奏

李東陽太師文正公

臣等備員輔導。以任三孤。或謂。顧命。或荷簡推。原官竊祿。積有歲時。徒抱朴忠。略無寸補。深慮過計。竊食靡寧。近日以來。陛下洞啓聖心。勵精新政。大奸已去。弊漸消。孝理方隆。恩誕布。天下之人。欣欣相告。皆以為太平之治。可指日而致也。但事有關於國家社稷。至重至大者。臣等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是緘默容身。因循誤國。生無以報。陛下知人之鑒。或無以見。先帝在天之靈。所謂顧命者。為虛名。而輔導者。皆餘事也。臣等竊惟天下者。

卷之一奏類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高皇帝。帝。橫風冰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進 聖祖御筆奏

申時行柱國大學士

恭進

聖祖御筆。以簡清覽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聖神首出。文武兼資。親平功業。光被於寰區。與乎

文章昭垂於簡策。其在寶訓寶錄。及

御制之在禁者。臣等皆得誦而仰觀之。至於

御書妙墨。則未之觀也。近該臣等檢閱書籍。伏見

太祖御筆。尚有草藏閣中。凡為御批勅諭。及詩文。共七十六

道。或片楮短劄。或累牘長篇。珠書墨寶。真體草體。燦然備具。蓋

自國朝至今。二百餘載。而奎章宸翰。宛然若新。其

聖祖之所憑依。以為鎮世傳家之寶。神物之所呵護。以為書林

冊府之光者哉。伏望

卷之二奏類

十一

皇上於言語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於點畫形聲之外。法

聖祖之憂勤。謹跋數語。具題以

聞奉

聖旨。聖祖御筆。留覽遠者。查取累朝寶訓。及寶錄稿。進來看

此二奏出自內閣。不與部院臺省並存。故冠諸篇首

大庖西上封事

解 籍翰林學士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
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
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于是失
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
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
有諸魏微于唐太宗者為其餘前後諫章以示起居即諸遂良
雖未必然惜今有之亦是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大
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
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
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
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
時也

卷之一疏類

十二

正時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群盜救生民于塗炭命
將出師皆受成莫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
龍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通
色不為游畋既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加不暗不聞
之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
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
以待萬物善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
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于無
刑也寧失于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
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妄之法無一日無過
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德兆之眾果無一賢如古

而人皆不才者哉 陛下守教臣云民不足而奈何以死

臣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
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天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
世復及其昆弟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
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懷有無乃之嘆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
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失于
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
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
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

卷之一疏類

十三

學孤識陋雖集一時苑園寒士抄集纖無畧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
隨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學與下及閭閻瀛海之佳葩根
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而其無益其謬妄勒成一經上
陳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於今又六經缺而禮記出於
漢儒秦駁尤甚宜及時刪改自御經筵訪求耆老之儒大備百
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祖敬宗神農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文王周公之遺教傳其子于大
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
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
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鯨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
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脩七廟之

訓木天不宜為延宴之所文淵未倫夫館閣之修太常非俗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也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巧易制寺閣專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戰性皆為吉士虎王千乘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格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業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既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誣斷所謂喻迦之說禁所為符式之科絕通不意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職頒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惟傳不修母公逮繫大臣有過惡常誅不宜加厚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然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且且不經東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一疏類

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兼勝則股肱情而萬事皆隨人君以不察為明帝德固德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惟德于畏天畏神鬼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孜孜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部告之勤鈞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千敬則心即天除不必費而受無咎之福矣必勞而享無為之治与天地

今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居人言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因多為助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刻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家言未聞舉善但日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終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

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常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我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一疏類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才宜踴躍超而或布于列省驟歷清華推埋器擇之失聞其下愚之輩朝搢刀鋸暮擁冠裳左秉篋篋右縮組符劄履之賤衣紵繻我負販之傭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語鬬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于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賢尚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忠良也古者無邪

假組織成文異以將來取譽惟
陛下幸垂鑒焉

中興正本疏

李賢大學士

臣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有司之利
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干
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
之忠私竊過慮以為
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
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
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自有十焉一曰
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
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
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
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通也皆切于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機之暇時賜省
覽于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
當端本正始之日適秉執有為之時求其所謂要道先務今日
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
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
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
氣修政事以懷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敦大臣以資治道特皆
陛下之餘事耳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祖宗以慰生靈延
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踪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寒暑夫言一逆耳者惟

聖人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賢難于君謂之
 恭陳善辭邪謂之敵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先謂正心誠意
 之說上所厭聞素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
 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
 陛下即位以來雖疎遠之臣芻蕘之賤皆得效忠况臣職居
 署目近清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雖然不言者臣之罪
 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何者
 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
 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帝心者或無
 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
 陛下不以臣卑鄙假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
 出于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
 謹言

不勝惓惓固知忌諱昧死進言

一曰勤聖學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于務學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

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
 心文王之學也訪于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
 所聚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史夜分
 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艾不休或留意典
 墳採為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

進不以風雨而罷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
 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惰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
 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曰
 之祖述務考義理之與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
 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
 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
 好學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 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
 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
 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
 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誥之諫居
 寢有贊御之箴魯廟有款器而存持滿之戒我朝有金人而
 鐵口之銘無違一篇列于講閣前代遺迹富為鑑圖書洪範之
 語于座屏書孟子之言于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
 聖明鑒戒

三曰戒嗜慾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蓋之
 戒辭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皋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
 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正不阿通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故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往事之明鑑操古
 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自必在退朝
 之際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特萌如此則意
 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于古之
 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蓋之
 戒辭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皋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
 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正不阿通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故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往事之明鑑操古
 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自必在退朝
 之際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特萌如此則意
 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于古之
 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六四崇節儉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先

如茨不剪土階三尺禹絕旨酒非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
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此維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
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臣竊思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奏而止嘗曰欲盛
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思之不取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思
飭而不索恐自此多傷以命見官人首飾珠璣遮目不觀惡其
奢華器用止于漆素金淵止于黃施漢唐末各有天下數百年
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石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
敢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況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
寺諸司諸色買辦倍于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

卷之一疏題

十四

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
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必多乎務用省減以蘇民力則天下幸
甚

七曰畏天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為人

君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也
飛雄鳴于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
東片等減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死仁宗雷雨為沴而引咎格天
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
享長之福以成中興之功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震災孽
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章可謂至矣當時若能廢黜奸邪
用忠良克已自新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

至是以不多于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頃人君修省
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況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
速伏願
陛下脩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
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庶幾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
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
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
縷縷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勉責近 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干國家者不為
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濟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
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奸邪委
政廟堂或以一身杆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冥鴻之志千載之
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決一時不旋踵而遭
大慘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
守 祖宗之法絕外人之交蓋欲以覆轍為戒也猶望
陛下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群臣之時少親左右責近之時多若能
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于前人興
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
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金
名于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 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唐
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
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

此以見
宋元
風大壞

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于清談虛曠故達而士
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
日多也惟宋之士少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
之耳觀太宗成敗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類古湧如
泉士風安得不誠矣乎真宗疾并執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
馳驚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熙寧家士不与孤寒并
進錄廉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乎尚清廉也此宋之賢
君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
有士君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于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
然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特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

明倫彙編
卷之一疏類

廿六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論結民
心之向
背係天
命之去
留

十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
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
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
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而止者率
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
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
失所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
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
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

心之道也
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博沙言其難散故也五伯

之民如以水博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之心發矜憫惻
怛之念于 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于八荒之表孟子曰
德之流行遠于置郵而傳命蓋
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
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
陛下之心不如三代之民以膠博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奸宄之
變必不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于永久雖歷億萬年斯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明倫彙編
卷之一疏類

廿七

講學親政疏

王整柱周少傳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于上下間隔所以為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即位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竊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廈細旃之上侍以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而後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終日終時敏道積于厥躬者此也陛下時與朝聖政勤矣臣愚竊過憂堂陛太懸絕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于前總攬乾綱不治微細接引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

定聖明儲謀

卷之一疏類

廿八

訓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心日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上下周旋于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于今日矣聞古人雅在誠實義不忘君故敢輕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陛下少留意焉

論經筵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奉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然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五日之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風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

定聖明儲謀

廿一

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重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後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服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皇極門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焉非缺也革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塞義夏元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深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

議內朝
是者用
文章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繁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獨除近世壅隔之弊厚成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用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劉定之探花大舉士

上皇至于漢外。委以與虜刺者也。至于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
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
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于虐馘。而不侵梓宮。韋后因其
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
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
矣。雖非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

十一

此論戰
神心用
刀斧引
探和二
吳事最
當

之手。臣愚無知曉。敗條陳所見以俟。采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
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
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敗
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營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
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
陣最高。敵至得互相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
走蕩突。必資刀斧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軍。執
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
人胸。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于大鎗之遲緩
趑趄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禦虜之入。又不
能遏虜之出。名為閑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
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實弱。亭障缺敗。蹊隧踈陋。非朝夕之責。

金剛經疏 卷之五 五

三

異政昨者或衝破閑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
乘人之兵聚集之際遷徙其家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
媾更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中國之兵部位相
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况
人省金帛之給或凍餒之勞臣嘗于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監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聲。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

力皆變而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恆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于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以守令之刻削于民。猶將帥之刻削于兵也。今宜于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朝覲之所。彈劾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賍私者。必逮及舉主。夫恩不加于貪吏。則貪者實矣。罰不貸于舉主。則主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之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于將門乎。販鬻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于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于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于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兵非賞罰無以將其將。將非賞罰。遺石亨等將兵禦虜。未聞其堆陷。賸迎回轡。輒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幸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

卷之一疏類 廿四

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勦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所勸。法行貴近。而人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入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吏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于雍熙也。凡此皆其見于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致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先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于學矣。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

卷之一疏類 廿五

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勦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所勸。法行貴近。而人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入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吏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于雍熙也。凡此皆其見于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致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先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于學矣。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

講學聽政疏
子曰我非堯

楊守陳文懿公集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無所觀之。則
千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
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彊張永業之忠。又知有仇
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
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
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
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于誤食而
嘔。歲冥行而顛蹶者。少矣。伏惟

定皇明館課
卷之一
疏類

六

可雪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于冒天威不勝戰惧。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方和公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臣于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族國之君尚能克舜之道。况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

謂陳之而

政則資之陛下也擇也馬也夫也堯也舜也之也道也一也也也書也曰也人也心也惟也危也道也八也惟也微也惟也精也惟也

先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又曰詢

千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

之網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

而天下治也今

馬五木 朝河臣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珎玩奇寶放遠

第一奏
也
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良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君此不

卷之一 疏類

世

惟可爲堯舜之君。故天下皆忻忻踴躍。首企之以望唐虞之

治備重之愚猶有過慮蓋草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

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浚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

而後失者巨普悉宮僚伏觀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

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脩極帝王之全道

此發現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卡
下
得于內者未若堯舜之溪也今

陛下明詩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義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

可謂犬小宮遠至之才貌可由世之限期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

至于諸司之條列詳吏之青瑛可由見之宮中之所

德言者。惟為富之。吾而已。至于千官百職之。王倫六軍萬姓之。

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弊臣心

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克辭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

之方植而易摧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

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

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

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嫚而廢之豈

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克辭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

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

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

更加詳詰講官或內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論

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吉帝王之道與夫理欲

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

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為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

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

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于文華殿

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一遇經書
題奏或有奇字與言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必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寬而心清或欲
而理明當夫萬民開眼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
心長而理心微和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
一念之前一事之作場然雖省必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

而觀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

則陛下之得于內者深矣克辭而出治之太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殿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

侍其御史即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

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畧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

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

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

駁正必得至當始一之論

陛下更常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

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奉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

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

以對言有忠諫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諛佞諛諛者則斥逐之愚

恣狂直者則容恕之舉動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

于目前視听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于外者博矣克辭而致治之網舉矣若謂精一執中
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
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
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
立其本而未能茂不舉其綱而日能張者哉臣恐積年之弊未

此講學
勤攻之
効

陛下雖負堯舜之資而群臣莫陳堯舜之道徒襲近世弊政而

學問條課 卷之一 疏類

題為急大本以圖治安以盡修省事

臣等聞之主聖則臣直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嘗情格而不

通天下之事日趨於弊臣等敢無一言是終為容悅而上無以

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罪可辭哉仰惟

陛下天錫勇智神授英明自居恭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

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

賴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發其罪狀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剷除兇穢復

系朝之舊章帝尊榮之燕喜息煩屏苛與民更始賢任能庶

政一新天下莫不歡欣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

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

夜跋足延頸以望天下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

聖明館課卷之一疏類 四十一

陛下又嘗采納廷議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安脅從蠲賦寬租

以蘇凋瘵察察之令相尋賤貨之使迭出廟堂之上算無遺

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即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里

之地疆戶潰散殺人如麻大村巨落蕩為灰燼賊我將吏攻

陷我城池不知其幾事勢至此亦云極矣况比歲乾象失常坤

輿弗靖上天之示譴不一四方之告變無時臣等觸目生嗟絰

心抱痛殆非一日近該禮部題奉

欽依文武百官同加修省并稽之餘感愧交集展轉思之無以

為計竊惟朝廷四方之極君有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建白

小舉而大遺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

之由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于三代而使王下之人亦首感頌懷德積憤知漢唐之季

以有餘罪矣謹憮今日之政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為

陛下陳之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政之恒規

也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豈非欲弘委任責成

之道以成端拱無為之化乎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子

之於父母一日不見則思數日不見則憂憂臣百司願時一觀

聖顏一聞天語久而不待則進退惶惑依俟無依憂思鬱結

漸以解弛且遠近之民家疑

陛下不復念其窮苦而日興怨怒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惡肆猖獗不可聞于外夷不可訓于後

世伏願繼自今時時親朝令諸司照舊奏事日以為常

黼座僅臨于數亥綸音不越手數言未足為勞而可以收權

聖明館課卷之一疏類 四十二

綱大憲散示百官之承式四萬方之視聽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方者天子退朝深居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竊聞

龍輿常幸豹房駐宿累日豹房不知為何所似非

天子所居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豈非

念安不忘危之戒而為思患預防之術乎願此乃將帥之事兼

非宮禁所宜密通廟社恐無以受神之靈况今前星未耀

震位猶虛而乃疲力于擊射之餘耗神于馳逐之下且千金之

子坐不重堂壯歲乏嗣則其心為之惕然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以羣臣之所以因

夜而不能安也伏願繼自今高拱穆清深居禁密戒嬉遊無廢

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混雜不經之所以消意外之慮自然血

氣循軌精神內固上帝享放聖之祥後宮衍多男之慶

此以明

國本有託人心以安 宗祧至 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

陛下嗣位之始時常舉行近歲講期甫臨輒開報館勸講之官
始為虛設書曰學於古訓乃有復且一心之微攻之者眾不在
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書理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
伏望繼自今祇循舊典特御經筵非盛暑隆寒不可輒罷仍
行日講故事就近儒臣講論經史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則聰
明有所開發治道日明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
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易曰正其本萬事
理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陛下俯垂聽納見之施行由是修聖政以享天下之屯廣聖嗣
以定天下之志弘聖學以成天下之務大本既立庶政末節各
有司存自當隨事修舉以圖報稱則天意可回民上遂寇盜

卷之一 疏類 四

開陳明
之意見
平詞美

祖宗之洪休下子孫之大統近以慰臣庶之憂疑遠以答
神爽之觀向實宗社萬億年靈長之福也臣等時竊高任勢
共安危受國厚恩義關休戚當四方多事之際不能展一籌
以紓患害茲奉
明旨修省若又不能極陳除本之論以贊維新之化依阿譛認
苟度歲年縱能免禍逆之升于一時豈能免誤國之罪于他日
乎臣等忠憤填臆不知所自謹 天威罪當萬死緣係急大
本以圖治安以盡修省事理謹題請

陳言治道文務疏 章繼文德公尚書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
而建元必殊徽號蓋於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
知所向望也洪惟 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
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皆即為治之大效而言其
規模固已宏遠矣今
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為治之大
本以寓繼述之深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
弘也哉臣有以知陛下真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可以
四三五六五帝而爭先於列聖矣然以正德為名當求正德
之實必如唐劉蕡言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正
以正德必如董仲舒言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謂之
正德苟德有未正小人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臣以
非才待罪曾監而才疏學淺不能久事
陛下無以補報大恩茲已具疏乞骸骨而大馬之誠
耿耿不寐自思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為五事
效野人愚言食芹之獻以為新政涓埃之助伏惟
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
幸也為世開生具本奏聞
一曰勤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以正心為要若堯舜禹湯
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
心術以為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
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格非心而薰陶成性故其聖德隆茂
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如漢唐宋之英君諒辟亦

四十五

論其學有未至故其治不...

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

陛下出震繼維始登大位...

卷之一 疏類

四

而事皆可法其...

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

太祖開創之功比跡湯武...

役而止貢獻放寬天而出宮人...

之可法者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

聖祖之皇明實訓洪武聖政諸書...

三曰謹大婚臣聞...

四曰傳議臣聞...

惟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

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

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

論類
之法精

為萬世子孫之計。乞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處事
宜必由德。遂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
禋以成嘉命。照依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太皇太后宮
中。使之觀法。壹儀。俾師傅保姆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
之節。陳圖史之成。凡飲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
納於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雉。鵲巢之德。若
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設帷於內。成以六禮。
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之不顯。休命則遵行
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里法
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與。是乎。臣老且耄。不達時宜。而造謗受
君之念。夙夜不。為死冒進狂言。惟

四八
明留意天下幸甚

四曰重詔令。臣。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令。而詔令所
以行天下者。由其信。必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安。而持
以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教天下之下。莫不聳聽而服。服書
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
陛下登極之初。頒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
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局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
官。又謂監糧為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
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地上。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
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
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為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誦
聖德。以為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已某月矣。而冗員之裁。裁

取回者。庶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壅不
行。而詔所載。盡為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
論。而號令不信之章。則
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
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
其罪當何如。邪。臣。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疑勿以臣
室而寬。假勿以嬖。而姑息從容。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
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
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論類
不信

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警動
其心。使之憂勤。乃。成。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
成王之風雷。與寧王。之虐。莫非天心仁愛之所。故堯舜
皆能變災為利。所以其能致。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
倫書所載。我太祖皇帝開基之初。遭元旱而
聖諭以為。欲彌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故減膳素食。宮
中皆然。而免民之口租。既嘗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藁席。晝膳
於日夜臥於地。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
貴。宜加朕躬。毋為民災。其罪已修。德若是故。能開創大業。事致
隆平。而垂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
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求言圖治。孜孜不倦。固宜其治。效益
隆。而休徵畢至。奈何即位以來。星文示變。霖雨為災。天鳴於
土地震於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生靈嗷嗷。有識凜凜。深
懷不測之虞。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補 18-197

陳時
其對
病之
也如
用何

皇上厲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即有違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百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急財已匱而侈奢之無節若此類皆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

陛下遠師帝王近法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左右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彌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于天意者悉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幾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之正德不亦大矣惟

明倫彙編
卷之一
類
聖明留意焉天

平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內書學士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汪景鍾等為啓
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連郎中韓定持小摺帖到于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範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賞詠。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燈等項面帖詩譜題目仍令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郵襲之詞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陛下所為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秋田租絕下。停不急之務與民息有久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為

明倫彙編
卷之一
類
聖明留意焉天

平

陛下應天心求

祖德而所以。世。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構

國家舊制也。一開大臣之言而遂。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開廷臣之疏而隨。頃因災異勸諭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有也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為則烟火之事臣等又安知

陛下之不樂于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

志不可使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臣伏觀。南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

玩女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為樂哉況今兩廣弗靜四川

扶植綱常疏

班 倫元修疏

臣聞 朝廷接揚揚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疎
願承天問賜對大廷恨蒙
聖恩親置首選當自感勵思所慎過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
政失綱綱紀廢弛官吏貪黷生靈塗炭苦風俗弊壞士氣敗靡兵
戈擾攘饑饉在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伏其情實探其根源為
萬言書獻於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報 陛下之恩願筮仕未久諸練未深
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乘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
行臣之所欲言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
心雖懷憂口不敢言
也近者李賢上言時
明廷下起復之
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所係天下所
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誠懇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
其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敢陳由此一事臣
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
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所嫌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
先王之制時政有失庶人上言猶得以執諫况臣備員近侍
思深重法持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悃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倦倦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
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臣下之言良可為 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

卷之一疏類

五十四

臣聞 朝廷接揚揚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疎
願承天問賜對大廷恨蒙
聖恩親置首選當自感勵思所慎過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
政失綱綱紀廢弛官吏貪黷生靈塗炭苦風俗弊壞士氣敗靡兵
戈擾攘饑饉在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伏其情實探其根源為
萬言書獻於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報 陛下之恩願筮仕未久諸練未深
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乘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
行臣之所欲言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
心雖懷憂口不敢言
也近者李賢上言時
明廷下起復之
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所係天下所
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誠懇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
其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敢陳由此一事臣
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
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所嫌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
先王之制時政有失庶人上言猶得以執諫况臣備員近侍
思深重法持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悃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倦倦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
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臣下之言良可為 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

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倫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 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
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
父母之喪必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
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
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代之故事金華之舉無避禮與孔子曰
魯公伯禽有為而史筆書之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金華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 國家大
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
孔子之言不合也

陛下策臣之書以合也故事大臣當起復歟
臣等當
先王起復之
臣等當
故事起復當
矣賜之詞曰何必遵
故事以通前代之非但當據理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
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珙之詞曰身在草廬之中國無
門庭之冠雖冒金華之名以私利祿之寔孝宗卒允其辭此二
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
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
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故其臣以孝臣
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援例起復為
丞相王徽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
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
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

卷之一疏類

五十五

臣聞 朝廷接揚揚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疎
願承天問賜對大廷恨蒙
聖恩親置首選當自感勵思所慎過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
政失綱綱紀廢弛官吏貪黷生靈塗炭苦風俗弊壞士氣敗靡兵
戈擾攘饑饉在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伏其情實探其根源為
萬言書獻於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報 陛下之恩願筮仕未久諸練未深
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乘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
行臣之所欲言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
心雖懷憂口不敢言
也近者李賢上言時
明廷下起復之
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所係天下所
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誠懇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
其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敢陳由此一事臣
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
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所嫌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
先王之制時政有失庶人上言猶得以執諫况臣備員近侍
思深重法持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悃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倦倦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
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臣下之言良可為 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

將指以之而傾貽。於當時。適與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臣不教其民。以孝

臣無孝而後。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

陛下以宋之監。使賢盡孝於。親為當世之大臣。

陛下以漢之。處賢為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

任天下。四方多虞。而後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結誓。未為無

一節。代。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為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則可

言。安降溫詔。俾如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

天下之事。知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必欲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

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必欲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

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必欲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

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必欲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

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必欲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

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必欲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

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必欲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

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必欲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

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以自盡。聖策畢陳。舉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

必。道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

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視之。史

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

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

諺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季以來。朝廷以

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

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抑

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

為。其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

天下之大議。

大難。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

其行也。以其。二厚澤足以決天下之民心。和何未見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

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以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

詞。一有命。充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琪者。也。名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陛下河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

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

奪史高之遺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富公竟終制

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預為已地也

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為已地也

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齊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

固歸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

靡然同流致令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

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擢科則匿服以應舉

例在選官則匿服以之任宰天下之

人無父之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陛下河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

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

奪史高之遺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富公竟終制

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預為已地也

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為已地也

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齊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

固歸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

靡然同流致令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

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擢科則匿服以應舉

例在選官則匿服以之任宰天下之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天地間

得稅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臣等愚見而先忘親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收回內臣許令李賢依舊弼故事

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

許終制既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養于

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

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子嗣願為不忠臣綱常由是而正

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

國勢由是而一夫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將無不至不

曰枉生妄議未論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冷

名希求進用則曰迂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季以來類為此語阻

塞言路折挫士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已議出

於今禍貽於後世是以味以為

朝廷下負

陛下下之惟

陛下下之惟

陛下下之惟

陛下下之惟

陛下下之惟

陛下下之惟

陛下下之惟

陛下下之惟

陛下下之惟

陛下下之惟

陛下下之惟

太原 王錫爵 元駁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疏類

用忠言疏

沈一貫 少事儲邸

臣聞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於用而難於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於言而難於用。何則？上有雷霆之威，則下有摧折之慮。自非忠如龍逢、勇如貫育，孰敢以言博死？然則一有所中，若觸其機，戶振其樞，未有不從者矣。寬仁之主，上以誠汗納垢，為心下以批鱗料鬚為志，非特紆青拖紫者後有所建白以無負於明時，雖岩穴之夫、蓬蒿之士，亦莫不揚眉吐氣，束帶結髮，稽首干闕，廷而願進其辭。設然而言者，眾則疏牘日繁，聽者久則

情思日厭。寬大則從義常緩，仁厚則不忍有所拂抑。以日厭之情而應於日繁之牘，以不忍之心而聽天下之言，有所難。有所難，則於關而不用，為嗚呼！忠愚臣之分也。因不以難言而卷舌從事，轉關君之威也。亦何可使有不用之言哉？是臣觀乎往古言之不用，其弊有五：而強復悍拒者，不與焉。上陳五帝三王以為是，即則安于習而不敢變以為非，即又聖人之道也。故優詔答之而寔以為迂遠，不用其策，其弊為弱率循。常式下詔求言，短刻長章，受以飽其辭，為故論說，齟齬以為大謬，笑而置之，其弊為憚。意有所樂愛，有所鍾法家排士持舌而爭之，繩糾而不可解，陽聽其言，陰陷其失，其弊為溺。侃侃而進，其弊為忍。五弊交攻，以常態為悍拒之形，而有其患。今夫江河之所以為天

利者，以其注而不息也。其來混混，其去浩浩，大而流，小而急，驚順流，奔走奮迅，悅懌而各得其性，苟堰而擇之，停閉諸蓄，則大者傷，小者敗，騰湧漂蕩而不可止。世人徒見二門之間，咆哮噴怒，有折騰充翼之勢，則以為停滯者之可以無事，而不知其害不在於一時，而將見於他日。是以古之聖人開導以求諫，虛已而用之，包含其非，而播布其善。若江河之赴大壑，沛乎其莫之禦。故君臣並受其福，而利澤無窮也。英武之君，一或不中，因不免於震動，憤怒而停滯者，亦必至于決潰。則天下之言，要不可不疏通宣洩，以順適其意矣。

陛下有英武之資，寬仁之量，昔在潛邸，犯顏之士，常保而全之。隆登大寶，收顯忠良，樂聞誠讞。此天下所以懼心披肝，感激而思報也。又何懼乎人之不言？言之不用，然而不為疏通宣洩，臣恐不免於決潰也。惟陛下圖之。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二 疏類 二

遵祖制酌時宜以永保治安疏 馮琦

臣聞緣法而治者要在識大體持法而議者要在急先務法以

一天下故先王創法後人循禮雖百世不變者大體也守

祖宗之法而時變而通之擇今可施行者而從事焉先務

也我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即明約束修制度其所為章程

功令至末年而始定繼世而後因故業蒙遺策而莫敢易制為

萬世開業如此此非至善亡弊者哉顧天下承平日久法漸壞

於因循弊漸生於玩愒及今不為申飭則頹靡不振必至於極

重而不可反天下亦且安常習故玩弊巧法而莫之誰何如此

則失所以立法之意矣臣竊以為宜勵精祛弊定畫一之規復

祖宗之舊而勿使弊生其間今上之詔下如懸衡石輕重較然

而天下亦且兢兢奉法不失尺寸則上下無異意此安寧之術

也謹開欵上陳惟 陛下聖神采納焉 一明官守夫明王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載在諸司職掌者可考鏡也如監司職在激揚

糾察取惡則寧折勿缺守令職在撫循守法循理則寧寬勿猛

此祖制也今有司新進多英敏而乏渾厚監司老成多持重而

少風裁甚者下官可否專與上意相左而監司反溫其容屬其

言以釣謙和之譽職事不修名實相紊亡過此者臣以為監司

以守己端潔雅持憲度者為最守令以清心省事安靜不擾者

為最若容容持祿及尚一切武斷者雖有賢聲悉置下考其賢

不肖必以功實為準撫按不以實聞者必罪之蓋賞罰其舉劾

之人則舉劾不敢不公舉劾公則是非定而官守所由辨也一

定律令蓋洪武元年初頒布大明令其六年乃裁定大明律以

示天下其後臣僚所謂一時便宜復著為例例所以濟律所不

而與時宜之者也然律例繁則祈請耗日且滋滋自典

者不能分明而何以佐元元之不逮謂宜簡明習吏事之臣更

定其繁復細加發明律與例不合者並有所取裁而要之以律

為準則官不得以意為法而吏不得以法為奸此治體也再照

祖宗時刑獄並無淹禁歲時者今有司不詳推鞠概從延緩有

罪者不以時伏法而無罪者久繫待獄甚有指實以明之鍛鍊

以周內之即駁再問卒以索獄既成相視唯諾此並屬違制而

不可亟議革者也一議 宗藩宗藩仰食縣官歲優祿而逸之

然國初親王祿米五萬石數歲而裁為萬石或千石蓋遞減之

法也 祖宗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宗人府俱以名聞蓋變通之

意也今嫡長世及支庶遞降名在玉牒者三萬有奇即天下

租稅之半不能贍也謂宜自將軍而下才且賢一體敘用準以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二疏類 四

王親事例不許任京官握兵符其他有虛名而無食祿者盡弛

其禁農工商賈從便為之臣請廣陵豐林之奏或欲開選舉以

為仕進之階或欲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則為宗室者曷嘗不

欲變通哉今誠按而行之則國賦必省而於祖制又不謬也此

計之便者也一飭學政臣嘗讀以碑而見廣厲學官之意當是

時督學諸臣必簡經明行脩孝弟有聞之士不稱則寧他授而

為是官亦多以道自重人莫敢干以私至於今而督學之官少

輕矣虛聲實譽高坐待遷倖賞一開人懷競進故邇來士習頗

稱利缺且督學歲一試諸生與諸生一再見耳教條之外無刻

詞校藝之外無他說何以收其放心而改其故步哉宜簡學行

兼優者為士師表飭躬勵行不為私交 勅內事宜並宜著實舉行不得以虛文應令而又尚貞靜以消

風俗之
良莠

欲正風
俗須從
上入始

天下躁進之心。則士風可正而吏治未必無補也。一曰風俗。祖宗時。居今。各。有。在。等。大。夫。士。民。不。相。好。也。故。任。各。隨。其。秩。無。秩。者。雖。富。無。所。分。特。要。以。列。下。之。等。杜。修。靡。之。源。金。其。食。之。民。無。斗。食。之。儲。而。輸。衣。斗。食。以。苟。旦。夕。之。適。富。人。乘。聖。其。肥。後。絲。更。腐。以。其。富。厚。冠。蓋。交。遊。夫。俗。落。其。野。不。如。而。相。率。而。靡。子。近。時。雖。常。禁。之。而。法。有。行。有。所。不。行。則。人。皆。異。其。不。行。久。之。則。行。者。亦。不。行。矣。謂。空。特。下。一。明。詔。令。士。大。夫。敦。朴。崇。儉。以。為。天下。先。而。民。有。因。循。者。並。違。於。理。而。尤。嚴。於。富。厚。之。家。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則。風。俗。正。而。教。化。可。興。也。此。五。者。非。臣。臆。說。也。不。過。守。祖。宗。之。法。不。失。其。舊。酌。以。時。政。令。可。施。行。而。已。譬。之。於。樂。笙。簧。管。鑄。樂。之。制。也。徐。疾。高。下。音。之。節。也。天。下。未。有。制。不。備。而。可。以。言。樂。亦。未。有。不。察。其。空。而。可。以。稱。備。樂。

卷之二 疏類

五

皆此化理之驗也臣伏見

陛下勵精圖治嘉與天下共臻湯平之路故臣敢布其愚惟

陛下財降

治安要務疏

李廷機國士孫

臣聞哲后不以世平而廢傳業蓋臣不以主聖而忘風規故能保世茲大功垂罔極

陛下銳精求治邇來愈益弘宣仁德惠浸元元宇內歡躍庶幾復見太平之盛然而臣猶有獻說焉者臣誠不以今日之治為

陛下足也陛下自度今日之治於漢文何如哉賈生抗疏文帝時猶止稱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則臣安得而嘿也臣不敢侈為高論又不敢以疑事等試于陛下之前謹擇時所宜效所必者五事試為

陛下敷陳其樂而陛下試聖聽焉其一曰清治源夫天下之本在於民心民心之鑑天下譬則水之鑑物也潭水澄瑩瞭然

可以燭鬚眉一芥投之方圓莫辨矣臣竊見

陛下下女湯新成遊幸所多工樂新煩玩好漸聚獵弋漸勤五者

通人而為心害臣懼其難繼天下也昔者夏禹絕旨於儀狄

晉文遠寵于南威皆在聖子簡賢皆曰後世必有以此三其

國者陛下如欲前因於繁而則剔不屏是五者而澄其心心

澄則睿智日敏化理日新此臣之所以為

陛下願也其二曰勤勞接古之帝王其周知天下之務也猶曰

寵大臣而告諫之無幾其無違辭蓋都俞吁咈見于典謨者可

徵也今陛下臨朝羣臣執事而陳理道不得以時政白也

御經筵羣臣執經而陳理道不得以時政白也

陛下雖天縱英明時聞天下之機務而習理之謂空訪

光朝平臺之儀時御便殿親與大臣裁決章奏諸講讀諫諍之臣以次輪對陛下即有疑得親咨也羣臣即有所建白得親

此一段
論情民
矣也。陛下蓋明習國家事，羣臣蓋務熟于掌故，以待對。如是而不致治於泰隆，則臣不信也。其三曰：惜民財。夫財者百姓之大命也。今天下民財竭矣，上又從而繭絲之，臣竊懼焉。比者因於水旱之家累巨萬，陛下雖憐而寬之，曾不得重蠲而厚賑，

何以爲國不可缺也。然乃舉百萬而委于不可詰之索，何也？夫倖寵而獲得之者，即原不爲。陛下德也。陛下誠裁之於此，以振百姓之急，百姓之德。陛下也。深於骨髓，縮橫溢無名之虛費，可以結民心而固國本。陛下何所爲？且今之輻湊而修貢者，其輸於公府與費於私門者，相半也。

陛下何不一藉之有司，令無得倚貢爲市者？此無異于減稅之半，倘亦可以爲民財計乎？其四曰：端士尚夫。士者所爲，辨次而操天下之柄者也。士習之汚隆，則世運闕焉。比者罷去奔競，格

增定
卷之二
七

天下之尚也。突梯脂韋，容悅之階也。而世見以爲通于務左，繩石規鎮肅之具也。而世見以爲局于方雕龍炙，較巧佞之媒也。而世見以爲諸于用端，靜寡言骨鯁之胎也。而世見以爲謙于才此最天下之隱憂也。今不有以易其尚，待其暴露而後懲之，臣竊以爲後矣。謂宜詔論士者，先定其品，而後程材焉。使天下卑然而嘶，下誠不之辨此，亦端蠲者之明其火也。其五曰：禁奢。靡厲者，富民倚其富，積俗逾魚度，黔庶而羞公卿之饒。孽妾而

此一段
論奢
連接而莫之間，臣甚惑之。昔如令申定經制，廣及宮室器血，飲食之類，一切著之等差，使民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此令民積裕俗淳，一舉而兩利者也。凡臣所爲，爲等干。

陛下者，臣知其不盡遜于陛下之心也。然而臣不敢諱也。今夫彈痊者，非不痛也。飲藥者，非不苦也。然不聞爲痛苦之故，不彈痊飲藥者，以爲不如是則身不活，病不已也。臣欲斬國家萬年之固，故不憚以其苦言進願。

陛下之無以瞑眩土也。

增定
卷之二
八

治安要務疏

鄒德溥 國史編修

臣近觀廟堂獨觀下在宥之道嘉與宇內更始默操切之政
刻煩苛之令渙比周之厚升脩正之上開直言之路獨通負郵
水旱伸枉抑糾循元元而奧昧之和氣翔洽羣生休甯蓋諱者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乃臣愚嘗見當今文時有三流涕六
大息之談魏徵三劄五規條上下嘉祐彼皆達明主居治世猶
然妙計陳忠懷倦不已者誠欲為國家圖治安于無窮也今
主上明聖軼前代而臣芹曝之志不異于數臣故臣亦以治安
要務進臣之所謂治安要務者非高言激論疆
陛下以其所難也蓋皆陛下之所已行特或未以為甚要而
加之意耳其大略有五一日敦節儉二曰尚安靜三曰阜民生
四曰重撫按五曰飭武備臣聞晏子曰十管無當天下不能足

增定皇明倫彙編卷之二疏類

九

以粟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以薪言無節之難為
也今天下賦斂非省也負輓絡繹而歸于縣官者非寡也諸凡
利孔所在可惟可征者非有所未盡也然而不以饒足稱何也
無乃供億稍盛而不曳地之風未聞也營繕稍繁而將作之
費不為止也玩好稍靡而採買之貨不為計也近習少侵而蜀
濫乾沒之弊不得而絕也此其大者也其細類是者難徧以疏
舉則晏子所謂無當之管而操寸煙焉者也臣聞天下財賦二
分之一以奉乘輿六宮而其二乃以為百吏諸軍廩食與餉
邊之費維九重尊富王食自難減損然誠于其間稍加撙節
歲可省金錢數十萬夫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十金也
朝廷之數十萬民間之數百萬也用既有餘則財為無用不過
數年以後臣竊以為則開市山澤諸稅稍苛碎者皆可弛以予

不盡之利以為有事之需獨租之詔賑貸之令可以歲歲

而下國足而民亦足計無便於此者臣故曰敦節儉也昔唐文
皇帝建屋楸治道謂營構既成乃數改易苟易一棟正一瓦
發動搖必有所損故為國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
也臣見往者政令多急天下之吏望風而趨之以醇厚為法以
捷給為賢以老成持重為無能以見事風生為治辦故郡多鈞
鉅之習邑無烏桀之理即如夫田一事有司承風旨畏鵠鵠
持弓尺驅齊民以飽胥吏胥吏與富室為姦利而剋急之夫
以抗畝加賦為功盡取斥鹵不食之地而賦之蓋天下雖然勞
費而不均有加焉至于今欲復其舊而以為難臣以是知天下
事不可輕動如此類也請自今一意與民休息第去其泰甚不
得干可已之處有所紛更則天下享清淨寧一之福矣臣故曰

增定皇明倫彙編卷之二疏類

十

治安要務也今天下民力盡矣田野間間之問大都十室九空無
終歲儲積一遇水旱弱者溝壑強者行劫語曰富民易與為善
貧民易與為非甚可慮也夫調兌之惠細民不沾賑貸之恩所
濟有限贖緩積穀取其虛文而已臣以為當責成循吏極意撫
綏多方休養凡一毫有擾于民者悉在必革一毫有便于民者
悉在必為如藥病者服餌調攝無所不至而後元氣可以馴復
民有樂生之心乃有所愛惜顧忌而不忍自在于賦盜即四方
有警而根本不搖臣故曰阜民生也夫撫按之臣
天子所使出而彈壓羣吏者也撫按之舉刺實操羣吏黜陟之
權故羣吏之偵撫按之趣舍喜怒而竭慶以從之也過於媚人
主撫按揮金則吏無苞苴者矣撫按素絲則吏無執紼者矣撫
按悞則吏無過幅者矣撫按峻則吏無脂韋渙忍而善為

十三

考據最廣而由藝文而論則其於詩經之義尤有裨益

此四
法不精

增定皇明集

卷之二 疏類

十五

必其歷三百餘年之不棄此臣之所不敢信也蓋臣竊跡前章而於今曆之不能無差焉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書云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此其可疑者一也鄭善夫記正德元年八月朔日合曆當晨八分六十七秒而開廣之地乃曙日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合曆當晨八分六十七秒而開廣之地乃此其可疑者二也中今欽天監所奏日月食報曰曆云何回曆云何彼自二說且不盡符此其可疑者三也往年請修政曆法者衆矣而獨楊廉任以為日食足徵無差也臣不知廉云無差者特謂報食云爾抑能任其時刻分秒起復位分之盡雖平康嘗稱欽人鮑泰希曆書以為妙傳而鮑書乃謂守欽曆非是此其可疑者四也即今許郭所營萬無一之可疑臣又不能必時人子弟之盡通其意也以株守不通之人操歷世久遠之

法不精

法不精

法不精

法不精

法不精

法不精

法不精

法不精

法不精

法不精

石餘年而難一舉矣
陛下冠德履仁昭配天地四海之內沐浴玄化歌頌太平臣以為宜考天地四時之極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此乃天之所以待陛下也故竭誠以請惟陛下寔圖之

增定皇明集

卷之二 疏類

十六

議處宗藩疏

鄭德澤獨修

上忠錄
太史記

明議
亦詳
重

此下九
款皆奉
疏確然
可行者
自當曲
之議以
下皆具
切定中
明錄
卷之二
疏類

十七

臣伏睹 皇上惇親親之誼。於元元之念。求所以利之。使
令科臣親履講求。其便會且集羣臣。廷議折衷。要於其常。不
可使易定億代之大典。決再世之異同。弘卹睦之蕩恩。紓供
困亟以固磐石。而銷釁萌。德意甚盛。臣惡敢以無說而處
於此。臣睹科臣所疏。有確然而可行者。有可行而未盡者。臣非
喜於甯長見異。顧胸中有所知見。不敢不盡其愚。夫諸藩初所
制祿。其額有定。即生齒繁衍而均。則無貧自足以供。即諸藩亦
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求益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朝廷
制祿以瞻。宗室以寔載在。令甲惟正之供。倘有不周。有司
仍當曲為厝處。而顧緩視常賦。漫不經心。聖天子卹宗之
何則。微科之議是也。諸藩祿入不足者什三。而羨者十七。夫羨
可以補不足。而不為之覆。今有司得那移其閒。卒然寔匱。其
胡以卹之。則餘祿之議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
不貲。至今實費之宗。名姪。則此非一更其帳。而屬之專官。
朝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益沾之望。則有去煩苛。而令撫臣
以時具奏之議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封祿。有據報。孕明。則報
生之情。易稽。是報生報孕之議是也。宗室擅婚。多以結勸。延
情。怨曠。無聊。遂至觸禁。乃并其世封。而亦之犯者多。而罰亦不
能必。夫從儀賓例。業既奏選。而使撫臣助許。許之成婚之議。是
也。庶宗雖為疏。然其初一脉耳。以一脉之親。而坐視其饑寒
而不為收卹。則恩薄。且有意外之虞。欲為制祿。則於何而取之。
然則取絕府之業。為分贍之資。而并論。諸王以睦姻大義。令
其各出所贏。以振之之議是也。宗室聚處太繁。既難為生。又

官制
其書

親王亦
白可平

增定皇明錄
卷之二
疏類

十六

生於東。動輒圓視而起。有司莫敢誰何。求則易謹。分則易處。其
勢固然。則夫有如此。初封之時。禮官為奏。另城之議是也。今
之王官。類以闕葺不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為左遷。無復顧望。依
阿嬖媚。一切奏報。輒以貽成。冒濫甚多。端在於此。則夫稍用才
望。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選擢而否者。亟行罷斥之議。是
也。臣所謂未盡者。有七焉。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號相懸。
威權自別。出令自天子。即少有未愜。而人亦安心服之。藩王
即通融得空。而衆猶未服。列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知體
朝廷均公平博之意。而以利益縮其間。終恐萬日。嗷嗷衆口。數
嗽奏。請之擾安。能無城關之禁。安得施。故臣以為必出目
聖天子為之主張。據王牒之數。仍舊祿之額。各隨藩封。
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端。一衆志。此其未盡者一也。爵祿之
班。本自相準。爵然而祿亦然。則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覬覦。然則
祿不然。則彼將曰。主上被我以何爵。而食我以何祿也。且律
悻然有觖望之意。矧爵漸報。而漸降。漸降而盡。界今既界矣。而
令就四民之業。必欣然而樂。不然。身叨封爵。而業同編氓。體被
冕裳。而手操雜作。寧獨彼不願為。即為之。而不足以資生。抑於
體統。亦為甚矣。臣竊以為。為封爵。終不可不限。此其未盡者二也。
許其仕進是矣。而以為鎮輔品秩。既高。改授不便。欲止于奉封。
一輩。似亦太狹。夫吾非強之從也。從其好耳。彼其好不在原封。
而有仕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自部曹改臺省者。六品改七品。
也。而人無不樂於改。朝廷亦間行之在。宗室謂獨異乎哉。
臣以為。為無志者。不強使為。而有志者。不論親近疎遠。封之崇卑。
一聽其應舉。試官無所限制。不獨於情為順。於費為省。國之

獨翼將在乎茲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已聽從為民之例即與
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馴良或親野而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
可而獨於宗室厚為倚託嚴於防範毋乃過乎出城之禁不
他出城即喜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荒頑驕惰不
有日利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孰與曠然一弛諸禁令與
四民自便之為愈若以為任意出入虞生意意外則令有司奉三
尺制之亦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
所矜惜往往作奸犯科有司不知其為民為宗一譴訶之輒借
凌虐為辭諱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輩啟王戒飭終於虛
應故事互相容隱而已臣愚以為竟當諱之有司降之
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夫奉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不
難成刑之也刑設而不犯則非薄宗室也何為者有司之事
宗室之有司也

卷之二疏類
宗室之有司也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
之有爵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為齒豈其不自貴重哉夫
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成也恭敬而溫
文則小學之功也今宗室中所與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爾爾
與凡民之習知有制節之風相與安於愚昧之資惡知
有習誦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書之劉向精曉雅樂之獻
王出乎其間難矣臣以為第令肄於學官與公卿之子弟並受
一經而令督學憲臣試其優異者並得應舉並得廩食而於其
所在增設廩額以待之均得以此而貢乎天府漸摩既久帖
侈奢麗之態不禁而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自勸即宗室

可以無設此其未盡者六也議官欲其習學聰之應舉以失而
猶議不絕其祿者得無以舊制難廢聲從其厚邪臣以為儀賓
家溫飽者多彼其意固在懸婚王室以為貴重不為祿謀也
彼直庶民子爾有如與庶民相也者何祿之有祿既不設人皆
明知既無所觀而來自無所觖於後可以省費而於人情事體
亦無所傷臣終以為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七也抑臣又有說焉
方今事大而難處者莫有過於宗藩而其不可以不亟為之
處也亦莫有過於宗藩臣自觀正嘉以來下之所以遊談聚
議上之所以咨詢采納以求濟急之方善後之計者數十年
此矣而竟未有所定則母乃議論多而決斷寡乎盈廷之言雖
執其善道苟之策安睹其成竊計諸宗之生有在建議之後
而壯而老而傳而議猶然懸而未決也失今不決生齒之繁日
倍定自謂館課卷之二疏類

卷之二疏類
宗藩幸甚天下幸甚

此在
皇上奮然獨斷而行之耳臣聞之王無全瑜事無全利必全瑜
而後收王終不得必全利而後舉事事終不成瑜掩其瑕則
收之利多於害則為之此通士之嘉謨而
哲后之卓識也甲可乙否漫無取裁臨道躊躇坐決千里即使
子房借箸賈誼太息亦祇為空談而已伏惟
陛下裁察宗藩幸甚天下幸甚

王司馬
鳳洲公

銅案
樹疏
自覺
謹切

元帝本
非不足
于柔者
故中言
反此良
是

剛勝中
勝偏焉
則教此
中教之
論也

高皇帝
三帝之
所以致
聖原非
一于柔

蓋馬讀匡衡治性正家疏心竊偉之然亦惜其不顯繩王烈國
陳國慮而浮以儒說進也夫元帝優柔不斷恭顯亮樞許又乳
正王氏之譽亦漸以萌謂宜陳剛克之旨聞威如之吉使其君
收政於刑餘節權於外戚對揚宣帝嚴明之治以永垂家範杜
絕萌蘖豈不亦精忠許謨哉而衡不及是即議根六籍文辭爾
推君子有餘憾焉愚故本據衡指悉其夫竟試擬一篇奏曰臣
愚竊怪陛下下一何舉先帝治安之業而復從眾處紛更之也
諸儒生大都稱說先帝治過嚴而欲陛下以柔道為理則臣
竊過焉夫陛下則急柔之不足哉臣觀陛下即位以來
以公用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又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
以振困乏罷宮館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憐士卒踵成罷殊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二疏類 十一

臣竊怪陛下仁節儉之德雖三五易加焉然而太平未臻漢業浸替
考過在任性之柔而不務以剛克也夫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
有餘而後其所以不足則明果斷剛毅之才也然而或以刻礪厲
世柔而溫厚撫循之本也然而或以優容長好則一焉而不知
所以齊也故在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
陛下之恭儉慈仁然猶以柔道進臣愚不知何以攬政權杜奸
萌也臣聞君德以剛為主
高皇帝本以英明果斷興建大業是以宣帝遵緒績功丕承
家法世儒猥見文帝恭儉靜嘿稱為柔德以垂世範不知文
帝所以安禍四海幾致刑措乃以剛致非獨柔致也試觀丞相
之命割愛於廣國弄臣之治抑情於房加此豈慈柔所能辦哉
今不深惟文帝之所以治而妄變更先帝成法毀肅為寇胎不

變之變隨世續之基臣愚竊為

陛下惜之願陛下留意剛克之旨獨操宸斷見賢必拔知奸
必誅不徇近習不惑羣言永法先帝嚴明之治傳之後昆此

萬世太平之基也臣又聞天下之化始于閨門詩不云乎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夫正家之道非嚴不立弱沐帝之

受者不足以貞度牽帷牆之制者不足以持法在易家人之九
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者世見以為薄必

恩然而吉生焉嘻嘻者世見以為洽於情然而吝生焉則閑
之道可觀已古者聖王情欲之感不介乎容儀宴饗之私不形

乎動靜安不並后庶不配適國政不預於宮闈朝權不干於外
戚是以百姓觀德而化成歸於極若乃卑得踰尊內得攝外則
佞巧之奸投隙而動以亂國家事固成於積漸而禍多伏於微

眇陛下幸留意觀省毋蹈周幽秦政之轍使漢業頽然不可
復振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曰其柔危其剛勝臣衡竊恐
陛下之以國家聖成之業而徇無當之文也

郭正成 鼎林檢討

經云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摧奔厲天之怒風也怒則飛戩揚樂發屋拔樹喜則葉搖枝動草順物布風順則歲美風暴則歲惡故口風氣者性樂之根萬物之首也靡物不以風成熟也古稱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搖條雨不破塊方今

一、一、被明之讎而風霾日降砂磔飛揚埃塵漲起衆庶望雨而天猶
 墮定有明鑑錄卷之三疏頌
 廿五

風陰雲方合。應。乘之。欲復解散。農有妨稼之憂。旅有滯行之嘆。詩。譏終風。且。靈春秋書六鷁退飛。聖人所戒。乃今有焉。臣謹按尚書大傳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禮曰。人君政訟平。則祥風至。臣睹

曰終風。聖下東至。聖之純德。博大敦地。與命重民。布德施惠。矜刑罰。
 曰祥風。通負哀鰥寡。振匱乏。感德上隆。和澤下洽。罔已。及皇天至。八
 曰景風。其政訟平。其號令合人心。視書傳所稱。不啻過之。而景風之祥。
 曰蒙風。未臻終風之異。未息臣愚。不得其故。臣又按尚書洪範曰。蒙。

風若禮記月令曰春行秋令則颶風暴雨忽至春秋繁露曰王者與臣無禮身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多暴風淮南子曰人主誅暴則多颶風六韜曰人主好田獵畢弋則歲多大風五穀不實山此言之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上天聰明苟無其

事變不虛生。自古記之矣。陛下德盛治隆。諸如前失。萬一無
之。然臣愚以為人君事天如子。事父母如父母。不怡有所徵。易為
子者。惟有負罪引愆。俯而思惟。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
所以求其故。甚深而所以自責甚簡也。寧過詳毋過略。寧無為焉

陛下以事親之道事天。展轉紬繹。永惟厥咎。臣聞野雉鳴鼎。高宗不以貶王。大風拔木。成王不以損聖。惟其極精。致誠省躬。正事卒庭。百年之福。見反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故書曰。至誠感神。又曰。天棐辭言。誠則天神輔之也。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惟陛下留意尚書之文。脩高宗成王謝過之實。勅躬自約。總正萬事。敦行無倦。以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臣愚不勝大願。

增定皇明館課二卷之二疏類

廿六

中和國
批
京西

增定
氣
漢人
後語

詞旨切
直無忌
諱

擬京房上考功課吏疏

唐文獻翰林修撰

臣聞泰誓之世不諱災。後寬和之主不廢綜覈。是以上下相勸。

治具畢張。能使民心悅天。意寧川岳。貢頌鬼神。福寧雖有邪淫。

之氣皆應時而滅息。何者銷弭之道。得綱繆之計。詳也。臣在後。

上恩。得舉孝廉。備員密勿。頃者當差。夷反側。日食月眚。陰霧不。

清。臣謬循師說。推測當然。輒先事見上。幸寬請責。賜清譴之問。

臣因為上推言之。若曰。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

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空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

息。上復採臣言。臣作此事。臣謹按之。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則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臣以知天人之際微矣。乃。

其理則不格也。故乖和順逆之感。曾靡僭差。夫惟明主。思玄。

覽不以勾萌弗達于天地之和。不使宵人在服業萌庶之怨。故。

天。六。書。變。則。修。德。諸。侯。遇。變。則。修。政。卿。大。夫。遇。變。則。修。職。各。務。

統。暢。弗。自。媮。惰。故。其。詩。曰。敬。天。之。怒。敬。天。之。渝。曰。大。夫。君。子。昭。

微。無。虞。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匪。直。為。是。庶。康。也。蓋。民。格。天。

臻。行。消。譴。之。道。存。焉。今。上。即。位。既。數。年。於。此。臣。見。道。理。不。絕。書。

符。符。不。徹。微。曰。日。君。象。也。至。于。薄。蝕。又。久。清。亡。光。是。國。無。政。不。

用。善。之。驗。也。又。陰。霧。晝。暝。義。和。損。曜。是。羣。陰。閉。陽。無。道。失。職。之。

驗。也。於。此。不。深。求。其。故。將。上。有。日。月。之。照。而。或。不。徹。于。幽。岑。上。

聖。而。露。之。澤。而。或。不。逮。于。豐。都。是。羣。臣。負。陛下。而。上。失。取。臣。之。

柄。也。今。自。內。庭。百。執。事。外。州。有。刺。史。邑。有。令。令。之。下。有。丞。有。尉。

莫非。為。國。家。敷。宣。藏。澤。惠。養。元。元。然。令。修。職。之。吏。以。循。而。不。

舉。欺。慢。之。吏。以。媮。惰。而。罔。上。則。吏。不。勤。吏。不。勤。則。民。不。安。民。不。安。

又。毀。譽。失。真。不。肖。雜。處。則。民。又。胡。以。安。故。臣。愚。竊。以。為。臣。之。職。也。

課吏二
字乃疏
中大

人
當

安民安民莫先課吏吏有崇教化亡犯法公閭閻樂業者受上
賞矣撫字政盜賊充斥者率按吾法求之百不失一而又自內
定以下刺史刺史以下令典引與丞使並得察舉如是行之三
年而吏不稱職民不樂生嘉祥不響錄災青不旋滅則臣未之
信也抑臣聞之植嘉穀者必去其稂莠牧牛羊者必察其敗羶
夫其有不奉法循理而為治蠹者則亦稂莠之與敗羶者也故
臣愚以為為課之宜嚴伏惟明主洞天人之故玩易書詩之說而
又審於感應之理用臣之法斷以必行不為浮言清惑則天下
幸矣

卷之二疏類

廿

起句事
而法練
而新

抑陰尊陽
近方
正正為
著功課
吏張本

陽定惠

彈尖莫
如善政
善政莫
先擇人
此一篇
大旨

1

筆法
其古

唯之匪

增

擬京房上考功課吏疏

吳應賓國史編

故并朴
正大有
古致

臣幸以孝廉為郎。竊見永光以來。天地失常。災異沓至。欲消滅
百異。以致眾祥。莫如以功課吏。陛下幸以臣言為然。復下明詔。
使臣上其事。臣敢昧死。竭愚。奉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以能
進官。則和氣致祥。聖澤被則戾氣致異。古聖王在上。而國無
災者。則功實藉。而吏稱其職也。當今邪正雜糅。白黑不分。一
人之身。月異而歲不同。飛蓬之間。亦在所實。牀第之言。聲聞於
外。二十石以下。名實不相應。原其所以。則毀譽得行也。毀譽之
所以得行者。由上無成法。吏之弊文者。得在繩之外。以為姦利。
昔我高皇帝初定日。不暇給章程草具。宣皇帝綜核名實。
親自勉以課功能。史治烝烝。稱良然有司。惟計簿具文。網漏於
谷。舟矣。今陛下承天心。發大業。思天地之戒。稟公法。廢

卷之二疏類

計一

此疏中
開評

此詳言
考功課
吏之法

私由臣愚以為。非廣布課吏功。令不足以弭變。而召和。今羣臣
之為陛下謀者。謂漢家自有制度。奈何釋畫一之法。而分更之。
為大帝王。承敝易變。亦多並時而降。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今課吏法。不勝其敝。盜賊不禁。格本半道。謫見于天。日月無
光。霜夏。隕居。今之世。猶憚改絃。更化。因陋就簡。註誤人主。莫
大於是。則羣臣之計過也。臣愚請于六條之外。令官長得以考
功。法第其官屬。書伐紀過。鈎撫其備。功當其事者。賞功不當其
事者。罰奉職循理者。賞。欺諛避課者。罰。舉者不能進非者。不
退。遠在千里。不能飾其辭。直奏單辭。不相踰越。是以有功者上
無功者下。無語不行。欵言不聽。吏治而民安之。羣生和而陰陽
得。雨不為。條風不破。塊傳一。德六。德於庖犧。雙絡其祇之。獸則
是考功法行也。故曰。視鍛錫。而察青黃。歐冶不能以治劍。手鑿

鴻鴈陸斷。駒馬則滅。獲不疑。鈍利以衆為貴。以衆為貴。則明主不
能辨官。才察官才。課功伐庸。君不難于殿最矣。唯

陛下蚤圖之。然臣人聞之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陛下令臣奏之。臣而與公卿。是臣可否之。陛下令臣議之。臣

而與左右。是臣是非之。寡不嚴。衆練不勝。親臣既無息壤之盟。

以結。陛下臣言。是臣復幸。陛下誠見陰陽不調。不

敢不悉所聞。竊推考功法。修其一二。以省災異之禍。臣謹重封

林死

此疏中
開評

三十

進賢錄表

解 綰翰林學士

伏以。聖人受命。啟萬世之鴻基。史記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昭明日月。炳耀丹青。俾文人之聖。徵實古今之通義。矧創業垂統。皆在于詒謀。而繼志光前。敢忘于紀載。鼎彝有勒。聖哲相承。鋪張極盛之閱。休揚屬無窮之偉績。歷述前門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應千季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

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年已定。于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固不率服。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功。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

神聖皇帝

廿三

雄師命不戮。夫元主道荒禮遠。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

精忠。聖祖百氏。彌綸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茲至。而兢業

賞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于近古。邈焉罕俦。漢高年不登于中壽。光

武運僅紹于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元太祖

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

微德邁於嬪嬙。開劍功超於霄。永協坤元之吉。夙開文定之

祥。鳴鳩均來子之恩。森斯奄百男之應。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

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蓋莫盛于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

之績。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于邦君或克成其世。緒

四六漢。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為國。調元翊運。參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年。慈訓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膺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申侍于左柱國大學士

聖恩頒賜臣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內大紅織金胸背斗牛一

願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才識虛庸性資柔闇薦沐高深之造驟

碌碌以無奇調劑解紆始惺惺而不辨徒有憂國憂

聖明堂以不私明法而猥蒙矜貸復荷
春留幸逃斧鉞之誅

皇明館集卷之二 表類

特拜絲綸之寵方愧分涯之已濫詎期

恩教之嘉隆襲綺兼金堵銀仍分于內帑上尊肥瘠脣齒更出

于天庖儼然勅使之臨庶矣康侯之錫臣醜顏就列已切兢慚

稽首登嘉彌增感涕念欲少酬于瀛屋惟當勉効其驚庸鏤臚

劑肝報德。敢忘于嚙。結摩頂。故踵奉公。永矢于捐。糜臣不勝感。

激忻戴之至

1

1

憲幸文獻之足徵佑我後人信典刑之無缺顧茲繼世沿歷之

久或有因時損益之宜道與治同政由俗革宜加重輯以示率

行故自世祖之末年業有纂脩之成命編摩伊始刊布未遑

茲盡伏遇 皇帝陛下 英資天挺 聖學日新 敷求哲王

卷之二 孝類

求闕典達紹弘治壬戌之舊籍近追嘉靖乙酉之新編開局分

高皇天祿石渠之產有搜博求發蘭之芸閣六識既摯領以提

綱亦足而舉要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今之善者雖寢亦書

國家二百年經制紀綱一按圖而光若琬琰嘉隆數十載文章

謨訓一開卷而繁若日星變則通通則久其斟酌備一代之規尊

而信信而從文明同四海之治衆集初完翻騰上進藏于天

府品在有司臣等學本原而墮見有同于窺管躬承

以清言時成書目
生善為序
建中村事
母詩意釋而用
逸母

輕法度而屢更盡制盡倫定千載不刊之典同文司軌纂萬年

而通之長臣等無任
天印 聖教切屏營之至

1

擬進重修 大明會典表

許國少傳大學士

伏以

璇璣星懸式著臣民點範

環玕日麗永昭創守弘規

上聖

許謨炳若巖廊生色察察改觀竊稽唐虞撫世道載典謨

夏商

配天義存訓誥週文武受命而不顯丕承迄公旦勤施而

善繼

述盛哲日繼純懿開宣漢約三章異碑雜伯唐聖大典

竟襲

文道並行聖明有作恭惟

皇上

則天立極紹統欽圖仰追

二祖

八宗之隆勤思三皇五帝之治鍾高長樂躬

造膝

以承敷漏滴金華歷虛心而問道誠

仁孝

聰明之主真制度考文之

君也

茲惟會典一書實為續業承基之要乃今歷載二百不

無因

事損益之時遂命史館以重修更會典曹而集思凡設官

分職

之等種種備陳即發號施今之科班可考歷歲時之既

久矣

之制初成聚十一聖之精神煥如指掌新二百年

之制

初信哉昭代鴻猷允矣明時鉅典臣等才

非倚

馬長擅雕蟲恭承

簡命

聊抒一得之愚殫竭微忠懼無寸長之補伏願

日崇

聖學孟振王猷常懷

祖法

之當遵永念成憲之可守先于前垂于後前後重疊

作之

聖述之明

聖明

倉茂臣無任瞻天仰聖云

擬恭進重修 大明會典表

中特行左柱國

伏以

王聖統於昭燕翼之詒明主紹天載視鴻謨之定禮緣義

起典

以時成竊惟歷代之典各備一王之法雖質文繁簡隨世

惟後

而斟酌變通與治同道蓋自唐虞而下其法簡惟周之六

典為

詳錄漢晉以來其法繁惟唐之六要為約至于我

明之

作法實監周唐以折衷

皇祖

有諸司職掌之頒制作一新於神

孝宗

有 大明會典之輯經綸大備於重熙自是代更

以朝

歲逾六紀條例既為之日益法守亦因而漸更正當神化

之時

適際某之會我

皇上

德邁三皇五帝統承二祖九宗煥乎文章兼

聖明

之述作不歲承顯現文武之烈光謂會典一書先猷特

重不

以時而修定章成憲之謂何乃開局命官分曹授事接

弘治

壬戌之修纂嘉靖己酉之新編等差率羣工祇陳綿

力拙

書虎視縱觀金匱石室之藏實非石渠編考庶府諸司之

令仍

其故事而益以近規提其大綱而分為衆目百度之洪纖

畢備

累朝之沿革具存譬舉政之有幾衡三宸四遊疏而不

漏猶

治絲之有經緯千條萬縷雖而有章此典等機緣微才

敢與

備論之事而臨難小見能窺造化之全良皆取自

上裁

一傳宸斷依經作傳或可竊比於素臣以筵鐘終恐

未通

其條貫伏願多聞建事主善為師不愆不忘繼序

有光

于假樂爾彌爾性卜年遠過乎卷阿臣無任云

聖駕再祀 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 盛 訥春坊庶子

萬曆十一年某月某日臣某恭遇
聖駕再祀 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謹奉 表稱謝者伏
以 大孝親親載舉秋嘗之典 至仁閣下爰敷春煦之恩編
戶曉騰窮簷什舞臣竊觀前代間亦蠲租一見於元封而泰山
之登何義再行於神爵而甘泉之幸無名既於禮為不經故雅
頌而非惠孰如 今日獨邁前蹤欽惟
皇上事 親如天休光若子雨露濡而霜露降時動孝思五月
穀而二月絲頻勤 慈念是以涼颺應節祀事再脩
精健方張于 園陵 珍卹遂周手黎庶謂昌平之地北屬
宸旒

增定皇明錄 卷之二表類 四

勅今歲之租悉行蠲免以不驚之徒御曾何供億之煩乃惟正
之常供頓崇征輸之令即周王之大麥何以加焉彼漢帝之賜
租方斯茂矣臣心勞撫字漸治安之未聞政拙催科惠民連之
日積欣逢
帝澤其效高呼伏願體
列聖之心誕敷厥德 推一州之愛盡廣其施含而遊鼓而嬉
四海歌太平之
天子昌而熾壽而富萬年祚有道之
曾孫臣無任云云

聖駕再祀 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 黃洪憲春坊庶子

伏以 聖孝恭隆展 精禋于 玄寢 皇仁汪濊勤
軫卹于黎蒸合萬姓之惟心宏一人之至德光彌宇宙慶洽臣
工欽惟
皇上 總握乾樞繼繼論元化承 兩宮而聚順孝已達于神明
感四序而興恩慕不怠乎如焉春霖降暢既薦于迎來秋露
復令情于送往乃清地遠 駕六飛以星臨乃肅鴻儀率
千官而露拜陳 尊而薦信泰稷維馨依瓊席以來嘗聲容如
在式停百行之首允為萬國之觀尤謂
仙輦所經民定勤于供億第令窮瘁得所吾何愛于蓄儲用發
綸音大聖恩恤向猶減其半稅今并錫之全租俾鉅艾辛勤空

增定皇明錄 卷之二表類 四

機杼於輸貢御膳登積得獻 壽祥祉蓋念彼齊民皆
祀宗之赤子故蠲茲成賦展 尊教之遺懷勤民而致力於神
稱嘉德辭無愧矣老吾老以及人老人大孝思不置焉彼漢復
不 沛豐登為升治之故唐蠲虛為祇因輸挽之勞詎如
聖恩定推 祖德信一統之盛美尤千古之奇逢臣某職在撫
循深慚保障恩承給復共荷憐懷幸脫考于陽城敢忘寬于尹
鐸伏願維熙 純孝 廣運洪仁恩精爽之有凝萃祇被于
九廟念民勞之未艾普惠鮮于 八埏 瑤圖永固于苞桑
金潢益綿于瓜瓞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

伏以 祚衍鴻圖茂重元良之托 謀深燕翼丕垂啓佑之功

聖明之作述美對揚於先訓用獻納乎愚忠恭惟

志宗純皇帝 德邁盈成 道隆規創廣四海九州之正統文

武恬熙績 二祖 四宗之丕基聲靈赫濯迺建國本於御極

之日更懋 聖功於養正之初 八訓揭諸日星義微昭鑒之

錄 宸章垂諸金石思齊心法之古曰養德曰養身貫鉅細而

必舉或內治或外治兼經緯以無遺煥矣文章耀秘藏之琬琰

昭哉嗣服昭奕葉之華邁非徒趾美承華抑且希蹤帝範者也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澤廣被宜効鴻模之技輒忘對非謬進芻蕘佩服嘉言附四

聖德垂鴻念於宗盟之重 皇仁天覆寵命御帑之珍譜牒生

先才支增慶巨等中則竊惟陛下上有作威以懷遠為先亮

好已然商周未改雖視民如子其恩普被于多方然由親達疎

臣等獨隆于同氣及叔代漸廢芳猷白馬尋盟終拂禍亂黃

臺中承莫救危亡之運應賴風時救成典洪惟 昭代獨重懿親

桐圭崇常璠之盟竹簡修珎瑣之賜頒爵有等封祿以階雖降

而中對之稱亦居然素封之富雖終久因盤石為宗豈意方今

漸成不倖天壤日行憂生錄之難供明例時頒恩盈庭之莫效

而臣等復獲持千四民之禁錮此下三尺之嚴糊口無資謀身

而術極目荆榛長千箱之空載環堵杞菊嗟八口之何依懸罄

有年叩關無自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應錄統天握符御世

以天下委隆純孝十兩宮先與民憂軫窮若于五位謂早魁為

虎凡茲版籍均羅其美而澤鴈與之顧我宗支尤業厥苦擬按

倒懸之急宜弘錫類之仁乃渙溫公而施大賚命度支而精筭

走陌更以遍頒少府甯藏不靳萬金之界諸藩錫忽分九鼎

之光 丹詔驚來金斯振羽黃封賁瓜瓞回春在

陛下旋旌尊嚴豈意踰跂之微悉煩 睿慮在臣等支流踈賤

何幸浩蕩之惠遍洒窮簷坐歌行葦之風式代角弓之怨臣等

敢不對揚休美感激恩私鼓腹弄僮祗效草蒿之祝輸心天德

少酬雨露之滋伏願 聖治匪康皇仁彌究念貨財之易竭窮

節儉以為下先想災沴之時臻秉明信以恤民命庶幾天心

鑒易荒野為桑麻以見帝治維熙莫莫民而祚席宗子有維

之固藩封無圯基之虞臣無任

曾朝節翰林侍講

勅脩歷代臣鑒外戚事鑒書成世表
伏以一人建極思重憲於官箴千載遺蹤謹編摩於練素法
形備察穿之憲能自齊師勸懲昭然成說之條以人為鑒鴻編甫
就蠶測奚堪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上天下地共協明良
內闈外親相為表裏服察案于殿陛乃竊祿苟容之機倚親幸
於宮闈實博寵辱權之漸故三代良佐伊傅周公而四姓小侯
樊陰鄧馬穰棠赤舄遊東土于流言文犀明珠成交趾之誹謗
折檻乃以旌直勒石匪曰立功房杜之謀斷可師武衛之凶頑
之鑒韓范富歐勳名著而為嘉嘉偉人向孟高曾富貴全而稱
恂恂君子往代之得失如在後世之鑒戒昭然史秩雖存編摩
未著竊意伏願

神宗皇帝御製卷之二 奏議
臣等下 德澤之隆 功業之盛 聖德在時 表秀祥雲霞
宋主在神聖 金華香噴噴 肅以彌勤 長樂風清泰
德而止 欽天月色 於智府光通 九國程南 靈台涼回萬
聖乃謂庶寮不景行先哲 必多隼鷹之奸 戚臣不效法前修 或
惡鼠社之逆 迭觀往事 近見師資與其散之圖 藉徒景慕而南
求 若輯之編 湘將顯著而易 識乃
勅儒臣俾脩 弘制整金匱石室之藏 假上方之彤管 起蘭臺
焚垣之秘 繼太乙之青藜 上窮周漢之源 下及宋唐之季 佞曰
佞忠曰忠 務裨實錄 筆則筆削 則則量是虛文 列臣鑒為兩端
善惡分於指掌 標成事為二春 淑慝窮其腹心 四賢一不肖 葉
明哲之遇窮 五侯六貴人戒 虛滿之釀 禍事列圖 分賢者觀 隆
縮而揚眉吐氣 別門異類 奸者觀史冊而屏息 寒心赤文 綠書

之聖自此朝多周召王曰牙籤之燦從今國有房申謹封三帙之采函用陳乙夜之

帝覽竊念臣等識慚管蔡才訓井蛙校書多亥豕之譌敘事貽
 鐘缶之誚既乏袁宏之三長且愧矢幾之五難也伏願
 恩不疎于蘭陞愛不瀾于椒房隆監梅曲蘖之交丕基永奠去
 墨勅斜封之弊大業無虧臣等無任瞻

聖激切屏營之至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二表類

西

擬輔臣進訓錄表

馮琦經筵侍講

我命誕膺萬世華臣氏之統鴻編就緒兩宮聖訓守之規

觀鉅典之重光信明王之盡制輝騰猷座藻溢經綸臣等中

謝上言竊惟自古神聖之當天成建維皇而錫極義軒綿聖墳

宋貽混闢之歎姚姁文明謨典紀勳華之烈玄圭錫命典則可

因黃鉞疑圖風愆示警聿開姬範修彝章不顯丕承啟佑後

昆有赫善述善繼對揚前烈於昭慨叔季之相尋乃

明聖之軍作虐稱宏遠祇聞漢約三章聊取貞觀僅法周官六

典通鑒至德有侯熙朝恭惟

太祖高皇帝秉誠南方開乾坤而業宏一統文祖成皇帝建

旌北即輯家國而基固千年皇圖之肇造惟艱惟思貽翼帝心

之簡在無已諒積欽崇特選名儒親承睿意寶訓撰于洪武

之世先啟至道于執中皆錄編于永樂之朝舜紹一中于勅命

神孫龍章炯諸掌上蓋

伏遇 皇帝陛下 道昭聖域 德協具符 祖宗二百載之

基緒承運憫 天地億萬年之景曆抑畏滿殿允矣率由淵

然有密先朝與旨欣已慶千 宸衷乙夜嚴程請更加于

御覽臣等荷三事之重寄罔敢寸禪叨四輔之殊榮願陳一得

高廟文廟之懿訓尤為至精至美之神猷統嗣丕基道

具存于玉冊靈承景照功周滿于瑤編五神護而瑞樞常新七

曜凝而祥光時燦敬開丹宇因啟珍藏繕寫而校閱必親恐或

誤于承宣進呈而存省森然必有補于崇深伏願 同功謨烈

姚美勳華 瑞編展而 二祖如臨毋忘堂構 寶帙披而九

天若鑑愈勵廢恭則社稷靈長而禎祥輻輳矣臣等無任云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莊履謙翰林侍讀

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觀河工告成謹奉 表稱

賀者伏以 乾德方新 九位資賢臣而脩闕 坤維永奠三

河協景運以平成祥開濟水之符禮秩玄圭之報海邦慶洽朝

著惟騰臣等申謝上言竊惟黃河出于崑崙導自積石遙溯靈

源之異特歸利濟之功獨其維今者百川咸既驚于澎湃且其

放流者萬里勢易至于懷襄歷代所憂於茲未息泰居水德徒

事厭勝之名漢紀河平苟安溢決之患彼三策雖善莫得其

如四乘之勤誰績乃服歌悲孤子殫民力之若何浪泛桃花嗟

水候之浩大載登偉績專屬昌時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健贊風成 睿謀神授 德已浸乎萬國 憂復

光于八紘禮隆輔臣正伏舟楫之助

宣守令旁取川濟之才視民之病若己之溺當黃淮之橫潰

乃 朝廷之旨三令五申降

聖書而專有委任寬之數月假以便宣塞長交沈美玉與河伯

共分其憂來馬欽度龍門招馮夷使效厥順萬杵雷動堽禹穴

於萬仞之堤千艦雲飛驅鯨飲于千頃之浪神謀既協

天春無違復故道之已湮迴狂瀾于既倒昔徐邈而上漸有北

徙之虞今大海以東各循下流之信淤泥化而膏壤滄海變而

桑田千耦俱興始脫魚龍之厄百堵皆作齊歌鴻鴈之詩蓋堯

為天子斯上巢下窟之患而不能為之災若禹作司空故隄山

刊木之勞而厥易底成績歷茲一紀之久方臻四海之同至於

今茲尤光在昔民罔止病役不踰年遂令東南還為財賦之邦

如流
切字

而後清純永作明族之計臣等微從凡品幸列清朝事屬經
思王臣之寒寒躬非所賦蛇良士之瞿瞿徒喜切于燕私遂
詞申于雀躍伏願
聞言若決布德如流萬民益托於奠安四極咸沾其滂澍則
全軌固而開天長地久之鴻圖王階平而奏海晏河清之雅頌
英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增定皇明會典卷之二表類

四九

借雲
日語
無工

擬朝鮮國謝賜勅昭雪宗系表 蕭良有荷眼修撰
伏以 聖德如天不冒膏肓之境 王言若赫明昭世系之傳
誣雪先臣感深後代臣申謝臣惟人本乎祖義不忘先兄念戴
髮含齒之倫皆知木本水源之誼豈曰異域而無是心伏念臣
先臣成桂系出全州忠聞 上國迴戈鳴綠夙輸內嚮之誠嗣
位朝鮮寔迫眾推之會是以
高皇帝命名曰旦賜號為王系既昭然義亦甚正夫何謗人罔
極造語不根誣以弑逆之名指為仁任之子窮荒絕徼流傳易
以見疑繫外承謫久遠何由昭雪伏遇
皇帝陛下 乾坤為量日月同輝令夷夏以并包辨髮雕題盡
蒙覆露窮幽遐而畢照覆盆節屋得耀光明臣幸際
修運願熙時冒陳淹抑誠不忍忘其祖詎知得請乎
增定皇明會典卷之二表類 五
天察今是而昨非爰改疑而傳信載之會典盡刊舊史之文
賜以勅書俾作世家之寶先臣之心迹悔而後明累葉之源流
雖而復正寧獨雲初之裔世世銘恩不盡日出之區人人詠德
敢不益堅忠悃永守藩籬難
大造難酬期勉希乎大馬即此生莫報尚誓戒于子孫臣無任
云云

萬壽聖節上 東宮箋

申時行左柱國

陳太

壽公

惟我

皇清

之世

誦之

然

引商

刻

增定

皇明

館

集

卷

二

箋類

五

一

萬壽聖節上 東宮箋

伏以

虹流華渚

光連少海

之波

電繞神樞

與天而竝極治積歲以俱隆萬姓效其謳歌千官致其忭舞恭

惟皇太子殿下溫文天賦仁孝性成象輅鸞旌伍臨青震金

聲玉潤吉鴈黃離重輪遠照乎四方主器靈承夫百世時當八

月值

聖人震夙之昌期祥叶九重正寰海朝宗之令節曙光浮

御幄視瞻初回秋色滿宸居稱鵬均慶玉露晞雲端之仙掌

金風熟海外之蟠桃絳河鳳闕添瞻天孔通紅景龍旗瑞福

愛日愈殷寶曆方延敬承未艾

皇圖永固國本不搖臣某忝職位于明時析

儲宮之預建竊陶埴于大塊幸雲域之弘開甫散鵲班繞

建章而千萬歲仍隨鶴駕趨

傳望以祝千秋伏願

執玉捧盈若承志而善述撫軍監國章由舊以不忘民安物

阜壽無疆詎事浮丘之引子孝父慈升有道何煩角里之招

擬 萬壽聖節上 東宮箋

余有丁大學士

伏以

紫柱天中

式送無疆之算

青宮日麗

適占有道之長

慶洽神人

歡均朝野恭惟

殿下

含章挺秀

麗澤發華

如玉

如金

周頌漸溫文之

器

克岐克嶷

漢雅訓齊理之寶三善預聞五稱先著吾君有

子用怡主器之懷

上帝降康

逾衍維祺之壽

簪之川至

合功海而彌長

如彼月

因前星以益耀

臣生逢盛際樂觀重明祝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鶴算而騁呼既願漢登之簡望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慶成宴致語

徐顯卿天官本士

臣聞禮重。國在。大祀。展明。禮之敬。寵頒。湛露。清時。洪浩。湯之思。萬載。昌期。一陽。佳節。律便。賓客。中。春。羣工。慶神人之交通。賜。君臣而。同樂。恭惟。

皇帝陛下。九乾。疏輝。三象。儲精。體神。睿之。姿。際熙。冷之。運。任。洪。寶。帝道。則。宜。民。迎。日。書。雲。正。律。應。鐘。之。候。酬。功。報。德。修。余。陳。倉。璧。之。儀。勳。勳。薦。于。豫。和。普。大。烹。千。鼎。養。味。茲。長。至。嘉。乃。禮。成。特。御。大。庭。爰。開。高。宴。動。詔。暉。于。丹。禁。集。朝。簪。于。赤。墀。鳳。凰。千。飛。千。百。仰。卷。阿。之。盛。覽。觥。交。薦。一。時。洽。魚。藻。之。惟。翠。虛。從。金。簫。韶。迭。奏。華。筵。飛。羽。鶴。驚。成。趨。日。上。扶。桑。陌。白。馬。柏。漆。之。會。風。生。閣。闔。掩。金。屏。翠。帳。之。詞。維。茲。燕。俎。之。光。屏。是。休。嘉。之。澤。臣等。叨。塵。法。部。幸。觀。良。辰。仰。奉。

慶成宴致語

五三

威顏。借。陳。口。號。千。官。拜。舞。戴。堯。腹。泰。時。回。鑒。樂。未。央。瑞。日。乍。臨。仙。閣。曙。祥。風。神。曲。爐。香。酒。傾。醴。解。傳。鸚。鵡。樂。奏。韶。下。鳳。凰。共。沐。恩。波。何。以。報。願。歌。天。保。祝。

慶成宴致語

張一桂少司成

臣聞。禮。重。一。元。律。應。平。寅。鐘。禮。成。旋。霄。象。光。迎。於。三。門。仁。獨。字。於。慶。帝。樂。切。於。同。人。思。自。日。邊。啟。九。重。之。典。與。慶。稱。天。上。風。萬。歲。以。嵩。呼。神。人。協。和。君。臣。相。悅。恭。惟。皇帝陛下。功。采。參。贊。道。妙。裁。成。求。瑞。見。天。地。之。心。主。靜。建。中。和。之。極。賢。良。策。進。正。君。子。道。長。之。時。禮。樂。修。明。聲。世。道。享。嘉。之。運。南。溟。氛。靖。北。塞。塵。清。上。帝。顯。發。育。之。弘。功。豐。登。率。土。聖。人。舉。美。報。之。大。典。禮。萬。國。立。寅。賓。剛。長。之。臣。茂。遷。于。常。之。命。昭。升。一。德。美。須。聞。帝。語。於。山。前。受。職。百。神。不。啻。見。霄。光。於。壇。上。是。謂。承。天。之。祐。慶。任。一。人。願。叨。湛。露。之。恩。宴。均。百。辟。投。醪。義。重。需。

帝澤之汪洋。推。情。深。分。

慶成宴致語

五四

大。庭。之。芳。華。變。心。手。足。為。一。體。謂。手。喜。起。休。風。聚。元。首。股。肱。千。一。室。油。然。都。余。景。賜。瞻。焉。太。平。之。樂。正。宜。大。有。之。年。臣。等。猥。以。微。生。幸。遇。盛。典。竊。光。輝。于。就。日。欲。罄。下。情。媿。聲。調。之。入。雲。聊。陳。佳。話。郊。祀。鑒。回。敬。御。筵。樂。傳。闔。闔。瑞。雲。過。九。重。慶。協。長。生。節。四。海。人。歌。大。有。年。虎。拜。聲。連。嵩。嶽。迎。龍。塢。春。倚。東。衣。妍。同。露。錦。宴。歡。無。極。天。休。還。愿。第。一。篇。

陳子陞春坊學士

伏ツ漢祠大乙休符不集於瑤壇周宴錫京睿澤渙頒於
金闕湛露被鴻恩之儀常雲臨東幄之筵慶與人同祉由天錫

恭惟
皇帝陛下
欽神廟修文命溥將虎變龍飛纘

宗社無疆之服鳳
舞
宗右道之長信至治足以配天

惟大聖為能享帝位者非當陽復禮重郊禋前朱烏而翼翠

才如此
虬
迂
調
輿
之
至
止
薦
黃
流
而
陳
蒼
王
邁
芝
檢
之
登
封
性
僚
昭
升

明祗共衛珠星壁月叶景運于千年瑞氣祥雲絢靈文于五夜

九
穹
中
右
萬
國
勝
權
肆
熙
典
之
告
成
乃
輔
迄
之
寺
舉
嚴
三
靈
之

閩
澤
市
在
明
遠
易
丘
高
于
震
區
先
存
近
眾
同
處
饒
開
受
風
興
浦

天心月
受交輝
金馬
雲
石雨
風
哀
同
芳
無
卒
入
三
之
日
不
二
三
五

秀	方	全
立	惠	書
之	宮	深
文	并	賜
二	現	同
天	龍	當
其	物	百
何	太	平
日	沐	宴
向	遊	遊

豈第一從履點屋宇空懸上愛前接動旌翻日月綽燭前驚

五五

同分
所
有
之
天
厨

[illegible]

石文香

給光華
功中
璿璣
花惟
日映
倉龍
角輕
繞金爵
校雠
影

字一句
燭燈一
開^(四)
開^(三)
聖主高居測測上仙挑之在豹尾分而嘉賓在列勛勛

聞野鹿之鳴且未言臣樂之未央又報通

有喜五紋添線洲有春到瑤臺萬歲稱觴快憶聲傳嵩

白鳳表
岳明良交慶願年年垂堯舜之衣裳天地同和草樹鬱滿成康

之字寓基寺叨居法部欣際
昌辰謹獻俚言上塵聰聰

蓬萊宮闕五雲間
法駕遙從泰時還
自是受釐宣室後
卽看

歌安伯梁前分王食香生座醉德山銘樂在縣幸木

恩(四)反(一)可(二)以(三)頌(四)下
皇(一)圖(二)帝(三)事(四)悔(五)斯(六)年(七)

一、

陵祀暨卜 壽宮禮成內宴 兩宮致語 余繼登
伏以 明聖時舉 陵園慰霜露之思 全炁預呈宅兆 今星辰
之度青鳥引青鳥而並集玉璫奉玉尺以言璇室設宴于

三
聖
馬
一
聖
可
引
宮廷用承歡下
慈勞恭惟
仁聖皇太后陛下
任之以德
稟罔皇之神
軒曜垂光
睿問不

世乎珩琳除穢水則壺政已洽于壘榆本樛木以廣仁應倚蘭

聖聖王太后陛下。大行四教。永率六宮。咸創媼之龍。精育聖真。

紫閣芳華光潤十彤堯

皇帝陛下握乾綱而馭宇綱累洽之引基膺寶錄以臨民登太
平之治化文謨武烈奄被于無疆

聖德 祖功 隆于不隆 敦於極 齊虔之威 孝親 盡鞠養之勞

靈初氣之凝，嚴修歲事于陵，嶺屬崑山之摩，上奉
慈駕以遊，陵地致其靈，備朝海拱辰之勢，天留其象，表迓休凝。

嶺南之徵既抱向于陽和之方復密通于
神母樂丘協夫

聖衷大禮告成邁歸禁籞慈顏交悅俯集華筵八珍終繹出天厨五味調和升御鼎繁俎崇蘭蕙之品沈疴煩復藥

之芳阿。監行觴。似飛瓊之絆約。袞衣上壽。儼萊子之斑斕。容

陳綺熊颺青纖腰蹈節金砌蕩擻綸之香布珠簾曄華組之粉

暉臣等俟以下里則工幸列鈞天法部審音和律之師曠之聽

中有恩慈齡永駐八千歲為春秋更迭
帝祚遐昌億萬年應曆數臣等叨忝法部幸逢
昌期莫罄名言脩陳口號

附內訓前語

王陽明大學士

張太師
兩儀肇立。厥分陰陽。后恭除教。君統陽綱。陰陽既正。内外有章。
陰教允肅。陽德彌光。粵稽古昔。內助咸崇。為內嬪虞。如氏與商。
姬嫁載行。寔惟任姜。明德訓導。長孫吐唐。宮中克舜。宋祚斯昌。
彼昏不知。敢忽惟良。董莊貽孽。糾招殃風。靡綺閣變。起靈棠。
揆諸虞代。奚啻霄壤。淑慝一判。治忽攸章。赫赫帝后。可容怠荒。
詩誦采蘋。承筐是將。肅雍在廟。崇修蒸嘗。昔誦葛覃。締結是庸。
鴛鴦傲戒。夙夜不逞。小星慈洽。魚貫恩隆。和樂宜之。妬忌不萌。
翟褵在御。曳綈飭躬。壺闈效之。儉德益弘。脫簪納誨。袞服臨堂。
片語回天。比於廷良。六嬪九御。祿繁盈宮。無然嬉狎。塵席在旁。
八珍環列。阻饑是皇。蘭寢雖安。念恤通亡。外政勿預。牝雞勿鳴。
言不豫國。壹政以清。田疇勿縱。請乞勿容。憑藉寵靈。或易朝綱。
增定皇明倫彙 卷之二 致語類 五九

劉傳班誠。形管焜煌。陳之戶牖。罔敢不臧。矧我高后。懿則洋洋。
欽哉訓詞。微音莫忘。

論屬微

羅倫狀元休養

聖王治天下。守令最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
莫如守。令民父母。子一邑。守民父母。子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
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微而食
之。知其寒而衣之。知其勞苦而逸之。知其利而與之。與
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
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
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為吾民者
生。則愛而戴之。或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
黃。卓然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舍舖。欲
訟鼓。匿庠序。見令。墨賊民者。輒探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直足。
則謂古人而大。若輩及一旦。館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為

增定皇明倫彙 卷之二 致語類 六十

勢利之薰。多妻子之浸淫。淫朋比友之德。德附和則前日之良
心。而貪心主矣。如倚門之妖。如負隅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
吮髓。肆然不知其可耻且惡也。囊帛金居。則連屋。木則連舟。
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屋連雲。
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
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
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
葛。為手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為
兄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代也。意所以求仕者。以
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
張許史。視其豪華。卓魯何如哉。地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
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

見一略
公合切
生民志
仁以明
一入而

其遠裔子孫亦羞與為祖快欲于一朝而流穢于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為吾屬者尚監于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已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屬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眾則庶幾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俱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母悔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二檄類

六一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教侍講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教侍講
昔各土司爾等皆僉爵符世世為朝廷臣子受我卵翼之恩至厚也昔爾等為惡特深阻鴟張煙怒以逆我軍更彼定遠天背化甘自弄絕于我我照臨之外爾等苟懷忠義之性者未有不順目切爾等得而甘心焉爾等一二愚聞不識逆順利害反致採升木為虎附翼而飛以害內地虛實輸之為彼嚮導此其故賊嗚爾以貨又林以威也夫賊誠有封爵祿利能世世富貴爾哉彼徒以聲勢恐嚇定不能為若害即或攻剽亦孰與王師天誅如雷爾等無不靡滅者也爾等秩以博貨且畏灰而就必以此為為其可不謂愚且莽賊之狡焉欲蠶食諸土司非一日矣所以猶存無恙者恃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為若主也彼猶豺虎然且噬而驅字滅而宗廟廢爾子女若屬其奈何
陸天子赫然震怒恭賊之不虔追罪往時餘安諸臣而督責下今之任事者我鎮臣奉將天伐哲不與此賊俱生矣頃者老姚關之捷軍處景宗才就禽賊已殲爾等滅滅漸近在朝夕正若屬奮身之功之秋也今與若屬期各要東部落與我同仇其一二愚昧為所誘誘者已往不問咸與維新有能慕義效忠優力赴敵或助兵以隸行間或助餉以奉戰士為我偵候得其意為我反間携其黨與為我挾刃刺之帳中為我遮截遇之關外為我犄角擊其侵軼為我設覆絕其歸路我鎮臣當分別功狀上于天子益封進秩賜金春幣以酬爾勞有如舊奸懷貳怙惡不悛輸款奔西比周觀望除為嚮導窺伺者我鎮臣奉簡書時便宜從事且移兵先誅之然後奏報
天子滅爾封三職爾族類俾無遺育必不爾赦

論桑顏等衛屬表微

方從哲翰林編修

太祖高皇帝恭行天伐。汎掃胡元。爾先人慕義。向風稽首。投命奉中國之正朔。受中國之鈐幣。願比外臣。以為北鄙藩籬。故我國家設三衛于橫水之北。以處爾衆。俾有寧宇。以行職。

成祖文皇帝舉兵靖難。爾率部落以從。首先戎行。克有成績。故入昇爾以太寧之地。則亦既報爾勳矣。已之役也。无內犯實。爾爾太寧為之嚮導。天誘其衷也。先悔禍。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爾又不後。屢降侵盜。桑顏花當之子大為不道。入我馬蘭谷。塞我將原。我國家不忘爾之舊勳。不即勤絕。爾亦悔於厥心。聽爾獻馬以贖前罪。爾等克全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爾也。

增定皇明信錄卷之二 檄類

六三

流服之外。上世所不治者。猶且革心向化。屈膝請命。矧爾三衛固承我之宇下。者哉。爾乃包藏禍心。潛滋邊境。東構建夷。北結土蠻。其小利忘我大德。率我盜賊。以來蕩播我境。土蹂踐我墩。無勞輒我師。徒我北鄙之不靖也。爾則使然。是爾不率先人之功。而有二心於我也。夫我國家之所以待爾者。豈不厚哉。爾等亦為爾能宣力。茲土外屏。虜而內障。中國耳。今乃陽順陰逆。反為虜用。我國家於爾豈有賴焉。

皇帝英明神武。威靈振乎中外。大小將吏。罔不天心戮力。士卒精強。器械堅利。前者虜數入我師。數敗之。莫不追奔逐北。喋血橫尸。鯨鯢藏于原野。馬牛填于坑谷。此爾等所見也。夫首惡

神氣切折

新裁

已創而助虐者。未諒三軍之士。且欲斬于爾之腹中矣。所以寬爾之罪。不遂督治者。以爾或為醜虜所誘。非出本心。尚能悔過。改圖以收桑榆之效也。爾若洗心滌慮。去逆效順。謹固封疆。毋為亂首。則朝廷恩澤。所以加爾者。不輕功業。光于先人。福慶流于子孫矣。如其怙終不悛。仍懷狼豕之野心。一旦發難。武之師加。雖臂之上。正恐天兵所及。惟類無遺。雖有噬臍之悔。亦無及矣。故此脫布簡書。申明禍福。爾等其圖之。

增定皇明信錄

卷之二 檄類

六四

諭采頤等衛爾等內附受冠帶作藩籬之日久矣通乃有二心

周應賓翰林編修

諭采頤等衛爾等內附受冠帶作藩籬之日久矣通乃有二心
於吾勾引東西虜乘邊吏之不成關入內地震聳我疆場名曰
臣而實為寇陽自託於我而陰結胡而助之攻此何謂也今
天子威聲訖于四遐解髮貴貴難題鑿齒之倫莫不回面稟朔
天子受事惟恐不及豈意素臣屬抑禁點之不足哉誠通于逆
順之理亦知勢不可以二也夫以荒裔窮髮猶知內向而巨則
不請乃出于素所附庸者諄諄其矣且以
天子待爾等薄和內比而居之疏爵而貴之養子賞犒歲歲
勿絕天子亦曰爾能出力以固吾圉故無所愛以若所為則
是封雙賞叛使紂復守關而封豕長蛇處于幃帳也夫恩施而
忘報之此自敵以下不能堪況堂堂

諭采頤等衛爾等內附受冠帶作藩籬之日久矣通乃有二心

六五

諭采頤等衛爾等內附受冠帶作藩籬之日久矣通乃有二心
先朝時戴我恩信奉我要
行爾祖亦將告我 先后曰作大猷于予孫今我
國家物辦朕器利以堅士選以飽大將軍樓船車騎之屬盡
桓桓如熊如羆當之者碎爾時引虜來輒大創無得遁去者有
如虜悔禍乞盟且以爾為說即不者虜歲俘歲歿心念含怒曰
誰為此禍者乎反戈而釋憾于爾爾其謂之何抑此猶隱禍也
以天之道 國家之靈夷夷奴如摧枯折細爾如發蒙當茲之
時忠實者爵賞按點者誅懲懷附者生全携異者殄滅矣蓋聞
采頤等衛爾等一二貪州與虜為姦利虜抄掠所得瓜分之其地
愚無知者為所誘惑非其忍倍我卵翼之恩而敢蹈恣睢之行

也未有以逆順禍福譬曉之者也夫并順而即逆重豎不為就
禍而拜福狂夫不處爾等倘能革心滌慮効藩臣之節報
聖朝之德
天子則將與爾等共相前過借之大道封爵世延賞賚如故不
亦休乎有必安逆樂禍突刃觸網不欲全活亦惟爾等之志其
母悔

諭采頤等衛爾等內附受冠帶作藩籬之日久矣通乃有二心

六六

告諭李顏諸衛爾諸夷忘我國家之大德乎昔乃祖元良公之來掠鞭驅不獲寧年被七口蓋蒙棘荆以來歸我

國家誓為不叛之臣我

高皇帝憐其窮設李顏三衛居之爵其首使部若衆

為國外屏是我高皇帝之有大造于爾諸夷也已又有二千

我國家攝于文皇帝之天威而後來朝文皇帝嘉與自

新赦前故弗誅今得歲再幸衆衛邊如故暨我

列祖世世爵爾歲時賞賚安不絕爾諸夷之獲寧居此土誰

之賜也乃此者陽為我設守而陰伺我動靜以外授青把都土

發兩房道誘誘爾人寇利令其掠虜將有所嚮輒言其地以

佐我是名為中國臣而實寇也國家所以疏若爵錫之近壤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二 檄類

六七

母亦惟是兩虜之匪茲將擇御是賴豈其來也而因以導之今

皇帝神聖威武化洽四裔爾等貴骨之長雖題髮齒之國靡不

臣首事交臂請和為爾等所得分掠幾何其以階大禍也我

國家上馬精強畫臣如雲飛將如雨戈戟所指無不披靡即如

爾等南倖滇寇北敵遼夷爾不聞乎爾諸夷選徒計卒不足以

當中國一大屬縣有如皇帝一旦惻然震怒張吾六師奮其

才矢以武臨之於滅爾何有夫不仰思前德之如彼俯計後患

之如此而猥計尺寸之獲以掩先義何悖謬也廷臣議者咸言

爾諸夷獲德助寇不艸難而禽備之禍且未厭

皇帝念爾諸夷世效職貢于中國不忍棄素所封殖之屬而殲

之是用下八牒諭爾其爾或者悔過之延而有悛心其秉忠衛

國祇率爾先人造義猶得微福我文皇帝以不爾誅若復懷詐尋虜如初爾爾噬臍何及檄到其熟計自見無忽國家則發大兵穴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二 檄類

六八

神略。宏載振。遇劉之武。天心純祐。旋收者定之功。氣淨稜。消內寧外。謚恭惟。

皇帝陛下。陶銘六籍。表正萬邦。率土承有夏之風。懷生無不遂。之性。奇肱偃耳。候月歸琛。鑿齒貫胸。占風納贄。詎知皇仁。湯湯猶見。背陽之桃。天網恢恢。尚有吠堯之犬。莽應等憑其深阻。蟻穴寔繁。岳漢等為之比。周鼠牙益厲。勾連緬寇。毒螫炎州。象陣蹂躪于郊原。狼烟瀰漫于村市。

陛下軫念一方。明見萬里。規雄圖于殼內。制兵要于事先。謂賊可計。禽不勞。兵碎剪其羽翼。則席上足以折衝。携其腹心。則舟中皆為敵國。臣等乃祗奉萬全之算。共輸一得之愚。率厲參遊。競施倚角。欣飛張之技。盡出于山林。投石超距之材。偏征于

川。洞是以一戰。擊花枝而賊膽尤寒。再戰老姚關而空虛就縛。賞懸芳餌。則以招平餘孽。保三尖之固。一鼓而虎穴為虛。機設重關。則以岳。果雄擁數萬之兵。崇朝而轅門自擊。或樓鋒觸刀。潤州膏原。或開木檻車。伏缺就鎖。長鯨既戮。封豕載屠。幽荒絕壤。始知天子之為尊。六慰三宣。共識強之何益。或獻偽家。或獻緬人。負固者歸我。叛國食毛者。輸我賦稅。滇池之險。盡作清。離烟瘴之墟。永無孤兔。皇猷有宅。帝道遐融。荒景清夷。黎黎黎康人。此皆受成。廟計聰明。睿智所照。臨馮籍天聲。威武神靈所受。化不然。豈數年。鴟張之冠。而倏爾水摧。千里波蕩之區。而儼然山峙。君之德也。果如叔向之言。臣何力哉。昔曰卻較之讓。謹奉露布以聞。

韓世能。宗伯學士。俘斬雲南叛夷露布。天心純祐。旋收者定之功。氣淨稜。消內寧外。謚恭惟。

皇帝陛下。陶銘六籍。表正萬邦。率土承有夏之風。懷生無不遂。之性。奇肱偃耳。候月歸琛。鑿齒貫胸。占風納贄。詎知皇仁。湯湯猶見。背陽之桃。天網恢恢。尚有吠堯之犬。莽應等憑其深阻。蟻穴寔繁。岳漢等為之比。周鼠牙益厲。勾連緬寇。毒螫炎州。象陣蹂躪于郊原。狼烟瀰漫于村市。

陛下軫念一方。明見萬里。規雄圖于殼內。制兵要于事先。謂賊可計。禽不勞。兵碎剪其羽翼。則席上足以折衝。携其腹心。則舟中皆為敵國。臣等乃祗奉萬全之算。共輸一得之愚。率厲參遊。競施倚角。欣飛張之技。盡出于山林。投石超距之材。偏征于

川。洞是以一戰。擊花枝而賊膽尤寒。再戰老姚關而空虛就縛。賞懸芳餌。則以招平餘孽。保三尖之固。一鼓而虎穴為虛。機設重關。則以岳。果雄擁數萬之兵。崇朝而轅門自擊。或樓鋒觸刀。潤州膏原。或開木檻車。伏缺就鎖。長鯨既戮。封豕載屠。幽荒絕壤。始知天子之為尊。六慰三宣。共識強之何益。或獻偽家。或獻緬人。負固者歸我。叛國食毛者。輸我賦稅。滇池之險。盡作清。離烟瘴之墟。永無孤兔。皇猷有宅。帝道遐融。荒景清夷。黎黎黎康人。此皆受成。廟計聰明。睿智所照。臨馮籍天聲。威武神靈所受。化不然。豈數年。鴟張之冠。而倏爾水摧。千里波蕩之區。而儼然山峙。君之德也。果如叔向之言。臣何力哉。昔曰卻較之讓。謹奉露布以聞。

具官臣某等謹上。臣聞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為之治。亦多不戰之征。伏惟

皇帝陛下。具神聖之資。秉祖宗之統。陰舒陽慘。不言而四時行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覩。五兵不試。衣冠日出。之邦九

來。王王玉帛。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然有窮海之邦。昔爾起潢池之盜。妖賊曾一本等。嘯聚兇徒。首萌亂略。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冥池。散作句始之妖。幸於南陸。始而倡舉

網張。颶之侶。沐魚鳥之波濤。既而混雕題。斷髮之夷。依孤鼠之

城。社逮泉風之冷。瘁猶葛尾之連。勝鼓惑我人民。搖蕩我邊境。荒取絕島。人饑饉。劍之麟。白晝大都。條瀧吞航之浪。遂使烟迷

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估客奔桃枝之簞。損天地和

平之氣。傷朝廷玄默之風。既成梟獍之凶。可緩鯨鯢之戮。是

臣等仰承聖武。祇奉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

且雷早暮之餘生方壓卵以如山寧許頃更之勿或至某月某
日師盡陳于水上賊已入于穀中投鞭而滄海成田焉鋪而馮
夷罷舞旁張兩翼以雲令而星馳連發七擒彼土前而瓦解潤
剛鏃者魚貫而披翻染鋒刃者川流于湔沱雙輪勢迫屋瓦甘
冰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首縛轅門之下自觸疑霜之典何傷如
雨之師即當割狡獪之狼心且快三軍之怒獻突梯之首鼠各
陳一體之功妖氛既已澄清疆圉當時平定日無私照南邦永
以無虞海不揚波北戶晏而不閉華夷震疊朝野耀乎此皆
皇帝默佑潛消芥蒂之憂聖武布昭預定廟堂之策不然而何
如如運一舉勢無駐于建瓴不日斯成功有輕於拾朽帝之
德也永懷不戰之功臣何力焉但願無疆之作其曾一本等云
謹是某省奉露布以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二 周氏萬春樓藏板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二 周氏萬春樓藏板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三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有吾父 參訂

議類

長城議

丘濬 大學士少華公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計也亦勞矣
然此豈獨始皇之業乎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
胡矣亦非盡秦之業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燕自遼陽
至襄平亦皆築之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
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
足而補之亦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
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
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為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
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
亦將有以賴之限隔夷使朕服樂為之慮不得以為吾民害
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
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
而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為邊牆以抗虜人之馳突亦
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廢援爾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
十年之久徐徐而為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為也

銅者議一

左春大學士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共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衍于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于天幣帛成于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為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顓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于天吾無所惜工成于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為錢體質厚而內外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繁之使鑄彼亦不為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太府園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

增定皇明律例卷之三議類

二

銖為計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或為當子或為鵝眼錢或為荷葉之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為計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所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甚忽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為今廢真而售偽形消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本孔顓此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為新製者當何如曰每錢以十分為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而加鐵以楷書二字上書星下書明輪郭之旁周迴鑿以花紋每文計

用銅十五分制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亦刻以二字或兩角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卷之三議類

三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收輕議焉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脩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所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歟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國者言官欲熙文明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礼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然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按之

考定皇朝館課

四

于心不敢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讀 聖覽

臣竊思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礼有鄭康成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監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有刺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眾醜僞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俯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適

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外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誼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子而范甯追述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恨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礼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謂世惡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肅集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陽侯官至中領軍乃坐現成敗及卅丘儉起兵肅又為司馬師書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名

考定皇朝館課

五

無可稱如守菽水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供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腰之談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成此之人其于名教得非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道終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礼后蒼之于礼記壯子春之于礼則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况其書行于唐故唐始以脩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融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而將

其八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
傷。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此
賢。若此哉。其禍端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
鄭玄服虔范滂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
著各未能以發聖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
多。臣愚乞將戴聖鄭玄服虔范滂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
將從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滂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
初說礼數萬言。後氏曲堂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礼記之
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与左丘明等一体從祀。
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
孔氏。當得其真。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
文翁成都廟。所置人多是漢林放申枹三人。先儒謂後人以
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枹孔子弟子在
家語作中。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枹封文
公族在東。應由當封臨川侯在西。無重複無稽。一至于此。且公
伯寮。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而孔子稱堯為夫子。决
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礼。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
子之列。秦冉顏何疑公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枹中黨者俱不
可考耳。臣愚以為中枹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
遠環林放五人既不識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環放
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環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
祠。仍其傳辭。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寔相符而不舛
于礼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
然荀悅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礼為偽。以子忌孟子
為乱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程雄過
少之說。今言者欲黜楊雄進董仲舒。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
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
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借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
議論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
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
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借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体
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樊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
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
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切。而有條理也。至于河
汾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
之。而亦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
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之胡瑗是也。
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述著。而不得比于濂洛
云耳。臣乞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有詳學制曰。安建尊賢堂
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
小學書。必係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
之立。未有過瑗者。則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千
學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与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
信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
之功。則元之許衡。必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与瑗相望。誠有不

平布衣交。出則聯轡。聚則對酒。

述祖制。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于潛邸。臣輩伏觀其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

石畫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翦桐折柳。隨事諫止。游戲輪墨。端其所考。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

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 議類

十

此道也。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薛監

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

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

坐受參見。許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

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

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

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乃講讀。雖有坐受

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集

上以東宮師傳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

考定其儀。曰。唐制庶子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各拜二拜。

三公朝賀。前後俱各拜。近代各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

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設太子坐于大本堂。設各拜褥。位于

殿中。三師賓客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升座。三師賓客常

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各

後二拜。乃退。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 議類

十一

臣等伏蒙 聖恩 聖學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士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獨推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

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等未

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以涵養 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

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歲誦。日陳于前。于以維持身心。

無不備具。進善之遊。誹謗之木。廣聽飲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

詩言曰。則過日寡。帝王無求訪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

等竊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曰文王世子視膳。願

增史聖明館錄

卷之三議類

十三

皇太子大孝。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諸讓願

皇太子見東漢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堯次土階。

願 皇太子知我 祖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

菲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畀宮室。

力溝洫願 皇太子知聖王勞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

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

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

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

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陳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

願 皇太子知我

皇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序也。十二曰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

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

其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知訓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勅下內使。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于講

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

盛節。亦庶幾言無偽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

增史聖明館錄

卷之三議類

十三

竊謂立法須公而通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通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運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鹽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較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較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舉養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

鹽政利弊議 國初定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伯文正德武平州鈔一貫值錢千文定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較之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定丁勿賣私鹽是鹽之課以少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定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定丁官許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移灰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麥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窮定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富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蒙民挾海

以上各條皆係舊章

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准安頑民數千萬家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討問近年恃眾往往為劫此際不彈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善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鹽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鹽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課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日下場候販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見第妻孥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決乃發賣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囤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今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條鹽私賣之禁矣故客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定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貪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折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准奏討或動戚恩賜皆給引日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稱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

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貴者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准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電丁得為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伯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伯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

增定皇明倫彙編卷之三 錢類 十六

百萬引。若可稍開中或如水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則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電戶價買入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電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而又擇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滯鹽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

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清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為興革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桑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下策洪武初給電丁鹽地復給草場所以利電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電丁雜差所以資電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電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鹽之利電戶無餘鹽之帶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掛

增定皇明倫彙編卷之三 錢類 十七

以是除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電丁空腹以步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私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電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聚齊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富賣高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商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墮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盛正課愈墮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盛正課如何不益墮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刀率相抗拒在

聖政弊
至其弊
孔棘矣
有司之
心也

揚子江及各海峽者高橋大舶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嗥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勿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為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兵鹽徒千百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抗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吏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變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

增定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三議類
十九

曰治鹽利而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源頭孟津懷衛引為陂堰壅為溝渠以廣其流而分其勢亦從徐沛下流決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安愈固愈築愈潰亦非也自仁宗以後講治鹽法事例業瑣無益鹽利祇之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准鹽之利須選准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輒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也

懲胡議

袁宏為吉士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遺陽九之否運遭宋祚特頒金錄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獎其光盜據神鼎藉乘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服自開創以來僥倖之隆搜封之盛未有逾此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應之纖翦手官惟相殘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既絕四維攸斁由是大盜蜂起神州鹿豕勝之徒並起而亡胡于時據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弑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與項相去幾何我

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江淮之旅攬霸王之略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鴻業

增定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三議類
十九

內引江東之乘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爪牙川至寤寐以來王宋之英虎受以納陶劉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間以崇李易之任策畢屈百戰咸克克算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兇受醢雖帝之詠鹿光武之昆陽方斯後知也遂乃九有歸心三靈效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刺冠如燎毛掃堅壘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醜遠遁龍荒千古之兇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太祖者也天下既定厭苦兵革雖肅清沙漠歲以為常猶未能窮追遐討使王庭絕於幕南固執寬於故穴也我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其欲之謀熱念留侯之遺策以為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長久之計也肅清天啟秘略神授爰即幽并以為鼎宅左控遼海後枕關三關虎踞九邊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同將以峻華夷之限。周秦之制者也。猶以不一步者不永休。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連年北討。志滅裔胡。而匈奴之山。勤銘碣。平燕然。築京觀。於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殲。環介冑。蒙犯霜露。離法宮之深密。而騁驚乎不毛之地。如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文皇者也。其為子孫計。萬世之深遠也。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已巳之秋。土木之禍。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畏君有君。廟筭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皇輿于紫闥。正帝座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饒之數。遂并為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以來。火篩小王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肅。疲於奔命。朝廷肝食。殆無寧歲。迄今日。吉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

增定皇明節錄卷之三議類

二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萬里驅深入。蹂躪疆場。殘毀城堡。烽火通于秦渭。羽書飛于京。神聖不克。久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前時成風。驍將失職。監法壞而弗修。屯田廢而徒設。倉府空虛。屯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戈。日不一飽。寒久。粟烈。衣不救體。虜至則喪膽。視魄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實生痛哭之秋。江統憂患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自夫金元肇。樹。虜志。臣則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知文皇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文太史
御山公

廣謚議
賞罰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夫賢而賞不肖而罰。理之常也。然賢者或不幸而罰。不肖者或幸而賞。則是非之辨。不明。勸懲之典。不著。而人主鼓舞天下之術。方矣。聖人知其然。是以作為謚法。以濟之。賢者不幸生前。惟罰而死。後復美。諡則足以為萬世之榮。不肖者不幸生前。賞而死。不免惡。諡則足以為萬世之辱。嗚呼。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則人情安肯冒一時之榮。而甘萬世之辱哉。古者臣子于君。稱天以誼。且猶不敢徇私。故有幽厲桀紂之號。况君之于臣乎。國朝賞罰。當矣。間有見稱于生前。而不能無議于身後者。則謚法誠不可緩也。

太祖初興。未遑此務。故唯。藩王武臣有謚。至

增定皇明節錄卷之三議類

廿一

論今日
功不謀太常子者。事美。不子者。免惡名。國家二百年文治。隆洽。而于此。頗有不敷。然若。愚竊怪之。豈其別有大焉者。而不肖此。身。抑或。惜而不子也。夫古所謂謚者。兼美惡而稱之。也是以有榮有辱。可勸可懲。若子者。幸美。不子者。免惡名。則榮者。冒于生前。辱不及于身後。猶廢謚也。謚既廢。夫將必專恃刑罰。以懲惡。而可乎。愚竊謂。今在內。則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在外。則方面諸臣。皆常有謚。或仕或罪。沒必申報。考功司河南道。稽其在任功過。評隲人品。高下。移文太常。撰議。奏請。然後吏。札大臣。審定。覆題。不由閣擬。不從中制。使天下曉然。知賢者雖抑而必伸。不肖者雖中而必抑。則勸懲之機。風動海內。頗有出于刑賞之上者。何憚而不為哉。或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如子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刑賞之上者。何憚而不為哉。或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如子之

言不幾於濫乎。愚應之曰。不然。古人所謂爵者。有二。書曰。列爵。惟五。此以公侯伯子男為爵也。孟子曰。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此以公卿大夫為爵也。況周人稱爵。下逮命士。豈必分上析下。然後為爵也。方今京朝五品以上。在外方面諸臣。列于大夫。非特周之命士而已。以應謚法。何名為濫。安得謬引曲說。而沮古今之大典邪。

郊祀 二祖並配議

夏言 大學士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觀。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為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磨者也。又伏觀。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

聖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

聖神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為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

一祖。後儒穿鑿。分郊立為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

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靡

棄。湯然而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

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

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

失。夫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

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

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為此度越百王之舉。

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

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

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

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

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園丘方丘。俱當以二聖並配。於時臣

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

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

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 聖制萬一遷就猶為非禮若園丘方丘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失况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欽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 宸斷羣臣次第上奏臣亦盡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傳德大學士鑒然上奏必欲 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象矣及久候 明旨不下竊恐 聖心亦不免於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

此言不可並配者二

也此二代南漢之盛其之殿易西漢以前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並拱中禮官希旨郊立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園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皇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特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岐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齊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和教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理故雖

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惟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為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父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 太宗子也然則 太祖在御之日我 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 太宗建北都以聖子承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乎 偕亂混一區宇掃禍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 聖子神孫者則 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極並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 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聖祖之心乎然之論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聖祖曰朕原為欽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為問當遵復 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而親親周道備矣

此言不可並配者三

說得精快便主並配并將何說

若二祖同配非為二本失為乎

必如此
分所方
其成周
其制台
並配則
各失其
則各全
其意二
語極當

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

敢以配天者避僂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

太祖配天於闕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

太祖也奉我太祖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

堂者也所以尊太祖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

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

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

建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在天之靈我

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瀛洛關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議類

國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侯歿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

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奏進樂書乞與正樂議

嚴嵩大華士

本部從禮科抄出新選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奏臣聞諸周禮

存者六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

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太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

以享先祖聞諸詩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樂典樂教

胥子自古聖帝明王未有命是而能以化成乎天下者矣

陛下之聖德復古樂于今日正所急之先務也故敢將順其美

與正樂者有所

律呂新書而有補註之作以足陳諸集說之意所以明樂理也於

伏義卦圖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作

所以明樂理之原也于典樂而有要論之作所以明古樂必可

與于今日也不揣愚賤讀其奉獻以為興樂採擇之備覽且四

聖訓中非徒寓乎樂理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有養身之術焉有

治國之方焉有修己之要焉有立政之道焉故臣又作四圖用

臣所撰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與

聖訓三卷共二帙親齋謹具奏聞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臣等切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奉以復古樂為念但時當草創欲為

皇上以養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則值百年聖燕述作

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

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所謂制度者亦失傳久矣西漢

樂公羊其傳無

一二臣

廣

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
其可復
正古樂言其義况數千載之後乎今遂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興
手

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
樂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八音中考定五音以為
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為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能
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
為變且人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為依永律呂協奏是
為和聲此皆取之虞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与此合惟我
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聲興
復雅樂今日實惟其時也

論戶部出入揭帖

張居正太師文忠公

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
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
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目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嚴實考成有司徵輸以時逋負者少
姦貪犯賊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
旱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
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
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
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
九萬四千一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
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兩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
免數多及即年追贖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損少又
兩次奉旨取用及奏補金花稅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
之需故出數及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並入以為出
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
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
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日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
旱之災強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
必至也比時款取之于官則倉庫所存皆虛無可措處款取之
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威計乃無聊天下
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
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
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因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無日莫
引誘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垂意
更切

裁定 宗藩事例議

張居正 大學士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勅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昭
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臣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
部為繁 國家典章亦惟禮部為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曹纂
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
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
細參詳 國家典章如儀制祭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傳授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以其年月刪
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
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
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

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計酌損益既
理厥心天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於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
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難極備之 國家之財力已竭
宗室之月滋滋多不得不曲為防嚴加裁抑傾集議之始未
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議
擬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
事與理外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
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弊如 親王樂工二十七
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茲以 藩王體尊其燕樂皆
專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為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
例之未安者也又如 親王故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又
必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姪而

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 邵王初封者
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為差等
今房屋等項一併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今
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服 邵王體亞 親藩乃身後墳
塋葬從停給此恩即太薄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 邵王故
絕者不准襲封而以 邵王奉祭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
襲繼室而 紹 邵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襲繼擅婚庶人俸糧
止給五十石而 紹 邵王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
失倫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 邵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
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 邵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
授鎮國將軍此等事例異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擅婚子女
不定年限禁從 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於法不可盡革不

革則又廢法此等事例無序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 邵王故
絕者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
雜從繳奉其冊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溫安及花主
傳生子女請名封爵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
還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還婚者革奪另選將被選之人發
還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安者也諸如此
類尚不可以悉數大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
則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務用此為準因時救弊似亦
未為大害但欲成冊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 國體審察人
情上不虧 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
協哀慈適宜乃足為經常可久之規聖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
例議實多未安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

從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為更定照得
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為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溫安所生子女於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令改
姓易籍發為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其等條例都
著該部傳當改正行欽此合無
勅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條開 宗藩者悉行哀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
官議擬傳當上請
聖裁著為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修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
守今以堅信而不侈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
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
從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為更定照得
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為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溫安所生子女於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令改
姓易籍發為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其等條例都
著該部傳當改正行欽此合無
勅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條開 宗藩者悉行哀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
官議擬傳當上請
聖裁著為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修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
守今以堅信而不侈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
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保甲之名昉自熙豐世儒所詆訾以為激政而不欲行者
愚謂不然法有宜于古不宜于今即三代良法在今亦激政矣

非政之弊與時違也苟適于時惟管商所建吾安得而廢之且
必懲熙豐而廢保甲則前此周政固無足論而周之比閭五兩
亦非邪況徒襲其名而不盡沿其名而不盡沿其實以
古之法行今之意其誰曰不可今海內人安百姓樂業間有不
逞弄兵潢池匪即殄滅似無庸慮已然桑土之防古今慎之夫
衛兵藉在衛所兵北籍在郡邑保甲之籍在鄉閭互相表裏萬
全之道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驟發其端難有不病其擾者愚
以為保甲之行有三善焉今有積貯於此將官守之扣募民守
和抑與其家人戮力而守也故衛兵者官守之者也民壯者募

增定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三議類

廿四

民守者也保甲者與其家人戮力而守者也今第令十家為甲
甲有長各鄉為保保有正帥大者或為數保鄉少者咸併為一
保保統戶有司督之而司其長若正之廢置如繩屬網如臂使
指仍令家籍壯丁幾何衣糧幾何應用器械幾何保自為冊整
甲自為守望家長教戒屬之甲長甲長教戒屬之保臣寇至在
一甲則戶相應援在一保則甲相應援在各鄉則保相應接並
並其遠近到其規條明其賞罰若為會約不如約者保正曰有
司罰之有司第時以游兵倚南其間如缺則緩急有濟寇卒難
乘一善也且寇往往負山阻江憑恃岩險以為無賴游民淵藪
而其出也潛城匿市偵伺虛實又卒籍其鄉里無賴者以為鄉
道今保甲既行令各開具丁男之數與其衣食之業出入遠近
之期家懸于門即有游惰作奸犯科曉然可箝二善也又商肆

旅即朝夕互察稍涉可疑其審詰之否且連坐即有奸細無地
可容踪跡易得三善也故保甲之法可行明甚天下無事則相
與厲衆讀法勸善規過申說

高皇帝諭詞略如周正黨正遺意以成俗禮而消訟事即軍令
之寄于內政即徒出于比閭此其與徵調名募之紛紜相去遠
矣第其散也有司不舉其實保正以版于民久之法廢而意失
其初乃至編保甲之丁以為徭移保甲之役以為賦又或調以
他役假以別需御豪自置漁獵下民保甲無益于民而反以
滋弊者則有司不善用法之過也若韓魏公刺陝西初亦謂聽
民自便無復他用其後遂藉以配邊愚竊嘆韓公之未有以持
其後也然亦未始之何矣夫民雖至渙本欲為閭閻赤子計亡
窮也請空懸書公門要以必行明示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

增定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三議類

廿五

惟治以法而不與其事至于各郡事宜亦且聽民自陳其便而
度可者疏行之慎保正之舉重因循之罰庶乎可然非良有司
亦莫任其責者是使韓公之弊復起于今而法與熙寧無異也
故法一而已周公以王管子以伯熙豐以弊此其故何哉當事
者可深長思矣

保甲議
善乎曰甚然而既置以屬民者何曰此非法之過而

用法之過也保甲之名自熙寧始也然而其法不始熙寧也周

也而此則什五矣齊也而執里連鄉矣秦也而收司連坐矣周

猶是法也然乃主于解曉其民而因之以比其故民生和同而

周以承寧齊猶是法也然乃主于寄軍令以漸方於天下要

使民守相國戰相領故其民比志而終以霸秦亦猶是法也然

乃主于使民告姦其民比居而有相仇之心故雖盜竊而卒貽

秦亡繇斯以談法顧用之何如耳法易故焉安石之始用保甲

也固曰使民自相保而彌盜也民未稱屈也巳勒令肄習武事而民之困者十二三矣安石曰富兵于農古也則古未嘗令民輸兵費也宋而既賦民財募兵矣又令自為兵是再役也則母論其卒之騷擾而其始固有所不可也雖然非其勅保甲肆武于官乎則可而非其行保甲乎則不可保甲者彌盜之要策其法襲用至今而利猶可屈指數也雖戶為甲聯甲為保一戶有欲廢起而相以援或禦其衝或邀其歸盜將安逸利一遞掌名籍互相覺察亦必稽其所往即有深九推埋之徒不得萌孽利二有記宿於其家者拜籍之其戶下梁虞連坐必其審詰好尤無所藏匿利三宋之害自籍之為兵始也今固未嘗籍之為兵也而三利存焉如之何其曰法之不可行也然而今之行也亦有害今之利由宋同而其害與宋異有司行部往來墟落務明得意使民舍其舊事以相送迎甚乃編保甲以為徭科丁賦以充需簿尉下小借名稽覈以為利實官版之保保版之中甲版之戶一不盈餘則誣以它端民不畏盜而畏吏所謂長若正

保甲議
善乎曰甚然而既置以屬民者何曰此非法之過而

廿六

者又多豪舉禁禁因是以武斷於鄉甚乃自為淵藪多懼見發

莫敢誰何鄉村部屋或隔山陬守望不相及而保從連坐使民

見謂保甲無裨于民而反以滋害則亦不善用法之過也宋之

害變而增于法之外今之害緣而起于法之內者其過在有司

有司城下令令保甲曰爾等主自相守望一切公家役不爾及

平居吾不爾稽爾務自辦治即盜發吾以法繩其後長正非其

人眾其推擇長者告我吾為若易之居遠不能相守望者告我

吾為若擇使近者更附之持此之令必信必果而曰民不稱便

則亦不善議法矣若王文成之議曰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

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

因是而修之導以義而訓以禮則禮樂可興此存乎其人非愚

所能一二數也

保甲議
善乎曰甚然而既置以屬民者何曰此非法之過而

廿七

審舉劾議

王錫爵 柱國大學士

臣嘗讀史而嘆齊威王得御臣之術也齊威王委政以來國人
不治矣當是時即黑夫大敗賢而左右乃日殺之也威王使人
視之田野開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賢也則召而語之曰
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舉夫封之萬家阿大夫最不肯而左右乃
日舉之也威王使人視之田野不開民貧苦趙攻即不救衛取
薛陵不知不肯也則召而語之曰子其幣厚吾左右以求舉夫
其舉者並享之舉阿者即毀即墨者也於是羣臣震恐莫敢
不勤其誠齊國大治夫即墨賢封賢阿不肯享不肯可矣
而私毀私譽之必誅豈非誣妬者即壞政之原朋黨者即假手
之道哉雖堯之放於崇山也其罪不可考見獨故嘗舉共工耳
而舜亦自言其望謬說殄行也由此言之威王之所以奮其飛

卷之三 議類

卅八

鳴以舉動臣工者其即舜之術與今夫倉公之用藥也將欲使
之去邪而保正則必先制其性炮炙浸漬靡不備至苟不制伏
而惟其性之所為則將橫發爛縱邪氣益張正氣益耗幾何其
不遠然以發也君之用人何以異此天下司府州縣官吏賢否
獨在無間臣嘗聞即報矣其舉者必方面大官也不然必進士
州縣也不然必其突標書脂善為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二耳
其効者必州縣小官也不然必舉人方面也不然必其強強
元不為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二耳是故東方明矣卑卑而
候於門屏斥蓋與擯矣錦繡鴈行選影鵠立臨則僂僂唯諾口
吻如有吞則大官莫不皆然況小官乎何者祈舉而免効也
使車至矣流汗而迎於途抱板視瞻望塵展拜羞品極水陸供
帳擬王者九所以悅耳目娛心音者繼繼悉具倘則進士莫不皆然

況舉人以下乎何者祈舉而免効也夫大官進士輩尚未艾吾之
舉者常在焉而又連之以媚小官舉貢止泊有所吾之効者當
在焉而亦連之以媚是以上下混淆邪正雜揉公道榛塞人心
廢矣此國政之大害將俗之深痛也夫天下如此其大矣賢人
君子如此其不少矣而臣安敢妄有以訾之哉人之言曰聽言
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臣嘗迹其事矣萬籟成
林倉庚告墮田野未見其闕也糟糠不厭恒褐不完人民未見
其給也官急而不勤吏姦而侯賄事未見其不留也貧苦失職
閭里呻吟百姓未見其寧也天下一家固無敵國相侵之寇然即
門之外盜賊日屠鄉聚老幼係累戾天為之涕下典兵者未嘗遣
一卒以援之緩急其可使乎皆往往被舉矣此臣所以妄議之
也夫姦妍因乎強弱則剛者吐而弱者茹美惡視乎苦甘則佞

人登而直人遠則狼狽通弊不為幸經風同遊係憂憂態使遇
威王必無事矣且藥未有不制而可用者也臣願
陛下權虞舜之權收齊王之柄審舉劾之司重巡按之責如所
謂使人視阿即墨之為者然後以行刑則公道昭明誰不懷畏
而又操鏡乾綱專治刺舉之吏則其制乎御史即所制天下即
縣也使天下至庶人主安能盡知故寄耳目於左右目替而黑
白不殊耳清而濁難辨混則是必天子自為而後可耶甚矣人
之不忠也天子固無自為之理而左右又不可盡信然則齊威
之術可以其異於舜而美之哉

卷之三 議類

卅九

復河套議 王錫爵 文華殿大學士
臣聞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時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而機有所必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足之不倫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意棄而不守藉寇齎盜然於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策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膏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永服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失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攻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豈非上之所宜以新嘗膽而有志之上所以扼腕而懷袂者也先帝既命肅愍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套固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蒙賢臣發于遠謀抑其時或有制肘而未終其志邪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披套搦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冰陣觀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踞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策也請極言之以干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是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

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勝成矣短祚內紫且生而呼韓稱漢顧係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刀各有所安主客勞逸從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主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愛而擇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等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骸兼之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咸思振旅強和而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變而二也二則其時其強弱盈縮入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則其害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勢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而無定計則虜備益嚴行將利則重而在後且更有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俘為逃賊角時開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賊將以通報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若虜之所長

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今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盡，舍先人之所營，妻孥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柘，時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自養之所供，迫于兵刃，休于生死，尚每有退怯以觀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矢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于守。邾春夏馬瘦，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邾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豈以待我誠懼其變，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圜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于焉？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勇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旃裘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境，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響，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卒，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沿城諸邊，實近我

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
 恤也。套地則自大師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
 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平體異也。故曰殺虎者。
 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
 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走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
 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為
 守。先將渡口。及可以輓水道路。築築垣牆。以次移置邊堡于沿
 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
 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
 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
 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邊堡置兵。非千
 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得三十萬眾。不止也。誠恐布置
 未定。而官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
 甚巨。若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
 邊。運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糧
 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
 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倣倖
 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漢之所備者。胡而
 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觀我。皇上以聖德建極
 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耶。自
 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若連疲疲。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斯邪。彼
 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兵。和
 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
 道也。夫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

恆河套藏

卷之三 議類

197
198

擬新建文成縣志

范謙翰
林檢封

馬相國
敘陽明
先生之
德望動
庸歷
如柏掌
猶今先
生有知
下當九
頃以謝
至北
之文約
詩之辭
又所代
詞臣之
兒也

謹按故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王公守仁幼稟奇資潛心大
業長教正學起意前修唯無以聖賢為師挺然以豪傑自待學
凡三變而至道志蓋百折而不可回初際 敬皇起家比部繼遭
武廟遷秩兵曹隨分效忠時陳疏披逆鱗遂逢赫怒窮狡亢
蓋觸危機竄身魑魅之鄉化妖為德跋之煙嵐之地處險若夷
漸返康途越居舊次周旋郎署薦歷卿垣以理學澤身心履道
坦坦以儒術經世務教政優優蘊藉微猷綜緯人紀於是學者
仰之北斗生民望以東山時惟變凋劫兵潢池煽禍遂推殺往
布鮮緇公至則宣聲教播
聖靈昭携懷來式威文附繇是一舉而漳浦平再舉而橫水殄
三舉而桶岡殲四舉而剏頭馘渠反接脅從角崩遂夷負固

增定皇明律典卷之一 議類

VIP
—
五

五更鼓
角五更
壯
生河影
動搖
之東盡為平也之地天際震手藏谷陽德被于幽陰禮樂詩書
微中軍之知戰于安祖立鵠征虜之祭遵人方幸乎外寧公獨
勸于內顧義於達舉節鉞戍探乳虎於穴中縛長鯨於江上
遂使九夷坐管漢澤孤城圍解睢陽然且歸勝算於

朝議分員於幕府不矜不伐若虛若無處之泊如莫可間也
其無江表之費南樞府中烏鳥之情遂忤貂鎬之貴赤芻方勤
於選徒白府仍爲於登庸適履外艱竟終棄制屬
肅皇帝初登大寶寤寐舊賢雖當守之召甚殷而
闕廷之階竟阻某方息棧越水談道吳山若將終焉不是過矣
尋以思田遺孽久逸網羅爰起嚴整重臣再加節鉞北至其疆
開府于梧不震不驚匪游匪紂祭上沛之澤失計撫剿之後先
宣德布威垂綏按甲旬日之間二酋自縛於帳下三月之內八

案盡覽於中。遂一以王法。受置其長。以上。格撫循其民。於是
方將陳情。閣下歸。江邊。知馬援功。成。空。標。制。柱。班。超。老
者。事。屬。蓋。棺。適。遭。投。打。致。使。功。高。不。賞。名。重。見。疑。常。典。所。宜。議
而未決。識者傷之。今

皇上。卹。錄。道。忠。推。恩。宿。草。乃。丁。禮。官。議。所。以。易。其。名。以。示。優。異
臣。惟。謚。法。有。曰。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公。倡。絕。學。于。人
心。久。弱。之。餘。道。不。流。于。冰。泗。收。強。虜。于。鬼。方。負。固。之。域。化。已。格
于。有。苗。至。其。伐。叛。民。體。國。經。制。民。到。于。今。安。之。揆。之。謚。法。不
帝。相。當。昔。留。侯。佐。漢。官。兼。二。美。我。誠。意。輔。明。亦。具。茲。義。至。論
興。起。來。覺。提。挈。道。宗。則。公。尤。偉。也。雖。胡。運。之。與。佐。命。其。遇。不。同

然。定。難。之。與。廊。基。其。功。則。一。則。逆。藩。之。羽。翼。既。成。而。事。於。倉
卒。非。從。容。籌。畫。之。時。若。洞。鑒。之。唇。齒。相。依。而。謀。斷。于。一。人。非。羣
策。畢。舉。之。日。以。今。天。下。視。之。似。為。一。方。之。難。以。彼。一。時。之。實
為。腹。心。之。憂。因。時。論。功。循。名。責。實。宜。申。明。帶。礪。更。美。聲。稱。合。而
議。之。請。謚。曰。文。成。謹。議

卷之三 議類 四六

新建文成侯謚議

李維祺 國史編修

伏以故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封新建伯王公守
仁性。隣。其。庶。學。匪。待。興。自。其。少。時。即。已。潛。心。大。業。勵。志。前。修。蓋
嘗。泛。濫。于。翰。墨。詞。章。馳。騁。於。翰。鈴。技。射。波。淫。于。佛。老。神。仙。彌。歷
多方。始。窺。真。境。當。武。廟。切。登。大。宴。金。璫。竊。弄。威。權。抗。疏。九。關
投。荒。萬。里。動。心。忍。性。或。忍。不。形。頌。六。經。淵。源。一。貫。豈。惟。縉。紳
士。類。景。仰。高。名。抑。且。翹。翹。聲。靈。從。雅。教。已。而。開。府。虔。鎮。益。殫
張。施。壯。猷。天。授。或。問。雲。流。初。赴。而。捕。圍。繼。繼。利。頭。橫。水。軍。旅
不。忘。問。學。組。豆。已。具。折。衝。會。寧。庶。人。富。淮。南。之。陰。謀。踵。吳。楚。之
覆。輒。民。窮。盜。起。既。間。隙。之。可。乘。近。構。遠。交。復。網。羅。之。肆。布。守。仁
官。非。守。土。士。僅。千。人。而。能。以。忠。誠。任。國。家。之。難。以。節。義。激。將。卒
之。心。一。舉。而。南。昌。底。定。再。舉。而。禍。本。全。消。宗。社。無。虞。臣。民。胥。戴

卷之三 議類 四七

方。提。獎。膚。之。賜。仍。來。滿。漢。之。書。處。之。晏。然。略。無。溫。色。嗣。以。夏。去
屏。跡。山。中。而。盡。盡。精。明。往。所。廣。所。以。啟。誘。羣。蒙。闡。明。註。訓。勤。懇
篤。志。不。間。終。始。先。帝。初。載。始。典。留。曹。思。田。之。役。再。借。旌。麾。捷
蘇。王。破。入。寨。遂。乃。變。嚴。元。為。非。邑。之。墟。易。獲。孫。為。冠。帶。之。國。鴻
代。奇。勳。近。代。耿。親。失。德。既。如。彼。功。又。如。此。宜。有。美。稱。以。崇。勳。否
連。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我。明。肇。基。以。來。百。數
十。年。政。令。文。物。卓。越。往。古。而。聖。賢。心。傳。鬱。焉。未。暢。雖。河。東。江。門
燦。然。後。光。一。唱。寡。和。迄。以。中。論。守。仁。獨。倡。為。致。良。知。之。說。直。指
性。靈。開。示。迷。途。希。聖。希。賢。坦。途。可。由。後。學。有。所。依。歸。先。緒。賴。以
不。墜。觀。其。倉。卒。遭。變。不。動。聲。色。暮。月。之。間。績。用。有。成。始。竄。遐。取
終。業。危。詢。步。履。安。舒。絃。歌。罔。輟。此。則。道。德。博。聞。之。明。驗。也。通。濠
倡。亂。安。危。在。于。呼。吸。應。寇。孽。延。流。毒。已。近。百。載。守。仁。眇。然。儒。生

安民立
政典
法合

躬操甲冑。一除僭逆。兩靖兇頑。神器顛危。旋用匡復。六省編氓。
尚籍除澤亞夫之討。七國晉公之服。非蔡實兼厥美。此則安民
立政之最大者也。皆昭侯佐命于炎漢。青田翊運于
高皇。遭不世之主。際不極之會。樹績策功。時勢為易。叩其醞籍。
未必盡合聖賢之旨。而身歿之後。均以文成為謚。守仁所處。時
勢易于二子。乃其戡亂定國。功相等埒。至夫身心性情之蘊。繼
往開來之學。殆有過之無不及者矣。其上考性經。下參令甲。揆
之輿論。稽之素行。謚以文成。誠非虛美。謹議。

增定皇明節錄
卷之三 議類

四八

閩廣善後事疏議

疏一貫 翰林學士 翁同龢

伏見閩廣海寇近就熾滅。獲醜獻功。似至嘉賽。令海隅遐壤之
鄉。識天威之遠。及明犯法之必誅。無有遁漏。甚感舉也。然大
兵之後。有司困于募民力。憊于征求。若者有轉輸之苦。役者
有瘡痍之痛。辟之誠者。未哺病者。方起當此之時。不思有以處
之以善其後。竊恐民不安所。變將復至。古人云。平吳之後。方煩
期之閒。負山阻海。擅法鏡之利。其民喜關。乍聚乍散。有司急之
不匿于終崖。簞竹之中。則泛舟入海。因風之所止泊。而時出抄
掠。為患諸郡。此非獨習性然也。亦為吏者安集不稱之效也。夫
人莫不好生。而惡死。顯親戚而重離亡。然而犯之不顧者。以此
之無以生之。而彼之可以幸免也。又仕于土者。大抵多遷謫。羈
縲之人。以此之人事乎其上。彼亦惟貨賄是望。孰肯為百姓為
久遠之計者。二者相合。釀成厲階。上下憂虞。以有今日。然臣之
愚竊謂兵不可玩。威不可蕪。方今海氛蕩平。則彼依山負險者。
雖懷遠視之心。必且喪氣乘此時而撫之。使之銷兵刀。治農器。
不爾則出兵剿之。彼必惕吾之威。而懷吾之惠。其功賢于百萬
之師遠矣。此韓信收燕之策也。其便一也。既撫之後。遠溫良長
厚者。治之退刻薄之吏。開生息之塗。節賦斂之用。堅樂生之願。
使民重親戚而畏死亡。其便二也。又事至則懼。事平則玩。人之
情也。今能勸閩廣諸臣。所在提戈之處。詰戎兵時簡練。以備不
虞。雖境安烽息。考是資滿。不得數易特。增其糈餼。以養之。使
安其上。官習其俗。其便三也。古者鄉有長閭。有族黨。有正。故什
伍相維。民用輯睦。今倣此法立之。保伍糾其習業。稽其戶口。則

此第四

此第五

此第六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三 議論類

五十

雖欲為亂而不能矣。其便四也。君子欲立功名以自效于上。其于上之求下顧為之未見其成。撓以眾議。或以浮言。則誰肯以身博死者。昔龔遂治渤海。亦曰願陛下少寬文法。今欲閩廣久安而無事。莫若聽將吏以便安治之。不效然後治其罪。毋從中而阻其便五也。蘇桓不信曹沫之盟。晉文不趨伐原之利。非獨示信。亦以勸來也。今閩廣寇殺其黨以降。非獨冀生。亦以一人嘗我也。如使縣賞格以來之。又羅織其罪而殺之。則他負固者曰。朝廷之不可信如此。此所謂禁之使歸而教之使叛。是後無降者矣。元至正中。張瑄朱清寇海上。後降而官之。子賴其用。安知今日無此等輩乎。其便六也。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惟因循以養禍。故至此。今幸決其離矣。不大養之。何以善其後哉。傳曰。聖人防患於未然。書曰。事事乃。有備無患。今

閩廣甫寧所以望

陛下之撫綏者。其機正在於此。竊見

予將士既懋。而任子矣。恐有怠成之患。善後之策

斯議焉。謹議。

人情大抵如此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三 議論類

五十三

閩廣善後事宜議

張一桂 國學少司成

竊聞之善謀國者。貴為未然之圖。而不貴為卒然之計。惟夫始之未豫。值事變之來。輒駭愕相顧而嘆。其無及比。事變一平。則又怡然安處。自以為泰山磐石之固。而不思所以善其後。此抱憂時之惓惓者。扼腕而長嘆也。恭惟皇上秉錄御天。薄海內外。罔不稽首貢琛。重譯納贄。矣。惟茲閩廣。是在疆服。依山濱海。四塞險阻。時有一二桀驁不逞者。敢行稱亂。于其間。星馳騶發。大肆虔剿。而閩之漳泉。廣之潮惠。罹毒尤慘。幸賴我皇上威靈窮數省之兵力。而後克之。膚功告成。元惡授首。亦既紓廟堂于南顧。而閩廣于征席矣。使征于目前之安。而善後無策。臣恐餘孽復且相煽。如前日東南之憂。將未艾也。謹質之土俗。稽之見聞。列為數事。用備採擇。先儒曰。欲求良民先

求良吏。言。轉。之。機。在。上。不。在。下。也。昔。龔。遂。任。渤。海。而。盜。賊。解。散。張。敞。為。一。而。抱。鼓。不。驚。顧。上。之。人。何。如。耳。往。者。閩。廣。之。區。賊。皆。平。而。以。為。遠。方。而。定。所。途。者。非。出。于。維。則。由。于。與。諸。衰。罷。者。以。閩。耳。廢。事。貪。墨。者。以。贖。貨。行。私。雖。刑。重。賦。民。不。勝。求。驅。之。為。盜。每。謂。于。此。誠。今。之。有。司。皆。得。其。人。則。吏。稱。民。安。盜。賊。無。自。而。作。矣。故。守。令。之。選。不。可。以。不。慎。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地。利。之。當。固。也。昔。張。仁。願。築。三。受。降。城。而。胡。人。不。敢。南。牧。劉。江。立。沿。海。諸。衛。而。海。上。百。年。無。警。攷。之。往。事。可。徵。已。盜。賊。出。沒。于。閩。廣。者。豈。無。險。要。之。可。據。者。乎。今。空。周。覽。地。形。詳。加。擬。議。大。則。設。州。治。次。則。設。縣。治。又。次。則。設。巡。檢。司。以。鎮。之。如。此。則。無。事。可以。潛。消。姦。人。之。心。有。事。可以。坐。扼。盜。賊。之。吭。固。國。威。民。計。莫。先。于。此。矣。故。險。要。之。守。不。可。以。不。重。也。語。曰。牧。羊。以。等。養。虎。以。

言制之有具也。先臣王守仁平淵頭，捕閩諸寇，乃立十牌法。地方以寧。今之閩，賊既平之後，倣其遺意，創為定制。俾其平居，則互相檢察，變故則交相守望。庶人無所容，而良善寧謐。可以逆折禍亂之萌矣。故保甲之法，不可以不嚴也。詩曰：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蓋淳化之速也。昔陳宴施惠，潁川而盜賊自歸。陽城撫字，道州而民恥不善。乃自昔而已然矣。今彼之甘心為盜者，洋盜有六，不詳已者，蓋其中乎。誠使為民上者，能輕其賦，役蠲其苛，而後復以其不貨之身而自冒干不赦之罪，以其所愛之妻子而自委于不可知之盜，必不然矣。故撫綏之道，不可以不周也。書曰：御其得道，則狙詐咸作。使蓋言取遠之難也。先臣韓雍平大藤峽之亂，奏以土官為知州，疆宇安靖。迄今賴之。閩廣之版圖，其列在郡縣者，無論已自

此以外，許有市，嚴禁州木蒙翳之區，不可以疆理治。伶音鳥語，雖強頑秦之人，不可以化誨服者乎。今當順其故俗，擇男略適，健眾所畏服者，授以職御，俾之統制其地。內固藩籬，外却寇竊，亦柔遠之一策矣。故駕馭之術，不可以不講也。雖然，此特一時善後之大略耳。臣又聞之成周，太和洋溢，而越裳來獻。漢文不修玄默，而越裳稱臣。今閩廣之地，固百越之故區也。挈古至今，理非二致。伏願我皇上，聖德遠覽，深惟古道，鏡耀德之，舒懷內脩之，勝算先政，切自治者，皆振舉不遺，則威德潛孚，遠人效順。閩廣貽萬年之安，而隔周漢于不足言矣。譬之善養身者，惟先培固元氣，而四肢百骸不期理而自理也。豈非柔遠之長策哉。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同，此之謂也。謹議。

閩廣善後事宜議 李維禎庶吉士
天下猶人身也。吐納之非時，放處之應節，皆足以病其身。善治身者，必求所為致病之源，而治焉。然後可以無後患。治天下之亂，何以異此。始之不慎，而養其亂，幸而少戢，遂謂翽然以為安。而禍源未塞，罅漏可乘。一旦潰決而起，將至于不可救斯。不能善後之過也。已閩廣之寇，內訌紛亂者十載餘矣。以國之靈，得就其難，辟諸病者，僅免于死，而元氣耗蕩，不絕如綫。善後之策，非所宜熟慮，而疾行者乎。蓋嘗總其大勢而較之，賊之出沒，海上者若鳥合，蜂屯，難與爭鋒。然非有根柢之勢，故一戰而勝，則其黨與為易散。賊之盤踞山谷者，若蔓延羅附，株連帶結，非其摧折之難，而惟其剗絕之盡為不易。斯二者，其聲勢遞相倚伏，而吾所以備之者，亦宜兼脩而無廢。誠欲為善後之計，在海賊

此言通夷之禁，而修沿海之備。在山賊則當行保甲之法，而治縣之兵，慎固守令，協力區處。斯又其大凡矣。夫汀漳惠潮，地與夷鄰，諸商利其所有，駕舶而互為市。久則導入內地，諸所掠取，盡地而分。夷既厭飲而歸，彼方且離鼓攘臂，乎其間而自幸。夫刑辟之不加矣，是宜嚴為之防。諸凡採捕販鬻，一切勿與通底，可以絕向導之路。而撫其構援之漸耳。國初瀕海之區，列戍置守，星羅棋布。世入恬熙，缺然廢闕，將不習旗鼓之節。士不聞弓馬之技。烽燧斥候，委之荒野，而樵牧其上，甚無謂也。今雖少飭然，地豈盡可守。士豈盡可用者乎。作而新之，存乎其人。斯要計也。國家幅員廣袤，即茂林深箐之域，莫非王土。莫非赤子。而吏其地者，至不得以尺一之書相號召。何也。今海賊已平，山賊勢無所藉賴，恐恐然有不免之懼。或撫或剿，可一言而決矣。

谷玄子曰：「素心世之於中，若皆相與。若金石，豈易語。」

有者乃淫禁持以弟之女律官
不色扣者言一不持克良力

情體
知此
出而
知此
知此

按治而易置之不徐以馬。然人平。解知警而精習可整。此帥之當
簡者也。然臣尤有說焉。夫軍士至寒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
察其情。率不病於操練。而惟病于工作。蓋工作之事。非官府則
山陵往往中官。參之彼。不利于役之齊。而恒利于工之折。貧民
糊口不給。而復加以誅求。乃稱貸未已。而子錢旋責其有焉。即
欲不逃亡。何得也。領班官。左官成。司官。即欲不因循苟
且。何可得也。方今
聖上。綱紀肅清。所未盡。猶有此耳。更望
宸斷。凡有不得已。工作務。勅巡視官。嚴行稽察。有敢浚削者。
毋論中外。必罪功。則官軍不致重累。而督責之法。於是乎可
於矣。伏乞
聖裁。

地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議類

五八

邊事議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
為重。不可偏也。我。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
加詳。自東至西。綿亘千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
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略也。每邊各設重兵。
統以大將。副以偏裨。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重
地防守。有事則倚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
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
遼陽舊城之外奔。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
勝廢而二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失河套。住牧
諸。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
懸。益甚。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籬籬。而退守門庭。居
室者。其能晏然而安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踐更疲命。是
自耗之術也。設邊境之卒。以為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
東南兵。暫為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為久遠之需。築墩臺。
用壯扼塞之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為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修
築。隱于上役。而取數於荷戈矣。糧餉則刻于樁頭。苦于折支。而
難望其有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酋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
但。資利歸諸酋長。而部落尚狹。狼心馬價。暗借脂膏。已竭金縢。
日索封豕。何厭板升。取毒應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慮有糾合。
之舉。宋時。初患西。吳。若金元。胡運。威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
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木柵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

馬琦經進侍講

陛下神聖統天委政。輔中外百職。秩然咸理。大小庶官。亦無
 謬。臣如。嗚呼。然鄉風美。雖然。自泰寧既久而。隋家日滋。世變侵尋。而環
 省節用。舉潛伏我。

數宗極
民達
乎通方
宜入
日經
事繁
變則通是以詩味率由書稱成憲而易則曰通則變使民不

神分生明。餘思。卷之三。後類。六十

可。夫。保。其。不。變。勢。也。夫。第。令。各。通。變。者。斟酌。劑。量。以。無。詭。爭。時。空。以。漸。假。乎。祖。宗。之。舊。制。豈。非。保。治。之。上。策。哉。臣。嘗。抵。掌。而。談。謔。者。竊。以。為。今。天。下。有。二。失。三。害。皆。關。於。社。稷。之。大。計。所。當。東。本。日。而。舉。為。之。圖。也。嘗。觀。

復召見之
其
祖宗時日凡再朝政事之暇時時延見大臣平臺暖閣召對無
妨賜茶命坐體貌有加以故上有所練於事而下有所效其誠
今年朝之制已不能終復矣而一二腹心元老及九卿文學侍
從之臣時或召見便殿諮詠治理考論古今此亦所以恢弘睿
寶而植太平之基也今常朝之期月不過數日講讀之時日不
過數刻比者雖僉輔臣之請詳閱章奏然未聞超然降辭有所
訪逮也
陛下雖至聖神四海無幾豈能玄覽獨悟而諸臣即懷忠抱悃

祖宗朝內府歲用不過二十萬。夫王者以四海為家，亦何求弗得，而教儉於此，豈非為天子民不忍屬天下以自養乎？茲者內

此亡
失也

用之額歲且踰百萬以帑不貲而外取給於度支費有日增而
實不內塞滋侈心耗利源歲費一歲而將何以善其後夫大有
兩宮之養而細有馭幸之恩累年之額臣知其不可以一旦而
驟削也獨宜稍覈其出入事而節縮之歲々而遞減之數年

之後提衡於多寡之間定為常額著之令甲以貽後世毋令奸人窟穴其間於以昭主德而實國用此最便計也而慮亡及此者故曰此二失也國初親王祿歲五萬石恩至渥矣未幾減而萬石或千石是何其與之未幾而削之太驟也則不以親故困天下力明矣今宗正籍至萬五千人親王而下郡王將軍中

卷之三 議類

射亡焉。其也。即已得賊。以及疎庶人有罪而庶人者。皆有祿。即竭海內之力。弗能贍也。而議者束於祖訓。及藩籬。莫敢支吾矣。自

高皇帝不能以五萬石長給諸王而十世之後猶食于縣官亡
其往時祿給則國家無神運鬼賦之財祿不給則宗人有帝
飢渴寒之患究其末流不變不止及今且因循未決如病癰者
微倖下一旦之無潰以為安豈不懿哉害一矣天下事大者稱
諸邊。

祖宗時諸邊衛犬牙相錯一衛之軍足以衛一方不聞調客兵也自一寧撤蔽而北邊多事矣固原城巨鎮而西垂益騷然矣以今之勢即欲盡撤客兵亦不可輕議然至倚重於南兵此計者過也臣聞餉邊之費主兵二而常南兵一餉一南兵何如

此二

此三

害也

第一土兵且如所以調南兵者皆殺練也土卒未練而南兵自
 如可乎矧夫當時者腹此兵以奉南兵即南日以籍而止日以
 怨此敗道也害二矣國家財賦大半仰給東南洪武中蠲租
 賑貸之令無歲不下百姓早知而縣官之供往往不之比年以
 來經費日廣無事而蠲租勢不行矣或有天災弘大需以賑
 昨皇升至計裁比者東南告災
 明旨數下憐民隱民間欣然願少須臾無死以蒙更生之澤
 而議者為國守財但得魚之利而忘竭澤之無虞一旦有變此
 不為亦癰而為腹心之疾明矣臣不識胡以禦之害三矣夫一
 祖宗之法行之二百年無不吉者特時異勢殊有宜有不立耳
 而要之惟祖宗之意所望於
 聖子神孫者大要在親賢勤政端已率下廣致睦重邊計恤兵

卷之三

六

命培國脉以保萬世之太平而已誠令
 陛下於此數者失則補之害則補之其於
 祖宗之法不必尺寸而模焉步武而追焉要以不能於時宜即
 所以善成乎
 祖制矣此真萬世治安之策所繇建也若不以此時計利乘便
 尤大業而洗夙瑕則後之難止伯此矣夫惟後將有不為之時
 然後知不為於可為之時者誠足惜也伏惟
 聖剛財察臣愚不勝悵悵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四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恭訂

議類

崇聖學正士風議

鄒德溥翰林國史編修

夫聖道本明也而邪說亂之士風本淳也而敝習汚之故興學
 莫如詎邪維風莫如法弊播穀者必弗其草養生者必治其瘼
 夫學亦有草風亦有癘不弗其所以為學蠹者學必弗崇也不
 決其所以為風蠹者風必弗正也蓋今之為學蠹者三而其為
 風蠹者亦三愚請得而質言之夫所以為學蠹者何也其一曰
 虛無之說當闢也世之矜言性宗者以為天下之道起於無反
 於無而稱歸根復命矣夫語中而歸之未發固也然不難乎
 無聲臭也今盡舉一切之用遺之而歸於無有愚未睹夫太
 極之在五行外也蓋其說嘗引三十幅其一穀當其無有車之
 用夫車誠以其無為用然使悉并所謂輻與穀者而獨以其無
 為車可乎使天下芻狗仁義而駢拇禮樂者必以此說啓之矣愚
 故曰虛無之說當闢也其二曰奇詭之說當闢也世之殫思玄
 冥者輒務為不可知之說以炫天下好異者神其說而宗之夫
 聖人之所神明而默識者乃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者也蓋孔氏
 之自述曰下學而上達今舍其所以下學者而求達乎乃幾於
 索隱者歟畫工之畫也於大馬顧難而於鬼神顧易則以人之
 所共見者難肖而於所不觀者易迷也今奈何令鬼魅之說得
 張使天下廢正學而趨于荒唐乎愚故曰奇詭之說當闢也其

此言

此言

此言

此言

此言

此言

三曰師心之說當聞也。先是心解而待道經者，俯然以六經之註脚襲其說者，遂乃并博古而廢之。夫神明之不倚見，聞固也。然而見聞亦所以擴吾之神明也。即孔氏不稱好古敏求乎？不獨於易章編三絕，即一禮一官必就其人而咨之，彼豈廢見聞者哉？夫以用兵之妙在心，遂謂兵法之無庸學也，亦固矣。其使人恣睢自用，不訪遺訓而咨故實，愚故曰師心之說當聞也。夫所以為風靈者何也？其一曰機巧之習當懲也。蓋自奔競之風起，業已痛斥之矣。然而機巧者奔競之端也。世且相率而才之何也？彼其巧于投尚且外匿其牛鼎之跡而實居之，蓋天下嚮之益烈，此張釋之所以惡焉。夫也愚故曰機巧之習當懲也。其二曰侈靡之習當懲也。吏人簞簞不飾，天下必以為重垢。奈何其于侈靡者弗禁也。夫財既匱於用矣，此不聖而取諸民者。

其侈而貪是禁其奢，防其不塞其實日繁無益矣。愚故曰侈靡之習當懲也。其三曰和同之習當懲也。比者士人棄用附和世尚嚴，則爭言嚴舍，惟是之論無隙也。世尚寬，則爭言寬舍，溫舒之疏無隙也。此其人于國家何賴焉？自聖不能以其專智成理，必藉眾見而交修之，欲其如五味之相濟也。今且以水濟水，其誰能食之？愚故曰和同之習當懲也。雖然邪說不可以言，開也在反經而已矣。故習不可以言懲也。在用賢而已矣。和者自以為樂及為之，撞大鐘發大鼓而後知音之足著也。三軍之士鼓之不起以千金之賞，賞寡旗而士爭披胄入敵矣。聖人者常以身為鍾鼓而以爵為千金，故學無不崇而風無不正。謹議。

崇聖學正士風議

夫天下事最大者則莫如學術。學術風俗矣。聖學不崇則無以紹明統緒，一道德而天下之學術日廢。士風不正則無以維持名教，厲厲衆庶而天下之人心日漓。斯二者非細故也。顧聖學之壞也以和說，士風之壞也以放習。夫使邪說得行，放習未改而欲新聖學之崇，士風之正，未有何幸而幾者？愚之意以為聖學之為邪說壞也，如蠶之以塵垢蔽其光也，不剷刮濯磨之則不復。士風之為放習壞也，如水之滔滔然赴下流而趨也不戢。障捍之則不止矣。夫豈惟不戢且愈急，豈惟不止且愈清？斯主世道者所為當日而憂也。顧其所為關之之權不在下而在上。夫令天下邪說若蠶者，至為粗淺齷齪，不過得委積以掩其口而已。不足以驚愚動衆，不足憂也。所憂者士大夫好奇喜異，捨經傳而內典之為，彼薄秦倫而釋子之為友，棄身心言行不治而相與治其靈無淨游之說，聞聞飛昇窮冥事，則相與嗟嘆慕修談樂道，桑柘而趨之，足跡援於宮觀之中，車轍結乎千里之外。愚者見其如此，靡然嚮風，廢本務離家室，將使聖人大中正之道絕而不明，愚竊以為宜風士大夫以切近著實之指，令居官者以奉職守法為賢，家食者以謹身飭行為高，而詭僻虛誕者稍分別焉。則士大夫亦何樂以其身為上之所厭，必易虛以實，及邪為正，庶天下亦不棄本務之事而家室之安矣。聖學固可崇也。夫今天下士習亦蔽甚矣。自青衿時已使直有司以希進取，此通籍乃益廣，拔擢之途工巧媚之械往往陳其職事而盡一衆精神於苞苴竿牘間，姘媚脂常相師成風。愚恐平居直言敢諫之士臨難伏節死義之臣何由而得何不幸。

其偽而悃悃無華者。雖之其他閃爍游揚。託空實詐。以
名釣譽者。不使濫廁乎士途。庶本實務而駭偽之風正矣。三
曰振頹靡夫士必有大氣節而後能有所立。彼依阿淪溺者。
安能卓然挺拔為國家辦大事也。今士方彙萃時溺於時好
與俗相浮沉。一旦釋編籍。隨紳章。縫遂隊而趨鮮不廢
庸碌碌以全軀。保妻子為念。直陳時靈則迴避。顧思恐微首事
之尤身遠時艱。則恍惚惶懼。蒙正測之禍。甚者推調希遷。玩
坐視。國家亦何便於此。空勅諸司。率先振作。果敢任事
者。即所在無赫赫。必重獎異。如是則士風奮而頹靡之風其可
正乎。四曰仰奔競夫肅取士人之美節奔競則廉耻喪。今
上平。吾明公銓選。肅奔競之風。視昔固已少矣。然積習易
而耳目難周。即今登華之而上。若及門之徒。實堪。人臣下

勅吏部。轉行各省撫按。一體遵訪。肅清公謹者。
而奔競之風其可正乎。夫四者皆正士風之急務。而其本在上
也。何者。上行下之謂風。未有上感而下不應者。
皇上端本澄源。謹名器之頒發。綜覈之實明。賞罰之公。敦儉素
之德。實有諸已。明示意。則天下士當必聞風而興起矣。然佐
理風教之責。亦各有任之者焉。督學司一省之風教者也。公卿
司百司庶府之風化者也。皇上持風教於上。而以內責之公卿
外責之督學。明良協濟。上下偕。則教化四達。道德齊一。何
虞士風之不古復哉。雖然。上必饒而後大受。已仕之士。即未仕
之士。出身也。身才任而正。則其趨已定。就。有仕而以不正。終
督學者。又正士風之大。在今日。職細臣何敢贊

王文成陳白沙從記議。鄒德溥國史編修
愚謂議從記者。不可以獨持一怒心。亦不可以獨持一嚴心也。
獨持一怒心。則輕錄而薄取。即一節之士。比比。且其失也
監獨持一嚴心。則吹毛而洗垢。即千載之間。寥寥下聲矣。其失
也。刻斯二者。非所知為勸也。王文成陳白沙二先生之學。蓋所
謂需齊道。真涵泳聖。闕一代學士先生之衰然者也。文成用世
悟道於敬。閱體驗之餘。白沙高世。持道於沈潛靜篤之中。故一
則曰致良知。一則曰戒慎恐懼。曰勿忘勿助。曰自然。良知之說
似創而非也。自是孟軻氏無為不為。無欲不欲之宗旨也。彼其
歷試驗。夷躬當盤錯磨礪。練習而後有以見夫宇宙之內。千變
萬化。皆出自吾心。一點靈明。不過致其良知而足也。是以獨標
以為教也。戒慎恐懼。勿忘勿助。自然之說。似沿而非也。自是吾
人收心養性。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彼其用意。極點。極力。收束。強
勉。刻勵。而後有以見夫戒慎之功。緩助。俱不是。吾心自然
本體。不過還之自然。而足也。是以歷舉以為教也。蓋二先生之
學。皆出于聖賢。而非出于胸臆。皆得之蹈履。而非得之講談。百
試稽之年。講參之與評。則其立身行己。其居官任事。其治家為
鄉。並無有得而容議者。或乃見其一二門人。不厭衆心也。而三
有惑志於文成。見其陽春臺中。端默獨坐也。而以禪學疑白。沙
夫自尼聖。已不能保其往。與其退而靜之。為禪。將所謂未發之
中者。非邪。愚以為二先生之學。並不背乎聖人。而二先生之祀
各有補于世。教記文成。以勸夫搢紳者。使人知用世之為學。不
必藏而後可以修。記白沙。以勸夫遺逸者。使人知不用之亦為
學。才必仕而後可以顯。蓋以宋代區區。而記千。贊宮者。尚若干

人我

明二百餘年。人文之盛。視宋何如哉。而歷歷一河東也。進二先生而祀之。其誰曰不可。謹議。

卷之四議類

八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李廷機國史編修

學之祀孔子何也。謂其道為萬世師也。孔廟之有從祀何也。謂其羽翼孔子之道也。諸生誦法孔子者。眾矣。然或獨得稱羽翼者何也。謂其微乎道也。夫道亦安必其盡微哉。有能明其大者。以覺世斯亦足稱羽翼已矣。國朝理學浸淫。追宋而上之漢唐。弗論也。則愚以為三人者。與有力焉。國初故多才。然而挺然任聖道者。實矣。自河津薛公起而引聖道為己任。危言細行。必舉古訓而繩之。蓋自是天下學道者。四起爭自濯磨。以承聖範。豈謂盡出河津哉。要之默自河津。政之也。然而士知博質行己矣。心猶未有所解也。自新會陳公謂學必有源。靜而反觀乎此。心之體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者。以為至樂。具是矣。其于世之榮名若道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厭支離而反求諸心。其則猶判然與應感二之也。自新會啟之也。然以其初知反本真也。始於學之妙。以為天下之道原自吾本心而足也。於是揭人心本然之明。以為標。使人不離日用而造先天之秘。不出自治而握經世之樞。及其隨所施而屢建大功。則亦由學之為而達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顯微之無間。體用之一源。豁然有中乎道之寂。卻豈謂盡出會稽哉。要之默自會稽。啟之也。愚故以為此三人者。皆所謂羽翼孔子之道也。今河津既儼然列于孔廟矣。則進新會會稽而三之。夫豈曰不宜。世之挽其祀者。故多端。諸界界說。勿論也。高者見謂顯求性命之精。使人忽躬行而廢多識。此亦未深究夫先生之學者。夫兩先生以為心鏡之不明。安取躬行之中。否而修之。是故其求諸心也。正所以

4

+

補 18—273

昌黎而

惟以振刷之則天下士未有不瞿然傾化竭蹶而從風者也昔
昌黎氏以布衣起八代之衰歐陽子一持衡而化鉤棘為平易
化險怪為渾厚貞元嘉祐之文號稱至道兩公之功為多嗟乎
天下有兩公者則何憂文體之不正也

卷之四議類

十二

正文體議
李廷機國史編修

今天子以文教提衡寓內枕經籍史家弦戶誦蓋彬彬盛矣
顧惟閣閣諸鉅公哲匠主持雅道經緯國家文體稱正脉焉其
他若縉紳家執筆簿書無事藝圃即現意釣名多偃仰睥睨以
奪世其文也充厲而不淳鉛槧家屹屹經史獵取世資務雕琢
鉤棘以希青紫其文也卑弱而鮮氣山林家餐霞集雲遺世孤
憤研究山湖魚鳥之奇以詭于世務度如也其文也情惻而
不經獷蕩而不適于用人各操厥家各擅其術等策之辨則董
賈比肩窮靡曼之巧則屈宋接踵侈同異之軌則蘇張迭生李
紀載之盛則班馬齊壇彈推鼓之奇則岑王李杜紛紛皆是雖
充車駟馬莫可稱哉而居蛙混聽於文體均失矣夫文以理為
根本而借名異端托為門戶非所以命理也以氣為幹而飾
短如帶也則少所以命氣也以意為脉而構思廣漠細入無
垠所以命意也以辭為枝葉而搜索窮斲巧工利候非所以
命辭也意無為文病也且及人心與世道蓋古之世世道淳龐
人心朴茂故其文簡易簡然日章晚近之世世道澆漓人心狡
偽其文亦因之艱深詭譎以希世取寵賈名馳譽一切中正之
軌弁髦視之矣嗚呼是文體所係豈淺鮮哉問者明詔屢發
務端士習乃詭儒曲士未盡能蹈繩履矩共返太朴者是非文
體難正也未得正之之道也語曰班雖善方不能舍矩雖善
員不能舍規五經四書士林之規矩也今四書人人習之五經
但治其一士甫明一經即旁涉百家務櫛字沐句以為富貴經
雖昭若日星竟有置之不談者謂明經何是宜詔諸士端一經
以外旁攬餘經以資博洽庶悉心於正無暇於邪而布帛菽粟

此六統之途是正之道也。語曰：紫衣賤服，猶化瘴風。長行
 鄙好，且變鄙俗，言貴倡也。士習之倡，曰：督學使者。今使者巡行
 課士優劣，又率多好任，隱日為苛詭，構字句之巧，則命曰新
 麗，而本旨悖謬，則以偷檢與夫工理致之辭，則反曰迂爛，而根
 極理要，則以寸棄尺矣。所喜有榮，所怒有辱，士有誰肯舍榮而
 就辱去所喜而投所怒也？謂宜令銓曹申飭督學使者，務崇平
 正，端士習，仍或恣意妄取，或隱僻不倫，並札不軌者，案覆之有
 罰。庶倡率得人，下將自勸。走王之道也。語曰：一夫持弓，千夫
 臨淵，一夫決於千夫，冒射端人，正士所謂罟與矰也。今風教播
 揚，仁義灌漑，世寧無沐浴其中，聞揚經旨，往往開來，如周程張朱
 者在乎？誠一有之，而使掩于塵埃，既于制科徒令一二新進播
 播筆端，淹沒其下，甚有垂死不就者，何以激人心，端士向謂宜
 今有司詳訪，若穴之下有洽，聞強記，聞揚道統者，一人厚加
 優禮，以示激勵。庶實學既崇，虛文自息，所謂挈之綱而示之的
 也。是正之道也。語曰：稂莠不刈，加禾之累，碣不辭良王之
 玷。今道家守玄希夷，佛家息心了性，各馳其荒唐之說，以與吾
 儒角，乃吾儒亦陽非而陰托之，攻佛者尤甚，以天地為苦空，視
 萬物若罔聞，寂著述之際，動輒剿竊一二以駭人，所不聞不見此
 風。淳昌周識底止，謂宜頒示天下，痛革二氏之書，有口及玄關
 律乘之說者，必罪無赦。庶異端既除，正道益熾，是正之道也。
 夫經術明則常道著，表率端則模範彰，方正庸則士必勸，操
 黜則危，寤息返世道而淳樸人心，而厚莫良于此。於正文體美
 難哉！噫，此皆為上言也。文章之發也，根抵于心，和平則文坦
 易，心忠謹則文剴切，心端方則文正直，心純粹則文細膩，不然

該淫邪，通浮疎險怪，毋謂文體不端於心術，其何親焉？此又係
 于下之自正，而不係于上也。謹論

正文體議

評公上
首敘六
終次及
兩漢原
我朝以
至今日
中問文
休論要
考論詳
明而六
弊六策
尤為不
朽之

正文體議

王荳園史稿

夫學者攷圖玄覽必折衷於六經。今觀詩書所稱易禮所載禮
政則紀注措為文章談道則開性靈為議論歌詠發乎性情動容
要諸禮義大都載理成文信心數藻以故懸諸日月與世同極
也。詞是而降馬班雄漢魏初起唐蘇曾跨宋固不因才於已變
於時即文非純白亦非雜者之驪淵也哉。國初課士以文
於實用詞不新現而務遠時意不勒文而在當理彬彬乎稱盛
世之文矣。暨成弘之降稍稍陋近代而軼往古學者始靡然白
風焉。而於近日尤甚。以徑遠非以語於巧也。而爭罕全以標
奇以簡排非以語於情也。而爭繁縟以侈富以顯著非以語於
遠也。而爭矣。與以極深以經常非以語於麗也。而爭僻詭以
異。豈究其志意直欲與作者為伍而責之實用願出近代之下
乎。

十六

何也。說勝於奇而不務情理也。愚竊謂其弊有六。其反而正之
也。亦有六。夫範世訓俗必徵乎聖。今若祖意於玄虛師心於頓
覺。俾釋老常與孔孟爭塗不可也。故返其弊莫若使之附聖以
居。宗義言建義必指乎經。今若假寵於南華乞靈於漁父。綴詞
却之滴而葺其陋。俾百家諸子與六籍並耀不可也。故返其弊
若莫若使之依經以作。則文受命於心。心受命於理。今若執堅
白異同之辨而不覈其師。侈移山跨海之談而不要其異。斯其
於理昧也。故返之若莫若使之遠理而信心。文以行遠非以駭
世。今若鑄意於不可測識之鄉而繪詞於無所經見之語。斯其
於思僻也。故返之若莫若使之易辭以顯旨。昔秦女嫁晉從文
求之。賤晉人貴賤而賤文。楚珠鬻鄭為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
還珠。何者。未勝其本也。今文之勝質也。亦若是矣。返之者莫若

六口度
什定勢

此天地
間大誌

使之佩寬而銜準工。僅持不過尺而結摩空之構義和度。不過
管而盡周天之形何者。其規矩得也。今之為文者。鏤刻勝而規
矩喪矣。返之者莫若使之度體以定勢。是數者持衡於上。則形
猶森指於下。則化正能使文與三代比隆可矣。奚啻近代哉。抑
人有言曰。質之必趨於文也。文之必趨於水也。氣化之運其推
懸乎天文之必教以質也。質之必教以忠也。則挽回世道之機
不在天而在人。故有八代之衰起之一人大學之體正之一時
非勢極而變也。教之則然耳。司文衡者留意焉。

皇明館選宋之四議

王

正文體議

楊元祥書

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蓋不獨文因時也。時亦因文焉。文者。心
 思之所攝結而成也。其文也。而雅正之尚。心亦浸而之。雅正矣。
 其文也。而僻異之尚。心亦浸而之。僻異矣。故愚以為文體不可
 不正也。謂其關人心也。天下所為操民柄者。士耳。而士各以其
 心之所向。發為政。即斯世隆替基之矣。故愚以為文體不可不
 正也。謂其關世運也。蓋今之為文。故者三。而闕冗之徒。不與焉。
 大道之不通。習異端。不經之語。逃之乎。不可詰之域。是謂以深
 掩才。不足。以創矩矱。務求勝語。以相矜。嚴是謂以襲掩界。界
 無以逾。人乃窺取古文奇字。點綴以為工。是謂以錢掩智。智不
 而後。深世且以其深也。而智之才不足。而後襲故世且以其
 故也。而才之工不足。而後錢辭世且以其錢也。而工之轉相假
 假。久而益烈。此不有以大易其高。則吾恨文之不可復古也。夫
 唐承六朝綺靡之習。其文俳故。韓子起而正焉。以歸于雅。宋承
 五代軋策之習。其文險故。歐陽子起而正焉。以歸于則。今儒生
 學于置韓歐于後。乘乃反登其所擢者。以為高。則愚甚。或焉。而
 聲不去雅。樂不可得。而復也。故愚以為欲正文體。在祛故習。然
 而世之言祛故習者。輒以為絕勿使進。則已矣。愚不謂然。夫士
 不觀所錯觀所舉也。夫文有真才。有怪才。有凡才。怪者之病真
 困也。抑其自負。不屑與凡者伍。今布令將怪是務去。或不能察
 真才而拔之。誤以其凡者當焉。彼跼蹐之士。亦安肯俯首效之。
 哉。拔之而誠真才乎。使跼蹐之士。玩之而益深。步之而不可
 乃後心知其弗若也。必改轍趨焉。歐陽子惟得若曾若蘇者而
 拔之。故天下靡然而風。即則幾變正矣。奈何世之襲歐子劉數

之歟。而不務實得管錄也。愚又以為欲祛故習。在拔真才。夫才
 因難辨也。才之有品也。若玉。石然。玉未必其無瑕也。然而自玉
 也。石即瑩瑩。瑕固石耳。不先察才品。而較量於字句之間。幾何
 其不以石先玉也。愚又以為欲得真才。在先定品。執事將因文
 字之中。遽然思所以維人心。而扶世運。則願于才品。留意焉。謹
 議

皇明錦課卷之四

五

三途並用議

李廷機國史編修

王荆石
太史計

五議
中但切

此言議
其用

此言議
其用

此言議
其用

此言議
其用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馬上乘不鞭笑而自千里也。下乘雖鞭笑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千鞭笑之而已。夫才亦何異於是。今世談用人者。越拘攣之見。莫不曰。三途並用。然未視並用之效者。何也。夫乃於鞭笑之道。未之究也。其當議者。有五一曰。議銓以公其用。二曰。議舉以厲其氣。三曰。議考以服其心。四曰。議任以異其當。五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今論大都選士。則畀以鉅者繁者。中土者。科貢則畀以小者。簡者。選舉者。而愚以為夫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且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于鉅且繁者乎。則既取之區多難治。如之何。輕畀之也。胡不均而用焉。進士而不宜者。即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為者。即科貢。而宜者。即處于鉅者繁者。而不為故仲。至于選舉難治。尤慎選。

以往要。以明天官用人。自不可測。視其才所堪而無所繆。於常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奮矣。故曰。議銓以公其用也。夫三途之格業已然矣。使進士而無別於科科。而無別於貢。則天下誰復應進士舉者。今欲混然不為之。斟酌其勢難行。即行之而不可以久。愚請諸巡行使者。所推轂以十分為率。進士十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今薦所。列率右進士科寥寥。而貢人甚矣。自非士以進士往。以格自限。而不思振拔。誠令科貢得與進士分牘。而列誰甘自弃者。故曰。議舉以厲其氣也。今監司使者之考羣吏也。進士稍能。其官予上考。夫即不能。猶此之科貢。一不當。真下考。夫即能。猶抑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而強為良吏也。毋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政之何如。而置其考不得操。或心有所軒輊于其間。夫然後居下考者亦。

此言議
任以要
其當

此言議
撫按以
司其權

此言議
其用

曰上之人未嘗薄我而我自弃也。各自咎而無所缺于上。故曰。議考以服其心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二之。夫罪之以其罪。誠大苛然。所任不善而任之者。無罰則亦何畏而重其任也。我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部虞于責。備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斷然行之。然究如制時論。翕然夫使任而善者。賞任而不善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惟不輕任人而三途之中。賢者不患其不任矣。故曰。議任以要其當也。究之則在乎撫按而已。撫按公則其視天下之才皆公家之役也。何分于三途。撫按明則其別天下之才若衡鑑之懸也。何患于眩亂。夫一方之吏至數十百人。而撫按二人耳。擇一人以綜覈數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術要而收功博。計莫便焉。故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乎。古之取士。舉二盜。秦穆公用由余。彼盜賊下人。夷狄異類。往往登之朝廷。坐之國郡。而不以為非。矧三途士哉。即如國朝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二。胡儼以辛人。由斯以談士。何常之有。遇以庸衆人。彼將庸衆人。口為也。遇以國士。彼將國士。自為也。故愚以為三途並用之法。流行而酌于愚之所為五議者。則亦庶乎足以網羅天下士。

供未一
成弘一
吏嘉隆
為三吏

切中切
中此上
人之過

安下料
育而不
此下人
之過也

三途並用議

鄒德博國史編

國家取士之途蓋三矣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其所
長奮母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官正成弘之世文教
大興士品乃定諸侯大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
負奇軀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為厄也時蓋有其
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人其人其
以貢科起者即有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
而人始病論材者觀初制之如彼而今病之若此稍稍調停均
節破拘牽之見恆登進之途意至厚也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
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為上之所以求與下
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云何以明其然也我朝令甲郡國吏
受雌黃於監司而御史臺督察舉刺之固廟廊所為寄耳目者

皇明信課卷之四議類

廿一

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既已抑科貢之士不
得與制科齒斯見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權有
力者不則今毗而善為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
甚者且以苞苴結矢其忠誠朴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室親媚於
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白黑不分則趨向不定今奈何以
黑為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若天下之士厄于制科
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即偃
僂而脩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輟挂吏議夫國家之
于士非薄也以科與者受郡邑以貢與者受子弟假令與乘田
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奈何薄之邪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
更今彼且不自重也何以今上重邪愚故曰下亦過天下之人
既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致

監司加
吏嘉隆
為三吏

皇明信課卷之四議類

廿三

其故莫如審刺舉而母昧于名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者也
而常事者不以實聞是梯偽也國家關三途之典而刺舉者
藉以營其私是借實也愚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論薦務真
致其情而實徵其迹塞辭勵行者進而揣摩觀望者有比黨之
未抗辨無諱者揚而蜚語館說者有貪譽之戮誠心仁愛者最
而市恩鼓民者有詐偽之刑剔剔豪強者陟而繭絲腹民者有
貪婪之條渠鶴自隨者旌而簿書鞅掌者有文法之黜受者職
而怠若事雖制科有不赦之辜居其位而業其官即舉貢而有
異常之擢而其不然者非惟罪其人且并罪其所舉之人則有
司不敢庇其私而所舉足以當于用亦勵世磨鈍之道也然猶
有說焉國初著功令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脩群之
入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科相泰
此典至重今大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待資至者直傳舍
耳甚者不掛名其中輟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而用之不得不
輕其勢然也且制科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其進即上意固云
吾以是羅天下士奈之何其不偏重哉重則難反反之必格而
不行勢固有然無足怪者說者謂古之用人築可相漁可師教
圍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才而束於格之患也嗟夫才而
束于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
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則愚未見夫任格之為害而破格之
為利也

三途並用議

三途並用議

周應賓國史編

蓋聞立賢無方古之制也。故士或釋版築而相或投絲竿而將。或枉弓旌于缺畝或設燧火于檻車其他皆即牧豎小吏降胡。或以借牧伯而享茅土無亦惟賢是舉耳。率以途限乎哉。

祖宗用人亦無品流之限以故進士甲乙之第庠序之貢與夫。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富貴老人之舉莫不方軌而進。並磨。而進其以雜流登台者往往而是所以弘薪槓之道寬網羅。之目至善也。今勢格而不行矣。無論以他途進者柅而不得升。即如進士舉貢皆所稱文學士也。徒以一日之短長而為殿最。者耳。然而鄉舉之視進士也。高下不啻倍蓰。歲貢之視鄉舉也。高下又不啻倍蓰。即有弛所揮霍之材曾不得比肩而進。豈科目之限士乎。抑士之自限于科目也。往者。

卷之四議類

廿四

廟堂建議以為品流不足以拘士。于是有三途並用之法。仍為之限。大約進士之舉也以三而貢舉之舉也以一。於以廣勵賢。上之途其法誠是也。然進士之以循良稱者薦剡不勝載焉。既格于數而不能盡舉其諸科貢之賢者。重重耳。又束于數而必欲取盈焉。即僥而得之者。亦復僥而失之。當事者稍稍見其不便矣。愚以為為三途並用可也。必取盈于四分之一不可也。何以明其然也。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况舉貢之士鱗集而輻輳者何限。其間懷奇抱碩庶幾乎大受之器者。豈無一人必右彼以左此。則豪傑之士得無有屈首而喪氣者非也。然制科之士多拔。抗嚮往之思而舉貢之士多日暮途窮之慮。非惟志向不同。即精神智力亦多不逮矣。故制科之賢者十常八九而舉貢之賢者十常一二其勢然也。必哀彼以益此。得無有倖進而溫舉者。

大公至正之論

亦非也。無亦惟其人不惟其數乎。蓋設官分職時以熙庶績也。非以充佐舉賢選能所以勵庶官也。非以備員其人誠賢無論制科若舉貢咸所當舉也。其人誠不賢無論制科若舉貢咸所當斥也。有則多取之不病其為羸無則寡取之不病其為乏。以才之有無為舉之多寡而不病其為羸無則寡取之不病其為乏。益奪不肖者不得以苟容海內之士莫不淬礪竭蹶以企上之舉而理道張矣。

卷之四議類

廿五

國朝壇學名臣考議

李斯 庶書

我朝崇儒右文特隆往代士遭逢盛際象上意指亦往往親身砥行以志節相尚用能砥柱賴流型模神聖而儒道藉以廣焉蓋在天順成化間以理李名家者有若薛文清之深醇吳聘君之凝重陳布衣之端默陳檢討之上靜胡敬齋之居業陳克庵之講求張東白之實踐羅一峰之切直周翠渠之篤古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號著名理章楓山之冥悟玄棧張古城之傑探理真察虛齋之精研蒙引鄒汝愚之李務深造之十有五人者並以軼代之才超世之識啟聖賢之扇鑄祛末俗之牽纏其志量節槩真可愧夫墮悅富貴徂喜功名者倘所謂儒林之鳳李海之龍非邪嘗以楊廉紀贊評之堅忍貧賤脊硬如鐵與極運海濱水月自娛者同一恬澹平生議論詩以見意與晚豪干

卷之四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親門
父母
子
孫
兄弟
姊妹
姻戚
鄉黨
朋友
賓客
僕隸
奴才
下人
中而
獨出
諸君
先生
見尊
謙

西樂立朝方嚴時軍宜諧與經筵陳說懇
思納海者同忠耿蒼山力許再記而以典上元煙火語戒藥
仰者曰一亮直開闔云叫遠謫西南與星變飛章懷忠自效者
同一孤憤數臣操行純意未易軒輊第元禎鄒智蚤稱奇童見
天才之迅發與弼章懋進修不倦見晚節之堅貞斯文絕塵之
逸足而士評之所優也若夫讀書一錄豁萬古之顯蒙綱常一
疏扶百代之名教其惟薛公瑄羅公倫乎其他超見偉識英声
勁氣大都聞兩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故埋辜第一忠孝狀元之稱
迄今以為寶錄嗟乎逝玄風於往籍仰山斗於前修余于兩公
竊祈慕焉九原可作余願為之執鞭謹議

鹽法錢法議

狀元修撰

館師沈
姚門公
評
國家之
利無二
銅鹽二
法國家
之弊在
無計銅
鹽之法
近來上
計之
紛
訟竟無
石谷
焦君
南
增定
卷之四
議類
芒

欲求足國之道亦去其害法者而已法之立也其始未嘗不善而其末也嘗至于多弊是立法之罪哉因循怠玩之餘固有不善而害之者矣是故彼法之行則莫若去其害去而法不行者木之有也今天下所以資軍國之用為民生之需者固亦多端而其最大者銅鹽之利也其利最博其弊最甚司國計者蓋無不憂之而策未有善出則思更其法愚以為法不俟更而害所當去害去而法行矣夫自管仲興坵蕪之利而後世桑弘羊劉晏之徒用以富國家雍熙中始有名商中納之例無輓運之勞而無量之效誠良法也而今實行之朝廷之價直有定則商賈之支納有常期其始固無弊也夫何存積之例起而常股之法微奸商肆其假托勢要泛而沮壞商賈憚折閱之重病守支

維改易殊難動上納鹽課鹽法于是乎大壞矣為今之計先
商章大計鹽法之弊政乃賣窩買窩之故習嚴勅任事之臣不
得徇情賣之請以燒鹽法有違者以貪暴不謹之罪之若
夫商人之有厚貲者必頗知畏法自重不肯鑽刺勢要捏造詭
名為此者大抵其中之無籍者耳請遇開鹽之際先令上納芻
粟以足然後大集羣商於公廨而使互相保証必有真正姓名
方始給與文引其運司之出納仍復常股之規按次以支使巧
捷者不先期而挽阻定於掣之限歲有常期使巡督者不避嫌
而稽滯且優恤竈丁盡蠲宿逋與之更始設法通融令鹽利所
入與所出者常相均稱如此則商賈流通鹽法庶幾其可行乎
漢之權鹽也官給牢盆令民自煮而征其入故其時民無私
販而得以弭盜賊之禍宋之轉漕也置倉于真楚泗諸州聽以

法之
回船載。給與脚直。故其時皆得轉般。而又以舒漕率之困。是

二法也。可為今日用乎。誠用之。或足以濟舊法之不逮矣。自

太公立九府之制。而後世五銖半兩諸錢更改不一。唐貞觀中。

始有開元通寶之鑄。輕重大小最為均適。一良法也。而今實用

之。惟以銀楮子母兼行。其初亦無弊也。夫何私鑄盛行。難以鈔

錫。濫惡之劑。流布遠近。有司多方設法。重刑懲治。然禁約雖嚴。

禁者如故。錢法又于是乎大壞矣。為今之計。當知宋朝嚴立銅

錢法。禁有私鑄者。非乃火藥私鑄。同使銅悉歸于官。之鼓鑄者。資

良筆。多而易辨。然後鑄為公錢。輪郭端正。端好精美。積千錢必重一

兩。以布之天下。非此者不得用。姦民雖欲效而為之。既窮于無

資。又患其無利。自不肯為矣。其他若悉委俸給之出于上。課程

折色之出于下。一切以古錢及所鑄公錢。凡民間所用惡錢悉

增定皇明錢錄卷之四議類 廿

令送官。與之倒換。如此。則偽種不存。錢法庶幾其可行乎。昔劉

秩有言。欲錢之行。莫若禁銅。夫銅不布下。則私鑄不行。私鑄不

行。則公錢不砂。孔道亦謂人所以盜鑄者。公錢輕也。公錢輕者。

由上鑄時。惜銅愛工也。不惜銅不愛工。則公錢行。而私錢廢矣。

是二說也。其殆為今日設乎。誠用之。或足以弭方今之次患矣。

夫錢者。皆足國之資。前人之立法。未嘗不善。而故偏神弊。則

存乎後之當事者。愚所謂去其害法者。而法行。以此抑愚又有

見焉。夫有治人。無治法。之行也。在人而已。竊見今之銓部。選

用。選司官員。類取聲望不揚。資格稍下者為之。其間故有能自

振拔者。其甚鮮矣。然則何以責其能舉職乎。宜深懲此弊。遴選

材賢。以充其任。至于錢法。乃 國家一大事。願無專官以司之。

雖有寶源等局。僅設于內府。請下廷臣。議增一官。如周禮泉府

之。戒。做永樂間。立上林苑監。創牌品。秩畧高。權任稍重。以監督

鑄造二者之法。既皆得人。以任之。而又精擇主計之臣。以提攝

治人。可利權。必得其有心計。善守法。如漢之張蒼。唐之劉晏。宋之陳恕

論。不為之。庶幾有濟。不然。以龍鍾庸劣之徒。而望其為國理財。難

矣。惟

明天子。崇常。國大臣。於是而加之意焉。固足國裕民之大端也。

謹請。

增定皇明錢錄卷之四議類 廿

東漢論

方孝孺侍讀學士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于人。所不疑之地而起于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于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為。患之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為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于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徒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

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于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變此道而更為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為此。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于亡。不敢過為矯激難守之法。以為將來患也。乘舟。

此一段
得明
快

卷之四論類

三十

而渡水時有。弱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而遠行。或有。蹣跚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亦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敝。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為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于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漢。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為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太賢之士為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

為光武
區外是
後漢文
幸未
莽論
其害

矣。蓋宦寺恒以侍衛附之。命受機密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為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滯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路遺宦者。而許維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重矣。然必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于變更。惜哉。光武之銳于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結語
繁切

卷之四論類

卅一

魏徵

王諱翰林學士諱惠文

魏徵嘗言於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也君
 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為有忠臣良臣之異者
 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各道人臣直道以事之
 而明乎以保身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
 之常道也人君無道而人臣不容於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
 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故有禹湯
 之為君則皋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
 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
 龍逢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奉奉焉以為太宗告
 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唐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
 謂各極其至無愧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微猶為是言何哉嗚呼

明倫彙編

卷之四論類

世三

此言數人所以為善諫者也微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為良
 臣無道則臣得為忠臣臣願陛下為有道無為無道苟為無道
 則臣必將為忠臣矣是殆欲純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不然
 忠臣雖死猶要名而微亦何憚焉蓋微非為其身謀實為
 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
 於後世者顯號臣何美名而臣主之善惡立也抑微之為是言
 益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
 則與龍逢比干游于地下微其寧有斯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
 之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微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矣知非忠
 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臣未始
 不為良者也微之此言殆有矯而言之世齊肅回之臣常脂塞
 默惟以持祿固位為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戾而無所匡

故曰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人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
 又微之罪人也

明倫彙編

世三

萬古公
希古
評為
難也
是故
引義
託物
從容
開譬
不動
聲色
而其
說已
行悟
主意
千片
言置
若德
于無
過者
諷諫
之謂
也危
言切
論刺
虎牙
批逆
鱗正
色而
不阿
犯顏
而不
忌必
究其
說乃
已雖
殺身
而不
顧者
直諫
之謂
也禮
上諷
諫而
下直
諫豈
不以
謂諷
諫以
悟主
將君
臣兩
全其
美名
直諫
以匡
君則
君或
至于
遂非
臣或
至于
蹈禍
是君
蒙拒
諫之
惡而
臣獲
盡忠
之害
也故
曰人
君之
納諫
為難
而人
臣之
進諫
尤難
進諫
之道
諷諫
固難
而直
諫又
難也
雖然
為人
臣而
事明
君諷
諫直
諫蓋
無施
不可
不足
以為
難也
苟事
暗主
而用
直諫
則禍
鮮不
及其
身而
况於
諷諫
其將
若之
何於

增廣明倫彙編

卷之四論類

卅五

陳古
片言
修非
述者
者然
庶知
引意

唐前

原諫

王偉翰林本士

人君之職莫急于納諫。人臣之職莫先于進諫。諫雖難矣而進諫之為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千片言置若德于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刺虎牙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于遂非臣或至于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為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為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以為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禍鮮不及其身而况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世能納諫者莫文帝太宗為盛矣。文帝寬仁蓋下羣臣雖切諫亦不納用之若鴻居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番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指人彘為言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尊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魏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不顯于元帝王章言王鳳于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于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于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于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于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于僖宗然皆不免于

有明
至矣
嗚呼
知無
不諫
而諫
之以
直者
人臣
之分
也傷
于直
而蹈
不測
使其
君蒙
拒諫
之惡
而已
獲不
忠之
害者
非人
臣之
得已
也自
古無
道之
君其
過行
非一
端也
而莫
大于
拒諫
言而
殺諫
臣拒
一諫
言殺
一諫
臣其
事若
未害
也而
家國
之敗
亡輒
不旋
踵殆
如燭
照而
龜卜
不亦
深可
戒哉

增廣明倫彙編

卷之四論類

卅五

原文 宋濂翰林學士
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
物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
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鳥獲能之君子不之貴者以其
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
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
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
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煖泉淵運行不息其地萬幾纒次弗
素吾文之焰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
峻得之南桂北嶺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
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
澤之悅芒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
可以致計吾文之清物賦形之為乎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
之於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
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
微大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
以假八冥九靈有以累之也何謂四假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
不此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肯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
之形也何謂八冥許者將以賊夫誠隨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
以濶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
完陋者將以革夫博味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
何謂九靈滑其真散其神糝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弊違其
天味其幾爽其真是九者必文之心也有一于此則心靈灰而

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鴉鵲林而蜚吟也水湧澎湃而
火燭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蝶或生于甕盎不知
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
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
其智卒端之一芥小夫不亦可悲哉

大史記 卷之四 論類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論類

深慮 方孝儒侍講書
慮天下者常。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
疑。然而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
之未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情之空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
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咸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
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以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
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于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
之社稷。漢繼秦之祚。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
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殺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
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
懲漢。皆之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
備之外。唐太宗開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論類

大史記 卷之四 論類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論類

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
君。故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
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存亡之幾。思之詳。而
備之密。矣。慮切於此。而禍興于彼。終至于亂亡者。何哉。蓋智可
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
鬼。彼豈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已之子哉。乃工于謀人。而拙于謀
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
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
使天眷其德。若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惡。不
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亦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
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終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无危。亦
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也哉。

大史記 卷之四 論類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論類

國統 方孝儒侍講書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也。
也。雖至而暴失之者。秦隋也。暴失之者。秦隋也。暴失之者。秦隋也。
受其偏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
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為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
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
乎。正統久矣。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
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
子孫。乘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
其意以為。後人行天子之。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
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失也。正統
之說。何為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

大史記 卷之四 論類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論類

天。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
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植民彝。則不宜無辨。而
加以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于暴。暴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
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為。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
本。當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為萬世勸戒。不
探其邪。正。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
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為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
材小人。皆可以得志。於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
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以秦隋其尤也。動
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若與之同。此
比倫。孟子楊雄。俱為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為可。非聖人而謂

聖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
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
慎也季子然以內求仲山為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本
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
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
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
也決矣蓋必有道焉而不可知矣試嘗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
聖人從
起不
新言
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
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
管仲之意與矣為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
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成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

卷之四論類
其有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借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
其有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借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
其有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借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
其有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借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
其有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借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

蜀奉

方孝孺詩讀學士

蜀奉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
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
將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微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
不微微倖以圖志之必違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
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脇之以威而
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擊其之喉啞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
之術耳烏有此而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
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微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
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又馬戰其為君之所御耳齒馬蹏蹏
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劫其君

卷之四論類

四

臣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
者為難之者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
可行權而許父乎舜聖人也嘗鞭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變
然順之不敢見于色設于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
父化乃所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
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
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乎君乎終不忍劫
其君者知君之大經重乎社稷也蜀奉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
蜀奉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于小
患而不知大義者也馬得為愛君乎君子之爭奪人將以法盡于後
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弒之事者
皆曰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豈可勝道哉然則左氏格之也

豫讓

方孝孺待請學士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已。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對患于
 未形。保治于未然。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
 此猶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
 軀命于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
 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
 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
 之必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
 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
 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新劔三躍。襄子責以不死于中
 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之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余

定章明倫錄卷之四論類

四二

也。夫既規之事韓康。任意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
 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
 綿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旋能察韓魏之情。以
 謀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而旋之。智謀忠告。已無愧于心也。
 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而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
 之日。縱欲盡索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
 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功而厚。千人
 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
 敗。驕必傲。必亡。諄諄懇懇。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
 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歟。於是日伯雖寔。頑不更感其志。誠
 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
 猶生也。豈不勝于斬劔而死乎。讓于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

前而斷
 視伯之死。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
 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雖死。而乃不勝血氣之倖倖。甘自附于
 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
 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晒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定章明倫錄卷之四論類

四三

伍員論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上變。則如之何。曰。臣之
所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合者。可也。而以天。合者。不可也。故
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故曰。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
武之臣。不謂之篡。而謂之弑。此伐罪上。各太甲昌邑之君。則
有伊霍之臣。不謂之賊。而謂之廢。此立明書曰。撫我則后。
虐我則仇。禮曰。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於親。
也。三諫而不聽。則涕泣而隨之。此可見以人合者。可也。而以天
合者。不可也。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于偏廢。若曰。以
有過之。父而見諫。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廢。而禹與
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于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
見殺而子負復仇。是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矣。而蘇轍乃譏員

四四

逆天傷義。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為君也。堯舜之君子
也。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辨。而明矣。彼平王時
止。其婦嬖奸。回保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弑伐罪可也。如
伊霍。皆皆立明可也。領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
以義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為
君者。知夫平王前日。為負之君。而不知今日。為負之仇。豈惟不
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
至于使人仇之。則子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仇。弗共戴天。
然則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逆天傷義。是無父母
人也。昔王褒以父少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于晉國。
子取而載諸小學之書。以齊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
然予獨悲夫員之為尤。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韓

之滅其宗也。則仇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
又仇高帝。秦和羽固陵仇。復耻雪。則遂謝病。辭殺從赤松子。
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也。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甲。翩然歸
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
長公得。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志不及此。而反以諱見。相於也。今之事也。

卷之四論類

四王

陳平論

程敏政札部內

西漢之士其策事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甚者矣何者
而知之以淮陰侯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
而平以爲平實啓之呂氏持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
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兩端而不決而當此
時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好利者一言則侯之歿生係乎人
言蓋不容髮而帝遂取決於平爲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
計者甚善且其侯素號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以階即此觀之則
告者之妄不言可知陛下宜能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絀之
付侯以示無他則侯必束身歸朝解首請罪其戴漢之恩豈淺

定皇明錄卷之四論類

中本

不可知而叛逆天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未減
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以楚之境上人惟不爲則已爲則
自有不能悔者觀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至然
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倘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重

之師則侯之反形未且雖家置一喙以喻侯之當誅其孰聽之
陛下新一天下之初事多未遑而首戮元勛則人人自危雖有
右服後之臣亦亦爲之凜凜懼矣使

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廼曰
陛下精兵孰與楚諸將用兵孰與侯如此而兵之是趨之反也
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墮坑井不一引手救之

且下石焉者乎及帝問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
陛下第出偽游雲臺會諸侯于陳楚之西界侯聞天子出將
勢必無事而知謂謂而擒之此特一力士耳是果何等語哉正
人之禍
禍教
思
不義之甚矣或曰侯雖被擒至洛陽赦爲侯固未也而還歸
以於平無過甚乎曰人之禍福必有胚胎平之計一行而未
之事已死于此王導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
平蓋不足責矣予獨慨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
下而不爲而高祖迺甘心於平以得侯爲漢子孫無窮之利
世降命下而義利之辨愈華蓋使人有不勝其慨者矣

定皇明錄

卷之四論類

四七

曹操論

程敏政禮部尚書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亦以之自誤。曰吾豈四目哉。但多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不以即敗亡者。天幸也。夫操之圍張繡于穰城。攻劉備于徐州也。田豐嘗兩說素。以襲許矣。其拒紹于官渡也。孫策又嘗定。邵嘗以襲許矣。其敗袁紹擊烏桓也。備又嘗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三子者之計一行。則操之敗。豈待旋踵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暴客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此之兵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關羽之取襄陽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徙許都。以避其銳。然則明知敵乘不能起為之所。而況于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蓋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說。吾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為之。

先特所謂穿窬之輩耳。烏足以言智。

原教

程敏政翰林學士禮部尚書

天下未有不資于教而能有成者。中庸以教配性道。而孔子以師配君父。甚矣教之難也。古之人自始生至于長老。無非教者。故禮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能言之教。八歲入小學。有洒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將責之成人。則入大學。而有脩己治人之教。受教而至千脩己治人。則為教者亦難矣。中古以來。所以為教者有二焉。一曰人師。一曰經師。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逮于古。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當時之為教者。非不行而受教者非不從也。要其成則脩己治人之道。茂如也。此經師者之教也。彼人師者。亦何異于干戈。亦固不能外六經者。以為教。特能成人之性而已。故受教者脩己治人之道。咸以足用。若孔孟是已。下之若王通。明倫彙編卷之四論類四九

人師經師反也。成童持以之為首務。要其成則皆以之資口耳。鈞利祿。敎之不足以脩己。推之不足以治人。回視古之經師。猶相萬一。而况所謂人師者乎。甚哉敎之難也。古者政教合于一。而責成于君。其要使天下之人各復其性而已。降及後世。與國既廣。民偽滋興。人主不能以獨理。故以政付之羣有司。而以敎付之學官。今之為學官者。實祿之。而責之重矣。任是責者。豈不甚可畏哉。

唐高宗 謝鐸國子祭酒諡文肅公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機之未發也彼猶
有所忌而不敢遂發而彼得以制之鮮有不及於禍者此高貴
卿公之所以見弑於司馬昭而實武陳蕃之所以見殺於曹操
也而况官閣之間變在肝腋機不容髮我仗之而我發之
乎然則高宗之不效於武氏亦幸也已且武氏擅高宗生殺之
權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忿而恨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
發而高宗黔黷之投止于是乎是亦何止君不密則失臣也哉
殺儀則弑高宗之本也然而殺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得
以岌岌於三十年之久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蓋亟除之以先
天下之惡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
知也於乎其亦可畏也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論類 五十一

曹參論 謝鐸國子祭酒諡文肅公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
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校卒先王
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
終擾之幾何不為核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
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
其擾我以其靜一橋而反之以苦于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
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
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
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于參者蓋時雖厭于有為而事之
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未
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論類 五十二
而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秦
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于秦者曾聞其能修什一于千
斤乎兄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北難之聲未聞屠牛之
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
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秦
何一意矯秦遂至酣夢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
乎參但知清淨之策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救粟所
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
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意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不
以止于漢者亦以此

王親微不或建成之難而從大宗君子以為害於事
 曰不然王親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必難之有子游問曰
 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
 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親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
 成固不得而臣也王親何從而為之哉曰其事太宗可乎
 不可王親義當成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以高祖之
 命則不可不為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
 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
 其而輔而奪之位而慈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
 命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於篡弒特一
 耳在春秋之於所謂人得而誅之者况為其輔者乎王親

卷之四論難

五

不可不勉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建成則必
 必高祖則必必高祖則必必高祖則必必高祖則必必高祖則必
 非義則然耳故王親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
 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
 九泉可作吾知其百累不能為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
 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乳臣賊子所以接連於世也烏乎可

結亦

峭接

事之難者天下有之矣然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子南之子
 之聞將殺父也以為天下之至難而君子之所當先講者乎
 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天下之
 事有可以意度者亦有不可以意度者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
 親固世之所無也假令彼不吾告而或偶聞之而或陰得之亦
 將推托於不知而聽其自戕哉棄疾於子南父子也於楚子
 臣也當是時子南在楚蓋僭越之甚而無君之漸萌矣而一旦
 君以殺其父告使棄疾而洩命則子南必先而於楚子否則
 視親之將見殺而不救也由前則黨父以讐君由後則從君而
 賊父忠孝之罪人棄疾焉逃焉為弃疾之道者既聞是命必免
 刻徒號泣於庭以告其父曰吾族有士於國世食其祿以為

卷之四論難

五

臣至公之弗強一國之所知也而吾乃攬其威權利其寵
 俾國人上下皆謂王降臣偏王亦不自安將有憂於吾族竊恐
 有後者雖王亦不能止也蓋弃位出奔以全先大夫之祀
 乎如是悲則至於再三假令不從則再拜而自盡若申生之為
 者吾親之心庶其有感而君父之難萬一可解也豈不愈於自
 經於溝瀆哉不然父起居父生則子不敢死父死則子不敢
 生固常情也今不以此之圖乃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洩命重刑
 臣亦不為何為者乎若夫雍姬之事則尤有可論者父者子之
 天也夫者婦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壻以
 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共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夫以逃
 不義一舉而全二大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
 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洩其

延雍姬

事更有

延見

卷之四

五

章懋禮部尚書諱文懿

莊太史
史記
評
疏明允
論春秋
難自成
一家言
聖人
非正論
呼為天
覆必非
端之大
道且文
勢如洪
湧一隅
不可防
知春秋
邪夫位
者天下
之公器
道者天
下之公
理天下
寧有位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于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衰于一字之褒譏銖銖于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于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于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許為有位者之事嗚呼為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邪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

卷之四 論類

五五

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者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耳矣

公邪肯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公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當為皆不為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而亂賊肆無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齊道之不待不然耳然于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為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予而以予衆曰此魯賞罰之也蓋魯

為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定世之
權夫子也而曰不以自予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
取罪我萬世之人極所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
豈私以為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為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魯魯
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若以請討陳恒為與魯之證則魯
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為與魯也昔武王賜
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為周公之後而獨許
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為說蓋暗襲漢儒
周王魯之言而曲為之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南人不可為相論

王整少傳太學

近世有為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為相有諸曰有之然竊以
為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夷禹生於西羌如以其羗且夷也將舜
禹亦不可為相邪湯之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
三孤曰唯其人不聞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爭未能通于
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令尹子文孫叔敖皆能以其國霸其
餘若子胥往吳蠡種往越而仕晉者尤多故曰唯楚有才晉寔
用之於時吳亦有若季札公孫聖粵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
彼數君者豈嘗借才於上國邪自漢以來其名相有若蕭何曹
參唐有若張九齡陸贄宋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歐陽脩
周必大杜衍若此者為賢耶為不賢耶則得若人焉其亦可矣
文章事業亦有可觀矣以其南也將盡之耶當晉宋之季偏
安江右亦安得北人而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吳有陸遜陸抗
宋有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數人者可以將可以相假而生今之
世將用之手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產於南者多矣錦繡
羅綺明珠璣象犀孔翠梗楠豫章餘若橘柚竹箭山之珍海
之錯錯而北人皆悅之賞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為北者留
為南者去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
亂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予又非之南北對立于天下南
主生北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幽
陰之地南可以為亂乎即子之言可信然則孔子非欲議者又
曰宋用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產也予
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乎果三人也畢止三人可也今天一家
之中有賢有不肖人安得以三人而棄一方自漢以來竊國之

以折北

東未盡關也

更見廣

辨例

延請館

盜無若王莽曹操司馬懿劉堅朱溫國之姦無若孔光

李林甫韓侂胄之數人者出於南乎壯乎止也亦將以其人而

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開也有漸氣之盛也無常三代以上南

傳而南至宋南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國朝之興自南

眼一時元勳皆出潁定之間其後名臣頡頏如三楊蹇夏近世

名臣出於南者不可縷數由是觀之南人亦何負于天下乎而

必欲廢之耶昔六朝分裂南以北為常然則宋祖

丁一家同為王臣奚不相悅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祖

易為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為萬世法乎然嘗聞宋祖之

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聞其曰須用北人也足時南北相詆

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者偽為之而諛傳之抑議者曰如子之

言則南人皆可用乎曰非然也惟其與倭何也無之南賢用而

北賢用壯亦在人君者審擇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擇之曰存

至公

王大家

中溪公

匠心獨

常不發

常見文

何者上

上通班

馬敬服

止喻之

參切中

漢書

漢之韓信為齊王

夫御將之術不可尚詐為也尚詐則變生而天下始多事矣

何者變皆用威人主之操柄也然庸庸動人臣之職然耳盡其

常職而不厚望其報者鮮矣在操柄者御之何如耳功蓋天下

當加以天下之賞非溢予也受之者非悅也何至於

使人說說自鳴而後不得已而受之也譬之養兒者啼則予之

以米果有書而兒啼不止將若之何哉則塞口止啼之術不免

於一試焉噤止兒哭乎其危矣信造漢之功非諸將比也定

三秦分楚勢舉趙趙楚之危矣信造漢之功非諸將比也定

定秋毫皆其策建力也且其策盡諸何如人也而裂土稱孤信

之心能懷然而平也乎深母有報之思尚欲厚報之而况有

定天下之功者哉此假王之請不能不換之以坐邀而不散之

宋明館錄卷之四論類

富貴願望於頃刻兵下奔之日也惜也良平策無遺策胡運遲

請封而尚遲遲足附耳之智也哉信也志於富貴人也彼有見

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其也。其受齊王之解。於前故。要之。縛鍾室之謀。血食之靈。詐術百出。受其大禍。而不得免焉。其諸良平。欲蓋王齊之誤也。乎。侯一雍齒。而沙中之偶語。息焉。天下英雄。為良平所籠絡者。多矣。高皇之恢恢。大度。固其迹。而不能逃也。雖然。信無足貴也。良之不受三萬戶。而受曲侯。封終辭。而從赤松子。其深於道。後天平之詐術。晚年榮。而不虞高皇之覺也。顧命之餘。謂良哉。良曰。平智有餘。然難。故。任見其肺肝矣。嗚呼。帝不聖。平亦竟矣。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四甲

六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四甲

周氏萬卷樓藏板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五

太原 王錫爵 元叔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論類

續志林東漢論

王維楨 翰林院

唐太史 半武遭漢中東。紹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致尚經。稽。省。延。儒。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博經開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遵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以來。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難。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于文武。崇道德。隆禮義。增定皇明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五論類

設辟雍泮宮之教。陳禮樂絃歌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屹然論。方。修。之。義。悼。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之。久。此。一。人。之。功。也。一。日。之。積。也。故。成。周。之。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其先明章繼志。于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二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帥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比隆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關堅擅政。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已失其標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等。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議以扶其。

危。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于勢有不容。而纖羅
釣黨之獄起。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
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離郭太范滂許
劭之流。咸立私黨。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于解印綬。弃家
骨肉相抱。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為耻。以故百餘年
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孫
之奸雄。擅強大觀。非望。乃至殺身不敢背漢。以自立。豈不以名
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
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
政。其有係于國家天下。為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
成于風俗。非自詩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之言曰。教
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

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君臣之間。交孚在心。自昔談尚之然。權重者樹。其功高者積。其
人情大抵然也。交孚之不足。而又非有以自堅。則吾方握兵於
外。而君之疑日。膠於中。忠者之說。且如蠅毛。起矣。即百餘回。以
自解。有生而伏。膏血已盡。人臣之功。將以重。乃竹帛載在。盟
府而奈何。以自犯不測之險乎。故善為術者。計之早。而防之密。
至其所以其身。甘自利之汗。母寧主上有威震之嫌。寧天下會我。
高神王。我者自好者之所不。建母寧身負不可解之冤。安其所必忌。
人所本。破其所必疑。然後吾可以。而無所顧慮。意蓋術也。謀臣策
士之所託。以自堅者也。通是說者。可以論王前矣。古者天子拜
將。親推轂而命之。曰。聞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將宣制之。任何
專也。為將者。亦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威何重也。任專而主

不威重而下。不畏主。何術哉。心之交孚。三五所由
也。周德下衰。忠信薄矣。心之所為。降體而按節者。非誠有心
也。君之可也。不過藉其死力耳。臣之所為。汗馬而樹功者。非誠有
忠也。不過欲居其成功耳。當其時。列位大夫。以狙詐之
言。相傾危者。比比也。況秦虎狼之國。秦王為人。又怛中而
輕人。人彼建功。譚笑之士。得以功名終者。幾何人哉。此而之所
為。日夜漂漂。懼也。伐荆之卒。不。而秦美其不用。謂者非靳
六十萬之師也。以為而將。心不利於秦也。王疑剪之心。已隱隱
伏矣。既而疆起。穎陽卒用之者。非輕六十萬之師也。欲急其功
於荆。不得不屈從其謀也。而疑剪之心。豈頃刻忘哉。謂為秦多
將一將而拔趙。再將而定燕。三將而滅三晉。其樹大勳。已非一
朝不獨秦之諸將。畏之敵國之君。臣皆畏之。思其成而樂其敗。

此蓋集美創此一將也。以余秦之兵而頓之方城漢水之下。以中傷之者。又不知其幾矣。使窮于此。將不早及其君之方。其謀深而主為田宅之請。以自堅安。知不有謗書盈篋。知樂羊子者。安知不有反間沮功如樂毅者。平安知不有武安君之以錐心。好下者。夫要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記之。而心知者。主之威。負不賞之功。秦王以多疑之主。聽是者之說。而為溝中瘠者。蓋無幾也。此謂之所為日。反。稟稟。俱也。是故其款以田宅請也。王笑之。廷臣非之。而謂甘為之。謂不自愛。其款之深。謀之密。徒為子孫謀。哉。前聖要功。以自恣睢者。哉。果吾之志。以李牧之志。張吾之欲。以解彼之疑。上以安秦王之心。下以杜群人之口。卒之功成名立。而無有不測之險。其間善哉。謂之為計。

定皇明館錄卷之五論類

其慮深而其防疎也。蓋至于淮陰之事。有甚惜焉。淮陰以蓋世之功。困漢將之翹楚也。一二奸人。告其意。竟成不白之獄。至今猶令人扼腕。夫高帝寬仁之主。何獨於信少恩哉。信之拘擄已陷。於假王之請。兩將之所以。付免者。非謂其高仁不幸也。信之為術疎而弱之為術得也。嗟乎。人臣何樂乎以術事君哉。自古處危疑之地。莫如周公也。不以流言廢。凡几之度。日惟忠惟孝。惟冲人是恤。而已卒。人服以彰。而王心以悟。誠不足而濟之。以術。此累世之風也。故曰。子君若周公者可也。不得已。如前。庶幾善自全。其。

政要

高松林塔

論政之說有二。一寬一嚴。而已經術之士。恒主於寬。刑名之家。恒主於嚴。王於嚴。主寬。之說者。曰。包舍。徧覆乾坤之量。人若納污山澤之常。故文王以寬懷。而與周高帝以寬仁。而創漢封之亡也。張始於炮烙之刑。秦之滅也。禍胎於棄灰之律。是德化者。聖人之所尚。而刑殺者。仲尼之所隱也。主嚴之說者。曰。峻防則民寒。過施則民多事。故大烈而避之者。象水柔而溺之者。多虞。舜攝位而四世臣之家。同於殊。聖孔子相魯而少正卯之屍。殊于兩觀。故鞭朴不可弛於家。而刑戮不可垂於國也。愚則曰。二家之說。有遺論焉。主於嚴者。雖切於用。然任法而少恩。終不免於刻核之弊。主於寬者。雖緣於道。然迂文而寡效。亦不免為腐生之議。大抵變而通之。存乎時。推而行之。存乎要。時者。世重世輕之謂。之。三。明。當。錄。卷之五。論。類。五。

可。錄。事。吾。言。矣。要。也。者。其。所。以。成。實。嚴。之。用。者。乎。蓋。政。不。貴。嚴。貴。於。必。示。不。貴。寬。貴。於。清。行。之。不。必。雖。嚴。無。以。使。民。之。畏。用。之。不。清。雖。寬。無。以。致。民。之。懷。何。也。法。之。行。不。可。使。人。有。幸。之。者。亦。不。可。使。人。有。枉。之。者。有。幸。之。者。則。人。將。不。惜。其。伏。法。者。之。是。懲。而。枉。其。幸。免。者。之。是。獎。雖。家。置。一。獄。而。日。殺。一。人。無。益。也。有。枉。之。者。則。百。人。之。縱。不。足。以。得。民。之。悅。而。一。人。之。寬。已。足。以。傷。民。之。心。則。雖。年。青。笑。而。月。肆。赦。又。何。足。貴。乎。夫。有。幸。之。者。是。謂。不。必。有。枉。之。者。是。謂。不。清。不。清。不。必。則。嚴。有。時。而。寬。不。清。則。寬。有。時。而。寬。也。今。之。用。法。者。吾。知。之。矣。操。如。束。新。急。如。絞。絕。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禁。奸。而。使。民。畏。也。及。而。寬。者。則。又。廢。法。而。市。恩。好。名。而。不。如。是。不。如。是。不。足。以。寬。惠。而。使。民。懷。也。然。或。寵。而。濫。使。賄。而。濫。微。則。其。幸。之。者。多。矣。高。下。其。手。輕。重。其。情。又。焉。能。無。枉。之。

說得

卷之三 論類

六

而獨歸於不寬之然見刑而假讓然則刑何由而秉
政何由而理乎古之人有訴以刑而終日涕泣者非不寬也而
不寬於有三人盜一錢而必若罪不嚴也而卒成於亡此無
他故不寬而寬不清也然則今之論罪者不在乎寬嚴之辨在
得其要而已是故不清而寬者勢之沉痾不必而嚴速亡之極
也

高成脩撰左史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論類

七

世是責矣君子之謀於小人亦可悲哉忠臣不得而卒寵于君
三年不得而終愛于父貞女不得而棄志于夫良士不得而全
天子嗚呼彼下何辜而罹此哉載統史冊往跡具陳隱忠沈
冤前仆後繼古今之相負者豈一人也是故見錯削國計安
社可謂智矣朝衣東市慘何極焉然猶可諉曰深刻之賈禍也
但原定今備潔無私可謂忠矣湘羅之沉至今悲之猶然可諉
曰正直之招禍也子平之功何負于吳而有鴆夫之浮乎則又
諉曰君寵之不為也楚之美人何殊于王而有剗鼻之禍乎則
又諉曰嬖婦之惡自見欺也西伯之聖足自全矣而萋里之囚
不免則又諉曰主臣之跡人易間也申生致胙分非疏矣而侍
烹之殃奚為而至則又諉曰父之不道人倫之變也伯奇擗塔非
不遇賢父矣而何至有伯勞之傷乎吁智如晁錯忠如屈平功

才

論狀

大觀

卷之五

明平

文忠

如子胥龍如美人聖如西伯成如父子聰如尹吉甫亦可保其
而皆不能免則不及于此者當何如也然則古今之相負豈一
人哉甚哉諒之為禍而君子之不可不罪也夫泰山之濁可以
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壑之霧可以蔽天層山之雲可以
蔽日賢人之行不堅於金石而巧言之毒甚于水火吾心之明
不皎於天日而雍蔽之患多于雲霧則諛之難辨焉可勝言乎
是故知吾有所善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
過以重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詞以卑
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勢所
不達則因其變以致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如是者不
可以不察也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
意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虞其核也則托於所聞恕其怨也則
歸其所忌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反離以多譽之而實以累其
德事以深惡之而因以發其私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託為
難而卒諱之俟急叩之而後言因所擊論而況及之若緩語
而不切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
也大抵或婉或直或急或緩或正或反或數或間或多至盈溢
或少以片辭蓋山溪不足以喻其險淵海不足以同其深宵肝
不足以比其結浮雲不足以況其變機械不足以類其巧鬼域
不足以方其幻非有上智之明介石之守幾何不為所入而墮
其奸哉吾見小之人猶多好為伺察易生猜忌寄耳目於羣小
委聰明於陰邪含諛誹之正觀而探不根之浮議相灼灼之顯
變而從無驗之辭辭無知者自矜諛欺者耻伏淵中者不悟偶
賞者罔悔雖吾為說其詳又安知吾之果不敢于諛也

司成

視察

辨難

蘇軾

人之法

定矣

以下教

段俱有

辨

卷之五

任當論
人之任官不知以國之不可無官而任之耶抑以官之不可
非人而求人以任之耶如以人之不可無官而任之也則吾無
所置議矣如欲為官而求人也則今之任官者豈不大可駭乎
何也天之生才不必其全而人之于用不無所短故備其短者
不四其足則其喙者不具其齒是以古之用人不求備于一人
而何後世之不然也今天動之則以雷散之則以風熅之則
以日闢之則以雨莫不各事其事而司其令也使更日而為雷
易風而為雨則必各帶化矣惟器亦然瑚璉不設于虎犀金甌
不登於几筵琴瑟不奏于轅門戈劍不陳於俎豆用之不可枉
也如此何獨至于用人而易之甚哉後世之惑也移之以試取
之以文則既殊殊科而異類矣魚貫而登之鴈行而序之因其
名之先後而注之官曰此書諫諍即署以郎中守縣令此承此
薄此尉也末略其形貌而官可預擬矣是何據而知當其材乎
及受命之後則對轉而簿簿參而不承承遷而令令權而守即署
之吏則剝戶而夕禮非兵而令刑雖藩臬之使當省之長百司
之職率是道也是其材果何所長乎文武之司各異用也今督
學之臣或改而備兵知以為不長於文而長於武則未幾而又
文矣南止之陳各異宜也今成南之將各改而禦北如以為不
宜於南宜於北則未幾而復南矣撫臣之仕兼兵紀也有事則
以文制將者也而官至左右轄例當遷之不問其知兵與否也
故千古上下相循而不悟其謬古今相襲而不識其非宰相不得而易
其規天子不得而更其制動則曰此例也嗚呼例異天授乎抑
帝王之所建制者乎是何愛國家之不如愛例也昔者衛靈公

之無道也。使祝鮀治鬼神，公叔圍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故得保於不亡。而孔子稱之曰：『令孔子為國，必不使求治兵而由典。』客矣何也？求也治兵，必沮於法，由也典家，必傷於禮。二子雖賢，豈能枉其材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可見用管其材，雖亡國之大夫，可與圖存，用枉其才，雖聖門之高賢，難與為理。今之人其賢者，不賢于由求，其不肖者，不肖於祝鮀。輩值其所長而因以為賢，過其所短而因以為不肖，用舍皆失，所據失為之說者，則曰：『秦更乘田不易術，而皆治司空冠不改轍，而俱理焉。』是

地史是謂作史者之五論類

賢實。國家之所以不治者，賢否之淆也。賢否之所以不得者，名實之眩也。雖有中主，無不願治，雖有亂世，無不求賢。然卒不能得賢而致治者，眩于名實故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即後世之選舉也。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即後世之考課也。茲唐虞之治，所由盛也。漢興雖襲秦陋，然其舉士之科，猶曰：『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至其任官也，而其君猶汲汲然名實之綜核，是雖不告朔而猶有餼羊之存也。故三代而下，漢治猶為近古。魏晉以來，其舉之者以文藝，其考之者以簿書，刻文藝之浮靡，而破簿書之資格者，固已難其人矣。如是而欲求賢才之得國家之治，誠孟軻氏所謂緣木而求魚者乎？世之言治者，乃談於無賢而託於才難之說，嗚呼！世豈有無賢者哉？高帝之所與創漢者，亡秦之所擯也。太宗之所與建唐者，暴隋之所斥也。雖山徒隸之氓，晉陽名募之卒，一旦皆起而為純臣名將，執鼎世之果，無賢也。然使秦隋而知其賢，則亦何肯擯斥之而棄之？唐虞之用，和其所以擯斥之者，東於條格之深，障於毀譽之言，而名實之不審也。明興幾二百年，求賢非不至也，所立之法，非不詳也，所病者名實之眩，而賢才之不多得也。何以見其然也？今三歲而比士於鄉，八會比于京師，所得蓋三二百餘人，此千二百人者，固拾時之選，而弘化之才也。今取其所試之文，而讀之，莫不宗聖而尊賢，崇王而黜伯，非五帝之佐，不列於議，非三王之輔，不著于籍。前曹房柱而下，率置貶辭，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間，得尹說旦奭者千二百人也。而百度之末，庶民之未又內治之末，修外攘之末，振耆耄以故也。則取之者以名

是年黜幽而歲登明也是國家又歲得尹說旦與若干人
其然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入內政之未脩外攘之未振者
其故也則考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上觀下訛後踵前弊
其事已非求要方永然則天下將何時而治乎今國家幸無事
而內外大小之臣率以玄談迂論亂珠淆王一旦不幸而有事
突然可恃懼其可倚而重者必不多也何以知其然也往年宸蒙付逆
見 一旦而收縛九十餘人此九十人皆百一而用什一而存者而
當皆伏節死義則孫許二臣而已耳嗚呼國家養士數千拔此
九十人而用之崇之以高官泰之以厚祿而盡忠報國止二人
焉是亦可痛哭而流涕也已夫當時選舉之所遺任用之所棄
安知無更如二臣者乎名實之眩而用舍之謬也方今天羊慘禍
獨無人乎其眩於名實之故耳嗚呼然則天下常何貴而治乎

其或如是者謂之勢力交貨財之相奉饋貸之相結如是者謂之賄交會于意氣之激而輕于軀命之捐如是者謂之俠交六者

論語語工

是故徇其所易則以為無能強其所難則以為好異譽其所賢則以為成美與其所不肖則以為當非好名者而不為之延舉則以為掩華而沒善諸俗者而欲責之學古則以為延緩而不

論語語工

情況其所失則輕然而不從諷其所短則愀然而不樂聞其物議而入告之則以為讎謗見其私昵而使遠之則以為惡分指摘其文則以為忌美出示其美則以為求勝窮滯而望之以疏

論語語工

顯則託於避嫌忠難而責之以救援則委於不利有作其前則惡相撻而欲毀其盛有襲其後則嫌逼已而務遏其光故寡生

論語語工

于忠告隙開于會文念基于輔仁禍胎于青善或因事而致忤

之悲也末流之禍一至是哉要其所自則皆六蔽之為患耳然則居今之世而欲行古人之道不亦難乎或曰交之道自古為難子奚獨參于今也旦柄國而與怒仲專政而鮑疎賜連璫而貴由結纓而黑避商介假蓋之嫌回柔撥墨之潛茲非古聖賢之徒歟愚謂之曰是誠然矣而未至若今之甚也鹿鳴之宴

欽定皇明館課卷之五詩類

十

名分之在天下非屑也而世或假之以為私君子於是乎有

聖人者天之所授之君是將無宇宙而授之也故封建之

古問學 廣不實 曰居土雷 戶之下 下皆曰居 曰食土之毛 而皆曰長物
閑深才 藝蜀 千綿分無之 中盡名 天致也 分天 殊也 天味 普以名 分異

於君特寄而俾之字耳君而守天之名則當歟其崇卑別其尊

威而陵犯之禁必嚴也君而守天之分則當差其章服辨其等

試又復威而喻志之求必抑也嚴之而下無叛人抑之而人無異望矣

足之謂善。承天威烈王受天之寄。胡為而有三晉之侯耶。君子

曰。以凶德而爵。非名也。以大夫而侯。非分也。名不正。則事分不

尊則懷是少私亂之其如天何繼曰不曰命而曰初明壞法亂

日定高僧錄卷之五論類 十五

漢唐尉也。晉有唐叔之觀。有文王之軌。漢武天子周之所托而

者也故晉室固則王兩晉王國亦則諸服諸趙親烏倖

况其失盟中百代不失威三才以重世今却北面而臣

知不足以致之非所得勝而勝之仇也非所敢

固室聲罪于友邦命師于諸士而歸敬于司刑殺其

通古
自突其害濬其害而墮焉可也刑之不正又命之戾焉是以天

命施之天討矣無亦自喪其尊而弃諸侯之所以服乎或者曰

姬祚既降威烈微乎微者也三晉之強若之何其拒之是不然

現請所
以解名
姬之微者勢也而猶有分存焉名分係於天非待勢而立者

也不然。以三晉之憑陵跋扈，豈不足以自戾而必譴於周者？

我固有所惜也三晉何恨于周哉愼名分之在人心而天下不

卷之六

11

以三老五更之禮以博崇儒重道之名則夫為三老五更者人
 孰不假談經稽古之名以博車馬印綬之利哉幸而得之則其
 施弛以自矜也因宜且榮稽古則古有貧賤不墮獲富貴不克
 誣者榮胡弗之稽也古有敬車廐馬而自遠者稽蓬戶而無
 者榮胡弗之稽也古有金王鉄現軒冕親視晉楚者榮胡
 弗之稽也古有功蓋下而不驕位極人臣而不伐利盡萬物
 而不取者榮胡弗之稽也而弛弛于車馬印綬為哉可見亦因
 矣夫榮既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示諸弟子使為子弟者亦皆以
 車馬印綬為足誇而觀諸朝廷則尚友之風息而稽古之志荒
 矣東漢乘大亂之後制度草創孝明編急苛察當時豈無敝正
 可更失德可言乎榮為五更則憲老乞言茲其會也使榮上之
 能匡輔君心調和化理為申公力行之規則可謂稽古之力次

之能執陳時政敵替可不為賈生治安之疏則可謂稽古之力
下之能鋪張駿烈潤色鴻猷為鄭玄祔拾之議公帝明堂之
為可謂稽古之力又不然議不合而去為王吉之請老時不可
而足為嚴光之高蹈是亦稽古者之所安也數者無一焉通偃
然子祥雍之上以受天子之尊禮顏斯厚矣方謙讓以圖報効
明忠孝之道以率諸生且猶不為言耶自是假稽古之名以
規厚利取榮名者則榮啓之是榮之言足以禍天下之文
而帝之尊榮又適以自禍其風化也已矣斯固世變之所重
悲君子之所深為扼腕者哉

九德論

徐顯卿 天官學士

德之在人。源於一本。而達於萬用者也。達於萬用。則隨感而殊。其應順應而協於則者。固不可以強同。源於一本。則無物而所。以感物者在焉。未應而所以順應者在焉。太虛之中。有直宰神。妙之地。有負機。彼其隨感而應。隨應而當者。皆一本之分也。一。者何曰。中是已。中者何曰。吾心之虛。而能感感。而能應應。而能。言者是已。是故中在於我。則發之而無不中。中也者。其九德之。原乎何。言乎九德也。臯陶言官人之法。而設此為觀德者之辨。也。官人者。貴知之詳。是故因人而考其德。因德而求其中。而九。德於是乎異名。作德者。則探其本。是故約之一中焉。而九德無。餘蘊矣。堯不云乎。曰。執中。舜不云乎。曰。精一。嗚呼。斯固九德之。

所自來也。今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是故陽舒矣，止之以陰，陰懷矣，懷之以陽，陰陽
 之道者，天之中也。柔翁矣，振之以剛，剛闢矣，啟之以柔，剛柔並
 用者，地之中也。仁愛矣，節之以義，義肅矣，和之以仁，仁義時措
 者，人之中也。此三才合一之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極於
 一，心達於萬用者，本如是其參和而不偏，而九德何一之弗備
 哉！救於質，迫於欲而中者，偏焉。而九德始鮮能於天下。自今觀
 之，曰寬曰柔曰強曰陵曰簡，其仁之發乎其天之陰地之柔乎
 而栗而立而恭而毅而廉，仁之未始不為義也。是即陽濟陰於
 天，剛濟柔於地也。曰亂曰直曰剛曰強，其義之發乎其天之陽
 地之剛乎而敬而溫而義而審，義之未始不為仁也。是即陰濟
 陽於天，柔濟剛於地也。是故折之則柔，而且立，柔之中也。剛而

且塞剛之中也。推之九者各一其德，則各一其中。合之則柔之中，無以異於剛之中。謂之木，嘗有九焉，可也。何者？萬物而一本，比擬異名而同原理，固然也。譬諸天地流行發育萬物，各具一太極。孰非天地之德，然萬物五行，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萬者合而為五，五者又合而為一人之九德，何異於是方其時，乘而乘時剛而剛，泛應不同名之曰九，要其大原不越仁義之時。精則九德合而為仁義，仁義又合而為一中，是故中者人心之太極。太極者天地之中，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不觀之堯舜乎？如天好生，治於萬邦，柔德也。而叙典明刑，豈一以柔者能之？是堯舜之柔而立也。堯舜何心哉？蓋無心之剛剛斯中也。而強與直也。亂也，其無不中，可推矣。合九德而無一非中，堯舜何心於中哉？無心於中而自無弗中，固其精一允執者基之也。吾故曰：德

卷之五論類

二十

德一本而達於萬用者也。然則九德之名，豈陶之過為區別哉？曰：德以中為主，而德之別成則各隨其用之所近是故。聖不易得全德，實難三德而有六德，而用德之多寡，識之大小，隨之此命受數施唐虞之治之所以隆也。陶之言固為知人官人者設也，而非所以語作德之原也。故曰：行有九德，既曰行是達於萬用者也，豈非推其一本者足之。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徐顯卿天官學士

愚考覽古記其一代之始，罔不號殷富，迨其後則稍滋溢耗，弊也耗而不已，遂使帑藏空虛，閭閻困乏，而公私俱出持籌者難終歲屹屹窮及毫髮，竟莫得而取，盤焉何者？經綸草創，用度未豐，海內物力亦且向盛，故不立法而自充，無禁而後利者寡也。厥後庸昇平之業，後漢秦之謀，經費不常動以什伯，故法窮而用愈匱，禁密而弊愈滋，遂令上下咸受其困，蓋理財之難言所從來舊矣。昔太史作平準書，班孟堅襲之作食貨志，隱括漢事纖悉具備，愚請得而評之。漢興當高惠時，海內泰和，兵革寧謐，士本營繕，缺而不脩，迨及文景恭儉為理，無臺榭以省百金，無畋地以疲紅女，正已率民而人化之，故都內太倉朽貫，紅粟下及齊民，亦無覆墮之嘆，所培植者裕也。至若武帝英明，取世狹

卷之五論類

十一

小規，慕彼見漢家財力豐盛，七十年思，騁其雄心，久矣。引迂誕之士，絡繹而至，環侍而中之，故發達之志，侈乎內，于禱祀土木之好，離于外，祠太一，講五時，通西域，求寶，是明築頡梁，指心適意，皆然。四馳百姓，殫所入而視所出，以實尾閭，蓋漢力中，窮人至刀筆之徒，紛紛言利，後口而譁抵掌，而盡諸酷吏，又已則議車算，蓋自平準法行之之後，而利孔漸饒，供億滋擾，終漢之世，罔所變改，延及哀平以降，不但官私告訕，四海困窮，且至風俗踰冒，人心抗敝，而災劉之祚，不永矣。夫天下至大也，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成，至殷富也，府庫倉廩，視初業非不加歲，其征絲會歛推美之術，非不加密也。然文景以愛惜撙節之心，

守之則常盈武帝以淫佚窮黷之心耗之則常縮故曰洪河之
流決于蟻穴燎原之焰起于寸煙人居之心稍一不節而天下
之民力錢貨渙散決裂不可支矣曩使武帝席高惠富庶之基
躬文景玄默之理頃甲休兵卑宮康食與四海安養休息其時
計臣亦殫忠極慮如晁錯之言貴粟賈誼之論足用以收拾其
心而蕩滌其欲庶幾群小漸消雄心不逞國無漏卮之費民無
無窮罄之虞炎漢之業雖至今存可也吾于是乎有感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楊元祥 翰林院庶吉士

余讀平準書食貨志見漢一代經濟盛衰之變未嘗不廢書而
嘆也曰嗟乎理財者何容易哉國而虛無財則國病欲實其
國而籠天下之財則民病國病天其勢不得不取一切之術而
不暇顧民之利害則國之病又轉而病民民病矣國何所恃以
立則民之病又轉而病國嗚呼安得措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
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令國與民交利而無病哉余觀漢初什五
稅一賜租之詔間歲一下其征入甚寡然當時庫府皆滿府庫
餘財至于粟紅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校抑何饒也其後縣官
稍稍不及動郡國倉府令民得入貨拜爵時罪更錢造幣進雒
陽賈人子用其心計權監鈔算舟車漕輸天下財物置平準於
京師以朝廷之尊下而與商賈爭錐刀終不餘力而讓利然而

縣官大空不足以奉戰士水衡少府無終歲之儲又何詘也蓋
當取而思之天地所產九疋所入止有此數非有神運鬼輸也
則度時宜則寡求而當餘浮淫無藝則多營而當匱彼於平城
細書之辱不為忿入塞則距之而已而大將軍貳師擄船車騎
之屬乃歲遺也露臺之費尚為惜而昆明之鑿建章拍梁之役
計泰山禪姑衍祝泰畤分陰且屢興也天子皇綈斥諸浮靡而
大成五利至賜予鉅萬不少靳也改正朔易服色擗吐未皇而
朝舟從騶略印笮通西域竭所恃以事無用不為止也夫自天
地不能常侈常貴而況國乎語曰江河不能實漏卮此善喻也
今庶人之家相戒以勤苦相忍以飢寒脩其業而息之惟恐凶
年而美衣食安食者必是家也有相親以酒相相但以宴樂為
計者必是家也故曰為國有三計有
結句
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歲之計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王宗屏大學士

其說黨禍之大也。始於君子小人。持角相競。而不已。正者必難勝邪。而國受其害。夫以君子視小人。則殊科矣。然狗其意也。矯亢過激。至于傾敗天下。而不能悔。惡得無罪邪。試以漢唐宋事觀之。建和以後。蕃固秉鈞。范滂張儉之流。雲翕附麗。思以清議濯易。一時。曹王側目。牢脩搆誣。盡錮名士。善類既滅。炎曆之亡。曾不旋踵。及長慶。牛李構隙。立交相軋。群衆鬪利。鼓煽成風。造其末路。白馬清流。橫罹毒手。識者悲焉。紹聖之初。申溫弛政。章呂彈冠。楊畏。叛議清臣。媒進。繼述熙寧。報復。睚眦凶。黨寢昌。為詐逐南。嗚呼。自古。戕害。人國。未有若三黨者之甚烈也。可不畏哉。夫小人群。若報。善不種。而生。去而復。蕃為。嘉穀。病。小人。兒頑。則。類。苟。可以。空。人。之。國。而。傷。其。善。良。宜。無。不。至。吾。何。誅。焉。獨

大諸君子之處。此未善也。世不能盡小人。亦不能盡君子。貴潛匿默守。救害于什一。吾既自立門戶。標榜過高。一薰一蕕。不兩存之勢。又不自度銳意攻之。至以督郵劾常侍。御史捕門力取成勝。反為所挫。併其身與黨。掃而空之。古稱虛名受實禍。知進而不知退者。漢黨錮諸君是已。德裕奇章。並負時望。議論稍忤。冰炭遂分。宗閔結縶。敏中背恩。太牢羽異。既成。而德俗復以一夫之力。欲盡夷其類。宜禍之及矣。其後獨孤崔遠之徒。競效。習。嫉。惡。過。嚴。與。惠。為。鄰。使。柳。燦。李。振。因。蚌。蝸。之。持。肆。漁。人。之。取。邦。之。殄。瘁。德。裕。釀。成。之。也。安。石。立。法。初。意。亦。善。祇以偏執。見嫉。正士。元祐新政。尚當熟議。緩行。迺徒知改絃之急。切。纓。冠。之。憤。不。分。至。石。一。切。芟。除。奸。人。怨。恨。切。者。紹。述。之。談。實緣得進名。賢黨禁。貶竄靡遺。誰執其然。至要之數。君子者。操心

下漢以

其忠其為國謀。豈非不切至也。機權稍開。取制無策。卒蹈于壁之魚肉。儉夫之網羅。而莫救可哀也已。然黨之為害。又非類諸君子罪也。食必腐而蚋集。木必朽而蠹生。恒靈昏德。武不振。哲后。幼冲。命亂。政敗。國是。終。灰。朝。無。衡。準。之。五。野。有。告。之。習。佞。升。賢。屏。黨。人。始。言。故。欲。消。禍。斯。害。非。君。臣。交。盡。其。道。可也。君之道。曰明。而斷。臣之道。曰公。而恕。君子朋德。小人黨。外雖相似。中實懸殊。進真退偽。裁鑒靡應。師師濟濟。險詐莫是謂之明。君權獨持。萬幾無他。太阿不失。吐珠必吞。貴戚窮之臣。罔敢睨視。寡廉鮮耻者。莫得而憑藉之。是謂之斷。百夫同舟。期于濟岸。十手並射。志在中鵠。異議不立。穆穆相濟。是謂之恕。待群小。感之以誠。而器使其才。彼將磨濯求為包容。孰肯矜伐。技能互憚。為好。是謂之恕。四者所以彌黨漸。安寧區宇之

不切至也。機權稍開。取制無策。卒蹈于壁之魚肉。儉夫之網羅。而莫救可哀也已。然黨之為害。又非類諸君子罪也。食必腐而蚋集。木必朽而蠹生。恒靈昏德。武不振。哲后。幼冲。命亂。政敗。國是。終。灰。朝。無。衡。準。之。五。野。有。告。之。習。佞。升。賢。屏。黨。人。始。言。故。欲。消。禍。斯。害。非。君。臣。交。盡。其。道。可也。君之道。曰明。而斷。臣之道。曰公。而恕。君子朋德。小人黨。外雖相似。中實懸殊。進真退偽。裁鑒靡應。師師濟濟。險詐莫是謂之明。君權獨持。萬幾無他。太阿不失。吐珠必吞。貴戚窮之臣。罔敢睨視。寡廉鮮耻者。莫得而憑藉之。是謂之斷。百夫同舟。期于濟岸。十手並射。志在中鵠。異議不立。穆穆相濟。是謂之恕。待群小。感之以誠。而器使其才。彼將磨濯求為包容。孰肯矜伐。技能互憚。為好。是謂之恕。四者所以彌黨漸。安寧區宇之

張一桂大司成

廿六

4

夫究其極。係宗社存亡。而其始。惟由于。臧否之相。而相之相。就議論之相。則夫為諸人者。尚得以。辨其青。平。肯。秉。獨。賢。賢。時。舌。辯。之。士。而。介。冑。之。夫。也。當。是。時。強。秦。虎。視。使。二。人。內。紅。則。趙。事。不。可。支。漢。方。交。除。喝。亂。若。各。逞。其。不。平。之。氣。斯。所。損。亦。不。小。夫。廼。能。釋。忿。結。驩。同。歸。于。道。彼。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噫。周。召。之。至。誠。固。遐。哉。不。可。易。及。以。漢。唐。宋。之。賢。哲。而。其。見。反。出。廣。蘭。冠。賈。下。寧。不。大。可。詫。哉。或。曰。董。猶。不。同。而。而。藏。施。厲。不。共。室。而。處。邪。止。之。不。容。並。立。乃。自。古。記。之。矣。伊。致。黨。銅。之。禍。由。于。權。璫。濁。流。之。慘。成。于。篡。逆。元。祐。之。流。竄。本。于。熙。豐。之。小。人。群。邪。醜。正。特。假。黨。之。名。而。肆。其。毒。耳。即。諸。賢。不。黨。群。然。以。正。自。持。其。勢。亦。必。不。免。而。欲。有。裨。于。國。家。難。矣。今。子。獨。咎。于。諸。賢。母。乃。刻。與。愚。曰。不。然。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木。必。先。蠹。也。而。後。風。朴。之。君。子。之。道。急。于。自。治。彼。權。璫。篡。逆。小。人。云。若。無。是。家。夫。人。主。之。所。深。忌。者。莫。甚。于。黨。而。小。人。之。所。藉。口。者。亦。莫。巧。于。黨。吾。同。道。而。相。與。同。心。而。共。濟。禍。憫。其。以。是。而。加。我。也。一。若。然。然。依。附。互。相。詆。訾。則。是。適。違。其。所。忌。而。自。投。其。所。藉。遂。使。一。人。主。重。其。憤。然。不。平。之。心。而。小。人。得。以。逞。其。悍。然。不。顧。之。惡。吾。身。不。足。恤。而。國。家。之。禍。由。此。始。矣。向。使。諸。賢。矯。激。不。形。宴。然。處。于。無。黨。之。地。則。人。主。之。不。受。其。惡。之。也。必。不。甚。小。人。無。以。藉。口。其。去。之。也。必。不。能。無。遺。雖。或。見。擯。于。一。時。而。舒。徐。容。與。以。待。事。幾。之。會。則。國。家。之。禍。尚。未。至。于。不。可。救。也。語。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諸。人。雖。欲。諉。其。咎。胡。可。得。哉。雖然。操。伶。倫。之。管。者。不。可。欺。以。清。濁。持。軒。輊。之。鑑。者。不。可。眩。以。妍。媸。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未。有。不。以。朋。黨。之。說。進。者。也。惟。素。

小人而已。唐虞之世。皋。夔。稷。契。同。寅。恭。共。之。若。畧。心。而。論。其。默。然。相。合。一。也。惟。先。舜。以。飲。以。登。庸。或。放。逐。舉。措。行。而。天。下。咸。服。此。時。庶。野。濟。百。代。也。使。漢。唐。宋。諸。君。能。超。然。遠。覽。俾。此。正。也。吾。之。明。則。國。是。可。定。國。是。定。而。朋。黨。之。議。熄。矣。嗚。呼。嗟。嗟。自。非。至。昏。亂。之。主。未。有。不。愛。君。子。而。惡。小。人。之。不。審。往。往。君。子。盡。黜。而。卒。為。小。人。之。所。快。此。古。今。通。慨。也。後。之。君。天。下。者。其。慎。毋。自。昏。其。明。而。為。小。人。所。快。也。哉。

世之評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負隱者之高蹈而接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負隱者之高蹈而接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負隱者之高蹈而接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負隱者之高蹈而接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負隱者之高蹈而接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負隱者之高蹈而接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負隱者之高蹈而接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負隱者之高蹈而接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負隱者之高蹈而接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負隱者之高蹈而接

卷之五論類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護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
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護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
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護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
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護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
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護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
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護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
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護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
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護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
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護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
者可不謂輕乎以隱逸之賢道德為護其所以調護者入不能

卷之五論類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之志何聞于此而顧避避不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程而不
敢登也
也法曰某功則賞及其有某功也斷然而賞之法曰某罪則罰
及其有某罪也斷然而罰之如是則信矣曰某功則賞而賞或
不必其功者意有出于賞之外也曰某罪則罰而罰或不
必其罪者意有出于罰之外也如是則不測矣信之至也使人捐千
里之國而不請不測之至使人有千里之國而不敢言倍我也
而況乎一介鼓犖之士哉古之賞罰能運千里之國而後之賞
罰不能運一介鼓犖之士不亦異哉吾聞之開創之世惠當得
于威不如是則人不為用守成之世威當浮于惠不如是則玩
愒而不振是運之道而已矣

五諫論

夫諫非能諫之難也。使君必聽之難也。有社稷安危之幾言之。則泰山不言則累卵。有生民休戚之端言之。則帷席不言則湯火當此之時。保吾之身而不顧國家之利害。非人臣之職也。盡吾之職而不顧人君之聽否。非人臣之心也。嗟夫人臣之心。誠未有逆其不聽而為之者。也是故不可以無道也。蓋君子之諫。五曰諫曰謏曰降曰直曰諷。夫子蓋取諷焉。以為五諫一也。顧用之之宜何如耳。夫諫不同也。有忠臣之諫。有良臣之諫。有說客之諫。侃侃而陳。謏謏而爭。萬人卷舌。一夫碎首。可生可殺。而不可使不言。此忠臣之諫也。夫子之所謂直與謏也。理而論之。使自求之。隱而箴之。使自得之。君享受言之利而已。無進言之名。此良臣之諫也。夫子之所謂降與諷也。俛仰慶吊。押闔無

于慎行太史宗伯

卅六

此言用
 諫豈有常哉顧吾所以用之爾用之之道三曰度主而施之相
 時而規之審已而行之主暴耶則切直之詞難得主寬耶則婉
 曲之辭易入主多智耶則揣摩之辭可得而中也是故度主而
 諫則名寔得事之將成也則諷笑之言緩而流涕之狀深事之
 未形也導之則用而激之則遠事之已成也詭其辭而中之或
 可以庶幾焉是故相時而諫則理勢一言者諫臣耶批鱗折檻
 非以為訐也言者大臣耶幼婦遇巷非以為客也言者游說近
 幸之臣耶恢諧滑稽度華博洽之談非以為誕也是故審已而
 諫則道職符夫諫至難也一介之士必有諍友百里之君必有

此喻策
視切有
味

爭臣有臣而不諫與無臣同諫而不聽與無諫同故諫期於聽也無道而何以聽之或曰四諫宜矣君子之事其君也固亦有諫乎曰此人臣之不得已也父有惡藥而疾革者子欲生之進藥而曰湯也固有之矣安有父母死生之頃而守孝已之信者乎夫龍逢而下以諫名者不少嘗總而觀之忠臣之諫聽者十一焉良臣之諫聽者十五焉說客之諫聽者十九焉非說客之愛君固深於謬謬匪躬之士也術也且夫說客之術非專於譎而已蓋亦兼而用焉故其抵觸忌諱甚若蹈不測之淵而恬然以濟此豈無其故哉蘇子曰龍逢比干不得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吁有龍逢比干之心吾謂之道不謂之術矣

卷之五論類

冊七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順也而憂喜以寓當其欣戚憂喜之際探之而莫得其端則之

明倫彙編... 補 18-317

河洛文宗伯學士

天人之以事功自別者其識度恒有所限求其無累而超然者
 惟不役心於事功者得之嘗觀魯點春風沂水之樂與漆雕開
 吾斯不信之意若其忘情世故而自處以無能者廼夫子獨亟
 而余悅之喜其能悟焉程子曰魯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誠知
 夫子莫而悅之之心也何者君子學求用世故欲各就所長以
 自表見故有所長則必有所短而執着一事則其所遺者必多
 矣且人肖形天地天地之並冲然蹟然而萬象森然畢具其間
 咸遇聚散生成變化之迹皆其固然豈待物物而安排布置之
 哉此心之小上下同流太虛與侔萬物吾度其間禮樂刑政兵
 戎教養之事亦其端緒節目之形見雖吾心無所不有而實未
 嘗有者政堯舜蕩蕩巍巍之績萬世望而震焉先儒比之一點

49

雲謁太虛蓋堯舜之業堯舜之粗迹耳彼其中空洞寥闊包
 括今古故能大造乎唐虞而涉而不需為而不宰雖
 之無所作為亦可也斯堯舜所以心同天地大之至也苟有
 毫虧欠問端則其心蔽有一毫偏私必則其心泥是以聖
 賢之學有不自知其同類而殊科者由求之政事赤之禮樂非
 不斐然成章試之卓然其有效也自聖人視之旁功智名與夫
 補綴文章之美皆器也譬如天地之五行四時人之五官百體
 各司其運皆可適用而不自知其已分職於太極統役於天君
 矣是未燭乎天地萬物渾淪一源之妙而但得其聰明才智之
 近者也殊不知聖人有聰明而不炫有才智而不任誠見此心
 本然之體無內外無物我浩然無際而充然太和天地自變化
 草木自蕃暢何物非吾性分所關何遠非吾度量所及其退藏
 說見大
 意便見

天此為
德聖賢
為小

天也為
為小
也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其形著動變也。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如
水之止風起而文煥焉。如鑑之空影至而妍媸焉。如衡之平物
來而低昂焉。如化工元氣之隨形賦色。其相忘於莫知其然之
天。其視巍巍蕩蕩。且如有無。何規規於事為之末者。足以動吾
意。願期必之心哉。點與開之學。未及乎此也。而其識則已至乎
此。故視奇偉隆赫之勛。漠然無所動於中方。融然乎其真樂
而壹然求信其所未信。夫宇宙無窮。盈虛有數。吾心與造化本
無一息之間。何為不與物而皆春。一理不殊。其極一物不得其
所。吾性缺然。則皆吾未微之。故此之不汲汲而何以仕為也。蓋
其真誠所及已。幾乎與天地萬物流通。胞合之意誠獨得其大
意而不暇以外慕遷焉者也。是意也。體之有餘。廓之無外。點也。
終身樂而不窮。開也。求信之心久而彌篤。若達便是充。霽氣象。

07

而可幾聖人之全即二三子有何及焉其所不足者精詣而力
踐焉耳夫天地之道大無不包者小無不貫聖人之學全體渾
迫之誼然者泛應曲當故糟粕煨燼中教動靜食息皆兼禮樂名物皆
學是以氣象恢廓脉絡分明外不離物而內不空疎點與開也
語上而遺下合之大而勝之未始究而言之三子不及點開之
大點開不及三子之實矣是故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者體驗
擴充以識其大而又有所踐履以豫其本則窮大而失其居者
鮮矣

四
卷之五
論類

四

•

定皇明館課卷之五論類

45
1

張位 少詹事

世之計
二子皆
而退避
以其有
功自任
非人臣
兼德之
知時勢
不同故
居功之
述不得
不異其
原其心
實然也
輕哉此

愚嘗讀兩漢紀而得二名將曰馮異曰趙充國異之佐光武也
勳交新莽驅逐虜寇災運勃勃興矣暨鄧禹不能定關西遂代
焉任破赤眉于玄陽聖書集之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絕
功自任也何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厥功何偉也然每論功諸將紛紛
異獨默然立樹下故軍中有大樹將軍之號焉充國之佐宣帝
也西羌之叛專主空固之策乃上屯田便宜十二事卒之先零
服拜開輪城嘉績亦云茂矣迨旋凱浩星賜敕以不自居已
而充國見帝顧直任之不辭夫二將之成功則同居功碩異何
也論者曰師克在和是以古之成功者士歸功于將將歸功于
朝崇謙德也故之反不伐宣聖偉之曹彬不伐宋祖嘉之而偶
語沙中爭功于漠而定勲且爭功于唐檻車徵對爭功于晉者

卷之五 論類

四四

君子每為之扼腕焉。異之不伐。得是道矣。而克國之自任。得無謙光之德乎。愚辨之曰。二將之處功。名皆是也。特時與勢不同耳。何者。蓋異常光武草創之初。炎祿雖興。群盜猶盛。而吾以腹心之臣。受股肱之托。苟區區焉與諸將論功。則亦庸人流耳。非所以策勵群師。懾服士卒也。况功高不賞。異方盛滿之懼。而所假于言功乎。他日咸陽王之號。雖帝之大度不疑。意亦異之。中素享于帝。故有以來。君臣父子之論耳。若克國所遇。則異異不伐之心。

此原湯
 異不伐
 之心

坐困之策者百無一二。父功之成也。雖本于坐困。而亦藉于强弩伏兔。一將攻戰之勞。便已不言功。帝將曰。西陲之功。二將戰伐之力也。非坐困之策也。而恃富強邀邊功。開邊釁。必自此始。夫夫已之功。無庸恤矣。而使吾君他日有開邊釁之咎。是誰

此命克
 因當日
 特上以
 開元圖

心心之之德與故成功之願末一一陳于王前若曰是功也非戰也守也寧使在己冒有功之名而不使吾君有勤遠累之費寧使在我貽自薦之誚而不使吾君有開邊啟釁之圖寧使天下不歸心者克國之

文應正收

功。于。伏。兔。强。弩。二。將。軍。而。不。使。國。家。邊。將。他。日。有。貪。功。生。事。之。憂。老。臣。之。為。慮。深。且。遠。矣。使。充。國。而。當。光。武。之。時。則。亦。大。樹。野。軍。矣。而。何。功。之。足。云。不。然。浩。星。賜。之。言。意。亦。美。矣。君。之。何。其。弗。聽。也。使。馮。異。當。宣。帝。之。際。則。亦。章。章。自。表。矣。而。何。嫌。之。避。不。然。論。功。希。賞。亦。人。情。也。美。為。謙。退。之。君。是。邪。愚。故。曰。二。將。之。處。功。名。皆。是。也。不。可。以。其。迹。異。而。輕。低。昂。也。彼。執。異。之。謙。以。議。充。國。之。弗。謙。者。不。知。充。國。者。也。後。之。為。將。者。將。學。異。邪。將。學。充。國。邪。愚。則。以。為。天。下。之。事。無。定。體。唯。求。其。是。而。已。馮。異。之。不。伐。為。將。之。常。經。也。充。國。之。言。功。為。將。之。微。權。也。泥。于。異。則。不。知。權。之。妙。用。泥。于。充。國。則。不。知。經。之。當。于。是。故。執。二。者。而。取。其。一。寧。為。馮。異。之。不。伐。不。為。充。國。之。言。功。果。二。者。而。求。乎。中。國。不。以。為。充。國。之。言。功。亦。不。必。為。馮。異。之。不。伐。

上海圖書館藏

卷之五論類

四
五

其才華
勢能橫
為奇絕
不常之
才也

此言

異不伐

李維楨翰林編修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其哉功名之際難居也懷自滿之心者恒至於招尤而悔
之節者或不足斷國是以一名心古之君子有同其成功而
以居功則異者此其設心積慮必有至當之畫而未可以不
之述議其後者也余觀漢史馮異脫光武于燕亭滹沱之厄而
大勝于赤眉之戰炎劉之緒藉以中興充國屯田燉煌而先零
來歸西土屢世之患遂安枕而無事斯兩人者絜功而按烈相
等埒矣然而馮異口不言功一時人心無不願屬大樹將軍者
乃充國則達浩星賜之請而自以意對累累指陳功狀豈異明
于下人之道而充國顧關於勢議之古哉此其迹殆惇整而不
相伴而後人之執空文以評勝千百世之前者不能無惑矣余
嘗原兩入之心與其時勢所遭及夫君臣相與之際然後有以

其當而不可以伐不伐之迹軒輊其間者語曰功蓋天下者
不為勇畧震主者身危是故霍光近甘泉近而不得君
子所以明哲保身也然事有出于天下之公而非繫于一人之
私人主以其好大喜功之心專制于上而下之人靡然從之莫
敢異指吾獨排其非而擇其是而卒以成功如是而復以貪功
為嫌以備退讓之名則必以吾之所是為使億萬一之計而其
初議愈艱結不可解故不得不任其是令夫人皆知鈍遲者
之終能有成而輕發者之難與慮事也嗟乎在前所謂老成憂
國之深者矣昔者高帝提三尺而帝天下信越之功居多帝囑
之盟未乾而酈戰之禍尋及矣雖帝之寡恩亦信越自取之也
得齊地則請為齊王伐楚則裂地而封會稽有挫抑即缺缺
出不平語二子以蓋世之功多忌之主而相然自伐以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論類

則異以不伐自全亦理與勢有當然者而崇以律充國之功則
此已下固矣方先零之倡亂也宣帝遣充國及破羌將軍二將征之自
初必令二將軍與俱者謂充國雖獨任也既而充國堅主其議
不少撓沮然後先零困服罕開自歸雖其謀已効顧于帝之初
心已背馳矣假令充國遜屯守之功復歸功二將軍二將軍固
習帝之說也必將誨其言之不試于前而嘆其成功之晚示之
以邊功可開之機而益滋其侈大之心將以老成為不足用而
新進喜事之謀乘間而入此充國之所憂也故寧以功自任使
知成功之自在彼而不在此其所以抗明詔開群議而堅守也

日之策者誠知夫先零之可計困不可以力取也庶幾宣帝慢
然覺悟知夫老臣長慮之見終非新進喜事者所能逮而欲舉
天下寧有所持重而不發而不可以輕為取敗云耳蓋國
是以從違為重則與讓之細德為輕將以端君心之趨向即冒
貪功之名無恤也馮異雖有大功至其始事發謀與充國殊科
矣賞罰之權自君主之優劣之等自人辨之又何屑然以言
語爭勝負而蒙人之忌取君之疑邪蓋異之功止于一身而充
國之功則國是君心胥係之雖其居功之迹不一而等度于君
臣人已之間以全其身善其君則均適于道矣余考宣帝之時
去武帝未遠征伐四夷海內虛耗豈武帝之性則然哉衛霍諸
臣導之也即充國不自言功歸功二將軍安知帝不以衛霍
二將軍乎高帝而後善保功臣者莫如光武而馮異尤為親信

然當其破亦有人長安也有上書言異欲為咸陽王者光武其謗而以圖書慰勞則其不伐之行素以結主之知也則諍者之術中矣惟夫有充國之言功然後宣帝知禦吏之要在乎自強而視其惘然勤兵之心惟馮異之不伐然後能事上之封而免韓彭之禍則宣帝之不為孝武與光武之不為高帝二臣與有力矣不然以充國之老成持重必能為退讓無難者反出馮異下耶故使充國居異之時則何有于伐使異亦充國時亦未必嘿嘿已也可徒以迹之殊而妄議之哉左氏論公而論其後晉有三帥避功而不居而仲尼于夾谷之會直書其功以垂示來禋聖人蓋有深意於其中而退讓之疏節非所論矣豈以孔子之聖不逮一良將也邪大都臨事者當酌於理之是而不必徇一時之名論人者當原其心考其時與勢而不必其

卷之五論類

固因馮趙二君子之事而備論之以論夫後之臨事與觀人者

其謗而以圖書慰勞則其不伐之行素以結主之知也則諍者之術中矣惟夫有充國之言功然後宣帝知禦吏之要在乎自強而視其惘然勤兵之心惟馮異之不伐然後能事上之封而免韓彭之禍則宣帝之不為孝武與光武之不為高帝二臣與有力矣不然以充國之老成持重必能為退讓無難者反出馮異下耶故使充國居異之時則何有于伐使異亦充國時亦未必嘿嘿已也可徒以迹之殊而妄議之哉左氏論公而論其後晉有三帥避功而不居而仲尼于夾谷之會直書其功以垂示來禋聖人蓋有深意於其中而退讓之疏節非所論矣豈以孔子之聖不逮一良將也邪大都臨事者當酌於理之是而不必徇一時之名論人者當原其心考其時與勢而不必其

反柳六月令論

張一桂大司

昔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述以為月令措諸理以為大法而唐柳宗元著論抵之謂其非出於聖人意何其失之拘而味先王之意也且柳氏之意豈非以不韋故而非并其言乎不知周令之所紀者非韋之說古先王之言也非古先王之言唐虞三代行事之迹也使韋議論偶合于道君子尤不以人廢言知其所紀者皆唐虞三代行事之迹乎嘗聞之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蓋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時為紀時也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故帝典贊放勳之盛先之以敬授人時而禹稷之告成也亦于時撫五辰重之則時之所開亦大矣王者居天之位而膺天之眷又豈容悖天時以有為哉是故任

卷之五論類

四九

是懸之象魏著之令甲紀其所行者而傳諸後世俾聰明睿智者固隨時變通而益善于法之外昏昧傲誕者亦將因時警惕

時之
空通時
之更記
今形宏
曲盡

而或不至于感吾之法此固月令本意也。雖之飲湯飲水者。夏之常然。蓋謂天下之人冬而不必飲水。夏而不必飲湯。故曰。令之所陳者。唐虞三代之迹也。試即當時行事考之。布德行惠。春令也。則又時收。蠶桑秋省。斂助不給。而不為費。兵事不作。夏令也。則又伐鬼方。以三年。伐獫狁。以六月。而不為積。戮有罪。且衣裘。秋冬也。則又誅侏儒于方夏。取裘褐于冬日。而不為舛。農休息。講武習射。冬令也。則又入執事功。蒐苗于春夏。而不為煩。其候時而行者。既確乎不易。以遵其常。其不候時而行者。復沛然不拘。以通其變。牛王之政。所以上不違天。而下不失民。者固如此也。柳氏徒據後世紀載之文。而泥細人之陋說。則是元不可以為亨。貞亦不可以為利。易之不足信久矣。無亦謬甚矣。予昔孔子于顏淵為邦之問。洪綱大典。宏燦然可悉舉。而獨首

孟子論

手

論主此
時故信
不可失

以夏時為教。說者謂時正令善。仲尼蓋有取焉。至他日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又告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通攷月令。所行蓋準夏正。而先王與時偕行之典禮。悉方春賴此可睹。正也。而柳氏獨非之。不置。乃與孔子夏時愛禮存羊之意。大相盤戾。嗟乎。成周以降。王路雖微。典章猶在。冰不泯之餘。澤者類能誦法。先王陳說古昔。或形諸簡編。或見諸敷奏。皆體天。第時不失載。籍籍意是。故高廟有議服之章。文帝下賑貸之令。是錯陳順時之謨。弱翁上月令之疏。翼奉李尋谷永劉向之徒。各有微說。據以開導人主。抑何其詳然切也。自此意不明。占道遂泯。於是宮室繁興。不恤民時者矣。於是春陽和。穀人殿廷者矣。於是三輔凶荒。而賑貸不施者矣。於是禾稼萬盛。而收獵不息者矣。凡此皆月令不明之故也。柳氏復謂其

孟子論
卷之五論類

未足為月令也。也。意至是而柳氏之論窮矣。

出于聖人盡斥之為不。信則。一往聖蔑古訓。長輪楮之風。而改昏暴自恣之漸。何其與于一之甚也。豈不為世大罪也。哉。或曰。柳氏之論。亦未為盡非。將非柳氏而信日令乎。愚曰。不。予惟據理以垂訓。而學者。將意而忘言。傳不云乎。春興公。離治則興。夏與坎治則害。此感應。日然之理也。月令亦論其理而已。而豈必一一求合哉。今夫猛。不為卒。驚悍。可畏。及入祠宇。見神像。輒釋戈而拜。閭里之暴橫。有難其父兄。諭之弗止。至大。正告之以禍福。即怙然不敢。遂其非何者。誠惕之也。月令之意。其所警惕後世者。不既深歟。昔箕子行洪範。以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為貌言。視聽思之。微其述。天人類應之理。至悉也。若如柳氏膠固之見。則謂箕子為。史可乎。以是知災異之說。

反鄭氏月令論

賈三近翰林庶吉士

沈太史
駁門公
評
雄拔百
折不迴
能結印
君之舌
叙事情
意殆老
可謂三
氏之造

皆者先王。順陰陽節宣元化。使有司。先時以詔。王所以欽若。也是以民無疢。萬物無天孽。五時之政。缺時人失業。司候之職。失度而先王之良法。淪喪殆無遺。之者焉。謂非好古君子所嘉興者。相位無以自托于天下。乃招致賓客。蒐羅遺逸。著目令十二紀。諸篇以眩於世。後儒遂取以補禮經之闕。斯亦存什一於千百耳。古云禮失而求諸野。其以是夫。居文人柳氏著論非之。愚謂因其人遂蔑其言。亦過矣。柳氏之。言曰。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其俟時而行之者。無刺矣。乃取其

定古玉明館課人卷之五 論類

五

以養生為切
不必斷在一時者。摘舉而非之。以為必如是。則其關政亦以繁矣。意周氏柳氏之為說也。夫聖人之治天下。猶人之治身。彼養生者。順四時之候。理百骸之會。調五味之和。助五臟之氣。以周理於一身。世固未有非之者。乃獨治天下者。不然哉。彼養生者。曰春主肝。肝多食酸。以助肝氣。夏主心。心多食苦。以助心氣。此其常也。然五味之和。未始以偏廢。使素寧不愈傷厥和哉。世固不以一生一病而易養生之論者。蓋信矣。自大易以四德準四時。洪行之氣。四德之運。豈介然天亦因時而各舉其重。以陽尸生長。以陰宰收藏。聖人制恩賞爵祿。以飾善。每行于七

天時人。國賜貧窮。埋瘞者。以達陽氣之解。夏德在火。火陽壯。故王者於
時。贊俊傑。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以贊陽氣之盛。然陽盛則
陰伏矣。故又斷薄刑。決小罪。節奢慾。靜百官。以順微陰也。秋德

聖賢明鑑 卷之五 論類

五三

文王卜繇而獲呂尚。遂尊為尚父。高宗象夢而得傅說。爰立作
 相。此則遇以天授。締以神合。尊爵何必春夏也。苟執是而議五
 刑。九伐之常。八柄八法之馭。則後世之斷獄。毫時斜封。夜拜者。
 又何議焉。柳氏又曰。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
 可以為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乎。夫周禮以正
 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
 觀治象。必知柳氏之說。則聖人之布治象。亦何必正月邪。夫天
 道地理。人紀三才之大義也。孟春正月。歲首也。舉而詔王。猶懸
 象魏以覺民也。法可示不可玩。令可舉不可賣。互舉而品節之。
 凡以新天下之耳目。使無玩且瀆。且盡餘月。遂可偏廢邪。季春
 陽暉氣盈。侈心易溢。故戒在淫巧。塞其原也。聖王制法。悉有深
 意。寧可以淺曲膠議哉。又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

大有

辨例又
是文字
之妙

定皇明館課卷之五論類

是書者其亦有以諒其中哉

以為高謂其五行反戾相傷相摩故災之說為警火之語此
於聖人也夫聖人作春秋遇災異必簡舉而無書之意以變不
虛生必以類應所以為昏主暴君警也漢儒劉向作五行志推
麟經所書徵候比合必欲相當雖未必悉中然其大較則亦不
謬矣必盡以為怪誕而去之則後世所謂天變不足畏者可
深罪邪大抵聖人作法其必以時而舉行者著于今以彰厥有
常其不死時而錯行者存乎人以適於變要不得舉一以廢百
也後世漢高帝命四謁者以主四時魏相奏明堂月令皆循緯
有古意亦足以致小康然則是法寧可以盡非哉觀者慎毋以
其人盡蔑其言也雖然柳氏之愚慮後之庸主泥時令之說信
微應之類切切以求中則王政或偏而不該一或不驗反以
終為無害斯所為懼而力辨之也則其憂世之心亦弘遠矣讀

五

孔子學無常師論 陳于陸

聖人之學師乎天不師乎人者是故其知博而不隨其行周
而不偏故可以匯性命之源窮名法之紀包變化之蹟為神明
之宗洋洋乎大德哉豈猶遠乎常藉耳目以然益其天者邪天
者心也心為靈臺空同瑩徹至虛而大四辟六通譬諸太極庶
焉森然苞負矣惟夫人精終于將迎志迷于取舍日以無涯之
慮充塞乎內取給乎外補轉其見聞而謂之曰學斯世儒所為
不達于聖閭之奧也夫孔子者生而全其天者也知無不通而
無所通行無不該而無所該師天不師人者也何以知其然邪
是故造化陰陽世有設衡機立珪表而不究其詳者矣孔子上
下律曆晝夜通知天包而地羅廓如也聖王建極仁經義緯禮
相雖存而不可傳者往矣孔子嘉樂憲章總統百代若親遊其

定皇明館課卷之五論類

五

是書者其亦有以諒其中哉

不能陳而諫者不能算矣孔子精心窮照列判不爽猶數計而
進下也若此者將冥搜前契深思而得邪抑廣涉資諸人
而有所鏡者邪其亦師乎天而己邪天之中虛而能涵大而
能容性命不離于精名法必歸于理變化不越其宗學之至也
世見孔子潛心乎文夢寐乎周則以為所師者古人耳而禮于
聘官于刻樂于弘于襄亦未免求蓋當時以為學也不知此皆
印證其天者也非舍天而有所師也故師不同以天言則孔子
有常師以人言孔子固一無所師者矣今螢燭布照終夜不能
別蚊蛇太陽麗乎上而萬象無遺也詹何施釣終日不能繫寸
鱗江海行乎地而蛟龍畢具也工師調絃細促柱澀音不可得
諧天籟發而抑揚清濁朗然也衆人直獵耳目守一方之術高

字院到
一天入不

定章司銘謀
卷之五論類

主

沈既學 謝沐 俞樾

增
王
則師
無學
一着大
王
師主
子
一德
一德皆無師

而後可以言之于美。惟不主于一善二善皆無師也。而後可
以協之于一天。惟不主于一物萬物莫不得其性而大之
物莫非德也。而正立焉而人之性莫得其性也。聖人惟虛而諸子
百家之見以及乎道夫愚知之知莫非盡人也。聖人之心廓然
而天明贊然而地正故照四海陰陽贊於方復無來世無分明
無他技無定業無考文公之下而不私其門如是而已矣故自
稱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而從兄賢忘脊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為仁。上原不知足之物至空空之休証于邵夫啟助之益
需之後學無寓非師無地小學聖人之心何其切也道固如是
也大道公天地公萬物公一身公後世義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所同而亦諸子百家與愚夫愚婦之所共無波彼無
此此無可無否否。門而視之則散裂而不可收合拜而視

天冲
人易
師範
中林
竹白
聖人
常師
不言
列聖
言文
亦是
增

申用
 賜名公
 評
 論以公
 天下之
 心為上
 得二區
 心學
 深論
 卷才
 當勝
 熟于中
 筆者
 先叙
 臣才
 之合
 點出
 正意
 之合

叙一
各事
才官
其志

四
相

中
下
齊
月
評

定
明
館
錄
卷
之
五
論
類

李

日長。賞罰。明。名。實。審。吏。治。日。進。民。生。日。安。而。宣。帝。之。始。材。遠。器。視。漢。家。制。度。如。規。矩。繩。墨。之。不。可。易。則。是。丙。魏。同。心。之。徵。意。百。執。事。不。能。知。而。獨。史。臣。知。之。者。也。是。故。彼。然。條。天。下。之。事。者。無。智。名。無。勇。功。曰。吾。以。振。舉。高。帝。之。約。束。也。而。不。嫌。其。矯。造。然。以。謙。厚。自。居。者。不。忘。能。不。收。美。曰。吾。以。共。存。天。下。之。體。也。而。不。嫌。其。為。備。相。之。所。行。者。固。吉。之。意。而。吉。之。所。持。者。亦。相。之。心。有。為。無。為。不。同。跡。有。言。無。言。不。同。用。而。輔。治。之。本。未。先。後。未。始。不。同。如。材。之。同。于。負。荷。也。如。味。之。同。于。調。羹。也。如。色。之。同。于。經。緯。也。此。豈。有。彼。我。異。同。之。心。哉。故。云。二。君。子。者。均。之。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者。也。雖。然。兩。言。尤。不。可。及。也。昔。保。輔。帝。躬。起。民。間。而。登。九。五。其。勲。且。舊。何。如。也。相。新。進。之。臣。耳。拔。處。吉。右。敢。于。任。天。下。之。事。而。言。不。一。為。嫌。知。利。社。稷。而。不。知。

之
論

常
山
之
德
風

有新。故。之。相。形。如。其。太。平。而。不。知。有。舒。疾。之。異。故。史。臣。論。吉。之。美。亟。稱。其。不。伐。舊。勞。漢。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言。之。善。以。勳。勞。自。晦。則。停。斟酌。于。除。害。之。間。吉。亦。無。幾。多。有。同。而。異。者。之。義。美。而。使。吉。以。勞。烈。自。居。而。相。又。毅。然。行。之。而。不。顧。則。二。人。者。方。如。冰。炭。之。不。入。也。又。何。其。成。治。化。之。有。世。嘗。病。吉。不。問。格。闕。殺。人。而。問。牛。馬。嗟。乎。吉。于。武。公。以。仁。之。理。亦。有。見。矣。彼。豈。漫。為。大。言。而。無。益。于。天。下。之。用。者。乎。故。蕭。何。曹。隨。房。謀。杜。斷。無。不。同。心。占。之。大。臣。其。相。容。相。濟。類。如。此。吾。觀。有。宋。一。代。賢。相。前。有。雷。韓。後。有。張。趙。而。四。人。者。終。不。能。相。容。然。後。知。丙。魏。之。賢。真。不。可。及。也。或者。又。謂。宣。帝。任。刑。名。寵。宦。監。青。尚。于。丙。魏。之。相。業。夫。格。心。之。學。非。伊。周。不。足。以。當。之。吾。不。暇。論。吾。獨。惜。夫。和。東。道。遠。司。德。風。微。勢。相。逼。則。嫌。易。生。才。相。軋。則。累。易。故。不。務。公。天。下。之。事。

心。以。汲。乎。才。智。之。相。勝。如。二。君。子。之。同。心。又。安。可。多。得。也。嗚。呼。二。君。子。之。同。心。昔。之。青。史。至。今。雖。然。有。餘。榮。焉。然。則。英。雄。豪。傑。思。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亦。安。可。不。異。用。之。私。哉。

又
定
明
館
錄
卷
之
五
論
類

六

五諫論

習孔教翰林學士

凡人臣之事君進諫非難而為難進諫之道有度主之
而為難者其在自度其心其度之之心也則嘗見主之有過必思
諫諫則惟恐其弗吾後自度其心者惟見吾之心有一弗盡即
自以為過而不見主之過謂上有一過是吾無以感導之也吾
無以感導之而置其於過則其心亦不在君而在我我不得已
而諫其君又安敢遂為過哉是以彰主之不達而沽吾直節
者觀昔者夫子所給五諫曰微取夫諷未嘗不美聖人事君
以忠之心何其微也哉者曰一忠臣之心則諫與降懸與直度
主之心而行之皆無弗可矣是以子思或又以夫子之取乎諫
者亦度夫人主之心彈於意之相作而樂於說之易合故弗為
難與直者亦弗為諫與降者惟時順人主之意徐而譬之無幾

人臣之忠

二

其言之聽即弗為亦不至於重進其忠以取罪矣意若是則聖
人忠君之心抑何紛紛擾擾乎其中而逆料較計之至于此乎
之不忠矣夫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子事父母然焉而論諸道
者亦之至也不幸有過可以感導之乎可彰其不達於人手
供為子職以感導之不得已然後諫諫而不曉則就泣隨之而
已終其身惟知過之在己而不在親也然後可以為人子曰臣
之事君矣以異此今夫人君孰不欲其身之尊榮而無貶辱政
之正治而無邪惡國家之安存而無危亡然而不免貶辱邪
惡危亡之跡者非其心誠然也彼固有以救之也自非集紂紂
不可感而悟者顧忠臣之心何如也忠臣之心非敢必於君
也試及吾之所以自靖於君者其能便正奉公而職無曠矣乎
其能不徇利禍以動忠乎其能奉吾之心事無一不可建天地

此以下
皆忠臣
之心

聖明之君無愧乎如是而吾心盡矣自可以無過矣乃幸而遇

則入告於內山順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用諫哉不
幸君有過而後諫彼為之君者未必不諒予之素而信其言之
是即未予諒且信也予亦退而思之曰是予無以至誠動吾主
也乃於是為納約之辭為過恭之求曲引旁論以求適主之情
而入之蓋多術矣然而不敢諫也苟可以弼主之違而遷於善
即指身何惜焉固不為慙也視其君之尊若天若神若雷震不
可犯柔其氣和其色承順人主之意而委曲以獻其愚此非所
以為降也憂治世危明主事關乘輿政係廟廟未嘗不正言而
論焉然而不為沽直也諫者降者未免歸游說屈志節以求
合意者直者必至於彰彰君之愆成己之名甚則激禍以兆變忠

臣之忠

六三

臣惟以諫諫其君是故心惟自盡則嘗思已自有未盡之心而見
已之過見已之過則日思以忠愛吾君而不見君之過不見君
之過而忠愛愈切則其所以諫君也其言自遜不敢以徇君之
欲而亦不敢以沽己之直古人臣之用心蓋如此鮮之見替輟
也夢夢惺惺曰父母不我愛何哉供為子職而已文王因於美
里曰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彼豈遂君親之過哉蓋曰子自有過
焉耳親非親而主非君也其所以諫之者微也或曰若是則龍
逢比干非與且汝所云是大臣格君心之道非以語有言責者
也嗚呼抑焉知逢干之心哉其不幸而死非得已也夫子稱殷
三仁去者仲雍與死一焉可以解心矣且夫以諫為職者豈
必皆此道哉顧虎尾大者戮小者斥始為盡職耶意氣之以
動者志奮於一時忠愛之由性植者慮存乎萬世舒徐容與

此以下
皆忠臣
之心

新多方。長歌之悲。甚於痛哭。此其諫者也。諫而不必聽。則去矣。於我之必不可去。然後以死生諍之。忠臣之用心固如此。此其易言也。或又曰。秦遷太后。茅焦解衣危論。而秦帝立悟。漢武多怨。汲黯而折于廷。淮南問之。竊譏惡乎。其難於直耶。曰。予於是。有慨於時矣。夫自虞周以降。士鮮明良之遇。世寡不隨之朝。有能身殉國危。言謫論于世主之前。即謂之難。尚何計其彰。若遇而沽已直。即然而忠。臣之用心。則有在此。不在彼者。蘇明允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取其純乎經者而已。彼不能諷而或以諷以降。以諷以直。至于以機智勇辨游說之術。濟其忠。是謂參乎權。而歸乎經者。惟古之忠臣。然後可。而非後世之徒以東稱者也。非予之所能知也。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五 論類

六面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五

周氏萬全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六

太原王錫爵 元駁父 曾定
四明沈一貫 肩吾父 然訂

論類

漢王數羽十罪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六

聞之曰。秦失其鹿。漢高起沛中。提三尺而掃氛埃。項羽氏亦掉兵江東。下流與漢共角。秦鹿厥後。楚竟為漢屈。議者歸罪於羽。高帝軍中對壘。語亦輒謂羽有十罪。予則曰。羽即罪不十。楚寧不漢也。蓋兩禁驚之主。民不見仇。兩慈仁之主。民不見德。虎噬嗚哺之主。並脇而馳。直令民有所向。背差池於其間。鷹鵠鼓翅。則鳥雀屏息。而嬰七效舞於茂林。虎狼據嶠。則狐兔攝形。而啄啄集步於低陽。民之遇仁暴主也。猶然此爭。王得失大彰。明發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六 論類

羽所歷川血。而山骸帝所過家。絃而戶瑟。楚漢勇悍。仁強諸不。能更僕數。凡此皆漢之屈楚。楚之為漢。屈民之德。漢而仇楚之。絲也。數羽之罪。首無若弑義帝。弑義帝罪不赦。即羽不弑義帝。陽尊而陰辱之。而羽咄嗟叱呼。民且口噤心悸。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再無若坑趙卒。坑趙卒罪不赦。即羽不坑趙卒。陽生而陰餌之。而羽千人自廢。民且重足汗背。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三無若背約自王。自王罪不赦。即羽不自王。陽却而陰據之。而羽睚眦齟齬。民且目駭膽落。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舍三罪外。姑弗罪。而羽必非漢對。何十之為不爾。斬木揭竿。雲集霧聚。百戰百勝。漢不能當楚王。我

而文愈
指示舞動。察視不啻。机肉。漢不能當。楚拔山。益世。烏江。橫渡。江
東。素。然。卷。上。重。來。漢。亦。未。必。能。當。楚。由。楚。失。民。自。屈。而。終。漢。屈
楚。也。故。曰。初。不。十。罪。楚。事。不。模。也。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六論類

聖王修德正事
數之運也。其天之所為。平古之聖王。所以履天下。盛治者。非能
勝乎天也。亦恃其有承天之聖而已。天之與人遠矣。以人而承
乎天。抑又遠矣。然而在天之天。固即在人之天也。天有災祥。人
有敬肆。機動于下。而氣見乎上。二者之相應。若影隨形。然明王聖
主。所以消災于未萌。而禦變于已著者。豈探之不可探之域。而
事之不必事之地哉。厥德惟修。而太和自集。庶事惟允。而嘉祥
薦臻。故惟聖人不忽天之戒。而又惟聖人能承天之戒。聖人惟
能承乎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天人之機。若此其神也。豈可視
為窈冥之理。而不之論哉。聖王修德正事。朱氏為商之高宗中
宗言也。雖然。微獨高宗中宗。凡有國者。孰能外焉。夫天人之際
亦難言矣。術者泥其數。聖者斷之理。泥其數者。於休咎之徵。災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六論類

天德天

洋之應一切。拘之象緯之說。以達占射覆。或不允乎億則屢中
而卒之無可奈何。斷之理者。則謂幹旋之機。轉移之術。在我而
不在人。在人而不在天。而其既也。天亦為人。用其精相感。而其
機甚微。總之靈承元化。奉順陰陽。則修德正事之道。歸焉耳。夫
王者代天而為之子位。則天位也。職則天職也。而其德則天德
也。事則天事也。彼其淵竭蟻伏。見以為微。而不可測。而天之照
臨實因之。其施建措。置見以為賾。而不可窮。而天之視聽實係
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參人民。繇此以制法度。考禍福。側身
修行。則休徵時敘。舉措悖逆。則咎敗將至。故曰。陟降厥事。日監
在茲。言天之與人也。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言人之動天也。匹夫匹婦精誠之極。尚能仰召日星之變。遠致
水旱之災。矧于威命靈爽。作乎造化者哉。是故消息相仍。休咎

此二段
正講修
德正事
而亦
野奉

此二段
正講修
德正事
而亦
野奉

此二段
正講修
德正事
而亦
野奉

災而修而德之不滅曰余一人有佚罰聖人之事亦不待災而正而事之不修亦曰余一人有佚罰彼其視星隕日蝕惕然其若有傷也視奇幻震動凜然其若有失也視饑饉疾疫皇天其若痛乃身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修其末保其精神考其視履其德上與太虛者徒而事日與造物者流齊戒而洗心則此心神明而德不渝矣少私而寡欲則此心純白而德不雜矣剛健而中正則此心自強而德不息矣官人而上賢則政有業而事立矣訐謔而宣命則化有經而事成矣誅暴禁亂則治不疵而事建矣動而昭昭靜而冥冥微而深宮顯而大庭其恐懼修省惟德與事為兢兢諸凡壞天文地理誦述邪陰謀禍

卷之六論類

四

太陽以結怨于民召災于天者皆絕其道勿之有務是聖人之所為德所為事也是聖王所正之修之者也其修之也不出混冥之中而吞吐陰陽伸曳日月之道具矣其正之也不出指顧之間而牢籠天地鞭策四時之道具矣是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怪風淫雨不作孽孽虹霓不生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各居其次動植之物小大之數各若其生太和均調治化洋溢而無有邪氣于其間者將聖人之力能制之智能及之邪抑天之氣固倏而陰又倏而陽邪非有上聖不能一天下之道彼于天人相與之際蓋權之審矣堯之水湯之旱皆是物也論治者孰能外焉雖然古所稱中興之主莫如中宗高宗中宗之新謂災則桑穀其徵也中宗曰惟德可以已之夷考天命自唐不敢荒寧德何修也德修而商道復興天不愛祥惟中宗之享國

此高宗
正事

此高宗
正事

七十有五年則修德之為也高宗之所謂災則雖維其徵也高宗曰吾其克正厥事夷考其不僭不濫不敢怠皇事何修也事正而嘉靖殷邦赫聲濯靈惟高宗之享國五十五年則正事之為也故桑穀之拱也飛雉之雉也天之變也皆非二后之所歛也然而天卒為二后所勝者則二后有承天之道也向使二后忽天變而不修實政是使國多天地之戒而身不得膺壽考之福也其又奚貴焉然則修德正事之效可見於前事已雖然修德正事豈一時之偶為者哉宋景公之退災惑也非取必于星也宋之政有先言而布者存也齊子韋之動地也非取必于地也齊之政有足致地之動者存也禍福隱于天而敬肆在乎心一念敬則何德不立一念肆則何事不敗時君世主非無敬畏天戒之心而卒之無益于治亂之數者豈不知修德正事之為

卷之六論類

五

急哉地聲色之場則其心分拒忠謹之論則其志肆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其志離三者有一焉猶皇天之禁兇兼施而並用之其於敬近天威之道何有哉夫惟明主于未災之先審理亂之原帶意清心寡欲之戒毋溺甘言悲辭之託隆德克躬勉強大諫則雖譴告之加無損致理之實而警懼之迹益彰仁愛之心茲豈不稱盛治之世哉

心如穀種

劉虞斐翰林掌書

田宗伯

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乎心之所以為心者仁乎仁者天地之

鍾治公

生機也生機在人其名曰心故心非以形用以神用者也奉天

中流南

下之萬有渾渾于虛靈昭曠之中而融之斯覺上之斯應生機

散抑無

為神也如以形用則與眾體無異矣而何以為心易曰復其見

之如欲

天地之心乎夫天地者浩乎無方穆乎無朕何以有心又何以

松眉山

見于後也嘗求之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機一氣聞聞凡

廣風集

宇宙間流行發育充然可掬雖一草一木若欣欣而自足者此

其機微矣

故天地無心以生為心生者天地之仁也而一陽來復

也天地之神專一而直遂翕生而發散故碩果不食乃其本體

此種穀之說也

種者生性之名外生性以言種不可也心者亦

生理之名外生理以言心可乎自古聖賢以人言仁以仁言心

此其意固可推矣草木之實其中皆謂之仁蓋剝落之後繁枝

之仁存

於中蓬然勃然者無不具焉漬之而甲拆培之而勾萌要非有假

仁言

于外者此可以觀心矣夫人之初身萬物並生萬物生機欽于

便了何

一實而人之生機欽于一心心者管乎體者也體者涵乎心者

領遠水

也體以形用心以神用而神又附麗乎形則心又流貫于體故

編得本

視聽言動皆心也非專指夫神明之舍以為心也專指其舍則

亦足以

亦一體而已生性不具不足謂之種生理不具不足謂之心故

亦足以

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備于我者此心之本然則達于我者此心

之固有非二也何者天地之生一物即其生萬物之理故即此

一物而萬物之理

盡於其中此種穀之說也嘗試及而觀之

定靜之後虛明之外

希夷冲融渾和瑩徹含括兩儀包舉六合

牛龍萬象宰制千古

生機內運日與天地相為周流而宇宙相

為寥廓此非所謂仁

體者哉應感而起則牛之散解何與于我

而為之惻隱惻隱之

心即其保四海之心也猶子之入井何與

于我而為之怵惕怵

惕之心即其運天下之心也彷彿周匝

際上下而仁行也

奚有出于此心之作用者乎故仁者生機也

穀得之以為種人得

之以為心謂心與仁為二而求心于仁之

外者是謂穀種與生

為二而求生于種之外也豈理哉雖然穀

欽而後種具人靜而

後存機本貫乎動靜而主靜所以握其

機吾今乃見心于復

矣雖有美種棄而不漬上而不播上而不

耘上而不溉其生機

之息矣故始學者漬也力行者播也

增定

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者耘也持敬者既也

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增定

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增定

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增定

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增定

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增定

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增定

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李絳對憲宗用人不私親故論
論曰以人事君大臣之忠也公其以人事君之心而無以色與
焉于是大臣之忠始效夫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共理海內者也
而天下之賢才又大臣所與共理庶職者也蓋心膂獨運而股
肱輻湊宗匠陶鑄而群材緝聚其需賢至急矣使大臣而不務
以人事君其能以一人之身僕上而理哉是以古之賢相其奔
走天下之才而拔濯之汲上乎若弗及也其評騭天下之才而
品叙之坦乎其若遺穆乎其若弗知也何者彼以人主之心為
心人主之心期于得人以康庶事易海內其視天下之人無遠
無邇無親無疎有德者官之有祿者能之各稱其實當其用且
奉三無私以瞻之而天下廓如也宰相惟以人主之心為心而
又安所容其私其私之不容而知其所與事君者必皆天下之

也。於乎可不謂人忠哉。昔唐李絳之對憲宗所謂不私親故。而熙庶幾矣。嘗試論之人主以進退用舍之權運之乎四海之上。而宰相實佐之其用一人也將為其人而富貴之乎。將使其人德我而以自為乎。抑亦以天下之不可以一人理而須才以共濟也。如以自為且為其人也。則彼吾親也。彼吾故也。吾為之可也。使之德我亦可也。故將以熙庶事易海內。必須才而濟也。彼誠吾親也。其才不足稱也。彼誠吾故也。其器不足任也。而奈之何。可以私云。溺哉。雖然。人皆知私之私。而不知公之私也。夫所謂不私者。非屏而不用也。運用而不私耳。蓋宰相之汪措賞罰。惟其心之公與私而已。心誠公。何擇于塗之人。而亦何擇于親故古之人有行之者。若崔祐甫之除吏是也。心誠未公也。即舉世且不可以為訓。而况其素所私昵者乎。古之人有行之者。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六論類

若李成之薦張延賞是也是故惟其心不惟其迹惟其才不惟其人也彼為吾親彼為吾故吾嘗熟知其才之所宜而吾又幸而操可以進退人之權當是時而使人終不用亦不自信者之過矣且一夫不獲時子之辜而况可以吾之私嫌故錮人于聖世乎夫親故不可用而用之私而私者也親故可用而故不用公而私者也故吾問其心之公與不公不問其親故之用與不用也問其才器之當與不當不問人之親與不親故與不故也吾誠以天下之公鑒別天下之群才以朝廷之爵祿差叙朝廷之庶官明若鑑平若衡虞若川谷親故至吾以是心誣而受之堪最窮蹙之士至吾以是心誣而受之使人各當其官上各得其人僥倖之塗不踞而塞請托之門不扁而杜六合之內幽遐疏遠之士莫不翹然與元凱姬姜之子並進于朝廷麟合露湧而無生不逢時之嘆于此賢萬幾分制海內臻鴻業而登上理此豈非以人事君之盛而賢宰相所以成其為忠之大者哉蓋昔者周公以叔父之親據元老之尊吐握而延白屋之士弗稱勞焉呂畢之子孫布列有位勿稱偏焉卒之周家獲多士之用而至今惟公之功不衰則其赤舄几几之心為之也夫有赤舄几几之心即風夜精白以輔主上猶懼弗稱尚安用私故夫以人事君若周公者其可謂大忠矣

援引姓
公最為
知當

黃洪憲赤坊一

陳學士王道所以為天下極者治以天下而不以已也蓋天下不可以
評王論王治而不以通天下之心則何以聖天下聖王者其心廓乎無
本于性分知所倚也泊乎無所涉也其好其惡一因乎天下之常而應為人
本之先王出不出乎天下之常則謂其無以異于天下而不知聖王
可因其無所異天下者通天下鳴呼此乃所以為皇極與今夫
文道本蕩爾也彼見以為不足市恩者徇焉而比曾不覩夫小
多惠之莫孚矣道本平平爾也彼見以為不足動衆者蠲焉而奇
蕪曾不覩夫小術之莫行矣道本正直爾也彼見以為不足驚世
者者鑿焉而僻曾不覩夫私智之莫成矣惠而不足以孚也術而
草不足以行也智而不足以成也何也則以其非民之性也子思

子曰吾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性
之和也者率乎性者也道而不本乎性之自然則發乎吾者既
然矣必無違于天下之公若之何其使天下之不吾違也聖王
之以此其然之常然而我無作好也時發而為善一子之以其惡
之常然而我無作惡也道誠廣也無務以其私挾之傷焉爾
矣道誠易也無務以其私踴之平焉爾矣道誠公也無務以
其私枉之正焉爾矣當其注于心而措于政寧有非常可喜
之功哉取以累霸者之治若不足以當其赫燁之萬一然而卒
為天下輕則民之所以為怪固然而王者能弗違焉也蓋浩乎
其無顧恩也而天下固以其無顧恩也悅之卽惠結弗如矣坦
乎其無奇行也而天下固以其無奇行也親之卽術運弗如矣

應前而
治以天
下而不
已意

引喻精
工煬然
可書

唯乎其無枉道也。而天下固以其無枉道也信之。卽智龍弗如
矣。夫以天下之所必不能違者執之以理天下斯乃所稱建極
哉。不然王者其資神明也。其權造化也。卽獨運已意以治天下
夫豈不可而必為此悶悶之政哉。宋人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
雜之楮葉之中而莫辨也。君子曰。造物者三年而成一葉。則化
機窮矣。夫必出於霸者之道以治天下。是爲楮葉之類也。孰是
而莫過化存神與天地同流不亦難乎。吾觀臯陶陳謨而稱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夫舉吾之命討而悉歸
之天。此固其所以爲蕩平正直也。故曰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
周之際道在箕子。

地定聖明儲錄

黃洪憲春坊庶子

懷慶府志卷之六 類

夫觀不曰留侯得漢祖而思仇之報。嗟焉留侯之智。資于人而
用者也。意謂留侯為資于人者。見留侯于韓者也。謂留侯為人
者。資于人者也。留侯于漢者也。皆自後世而推由侯之故者也。其
在漢時。則于漢而心不在漢。為韓而身不在韓。知其為資于人
者乎。抑知其為人之所資者乎。非唯他人不得而知之。雖何參
平勃之徒。智足以相當。而且朝夕伺其書畫者。亦不得而知之。
非惟何參平勃之徒不得而知之。雖以漢祖之明達而往。上洞
照于形迹者。亦不得而知之。意此留侯所以善藏其用。而人莫
之窺者也。是何也。起跡于旆將而足領於封侯。謂留侯非臣漢
不可也。蓄意於棧道而邀名於赤松。謂留侯始終臣漢亦不可
也。偉哉留侯。籌迥其智於韓漢之際。而伏其用於人已之間者。
乎是故其謝鴻門其謀銷印其封雍齒其都閼中其招四皓。漢

成資于漢則漢為之用而韓仇以報吳雷侯所以善藏其用而人莫之窺者也苟徒觀留侯于韓而曰其身在漢而心專在韓也則彼固以三寸舌冒漢之封爵而賣漢以自快其恩仇之報也非所以論雷侯矣苟徒觀留侯于漢而曰其始終惟成就漢事而無補于韓也則秦項之跡既削而遂鴻冥鳳舉不卷七于漢庭者豈直以韓彭不終之故而已哉信乎通其智于韓漢之際而伏其用于人已之間留侯固不以告人而人卒莫之能窺

聖明館課 卷之六 論類 十三

者也。茲道也。何道也。老氏之道也。為老氏之說者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夫所謂谿谷云者。則固善藏其用而莫之窺者也。當時地上之老其學此道而授之。而使者乎。侯之初。猶以少年剛銳之氣。不知委曲圖事。而欲僥倖於秦軍之一擊。投匿稍疎。竟為秦醢。此老氏之所必不敢試者也。一編既授。而韓漢之故。已有由侯指顧中固。可以不動聲色。而周旋有餘力矣。然則成由侯之大智者。黃石公也。使由侯恭用術數。而不得流。漢時臣者。亦黃石公也。

嚴子陵論

黃洪憲春坊庶子

嚴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龍興南陽。以物色訪先生。先生固自歸隱。蒲輪三返。乃始至。上又弗屈。帝不能下。竟遂其志。去釣桐江。以老天下。至今大光武之量。高先生之風。鮮然嗟異。以為三代後所未有。而不知先生之所以為心者。固自有在也。嗚呼。先生豈苟為高而已哉。夫士固為天下用耳。懷抱利器。枕棲山谷。僅上一身之圖。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於我。此莊生所稱許。由下隨務光者流也。洗耳投淵。識者方病其過。而乃欲以享大名於來世。其能乎。使先生苟為高而已。將與數子者比行。雖脩不繫於大道。即其才卓上。蓋一世奚稱焉。吾固知先生非苟為高而已者也。夫先生遠迹。當春使車臨里。而先生門再三然後乃肯一來。帝即日臨視。引入共卧。先生偃蹇橫足。至于星象。帝之情有加矣。念舊如帝。先生卒去之。且曰。士固有

神定學訓館課卷之六論類

十四

志則又安知先生之不為高乎。是不然。先生之復。侯霸書曰。懷仁輔義。天下悅。夫仁義之道。莫大乎安民。濟世。欲使天下胥悅。亦非予。上自私其身之士所能辦也。先生固以其無諸身者。青君房哉。彼其所志。誠有在焉。而帝則不能使之留也。夫先生之從帝游也。自髫髻之年。矣。帝之為人。豈不其知其濡遲于羊裘之隱也。蓋有以籍帝之微矣。詔命三下。不得已。乃至以察帝之親往。昔何如。而或庶乎有遇焉。是先生意也。逮夫夜榻之談。談之授。先生之心。殆必齋肅。然而悔來者。笑何以知之。方先生之始至也。君房折柬。招之。帝不罪其癡語。誣侮之曰。此狂奴故態。嗟乎。語猶作。出聲。此其所施於賢者。即位之罪。司先生固不能一朝居也。况二千石秩乎。先生天下士。固不計官資。

疎薄。御免。俯首為小官。屈僕。上君房車。下其何以堪之。此先生所以去也。而謂帝差強於往。則先生所以去帝之心。可測矣。何者。明者親。未必然。豈待著哉。帝不久廢郭后。易太子。意心有幾微。先見者。而先生殆已覺之矣。先生不去。則廢后易太子之事。必廷爭之。爭之而不得。而後去。則是世之所謂賢人者而已矣。是故先生之來也。蓋猶有望于帝焉。其必去而不可挽也。則帝固不能使之留。爾不然。先生視軒冕若浮雲。而屑上往來。不憚煩。如此。豈其藉光寵以自炫。如世之所以為隱者乎。吾故曰。先生非苟為高者也。而或者廼以光武不屈先生。以為盛節。夫新莽尚有薛方君。如光武乃以容一縑袍之舊。為盛節乎。就公車詣闕。下無所受事。而虛文縉禮。徒以煩太史之奏。掌故之記。此帝之無禮於故人。非先生來意也。特先生高雅。至于晚年。猶不如其

神定學訓館課卷之六論類

十五

之祿。以成帝之美。故世未有能窺之者。但勦其一時相遇。遂以為盛事。而不知先生仁義之志。不及一試。余方為先生為漢惜哉。不然。砥礪一生名。高山斗。迺其清風所被。僅上東京之節氣。而不適於用。則亦何以為。嚴先生故曰。先生非苟為高者也。嗚呼。斯言也。非先生之所欲言。而或先生之所為心也。

余李士 嗚呼陵歎子卿知其心哉忠臣之憂也子卿惡能以知陵也哉
是以忠臣善士而信背君降虜之孽也子卿惡能以知陵也哉
陵之倭不足以文奸而武之忠又天植于性則畢命抗敵者自
不恤其身而乞敵輸款者自不顧天義甚矣陵非子卿之傳矣
况深恩自淺胡恩自深陵之心心乎夷者也雙鳬北飛一鳥南
翔武之心心乎漢者也以武而知陵則虜庭又一陵矣以陵而
見知於武則漢庭又一武矣然則知陵者知陵之倭知陵之背
漢而不忠也固不能使之相知以心相信以道也何也吾親漢
子卿之使虜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揚眉吐氣抗節王立其經
國之忠東身之操十九年如一日若陵之在漢則甘心臣虜
倒風靡有大謬而不然者其別子卿也自陳衷曲欲子卿知其
心者豈不以已之展兵而往也出征絕域五將失利陵獨斬將
塞旗追斬逆止其功足紀和豈不以匈奴舉國與師陵獨張空
手白刃疲卒難御其降非出于本心邪又豈不以已之降也
非甘心臣虜將欲乘機構會以收秦榆之功以報漢皇和意是
皆陵之所以障其奸也臣之事君也有死無二國存與存國亡
與亡者其為國之忠也生則樹勲以靖國難于方張死則徇義
以寧方聞於不朽者其自為之節也子陵之伐匈奴也寄以專
閫佐以伍將使能掃除虜庭肅清疆域以還報漢皇遣將之意
其上也不幸而兵盡矢窮救援不至則北面爭死一戰而斃亦
可也何至草間求活乞命于虜哉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
平也以陵之臣虜視武之不屈其心迹之判甚矣而欲子卿知
其心者意以陵事親孝信財廉與士信常思奮不顧身以救國

家之難其素所蓄積也方其出萬死以赴公家之難一不
意而其母臨年被戮女子拜為鯨鯢則國家于陵亦為少恩矣
陵豈有背君親指妻子以邀利于強虜哉况種醢肉將之奉悲
茹夜月之凄其無不飲血而痛恨者也陵獨非人也耶噫獨不
思臣不可以背君背君為不義將不可以降虜降虜為不忠故
臣有功而君錄之錄之其分也而不敢矜無功而君殺之殺之
其命也而不敢怨陵于此也使能宣威沙漠勒功卑于而君殺
其妻戮其母亦付之命也乃歸首就命于虜庭則其逆節著矣
其若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殊不知與
其刺心自明刎頸見志豈若效節致命取信于君與其痛母悼
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紆綸于親也其視臣之慷慨激
烈捐軀殞命者大徑庭矣而欲子卿知其心哉欲子卿知其心
者豈不以陵之在匈奴也尚以公主任以左賢足以及附夷因華
終陵之身曾未嘗扣關發矢以犯中土且于武之別至泣數行
下足以感之泣則其戀亡不忘故主者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漢
也噫陵之見武也單之使降則子卿之泣陵也豈泣別哉泣陵
之降虜而委身于溝壑也觀其雷別之辭其傷之也深矣先儒
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所以刺陵之忘君而絕陵
之非漢臣也子卿知其知陵之心哉由陵觀之隆君命挂君威不
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動于前
際聲于後不可以言智罪道于躬禍移于母不可以言孝信
如樂天之所識也然則子卿不足以知陵而知陵之心者司馬
子長也其報任卿書曰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主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寸天下而謂其有國士之風彼自

太史公
正坐不
知人之
故耳目
之為使
之知陵也所以為使

館錄
卷之六
論類

十八

以為知陵之心矣不知誣上以濟其私媚友以飾其罪則李陵
生降既潰其家聲而子長為刑又惟于國法陵固不忠于君而
子長其不直于友矣然則子卿之不知陵也所以為忠而子長
之知陵也所以為使

登瀛洲論

王應選撰范編

天下之才當以天下之心用之也其或不以尚賢而以植黨不
以資理而以營私君子於是乎有遺論矣夫天生賢才固將使
之資一世之用上以佐國家下以治百姓國取以振物取以興
斯其所賴於天下不輕也君子知賢才之賴于天下者不輕而
才以天下者亦不敢以其身輕為天下用故以一世之公心行一世之
無偏私之公典其推之於上則曰吾以致之君焉不敢私也其樹之于下
則曰吾以致之民焉不敢私也蓋雖爵賞自我命令自我而猶
曰奉天道而已不與焉奈之何其以私用手賢者而以私用則
天之所以為世道計者徒以供一人奔走服役之私而無所
鮮王君
其可謂
於天下
國家之
大其甚
也植黨
以競營
私以逞
大奸盤
據而莫
移人主
孤立而
無助於
是傾危
之習成
而爭奪
之風起
舉其君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六論類十九

臣父子兄弟之倫而潰敗決裂於天下則是其用賢者乃其所
以階禍也嗚呼斯斯轍者其秦王瀛洲之選乎夫瀛洲之說遠
矣自古及今莫不侈之以為美談彼其十州三島之勝金馬王
堂之榮吾無暇論獨怪天太宗之所以創茲選者為未盡也夫
賢才者天地之紀國家之寶人君操爵賞之柄而龍致之要以
代天耳非以為吾之私人也故成湯之告上帝曰帝臣不蔽間
在帝心以為是帝之臣而已矣即人君猶然而況臣道乎子道
乎春秋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故書曰祭伯來不保
其見之
有序本
識才者
其見之
矣

之王者罪之也而傳其說者至比於履霜之漸成周之法諸侯
歲貢士于天子以當時棫櫟菁莪之盛豈假是一介之外臣以
為重哉則以挫其摧焉而已周道既衰諸侯放恣于是天下游
說之士鼓橐而交於諸侯故齊宣稷下之會稷然首稱梁國之

素王五
生房姓
名之冠
洲勝地
自午山
此論一
出天
論
後
後
後

神聖皇明儲課卷之六論類

盛德其故智談者率以為口實而不知長天下私交之習不可
復禁蓋至於淮南之流威命作奸植黨以抗君父而禍斯烈矣
嗚呼曾以太宗之賢而亦為此乎夫十八學士者固皆一時之
名流傑士當代所擬為瑞麟威鳳者太宗以一藩王而羅致之
幕下迹其所以周旋惟惟分直侍從之典固不可謂無禮賢下
上之誠也然而非太宗之所宜為也彼其時有高祖在焉則是
諸名流者高祖之臣也素王烏得而臣之焉臺鳳閣蓋唐之所
設以待文學之士者是諸名流之所宜居也天策府惡得而畜
之天子左右之臣未有以令德聞於天下者東宮妙選自王魏
而外無聞一孽子惡得而應之故瀛洲之選當時以為下賢之
盛事後世以為用賢之侈談而不知自君子觀之則太宗者私
其賢于已而蔽其賢於上者也十八人者素王之私吏而天子

之進臣也天策府者藩邸之材館而國家之漏卮也瀛洲者游
仙之寓談而紫血之寶禍也是悲足為美哉原太宗之心豈真
有意於橫經論道修齒中之禮而希帝王之節乎蓋當時建
成元吉之際已成而角力之勢起矣太宗自為羽翼以待
他日之變耳蓋陰為陽勝公孫述之計而陽裝揚生之酒醴內
寓膠東吳漢之逆志而外為河間之好文蓋魏晉齊梁以來祖
斯術者多矣而後之君子眩於史氏之文而迷事理之實獨以
為太宗之盛舉非所謂通論也昔曹植收召名流自相標榜率
以中親文之忌而成其豆之愛呂种私交藩王不顧馬援之戒
卒以觸明帝之怒而貽赤族之慘嗚呼惟高祖之關於明帝而
建成之弱於魏文耳不然則瀛洲者是相之招也故成而為太
宗不成而為曹植幸而為十八人不幸而為呂种其事等耳惡

精光燦
注神米
奕飛

神聖皇明儲課卷之六論類

足以言得士自十八人之見成而太宗之謀益決其所與日夜
聚謀分漏且循者無非傾軋代宗之計卒未能有以父子兄弟
之義一為太宗忠言者則至臨湖之變惟刃同氣震驚君父而
太宗遂為萬世之罪人人徒謂有唐蒙不洗之詬而不知瀛洲
之選定為之崇也然則太宗者高祖之罪人而十八人者又太
宗之罪人也豈惟是而已自太宗以瀛洲之黨創之於前而一
代風聲習為故事武韋之亂以宋鄭太平之亂以李肅叔文之
亂以八司馬牛李之禍以十六子馴至崔微之于全忠昭緯之
于幽岐盧攜之于高駢蓋皆以天子禁近之臣甘心于背公死
黨之行自底戮辱而不知悔豈非天策之遺謀固當時後世之
所習而安焉者歟雖然吾于十八人奚責也子房者非世之所
稱儒者歟乃商山之招苟且于一時之幾而不知植嶺拒父其

唐末藩鎮祖太宗之策而世焉者也噫世教之不明久矣彼宋
之得大儒者猶有取於子房之策則史氏之謗瀛洲吾何怪歟
吾何怪歟

劉夢瑤
復論
精思
理天

理析程
朱詞源
莊列

增定
明倫彙編
卷之六論類

眉
玄
如

乾父坤母

言仁者以道觀天地而不以我觀天地。以我觀天地則我物也。天地道也。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何我何天地之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體者也。其道通乎上下而無間者。也不知仁之所以為仁。則指于形體。在在皆睽。隔擊曳之地。自視不勝。其妙未與天地。顧亦何所照。為哉。父母其父母。而不能乾坤其父母。子於人而不能子于天。嗚呼。彼亦焉知吾聖賢自有大家主。屬妙觀奮。從而合天人于一致者哉。此西銘首揭之微言。而仁道之至訣也。請申之。遐想天出于地。地出丑。人出寅。天包地。地附天人。處其中者也。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地。體中分八萬里有奇。吾之體大則長秋小。則焦僥也。天地之數極于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人僅滿百而已。人與天地海漬之滴也。天空之

增定
明倫彙編
卷之六論類

廿二

存系也。父諸乾而母諸坤。訂頑不幾。于大言無稽。以誣天下哉。况天地之間。種類繁浩。而鬼物明而帝臣大。而川岳小而禽草草木。又小介。總之。小則思。不容思議。大類也。舉相似也。然則皆可以父天母地也。哉。噫。愚者之惑。見遠者之浚。觀也。衆人之游詞。至人之的論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彼何人哉。顧肯倡為不根之說。以籠絡斯人也。哉。其陳之素。而履之惑。必矣。故曰。器于器。不若器于道。器于器。之經綸。橫絕。交焉。上下。乾坤于我乎。齊明矣。哉。成輔相。黃面名。位。乾坤於我乎。區頓矣。又奚翅。父之母之而已哉。論而至。此則張子之說。暢而仁之。義可識也。是故人知性。天地之性。而不知天地之帥。即性也。人知無天地之氣。而不知天地之塞。即氣也。

海倫奇
事也
不必
乳哺
之而
後生
于富
貴利
澤者
奚其
德不
必訓
誨之
而王
女於
貧賤
憂戚
者奚
其威
宗君
相臣
吾固
天地
一別
子也
長上
幼上
吾固
天地
一他
肯也
不祖
其祖
上太
極也
不父
其父
吾骸
血也
清商
流微
吾咳
韻也
風霆
以嚴
吾身
之威
寒暑
以續
吾身
之喘
星宿
以燦
吾身
之文
章草
木以
茂吾
身之
毛髮
禽虫
吾胥
役也
介礫
石吾
賦垢
也四
夷四
鄰也
中國
內府
也前
乎千
百年
之往
後乎
千百
年之
來開
闢而
渾沌
渾沌
復開
闢吾
生茲
也吁
舜失
于路
賤而
得于
大麓
之弗
迷也
禹失
于鯀
而得
于河
洛之
書也
伊不
必失
于空
桑天
將造
之以
牧宮
孔子
不必
禱于
尼山
天將
委之
以木
鐸中
生取
罪于
猷公
而仰
天

增定
明倫彙編
卷之六論類

十三

人知繼父母之志。述父母之事。而不知天地之神。之化。即志且事也。不必乳哺之。而後生于富貴利澤者。奚其德。不必訓誨之。而王女於貧賤憂戚者。奚其威。宗君相臣。吾固天地一別子也。長上幼上。吾固天地一他肯也。不祖其祖上。太極也不父其父。吾骸血也。清商流微。吾咳韻也。風霆以嚴。吾身之威。寒暑以續。吾身之喘。星宿以燦。吾身之文章。草木以茂。吾身之毛髮。禽虫吾胥役也。介礫石。吾賦垢也。四夷四鄰也。中國內府也。前乎千百年之往。後乎千百年之來。開闢而渾沌。渾沌復開闢。吾生茲也。吁。舜失于路賤。而得于大麓之弗迷也。禹失于鯀。而得于河洛之書也。伊不必失于空桑。天將造之以牧宮。孔子不必禱于尼山。天將委之以木鐸。中。生。取。罪。于。猷。公。而。仰。天。有。實。

八角磨盤

天地之變不可齊也。惟精神存神者能之。精神者流行于天地之間而參伍閭闔以成變化者也。夫惟精神存神而不膠于變化是故處于至一而不失其分行于至通而不辭其紀。安于至順而不乖其度是故其存之而天地之精神在心其運之而天地之變化在事。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于此哉。八角磨盤揚億之說所以形容天道變化之不齊也。請申其意。吾觀夫一陰一陽屈伸流行于宇宙之間為感通為聚散其在于天地之變化為星辰之森列為風雷之震動為霜露之濡滋其在于物為榮瘁為開落為滋息為盡歸為朽折其在于人為榮辱為得為失為死為主夫以陰陽之感通聚散惟其所往而不可留而天地人物之稟受賦予亦如其所生而不可必如人

卷之六論類

廿四

角磨盤其輪運之出精粗之別亦莫之為而為者矣。于若億者其形容天道之變化者子雖然億徒能言之未必能行之也。夫得失者榮辱之大機也。死生者得失之大端也。亡榮辱則得失不足以動其心。忘得失則死生不足以動其心。若億者能忘榮辱乎。不能忘榮辱是不能忘得失也。不能忘得失是不能忘死生也。不能忘死生是不能忘榮辱也。以由天地之變化乎。夫死生者晝夜之象也。得失者盈虛之象也。榮辱者開闔之象也。聖人不以晝夜易觀故不以生外易念不以盈虛易運故不以得失易情不以開闔易生故不以榮辱易節。齊榮辱輕得失同死生故榮辱得失死生處之若億者果能齊之輕之同之而處之一乎。不能齊之輕之同之而處之一乎。容足以與天地之變化乎。昔者堯為天子茅茨不剪櫨椽不斲太羹不和粢盛不鑿

增定南館課卷之六論類

十五

統上業。一曰。其幾及其末也。舉天下而授舜。若釋重負。其于待失也可謂輕矣。舜之耕歷山也。手胼足胝。不以勞瘁改容。及其為天子也。四時十二牧。如周旋遊然。不以介意。其于榮辱也可謂齊矣。大禹涉江黃龍負舟出乃謔笑而言曰。我命受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蜚蜚。龍乃俛首而遊。其于死生也可謂同矣。夫榮辱得失死生之于人可謂大矣。而志者不以動其心。誠見夫外物之無與于已而吾道之不可以二也。嗚呼。變化之道是豈智力之所能及哉。俯仰之間倏忽之頃。隱見萬狀。苟不精神凝定。其不冥然迷惑而喪失也者幾希矣。是故君子不役志于榮辱得失死生之際。而洗心養氣以凝定其精神。惟游心于天地陰陽盈虛消息之端。而觀隱察微。以窮極其變化。故可以辱則為樞車之請。因可以榮則為傳。若之就聘可以得則為轎。若之就養可以失則為荆吳之累。身可。以成則為西山之採薇。可以生則為東園之陳。洪範理無所屈。則如孔子履陳蔡之憂。如柳下惠春三公之責。如脫屣不以得。難如甘伯義不可苟。則如柳下惠春三公之責。如脫屣不以得。狗生不以故滅命。不以述喪真。此君子所以參天地之變化而與道為一者也。夫下。不足。以。喻。黃龍之負舟。學士之黜陟。不足以語。帝。之。授受。而。九。恐。懼。震。懼。如。此。所。謂。八。角。磨。盤。果。安。在。哉。吁。若。億。其。真。大。言。無。當。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者。歟。

立朝正直思臣

蕭子有曰服倫

王洗馬蓋周公繫鼎上九曰玉鉉大占无不利而尼父贊其義以為玉鉉在上剛柔節也周仲山甫之德不茹柔不吐剛蓋氏載焉夫士大夫立朝而業謝不飲德逸山甫安所稱賢士大夫哉宋儒有言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則太易周詩之旨也蓋士大夫立朝不可使人無所憚亦不可使人無所容無所憚則易陵而邪無所容則權難振於是有所視之如發蒙振落者矣無所容則權難振則目而猜忌叢生所謂刻核太至有不肖之心應之者矣此而者於國且不利焉士大夫立朝將領袖薦紳主張世道維持國勢其道莫若使人有所憚亦有所容欲人有所憚而有所容莫若正直而忠厚正直忠厚也者非憚上之謂汶汶之謂也青天白日以宅心泰山喬嶽以立身永清玉潔以操行望之朗如

卷之六論

廿六

可麾而去如是而後謂之正直如地之負如海之涵如冬日之燠如平其無町畦而平其無津涯也其萬物一體於國有不問也士家有不見也士大夫秉此兩者並用而時出之時而正如是而後謂之忠厚士大夫秉此兩者並用而時出之時而正直時而忠厚時而合正直于忠厚時而見忠厚于正直若五味之相濟而和也若宮羽之相宣而調也有絕絃糾紛之忠無折檻引裾之逼有清激濁之效無壯頰威氣之容有肅憲貞度之嚴無察淵東照之病有緼淫去蠹之決無擲髮數朱之苛三尺不可抗而破柱戮奸答謗密不為也儉士不可近而摸索城社快志快癢不為也故其委蛇朝端不動聲色而人見其不可抑說逆銷萌于數千里之外所謂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則

士大夫之正直有以攝之儼然作矜莊之色不少假借而人安焉即愚不肖有所措其身所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今天下享和平之福則士大夫之忠厚有以培之自世非慕隆朝寡純德而兩者微矣甘官若飴不羞播間汚也突梯滑稽與世浮沉靡也首鼠兩端局趣棘下嚙也巷婁濡需任呼牛馬戀也閉門塞兌自同寒蟬縮也語以正直董狐厲鋒露刀莫可嚮避也進如加膝退如隊淵禍也洗垢索瘢吹毛求疵刻也引繩批根逞于一擊忿也深文巧詆飛霜赤消惜也語以忠厚枘鑿哉乃又有皎皎佼佼好翹人過托之乎正直天下中庸不分涇渭托之乎忠厚此則昭明疑風破砥混玉不可不察也大都正直忠厚所貴相濟正直而濟以忠厚則君子長者之正直也忠厚而濟以正直則正人端士之忠厚也總其凡而名之則所謂賢士

卷之六論

十七

大夫也唐文皇論弓矢曰木心不正脉理必邪夫士大夫一不直則萬事瓦解亦猶是也陶朱公家有二璧其色相如也其一者厚倍之也夫士大夫而以薄為其直欲無承襲能哉嗟乎出乎正立則邪佞已出乎忠厚則刻薄已立朝者宜何居焉

明君知傲戒之可樂
君天下者無不足於天下而亦無可恃於天下夫天下之莫非
君也以君之尊而求多於天下夫誰不降心翹首以順于其指
而爭足于其欲然而天下之為勢至決而其心叵測也合離向
背判於斯須密如毛髮著于不足畏之中而默操其大可畏之
所伏矣故夫察主哲后曙于君民相與之際無一日有怠天下
之心使天下之神惟吾所係而不得以其可畏而加之我此其
惡惡肆而樂傲戒而神明之德為天下烈也宋胡致堂氏曰明
君知傲戒之可樂此之謂也今天夫君孰不為樂者而乃曰傲戒
之可樂則豈徒以逸樂其身而已君亦孰不知所樂者而知樂
傲戒者乃曰明君則是樂也豈易哉語曰帝者樂其所以為帝
者樂其所以為王二者樂其所以止此樂傲戒與逸肆之辨
本上世之化而詔于此言者皆為天下之有道胎
然若日月之明而治熙熙然為福而心取上然若育焉
焉然若不勝彼其當至神其感之世而君臣上下咏嘆嗟乃
極切而為之納麓舞千擊鐘鐸懸門之養使旅之宿諱思危慄勞若
詞奇而極格安有為天下王而以身徇百姓者是其心以為盈之不
雅有品性之不能不敗也勢也而危者有其存也亂者有其
復之致能也明於其勢故能之志不萌于始明于其理故能
之念不即于終此堯舜禹之所甚樂也而商受氏歸之曰是樂
首之役不善以天下適者也故君必明如堯舜禹者而後知樂
此也且夫君之自愛孰與天之愛君天之愛君甚矣而有道之
同心是垂象至有狂矢營頭聞隣舍蟻書諸太史不一而足何

也非之以為受故也抑夫臣之愛君孰與忠臣天下無事無故
而發端流涕之端謬也昌言若勅庸主即批鱗逆領首剖
心累不謂悔何也戒之以為忠故也夫天人相與之際惟明君
能督之而忠邪並進之迷惟明君能鏡之是故君而明也目不
以色誘也而著蔡之豕時惕于視君而明也耳不以曼靡誘
也而酷毒之害時督于中日出而朝而兢乎以作曰無見喜而德與
無見怒而威奪與無見可欲而多入不然之物與日入而息而
悚然以懼曰無寵弱于同休與無權失于同房與無適浸物以
為方石關與而後進庶人而問之曰無赤子失命于寇我乎則
謗我者乎進士者而問之曰無旗旗亂于大澤而四境疲奔命者乎
乎進諸大夫而問之曰無旌旗亂于大澤而四境疲奔命者乎
增定全明館課卷之六論類
進諸將而問之曰無燧舉燧動于郊而樂戰不得寧者乎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考往古之訓業上如陳盈對輔弼之
政以為高而居于民上嗚呼何若此也上如子口孤寡曰不敷不
上則畏若將謂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吾敵也而吾之斯須方寸
無一而不與之交相敵也安危之機如反復手夫身體之奉與
此後之計孰急吾何所恃于天下而不為之傲且戒也且使其
勞智慮節嗜欲片馳騁逸豫之樂勿為可也樂與傲戒合而因
知以常安四望無患遠人鄉風慕誼樂為臣子經紀本于天地
政法倚于四時後世無變故易常製述而長久身為明帝股肱
為明臣名譽之美垂諸無窮嗚呼夫何為而不樂也今夫家人
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饒苦雖犯軍旅之難饑寒之患

此又說
庸君不
知微戒
之弊

溫衣美食者必是家矣相憐以衣食相惠以快樂天饒歲荒流
離困苦者必是家矣故微戒之道先苦而長利恣肆之道偷幸
而終窮明君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聖人之相忍而棄小人
之相憐也戰國氏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秦人之言曰夫人主之所以為尊者但以聲聞人臣莫見其面
也于是乎胥越于舞女酣歌耗志于蓬萊方丈雄番于拓國開
遊而終其身屋其社猶然不悟吁何其愚也故微戒之可樂明
君之所知而庸君世主之所忽也雖然樂之為義生于樂者也
蓋古者列國之風采之諛俗貢之太師而此為辭語以陳音樂
令君觀焉而其章副不過曰幽七月之勤康蟋蟀之憂青丘子
衿之思君子風雨以陳音樂令君觀焉而其章副不過曰幽七
月之風雨如晦之警導人以興亡危苦之旨乃能諧樂宣暢使

卷之六論類
三下

其神氣所會曉其指奏欲其極重而不復知其他此和樂之
至而神明之極也三代之禮樂不與人君子切取當時之新聲
感節以命樂而因以蕩耳快視此中筋骸無復約束而恣肆從
其始其故唐虞之治幾一而足而直溫寬要之教監于胄子皆
所以微戒其初心而養樂之原也吁此治本也

馬征五溪論

李廷機 柏眼編

昔大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為漢家勲矣五溪之役復自請行
戰顧躬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
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多其長則必致焉而思展人惟其無
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生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于胸中故其
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于長已畏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
其鼓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
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雷侯之識也指畫龍
石虎在目中則淮陰之笑也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交趾則
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曾不以此時解鞍釋甲脩
高密之內行效膠東之養重猶然社金華之危樂汗馬之疲盡

卷之六論類
世一

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趨上之意行將曜馬惟恐後時不
保乎且是時帝又苦其困憊行也之事修備軍之業慨然嘉
其功臣列侯其享太平之福不微以較焉頌之矣矣援之請
行帝聞其老未之許也援願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
之士往往急于自暴其技以求爵祿彼其志固欲登壇伏鉞執
醜獻俘有奇策材力之譽故唐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翦以
老而為秦強趙伐荆李廣自東漢征討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

善喻

也請獨當匈奴趙之同仇之行自請曰無喻于老臣者蓋其
銳心猛氣至于老而不休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議
益日昔然矣豈伏波將軍哉嘗聞之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
不已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
矣而不以善息至于氣力倦于撥矢鉤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

補 18—346

鬼而城完大奸既而天下要如則不_分之_所以_為得也語云
山數藏疾國君舍姑夫少年盛氣禍心淺識之士常與小人爭
于聲色唇吻之間狗帽亡之小節忽昭亡之大禍惟夫老成明
哲長慮却顧事有所必濟不虧其氣之伸國有所必安不求其
便_一句_之索用_悔為_明推剛為_柔悶_上醇_上而_社稷_賴之_嗟乎_韓觀
公若其人已

史記卷之六論類

世四

心為嚴師論

李廷機榜眼編修

大學所謂師者直師之云爾哉以師而檢者否則放以師而
為者否則懈以師而戒者否則悖是則我固不可無師而卒未
嘗一日有得于師而何師之責焉師之所貴心為嚴師是已予
觀世之稱師也豈不以北面而事順風而請為恭而已乎豈不
以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為勤而已乎是師也非其所
謂也夫不得其所以師而區區外焉者之求其所以稱師述
誠精其于以進學左矣蓋師莫高于心執經為下師莫深于
心稟學為淺何以明其然心故而示之以檢弗能收也心懈而
詔之以為弗能前也心恃而告之以戒弗能守也夫吾心不自
有師乎吾反而求之方寸之中虛實之境森然道德仁義之法
則存焉儼然堯舜用世之典刑具焉操則檢奪則為惕則戒吾

心為嚴師論

世五

以得此
操焉奮焉惕焉有便于學者心必為也有不便于學者必心不
為也目雖欲之以心禁之休雖便之以心節之不為師之臨也
飾其情貌不為師之不誨也易其情貌不為師之訓也專其
志意不為師之不訓也求其志意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

于寢處屋漏者在門牆者只愛其親勸誨寢寐十載之聖賢若
與共時神交四海之英豪若與同室彼且何所嚴事彼且何所
與承則以心為嚴師故也何地非師何人非師何事非師是故

破法弦誦不為勤難群索居不為荒造席問道不為嚴尸居窮
樓不為弛而命耳提不為誨上立不教坐不議不為默上在養

見美在牆見牆彼且矜式天下範圍陰陽神明之典居訓典之
為接齋沐而精光舜于廷羔雁而見周禮于懷前無往古後無

來今夫庸知_心之_為師而師之_為心也今夫捧_立刻_木之_為神

卷之六 論類

補 18—348

卷之六論類

14

定是明館課
卷之六論類

十九

不廢關隄也。夫是三者其聰明才辨皆入豪也。惟其不

請本末不先務精神蕩于枝葉歲月耗于丹鉛故其功業卒

不得與樵魯吸張多質少文者同日而語而以上世之士乎

故曰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非虛說也

春秋戰國以降續文抱藝之士家握隋侯人懷和氏代不乏人

而惟敗拓落喪身無成者亦不可勝道原沉淪于離騷子長

發憤于離室孟堅失身于寶憲子雲寢寢于投閣長卿自汙于

卓氏七子踟躕于建安二陸構禍于晉代斯亦足以明文士之

亦足一非器識之難哉盧駱王楊在貞元中號稱四傑真是

以過千古裴行儉獨執器識文藝之說歷斷終身卒如射覆亦

可謂有知人之哲矣雖然其之論四子是也至所取者乃在蘇

味道王劇然一以模稜貶竄一以謗謔貶訕區之爵位何足

以定其高下哉

卷之六論類

合上吾不知所謂器識何先也特其言有合于大道故為之廣

其論如此

士君子行已立身法度

天下之勢至平而特而難以卒勝固不可以有所激也亦不可

以有所激也夫有所激者嗚呼然以名自高也資自珍也行自

持也夫刻覈太至人將以不肯之心應之而或者欲以挽

其不可支之勢而消其不可解之心則其術不得不遷就于其

問夫天下之事未有以就濟之而能不說于正者也夫說于

正以求濟奈何之而不可而何必十君子哉故陳太丘之有事

于張讓也非法度也漢方家中常侍變起一時諸君子欲一搜

城社未能也于是不得已而以虛聲爭之激激然自號曰某也

君其也宗其也尉頤俊及不知夫賢豪之所用沾沾自喜者因

群小旦耽耽視之矣太丘長不欲以激爭之而思有以徇焉以

濟之于是乎以自親之嗚呼是將以自免邪抑以免諸賢也夫

以自免如諸賢何以兄諸賢則諸賢爭之而我且就之者賢競

以先行自持而我且同靡焉

卷之六論類

以先行自持而我且同靡焉

因之。以自就其。其所自。雖。其。而況乎。未有。濟也。吾故曰。太。之。有。事。于。張。讓。也。非。法。度。也。

士君子行已立身法度

鄒德博 國史編纂

大行已立身之在士君子也。蓋亦甚重矣。彼其所以扶世道。植名教。砥縉紳之節。銷奸邪之氣者。胥孫乎此。則烏得而苛焉。故士君子務砥節砥行。辨介履度。崇上焉。不少屈。而徇者亦曰。行已立身之有法度也。且不見夫作室者乎。平必以準。直必以繩。罔必以規。方必以矩。大匠者操而施焉。執而不變焉。曰。由我則圓。不由我則圜。不合則迫。然而退而終不貶損。其繩墨規矩者。誠謂法度如是。不得而廢耳。矧士君子之行已立身。而無法度。小夫所謂法度云者。非以鑿空。瑜垣之為高也。非以洗耳投淵。之為潔也。非以借劍破柱之為剛也。非以搜城蕪社之為明也。是皆震矜。皦察。炫直。伐異。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也。非士君子所謂法度也。法度云者。平中準。直中繩。圓中規。折中矩。堂上正。上

定功館錄 卷之六 論類

大曰日。無暖昧也。高曰落。上焉。岳泰山。無詘伏也。皆濁上。清中。醇獨醒。無依著也。力障百川。迴瀾既倒。魚浮沉也。勁鑒牢立。然安之無震憾也。不毀方以為圓。不棄直以為通。不為刊。回不為咸。惕此則所謂法度而士君子行已立身所必由也。夫業已名為士君子。而其行已立身乃不問所謂法度者。而頽焉與衆人同。如世道何。如名教何。如縉紳何。如奸邪何。其勢不至于內紅外潰不止已。此則陵遲使然也。是士君子行已立身之干法度也。若珍人。寶而不忍以易諸人也。若捧盤水而恐其覆也。若慈母之護貞女。居必重閨衣。必結結而不使行路之情得而入也。寧固母。通乎拙母。巧寧鈍母。躁寧玉毀母。瓦全彼其立身行已。若此。故操與冰霜俱凜。而志與日月爭光也。後世士君子何其卑上哉。婦姆。暗韋。甘宦。若俗。為通而已矣。細泥揚波。其

此喻法時俯仰為狗而已矣結托彌達不羞媚姓為幸而已矣畏首畏尾局促驂駒為容而已矣是法度之外士君子之所羞也嗟乎士君子行已立身無過激無已甚不皎上以求聞不奴上以求勝爾矣女能土直名檢并髦法度以其身之察上變物之汶二乎或者曰世不古而今也待方枘以內圓鑿其能入乎是不然正道而直行者詰人之高致也曲學以阿世者鄙夫之邪行也士君子流則行坎則止時則天飛不時則泥蟠何為以吾身之大節博區上之浮榮如以珠彈雀以璧易缶夫其權矣愚睹夫為國者其樸必方方而圓之乃真圓也有如不方而為圓鮮不為國者夫君子行已立身亦若是焉故曰智欲圓而行欲方焉乎盡之矣

卷之六論類
四

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論
聖王操馭世之柄其貴在斷而已矣夫能使天下治者賢也而能收天下之治者邪也任賢而去邪者聖王所以馭世之柄也然賢者不能比邪以行其道而邪者不能附賢以售其奸此其心不相入也而其勢又不可以兩存君人者苟持不斷之意處賢于欲親欲疎之間而處邪于欲退欲不退之際則邪者常得以計勝而賢臣不得聞其忠天下不可一日為理是故聖王貴有以斷之禹之告舜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此其為萬世致治之鑑與夫賢臣進者治之表邪臣進者亂之機君人者未嘗不願治而惡亂也然或二于任賢而疑于去邪者何也則賢臣負易疎之勢而邪臣多自固之術也夫賢臣秉道以匡主或格之以其中之所拂邪臣顧投其好以中之以逆耳與順旨者爭其

數不勝也賢臣執節而不回邪臣百變以投之以執節與百變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務一心而邪臣比周左右以起譽言以特立與植黨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直道而行則奉身而退邪臣務百計以求容以易退與求容者爭其數不勝也是故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蓋自古嘆之矣夫賢臣衛國而國疎之邪臣病國而國惜之豈不左與夫惟英君諒辟以為賢者國之命也任賢而二足欲食膏粱而吐之也邪者國之賊也去邪而疑是欲昇配而繼之也此兩者必無幸矣故灼見其賢則一志而庸之即補綴泰庸弗厭也即謫書盈篋弗搖也膠漆之傳不固于此矣灼見其邪則堅決而遠之即屏諸遠方弗恤也即寸功片能弗計也斧鉞之斷不屬于此矣非於此仁於彼顧忍也誠為國家大計不得不爾也昔者共工驩兜共禹舜黜

卷之六論類
五

此任覽
明故大
驗也

此反其
非巧則

先朝管、蔡與周公並居周位，當時迭進相毀，法言相道，豈不
混然淆哉！然而天下大治，榮華至今者，則帝堯成王，晰于邪正
之辨，而用舍決也。向使帝堯以屏功惜共工，則舜禹不得展其
謀矣。成王以私親惜管、蔡，則周公不得據其蓋矣。何者？蘭椒不
同器，而芳臭不同；龍而茂也。如使邪佞與賢臣並立于交戟
之內，而世可長治，則古之聖王，亦何為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
二三宵人哉？夫孔子不與李斯並止于魯，九齡不與林甫同久
于唐，定公明皇不忍于李斯、林甫，而以魯與唐徇之，此萬世所
為于邑也。有天下者，誠原唐周之所以興，監魯唐之所以敗，決
斷狐疑，分別猶豫，堅忠賢之信，杜佞邪之階，則中外安瀾而大
平可永矣。

史明館課卷之六論類

四六

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柳德傳翰林編修

王相曰：大學猶驅車然，將燕乎則北其轅矣，將越乎則南其轅矣。有如
折車敗終，不能至燕，此揚朱所以見岐路而泣者為其一畦而
千里也。然則學何以異于是？夫學所以為聖賢也。今之學者，
如應、如龍、如鳳、如麟，皆為聖賢者，宜此何以說也？則于義利之辨不早辨也。夫
義之于利，隔若霄壤，而初僅毫芒，判若蒼素，而端僅斯須，是以
聖賢嚴之，蓋觀仲尼分別君子小人，以比周和同，驕泰求諸已，
末諸人數哉？其言之矣。至于喻義喻利之說，而後知君子小人
之心術，盡在是也。心手義則周，則和則泰，則求諸已，而命之曰
君子。心手利則比，則同則驕，則求諸人，而命之曰小人。嗟乎，君
子之于小人，相去遠矣，而自義利之辨始。故曰：學莫先于義利

史明館課卷之六論類

四

之辨也。夫義利之辨，諱何容易哉？凡物多相類而非也，事多同
而異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則異。
小人與有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攬金為利，利也有揮金抵璧
者，亦有不謂之義者。播間嗟來利也，有據地略土而亦不謂之義
者。五刑之與蟪蛄，李同饒而異趣，曲肱之與布被，同儉而異心。耕
田之與蠶桑，為義而隱居終南，號曰巧宦，散財發粟之為義，而大
斗侯民，號曰慕義，有在乎尊主而責楚之師，則并與尊主而
義利之義，有在乎不殺而于泓之戰，則并與不殺而義利之義。
義利之辨，諱何容易哉？學者特紹明正學，統一聖真，則必于義利
之辨先焉。辨之也者，如善視者之于枉直，無隱形也。如善嘗者
之于淄澠，無異味也。如善權者，移游于一衡之上，不失錙銖，以

後世之學也。鉅之乎。銅常細之乎。動作後之乎。萬鍾約之乎。其
之乎。大庭廣眾。微之乎。暗室屋漏。然有以見其如此而為
義如彼。而為利義之所。斷乎其必為利之所在。斷乎其必不
可為。是故其視義也。如饑之于食。渴之于飲。寒暑之于裘葛。必
汲乎不得不止也。其于利也。如蠅之汗。如蠶之蟄。如莫邪之傳
。五五乎不遠不休也。是故蟬蛻濁穢中。情潔白。不可染也。意
。氣宣通。翔于千仞。不可訕也。延至三。雖饑以萬鍾。不可留也。刀
。鋸易鑽。卒然臨之。不可亂也。不為衆人之觀。飾其情貌。亦不為
衆人之不觀。易其情貌。不為衆人之譽。樹其操行。亦不為衆人
之不譽。改其操行。何者。彼其辨義利者。至熟也。世之學者。義利
之辨。不明。類頗煩乎混冥之中。而不覺悟乎昭明之術。紛紛皆
為利來。攘上皆為利往。汨沒而莫能自出。至于立私于公。倚邪

卷之六論類

宋

于正。竄端匿跡。不可方物。彼。豈樂以小人自命。而卒陷其身
。為小人之尤者。可不為大哀哉。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差之
千里。繆以無算。奈之何其勿早辨也。于何辨之。辨之心而已。方
寸之中。至靈至瑩。一念無所為。而為耶。吾知之一念有所為。而
為耶。吾知之。如別白。黑如數一二。不待擇。而精不待剖。而析。此
本原真心也。大惟不昧。所為此心者。而于義利之介。洞然矣。嗟乎。此
尤辨義利之要術也。

學始于不欺聞室

舒弘志 孫莊編

世之譚學術者。則不欺尚矣。然冥上易汗昭上易飾。下學之始
。譚何容易也。夫學不欲偽。上則機心潛生。純白不脩。而去道滋
遠。焉詰。商宇而可以為學者。非所聞也。則信乎不欺。為尚矣。顧
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外施仁義。而內匿機心。即賢者猶或
蹈之。故驟而語下學。上不可得。而論也。驟而語不欺。中不可得
。而窮也。知屋漏之天。而後可以言不欺。知不欺之天。而後可以
言為學。善哉。程氏推言之也。夫大塊載我以形。耳目聰明。而心
聖智。不學則闇。然非夫語曰。有刀者。確諸有王者。錯諸學。其可
已乎。夫學之道。包天地。廓四方。析八極。宰制萬物。役使群動。皆
是物也。皇王得之以制宇內。名世得之以銘景鍾。素王得之以
為述作。若乎大矣。而顧云始于不欺。聞室奈何。雖觀云爾。乎嗟

卷之六論類

四九

夫至道之精。昏上默上。故視于冥上。聽于無聲。冥上之中。獨見
。或為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天冥上無聲。其見之。時其聞之。而
君子猶總上過計。此不欺聞室之說也。且人亦知乎學之所始
。而德之所基哉。學立乎誠。顧存誠于庸庸。而存誠于幽獨。難
世之人。居常自誓曰。吾所惟自欺者有如。不唯是希矣。淵默
之中。寧不亦挾智任術。以欺世。而徑遠原。縱以自恣。雖無天于
上。無地于下。而莫可誰何。孰知尚有鬼責。所有清議史冊。在前
。誘置流後。天不可欺。民不可愚。作慝于幽。從自欺耳。其何利之
有。吾嘗慨士君子之林。有大欺。而莫覺者。蓋英騰茂之士。藉口
強國富民。實貪天功。以利己。世儒以為學者之功。孰知夫陰為
厚利。是為欺。聞室管攝辭之。傳陰拾古人之餘。歷而自以此為
千古盛事。世儒以為學者之言。孰知陰竊名高。是謂欺。聞室

五

補 18—356

卷之七

必富貴見危未必授命蓋不待驗幽隱兮獨居而其欺且滋甚平生所學竟爾何事亦可慨矣夫欺固欺也以欺而言不欺尤欺也故室其純學之難而善世之難尤難也此無他惟其心之有欲而已欲動情勝至擢金乎而不見人何論聞室故吾以爲不欺由于至明至明由于至靜至靜由于至誠至誠者主敬以持此心中和以養此心有蔡克治以防閑此心使常莊而內常凝將所發皆真不求誠而自無不誠矣苟舍是而曰不欺皆欺也故曰聖學一為要請以是而盡不欺之旨

文采
相連

相無刻楮無奢臺不二歸門不樹寒庭不八佾敵不雍歌朱子
王成不設雉門兩觀不築天下庶幾哉斯聞為員破觚為樸駸
所聞不小也夫孔子設科洙泗間何嘗一日忘先進哉繪事之
後寧固之取純儉之從禮云樂云之論其風天下以本至拳拳
已放之間有聖人之心者也故當時之士相與問難衆矣大哉
之與自舞雩外獨於放一發焉他日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蓋聖人之重于放也如此重放者為重本也夫禮無本不立
無文不行聖人未嘗惡文特惡夫文勝而忘其本者耳不見夫
木乎木有本而後有枝葉附焉本之先撥枝葉未有不害者故
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無本故也藉令天下絀浮去汰敦本尚實
即以進于彬之盛何難哉董相當漢時欲損周之文致用夏

之忠誠論庶幾近古。嗟乎！今天下亦稱文。或矣。主持世道者。倘亦有仲尼之心乎。則林放之問。焉可少也。

卷之六論類
五

孔子大林放之問

方從哲 翰林編修

夫禮始諸人心者也。先王為心之不可無將也。而制之文。當其文之未著也。吾心之經緯固自有秩。然而不可紊者。是乃所謂禮之本也。而文特緣乎生焉。夫禮文之所自生者。而豈以文為存亡乎。淳古之世。無文也。然而文之所自始者。存也。是純乎本者也。禮之質也。中古之世。文生矣。然而與文之所自始者。稱也是。不謂乎本者也。禮之中也。季叔之世。文勝矣。文勝而并掩其所自始者。是撥其本也。則禮之救也。夫文也者。將本是。而蔽而通以撥之。是焉可無挽乎。而天下不可立挽也。於是聖人妙之以鼓舞之。權今夫林放。非能素惇本者也。又非能明夫禮之為本。何如也。徒問及於本而已。遂深嘉其問。而大之何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寄其鼓舞天下之微權也。周先王之以文為尚。固也。然

卷之六論類

五

文勝而至於滅質。則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為玉帛交錯。以飾也。而非其所以為敬者也。其為衰麻哭泣。以飾哀也。而非其所以為哀者也。乃世之煩縟於玉帛交錯之儀。遂舉所為敬者而弛之。則將指玉帛交錯而為禮乎。亦不及夫始之何緣而制。是玉帛交錯也。綢繆乎。衰麻哭泣之節。遂舉所為哀者而替之。則將指衰麻哭泣而為禮乎。亦不及夫始之何緣而制。是衰麻哭泣也。是故老氏傷焉。遂稱禮為忠信之薄。夫禮則何嘗外忠信也。世之煩於禮也。而忘其所為禮之初。則其謂之薄也。亦宜。楚人有賣其珠者。為木蘭之櫝。飾以玫瑰。輯以翡翠。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其始固將以飾珠也。而孰知夫珠之以是櫝也。禮者亦忠信之櫝也。而天下卒以櫝掩珠。此孔子所為悲也。即先王之制禮而尚文也。蓋未嘗不三致重本之意焉。何以明

之尊之上也。尊也。祖之上也。腥魚也。且之上也。太羹也。令是也。滋味也。所以貴飲食之本也。絲之素練也。郊之玄冕也。喪服之素練也。舍是豈無備物哉。所以貴車服之本也。清廟之歌。一而三。黃縣一鍾。尚猶未絃而通越也。舍是豈無致音哉。所以貴音聲之本也。故曰。天下之文勝而至於滅質。則非先王之道也。孔子傷先王之道。裂先進之思。其心蓋倦。上焉而幸有一林。致者。慨然慕所為。禮之本而問之。如空谷之聞足音。而楚然喜。失作而曰。大哉。問蓋深嘉之也。使天下聞之。必將曰。放也。第問禮之本而蒙蒙嘉矣。則有能博本而反古者何如也。於是。有慕而進之之心。又將曰。放也。僅一匹夫而卓識乃爾。則責且賢於放者。宜何如也。於是。有愧而奮之心。慕與愧之心。合庶幾相半而反矣。乎此。其所以大之之意也。蓋至季氏旅泰山。求不能

卷之六論類
故而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則其假林放以風天下之意。看然可見矣。漢章帝疾俗吏矯飾外貌。以是為非。於是下詔而褒。則方制方者。特以不煩稱。豈以為虛憚。而之治哉。然蓋有所借而風也。章帝假近實之方。以規吏矯。孔子假慕實之放。以四世流。皆所收駿骨者。與子貢之徒。智不及此。林子成曰。君子質而己矣。何以文為。僅亦有林放之思乎。而子貢汲汲於其無辨也。文之不可去也。春秋之世。誰不知之。不姑獎焉。以風天下。而何辨之望。天鼓舞天下之神。惟孔子為不可及也夫。

正心以正朝廷
黃汝良論
為治而求正於朝廷。則至約哉。然又有約焉者。君人者不可不。豈見而豫圖之矣。夫人君。續大統。芳統有天下。曷嘗一日不欲。成正固。缺以無梗。吾治者。顧自古有正本無正術者。敗之軌。者。夫之吾。日多方以求正乎天下。天下亦多方以訛吾正何者。正不在朝廷也。其或稍知治本。畧約操術。粉飾其月之間。自以為得厥要領。而心之純正。化滯聲色。乃有觸之不應。呼之不集。拾左右動鎮前後。終不足以正天下。何者。彼蓋知朝廷之正。而未知所以正也。夫朝廷所以正其本。無過乎君心。人君一心。飲之方寸。而究在千里。持之不盈一掬。而運之則極于無際。其子以正感人也。桴鼓不足喻其捷。景表不足喻其神。登高而呼。背風而馳。不足喻其速。屈五指。挈眾領而頓之。不足喻其順。故

定皇明倫彙編
卷之六論類
五九
一心既正。而後朝廷之上。皇。上穆。上雍。上肅。上正。而自正。而百官而萬民。皆可以次第而舉。以入吾正。而無一足為吾難者。其序則雖之天然。萬民則百物也。百官則四時也。朝廷則微垣。以下諸宿也。至于天心。則儼然。非物也。指正垣宿。旋四時。化成百物者也。故杓指。則辰從非垣宿。能正斗杓也。垣宿運。則時收非時能。正垣宿也。時變而萬物亨。非萬物能。正時也。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操彌約者。其及彌遠。不可不察也。夫由朝廷以及臣民。其道有迹。而可見。由正心以及朝廷。其道無形而難知。故正百官。萬民易。正朝廷難。正朝廷易。正心難。何以明其然也。朝有紀法。則百官承式焉。朝有象魏。則百姓遠路焉。有可明操而徵信。正心以正朝廷。在淵消漢。而不可以端倪。紀法誠明。而官或邪。則微以實。

初中世
主之夫

不正心

之弊至是哉見之令人悚然

刑。求。誠。書。而。民。有。越。志。則。繩。以。三。尺。書。常。在。下。而。君。無。所。與。其。憂。正。心。以。正。朝。廷。其。事。杆。格。禁。抑。而。不。便。于。君。身。故。君。人。者。與。之。正。朝。廷。以。正。臣。民。則。見。數。情。而。有。功。與。之。正。心。以。正。朝。廷。則。見。于。談。而。濶。于。事。理。治。亂。之。判。實。由。茲。道。故。不。可。不。蚤。見。而。預。圖。之。矣。且。夫。淫。康。逸。豫。之。心。萌。於。中。則。朝。廷。有。侈。汰。之。端。誇。詡。恣。肆。之。心。形。于。內。則。朝。廷。有。失。道。之。敗。當。此。之。時。臣。民。觀。聽。望。風。而。靡。賞。不。來。罰。不。去。雖。家。喻。而。戶。曉。不。能。以。化。一。人。蓋。至。精。不。手。而。朝。廷。之。正。無。絲。耳。故。曰。設。法。懸。賞。其。于。以。化。俗。難。

上明館課
卷之六 論類

茶

子告不公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他日語九經。而要之脩身。終歸之明與誠。夫為之堂上者。正心也。誠與明。所以為之也。九經則朝廷暨乎天下矣。非外乎民之心。而孔子之言也。當武帝時。神仙土木窮兵黷武。靡有方止。心之中正者能幾然。且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舒之。其亦有所感矣。夫惟明主獨觀萬化之原。清心寡欲。以適于正。然後百官萬民化而至正之治。成故曰。至德之主。不世出。至治之世。不常有。

结句去

許相國
題陽公
評
冠見正
大臺閣
文章子
其國手
即敬服

真正英雄從戰上競上中來

唐文獻翰林修撰

嘗謂士君子之在天下以有用為用。不若以無用為用。以有用為用者。其才足以展。而其智足以謀。舉天下惟所經綸。譬膏而無所不可。此非常人能也。然而易致亦易窮也。夫惟以無用為用。則其精神內斂。而其機穎不外炫。驟而觀之。若將墜焉。懷焉。無所短長於天下。而卒之沉潛鎮密之內。所謂焜耀灼爍者。胎

定皇明館課
卷之六論類

主

力聰明膽力而已則勝雖朱之目窮師聽之耳即可以英稱而
 抗顏強辯打鼎折關之輩皆可以雄稱無乃小之手英雄也哉
 天下有直英雄而亦有似英雄有正英雄而亦有非英雄合
 而觀之其規恢調度初不甚相遠然而似英雄者往往客氣用
 事而潛幾不足彼其初視天下何事不入吾之胸中而何功不
 在吾之掌握蓋方事機未柄而已有超焉自喜驚焉狎天下之
 心未幾而利害惕之則昏喪舉亂之則惑威武臨之則仆彼蓋
 曾未之磨礪於問學惕勵於心思故其氣易靡而其剛易折也
 夫惟天下有大英雄者異於是吾見其抗志之高而其宅心之
 下其諸練彌精而其顧視彌審平居無事則躊躇退損初不敢
 有榮焉自恣之心故紳可書盤可銘而惟恐其有脩行口可減
 舌可捫而惟恐其有逸言天地可質鬼神可對而惟恐其有

此其心目。就上觀上。視天下。誠無一之易辨者。而自是處之。別
收飲。因而精神完。無惧矣。鍛鍊久而幾。謨徹無惑矣。嘗慮屏而
心源澄。無欲矣。以無欲之心。臨事何事不舉。以無惑之心。當幾
何幾不斷。以無惧之心。圖功何功不克。彼將舉乾坤。惟我所旋。
轉民物。惟我所裁。成竹昂昂。曩之勲。惟我所建。樹而天下萬世
稱真正英雄。非若人其誰歸也哉。稽古天地平成。玄圭乃錫。則
禹也以英雄而帝制。禮作樂侔乎神明。則旦也以英雄而相祖。
述憲章上律。下襲則尼也。以英雄而師然。而不矜不伐。赤寫几
几。恭儉溫良。三聖人者。之於戰兢深矣。彼方若無若虛。超於智
名勇功之外。而顧以聰明膽力自炫也乎哉。噫嘻。三代而下。吾
猶有取於澹泊明志。凝靜養心。而卒建鼎足之業。無一念不可
與天知。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而卒成元祐之治者。亦庶幾乎英。

六二

補 18-361

唐之禮其量恢乎而特肆王之慎以此此惠排難實仁秉義行
道施德於天下其猶反手乎居大任而不疑後居疑而不懼
其治則常人所忽君子懼焉而戰兢之如彼及其後則非常之
原黎民懼焉君子獨神定氣凝而晏如也斯真英雄哉蓋當
古之史冊相果以前不可記如六籍所志禹周仲尼所謂真
英雄非耶彼其抑洪水制禮樂經明先生之道而不矜不伐亦
寫凡不自暇逸抑何其戰兢也彼押開縱橫之傳傾危權變
之士若儀衍者流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權傾五霸
之業舉天下弄於股掌之上而真可誰何此聚牛之黃似虎狂
鳥之冠似鳳特姦人之雄耳非從戰兢中來烏足為真正英雄
哉昔殷帝有三劍而含光為上視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可聞
而揮之無前無後者則心是已以戰兢而可以為英雄其猶
含光之劍耶雖然戰兢可也便遇而畏首畏尾不亦意乎故戰
兢者未事之先則可無懼於當事之際不從戰兢中來而可以
無懼亦白骨疑象破類王似之而非也吾獨慨夫世之盜名
英雄之士所以扼腕於千古也悲夫

直正英雄皆從戰兢中來
君子欲有所全用於天下則貴慎所養矣用欲其恢弘者
無所不可為養欲其收歛者有所不輕為也夫收歛者所以
為恢弘而有所不輕為者乃其無不可為者也今天苞育焉
榮敷榮焉有其作用豈弗神哉然而冬不禽聚則元氣洩而
育弗盛矣是造化固以收歛為生物之功也乃若齟齬神也
而鍾鑄乃成累瓦三五也而後承烟若撥林為戒視為止也而
目斯無全牛望若木難也而異難乃弗敢應而反走彼夫精
技者調一物者且期於養而後其用全而况號真正英雄者哉
兵志曰守若處女發若脫兔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故夫號
正英雄者局之至深開之至裕鎗之至密張之至弘有桐乎若
稚子之心而後有龜蔡之神智有怯乎畏四隣之心而後有
虎之大勇困衡胸中口吐弗張而後出其謀也若果湧泉
四曳踵弗前而後出其斷也若建發其心俯乎環堵之內地而
后其小執乎宙宇之外其心出乎典範之下也而后其駕乎
廣之上此一入也其始之戰人戰人戰人戰人戰人戰人戰
已以有窺其英雄之全用其後之沛發若斯其卓犖若斯其奇
偉人始指之曰真正英雄而識者固不規之於沛發之後而規
之乎平居戰兢之時矣蓋自古稱真正英雄者放動風動則莫
若堯舜勤施則莫若姬公而冠百王拔類萃則莫若孔子乃
其成業以初天命吐握而憂淵冰向謹於鄉黨跋涉於朝廷抑
何其戰兢人也吁此堯舜周孔所以為真正英雄者也彼
國者流道遙徜徉見以為通而竹林諸子其昭爾傲於醉鄉
以為能解粘去縛語之以聖賢之戰兢猶之繫於樊中不勝其

相其說。而求之。而其中。遂乃空。陳如康。石田之。無。用。其。所。稱。正。英。雄。哉。何。也。彼。漆。園。竹。林。輩。視。天。下。無。一。之。足。為。故。究。也。無。一。之。不。可。為。故。朱。氏。曰。真。正。英。雄。皆。從。戰。上。統。上。中。來。豈。非。信。哉。後。之。有。英。雄。者。宜。何。如。曰。無。欲。以。證。之。慎。獨。以。培。之。則。自。無。一。時。一。事。不。出。於。戰。兢。而。其。養。深。其。用。全。且。顯。又。何。所。愧。於。真。正。英。雄。者。乎。

定皇明倫彙編卷之六論類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來。世之談人者。輒曰。惟英雄無所難於天下。而不知。惟英雄無所難於天下。無所難於天下。者。畏天下者也。其無所難於天下者。則志如是。乃稱英雄也。而胡以曰難。且畏哉。不知天下之事。則心為之宰。矣。恒人之心。每忽於所易。而慎於所難。而天下之事。幾又敗於所忽。而成功於所慎。也。者。畏也。自古英雄無敗事。其心實未嘗易事。所謂真正英雄從戰戰兢來也。誠得之矣。且天下之事。豈不皆英雄分內哉。然而計謀遠猷。則非可以才力就錯綜。紛拏。則非可以口舌理會。卒變應。則非可以臨時辦矣。雄也者。非驕才力。肆口辨。臨時者也。而事來順應。不動聲色。而易若承蜩。則豈非所稱英雄自有真者哉。蓋有所從來矣。彼

定皇明倫彙編卷之六論類

才之士。動輒以英雄自命。乃始僞倣。倣說。睥睨一世。慨懷高。自以為為天下無難事。一旦而身之也。彼以其達心。肆其小智。以。其。事。之。私。幸。而。庶。幾。遂。至。小。一。變。而。力。弗。逮。即。不。覺。其。傍。從。依。違。袖。手。縮。舌。莫。可。支。矣。則。其。所。謂。英。雄。者。安。在。彼。蓋。似。之。也。夫。亦。從。忽。易。中。來。遂。狼。狽。至。此。也。故。曰。視。之。為。難。其。易。也。將。至。之。為。易。其。難。也。方。來。之。謂。也。是以古之君子行而。其。非。清。淨。也。言。而。不。照。非。捫。舌。也。動。如。履。危。龍。蟠。非。以。矯。時。也。彼。蓋。視。天。下。事。無。一。可。易。者。故。其。畏。也。若。是。然。其。微。暖。巨。細。已。自。戰。兢。時。洞。燭。之。矣。其。肯。豫。審。保。已。自。戰。兢。時。料。理。之。矣。是。故。日。有。所。不。敢。視。而。視。明。耳。有。所。不。敢。聽。而。聽。聰。天。下。事。何。其。非。真。英。雄。所。優。為。哉。夫。惟。其。優。為。也。則。其。謂。之。英。雄。也。固。宜。蓋。常。規。于。古。昔。聖。人。矣。其。經。理。天。下。也。豈。必。待。敬。謹。而。後。集。也。且

此已業業然且亦保亦昭然且執就無逸此一時也至聖大賢
亦若僂僕不勝衣者態視末世所稱英雄貌如也及其究竟而
功亦兩間澤被千載即今英雄之士所不敢視望者又即所謂
僂僕若不勝衣者也則信乎戰兢之乃所以成其為真正英
雄者也譬若舟然不覆于瞿塘而覆于安流世稱長年是時
見瞿塘者也鮮弗濟矣譬若車然不摧於羊腸而摧於康衢世
稱王良是在在見羊腸者也鮮弗至矣吾故曰其無所於易乃
其無所於難也嗟嗟今之世豈少英雄哉顧英雄之所不足
者非才也而今也純尚才矣是故古之為英雄者重事今為英
雄者輕事古之為英雄者任事今之為英雄者喜事夫輕事喜
事焉有不憤者哉彼蓋恃其才以為一世英雄而不知戰兢
兢止所以養其才以有為也後之為英雄宜何如哉亦曰寧靜
而後可以有為庶幾哉

增補金瓶梅詞話卷之六論類

續朱穆崇厚論

朱太史文忠先生為崇厚論余讀其篇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
王政為堯舜純樸殘為機權離淳散質自漢已然月異歲殊干
今為甚今俗之薄也莫甚于薦紳薦紳之流瀉其甚于朝市
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妒余始異之于今
論其甚者則有七焉夫展大夫直道有三黜李元禮楷模
一世公卿高其矜節縉紳貴其令聞于是有譽望庸碌利口
蛾眉之善淫笑瑾瑜之有玷畫影無形尋聲無響過信於塵之
間便
時弊而
謂之
蠹其類世俗之薄者一也麟鳳之用不捷于走飛千里之駒或
時有奔蹤物誠有之士亦宜然今或居官任職無以助人之
下其也
日立朝
風度
廉獨立弘振敝俗或尚行刻意倖乎中庸而灼然王莽蟬蛻埃
增補金瓶梅詞話卷之六論類

此乃有執鵬象而笑鳳麟處驚下而嘲逸足據撫諸語以肆
此黃巧為發言而變白黑使西施以爭毀救好中狀以逐吳越
此世俗之薄者二也司馬巧宦達人所長長權儒留哲人高致
方今乃歲枯落為尸官請連蹇為官位則張廷尉十年不用毋
乃愚乎劉子政之三紀不遷焉用耶矣世俗之薄者三也古大
臣有過上不斥言君子擬人各于其黨故衡軸之臣則論其遠
者大者什伍之官則論其近者小者今或無昭昭之過而索冥
冥之行以一瑕而掩柄臣以細故而議卿執恃子微之寵歷抵
當塗承恭顯之指傾危正士鼎貴大臣蒙謗于非象機變險壬
搏擊以立威世俗之薄者四也昔曹丞相長于匿瑕龐士元過
于揚善良以禁誹謗之風關眾正之路今攻人之惡則瑜者瑕
毀人之善則能者短謂聖人有惠德為善者怨矣謂賢士結金

此言六
貴全交
重信也

此言士
貴安命
重義也

此言
狀補實
如畫

此言
見
一世之
是而

能負才者殆焉世俗之薄者五也古者青雲之交莫逆之友河
岳雖移膠漆不解楚越雖異肝膽比隣處則叔牙分金于夷齊
進則王吉彈冠于貢禹死生易而有分宅之仁隱顯殊而無
別之喻近世有嵇阮風流曹王髦俊相與把臂入林結綢繆于
杯酒登壇建幟共娛樂于斯文千里如期無負范張要約方舟
共涉何殊李郭登仙相馭過于惠莊相死同于羊左已而彼我
異勢貴賤殊塗顯者無班荆之仁隱者構蜚語之譖智者相慕
之誠愚者相背之戾豈非勢傾則絕利盡則散乎張陳凶然
朱陳末世俗之薄者六也富貴顯榮天有大命行使止尼人何
能為世有既放之臣蒙耻之吏偃鼠飲河亦已滿腹國狗之疾
猶將反噬已則不天而分謗于上則難為上矣德則不兢而市
之于衆同儕者惡焉世俗之薄者七也嗟夫濁世陵夷徂詐

卷之六論類 七十

傷人之言戈戟不足喻其溪階人之心山川不足喻其險陰
賊隱藏同含沙之射影邪曲害正類蚊虻之嗜膚耳而目之則
深山或雷豈不而駭徐而察之如清濁定華都無實義二程機
則寒谷成暄夕失勢將門庭羅雀曾無曾存故之仁寧有楚
王騎鶴之德嗚呼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厚施薄德其事好還可
以明吾之節成吾之名雖躬自菲薄猶之不可本欲德人之
節而吾因以失節本欲毀人之名而吾因以喪名語曰報上之
反豈亡之化纔間惜于萬尾積禍重于丘山故舊人者人亦反
舊之整人者人亦反整之是以厚者自厚是人與已兩得之也
薄者自薄是人與已兩失之也故明智君子超然遠覽淵然深
思毋令全德之士以流言含垢獨行之夫以矯節蒙汚士無積
薪之疑朝無枝鼠之嫌納污藏疾以勸善也慎始善終以全交

此言
相抱周
怨惡則
係文字

也去國無愠以遠怨也訕告奸之俗反敦龐之風國無救
有厚行庶其可乎夫西京之初將相耻言人過東京之季
競相腹誹當今之世人思嫁禍士多幸災爭名者相軋爭位者
相傾斷七焉悻悻焉朱紫共色粉墨雜陳有曾史之行無自
解先夷惠之潔目為妬驕當其沈蟠護取則陽附脫驂及其
升驥駑則陰為圍鑿此亦非唯薦紳之禍亦宗社之憂也朱
州發憤于漢季重其然乎語曰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柅度已
以繩則已處其厚接人用柅則遠怨于人何憂乎朝市何病乎
沈溺余既感文忠之譏辭又悲當世之俗薄乃續貂于後

卷之六論類 七十

小別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六甲

太原	王錫爵	元駟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叅訂

朕惟古帝王之為治也。有綱有目。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宜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歟。說者謂漢文網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歟。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祖宗之為治也。大綱固無不正。萬目固無不舉矣。亦可得詳言歟。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風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七 策類

俗厚百姓富庶而無失計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果
何行而可乎大夫其明著於篇毋泛毋略
臣等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天下之大治
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舜禹
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
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
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
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圖心也
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聖王
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君嘯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
學于成伯子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其所以精一
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于當時聲名垂于後

此藥之功
能治諸症
如欲知其
詳請向
各埠藥房
購買可也

世功高天下。明並日月。而不可及也。自漢而唐而宋。其間
君諒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如
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
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漢高之於蕭曹。太宗之於
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國之才。
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
夫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而有志
之士。所以扼憤脫嘆。而不能自己也。此漢之所以止於漢。唐
之所以止於唐。宋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也。臣
每觀前史。見君有向道慕學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臣。
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君。
陛下繼祖宗列聖之位。即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

增定五明館探
卷之七 遺類

大縱聰明之資卽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矣猶以爲未
至德已盛矣猶以爲未盛乃於萬幾之暇進臣等于廷降賜
清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惓惓欲正大綱舉萬
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夷狄以增光
祖宗以匹休帝王臣有以知

陛下此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

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陛下勲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爲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未學也。未薰將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曰。某平生所學者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

陛下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

聖問而畢言之

此書為
治之大

此言為
治之要

心學

增定
字一
洲

明倫彙編 卷之七 東坡

此述虞正

月之...

此述唐虞之學

明倫彙編
卷之七
策類

正印 正印 正印 正印

此述
湯文
之學

補 18—367

此書之
一也

此書之
二也

此書之
三也

此書之
四也

增補七策類

五

先王湯武惟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德而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戕其兄婦不敢罵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由高祖之作則乎此其大綱可謂正矣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郡縣之廢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其教民也焚坑之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然兄弟之不容防于曼曼之錫封夫人之同席作于戚姬之見寵大將之見殺兆于韓彭之誅

臨先儒謂漢之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盡正如唐虞三代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甚正者以其或不事詩書或溺于黃老或難于刑名或流于神仙而聖學也雜聖學之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曾父臣虜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推刃同氣紫血禁門兄弟之義何在納藥刺妃媚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繼世之君子叛其父婦罵其夫弟戕其兄臣專其君豈不由太宗之作俑乎此其大綱可謂不正矣然設府衛兵之法彷彿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設租庸調之法彷彿古人用一緩二之意設殿屋以考績彷彿古人黜陟之意設覆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恤之意此其萬目可謂舉矣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一尋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

此書之
五也

此書之
六也

增補七策類

六

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修也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盡舉如唐之唐非惟大綱未盡正而萬目亦未盡舉者以其或放于遊畋或荒于遊畋或錮于女色或甘于小人而聖學也怠聖學之既怠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不能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脫屣其厚勳舊也杯酒解柄終全勳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于公卿其嚴閭閻也內言不出于外私恩不害于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則未聞閨門之內雖不能齊美乎關雎之化也而聚麀之耻則未有此其大綱亦云正矣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

此書之
七也

之制勸課農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教民之制何如禮樂分諸儒之學視三代制禮樂之遺意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賦吏之戒不嚴政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濫此其萬目之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宋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友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廢未免有疵於盛德則宋之萬目固未盡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甚正乎宋之諸君見于行事如此雖曰夜分觀書未免徒侈乎虛名雖曰炎暑談經未免不關于實踐聖學既有不實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甚正萬目之未甚舉又何怪其然先漢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學之不講大本

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亮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學亮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泣下不止。遣祭

皇陵。哀感不勝。則我太祖之聖矣。亦虞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壤。建封諸王。上制國家。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亦虞舜之敦睦九族。周武之時。唐展親也。觀其申

明五常之說。則與唐虞之教典。周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揆也。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與唐虞之都兪。商周之左右。為樂。同一意也。大綱之正。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其

之意相出入也。學校教民之政。鄉飲勵俗之禮。與古人立

七

教之意相表裏也。內設六卿以總制天下。外設布政司。以為四方之耳目。則其治官之意。庶幾古人之六卿九牧相唱和也。兵部帥府相維于內。而將帥與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于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古人之司馬司徒相統屬也。命牛諒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陶凱以制樂。則務宣和平之意。而屏棄慢之習。萬目之舉。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

列聖相承心

太祖之心。學聖德日新。而無不正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乖張。姪有不賓。服而我

之綱目漸以淪敷

陛下嗣承大統。於茲三年。夙夜慙慙。之慮

陛下此心。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而之孜孜。湯之慄慄。文之翼翼。武之無貳之心也。然目即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

有意于明人倫。而人倫至今有不明。宗去邪佞。禁制奢侈。已

有意于厚風俗。而風俗至今有小厚。躬耕藉田。蠲免租稅。已

有意于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有未富。簡練將帥。嚴飭邊

備。已有意于賓服夷狄。而夷狄至今有未賓服。

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者。

意者。陛下于堯舜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惓惓而

致之。邈邈也。臣請為陛下熟言之。以

陛下望道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于中。憂形於色。而惓惓之誠

益有所不能止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于上。而行于朝廷

者也。未有不行于朝廷。而行于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

卿大臣。雖軒屏之內。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于面諭。則腹心

無所托。而下情不得以上達。可也。惟出于內批。則耳目有所

接。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

陛下誠能體手足腹心之義。略崇尚貴重之勢。召見不時。咨訪

非一使。愿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偽為蔽欺者。無以施其詐。

則君臣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孚者矣。閭閻小子。忍心害理。

生則私妻厚子。別籍異財。曾夷狄之不如。少則食稻衣錦。火

葬水瘞。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恩也。

陛下誠能望陵輿哀。悲。致孝勤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

之典。士夫嚴履喪之制。

而無有不親者

此也
明也

此夫婦之倫不
明也

此朋友
之倫不
明也

增定 北明館課 卷之七 策類

九

此書乃
民智書局
風俗之
故

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憺踰之節。定上下之等。

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常行者。不肖以濫叨嚴科貢之選。

陛下誠能監梁武末宗之失。下高厚之命。

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不隱、貪黷者必

卷之七 策類

夷所利。豕羊豎家雞犬豕。惟其所焚。此吾民之困于寇。

子夫當其妻仕者散于四方。老弱轉于轉。共憂人之國于。

大要在于重守令。急務在于節財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

此言惟
民之要

學有問

增定明倫彙編

卷之七

十一

以幸進監官既三則高廷歲月者不得以幸選風紀既嚴則貪淫無狀者不得以幸存選法既精則政績不聞者不得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冗食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愛既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怪誕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賦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百姓之道則百姓庶乎可富庶無異于唐虞三代之治也言夫夷狄之梗化則虜驕于北羌黠于西變詐之不測倭掠之無常驅之則不足于兵守之則不足于食此西北之夷寇可慮也阻山川以為固結

流民以為援神出鬼沒蜂屯蟻聚此荆襄之夷寇可慮也丹崖千仞青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財此兩廣之夷寇可慮也開聚山岩浮遊鄉邑我退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

蜀之夷寇可慮也夷狄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乎修內治布恩信務在于選將帥足兵食內治不

修則根本不同恩信不布則人心不服將帥不選則敵人不

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衆心不守欲修內治在

于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于省費從輕

降欵欲得將帥在于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于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既戒則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任則羣策自陳小人既退則奸弊日消務從既省則叛亂日懷降欵既緩則歸附日衆人望既彰則材日進

卷之七

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政因既成則賞罰日明此則既嚴

儲蓄日富上兵既增則兵力日振何患夷狄之不有服哉夷

狄之賓服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賓服夷狄之道則夷狄

乎可賓服無異于唐虞三代之治也嗟乎

陛下惓惓于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惓惓勉

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臣不憂也萬目之

未舉臣不憂也人倫之未明臣不憂也風俗之未厚臣不憂

也百姓之未富厚臣不憂也夷狄之未賓服臣不憂也臣之

所憂者

陛下大本雖已至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光明

陛下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

夫君子之於學也

陛下之心亦得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無可為者矣此臣所

此下中

陛下從事于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稽同合異以為博也

而各有其要平天下之要在於治國治國之要在於齊家

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演繹其義以進告其君曰

致知格物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

此下中

陛下必懷惻隱之心法禹古之成規致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

而有不踐之乎已母徒勤之乎始而或忘之乎終母徒講

以之而危以之而安以之而盛以之而壽即惕然以省之

此事事之外無他事也如此然後可謂之惻然天如此然後

所存必正心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此

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

猶人也然內自腹心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毫一髮不受

病有識者以為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

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齊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疾

氣急尋其病根之所在而剷除之則元氣固于內邪氣不

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為也失今不為臣恐扁鵲望之而

無自而生也漢唐宋諸君或大綱正而萬目不張或萬目

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

則壽不用是道則人用是道則延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

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係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俗盛

衰之所由也人主壽夭之所本也國祚短長之所在也

陛下可不加意乎孔子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願

陛下加意于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于仲舒之言也蘇軾對

神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

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

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

甚臣俯拾芻蕘上塵

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謹

弘治壬戌秋

康海

皇帝制曰朕膺

天命承

祖宗

列聖之統以臨天下于茲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

諸古而不可然嘗思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稱賢莫過于夏

之啓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數君者治績之美其在方

策果何道以致之乎世儒者之論謂聖王以求任輔相為先

又謂君之聖者以輔君子與小人數君之致治也其亦有待

于是邪且輔相之賢否君子小人之情狀未易知也茲欲簡

賢為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將安所據邪天下之務固非一

端以今日之所急者若禮樂若教化若選才課績征賦

之法兵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祛其

弊而救之欲化行政善

祖宗創制之初比隆前代流何為而得其道邪子諸生積學

明經通于古今之宜其

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采而

行之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

不道而常獲于主有不敢易之

心蓋天下之事未有全

即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

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

易則所以脩乎身者必不能實

之有條
一一中
此本
此本
此本

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動惕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于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成無不舉而法無不言天下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于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于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漢惟

不可易
之不可
取易之
心二
乃一篇
大旨

陛下豈誠有未達于是而猶待于問哉臣有以仰窺聖心之于道固有不為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遇所遇如子思孟軻之流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

臣敢有所諱而不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于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者莫為之虞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于已不若資于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未嘗敢以為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唐虞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于禹者無廢墜不舉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危傳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夫豈無所據邪殷之頑民雜于管蔡武庚之子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于周公篤信于君奭借有成康繼序不忘之思旌別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王以求任輔相為先歐陽脩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既存則

政自無偏弊不惑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邪亦惟有不放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于人主之心者况用人之際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此言
不常

增卷上明倫彙編卷之七策類

十八

聖制所謂簡賢為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誠灼見其必然而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蓋大君為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以為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政化天子不可以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為然乎漢魏隋唐之流雖堯舜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于先而後可任之于後苟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与天子共事其所為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為天下之所稟受使心術或不正而學識或不醇則其所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脩其身者無往不實脩其身者既實則出予我者無乎不正而天下之邪正自無所隱于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臣于

今日豈以不為憂哉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爾臣在草野間聞朝廷用大臣必極舉動以為諮詢親信將必有出于恒品之外今上于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

陛下為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略不為羣議所詘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善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為所分且蹈之

增補
人情狀

夫勢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火及利害重
于必不可已則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為之也
其卒不可掩者已唯然于甘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小人之
情可復遁乎既得其情則空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為他巧
所中而猶未免于有感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
則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
之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

聖制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

其與也雖專重其實而亦未嘗遂弃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為
禮者疎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為樂者殘缺
廢壞雖所謂聲容之末亦不備蓋不消其本而安于苟且將
就之習固如是也若乎教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

增全皇明錄卷之七策類

九

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意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
黨之際自有以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
將不俟于進退升降而節制鼓羽節而和矣禮樂有不與者
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于人心而其應屬之天下
之廣萃英俊之士使之郡縣于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為之變
而欲鼓天下之愚民使無端于禮讓和祥之地固已難矣莫
若先以恭儉忠厚之行行于上而不為薄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
移易而後徐以教于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
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二
大家巨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眾矣選譯之法則
臣于此有所深望

祖宗之于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

用也不為之拘而

其訓之也。明。最各為之。其。地于其官而優于其
事。比。若。稍。有。其。世。而。納。粟。買。官。者。滿。吏。部。之。簿。矣。雖。有
才。德。滯。于。所。用。之。期。用。未。及。而。歸。老。已。號。種。種。能。以。壯。飾。自
勵。者。曾。幾。人。哉。又。況。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者。不。本。于。時
甲。之。選。高。官。重。秩。者。皆。輕。予。則。彼。無。所。慕。于。中。者。又。安。有。所
忌。于。外。哉。臣。願。嚴。其。作。制。親。之。禁。使。冗。儒。不。識。之。徒。一
謝。夫。廷。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視。之。以。官。而。謀。之。以。實。如。蘇
洵。所。謂。某。人。廉。吏。也。可。其。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其。事
以。知。其。能。然。後。因。事。以。官。否。以。不。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
見。者。亦。知。乃。變。矣。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為
之。省。非。司。會。之。不。省。乃。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于。江。南
歲。數。百。萬。而。在。其。所。出。無。幾。之。量。不。為。國。家。分。寸。之。益。者。乃

此言取
法之弊

增全皇明錄卷之七策類

二十

至。百。千。指。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飢。饉。之。變。則。又。加。倍
以。取。于。江。南。之。民。而。其。所。取。之。數。則。高。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
江。北。可。矣。然。亦。不。顧。乎。況。今。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矣。然。亦
大。同。之。役。為。其。所。費。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
于。是。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徇。舉。老。幼。婦。子。流。離。移。折。外
患。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為。可。恨。邪。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
而。車。樞。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
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
屯。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固。無。不。足。者。也。兵。則。無。于。生。養。安
息。之。間。為。之。深。計。使。不。受。役。于。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激
烈。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
家。右。族。訶。謫。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況。夫。南。海

此言取
法之弊

逃流之兵。以官法逼之。復伍金甕之用。俱無可允。又其居無親戚往來之樂。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人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哉。欲其之強。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誣。明者皆足為之。而法之輕重。則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為之繼。使貴賤無異。施豪右寡弱無異。決則令之所出。即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革。蓋天下皆天子之民。則刑罰于必戮。賞期于必得。不待命而後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駢首就戮。人之情孰不怨歎。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尤陛下之所宜置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于古。而行之于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

聖制所謂祛其弊而求其化行政舉如

聖制訓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已。孔子曰。為政在人。教以下數石。不過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為治而況

陛下神聖天縱。出于尋常萬一者哉。然臣于此竊有說焉。蓋政即舉于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脩其身。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于愛憎之私。而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願

陛下急于脩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脩身者。又非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以至于動靜語默。一事一為之際。常加儆畏。內省于中。果當于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而狃于外誘。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

此言修
身以
為取人
之本

此言修
身以
為取人
之本

無有不脩。而道無有不盡。酬酢斟酌。自不謬于天下之是非。苟用手人。其用必當。苟發于必。其發必精。治功之隆。必能追配祖宗。早歲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謂治不患于始之不脩。而難于終之有繼。伏惟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倦倦忠愛之至。臣謹對。

弘治庚戌廷試策

錢福狀元

皇帝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為之子凡天下之民皆司胞一氣靡所不統故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繼取父母君主天下其責甚大必養之有道教之有方舉天下之民無一不得其所責斯盡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于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皆克盡宗子之責號稱至治其後若漢若唐若宋英君治世宗子之責或盡或不而治亦有稱其蹟具載在史可考而論之欽夫自唐虞而下諸君宗子之責無不同當時制度之立政令之行又無不同而要其治效之所至乃有不相同者此固世道之漸然夷考其實亦尚有可言欽前賢論王者之道每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為極至於是宗子之責有相關欽朕膺

明倫彙編

卷之七

天命

其育吁嗟思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帝明王其行之之序自何而始欽子諸生飽經餼史以詩問必有灼然之見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臣對臣聞人君盡代天之責以成配天之治者皆一心之用也蓋心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責我者也天不能自養乎民而責我以養天不能自教乎民而責我以教所以與我者與人同而所以責乎我者獨脩故所以教養乎天下者必以反而求之乎心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矣苟不求之天之所以與我之心而徒務乎責我者之事則為之而不得其本流之而不得其序養民雖勤而終非仁心實惠之富教思雖悉而終非躬行心得之惟欲天下民物之

利此

心字是
一第大

各得其亦能天下之有一不得其所則天之所以責我者不能盡是天地日月天地民物自民物而吾身自吾身而為天地之宗子乎哉天如此其高地如此其尊而吾之治如此其小尚得為配天之治乎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言人君受天與之全任天責之重必當盡是責以成是治也然要其所以為之者豈出于一心之外哉即是而觀則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之底于盛治漢唐宋之僅為小康與今日之欲比隆前古者蓋必有說矣洪惟

皇帝陛下鍾天地之粹氣稟天地之全德以撫有晉天率土之人民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凡可以當天心慰人望者無所

增補明倫彙編

廿四

不用其極誠可謂大有為之

右可謂善繼述之

責且謂備者之道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為極至而求行之之序自始焉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真知儒道之至重深圖君責之惟難直欲無一念之愧乎天無一事之愧乎古無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而後已顧臣愚昧何足以知之然于乾坤之間得與胞與之列則名為儒久荷教育竊有志乎聖賢之學其于參贊之功家相之事雖不敢與聞而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為心之所固有者固不容諉于不知矣敢不援經摘史為

以家之
宗子論
天之宗
子其明
切其慎

此三
代
教民
之
法

增定
明
錄
卷
之
七
第
五
十五

言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者，此漢儒班固之
之理。未嘗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嘗不殊。故自天地而言，則君
為天子。對民而言，則君又為天地之宗子。獨不觀諸家
乎？一家之中，其祖者均得稱為宗。凡繼其宗者均得稱
為子。惟宗子則上承宗祧，下合宗族，而獨得謂之宗子。故冠
婚必告之，而莫敢專祭。祀必主之，而莫敢僭富貴。必保之，而
莫敢加崇。故以是而尊宗子，誠以父母所遺之祚，賴宗子
以養。父母所遺之業，賴宗子以教。宗子之所在，即父母之所
在。自不待不以父母尊之也。天下之衆，凡稟氣于天者，均得
父稱乎天。凡賦形于地者，均得母稱乎地。惟大君則繼承天
地，經理民物，而獨得為天地之宗子。故謂其所居之位曰天
位。其所享之祿曰天祿。其所以都之邑曰天邑。亦豈故以
是而尊之哉？誠以天地之形，賴大君以養。天地之所與
之祚，賴大君以教。大君之所在，即天地之所在。自不待不以
天地尊之也。故使大君之宗子者，不能不教養乎家而家之人
有不得其所以一。所以望之而宗子何以逃其責于父母
哉？為天地之宗子者，不能不教養乎天下而天下之人有不得
其所，則天下時以望之而天子亦何以特其責于天下哉？試
以唐虞三代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教授人時，播種百
穀，六府孔備，輯寧邦家，大賚四海也。其教民則協和萬邦，慎
徽五典，文命四敷，充綏厥猷，重民五教也。其為治效則或贊
其如天，或美其風動威，稱其天迪，或以為格于皇天，或以為
配天，其所以于代太之功，皆能大有所為，而宗子之責，豈

唐虞
三代之
教民治
教之實

增定
明
錄
卷
之
七
第
五
十五

不盡也。以漢唐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有籍田，以
之詔，有口分，世世之法，民藉以定，經界以均，其教民則不遠
白虎之講說，弘文之招延，博學宏辭之有試，看詳舉刺
之有議，其為治效，則或維伯，或維夷，或維安，不係不盡矣。力
者不能免，向隅一泣，與民休息者不能免，徭役之勞，寬厚待
民者不能免，閭閻一之怨，漢尊師重傅，而徒事乎章句訓詁之
文，大名儒而亦以變風，雲自蘇之悲，崇尚理學，而無以革
詞賦浮靡之習，其于代天之功，雖或有所為，而宗子之責，則
不能以皆盡也。夫其為宗子之責，本同，為治之制度政令，亦
略同，而治效所不至，乃若是懸絕者，豈世道之降，端使然哉？臣
嘗求其故矣，曰：於明之思曰：曆世文明，曰克勤克儉，曰克寬
克仁，曰執中維精，此其心純乎天，天地民物皆其度內，所以
立制度行政令，而教養乎天下者，皆心之所為用也。或恭儉
是尚，而學宗資長，或經術是尚，而往多揣摩，欲行仁義者，大
多不知其所以然，而學之於書，雖有制度之立，政令之行，不過虛文美
辭，以為教養之口實，能盡其心之用哉？若夫佐天地育萬物
參天地贊化育二者，此則子思之言，而亦張載之意也。蓋人
之一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分，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而理
氣之貫通者，未嘗有同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
位乎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萬物育，吾能位天地育萬
物，則化育之大，吾得而贊之，天地之高厚，吾得而參之，儒者
之道，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為人，尤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為君。
可以為宗子。唐虞三代之能盡宗子之責者，此也。漢唐宋有

此言天
心之實

宗子之責而未盡者則未極于此也然此豈可以矯偽為亦
豈可以旦夕致哉必自戒慎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
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有以致吾心之中而天地之所由以位
也自慎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
則有以致吾心之和而萬物之所由以育也張載亦曰存心
養性為匪懈即戒慎之事也曰不愧屋漏為無忝即慎獨之
事也此欲盡宗子之責者所當知而
今日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者也臣草茅疎賤未嘗入侍帷幄親
奉 流宸以仰窺所謂戒慎慎獨之功然讀憫災傲變之論
知

陛下有畏天命之心觀守成由舊之政知 陛下有畏
祖宗之心至于人材之進退奏疏之可否又有以知

增定皇明諸錄卷之七策類

廿七

陛下有畏公議之心畏之一言戒慎慎獨之明驗也而臣行詩
詩言之不置者誠以矜持于天下耳目所共及者易為力存
省于一己耳目所不及者難為功伏願
陛下于萬幾方暇之際一念未萌之時雖不必明堂聽政也而
正衣冠尊瞻視儼乎如百官之臨雖不必宣室致齋也而定
思慮絕嗜慾手如上帝之對使本源澄澈如明鏡止水照
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豁如空谷虛室納之而無不容及夫
卒然之頃一念之萌又必察其果出于天理之公而天下民
物所同欲乎則毅然行之惟恐其不力果出于人欲之私而
天下民物所共惡乎則斷然去之惟恐其不至愛憎之動則
察其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恨之發則
察其所喜而樂為與所恨而不敢為者何事母曰九重之選

此言
盡心
之效

一念之差人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視聽于是在焉母曰五
位之尊一事之失人不得而非也神明之昭鑒于是在焉
斯可謂之戒慎慎獨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為無慊失由是惟
之以立制度則制度之立此心也推之以行政令則政令之
行此心也推是心以養民自有以著保惠明恤之實推是心
以教民自有以為轉移感動之機至于一法之廢興則曰吾
為天守法非吾所得而輕變也一錢之出納則曰吾為天惜
財非吾所得而妄費也一官之命則曰此天之所以命有德
者吾不得而專也一刑之用則曰此天之所以討有罪者吾
不得而私也凡吾
祖宗之所貽謀者期之于必行凡古帝王之所垂法者期之于
必可行斯可謂之善教善養而天之所以責我者為無負矣

增定皇明諸錄卷之七策類

廿八

如是而稱為天地之宗子真所謂履形惟肖者矣真所謂聖
其合德者矣代天之功為有不盡而天之治為有不成儒者
之道焉有不極其至哉然臣又聞之周公之告成王曰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始之不可不謹也伊尹之告
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自新言終之不可不謹也凡臣之所
以為

陛下謀始者皆

陛下之所當自貽者也日新之功獨不當加之意乎夫難操而
易舍者心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

陛下于今日之所言試以質諸他日之所言者果有異乎今日
之所為試以質諸他日之所為者果有異乎保守于盛成之
間而做而于衰安之後持恒于舊之餘而馴致乎久大之

盛則所以代天者有自強不息之功所以配乎天者有
一不已之妙天下之所戴以為
大君所賴以為
宗子者真足以比隆唐虞三代而不愧矣臣請以是為終始
生不勝悲切之至臣謹對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二十一
十一

正德辛未廷議

楊慎狀元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其後一致文
武則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今始下何時無虞之判起于
何代當實諸古矣言稱堯曰乃武乃文於舜稱文明禹稱文
命而不及武於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
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則四夷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
英君令主或則崇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
之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
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邪異邪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

列祖相承率循舊章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于此然承平既
久玩愒乘之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獨資之詔屢下而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二十一

三十

人多告飢流亡之俗化為盜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饒
運吏力竭矣工軍食尚未給調遣戍禦之力亦勞矣而民
患尚未除或謂官儲其不給之制雖陟之典當罰之令
亦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脩隄之實謹恬嬉之戒文治舉
而武功成天下無異相衛相養于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
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予大夫志于用世方策試之日不
暇以微詞隱義而問姑舉其切于時者其為朕陳之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
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于並用
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為全德如日月之在
天上所以照臨者亦天之德也於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下
之治出于一而功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

補 18—381

此論
人之法

補 18—383

申時行狀元少師

上帝憲法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七 策類

廿七

臣對臣聞帝之御天下也
以道以奉天

臣對臣聞帝之知任也昧君道以奉天心而後可以建
安長治之業前臣紀以奉天職而後可以成內脩外攘之功
何則人君者大之所授以統一萬方而臨馭兆民者也其位
尊其任重故君直常主乎逸人臣者天之所命以左右一人
而分理庶政者也其分舉其事時故臣道常主乎勞君能奉
天以端拱于上而以其事責諸臣則無為而化成不言而功

評
議久安
長治之
業業內
修外攘
之功真
若成石
星經奇
評漢也
莊誦、

若於穆之運玄機之宰不假于推遷之力而自然造物者
 矣是謂能奉天心而久安長治之業可建也臣能奉君以奔
 走于下而以其身致之君則同心以共濟協忠以輔國若四
 時之佐五行之吏各效其宣布之能而罔有違天者矣是謂
 能奉天職而內脩外攘之功可成也不然則一人之身萬幾
 攸萃安能一一而理之而庶官之衆各有司存能不蹈于瘞
 癘之咎哉故君必率臣以圖久安長治之業臣必輔君以樹
 內脩外攘之功則和氣溢而宇宙清寧理道昌而民物康以
 順治于內而萬方弘一統之規威嚴于外而四夷效咸賓之
 美鞏國祚於苞桑之固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唐虞三代之治
 不可復覩于今日哉欽惟

皇帝陛下

卷之七 策類

卅八

聖賢有休

稟剛健中正之資。合陰陽動靜之德。際熙洽御天之運。膺壽考作人之符。精誠格乎

穹昊而瑞應駢臻妙道契乎

玄元而休徵畢集蓋媲美唐虞而超越乎三代者臣竊伏草莽

沾被

此茶問
生香

聖澤久矣。迺者叨有司之薦。得以與對乎。大廷而聖問所及。特憐憐焉。自述唐虞成周之治。繼憫水旱盜賊之災。

任事失人之咎而總以夫是兵安民之術弭災救困之方直
戒臣等以勿憚勿隱也大哉

皇言憂國愛民之心見乎詞矣敢不披瀝愚衷以對揚千萬一邪臣聞之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明君在上而又有良臣以左右之則庶事可理也又曰惟天聰明惟聖

此言堯舜之明驗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七策類

此言周宣王時

時憲惟臣欽若言君能憲天而為臣者自敬順之罔敢或慢也是故君為元首而憲天下上則法天以為聰而居高聽厚可以不勞而坐聽天下法天以為明而臨下有赫可以不勞而坐照四方是君者法天道以無為者也臣為股肱而欽若于下則代君以用其聰而天下之利病皆通達而無所壅代君以用其明而斯民之休戚皆洞察而無所遺是臣者奉天職以有事者也故唐虞之世萬邦咸和矣四方風動矣文明之會昌矣堯舜以聰明極聖之主默運無為之治而又有禹皋稷契伯益之臣其佐太平之業故下民之其咨也澤永之為災也有苗之弗率也堯舜非不之恤也惟其忠良之佐足以贊皇猷弼直之鄰足以弘帝道以恤阻飢則有平育之臣以極昏墊則有克勤之臣以格負固則有贊德之臣諸臣

廿九

若其奉君如奉天也孜孜焉同寅協恭罔敢怠違也故堯舜雖有軒食之憂而終得以享聖王之治至今稱中天之盛者必曰唐虞此堯舜得臣之明驗也周宣王之世海內又安矣國勢寔隆矣文武之業復矣宣王以聰明有道之君嗣守無疆之業而又有召虎方叔吉甫之臣夾輔中興之治故能夷之召亂也制蠻貊之不靖也備仇之皮剝也宣王非不之慮也惟其位元宰者才兼乎文武總元戎者勳聯乎將相有宣威江漢之臣而淮東率俾有壯猷南國之臣而荆蠻來威有諄諄大原之臣而獫狁于讓諸臣者其事君亦如事天也端端矢心協力罔敢戲豫也故宣王有繼述之思而終以成再世之績至今稱中興之盛者必曰成周此宣王得臣之明驗也堯舜宣王之為君法天道以無為而唐虞成周之臣奉天職

數陳聖德詳核有次第

以有事則所以速久安長治之業成內脩外懷之功者豈獨然哉臣伏觀

陛下臨御以來四十有一年矣

上帝之申眷不為不隆而誠敬愈篤祖宗之成業不為不固而仁孝愈純

欽天有記以表昭事之忱

祖德有詩以發聿追之念至于慮切民憫任事吏職內責成於守令矣而巡督之臣歲不絕遣外付托於將帥矣而總制之命任必加隆無一念不在乎民瘼無一言不軫乎國慮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而周宣不足侔也於今諸瑞咸集四靈畢至固足以彰

皇極三月官墨卷之三策類

陛下之峻德鴻勳超卓百代矣然滌滌為災則町畦有墊溺之苦元旱為虐則阡陌有枯槁之憂倭夷竊發於東南而海波弗靖醜虜跳梁於西北而邊塵屢驚甚則遼瀾之勢日就孤危而江右之賊歲成延蔓殊非聖世之所宜有者正堯舜憂民之時周宣勵精之日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問者水旱為災黎民阻飢我狄時等邊圉弗靖而南賊尤甚歷時越歲尚未底寧豈有司莫軫朕心皆殘民以逞有以救之歟

陛下之言及此萬國萬民之福也臣竊觀內外諸臣凡折圭備爵結綬分符者孰非

陛下之寵榮乎凡擁旌執鉞開闢疆土者孰非

陛下之威靈乎謂宜夙夜匪懈寢處不遑布寧謐之化於域中

揚振肅之威於外不負

天子而勿為聖世之痼官也

利其家者莫究心於國事

憂勤撫字之臣矣然而肥

能以簿書期會為急者亦多

戰慄清嚴明米穀之臣矣

初以為捷幸安靜以為福者

以成內脩外攘之功而佐久

陛下愛民之心容保如天地

德意以弘康國之猷

陛下過亂之志果決如雷霆

威命以茂肅清之烈是自負

於堯舜成宣之主而有愧於

唐虞

聖制篇有曰欲使上下協

民安而邦本以固災咎可

何道而可臣愚以為上者下

以除寇將帥之責任也安民

有無國窮之復否皆由此出

今日計莫先於任人尤莫要

國家分職命官眾矣即列郡

不任人也臣以為任之而未

銓司法曹明黜陟擢用有違

私其身者罔致恤於民依各
守令諸集固必有旬宣惠和
代時私蠹國以催科聚斂為
能也外而營屯督府固必有
戰慄清嚴明米穀之臣矣
初以為捷幸安靜以為福者
以成內脩外攘之功而佐久
陛下愛民之心容保如天地
德意以弘康國之猷
陛下過亂之志果決如雷霆
威命以茂肅清之烈是自負
於堯舜成宣之主而有愧於
唐虞

知其弗能也故夫欲脩內治者在慎擇乎守令而

外患者在慎擇乎將帥而已矣董仲舒曰守令者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守令而不得其人雖日布蠲恤之令

時墮惠鮮之思民猶不被其澤也今也閭閻無文翁之化而

漁獵民資者棲壘邑里無魯恭之風而腴剝民膏者比肩以

牧羊而暴政日開以齒焚身而敗官弗恤郡縣之民幾何不

流離而懷禍也必也精選用之法嚴舉劾之科其未任也試

以經濟之略必求諳練民情通達治外而不拘選用之途如

唐之試理人策可也其既任也責以久任之功必使吏安其

官民狎其政而不拘遷轉之格如漢之為吏長子孫可也其

任而獲效也優以格外之賞必為之車服崇之階御以彰卓

異之勳如漢之爵至關內侯可也如是則有民有土之寄不

輕數遷數易之弊可免而人知卒勵以期不負乎寵榮之恩

矣寧有守令失人之患哉孫武曰將者三軍之司命也

不可不知也將帥而不得其人

九重定計于千里猶未可以臨

無投石超距之勇衣糧之乏

戰則縮頭而股栗聞調遣則掩耳而口禁邊圉之寇幾何

不肆行而竊發也此直隸之憂嚴比試之條有洞識矣

機明者不可欺也計不可泄也

平兵可也其機不可泄也勝先登者功可錄也則不繼以文

法之細如最魏尚於雲中可也

可假也則不辜以中制之命如委克國于金城可也如是則

此言任人擇正之政與門類相屬

端本居心尤見忠悃

聖明卷之七

四

擇樂之能矣。安有將帥失人之患哉。有賢守令以宣德化于域中。則政治畢舉。而內有順治之休。有名將帥以揚威靈于閭外。則紀律章明。而外有威嚴之烈。由是民生舉安。則邦本有磐石之固。由是兵威日振。則寇患無潢池之虞。和氣交蒸于海宇。而災害不興。頌聲流布于黔黎。而困窮以復。尚何不足。以成久安長治之業。而紹唐虞成周之盛哉。抑臣又聞之朝廷者。四方之極也。純心者。用人之樞也。惟陛下常存一之心。以端拱于上。而已。敬則存其心。而不放。一則純乎理。而不雜。深宮燕閒之中。而不忘乎知人安民之慮。齋居運密之際。而日嚴夫敬。

天法

祖之忱。則心正。而朝廷百官皆一于正矣。文武大吏有不奉承。而守令將帥有不奮勵者。哉。臣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任戰栗。隕越之至。臣謹對。

敬天法祖策

劉堯生司經

聖明卷之七

四

嘗致之詩。大明之章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假樂之章曰。不結不忘。率由舊章。斯二者。以言乎創守。則均矣。而君子獨矜之。守成蓋敬。天法祖之說。不必為首出之君言之。為其傳歷艱苦。而憂勤之心至也。若續緒之主。坐享成業。則佚豫之念易興。故必知敬天而後可以格天。知法祖而後可以守祖。唐虞而後。惟周成王以祚祿奉耆定之統。而曰。念茲皇祖。率時貽考。又曰。日就月將。佛時仔肩。此其一念敬惕之誠。在開創猶以為難。而況撫盈成之運。在長君尤不可必。而況當富有之年者乎。其為周金主無惑也。漢唐宋無論已哉。

太祖高皇帝受命啟運。混一區宇。於時錄存心以著敬天。而又思所以為燕貽之訓。乃採歷代諸王輯為嗣君昭鑒錄。

以教諸王。其所以誡天命而垂典則。視古帝王之用心。何異哉。成祖文皇帝奉天繼序。統御方夏。於時因存心錄為聖學心法。而又謂繼統之君。謹守

祖法。則世祚延長。乃命儒臣集為一。文學寶鑑。以貽世範。其所

以殷敬畏而裕後。景視我太祖之宏規。寧有二哉。

世宗肅皇帝聖神文武。欽明允恭。昭事上帝。則欽天有頌。敬一有箴。仰繩祖武。則祖德有詩。謁

陵有述。則度越成周。而卓然擅中興之業。非偶然矣。我皇上躬上聖之資。撫到隆之運。御極以來。恭奉親賢。外宣

內謐。庶幾哉我皇祖配天之治乎。頃因亥象示異。而津愆期。京輔疫。沙之天

四方水旱之 奏致塵

宸慮宮庭有禱。賑恤有。諸羣臣有勅。所以傳勞乎心思。朕

乎中外者。亦既詳且切矣。又以。祖宗之訓。錄浩繁。乃命輔臣所請。特屬儒臣。檢詳故事。分類編

摩總其大凡。為四十事。祖宗之德。於焉益先。將與大明。長發。共炳天壤。而耀無窮。草茅

之士。何能贊其辭哉。然亦有說焉。敬天者。非徒文之而已。必有法祖之實政。有

敬天之實心。而後可法祖者。非徒守之而已。必有法祖之實政。而後可顯謨承烈。見聞洽矣。而以注指為精神。謨明。勸諄

動矣。而以規模為運量。撫萬全之典。圖則思天之界。我厚也。為

之式固。而真安之。如見刑平。統一之難。焉陳大定之紀綱。則思

天之寄我重也。為之執守而振揚之。如見恭稽。建地之難。焉察

久刻之人心。則思天之庇我。深也。為之培結。而固結之。如見安

集平定之難。焉覽不移之國勢。則思天之眷我。隆也。為之鞏固

而增。即之。如見尊。全鎮定之難。則思天之通於閭閻

祖德布於民間。而有司之奉行之者。正以舉。朝廷之德意。為

皇上祈天。永命之基也。而果皆盡得其人。耶。惟竹之聚。所當緝

矣。或急於滿品。得無有察。焉失而指。錯陳為。撰。者乎。蘭絲之

辭。明當程夫。或恐其負最。得無有勤。撫字而工。不敏。為局幹者

乎。瞻緩所積。應微解矣。而脂膏自潤。得無有。暇。藉以空。抒軸

者乎。廐置所當。後裁節矣。而賓客求稱。得無有。以。持。赴。以。飾。厨

傳者乎。是。昔。于。天。和。城

祖法以自。還。其。和。者。天道所不容。國法所不。存。也。

皇上誠。統。理。道。之。原。存。抑。是。之。念。而。又

皇。上。誠。統。理。道。之。原。存。抑。是。之。念。而。又

有。司。司。庶。府。共。請。天。心。而。光。先。烈。則。以。越。三。五。以。定。億。萬。子。孫。之。業。周。成。王。佐。下。風。矣。

實訓寶錄策

王祖嫡馬侍

王祖嫡馬侍
 則法祖之謂也。法祖之謂云者，非徒其法也，其德也。斯義也。
 庸君忽之上聖，務焉夫非其材智之不足也，又非其近之務而
 遠有所道也。誠見夫率由者無愆，而作聰明者未必得也。又見
 夫近守者易循，而遠稽者未必當於用也。稽日月星辰者，不以
 升九天之上，考山川證俗者，不必履八極之遠，則欲保民長世
 者，亦何必與鴻濛盤古之人，昨而後為至哉！哲后之所以勵精
 而求盡臣之所以殫思而獻舍，是莫有切焉者矣。敢以是復執
 事之問乎？夫自古稱繼跡之賢者，無如商太甲、周成王。語相業
 之隆者，無如伊尹、周公。之二臣者，矢謨陳誥，輝煌書冊，萬世
 取法焉。然據其大者，不過兩言曰：明章列祖之成德而已。曰：親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七 策類

四

揚文武之大烈而已。蓋二臣者，令是無可以告其君，如二君者
 亦豈舍是無可為告也哉！凡人之情，欲之以易動之機，則其入
 為易直之，以耳目之所習見，則其聽為無難。千金之子，之有其
 家也，語及子身，保家之責，茫不知為何物，有人焉為之述其祖
 父之辛勩成家之不易，則惕然恐懼，而不敢以自肆，而其家亦
 卒賴以不墜。有天下國家者，獨千金之子已哉，而況夫
 祖宗之締造也，親則其慮之，不待以不遠其慮之也。逮則其
 貽謀也，不待以不詳也。又千世之孫子，孫之所當憑藉而無替者
 也。伊周之所以拳拳於君者，亦若此是以太甲克終，允德而
 成王亦不失為有道之令主。一公之所以垂教其君之效也。
 秦漢而下，此義罕聞。後有唐虞，不知讀貞觀政錄，宋仁宗命侍
 臣讀三朝實訓及祖宗聖政錄，而史書觀之，皆為美談焉。

經

乃之治竟不能比隆於商周者，以彼其創業者，非有商周之德
 而二君非有太甲成王之志也。而所以道之者，又非有伊周之
 輔也。則亦何怪其治之不古若哉！肆惟我
 皇上靈承昌運，於茲十載，日御講帷，孜孜不倦，其大者臨雍
 以宣教，耕藉以重農，大閱以簡兵，文德武功之並茂，內順外威
 之並隆，遐荒外服，亦既嚮風而易聽矣。乃者又汲維治之機
 雅意，統序之孝，命輔臣採

祖宗實訓寶錄三書，為一編，欲以稽
 列祖之謨，而備清熙之覽。儼羹牆之見，而振繼述之思。其盛舉
 也。草茅賤士，未能仰窺作者之盛，然竊觀二書皆
 列聖之奎章，康謨有神功駿德在焉。自創業圖治，以及敷天法
 祖，無不備而下至審言任人，農務刑獄，無不可鏡也。自近習起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七 策類

四

居及宮闈，無不戒而下至親賢去奸，納諫興化，無不可考也。自
 詔令名分，以及貢賦賞養，無不周而外至關邪飭武禦夷之經
 無不可述也。規模弘遠，品節詳明，特選述焉。賜成即貞觀隆興
 國之陋，不足以匹休也。儒臣按是以編摩
 皇上修是以覽觀聖學日懋，聖治日新，登三邁五之業，有出
 此者哉！執事猶欲思生復有所獻，以仰裨聖德之萬一，愚生
 足以及之無已，則有三者焉。析理欲精也，推類欲廣也，持志欲
 一也。何言乎貴精也？夫今之所編錄者，亦云備矣。然非研究詳
 悉，何以洞祖宗之具，非徒容晉接何以盡臣下之情，請自今進
 講之時，開道和顏，理有未明，也不厭諮問，意有未喻，也不厭往
 復，必至通其貫，摘其旨，歸而後已。積之既久，故事益習，聰明益
 開於治也。其有濟乎？何言乎貴廣也？夫今之版圖，昔也今之人

漢書卷之七

夫昔也而紀綱法度非後世之舊矣吏治日利士習日陋財用告匱而武備弛地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蓋天下在在見告夫請於請讀之際一考詢一吏治也昔何以淳而今何以利一士風也昔何以振而今何以陋一財用也昔何以盈而今何以詘一武備也昔何以振而今何以弛昔何以歲豐民樂熙熙如春臺而今何以閭閻愁嘆咨嗟無聊之至此極也誠纖舉而後析之當必有林偏補弊陳規宣戰而登之上理者是亦一道也何言乎貴一也譬之水焉清之終日乃見眉睫一或撓之方圓莫曉夫君心亦若是而已矣請於萬民之暇一體驗之能煥官如大庭乎能對左右如嚴大賓乎能察聲色之交湛如止水乎統之又統省之又省要使引論之旨不絕於耳而開悟之說時既於心此又所以懋厥德而法祖保治之本也之三言者皆

卷之七

四

儒之常談也今且之治莫如法祖則亦莫有要於此三言者故敢累陳止款款之愚且就事者裁教焉止將以

當

取錄其策

夫昔之握威命制靈車者易嘗諱言兵哉兵者聖人所以平難一寓內而戢宰奸究至計也顧用之者有巧拙令之有順逆是以成敗異衡治亂殊緒禍之機石此舉之士不可不作其氣而振其勇而精銳果悍之氣不可不使之為國家用而以其自用而併去其用非也以其氣之難融而併靡其氣也非也是在乎制之有道而已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叛而司馬之

增史皇明館課

五一

難者非難之於有急之時而難之於無事之日也何者土著之兵情重於內顧自愛而難犯法召募之卒烏合輕率往往恃功而驕其上故曰取客兵難也有事之時勢賴其緩急兵驕而人安之承平之世盤食蟻聚人有厭心而變每生於有激故曰取客兵於無事之日尤難也當事者習見其難則有欲訓練土兵而新去之者夫夫是安可去去之是自撤其藩衛也卒有不測

兵事者

吾未見土兵之難辦也已不有欲柔靡制壓而漸弱之者夫夫是安可弱之是自損其爪牙也忽有不虞吾未見弱卒之難辦也已愚以為為取此有要焉曰將帥之得人也廩食之厚給也簡閱之精密也將帥匪人則撫綏之失宜廩食弗厚則腹削之怨生簡閱不精則藏弱之實靡語曰三軍之士聽命一人故將得則附備有方而兵無逸志矣語曰畜思不倦以十取萬故

厚則棘矜思惠而脫巾不呼矣語曰習而後用一而當百故簡精則伉健克籍而當費弗濫矣夫得道則狙詐作使失道則狙

厚則棘。於思惠而脫巾。不呼矣。語曰。習而後用。一而當百。故解
精則仇。徙充籍。而賞費弗濫矣。夫得道則狙詐作。使失道則狙
詐作。敵兵亦吾民也。亦吾赤子也。可以兵而異視乎。所貴乎善
馭耳。方今南北泰寧。堅銳馴伏。振綱革裘之體。獨持於上。而旁
落倒持之嫌。不忤於下。即有一二脅衆以逞。因旋作旋靖。非有
啗刃持挺之徒也。而司軸者亟慮之。惴惴若不終日。愚以為任
法不如任人。

廊廟之上。要必有壯猷之方。叔文武之吉甫。指顧而反側。安謐
咲而貔貅。定者。惟在加意一委任而已。愚草茅也。敢借前箸。籌
之。安能如當事之計審哉。

卷之七 策類 五

瀛海水集

于慎行太

劉司公復而公評通篇王意外任主計不力委任不專最中今日任下諸臣與任任事者之病告不知水黑之何時而也

瀛海水患策

干慎行太宗

二哉水之為利害也其利之不能勝害也則無以其利而留害其害之不能勝利也則無以其害而掩利善策者財擇于便宜而注措其方畧庶克有濟乎雖然亦難矣扼腕而談其事者易不臂而當其事者難奮臂而當其事者易燭照而揆其事者難燭照而揆其事者易專聽而責其成者難是故計臣謀士莫能建必然之畫而成安流之効者難之也執事按瀛海之地輿輿漚流之多故思往哲之成計悉時弊之隱情令諸生籌便宜諸生故未佞授之握美罔知縱橫然而愿竭其智無遺其愚夫瀛州者蓋三輔之下形九河之會道也支祁為壑則魚龍拂鬱于平原河伯不仁則桑田蕭條于巨野賸賸肝肝滔滔湯湯蓋自管患之自昔難之矣然而漚汭猶未合也漚汭未合則漚湧奔騰

懷素明館課
卷之七策類

五

勢未甚而疏浚浚通之功易矣。若勢已甚而疏浚，則措手足而不至
 于大壞，旁裂不可收拾。日者，路慶山為梗，其吞天沃日之
 勢，如山倒海之狀。方震霆疾風而莫可禦泄于貓兒，渚於乾壘。
 次則金陵為之潰溢，則千畝為之平。無庸弗聲，無感弗害。蓋
 國家所賴於三輔者，今且為魚腹之糧。而主計者遂無可奈何
 矣。胡不引孫權當吳漢之事觀之也。昔之言曰：開通大河，浚利水
 道，水未得美田可二十餘萬頃。又省吏卒治隄，校水者三萬人。
 此轉害以為利者也。是一計也。禁之，所以著蹟也。讓之，策曰：徙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要害，放河使北入海，勢不能濫。
 期月自定。此因害以去害者也。是一計也。讓之，所以茂勲也。此
 策者，九事能為之二三，在計之亞能行之而

五三

任不以圖功壞其成庶幾哉傳大禹爭烈矣

黃洪憲壽坊

五口

貪濁之名而然著高標者人主每追其始而斥之有初臨元惡

精切通
明生

射御

應前

可垂不

不

而後改行者人主每計其切而絕之有陽附君子之名而陰
為小人者人主不察其陰而日親之有外近小人之名而中實
為君子者人主不探其中而日疎之如此則所用非所材所材
非所用賢不肖倒置而真似淆亂矣自非人主神識中涵獨見
獨知究何不到名而失實耶何謂獨見見在外者也日月之光
也而浮雲翳之則雲之外有遺燭矣燈火之燄也而薄帷障之
則帷之外有遺照矣何謂獨知知在中者也鑑至空也而垢不
可欺以妍媸衡至平也而物不可欺以輕重是故遠佞倖納諫
諍則外蔽撤而人主之獨見昭矣屏嗜慾慎思維則內境清而
人主之獨知炳矣如此則所用皆真材而似材者無因而倖進
名不浮其實不浮其名亦猶養由基之於射雖千楊無弗中
矣造父之於御雖千里無弗至矣抑舜天下之材非難使天下
之才樂為吾之用為難是故夫楊橫樹之即生剛樹之即生折
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無生楊矣是生楊之
也故愛養不可不至也王莽薦士于哀王哀王以為中大夫
相宜諫曰中大夫重刑也今無功而授君其耳而未之目耶襄
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
終無已也是耳目無已之說也故信任不可不專也孟孫獵得
鹿使秦西巴載之其母隨之帝秦西巴不忍而予之孟孫怒為
逐秦西巴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孟孫之名秦西巴可想也
故微肯不可不省也下和得璞于荆山獻之厲王王曰石也
則其走足武王八獻之玉工曰石也則其右足下和之泣王
可鑒也故生夫不可不錄也人主能錄賢材此四者天下
之材不樂為吾用者不也即生以名

卷之七策類

五五

王仲淹

明倫彙編

卷之七策類

王仲淹。問於已者曰。孟。問。神。霄。光。而。唯。宿。野。后。土。實。而。後。清。理。皇。極。
建。而。利。賞。用。聖。師。出。而。謀。訓。啓。何。者。事。分。可。極。實。有。肝。抵。權。有。
所。連。才。有。所。止。若。強。非。其。分。而。有。作。者。之。任。何。異。黃。帝。而。事。天。
文。蹄。浴。而。聖。地。理。此。楚。吳。所。以。干。僭。王。之。刑。揚。雄。所。以。抱。誅。純。
之。罪。也。今。河。汾。堂。絕。學。之。後。不。務。明。先。王。之。道。考。聖。賢。之。衷。而。
規。規。焉。引。聖。自。居。方。繫。比。度。擅。為。六。經。以。固。後。學。且。夫。聖。人。欲。
明。道。於。天。下。不。得。已。而。有。作。非。自。名。經。以。求。炫。燦。而。河。汾。窮。近。
似。以。為。焉。不。非。任。而。不。作。其。詩。非。也。全。矣。吾。子。以。為。何。若。應。之。
曰。客。言。何。遽。必。后。所。言。是。焉。烈。不。可。復。而。先。王。之。詩。書。禮。樂。不。
可。繼。也。是。聖。人。非。人。而。賢。哲。不。接。較。於。世。也。且。客。何。視。聖。人。之。
太。高。而。觀。經。之。太。專。乎。聖。人。作。經。要。之。法。制。陳。而。勸。戒。存。上。矣。
苟。有。陳。法。制。而。存。勸。戒。則。推。而。齊。之。聖。經。之。倫。亦。可。矣。昔。者。太。
上。近。頤。頤。谷。吐。炬。訓。討。列。於。漢。儒。支。源。監。於。青。紫。親。晉。交。慕。南。
其。時。清。談。用。事。詞。章。得。序。河。汾。與。邇。觀。本。始。受。詩。於。夏。受。
書。於。李。霍。反。之。樂。閑。明。之。禮。仲。華。之。易。仲。廣。幽。旨。孟。不。解。衣。者。
六。載。其。精。若。此。而。時。不。能。用。然。後。取。聖。人。之。意。而。績。為。六。經。爰。
告。采。璣。蓋。大。道。不。終。大。音。不。死。春。葩。其。表。秋。實。其。秉。物。各。殊。科。
有。原。有。委。我。聞。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焉。
子。持。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此。非。其。極。典。且。
夫。聖。人。之。經。何。以。皆。純粹。以。精。乎。典。謨。不。足。秦。誓。以。續。二。南。之。
外。實。為。鄭。衡。春。秋。所。書。王。法。所。誅。聖。人。所。為。歷。考。前。代。而。不。遺。
醜。正。者。時。變。尚。而。可。鏡。也。今。主。七。制。之。主。何。止。已。刑。詩。六。代。之。
詩。豈。皆。鄭。聲。元。經。專。斷。是。臨。天。命。天。命。有。德。皇。始。可。正。而。論。者。

傳正而
思入雲
煙出
金石可
謂之
珠玉矣

卷之七策類

五七

能以高武之代寡精一之傳曹謝之論闕物則之訓執此造
遂絕尊信則不傷其時之非皇而且謂其作之異聖非通論也
夫客亦知河汾之所不理於衆口乎豈徒以名之為經偏於聖
人之稱也吾為客開譬之昔者吳楚二子僻保下流棄舊之典
和魚鱉之典道非有赤縣神州天地風雨之所交也黑齒雕題
縱冠林縫非有火藻山龍蓋夏商之所崇也而徒以區區自
王其國遂致不齒開教之仁終古不至借復有人撞萬石之鐘
建五旂之旗教人倫之舞駭六飛之輿然猶卑執臣號莫敢稱
孤抵告吳楚請嘉天誅則將許之乎今夫經之為名常也苟存
大法天下夫焉往而不常豈必聖而後稱豈必賢而非戒以律
借王之罪輕重豈為當凡厥有世儒襲其事而諱其名蹈其轍
而謫其非如借王之罪所必討彼豈獨逃其辜如開教之仁所

可及彼又美唐虞為遠令德者不察同聲以火避聖如鬼尊經
如帝天人之意不皇王之道墜蓋聖人以春秋為己之累君子
謂之春秋之罪斯事已逆脂矣何為防大權而執小義夫繁
不正而可以正疏不利而金可以利經不續而可續而不可
庶而可庶獨如賓客之論是必飛雲絕雷而後為馬豹胎龍唇
而後為味雖有易牙在後無所用其調韓哀再生不必執其御
逐壞鼎折刀斷繩棄輪袖手眈眈而終身不一試其技者也

答西北聖田水利問

楊元梓

同者曰蓋聞仁者不殫費以邀功知者不先事以召怨今海內
天子明聖內安外寧時豐歲稔老弱轉輸壯者戍於邊
司計不窘於持籌籌策不繁於經野豈非極辦之朝與竊見議
者掉什陌之未週慮較輸之難繼思欲舉西北諸荒蕪之田悉
斬蓬蒿藜藿而墾之添賦距川俾為沃壤意者老成不盡自右
經久之見乎不然疲課稅以事荒無暇樂安久遠之民於鋤播
棘矜之役則母乃彈費而蒙先事之誚也愚應之曰唯唯否否
自古樹偉功者不斬於小費有大議者不溺於浮辭蓋較量
銖兩在肩曉坐失機宜計將不計是患不在殫費而先事也患
在費之無當而同成耳 國家自神京延袤以西列障千里雄
峙諸關其間執戈荷戟之夫登陴秉塞之士固不仰給於餉餉

卷之七策類

五六

固不取必於漕舳舻相望金錢歲以萬計且衝突漂流所司日
聖聖是懼稽令制里分田此疆彼界授以釜錡給以牛種積之
數年墾下之粟必饒不但篙工樺師得以少甦於飛輓而太倉
之蓄將陳陳相因矣此非大便利乎歟市以前戎馬奔突兵火
被於原野烽煙達於都衛今幸息肩戡闕請和乘此而決
渠引澮溝塍相仍長墾巨濠絲亘遼遼即有悍虜輕騎無所肆
其猖獗也茲又不大便利乎語曰勞不百者功不十費不百者
利不千方今乘暇豫之時味經久之慮僮使舉蘇松數郡與各
邊繁長而度大既廣既狹連橋接梁日出送洪濤巨浪之中視
之親耘耕之務孰逸孰勞負薪沉壁日斲斲宣房瓠子之間其
與繁殺行汲孰難孰易况於東南之地千疇萬畝士庶十幾之
基農服先世之舊國計民儲往往取給且能其地殷富載本原

意見高
聲調古
不出秘
苑中何
於知西
北事如
此
業多而力作動也。全不權經久而徒束手待斃於東南之餉則
旱潦災沴天不可常。墾淤隙阻地不可恃。將枵腹而待困乎待
其困而倉皇失措手足無聊。雖復議墾田議水利必無及矣。若
謂邊土慘裂播種為難。原隰逶迤決水為難。陽夷成風習懞悵
慄悍之俗強之農事為難。則白公東渠馬援引渾虞訓復三郡
雲集開瀕海其地力土脈何為宜於古。卽崎嶇峴零難以計
畝然遺址故道豈無一二存者。塞上之民強者號梗命而孱弱
者至無以計旦夕。儻授以常業俾有寧宇。又誰不願之大抵膠
故見則見以為緩慕速效則見以為遲。以故官若傳舍模稜覲
望以幸旦夕無事誰肯引之為已任者。今
天子赫然發明詔下撫臣案其事。撫臣將旦夕報命。愚也想觀
厥成焉。

鄧太史
史公
評
熟岸同
計深語
地處古
雅繁鍊
流於
溫非
上
譯

卷西止壅田水利問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導水溉灌其區計可
墾田無慮鉅萬七衆論或然或否而不待堅決也客儼然造予
而問曰子試籌興之孰與無興便予應之曰茲役之不易就固
也今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於民則誰不能者然語有之不
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鉅費且勞
未可以已也請借善法為念且籌之西北故多沃壤乃今一望
崔嵬無所用之且上膏腴之味民水利不興而民無膏腴也水
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休崔嵬之壤盡為庾廩其利一國家都燕
北乃仰東南為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區墾之富
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遠者利相從矣其利二東南之
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

增定皇明館課卷十七策類

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於騎不利於牧盡邊地而
溝洫之令虜騎不游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
之卒主者少遠募則不賢班成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逃亡閭
閻因而虛而水田墾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
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又遷漢津於鄭封鄭國溉鹵於秦渠白公
借灌於渭水馬援引流於洮漢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奈何
獨於今而曰不可然式且夫地曠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
與也淋雨在夏報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
使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象
計過也客曰水利之貴則吾既詳聞命矣願計其功可必就則
吾有惑焉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徙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
小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為之則民或應或不

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漢之往者。膠萊之役。可鑒已。予曰。唯唯。否。不自古與。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謂不如子之所處也。然吾以為可不專官而集事者。是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之集而邊獨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惡其所以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說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灌。可墾者。彙奏而藉諸部。因為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能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置其而爵之。畧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為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為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彙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為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能墾萬畝者。賞何能墾數萬畝者。賞之與陣功等。此故之與開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好善否。夫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迨後以其半之人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興捐。內帑而行。民怨功相萬也。客曰。若子之。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於此矣。遂巡再拜而退。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七 周氏萬卷樓藏板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七
太原 王錫爵 元駁父 增定
四明 洪一貫 肩吾父 恭訂

策類
救荒奇策何如
袁宗道 翰林編修

日者天災頻仍。萬口嗷嗷。東南苦於水。西北困於旱。山陝之間。食石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罄哉。天子吁食。公卿附解。可與元元者。不難胥手濡足圖之。而二三臺諫。皂囊屢上。即不能外。賑二議者。以愚讀周禮荒政。可濟今緩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散利。即今之賑。薄征。即今之蠲。故今蠲賑二議。即一也。要將赤囊晁晁。握籌計必出此矣。然而竟未濟元元之急者。何也。皆未盡二拘。舉弗變。其而奉行。實也。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八

內帑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緩急。給州邑之需者。鮮

州邑賑
蠲官本
蠲官征
蠲官
內帑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緩急。給州邑之需者。鮮

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之內一

郡之中豈無豪貴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

賑則易也。里之厚貨者所捐若而百則賜棹與旌之若而千則

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廢以趨者乎故絕之使賑

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小民去成邑百里晨起裹糧整

趨城胥吏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失奈何

空令耆民廉平者偕里之言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

私有罰茂不墜矣故移民於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夫珠不

可衣玉不可食有米粟之絕之虞人至抱壁以殞者即得州邑

及貨戶之賑而操公貿易轉移尚艱故使下民貨粟則難官司

轉貨而給之尤易也凡此善行其賑之策者語云中流失船

一孤千金小噴薄陳之計大都若此豈能奇乎善哉乎先儒官

之也有治人無治法法非不孝然具而州邑之吏故紙又一

救荒奇策何如

自古談救荒者率言善救不如善備不備而救是謂無策

乎奇也且使救荒而米有奇策也則古稱愛民之切而立法之

詳者無過成周然周禮十二荒政固在由今考之自散財薄征

而外其他類似迂而難行緩而不及於事如殺哀多昏何與

荒索鬼除之盜何言乎救論聖王之政者知其汲汲於為民

此天灾流行而姑為元詳慮曲防計要之師其意可也苟必一

一而欲踵行之以為奇策在是則他可勿論即散利薄征云者

總之不出今之所稱賑與賑兩言然愚以為行之於古則易而

行之於今則難何也古之人君凡事省約至今乘紅貫朽幣歲

之積不可勝較是故散之則易為散也今也無論外之郡邑其

歲若掃即大司典公不能盡公錢以待詔書之數至持籌而嘆

者屢矣今嗷嗷者徧而安一資而散乎古者歲富存民官省

聖主誠加意元元厚節儉即登穀固可裁制額外之橫征
試一澄其源則浩蕩之恩可下即能奏實績嗷嗷者立可
此亦一策也且富室者人之儲也今貧者既無賴於錫或使
如胥健吏并賦於富厚一而民始交困誠使優卹之條及
於貧而不遺於富養其力而借勸之又多為賞格以風之民固
不待流移隨地可以得食足又一策也守令者民之師帥今殘
者不顧民之生墨者至股入為生或至饑殍相望上聞即
上聞矣而賜租之詔或格而不行且巧儻之以實已之素其者
誠訟煩興以利鈞金之入上什其額而下伯其取種種也藉令
留此於民間則災民之膏脂必至盡竭故嚴貪殘一策也山林
濫澤盡羅而入利孔民至摧丁觸禁不得窺國家半錢之利或
稍免之以便民民亦可便無是地利禁亦一策也西北有邊

增父王明修纂卷之八策類
其恭儉者可賴以全活上下固兩利之故議工役又一策也凡
此皆冗談臆決無益於用之抑亦兩利不終日之計安所云奇
術必求所謂奇則成周固已難之尤於今日且無所事豈儒為
矣

三策

為理之術有三太七化之其次風之其次德之至王者制國因
化之化之不得而求所以風之則莫先于民之所視民之所
視必有以鉅望而峻責之苟徒以法制約束用之於無所重輕
之人索之愈急應之愈緩治之不協而具聽之者也天下有人
焉其所樹立儼然有以異於常人上之人具以為異而優之下
之人見以為望而效之則世所號為士者也凡若人者風靡教
澤賴以維持於不墜故曰莫先於民之所視民之所視必有以
鉅望而峻責之夫所謂鉅望而峻責之者何也蓋昔者成周之
制得之矣其相除也三紹而後通五勢以為見則可謂已嚴矣
其選授也三物以為賓丹論而後政則可謂已斷矣其省成也
以八法辨治以六秩正吏則可謂已察矣夫紹勢以防腐也物

論以杜濫也法叙以秩能也三者帝王所以章軌宏化而總人

論以杜濫也法叙以秩能也三者帝王所以章軌宏化而總人
其之道也故當是時士之自處也甚高而天下之視士也甚尊
其欲容者以陳禮也其戰武者以昭義也其於法制雖令
者以明有上而不敢專也周之士所為貴者以此也至秦則不
然秦橫者皆儒者庸視言者進退是者退以故一切銜名之
士故習者皆立談以取卿相而後容其所以為術通有大謀不
然秦吹竿彈鈇要庭呼閭即斷隸之後非自於此矣按機敗陳
匪情更說即穿窬之跡非始于此矣指體伏溺希肯承顏即委
娘之容弗慢于此夫夫三者至賤辱也至亡行也而士遇甘
以試七尺之軀何也彼見夫尤絕右墨者之擯於時而高議關
談者足以踞要樞也彼見夫庶隔直節者之背於俗而泐認從
隨者足以營尊顯也威之所不懾而令之所不格則靡靡向風

明太祖開基。

卷之八 策類

六

即國家學校制科銓選考績之法而微寓斯意使天下

一五

讀論風

聖德所以化老也。一勞不誣。許舌自引。所以取也。凡皆必應之道。化之者也。化之而不速。肖風之而不嚮。應則效。無行矣。非所望於士之豪傑也。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八 策類

七

要補五字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網陳紀移風易俗一秉於禮法使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後體統正於朝廷教化行於邦國所以長久安寧有此具也當周之隆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分職率屬而萬國理朕甚嘉之其慕之是操何術而臻此追其叔季先王之道澤固在也何以陵夷若是其興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欤至漢文時有以并禮義捐廉耻長太息者神爵中有以述舊禮明王制為本務者宋嘉祐間有論宿勢稱殷之先罰者有疏謹習比唐之季世者或謂西漢貴刑名而關於禮文宋盛聲容而疏于法制然諸臣之言果皆應古誼合時宜者欤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敷政立教嘗

增定皇朝錄卷之八策類

論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乃集為禮制著為定式頒律令大誥于天下洋洋

聖謨布在方策可謂而揚厲朕以計昧嗣守

鴻業十有七年夙夜兢懼惟

成憲舊章是監是率問者深詔儒臣進講禮經重輯會典使諸

司有所遵守庶幾紹休

聖緒以興太平乃世教衰物情滋玩習尚亦有傲焉其甚者

士伍辱將校豪右陵有司宗庶訐親藩屬吏傲官長陵替若

此何以消其悖慢使就約束欤貪黷敗節奢侈踰制競諂矜

行虛聲實詭異壞心術傾危亂國是澆漓若此何以救其

頹靡使還雅道欤今詔書數下申令既嚴而廉陛之間輦轂

之下猶有瑱闕不行者無乃禮教不修法度不飭欤抑風會

中世公 評 余向見 類林 知為博 也及諸 其廷對 策雅不 奇而短 博而短 固宜矣 然為奉 首失 評相因 類陽

日流而不止積習已成而難變然將朕問於大道無能率作有成而示之極也茲欲禮達而分定法舉而令行綱緝振肅習俗清天以觀揚

聖祖之光烈而遠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爾多士其悉抒所蘊詳著于篇稱朕意焉母有所諱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立極也必有經治之實政然後其修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謂實政實政制度明憲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懾日範于精明嚴密之規而清和咸理者走已何謂實心懲玩惕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不敢不刑威而肅清乎于密淵微之妙而鼓舞莫測者是已實心運于內則矩度規為皆精神之融治是之謂以神喻天下而天下即以神孚之也故治本靡弗端實政指于外則疑慮融神皆經綸之運用是之謂以法維天下而天下即以法遵之也故治具靡弗振古之帝王所以陶鑄一民赫奕千載旋流大寶而制之之上儼然體統之尊尊尊皇而禪海之遠蕩然教化之四達者此道行焉且藉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備則憂何弗彰彰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于經制之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無其心則皇極弗建雖翼國紀世風之理而卒病于幹旋之無機此後世之淺術而非治古之善經也然則欲精神與法制相流貫而以培天下之化原法制與人心相維繫而以登天下于上理不能不有待于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躬不世出之資
弘大行爲之終
經筵臨御尊尊講禮而匪事于文爲

齊室嚴銘養性收心而像端乎軌則百條奉法四海嚮風夫固
教清十雲官之世治穆于鳥紀之時即成周之盛行且軌而

駕之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而策之于
廷諷以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之道隨前王之得夫慨當世之陵

夷且欲挽悖慢流漓之習而明千率作省成之道也臣愚何
足以與此雖然發憤畢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

對臣聞人君之於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乎下也爲紀綱則
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下之化乎上也爲風俗則人之

所爲漸摩成就之謂也然所以正紀綱厚風俗者蓋必有具
焉有禮則上下辨民志定而有以收清靜寧一之功有法則

寇賊息姦宄消而有以杜天下倍畔侵陵之習有以率作省成
爲禮法之本則禮嚴于無休法威于不怒而有以神天下潛

移默化之機此所以尊卑有等上下相承體統正而教化行
絲此出也嘗攷成周之隆設官分職體國經野以爲民極以

三百六十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其尊天下有
五禮以古禮祀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

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蓋肅然示天下以不可
易之分也恭天下有五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

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成國刑上愿糾暴蓋肅然示天下
以不可犯之威也然而董正百官以祇勤率循天下以夙夜

不敢康寧追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貶貶其政事而

不敢康寧追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貶貶其政事而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紀綱風俗

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又非徒恃其
具而已當其時吏宜備干城之材將女負貞潔之操下之化

也方易于建泥則在朝可知也而何風俗有弗醇固禮可以
寒省難之大夫王德可以折問鼎之楚子世之衰也猶悍于

委裘則威時可知也而何紀綱有弗振昔人謂太和在成周
宇宙間以此其治本修也迨及後世禮法偏廢雖維持世道

之具且不能守況于其本乎故漢宋諸臣因時之論則不能
堅同者于孝文時以棄禮義捐廉耻而長太息者賈誼也于

神爵中以述舊禮明王道而爲本務者王吉也彼非不知法
制不可疎而頤倦倦于禮也論審勢而稱殷之先罰者非蘇

洵乎疏謹習而比唐之季世者非司馬光乎彼非不知禮文
不可闕而頤倦倦于法也蓋炎漢尚刑名而于禮教易乖宋

盛聲容而于威刑多弛故諸臣就其所不足言之乃矯世之
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雖然此論之提提刑政幾事禮樂者是

古絀其二也而于具爲已廢摘擗爲禮把持爲法者是各用
其一也而于具爲已偏繁如聚訟密如凝脂者是徒有其具

也而于本爲已悖以此而欲挽風會之流回積習之敝而與
成周比烈也惡可得哉我

太祖高皇帝驅除胡孽用夏變夷乾坤闢而載正日月路而重
朗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明政紀興關石而俱生經

緯禮文婉典則而同茂又何其禮法之隆也嘗觀
論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

守法爲難故集爲禮制頒爲定式與夫律令大誥諸書其所
以

以

以

十一朝之治開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

皇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惟

成憲章是遵是率故宮闈有貫魚之序藩輔絕前朝之矯妄

早災則躬步禱之儀致大臣則勤召對之典其修禮者即天

澤之辨不秩于此也陵肆雖貴近必罰權擬雖身居必誅違

左緬甸之覲不以功掩風沙監船之黜不以呢釋其修法者

即雷霆之威不赫于此也立乎治化之紹休

祖烈施美周南直易為耳乃世敦實衰物情滋玩而習尚不少

敬焉者故春秋之法貴理賤尊統界所以定紀綱也今則士

伍辱將帥索方陵有司以宗庶而計親藩以屬吏而傲官長

則陵替甚矣而何以成臂運指隨之勢漢臣之疏俗流失世

敗壞所以傷風俗也今則貪黷與汰奢齊彰謹說與虛聲並

弘風行草履之化放德雖備六合而廉陛之間或墜而不究

思雖備四裔而策教之下或元而不行誠有如

宜傾危者惟乎國是說異者壞乎人心則澆漓甚矣而何以

惟直非有他也亦于實政加之意而已何者禮教之不修非

可易復也臣以為行之莫要于倡夫貪婪傾險至已行也彼

乃甘心無悔者誠見夫張者之得志而惴惴無以自見也

故文巧則主組立升集詭以彙緣自先至恬澹拙訥之人且

退而不敢言息則何行之能修雖然不盡爾也其特立自好

者必有一二人焉廉其質即一舉而風厲之世方輕恬談也

我則必重世方賤拙訥也我則必貴如李牧之立標命射人

無不赴者則孰不回心嚮道以象上指乎此所謂脩教化之

此一段

論上

此一段

此一段

此一段

此一段

此一段

此一段

實政也法度之不飭非可易振也臣以為行之莫要于斷夫
犯分冒上至亡等也彼乃敢行無忌者誠見夫恣睢之徒
先而檢紳者無以自異也故辱監司則解監司之組陵將領
則視將領之秩至賤目語難者且任而莫敢誰何則委卿
不為雖然不盡爾也其裂眦首事者不過三數人焉服其
即一舉而大創之倡亂于行者渠魁必僇訛言動眾者兩觀
必誅如董安于言嵩山深整馬牛不入者則孰不搏心揖志
以奉谷乎此所謂飭法度之實政也蓋嚴母之育貞女也處
有重關出有鳴珮寢有結紱而後修潔之行成焉造父之御
馬也齊轡于轡御正度于胸臆執于掌握而後調良焉禮教
者士人之結結法度者齊民之轡御也是惡可不行之以實
哉抑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彼禮教之不修則

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飭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
表正之源規恢係繫之實率之興禮明法之先而省之教成
法行之後則臣之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本也伏願

陛下下一加勉焉蓋講戴記修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而務實
以求之一玩好曰得無為禮之妨乎一美麗曰得無為禮之
靈乎法始寵戚而沁水之田園必裁威始貂帶而斜封之恩
澤必節雖禮法未備而虛已疎神悅旨承流者漂漂矣振綱
維美風俗下之責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禮有當因必程
其所興者何事禮有當革必裁其所廢者何絲服漏網之誅
而毋俾有不伸之請履履盆之照而毋俾有不自之電將禮
法具舉而萬方輻輳令天子者慈後矣蓋禮教法度之維
天下也猶耳目形體之相攝屬也而必精神以總裁之則率作

此一段

此一段

此一段

此一段

此一段



歷引諸書大較甚詳且占牌雅

卷之八 策類
電之薄飲也而電漢和之用酷吏也而電唐太宗之慎刑也而
電魯傳之以妾為妻也而電漢文之妻妾異等也而電禁何舍
其不待而偏執偶合者以為據此則愚之所不敢信也然則
值電之為災者將曰非我所致而莫之省乎天人一氣也而大
君者又處乎天與人之間呼吸通焉者也君德之和也則天地
之氣感而大和焉其不盡和也而後天地不和之氣應之曰其
關者之謂何與夫應者之謂何則未可卜知也君人所為克謹
天戒者母亦兢兢乎日修其所不足庶幾德之無闕以格天耳
桑林之禱也而曰政不修與民失職與宮室崇崇與苞苴行與
夫昌與彼其躬自省察至不知何以名之求之於此而修焉求
之於彼而修焉此其所為教天之至也子之不待於親也則亦
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何事於天我罪伊何若祗曰吾

何以何者致親之怨而姑易此焉則其時為怨慕者亦淺矣夫高
值大電之為災也則如諸說所稱電災權進野德省刑罰薄稅
飲止名分無一而可弗省也愚竊謂此者之於此而止也申豐
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彼聖人以至德而感天地之和
不使日南無陽陽斗北無伏陰則拜電而無之固有是理如欲
止拜電之策意必君相精乎聖德然後可

雨電對

問者曰天雨電是何祥也予對之曰予不知其為何祥然予知
其為異也曰子何以不知其為何祥而知其為異曰自古之求
其說非一也禮則以為仲夏而行冬令所致也穀梁則以為臣
侵君之象也京房則以為君賦欽也焦贛則以為凌人怠惰也
五行傳則以為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也五行志則以為
寒之罰也蔡邕則以為刑誅繁多之所主也唐五行志則以為
人君信謬殺無罪也此其說非一也考之前代所書雨電則
昭公之四年僖公之二十九年景帝之二年若元封若地節若
永初若和平若延光若永光若晉永和太光大興若唐乾符若
宋熙寧可攷已其他亡論即如文景恭儉宜無以致之熙寧中
河州雨電異甚而其明年河州平番戎授首甚衆說者以為

此克勝之符此又何以稱焉予故曰不知其為何祥也然而何
以知其為異也夫電從天而下也從天而下者有雨有雪有霜
有雪雨吾知其為濡雪吾知其為潤霜吾知其為肅至於不
為雨不為雪不為霜不為電而為電其由則或春或夏或秋無
常時其形則或如葉或如絲或如絮或如金如金者升以至說怪而
不可名狀是不可知者也不可知見以知其為異也然則何必
問其何祥哉毋亦察其身而恐懼焉修省焉而已矣父母之於
子也順則有悅悅不順則有拂子中動乎外有溫有怒有咄咄
有咄咄有提提為人子弟當引咎創艾蒸蒸然憂然以和其
親親和則無不渙然釋者感湯之旱而禱也曰政不節與民失
職與宮室崇崇與女謁盛興與直行與諫夫昌與予以為此六事
者誠以自責即雨電不為災可也然當茲將冬之愆陽夏之伏

陰日月星辰之祥逆山川草木之妖異無不消弭而諸福
物可致之祥非至焉可也若曰以某事致電雷為其事當得其
應此則星史之占卜祝之守子何知焉於是明者曰有是哉士
之談識其大也夫跡而不漏莫如此術矣

經術世務要指對

表宗道 翰林院國史編修

天下緩頰而談經術借箸而畫時務者抑何其紛紛若塵飯
黍羹之無當於用也耶談經術者里則蠅魚訓詁竊影而剽譽
高則穿鑿堂戶町衡一切而稱獨繼畫世務者卑則牽制俗
模稜而觀望高則胸臆隱隱務見奇生事為豪舉夫剽竊俗
干經術模稜牽制于世務也者總之皆所謂尚同者也穿鑿
同者方且自謂中庸庸自謂老成持重尚異者方且謂孔孟不
方且謂禹尹再生而不知於學術世道本無毛髮絲忽之補苴
吾所比之塵飯黍羹無實用者也真非特域外之見懸必然
之書求要指者也夫要指何在乎母公在於不求尚同不求尚
異求鑒上有實用云爾是故風夜而執一中昧爽而明一德則

開中時

無一句
不古無

新

大字

增定皇明倫彙編

十九

論要旨 與謨非虛論也閑闔庭庭無邪思起處亦降無情客則謂非
虛誦也感哀鉞而視身觀悔吝以寡過則褒貶之辭非虛誦豈
係之肯非虛誦也斯窮經之要指也已獨任而自裁養後而淵
收無洋慕博大以惠好雄無毛舉濕求以傷大射與時推移無
滯一術去其太甚無矯枉而過直此或六世務之要指也凡

漢口吻

虛直是

生奈而

精交互更

精

經術

經術

經術

經術又世務之要指也哉嗟夫經術經世務蓋曲學如介甫魯
邦於變孔子小用之六稱治於魯國則經術世務固有要指而
千里者哉昔者稱經術之祖莫過堯舜孔子克舜大用之則萬
一籌莫効之夫豈此夫管晏蕭魏輩補苴一時弊隙方之大道
經術又世務之要指也哉嗟夫經術經世務蓋曲學如介甫魯

言是矣誠通論也誠通論也謹對

卷之八策類

二

經術世務要指

全天敘翰林院國史編修

愚生墨守訓故。詮伏閣。一旦釋與。謀之路升。右文之朝。竊以
經術世務。要指。馬。雖。然。其。六。馬。敢。無。說。而。處。此。蓋。愚。嘗。竊。慨。夫。奇。珍。之。子。時。
口。談。經。弁。組。之。吏。據。營。世。家。自。以。為。證。聖。人。自。以。為。標。榜。則。
豈。不。甚。辨。已。哉。然。而。經。術。惟。真。乃。容。有。以。誤。不。然。者。何。也。夫。三。
不。典。訓。其。書。言。經。經。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是。故。皇。世。
三。帝。帝。代。五。典。重。以。八。索。中。以。九。丘。歲。歷。綿。遠。條。流。絲。維。自。夫。
子。刪。述。而。大。寶。成。權。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刊。四。始。禮。玉。
五。經。春。林。五。例。義。既。極。於。性。情。詞。六。匠。於。文。理。篇。宇。既。峻。吐。納。
自。深。夫。經。術。庸。詎。口。耳。擬。拾。已。者。乎。今。夫。觀。之。家。而。棟。宇。摧。圯。
地。圯。則。必。立。謀。所。以。繕。巧。之。天。下。之。事。之。發。於。論。而。待。人。

增定皇明經義

廿一

理也。何以異於家也。今夫一人之身。而或手足分結。則必立
謀。所以調劑之。天下之人。之羣。分類。聚。聚。疾。苦。而。待。人。以。拯。
也。亦。何。以。異。於。身。也。故。天。主。德。容。勿。何。以。宣。之。民。故。復。璣。何。以。
充。之。外。患。倥。偬。何。以。弭。之。內。瘼。靈。輿。何。以。瘳。之。國。賦。疲。繁。何。以。
充。之。戎。備。弛。頌。何。以。饒。之。天。時。茫。源。何。以。看。之。地。理。延。衣。何。以。
關。之。凡。皆。經。緯。其。宜。整。其。緒。以。不。世。用。焉。固。以。治。吾。之。家。而。
理。吾。之。身。也。故。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則。世。務。之。所。責。成。於。吾。
儒。之。身。以。為。分。內。事。者。何。多。端。也。今。天。下。六。籍。之。教。布。在。學。官。
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中。天。夫。博。士。家。自。掌。子。總。辨。伏。而。讀。之。彼。
而。著。首。一。編。而。茫。乎。莫。知。其。要。領。者。有。之。彼。其。視。經。術。也。茲。不。
過。科。目。之。嚆。矢。云。爾。也。士。平。居。抵。掌。扼。腕。見。謂。子。民。物。纖。鉅。
立。辨。當。其。受。事。服。之。往。往。不。酬。五。夫。六。養。交。安。祿。之。志。意。而。

其真源漱其芳潤神識於精柏之外而冥會於簡書之前譬之探珠赤水不待之耳目河之罔象也斯經術精焉耳所貴為通

於世務也泰然而肥瘠之乎夫所貴為明經術者將目飲其真源漱其芳潤神識於精柏之外而冥會於簡書之前譬之探珠赤水不待之耳目河之罔象也斯經術精焉耳所貴為通世務者二將以遠無言仿從福氓伍助勤乎非常之原而蘊崇乎可久之業望之也下年千彼御道幾十九年而迎刃也斯世務周焉耳是故為經術者無若輕重句而重立身使夫抱遺編而事垂焉者因文見道而修身繕性不在詞章帖括之後也則經術之要也為世務計無若虛聲而崇實績使夫秉鈞衡而操最端本澄源而撲流淵不為藻績夸誕所掩也則世務之要也嗟夫格言懿訓所以蓄德非以市榮析圭儋爵所以經世非以肥身志士達人固宜不以彼而易此今主上方統一聖真經核名實蓋以明示天下以的美學術事功

卷之八

廿二

為形彬婉古者也然而術此則善則善用經術尤其要焉蓋三介甫之言曰經術所以經世務未始非其論也而新法之揭則介甫之所以治經術者未必盡聖賢之意變而以施之世務無怪其謬戾爭利而一貳象詭正竟世務不習則天下無善治經術不精則天下無善儒夫欲使世儒出而善治與也其亦無以經術為科目之嚆矢而以世務為本義人之肥瘠也哉

崇正辭序

江蘇翰林院大學士

昔者聖人必華夷之辨蓋其謹焉書言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力夏外夷其為斯世防也至矣然其所謂夷者皆處中國近境時或侵軼以害吾民之生未至入吾域中為斯人心術之害也至戰國時邪說紛紜然所為說者其人固中國之人也其說雖未合於正而猶不至悖逆天常滅絕人理如佛氏之甚焉如楊氏為我墨氏無愛其幼室直無父無君哉孟子斥之盡其流弊言之耳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棄其天性之親而自謂出家則真無父矣蔑其無所逃之君而自謂出世則真無君矣無父無君非臣非子將自絕人道矣甚至反陰陽之常絕生育之理忘其身之所從來而開其氣之所由續噫嘻然墮然之間而無蠢然者禪續以生生則人類絕也久矣天地尚得為天地哉萬無是理也雖然彼猶道其所道於其所生印度國中太中國萬餘里勢不能以相及也奈何後世主中國者無故自決其內外之防引絕域南夷之我華夏變吾人從其俗習其法記其鬼誦其書而或若又從而推演張大之以亂吾中國聖人之教上及天中設世主下過生人世無古今地無遠近人無智愚莫不恬而受之以為當然利而慕之觀其必得貴而飾之其教輕義重利日為從俗日眾論說日巧滋蔓至于今日殆將與天地相為始終而無窮其為中國民心之害豈止如詩書所稱春秋所書孟子所闢者而已哉自有佛氏千有餘年其間豪傑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若傅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其論可謂明白而深切矣然皆舉其大綱擯其大凡細微旁曲之處容有未盡焉者彼猶或得以隱遁掩飾也惟有

以上諸致堂胡明仲先生崇正辨一書凡為卷三為條二百九十有九
端之害因循仁賢之所論按其事而判之隨所言而折之根定條析
此方就瑣細不遺一本諸理之所有以證其事之必無理直而氣壯
致堂上嚴而意周彼夫誕幻不經之邪見茫昧無稽之虛言一切破
說未無餘矣非獨儒者然於心目之間使為其徒者讀之彼亦人
耳天理之在人者固未嘗泯誰其沉溺深固口或肆然以辯
而其心亦將帖然以服矣嗟乎夷狄之為中國害也久矣彼肆
此以夷和說可堪矣胡明仲言以請行鬼教以初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
和說此夷狄之害也胡明仲言以請行鬼教以初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
夷狄之害也胡明仲言以請行鬼教以初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
人尤勝

我貨財致吾中國自天地開闢以來百王之法萬世之道為所
明倫彙編卷之八序類
此以夷和說可堪矣胡明仲言以請行鬼教以初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
夷狄之害也胡明仲言以請行鬼教以初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
人尤勝

此以夷和說可堪矣胡明仲言以請行鬼教以初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
夷狄之害也胡明仲言以請行鬼教以初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
人尤勝

此以夷和說可堪矣胡明仲言以請行鬼教以初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
夷狄之害也胡明仲言以請行鬼教以初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
人尤勝

陸賈新語序

陸賈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又即散所奏七畧中
序六藝為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
六經之中流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
要亦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
予讀其書信因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太
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尚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
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賈曰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
論及本法不變卒滅趙氏知德秦以拜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
對山極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及古成敗之因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
要旨不越遷數言于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嚴而明可指矣
然遷尚其家談喜縱橫而指其因辨士乃知知重儒術既列其書
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為優於賈遷建通章實亦有以自致之
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遷取
山前指賈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諸士豈足及此要之
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已
見文儒其說而致然於若其所以使而明訓和平勃以平諸呂自
不流如為大有功子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推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
三代法時射利賈有採芝綿葛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
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放文景肅清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
若今日先儒所論賈證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
文字合是道環渾融樞遷謂其每奏一為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

廿六

廿七

刻貞觀政要序

趙吉大士

蓋求治莫如修政修政莫如憲古今天御者視故轍而趨之則
驅策簡而取道疾賢之能疆弱生死也多得諸禁方者夫古英
君詎辟所為政嘉蹟驗之當世而傳之來禩斯亦為治者之
故轍葉方已隆古之槐蕩母論三代以還號一時治安瞻多人
口者無如唐貞觀之際彼其兇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守
井稱事草萊樂業外閭不掩園土為虐齊民歲增開土日廣寧
老之君升服之夷莫不內育稟朔迴而受吏跡其致理之盛蓋
亦跨踰炎劉軼軼霄煙煌乎異世一時已夷改當年則
文皇以銳志勵精劬勞日最於上王魏房杜諸臣以箴闕承遺
鴻謨蓋誠於下斥澆漓之替說肅仁義之謹論博思容詠從諫
諫諍一時忠智之士咸得發憤吐哺於前罷不急損無用輕徑

卷之八序類

大

賦以佐元元之急內外無倖曲之私文罔無刻深之令吏有
職循理之風兵有居正取輕之勢諸凡典章明器品式周備
不可為後世法程雖其所由來方之二帝三皇不能無憾然
政事之美亦有足多者焉是以史臣具錄撮其大畧為貞觀
錄更如千卷至於宣宗書之屏風行其什五尚足以中興唐祚
號小太宗彙令繼體守常之嗣康龍章之詩軫爾祖之念其道
不為其政不改則唐之天下即至今存何不可焉嗟乎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也今
聖天子方上成五下登三游意道德之塗坐致熙皞之效然苟
以寓省觀備斟酌為萬幾之助也則是書也亦或其有取云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殷士傑大士

文苑英華者唐文之總萃也其編收肇梁陳賦惟唐最多故稱
唐馬夫六經至文無論已先秦之文奇以譚西京之文古以厚
六代之文麗以靡文至乎尚麗而簡矣夫唐也猶有六代之遺
焉故范曄也麗非文之精也然而文之所以不廢也先秦得
之以文其奇西京得之以文其厚即經以通法勝乃其辭亦賦
賦馬夫文胡能廢麗也唐人惟以麗為麗故其文蔚爾有能味
於經以粹其旨考度於先秦而京以範其裁而咀華於曹以
一代之蓋其藻斯不亦至文哉夫苑畧嘗不為文籍顧所用苑者何如
耳蓋吾始而津津乎文選也曰龍矣其文之異宋乎已去而為
左氏司馬曰善哉淵淵乎其來進乎詞矣焉用選已去而為孟
氏曰大矣哉文以道輝其聖於文乎左氏司馬猶隸之也已參
而伍焉浸乎又有解馬曰嘻一革一木安所非天地之文哉不
然意章文武者彼胡然無常師也但辭家自相如來近代遞承
彼亦自出一家裁猥云藻說無當於道而救帚視之意亦非參
兩之規與乃復有宋乎選也且及苑焉苑故若繼選而綴其財
擇不逮選然博綜過之微選不微漢微苑不微唐況唐自以詩
妙千古亦有起八代之衰者獨奈何廢苑也苑本舊稱藏御府
掌中秘者時或繕寫傳民間顧其帙浩汗安得家錄而傳之余
感夫好古之士或購其書不得靡所資多聞愛重鐫之以布於
世云夫亦為文籍也非以範文也

本朝列卿年表序

馬象乾大學

法馬起評

自古開國執有如一我 國朝熙洽承平之久者哉雖夫亮生
明聖相承平蓋亦輔理茂焉以余所親記諸卿佐負蓋抱能亮
工展米爛馬稱碩者如繁星雲理則楊文貞楊文敏楊文定銓
政則蹇忠定掌計則夏忠靖典禮則胡忠安典兵則鄭忠肅于
肅愍劉忠宣典刑則何文肅典工則宋永寧御史大夫則劉文
成陳傳敏廷尉則楊康簡司成則宋文恪李忠文學士則宋文
憲王文節此其人皆聲實鴻鉅為國揚休庶幾哉與聞大散宜
生等爭烈矣至若張昌黎沈華亭之為納言黃分宜蔣宜興之
為奉常郭萬安王寧陽之為京兆尹郝蔚能李春艾福之為
光祿翁銘或希文之為太僕亦靡不久於其官而職稱焉它如
致定禍亂則有韓襄毅王文成戚懷戎狄則有王威寧彭長沙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八序類

卅

撫集流移則有白南宮項亮善原陽城治河則有徐武功督儲
有張安平周文襄雖因職效敵施各不同要皆以實著於社
稷方聲洽乎來茲余每考覽記志未嘗不忻然塵穢之想也
後所自則

論標原之

為帝推崇儒術士不在六經之科習孔氏道者勿使進設官
分職又作周漢唐而酌之使綱維相紐軒輊互操賢者得展其
計猷而奸究無所恣其繁毒肆茲二百年來賢哲迭起鮮曠官
之誅士固自濯濯非由法制宜也而或者猶憾於金夫壬人亦
時錯出其間則繁繁三族何損亮治獨謂士受學患不通仕籍
自効通籍矣患不得任鉅既已昂然列在卿佐譬之登高而招
乘風而呼矣乃猶戎馬無所稱述於彼何自負哉何自負哉夫
考古固可鏡今而世遠或以玩焉至近世事耳目所熟跡其

一字

得孰失孰孰孰不孰孰不孰孰自易乎余故台以官本其後先
於篇要之 矣 憲以往諒諒乎感哉其風至今可想見云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八序類

卅

刊五經白文序

何洛文 宗伯學

聖人之有五經。循天地之有日月。均以開辟蒙而萬古不可磨。
 者也。自秦六籍。漢人始有專經之學。人各守其師說。堅不相下。
 而註疏益紛。然樸出使人清於異同。莫適通。繹其旨。學者病焉。
 故有謂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解經。而經絕者。是無裨於日月。
 之明。而反塞之也。可憐哉。近有求諸古子。傳註既出。始一洗。
 漢儒之陋。而粹於以正。索然以明。可謂有功於絕學者矣。顧惟。
 聖人之精蘊。盡其隨我以。眠不得。而寄諸經。其去忘言之秘。
 已有間矣。而復假傳註以。滋之繁。繼譬之形。象者。流既依。形以。
 宵像。復放像。以繪神。雖其超。怡神。離其本。真。不漸遠乎。斯。
 又其不得已焉耳。執一經者。陋。泥傳註者。繁。不若融會經文。一。
 印証於心者。之為要也。茲某氏彙征五經本文。成請予序之。予。

卷之八序類

廿一

其意與予合。為之言曰。五經者。非他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
 即天地之心。古今所同者也。故易不過道吾心之特。禮樂不過。
 道吾心之序。與和。使人各得其心之自。則天地常位。萬物。
 育。五經何以無作。而頗有不然者。是以聖人筆之於書。俾反。
 求而自得之。蓋非有意於立言。而不得不作也。如此學者。果能。
 明。探作者之意。於千載之上。真見吾之心。與天地聖人之心。較。
 若符契。其視五經。真不啻我註脚。然者。奚暇役於傳註。為哉。
 何也。其理自外入。由內出也。何限也。矧望其究心。言意之外。豈。
 可得耶。嗚呼。世豈皆崇訓詁。而遺領畧者。第心之本體。未。榮。
 謂。啟牖。撤。蔽。令傳註不可而不知。靜以體驗。居以觀理。則求之。
 五經。足矣。永什。理順之趣。豈顧不在此而在彼也。且以七十。
 子之英敏。孔子猶示無言之警。迺知多言足以離道。大賢以上。

前所說。止病之矣。然則今之治經者。奈何。其多岐也。昔大司馬桓公曰。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有已往矣。然則公之所。謂者。古人之。
 指。爾已予。懼夫人之。精。相。六經也。故為序。其意如此。若夫師心。
 自用。於經有所不通。而腹見決裂。以為奇者。又非善治經者也。

卷之八序類

廿一

帝鑑圖說後序

王希烈

公元輔少師張公既輯

帝鑑圖說

御刻其副以傳開示烈使叙諸後烈嘗考載籍究觀古大臣之
其則歎公之所為慮至遠也自昔嗣德守文之主莫盛于商周
商周之臣左右啓沃其者者在訓誥保衡當嗣王之初稱引
烈陳陳風德之戒甚悉八年而終公以明勗秉道勞逸脩短
之戒益加嚴焉其大指可觀已雖養之道與匡救其輔養之於
中年與鼎盛之年異人主至有佚德然後忠諫且鯁之士相與
隨而爭之其轉移之甚難而用力甚倍輔養之道當止邪於未
形起善於微眇故漸漬日益而從之也輕夫人少而習之長而
安焉及其安也驟而告語未可卒禁而方其習也則取舍未定

增定皇明御課

廿四

忠意常虛未定故可進而趨虛故可乘而入之為賢聖非難
也語曰少成若性途之人皆然何況人主哉蓋顯諍默移機有
深淺先入後戒施有逆順格心政事效有微情故曰異商周之
大臣辨於是矣公以顧命元輔受
上登荷贊美密勿慈章夙夜君常持議與官保呂公言
國家大體必以輔養君德為急其繪圖陳說皆意所指授手所
疏列精思極慮而后成之時時被顧問賢所展及
聖哲之際未嘗不反覆誦之也至履亡已事未嘗不憤慨為
上深陳之也斯已勤矣
上以英妙之齡神智天授即商周令王不足伴公輔養得其道
久及其時積之以精誠而發之乎忠懇蓋信在未諫誨在不土
而海宇蒙福

增定皇明御課
卷之八序類

社稷賴之即商周大臣不能過是圖說也即訓誥之義何以殊
焉於戲使臺士大夫知今日所亟在君德不在故事一切若
談說而除文苛知公輔養之深意益務勵翼以佐下風人人各
舉其職則
主必益聖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亦公刻以傳之意也
圖說大指具公所進疏及大宗伯陸公叙中故不著著之心如
此

增定皇明御課

廿五

太祖御筆叙

申特行少師左柱國

臣等竊聞之周頃曰念茲皇祖是以弘聖天冰丹書大訓陳春
秋而優者存何者手澤存焉而況宸章妙墨出於親歷者乎
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聖文並高千古其御製文集彙懸川布實
寓臣庶固已家傳而人誦之矣乃若手書諸草秘閣所藏臣

等備員密勿始得伏觀千百之什一蓋為御批勅諭及詩文
七十六道朱墨點畫炳朗如新恭捧而玩之相顧服夫

高皇帝躬擐甲冑以定天下乃嘗有意觚翰之業與墨士名流
相尚哉乃筆以神行法由心運燦焉而星辰垂絢焉而雲霞流

森焉而河嶽列詎非大聖多能所謂天授非人力者乎當是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勦代言者筆豈其無人乃一廢片楮不憚

卷之八序類

世七

則星辰雲霞河嶽昭著森列而於穆不已因以見天地之心
故實而藏之不啻天冰以璧儀而式之不讓大訓冊書
皇上神聖同符
皇祖而萬幾之暇垂而篇翰竊意紹庭陟降無以易此是用
法宮清燕誠置諸座右時披揮焉儻亦周頌念茲
之義乎臣等拜手昌言敬附於末簡

重刻周禮序

劉元震 注

上書皇王以探遠古恭隆禮義可謂而觀矣夫夫網紀
則代異世殊厥緒漸微可謂而感於延陵稱象河間
則周禮而慨焉曰嗟乎此聖人之時也夫乘運而推後者天之
經也隨時而變易者聖人之則也因勢而順成者治之極也是故
結繩之理可紀於後人之朝聖象之形可空乎有虞之圖蓋聖
人遠矣迨夫世變風移舊章並起染深緇素勢迅江河是以達
觀者興思遠取者更化汚隆文質日異而月不同也至於有周
承二代之紀盡損益之宜分設經禮樂若日星觀夫周禮所載
上之宗廟朝廷下之鄉遂比閭內之宮室贊御外之緩急要荒
大之典則法柄小之文物聲名秩秩紛紛煌煌炳炳二帝三皇
之法無弗備矣噫斯周公之道也無已文乎順時因勢之理也

卷之八序類

廿六

說周禮也夫數起於一然數數相乘而一不能下益也也資於素
也相成而素不能不文也音和於宮然聲聲相和而宮不
能不旋也致之極也夏之尚忠也忠不能不敬矣殷之尚敬
也敬不得不文矣是故周禮之經也色之備也禮之大成
也備哉制也蔑有以尚矣少至異世之後網罟論數統紀廢弛
王國推器侯邦去籍干羽聲詩為文奸之具棟棟散家資飾
之媒王道之不行也文之弊矣然而孔子曰加加乎文哉吾從
周蓋嘆周禮之不行而先述之文遠也遂至道阻東周願垂
俯仰斯世思極頻流乃始準周禮之法作為春秋垂教萬世是
故春秋所褒周禮之所賞也春秋所貶周禮之所罰也邦國商
夏之辨名物器數之等炳然方冊王制大明然後周公之禮
而不廢斯孔子所以行周公之道乎統而論之周公之時是也

論春秋
禮之有
致

萬物生則其近極于文明孔子之時秋也萬物盛則其
主於裁制帝王之治非周禮不行周禮之行非春秋不又夫
聖人乘時拯世之獻乎因斯而談明於春秋之義而後達於周
禮之經彰彰明也借如新周外如王蘇拯之獲麟理無救實
欲索版冊之遺存柄鑒之跡施而不行流弊無已足猶操馬
之藥而合為拊之書不已左乎洪惟
聖朝宋百王之統隋列代之規因革損益與時宜之要其大略
周官是準固已發輝三五方軌雍熙矣然周禮之書不列於
官而博士儒生朝夕誦習顧反覆於春秋豈其右載筆之實紀
而左懸象之宏摹乎蓋周禮以經常春秋以體變用其常於朝
廷而存其變於載藉是故六典建官施周禮之實也麟經立教
防周禮之弊也自有書之後至今日始行矣簡帙繁費便覽

卷之八序類

廿九

觀爰訂遺文綴之壽梓俾天下學士大夫稽聖緒之所由考大
猷之聖雖不亦盛乎至於冬官之遺書其文別而
為冊以至康成存考之遺說其書母俟
序言矣謹序

御製重刻資治鑑綱目序

李廷機

朕聞人無以水繁當以民鑒夫欲原本治忽根極與亡無異

之術審是非之權千以存法成決趨舍昭若發矇則合監古無
錄已是以自昔英君聖辟勵精化理厝意太平靡不考信史籍
折衷異代極目乎古今之同游心乎得失之林博涉遠搜不遺
餘覽焉何者臨明鏡而照者無隱形望前車而趨者無易軌已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唐宗有言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朕嘗
三復斯言遐想貞觀之盛鑑古之效可見於斯蓋自仲尼因魯
史修春秋美刺褒貶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商是以降史述不乏
然皆言因世立文以事成秉載之蹟徒存衮鉞之義未著汴乎
宋儒朱熹通取司馬光所輯資治通鑑著為綱目一書綱以揭
義目以彙事始周威烈迄唐五代上下一千六百六十三年間

中

所以勤矣今取而觀之表年首事易稽也此事合類易悉也頭

微開易明也軌跡別白易遵也彼固卑司馬而繼獲麟作一
代之元龜為萬世之準右藉令有天下者時實一帙不忘省覽
其於治忽興亡臧否是非之際如別黑白如數一二創懲於其
所刺譏而襲迹於其所贊賞與治同道主善為師則可以坐登
三五之隆永絕叔季之患朕嘉與天下來世共臻斯路特重刊
焉

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鄧宗齡

朕觀前代帝王雖德昭上聖治臻泰隆而猶採摭故實不廢綱
典者匪以侈觀也則勸戒資焉耳朕以冲齡嗣執皇序日御經
筵典學紆然考信六藝之指究其要眇矣其於宋儒朱熹資治
通鑑綱目時披覽焉誠以明鏡所以察形古訓所以資理苟非
體訪春秋目導左氏採實文而分其流離嫩惡而要其指其法
嚴而正其事精而核其詞典而確歲序昭明統紀盡一綱舉目
悉莫不臚列誠六藝之關鍵而法成之箴規也夫懲昭之主不
忘盤盂執統之君猶勸几杖彼於小物且兢兢焉矧如是書事
載君相炳如日星指存懲勸辨如白黑者乎朕每覽其芳規為
之通然動容竊獨徃而亟慕之及觀覆轍相尋之迹未始不嘉

卷之八序類

四三

然深懼怵怵乎其戒之也是用重梓以便觀覽比於盤盂几杖
之義且欲三事大夫鑑於臣紀靖恭爾度以稱朕意焉

此篇之
論文章
之體
與
世之
名
世之
名
世之
名

此篇之
論文章
之體
與
世之
名
世之
名

此篇之
論文章
之體
與
世之
名
世之
名

此篇之
論文章
之體
與
世之
名
世之
名

劉文章辨體序

袁宗道

蓋古所謂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其惟文章乎故後漢於經
馬基造於墳索此語文章之始也摘藻則天壤為先抒情則
陵生韻此語文章之用也而未及其體今夫治室者廟與寢異
寢以室異而廟寢室之中猶與寢異節與稅異彼各有體焉梓
人固不得匠意而運也而矧夫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
手吾姑置庖犧以前弗論論文章較著者則莫如詩書乃騷賦
樂府古歌行近體之類則源於詩詔檄牋疏狀志之類則源於
書源於詩者不得類書源於書者不得類詩此猶廟之異寢寢
之異室其體相離尚易辨也至於騷賦不得類樂府歌行不得
類近體詔不得類檄牋不得類疏狀不得類志此猶廟之異寢
稅之異節也其體相離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諸體之中專

早殊分諸後殊前明野殊態通殊用疏數煩簡殊宜此猶懷
桶節稅之因時脩短狹廣也其體最相近最易失真不可不辨
也故夫不深惟其體而以臆為之則漁父卜居之精遠阿房赤
壁之闊奇見為失騷賦體落霞孤鶩之篇見為傷俳黃鶴白雲
之句見為似古而況夫他之模倣者乎今天下人握夜光家抱
連城類憚於結撰傳景慨鳴自鑒一堂環云獨喻千古全恰津
筏恨云憑陵百代而古人體裁一切弁髦而不知破規非員削
矩非方即令沉思出寰宇之外醜態在象數之先終屬師心愈
遠本色矣則吳公文章辨體之刻也烏可以已哉抑不佞聞之
胡寬營新豐至鷄犬各識其家而終非真新豐也優人效孫叔
敖抵掌驚楚王而終非真叔敖也豈非拘形似而失直境泥皮
相而遺神情者乎茲集所編言人人殊莫不有古人不可運賦

此篇之
論文章
之體
與
世之
名
世之
名

之精神在豈徒具體者後之人有能紹明作者之意修古人
體而務自發其精神勿離勿合且近且遠庶幾深於文體而
亦雅不悖輯者本旨是在來者矣編起古歌詠至祭文凡五十
卷外集起連珠至詩曲共五卷

卷之八序類

四五

刻文章辨體序

舒弘志 撰

人於世結繩遠績其辭世有其人大都銳意於世者其辭必自
 而奮其言者無當於言日出曼衍窮年其為物也屢遷即巧歷
 不能得操觚者溺其說矣余竊悲古今才士放言繁辭多錯出
 不雅馴總之不雅馴者近是夫庖犧之前吾不知已唐虞以後
 炎炎哉始基之矣渾考其在樸手施及成周離醇散朴春秋以
 降雕龍炙轂相與鞭弭於中原角材以圖不朽之業援臂而談
 千古盛事然風愈下而趨愈變其體益入於淫哇模範未
 得國能而失其故步蓋其體始未嘗不善後乃陵夷失其辨也
 嗟乎元化鼓氣吹萬不同而各有其形兩儀之清寧立夷而川
 實飛走形色以迄於肖翹蠕動其體昭昭又何辨也不寧惟是
 匠伯之斲輪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樂官之明音也曲直繁春

無相奪也物類之體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故商之木景
 王之鍾非不鳴然大著然匠伯樂官無取焉非其體也故泛濫
 其辭者是危短續之而長也徑省其辭者是能長斷之而短也
 此皆不明其體而游累之外猶天地四方易位而終為匠伯樂
 官噓也不亦謬乎嗚呼自三代以迄於今濫觴滋甚若東注之
 河時能挽之其氣蕭然若備渾渾之氣沒世不復振誰能起之其
 體月異而歲不同恢嵬詭誕倏忽萬變不可名狀吾不知其所
 紀極也卑卑下里之士刻書無益以炫奇猶且嘆古人之末上
 忘已事之獨拙享微帶以千金計數音於九皇重而投簡終身
 作之而於體乎未窺其朕也經國之業其將能乎明德披三
 王之冠載軼五帝而長驅而潤色鴻業者稍弟西京吳氏乃述

陶唐以來迄我明文之爾雅有凡五十五卷名曰辨體即分錄
 惟才卓
 識博學
 老詞詞
 我文中
 之太

以類聚是書之編蓋其教善焉凡類述作者之旨示本也始
 三代志感世也祖先秦以及於六朝而下不以巴人期期而腐
 之以廣教也若歌謠訓誥移檄箋奏箴記贊頌碑銘誌冊成識
 之士和言利而上下數千體體若臚列騷雅之士和言利之變
 而罕然有常於繁林之舞紹明六藝之法繼經國之大業意在
 斯乎意在斯乎然予小子猶有進焉文之體有涯而用之也無
 涯有涯者可解無涯者將有乎書策乎抑在其人也夫孫吳之
 法圯地術地介胄士類能言之而或勝或否賢和虛而禁方人
 人能知之而不得其要妙余思士之明於體而闕於用也因具
 論之俾無守拘繫之議而務當於古之作者故作辨體序

此言新
 格義
 應前
 百又早
 頭正進
 一止

增定明倫彙編 卷之八序類 四七

刻文章辨體序

彭煒 翰林檢討

蓋成化間海陵吳文恪公訥彙編古今文章備諸體製命曰文章辨體以釋來學云與自書契以來培索而降太火以紀行事裨官以攬瑣論問巷以寓性情鉛槧之家操其機緘蓋詰之士矢其謨慮孤憤之夫宣其湮抑押闕之雄鼓其類吻靡不技藝敷英競號文家彪炳宇宙即異學曲說百承厄言亦往往能實洩其性靈發抒其情素道其所獨得鳴其所不平雖其高下因時而遷因人簡繁迄今無慮克棟廼其體裁亦代有異同人有制撰矣經生學士嗜觀未徧即有規摹吳夢騷取風雲之手體之弗辨亦惡能方駕古人也文恪公師友百世堂皇載籍獨探奇抉隱探遺補亡迦古誼歌述於銘誄上下數千百獲間區分類析昭若發矇呈玄珠於衆罔樹赤幟於詞壇嘉惠則誠遠哉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八序類

顧文章經國大猷列之不朽有一體之體有衆體之體孟陶者尚列治者尚範師心無體焉川文之傳令捧心效顰旬耶郭彼且惡知休之辨也朝廷之文嚴以重郊廟之文莊以翼軍旅之文雄以備一體之體也數奏以成以勝叔事以約暢勝紀載以該核勝美刺以微中勝是製賦之體也以此思辨則幾矣乃若篇章簡綽句字短長官羽變換體也豈所以體哉夫梓慶非先有成鑑也象材而傳之已耳苟唾拾武跡餘慕則裝殫志也者幾希是刻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曹文獻公元侍

夫十三經之在於世也若日星麗天亘清亘也學者載籍極博總之考信於是書矣數千百年間家藏人習盡誦有吟髻齒而受之至於皓首猶不能釋去迺所繇瞻感啓矚辨文晰義賅厥室與窮其指歸見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亦有註疏在焉蓋漢以來諸儒麻列林立無慮百家經術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當時秉孤憤抗思慮磨礱歲月窮殫心力然後成一家之言斯已勤矣而所持論駕說往往師門所授縉紳長老之所傳聞雖晦鮮舛駁亦時有之要以發明聖學澤於道德者多也自談者曰漢儒窮經而經絕至以訓詁支離烈於熅煇仇意之士挾陵蹴解脫之私見規為糟粕芻狗猥以不誦絕之不知陟岱岳者先東山涉滄溟者先震澤以彼敷前言明詔來禩固亦經術之東山震澤已哲士通儒第窮其書論其意毋膠母泥時獨得於夏註之外攝心而從古人何不可者今曾未得魚而筌之棄曾未得兔而蹄之遺扶瑕摘棄掩其弘美往哲羽翼之功幾不存於世矣或曰自考亭氏折衷群言講若畫一學士受成不啻功令譬之日月出江河行而燭火桔槔亦可以廢矣語曰雖有絲麻無棄剝管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夫包并總統千載之述作羅給旁午百氏之異同兼傳並載今學者擇可而從時顯示兒隨其自取不亦可乎故重刻之亦扶進微學廣道也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八序類

四九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林承芳 國史編修

余前歲歲極之十二年大司成臣某上疏曰士所貴通經學古維十三經註疏故未鑄於學官士或不得考覽非所以尊經右文

鑄之大學斯亦明經造士之助制曰可於是下大司空給資授錫如所請既訖工命臣某序其端臣謹拜手序曰夫士惟上意所得則竭蹶而趨之茲上不以經術望士哉古者士得觀於全經之難也然猶款關而請編蒲而識廼今得坐而卒業焉士所不象上之指專精趨學者非夫也天下自茲彬彬多經術之士矣然國家以宋儒傳註取士今舍而取於漢者何也夫宋固據乎漢者也博而後知宋之源也自漢儒傳訓詁宋儒因而釋其義夫義主理理吾心所固有者也即徵宋儒吾得而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八序類 五十

以心運之也訓詁非得焉則譬之胡越之人聽中國之言語徒眩其目相視而不相通也微漢儒為之譯宋亦安所釋其義哉且也儒者之不能盡窺聖人之奧義將使人膠其說而不復深探聖人之旨則不若第傳其訓詁人人得自以心而通聖人之意可也漢之去聖人也未遠其說猶或有所受顧安得執宋之說以廢漢夫聖人之意不能畢窺則盡其說經者而存之以待後之聖人聖人之經有時乎明也斯固皇上加惠庶士之意也然則士宜何如致力哉臣觀漢初諸臣引為經說多離而少合然往往能樹俊偉之業迄今可稱闢廷其後析精微曾不親其勛伐云豈所謂窮經致用者非耶則以我用經與以經博我者異也繼自今治是書者能優游自得味道之腴則大善即不然如古所稱治官造民昆骨騰節稱其好

經度幾哉猶可以無愧然若由學阿世自矜稽古之徒其使人謂十三經掃地則一上意謂何臣不佞願與學士大夫共勉焉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八序類

唐文獻
收元節

先賢詞林之榮方括列典故之所由作何等次第

蓋迥乎茂以加已乃其任既大且重則所以酬主上之知服中外之望者亦豈可漫焉而不加之意乎是故自職掌以及儀節莫不有典常之法在焉顧閱時既久不無舛謬

跌整之虞緣是自守者或失則亢趨時者或失則諛俾詞林之

天子之所託重而恃力。群工之所尊崇而仰慕者。自斯職而下。蓋迥乎蔑以加已。乃其任既大。且重。則所以酬主上之知。服中外之望者。亦豈可漫焉而不加之意乎。是故自職掌以及儀節。莫不有典常之法在焉。顧閱時既久。不無舛謬。蹶蹶之虞。緣是自守者。或失則亢。趨時者。或失則諛。俾詞林之大體。日消月易。以漸渝其初度。是以司是職者。不能愬然於心也。於是摘本朝以來之故事。揭其可法可傳者。彙為一編。命

五二

曰詞林典故。余捧而讀之。則見其有關於職掌者。自經筵至出使。凡十二事。有關於儀節者。自授任至交際。凡十事。下至庶吉士館規。無不詳記而備錄焉。余讀既竟。乃撫掌大快曰。噫嘻。斯真詞林之菁華而本朝之鑑鑑。與將授之梓人而余為序以志其所未焉。抑余聞之。國家之設官分職。人臣之析圭脩爵者。自公卿而下。至於百執事咸蒸蒸風夜匪懈。思欲展一長據一技以自效於

明聖之前故。日夕焦勞。一追暇逸。其閒語品秩之最清。機務之最要者。率歸之詞林。詞林諸臣。方優焉游焉。恭重於廊廟。蓄才於中。秘以待公輔之任。是主上之所以待士者。其意良重。而諸士之遭遇其機。亦良不偶。然矣。懷亦。

教譯學
司馬公
陳院一
名記

縉策。厥勛。俾德業振。當時風聲流。後世不惟增光。前詔而哭。日者。且將與此書相垂不朽矣。假令溺志鉛華。流連光景。養高持祿。而畧無所表樹乎。即揆藻摘菁。亦何補於杜稷之重。輕而國家優寵之意。其奚以稱焉。余因序書之後。而僭為之說。俾同志者。勗之勿視典故之刺。為聲疵云。

五

新刻詞林典故序

舒弘志 探花編

夫從政者必擇今典而行之。官是以能。其業士無越俎。政無離。乃能用典也。明與初制。疏爵諸司。世世視成。事按職。展來無相。渝唯茲承明著作之林。握三寸管。以事主上。雍容經術。薄領文符。文皇帝以來。選諸詞臣。入禁中。與上圖議政事。輔翼佐命之臣。皆由是起。職任視諸曹。極簡易而最巨。列聖假寵詞臣。會朝者。雖介然秩曹郎位。而夷於九列。三事以上。長揖無少遜。體貌視諸曹。至貴。而最尊。尸局者。習見其簡易。日虞於湛樂。不復知有一切職司。簡貴之士。僥起家而居諸司右。自鉅甚張。謂他曹孰與我大夫已事。故然。又何異也。二百餘模。時移勢易。故籍多所變更。東觀諸臣。卒無常經。其誰適從。一彼一此。有量有省。人各有留。而逸於典制之外。錯

增定皇明館課

五

卷之八序類

五五

惟不票於一夫。文墨小吏。斤斤矜故。膠引繩墨。猶思不給。况詞臣。臺筆侍從。倘不明於故。而習於事。將拔戟命。廢職重為詞林。其弊為一編。書曰。詞林典故。其職始講。延而迄於為使其儀始。受任於開館。職守冠以勸。講明起沃也。次編摩示大業也。又次試士重舉善也。記注保直以下。其事殊矣。其係職任一也。即任及朝燕諸儀。彬彬乎詳而有體也。交際服從。及庶常諸儀。昭文章明等例。焦焦乎辨也。後來者即未狎其政。一視諸故府。展四體以脩業。可以幸無罪。其未職以稱上意。其飾節以謹事。先進而交他曹之薦。細大夫諸詞臣。以守之。侍上則忠敬。事先進則順。遇諸司以禮。典故足徵也。自今以往。所不唯循索是循。而或有二事者。則籍在史局。其可

說典故
井非有
修或書
不待備
閱已任
日中矣

乎。夫行師。老中。推後勁。前。某。慮。無。奉。其。典。禮。則。師。以。無。備。人。循。畔。行。無。越。思。則。穡。事。有。成。能。用。典。者。其。效。固。若。是。嗚。呼。家。之。禮。詞。臣。有。加。於。諸。司。當。二。祖。時。諸。詞。臣。獲。賜。清。燕。之。寬。和。之。色。時。時。在。上。前。稱。說。詩。書。論。思。廣。廈。細。旃。今。虎。觀。詞。臣。談。經。術。習。為。事。不。敢。甚。引。當。否。起。居。編。纂。之。臣。亦。惟。紀。詔。諭。及。六。尚。書。故。牘。而已。於。左。右。史。書。言。動。之。事。何。有。焉。典。故。所。載。其。大。者。無。論。講。經。一。起。居。徒。備。其。職。無。當。於。縣。官。詞。臣。幾。乎。懸。矣。其。大。而。多。言。其。細。典。將。焉。用。之。善。用。典。者。固。其。大。而。毋。忌。其。細。可。也。書。既。卒。業。乃。論。著。其。大。者。而。序。之。

黃汝良 翰林國史

美

此一段論保
實之同保犯死罪。知而不報者。依律。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保授之弓弩。教之戰陣。以法寓兵於農之意。而罷募兵。雖教令苛時。相迫呼之。擾然其通兵政除盜賊不可貶也。又謂古者人在仕者。則致民財以祿之。於是先視州縣應用。顧直多。少計民貧富分五等。輸財募役。名免役錢。單丁女戶未成丁者。亦以次輸錢。名助役錢。又於應用顧直外。增收二分。以備水旱。名寬剩錢。而均謂之募役。雖輸錢太重。民或不能盡出錢。然使有力者得錢出錢者。遂得安意於田作衣食而不疲於奔命。弗可易也。保馬之法。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願養二匹者。聽給以監牧見馬。或以直自市。路無一千匹。免其徭役。給其草料。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三等以上。十戶為保。四等以下。十戶為社。以察耗斂。通償間。或有所累。然其損太

漢之費充軍興之用弗可損也。時以田賦不均。乃重定方畝。及

五

此一段其出息雖富民不免踰限出納之奸既蒙督責之刑必用是以
論市易之利之耳市易之法實祖弘平準法以內庫錢帛置市
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者平其價市之若次市於
官則市其金帛田宅為抵當而貸之錢責其使償各以歲之輸
息過期不輸者加罰錢夫以人主而逐什一之利又安在其贏
在上不瘠在下而忍於割民也大抵叔世之法無全利亦無全
害善法者權其利害而全效隨之新法之善者害不勝其利而
其不善者利不勝其害非盡如當時所詆議者也今有青苗均
輸市易外固多當世所行後王賴之紫敗素也而價十倍岐黃
之書庸醫以之殤非徒法也王安石之法既不能盡究其利害
而又以執拗行之諸君子繼之以矯激之過不_{論本}盡去而後
已故一弊而為紹述再弊而_為青苗後之君子能權其利害而
應之以虛心雖新法而周官可也

養正齋記

方孝孺 侍讀學士

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棟刻桷。丹漆黝堊。文窓綺疏。錦幃綉
幄者。居室之華也。于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
匡床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褙。烹肥膾腴。青紅
奪目。甘腴淪膚者。服食之侈也。于我乎何與。我則被褐束章。飯
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飢寒。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
屈膝。屏氣卑聲。傾欹詭万者。禮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
質。直躬正色。無求于人。不忤于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奇。粉
飾詞彩。雜章篇于祿之資者。詞文之麗也。我則不為。言務達
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皆素乎
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八記類

五八

已上四段詞句
說嚴以
事修繁
義四公
形素中
何等巧
思

熙熙故易為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偽作。風澆氣薄。嬰兒設
機。弄女婦事游。離賤骨。握文洪富。室擅筆朴。訟獄煩滋。世道交
削。然無位于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命。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
撓不撓。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羣情。主敬立誠。與道合併。以其體
素也。今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鉢之。浮詐以塗之。
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
我以為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煩。我執吾簡。彼眩其
我守吾內。其偽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乎立兩間
而無一愧怍也。乎是有感而記之。

松風閣記

劉基文獻公

王忠文
蘇川公
評簡而
然伯溫
作也
滿酒出
松風閣在金鷄峯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在宿皆值雨。但
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
因得倘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峯獨高於羣峯。而松又在峯頂。仰
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不似鳳翔舞。雜
以蜺縹緲。徘徊影落檐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為之明。
聲如吹埙。麓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鈎梁相磨
戛。忽又作草虫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
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為明
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
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蓋閣上又三日乃歸。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八 記類

五九

同龍比千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
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之
大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于公平非仁者之勇浩然而
于天地之間乎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八記類

六三

聖人門記略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以水
極為棟樑以陰陽為闔闢以五行為往來以六合為垣宇以誠
為根以敬為輪以禮為門以勇為衛以知為先容入此門也然
後為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
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
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
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草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
義神農黃帝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
所以為教也其教之成也根于心辟于面益于背施于四體而
達于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
敘朋友安于信男安于外女安于內士安于學農安于耕商賈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八記類

六三

信手拈來
安于習遷行旅安于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其所此吾家之教
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為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洒落
無遺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至
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顧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
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高堂數仞據題
數尺我得其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
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為門唐儒以文詞為門昌黎
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乃伏于光範門外識者羞之孟氏
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
化或洞闢其堂奧或塗墍其垣墉元吳草廬氏欲獵數子之蹤
將杖叩門而跛躄生焉於騰得其所者或寔矣以訓詁為門
門者冗實而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為門者則迷于慕弄之區而
已記吾言于門使遊聖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羅倫狀元脩親

卷之八記類

六四

周氏萬卷樓藏板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叅訂

大義祠記

舒芬 伏元脩撰

卷之九 記類

八陣圖記

楊慎狀元集

康狀對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
 山公評彌年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防行營布伍之遺制
 經制處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
 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
 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已今揮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
 是吊古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漢壘洞僚左跳右
 不為之蹶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敗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
 曹三馬之泉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笑不聘
 是時疾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已焚之偏方事機既失而
 而不獲之精力又已竭矣勇賈其餘師用其公以為大舉警之逐盜抹大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記類

之象抵刀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警賊自相乘機肢僅助燎則
 雖有信人之知力亦且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
 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預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
 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非以武侯故邪至其
 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
 伍之妙也不然則實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
 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
 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
 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
 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竅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
 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
 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

之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夫之果篆鏤然
 石執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眠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
 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
 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賦樵牧者不禁缺缺詞字
 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諸葛武侯八陣圖碑
 陰之辭予忝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者循良事也惟表山
 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記類

三

論事者理常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于所勝而病于所
誦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興不可取必時之得
失不可強為以其不可強為而取必者橫于中則顧慮觀望之
繁漸生而貞固迫切之誠日損固有假雖必無益之言以文其
過而逃其議皆失之于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
履而大諱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過于愚無寧失之巧寧正
以收衆一倖以成寧決性命于萬一不測之虞無寧視面目以
取償于歲月不可希冀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
不容解于心也不通利鈍故無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太
魏公之量然二公之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于楚王疎斥之餘
令文矢志于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獨憤雖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九記類

比于自經溝瀆可也彼暇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子至
今誦之宋至德祐壁之垂絕不可抹藥之人四方土崩非有同
盟敵愾之連也萬里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
命不通非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靡沸成風非有單
辭徵文之難摘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衝泰和曾
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酋畢命遂志與
賊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
儒有言曰成天下事難此為不善處成者言之也雖然成而不
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
能成者也故求成于事之可為者非難求成于事之不可為者
為難成于事之必不可為者非難而成于事之必不可為者有甚
難也公非其人歟

意高
語錄

擬題名記

徐階少師文貞公

今世士大夫舉于鄉薦於春官有錄錄以梓賜第于
大廷仕于中外有題名題名者以石其於示久遠計愈至矣雖
然石之刻也徒以識一時聚散升沉之迹已乎則吾不敢知如
將以昭勸戒也自唐虞迄于今數千年彼其時題名之石未有
也然而有岳牧元愷其人者世未有不知其賢也有四凶之族
者世亦未有不肖也石不已贊乎曰否天下之道二而
人之品三二也者善與惡之謂也三也者上智下愚中才之謂
也上智下愚人所易數而知也岳牧元愷四凶之族是也其在
中才善小而末成或不幸生不庸於時歿不傳於後矣惡小而
未著或幸而生不為戕歿得以泯而弗聞矣夫豈非彰善舉
惡者之所隱乎次其氏名刻之石使後之人有考焉而因以勸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九記類

且戒焉是題名者之志也曰石固為中才設歟曰然上智者之
於善不待教下愚者不可教中才者非教則善莫幸而智焉是
故聖王之教中才既為之賞罰使去惡而遷善矣懼其怠也於
是獻賢能也為之書仕也為之籍曰庶無改于其素乎又懼其
怠也於是為之史曰庶無矯偽以欺于耳目之所及乎今所謂
錄蓋古之籍與書而題名之石其以昭勸戒于久遠則隱然史
之法也雖然觀乎石退而有感乎其心上智者以進于善下愚
者以去其惡石亦不能無助焉已嗚呼後之觀者慎毋謂題名
之志姑以識一時聚散升沉之迹已也

照應
字不放
通

文淵閣藏書記

張居正 太師文中

臣惟載籍之重也。自古則然。韓宣子聘於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王孫圉對白珣之問。而稱左史倚相也。曰。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繇斯以談。殘簡之存。足以華國。徵言之。誦足以成隣。此之為藏。即夏商彝鼎。弓和矢。與較輕重。猶未可同日語也。蓋書之傳。為世寶也。尚矣。自秦燔百家之言。先王之道。化而為灰。盛漢興。狃于馬上之習。猶然不事詩書。其後挾書律除。書乃稍稍復出。嗣是天祿之所。譬石渠之所。集秘書之所。貯駿駿乎。日盛矣。然而佚遺放失。猶多有之。何者。世未純熙。君之明。聖昌。倘之期。固有所待也。我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暨于列祖。紹天闡。繹嘉志于稽古。右文之事。用是書契以來。即一帙一編。學士所秘。名山所藏。莫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九記類

不應運。運會無脛。而至鱗集。櫛比于金匱石室之中。洋洋乎煌煌乎。月星同其璀璨。江海同其渟涵。業若鄧林。森若武庫。韓起公之。其觀左史。詘其誦天祿。石渠弘文。秘書之積。方斯眇矣。盛哉。所謂東壁西崑。一代之珍藏。人文之極觀也。臣竊惟聖作明述。立言著書。非以侈空談也。則精神寄焉耳。載籍極博。旁搜遠羅。非以誇厚藏也。則聰明資焉耳。借令視猶枯竹。付之掌故。省覽不涉探討。不加而或以循行。數墨為勤。以尋章摘句。為工。斤斤焉。與經生墨士。競富。即窮宇宙之籍。括古今之奇。玉軸牙籤。充牣棟宇。猶無益于殿最也。惟明主超然遠覽。獨得古人之精神。於載籍之中。而游于載籍之外。故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聖哲並治。與三五侔。書云。王人多求。聞時惟建事於戲。此則祖宗所為。知文淵閣藏書之意。臣謹述。

文淵閣藏書記

高拱 左柱國大學士

臣觀自古帝王開一代之治。靡不蒐羅往籍。珍藏秘府。斯亦以敦崇文教。恢弘睿覽。資碩臣之論討。垂典章於來茲。甚盛軌也。天祿石渠。弘文秘書。焜耀史簡。銘哉尚矣。我國家稽古右文。高皇帝甫起艸昧。定天下。即下求遺書之令。方內人士。抱冊而鱗集。闕下追。文皇帝定鼎燕京。益廣購求。設文淵於午門。之東樓而藏之。列聖蒙業。益儲益富。上自六籍。下至諸子。百學規矩。家以及乎。昭代之典。則無不畢具。結綠懸黎。充牣填溢。煌煌乎。與東壁齊光。西崑並耀矣。即皇上欲有所考覽。立取立具。所以啟聖聰而資鴻猷者。甚備而二三閣臣執筆立閣下。得仰窺金匱石室之藏。以自潤色。臣竊惟漢興。欲立尚書學。無傳。獨伏勝。能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九記類

口誦以其老不能行。至詔晁錯。就其家傳受之。而孔丘適周。就下。大問禮。得起以聘至魯。乃得觀易象與魯春秋。彼崇文之。上好學之。臣其獲猶若斯之勤。以方今茲難易何如也。我國家重經。崇治。大治。休明。晏然。享。孟之安。聖數百年。詎可謂非稽古之功哉。則茲閣所藏。其繁豈眇小矣。夫洽聞殫見。以發天明上務也。考古鏡今。以潤皇猷。大烈也。我聖祖所為。藏諸禁地。寄以輔臣。毋亦謂是裁成輔相之資歟。聖子神孫。其朝于典墳。而夕于。索也。而閣臣職在論思。玩索有得。庶幾可以啟心沃心。佐成無疆之業哉。此其垂訓意至深遠也。脫不務殫心。壹志研其精。而布諸天下。則茲藏。毋乃為虛具我皇祖建閣之意。謂何抑臣聞古之善觀書者。其學之也。博其取。

之也約蓋

宋述觀
更見忠
相矣

高皇帝嘗謂詹同日吾宮中無事。取孔子言觀之。如節用愛
人等語。其治國之良規大哉。
聖學豈不誠善觀書者哉。
聖子神孫之著鑑而閣臣所當心繹以佐太平者也。臣謹記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九記類

八

文淵閣藏書記

張四維大學

夫天地之秘藏得載籍而精始洩往冊之微與由聖哲而教始
行在昔設辟明王所以恢弘皇序規一域中者雖其躬上聖之
寶真首出之德乃心思之所以日益神靈經綸之所以日益宣
暢則多於稽古有賴焉挾書弛禁而後向之殘缺漫漶者稍稍
修明而歷世滋久文籍浩繁如天祿石渠之所校讐蘭臺秘書
之所收貯亦既稱摭略備矣我
高皇帝再闢乾坤弓矢未韜而購書之令已出
文皇帝重新日月干戈甫戢而採輯之功尤勤
列聖相承莫不研摩奧義咀茹聖真不惟不事詩書者遞謝微
猷即漢唐一二賢主號能表章未足云逾於是琰琬之所陳竹
帛之所紀若麟比川至無不畢具乃襲之以重函皮之以遠樓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九記類

九

正大
論
之詞

而天下稱藏書者必曰文淵閣蓋窮宛委之勝不無殫受燃太
乙之藜未可竟覽自有書契以來此其總萃矣臣竊伏而思之
帝王之學非如文人藝士徒以獵英藻資博洽也
祖宗儲書之意亦非欲手披目覽貽
聖子神孫以勸也若曰是書之藏千聖精神心術之所昭百代
經緯典章之所寄萬幾之餘時一省覽必足以啟迪性靈神助
元化而三事大夫奉
詔典機務者亦得縱觀其間庶幾效惟幄之忠言資參贊之大
略淵哉微乎藏書之意矣不然昔之畱情藝苑注意縹囊者代
不乏主也然君不益其聖治不掩其衰亦斷輪所譏糟粕耳於
治道何裨焉
皇上英謀睿哲已默窺不傳之秘而又文華不輟講說深宮不

才識非
常筆實
派並

廢觀直將上接續一遠近緝熙吳止襲稽古之粗迹勝右文
之虛聲哉乃臣愚則又有獻矣夫文籍天下之大觀而問學
后之遠猷也秘書所藏臣不能記切意治天下之端鑑盡列於
茲故挾秘於六經則道德昭考跡於羣史則規模定觀心於鴻
儒碩士之論則趨向明極辨於諸子百家之譚則觀省切遵
於
祖宗寶訓實錄之所載則繼述善總退有裨於
聖心有益於治化書之藏其用非眇小也臣叨奉
明綸載筆以記敢效其芹曝之悃如此云某年月日臣謹記

增定明倫彙編
卷之九記類

十

文淵閣藏書記
呂調陽文華殿大學士
文淵閣者我國家儲書之秘區右儒之鴻制也臣備員樞近
獲觀典籍之盛則稽首颺言曰聖朝所以熙
帝載新皇澤而開萬世斯文之統者仰乎盛哉時能如茲臣
聞爰初生民函光未宣自圖書闡化踰繩越契而其象始顯然
黃炎以前紀載之湮滅汗漫而無紀者不得而云也姬周之興
皇典具在若墳索之所誦述外史之所掌裁名山勝地玉版金
箱非徒以名藻治經鑲珠太平而已其將包舉藝苑宣亮洪業
崇起道化於是乎存倘哉燦爛真王事之所急也秦亡金鏡未
喪人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石渠天祿緝校表章亦云勤矣唐
則四庫至建標甲乙之名宋則三館弘開置禁庭之內若茲者
亦能垂示縹緗訪遺譚異而崇尚靡實石室金匱徒有號稱安
能拓其華之教而成美化乎蓋古道凌夷衰微千載亡聲學士
大夫最為惜閱而嗟痛也我明啟祚
皇祖以至德龍興欽明尚古以長君夷夏迺繹前猷布朝封建
文淵閣於禁中前代諸書及國朝典制悉貯其上部分別列
充棟塞宇此其規畫豈足以甄陶唐虞而孕毓姬周矣
列聖作述繩率益加大延閣秘藏盛美罕儔是故鴻篇鉅製
若錦綺之敷寶軸牙籤若琳琅之爛聖經賢傳則比明于日星
帝訓皇謨則同暉于雲漢下至農圃醫卜之言野史稗官之記
浩穰畢具若鄧林之會遼海河之納奔濤自三五以來未有
儲書之盛加於此者也臣又聞創制作範經緯之業匪文弗興
官情世紀雍熙之治匪文弗就故右文者所以弘功用標往哲
所以鏡當時南面之美節也我

本館刊
非尋常
筆也

增定皇明館課

規訓
閣臣
請切
而詞
賅更

利宗悽悽典籍之藏蓋以式明訓閣要機陳猷以經邦摛華以
貴世游揚德業褒賢休隆卓然斯事真所謂謨神明而規卓遠
者矣豈徒誇美往載流耀來世而理亂不關乎是以我

皇祖初制於金陵 文皇嗣述於北都亦越

宣廟親駕臨幸所以嘉惠斯閣者蒸蒸云厚至於
列聖經緯之所勸誦便殿之所省覽披竹帛而舒卷法日月以
緝熙往往取諸所藏之書用能啟發睿聰裨補詰性垂精六藝
之府收功仁義之林譬諸寶鼎陳而神智悉開明珠握而遺忘
畢照所關于國家非淺鮮矣故二百祀以來文治雲興儒風日
麗聲教暢乎九域醇化極于醴茂崇嘉儒術之效豈不章章較
著矣乎且夫攬冊牘之淵以鏡照四海者哲后之上務也資文
墨之長以襄翊主德者畫臣之用心也今以秘閣崇嚴而俾儒

增定皇明館課

十二

臣優游其間與夫禁籍相同旋此殆有深意矣故必擇見洽聞
如左史之誦讀鄭僑之博習適可備顧問張皇幽眇如子雲之
効勘更生之核實迺可佐文雅揆經斷政平章不棄乃可異化
鈞援古陳忠胸肝盡瀝乃可資啟益此四者內閣諸臣之責又
以仰副 昭代儲書盛典而不虛者也臣不揣愚陋謹稽
祖宗列聖相繼隆重斯文之意者若干篇用光 帝德昭垂罔
極而附以閣臣茂膺簡畀所當委效者俾後之人得有所觀省
焉

漂母祠記

申時行狀元

光緒丙寅五月六日予暇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于舊城
之隅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涇冠代
之畧才蘊帝王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尊炊絕往川釣無獲
紅草易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亭信恐不免矣
至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于母以為報也且夫常人
之情響轅于權頭之門雖萬鎰之賒不以為吝昭華夜光之珍
每百方求進以一受而為榮至于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
鵠未羽所須者斗金之粟耳孰能誤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
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為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為薄也或
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欤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
窮困迫鬱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固其所具則是信之貧寒

增定皇明館課

十三

乃人之所養以為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
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于百世青冥之表必有宰之者
矣信而饑必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于無已則是九信之功
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獨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
斗者徒皆奔蟻而友惟母之聲名藉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
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萃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
手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為難也夫

袁相曰
先朝奉
御史之
由次叙
晉唐前
官之制
考元許
史詞意
切折痛
人嫌概
有此嫌
之氣

古御史為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
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
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任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
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并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
院掌臺記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

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署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
因名焉每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負罷殿院其諸按
事則皆察院如故而十三道稱臺中即所謂臺院者也于惟御
史者耳目風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遠匡善繩枉矯邪防微銷
萌以成至治然世治則聰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樂于聞
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諫進則九重開顏快容而受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九記類

十四

出則百官欽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當是
時自非本末顛頭之人詭不效而為直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既
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言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
危而指暢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有不
受變于時者故其與遷避者既多以自容而其情適之衷亦
諤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
風紀諫爭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懷
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世納已于正者確然自信于
時人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
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嘆蘭蕙之易化者以其質之難
持也故耳目風紀諫爭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

自某年迄於某年以特後來無窮云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九記類

中相曰
唐事公
又未若
論唐起
事其其
句似太
即陽而
言上上
其錢祚
氣度泰
家大宋
德康德
元德德
詞吐語
元德德
父于君
臣相為
一體此
其意至
深遠也
乃其官
則既育
材詞垣

又未若輔弼儲君之臣難蓋自六卿以及羣有司靡不各有受
事其其事之辨即稱其位矣輔弼之臣職在啟沃非格心安可
云無瞻哉而啟沃躬臨於萬幾之日猶得察於政之所向以調
劑於獻替之間乃當在震邦時思養其恭敬溫文於未然而必
其錢祚之無闕此其職宜何如辨也愚竊度焉非誠之素積不
能先其未定而早之非鑒之內朗不能迎其未發而禁之周武
王奉太公周公召三大聖人而寄以師保傳之職蓋其慎也我
國初東宮官屬兼以勳舊大臣不別設已而顯設唐事府司輔
道然宮端事務悉與詞垣相參又往往繇宮端晉陟公孤蓋使
父子君臣相為一體此其意至深遠也乃其官則既育材詞垣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九記類

十五

夫又必詢之廷僉曰是孝弟博聞有遺術可侍儲幄者乃拜蓋
自洪武二十五年迄於今其質行純誠可格儲德者若而人朗
心內照可達諸聰者若而人其次疎見洽聞無奇詭可備咨謀
者若而人國家所為重熙累洽享數百年有道之長雖天定
篤生聖哲哉乃輔導洋人之效安可誣與今天下內外官署皆
備石勒之端獨闕非所以宣揚儲教而彰燕翼之謨也其
若當官之勤誠何余故悉攷前任人名姓氏勒之碑陰因識其
職之不易思與蒞是官者交臂焉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九記類

職之不易思與蒞是官者交臂焉

詹事府題名記

張位少詹事

正德間。詹事府。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左右故詹事建官所從來遠矣。我朝裕建啟迪。稽古定制而隆重有加焉。自詹事而下。分察列局以奉儲明至備也。當元儲邁建。商賈講業。少陽之所從甲觀之所接。朝授經而夕引諄用以琢磨。王質輔翼。元良則審諭弼諧之責焉矣。即虎閣未出而儲鉉所須官不為輟置也。則以其間作講帷直。東觀緝熙。帝學經緯人文亦惟攸兼焉。粵自設官以來。唐稱稍備。迨宋益疎略。建儲則置否則闕。而坊案之任。輒令武弁樸樸布列其中。慎儲之謂何。蓋未有如我朝隆重者。游習弦誦之益。於是焉資。論思著作之良。於是焉取而任者。往往於詞垣之臣。掄擇秀望。惟其學能稽古行能履道。

卷之九記類

十六

正德間。抗法博能周知者充之彼。出入金馬。固匪所謂正人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也是以出。震則恭。敬溫文。毓潛龍之質。繼離則齊聖神哲。叶飛龍之占。誠天授哉。儻亦漸摩之萬一乎。夫名之不存。實將焉核。往之無繼。來其何觀。是以題名故事。它曹猶然不廢也。矧以朝家崇重。跨軼前代。若彼而所為羽翔。明聖卓燦奕世。若此。則詹事府之題名。又惡可已哉。是用邇洪武二十五年迄今。若千人。書其名氏。壽里于石。而為之記。使後來繼今者有攷焉。

汝南趙倫資叔度祠記

孫繼皋狀元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墮。其君以職事薦顯。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實。流化一方。不若荀爽。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于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容容嘆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為蕃。為武。為膺。為顧。以為捐吾生。亡謀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

卷之九記類

十七

叔度者。吾又弗為也。所謂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為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若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匿。而安舉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此叔度之長。宜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豈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俟而雙屐。俟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除度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排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過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賢迹。若數而垂聲。求禮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於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

有風乎則其君之為是舉也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保
永勿壞

卷之九記類

十八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朱國祚狀元脩

余因同今上執 皇序十有一年春禮部大比天下士遵

震旨按三百五十人以獻 上親臨軒策試賜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於是禮科給事中臣某請曰令甲進士釋褐畢工部樹貞

耿勒名太學斯亦以褒榮豪俊而彰 國家得材之盛也間者

叙得前四科闕而不舉其不稱

陛下所以廣厲學官意其若太平之觀何臣謹昧死請請得樹

貞耿勒名太學如故 制曰可於是將勒癸未諸進士名屬臣

記臣謹拜首言竊惟 國家官使故多途然獨重進士選

上親稱制而命之公卿大臣爵非繇是選者不得拜諸士幸一

日離疏釋隔而承光寵榮矣又且欲畱諸士不朽而勒名焉其

而提端盛恩也諸士亦知所以不朽者乎夫穆叔所稱不朽者曰立德

增定是南館課

之立德曰立功立言然臣考覽成記或文藻膾炙至今而姓名湮滅不

見卓有德傳即赫然動動當時者迄今士或不能舉其名則安足恃不朽

也蓋古所謂立言者神明於道以自完而微洩之故其精寄於

言以傳若乃立功之云則以其道濟天下贊兩儀而參之其功

與其精俱永耳然則功與言之所以不朽者皆德也穆叔列而

為三過矣諸士所勒名在學宮學宮故祀孔子世所名萬世為

士者也乃其述六經垂後憲舍德何以焉

高皇帝獨取學宮勒珉者因謂諸士誦法孔子階進抑亦令顧

而自念其舉所言聖人之道而芻狗之今

上齋居而念收心養性之學頃策爾諸士亦惟稱舉仁明武以

詢意所凝注可想也諸士感茲殊遇母亦蒙

上指泳聖涯宅心一德因是而陳謨啟沃命曰德音因是而展

夫國之興亡。德政斯乃永有垂於終古。其以顯
國家。爵士而德。德政斯乃永有垂於終古。其以顯
戰中。事外。臣不謂功。以是為無當於不朽。若乃謫謫而慕移。越
所云錄之大者。安所遺後。而能以我永乎。且今所勒名。記進榮
耳。它日。苟誠有效於國家。其太常定勒之。設若不類。則罪籍
其焉。其禁其辱。自有在也。諸士誠曠觀而計不朽乎。即勒太常
與諸士共勗焉。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徐應聘 翰林

萬曆十一年春三月。禮部貢會試中式士。其等若干人。於
上。取以君德及當世之務。親拔其等三人。賜進士及第。餘賜
進士出身。有差。恩賚如制。有司循故事。立石。國學題名。
上曰。可。命臣某為之記。臣謹。陋何能道揚。
明旨。廣厲多士。臣顧惟。上所命。記定題名。敢以名之。說為多。
士。繹之。夫名。所從來遠矣。古先王。用以觀髦。焦風。纓笏。作其。刷
磨。而動其。媿。厲。周禮。曰。為令。聞嘉。舉。以別之。故有旂常之書。有
鍾鼎之勒。用令。九牧之內。烝烝。然望表。而趨斯。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所。繇。盛。已。我。國家。故。用。旂。常。鍾。鼎。勸。士。而。於。士。之。始
進。也。有。題。名。則。視。古。益。弘。遠。焉。何。者。論。勳。而。紀。義。專。崇。褒。策。如
而。書。道。存。鑒。視。敘。之。於。底。績。之。後。者。其。制。明。而。誘。之。於。登。庸。之。

初者。其。權。妙。也。蓋。名。之。於。厲。世。磨。鈍。也。深。矣。乃。高。目。而。譚。者。或
以。近。名。憂。士。不。知。所。謂。名。者。果。以。弔。詭。潤。非。廣。飾。厚。要。之。為。名。
邪。則。名。不。可。有。如。以。策。行。積。伐。騰。茂。蜚。英。盈。塞。乎。天。淵。而。赫。赫
乎。不。朽。之。為。名。邪。則。名。亦。甚。重。已。夫。名。也。隆。卑。不。以。爵。秩。章。晦
不。以。年。世。或。據。尊。處。顯。垂。竹。帛。之。聲。亦。或。散。處。下。僚。而。有。聞。章
微。或。焜。耀。當。時。溢。于。民。聽。亦。或。年。世。遷。貿。而。愈。乃。著。白。要。之。起
乎。約。成。乎。積。非。以。空。文。見。偽。得。也。故。曰。名。者。實。之。賓。也。名。之。不
存。實。將。焉。放。是。以。聖。王。詰。后。所。為。鼓。舞。一。世。驅。策。萬。品。者。惟。名。
後。氏。志。士。所。為。見。景。拔。跡。漸。長。見。為。競。競。者。亦。惟。名。今。茲。士。之
名。上。業。以。當。日。所。敷。奏。先。後。之。籍。于。司。徒。詔。于。太。宰。矣。而。又
勒。之。乎。貞。珉。樹。之。乎。辟。雍。夫。非。為。多。士。計。長。久。為。世。世。覽。觀。勿
絕。也。乎。蓋。臣。說。尚。書。見。周。康。之。命。畢。公。也。曰。公。其。為。成。周。建。無

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間今
上固以無窮之聞期士而士有不象上
上之精端志壹慮殫誠陳力為
國家建基無窮則貞珉勒之而自歎之辟難樹之而自墮之臣
知士必不爾為也臣謹記

卷之九記類

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間今
上固以無窮之聞期士而士有不象上
上之精端志壹慮殫誠陳力為
國家建基無窮則貞珉勒之而自歎之辟難樹之而自墮之臣
知士必不爾為也臣謹記

京營戎政府題名記

鄒德溥翰林

我國家京營之設蓋象漢之北軍云業以錦衣諸衛衛官林
矣而此獨主巡徵京師彷彿漢南北軍相制意而所謂班兵
獨取諸山東河南中都大寧抑又有漢調三輔之規焉然
高皇帝故以衛兵分隸五府獨有所謂五軍營爾自
文皇帝聚兵北伐歸而結營團操迺始設三大營曰五軍曰三
千曰神機營以勲臣二人提督之然不為開府置篆也當此之
時蓋有勝兵四十萬稱最勁云凌遲至于已已之變而營務弛
矣於是于肅愍更畫簡驍銳十五萬分為十營而訓練之命曰
團營而其後者為老家營蓋一變也然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為
強斯亦有足多焉當時仍用勲臣提督莊以大司馬其後益團
營為十二而所謂提督者如故正德初至用中貴人參之號監
鎗而戎務滋廢矣嘉靖中更設東西官廳簡驍銳六千人為
征又一變也蓋自三大營選兵為團營團營選兵為東西廳有
東西廳而團營人與老家軍等矣則積弊耗之漸也
肅皇帝深愆庚戌之變通詔敕中貴人歸盡罷所謂提督東
廳者而復設三大營易三營為神樞并舊五軍神機為三持設
提督勲臣一人為大將又時命文臣一人協理之則今所謂戎
政府也蓋舉上條萬眾而統于一自開國以來兵權未有若斯
之重已乃起文員蓋嘗言兵權獨主強者挾重而可虞弱者
又引嫌而不欲非所以強兵固國之術也則請倣
祖宗分府意錯置五營各擇一將董治之而大臣以時巡覈
閱焉乃行之三日見謂號令不一而復議專統矣豈分合於時
固各有當歟抑自有要領在而不係手法之分合歟臨淮侯

五

聖明在御靡所逃於三尺卽揆諸天下之公是非而榮辱固已
懸矣士宜何居焉夫許謨竭智爲國揚武壯士之槩也精白一
心捍衛皇家蓋臣之軌也熱節壯猷以功德自垂不朽哲人
之致也繼斯任者觀於是碑亦可以悠然興矣而余又惟一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要惟撫綏民生保固疆圉措天下於泰山

十四

使營兵設而不恃是在綸扉哉是在綸扉哉余不佞蓋

葛

增定皇明詩錄

廿五

皇上嗣極尊崇儒道。注意典章。日御經筵。身先教化。屢勤明詔。以啓正士風。卽今宇內。人文炳蔚。學術隆盛。人詩書家。孔孟雖窮。師僻壤咸進。用文事斐然成章。又况所謂育善者。欣順天古。

皇帝定鼎之後升令名儒學在府治東南卽其時所拓基改
 築者正統其歲嘗一新之詎今若十年歲久不治日就圯壞京
 兆尹其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乃謀之某某曰頃者屬
 皇上御宇百度維新矧學宮近在邑而廢壞不飾何以稱
 國家作人之意乃稍出庫帑之餘不足則益以贖金庀工聚材
 完舊益新學成屬余爲之記余惟燕白甘棠教化之後寥寥數
 千年戎馬羶羶之場揮戈濺血之地至勝國時毀弃冠裳爲披
 髮左衽之俗卽學者咸用夷矣

典義
神采
紛

明興定鼎以來教化漸摩習俗洗滌學者靡然嚮風道德義
樂如取諸左右所侃侃不虛首善之稱余於是知
皇明之德深以厚孔子之道尊而明由此觀之古稱燕俗沈
勁勇多感慨悲歌之士蓋當時風聲氣習使然也然其英風義
氣亦足以激人於千百世之下又況涵育聖教濟以中和者哉
明之文林於斯為盛夫揚

國家之教化而風二三子者京兆之事也余故因其請而為之
記云

增定前館課
卷之九記類

廿六

擬論
名記

舒弘志
孫花

方今爵列至貴者惟詞林學士其名我未之前聞也自唐宋而
下始顯矣我高皇帝始稱王於江左干戈未遑推轂儒術置翰
林學士命陶安任之入則與上總諸曹之封事而計之蓋其重
也二百餘禩官不必備員無常置視諸曹中最高難矣夫其朝
夕論思日夕獻納侍天子於金華白虎之上居輔臣之次凡
明會享燕之位加於中大夫一等位在下卿而臚於三事微
主上非次之榮非廷臣所敢望
列祖率重其選選詞臣之賢者居之士一都此位則補翼矣
之任可謂足而須自謂矣隆隆在廷臣之右矣嗟夫學士職
遇加於他司則所顯名於世者非瑣瑣條繫人之業先詞臣而
自雄也今觀明興以來自陶安以下若而人或稽干以道君或

增定前館課
卷之九記類

廿七

力學以阿世或顯動名於春秋或當世而湮滅不聞觀所以得
寵及所以廢辱曠世而法戒昭焉久在東觀固後事者之師
也嗚呼烈士徇名或求之而不得小人自文或欲蓋而彌章墨
氏一不棄其官為羈終身况詞臣學士在帝左右唯以職任寵
遇能長諸司云爾哉嗟乎學士之名薦紳先生莫不隆之然
明興自二祖以後列聖臨朝恭默學士具官待問未有圖
事掄策於廣廈細旂者其所司惟綸綍勸講具文而已天子雖
用苛禮以尊寵其臣諸學士亦唯雍容承順之廣積資待選大
若卿相次亦不失為九列并髦
高皇之訓而巧術取容以顯當世則學士之名徒虛語耳余因
是論述諸學士爵里姓氏以詔來者若其人之令聞惡聲不泯
於來世則有如此者矣

翰林古司言之官周禮天官大冢宰之屬有左右大小史其
始云然而未崇重也開元以後乃以儒碩待詔金馬門直廡承
明職詞東觀已更而寵殊稍益親近

天子與密議矣唐末而降始定今名國朝因而不改蓋以司
獻納備顧問清華貴近諸司莫不而學士其端條之最崇焉是

惡論淑慝並不宜使湮沒也致諸故府列於諸司列名而鐫諸
石將詔來程後圖不朽也夫士起家明經非公車上第秘省填

簡既不得濫竽詞林而積勲素望稍弗稱實不得獵騁學士蓋學
士首詞林天子所日與睿睿道統圖猷獻采規之堂上放之

喬士將使羣生殖天地官禮樂修舉隆慶黃虞之理者其措餘
土直又以擢管將華丹青謨訓本末兼茂與金石相宣焉則誠

皆定之明館錄卷之九記類

二似同書重差差於翰林院於諸司學士隆於翰林則其名又可易稱
之林上哉明興二百餘年青田金谿仰然而下無慮數十百人今按牒

述題名而指之犁然在日也中間撤揭兩儀遂模羣秩彪炳無極者既
義成之已有此踵附雖有所建立徒存空名詢之與人若異代者甚

促倣恣睢別白仇怨桑梓掩耳子孫羞稱者亦往往而有也是
則可崇也亦可悲也苟為崇而已則寄在此位者可不謂榮乎

若欲榮而名合茲刻而外不有旂常可紀彝鼎可銘乎不有待
於稱弗謏書稱無窮者乎夫掄材於明堂則梁櫨且瞻焉掄器於

之思廣樂則鍾呂是審焉何者其司彌鉅其求彌備也學士固梁櫨
而鍾呂也卑人榮名無等名榮人是在卜所居焉耳已

皆定之明館錄卷之九記類

二似同書重差差於翰林院於諸司學士隆於翰林則其名又可易稱
之林上哉明興二百餘年青田金谿仰然而下無慮數十百人今按牒

述題名而指之犁然在日也中間撤揭兩儀遂模羣秩彪炳無極者既
義成之已有此踵附雖有所建立徒存空名詢之與人若異代者甚

促倣恣睢別白仇怨桑梓掩耳子孫羞稱者亦往往而有也是
則可崇也亦可悲也苟為崇而已則寄在此位者可不謂榮乎

若欲榮而名合茲刻而外不有旂常可紀彝鼎可銘乎不有待
於稱弗謏書稱無窮者乎夫掄材於明堂則梁櫨且瞻焉掄器於

之思廣樂則鍾呂是審焉何者其司彌鉅其求彌備也學士固梁櫨
而鍾呂也卑人榮名無等名榮人是在卜所居焉耳已

皆定之明館錄卷之九記類

二似同書重差差於翰林院於諸司學士隆於翰林則其名又可易稱
之林上哉明興二百餘年青田金谿仰然而下無慮數十百人今按牒

翰林之長學士秋正五品其次為侍讀學士秩視學士稍亞焉
始高皇帝為吳王時設國史院若弘文館其官曰學士若學

士承旨沿至洪武初年而後翰林學士始定今官也夫翰林之
職所謂天象石渠秘書著作號稱清曹華選者邪然其常政

高皇帝罷中書省分六曹其初祇以翰林諸臣備顧問記言動
議禮樂考文章麻當制蓋居中持文墨議論曾不得干預機務

恩遇甚矣矣而其秩儉於五品曾不得望六曹當是時
二祖博於求賢而嚴於防微故翰林或從他曹入而亦從他曹

轉官曾不得優將金馬翹翔王堂坐而需卿相之爵若質左券
也自昭皇帝以來翰林臣始六卿加係傳人主雖未嘗顯然

降爰立之詔而平章批決隱然負輔弼之責則翰林重其後官
皆定之明館錄卷之九記類

二似同書重差差於翰林院於諸司學士隆於翰林則其名又可易稱
之林上哉明興二百餘年青田金谿仰然而下無慮數十百人今按牒

述題名而指之犁然在日也中間撤揭兩儀遂模羣秩彪炳無極者既
義成之已有此踵附雖有所建立徒存空名詢之與人若異代者甚

促倣恣睢別白仇怨桑梓掩耳子孫羞稱者亦往往而有也是
則可崇也亦可悲也苟為崇而已則寄在此位者可不謂榮乎

若欲榮而名合茲刻而外不有旂常可紀彝鼎可銘乎不有待
於稱弗謏書稱無窮者乎夫掄材於明堂則梁櫨且瞻焉掄器於

之思廣樂則鍾呂是審焉何者其司彌鉅其求彌備也學士固梁櫨
而鍾呂也卑人榮名無等名榮人是在卜所居焉耳已

皆定之明館錄卷之九記類

二似同書重差差於翰林院於諸司學士隆於翰林則其名又可易稱
之林上哉明興二百餘年青田金谿仰然而下無慮數十百人今按牒

述題名而指之犁然在日也中間撤揭兩儀遂模羣秩彪炳無極者既
義成之已有此踵附雖有所建立徒存空名詢之與人若異代者甚

促倣恣睢別白仇怨桑梓掩耳子孫羞稱者亦往往而有也是
則可崇也亦可悲也苟為崇而已則寄在此位者可不謂榮乎

若欲榮而名合茲刻而外不有旂常可紀彝鼎可銘乎不有待
於稱弗謏書稱無窮者乎夫掄材於明堂則梁櫨且瞻焉掄器於

之思廣樂則鍾呂是審焉何者其司彌鉅其求彌備也學士固梁櫨
而鍾呂也卑人榮名無等名榮人是在卜所居焉耳已

皆定之明館錄卷之九記類

二似同書重差差於翰林院於諸司學士隆於翰林則其名又可易稱
之林上哉明興二百餘年青田金谿仰然而下無慮數十百人今按牒

宋 濂 文憲公

100

補 18-443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九傳

三

不若于子。子去子矣。子去子矣。夫人言畢。負笈而行。文忠子

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

子何慕之深邪。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辨。君子

不聽。彼丈人。不過奸言而辨者耳。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衡賢

風雪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

卷之九傳類

卅二

慈母傳

王整 柱國少傅

懷母者。蜀之魚兒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

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憮然也。號曰懷母。母為人。柔婉

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

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惟願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

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于帝曰。

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篋。管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

使一旦得備箕箒。願願捐吾軀。刻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

為嚴刑以肅殺天下。

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

之愚。且欲為。

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

下觀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注。寒。寒。非

封以五命之宅便也。歸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常禮之以為天下先。及尹鐸為兵陽欲適以為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為文章制度以不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偉矣。然母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為累功高不賞諒哉。

增定皇明御選 卷之九 碑類 廿五

精忠廟碑

徐有積 大學士

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蓋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奮溢之變而終一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王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拯乎亡滅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中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武穆侯之忠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此不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侯于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禪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偽齊以威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

增定皇明御選 卷之九 碑類

廿五

教岳武穆侯之天非矯偽而為者也。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已任才與志副名臣之公。臣嘗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戰于奸寇雖忍耻自弃其十而不能廣其典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鄖城戰勝進至仙鎮元術將棄洛通云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甘伐乘機捷之勢偏技窮之虞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班師歸身謝罪顧不愈于縮手就慘而忘不得伸邪此亦一義然未得其常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元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仲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者不同以奸僧之賊王既無孔明石印之契而溫裕之所為又非王之

平歲己巳之八月

皇帝初卽大位以統幕師

上皇未復寇方凌逼乃侍講臣理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
路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理是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
陰為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
祭主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采耶縣僚吏師生父老于庭而論
之忠義因及王之祠眾皆喜願效力其明年春詔以召還乃
具列王之功于禮祀者以明詔可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之
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于是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

相事者之職名于以陰。又為迎之神之詞。使歌以侑享。既以慰之。王之靈于冥漠。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

世宗肅皇帝神功聖德碑

東經邦宗伯學士

聖白生民以來歷選聲辟。統有全宇。惟三五功德。煥煥炳炳。照竹帛而垂霄壤。迄今可知已。嗣是英君間作。或以勳名顯。或以德聞著。罕觀其兼。即兼焉。亦罕而鮮。降駁而寡粹。竟不能與上世者方軌而馳。則信乎聖主之難也。惟天統佑我有明。篤生神聖。昌中興之運。惟我世宗肅皇帝。北自藩服。應運握符。恢帝緒。拓皇圖。緯經陰陽。闢闢天地。至道淵博。駿烈紛綸。即能言之。士莫克躬。稱述矣。臣叨被眷遇。荷陞戟贊。惟懼日久。竊伏觀帝之聖神。天縱之也。中正純粹。乃位天德。仁明而武。衆善備焉。故其攬萬機也。事成不獨斷。議定不立決。鑒先朝之失。凡厥積。實宿弊。為天下患者。芟夷決剔。靡有遺伏。睿謨坐制。萬里北顧。而胡塵淨。而戎而海波。經即孔稱。幾乎之功。書頌承哉之烈。不

美之九神超

七七

此段
叙
德

足多矣。適若宅心純穆。與學緝熙。左右涉澤。參九玄之上。和樂
暑雨。屬興濩之下。永年。至孝。寔通神明。而致一聖學。直胡唐虞
心法于數千載。而與之冥契。緣斯以談帝德。則又磅礴乎兼容

功德

有及我 肅皇帝者也待與盛哉臣觀帝王之事世移代遷
遠酒著定惟阿世君臣詩歌紀述敷張揚勵以示無窮今
肅皇帝之仲功聖德若茲顯鑠何可不勒之金石以垂來世臣
不自量竊爰古義勉極摸擬以述聖美千萬分之一謹拜稽首
上意

作辭曰天啓戎明聖主乃生於乎世宗既聖既神鳳翔即也
與漢水邇踐王猷遐追帝軌無所出地乾健終天學包伊洛

正仰。空。環。悠。悠。視。貞。石。

補 18—447

其人也敏德容學問外夷欽仰學士宋濂其人敏章溢之為中丞也忠孝全歸宋納之為祭酒也臣僚談德此皆見于

聖祖之時者也張輔平南交封為忠烈陳瑄立漕運謚以恭襄

少保黃福之竭誠盡瘁都御史希佐之表儀縉紳位若揚文真

士奇楊文敏祭陽文定博是謂三揚學士皆國之元龜邦之柱

礎見于太宗之時者也自仁宗以來若學士劉球之忠諫

而粹周尙之才豐而遠禮和而恭浩然正氣百折不移誰有若

李時勉孝義幼聞踐形定造誰有似吳敏德吏部魏濬海內達

尊左都軒輓百年廉士文清薛瑄之力行好古恭定年富之保

民為賢又有尚書忠肅王翔少保文達李賢侍郎文莊葉盛皆

所謂山岳之英人物之秀百年之所涵育一代之所綱常固非

末學之所能盡知也夫以先正諸臣既有功於國而朝廷之

待之者亦不薄武臣既祭以大羔又有金券金書山河帶礪載

左盟庶以傳於後文臣既錫以褒謚又使子孫肄業成均隨材

任使至于九卿先正可無負于國家國家亦無負于先正矣

奈之何子孫有才不才之殊故爵祿有及不及之異有零落里

閭與編氓雜處者有投置海島與木石同居者有以祖宗書籍

賣錢于人者彼漢唐功臣其後或以醉金失度或以細故除國

庸何絕祀陳平絕封馬跡之第為園汾陽之宅為寺吁可鑒哉

頃者先帝慨念鴻勳追思駿德嘗詔有司修葺名臣墟墓

錄用後昆恩至渥也天下之人欣開快觀凡負一才挾一藝

者誰不思以功名自見哉愚也素亦化育亦欲出為國家盡

咫尺幸執事進而教之

國家盡

國家盡

國家盡

寶應新開運河成考

呂調陽文華殿大學士

淮揚之間數百里蓋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云其所受天長六

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由而邵伯故安無患高郵自白廣故

公開越河因為漕利者若干載後乃因其圯壞循老堤築重堤

而河之竟亦安流已獨寶應故汜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瀾漫衍

溢不見涯涘而視角樓處湖中如箕焉風之所激為洪濤巨浪

飭蕩為悍震天捍日幾與海潮并域漕之至則舟工枕師惕目

相戒望雲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遇之舟駛如驚不崇朝

而達於淮雲起膚寸狂飈倏來飄搖中繫枕不及旋巧不暇施

即敗亡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輓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

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一朝之不期齊溺俱沉輸於蛟龍

齕之宮而下為魚蟹食也即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觀已

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酒沈澹災於是祭羣言

用大司空議責任撫臣棄園田之迂謀視高郵之成事循老堤

築長堤為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湍悍震

天撼口舟工枕師之所眩瞿辟易而相戒者今若溝渠川涂恬

然而濟昔之胥溺俱沉之處哀號而展轉者一旦安若社席但

聞平謗許而歌歎乃之聲蓋其便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

寶應當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為梗漕艘不濟前即清

濟濁河疏濬底定彼漕艘者非放驢牽漿孰可懷挾提挈而越

之亦非放鳥集鳥飛兔興馬逝離然而至者如人病在咽喉何

言脾胃故寶應之于漕亦急已曩年之為患議者數數至于今

而始河何哉經始之慮眾不啻便以唇吻制之甲可乙否莫執

嘉咎則難役鉅費然所出不貲上之不待仰給于外帑下之不

嘉咎則難役鉅費然所出不貲上之不待仰給于外帑下之不

嘉咎則難役鉅費然所出不貲上之不待仰給于外帑下之不

侯復括千小庫減省則不足以就功又於何取之則難重臣數
易在事者率遠慮視之計日待遷莫適任然則難幸賴
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數然獨斷不憚一勞費費知人善任以
成有功蓋非臣之力 君之德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
水遺利史遷興嘆及觀豹所稱為君治鄴而君亦臣璽為左右
治鄴而君拜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棄用豹未必漳水在其
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抱臣如鼓事如車技如馬則惟今
日之謂了故記之以脩修河渠書者采焉河南南起新鎮三官
南北經槐角樓至寶應南門長三十五里新堤廢若干夫役入
徒若干賞金錢若干縉經治於某年月竣諸有事於諸役者累
其詳並書

鹽政考

申時行大書

鹽政考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以
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
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攷 國初置轉運提舉為
鹽司而漕之南北浙之東西長河可東山東閩粵滇與夫鹽
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
有鹽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
塞下粟無騰價馬則邊利也今商自為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
士飽馬騰扞圍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
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聞給無畱行商人旦輸粟夕受
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
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電丁給鹽地給草場
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
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 國家雖政
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
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說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
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收支
是居傾固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雖
司也自度支葉洪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
儲資于內帑商跡絕于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即
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實之開也自
弘正開始也或勦戚恩賜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
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製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撫
之報中使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然

開作之
意蓋于

同。其。緊。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洋。給。至。今。兄。弟。妻。子。代。其。者。則。此。便。也。乃。竈。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場。場。滿。其。拜。氣。其。其。乾。沒。不。過。總。催。家。一。備。而。已。分。業。蕩。然。焉。貨。為。生。欲。無。則。已。不。可。得。也。乃。額。盤。之。清。也。自。課。重。也。彼。一。引。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高。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費。是。以。盜。賣。湧。貴。而。人。競。趨。私。盜。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盜。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盜。餘。盜。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因。乃。曰。挾。盜。者。絞。貨。私。盜。者。絞。將。能。行。乎。之。利。不。為。奸。人。索。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盜。徒。高。牆。大。軸。予。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網。維。不。弛。微。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考類

乘。變。而。橫。擊。其。何。以。彈。之。故。盜。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

以工令

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天。

祖宗之法。觀若畫一。藉令任事者深考而善提督之。何有于區區盜政哉。愚謹攷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圖書考

沈一貫

大哉象數之理乎。理之所始。象數之所起乎。聖人者。達於天地自然之理。以觀象數之原。故其始也。非有所附麗以求信於天。下而後世說家。止于象數者。率喜為新奇。牽合文致。好自托以。求附于聖人。而不實。蓋以晦矣。今天天聖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作因。不言圖之故。言洛出書。而不言書之故。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數之多寡也。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也。其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者。則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至班固。五行志。復引欽。向之說。以為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而後。諸家之言。易範者。必徵圖書。而類以九疇配易八卦。至宋儒蔡九峰。氏。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九考類。

五

乃衍九疇之數。作皇極內篇。遂以九衍之。而世儒復從之。以為因占設教。與易同歸。得洪範不傳之秘。愚則以為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範之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致非九疇也。試舉而論之。尚之數。一六居北。以水位乎北也。二七居前。以火仁乎南也。三八為木。木以陽故居左。四九為金。金以陰故居右。五土為土。土為中氣。故居中。陽之數奇。奇主天。故一三五七九屬之天。尚之所為白其文也。陰之數偶。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尚之所為黑其文也。是其于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進之于易。無不合者。以之為易。則然也。乃若書之為範。則有可疑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若洛書之文也。而範之疇。合焉。語其數。則同矣。然九疇次序。一曰五行。何以居士。二曰五事。何以居右。三曰八政。何以

以居左而五紀之四何以居前左五為皇極何以居中而三德之六何以居後右七曰稽疑何以居右而庶徵福極何八九而各專一位邪況書之數一三五七九者奇也奇者陽而五行入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陽與奇邪二四六八者偶也偶屬陰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陰與偶邪若陰陽奇偶而唯取其數之九則列數之不必前後左右之分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以待禹第而出之邪其為章合附會可知矣故愚以為書皆可以作易而洪範非洛書也若蔡氏皇極內篇應前之作又多可論者蓋禹所敘箕子所陳三才之道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非故縱橫其文錯綜其目必足其數以求合於洛龜所負之文也若蔡氏必信以為疇之目合于書之九也範之疇猶夫易之卦也不知焉雖無文而象數之理已具則易在其中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九考類

若蔡氏所衍之數則以明範也而自原以至終其橫數之八十有一者果若易之有卦乎其於九疇所第自初一以至次九者果皆數之所能盡乎至八十一圖之縱數果若易之有爻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果若卦之有爻詞否乎其於也疇之目自五以金木水火土至于五福六極之理果皆無所捨漏而吉凶災祥休咎之占果足以盡疇乎其為穿鑿強附可知故愚以為範有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世徒見緯候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因是以信其必然而不知六經未作道未嘗不在也象數未盡理未嘗不明也學者誠達于象數之原以契傳心之要則何有于諸說之紛紛哉

五德之運考 陸可教
則太史公嘗觀五德之論防于鄭衍其書缺而不傳而後儒者從而推虛之蓋自太吳以至于今皆有所乘以起而其治皆有所應殆難哉其論之矣夫五行之運萬古無息故四時之相代日月之相代五者無不迭運于其間而況帝王之興固天地間變革之一大會也而獨無所乘乎顧其所指何代為木何代為金何代為火何代為水與夫政治數色之類罔不應之而又有順而相生而相克之論則其理始迂曲而不通其說始紛紜而靡定矣嘗就其說而考之而不得其一定之論者有三生剋之難據也微驗之無稽也時代之相舛也夫相生者從其所承之序也故太吳為木而炎帝以火承之軒轅為土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劉向之說也相剋者從其所不勝者言之也故夏為木而商以金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九考類

之商為金而周以火剋之是鄭衍之旨也然則是向之說獨可推于五帝之前而衍之說獨可推於三季之後矣且夫五帝之相繼三王之代興其生剋之際猶可言也若夫唐之繼漢宋之繼唐與夫我國家之繼宋既非順而受之又非剋而代之也果孰為相生乎孰為相剋乎抑其間自為生剋者各有在乎是所謂生剋之難據者也夫帝王命世之符古今論之難矣乃若周以赤鳥之祥漢以黃龍之瑞則明儒碩師皆以為火土之符而程子亦且有唐為土德無水災亦朝水德多河患之語矣然愚以為三川竭而周亡則亦可以言水亦帝呼而漢王則亦可以言火也至于唐宋水災之說尤為難據蓋宋水災特其都汴之時耳南遷而後河患不宋而金矣金之所乘亦宋之運邪抑宋之運已盡而金乘之邪是所謂微驗之無稽者也且

夫五行之數近而支干之更屬遠而宋暑之遞遷固未有紀而不結之處亦未有彼盈而此縮者也獨至于帝王之乘運而疑之則周之火德何獨長而秦之水德何獨促也則其餘可推矣或曰北閏氣也則秦之閏周三國之閏漢五代之閏唐猶或有說何者其時未久也乃至由晉以迄于唐其間分國以十數歷年以百數何可以問言也豈五行之運至是絕邪或五行之運無絕而諸國不足以乘之邪乃諸國又各自以其所乘為運而不能以相一也又豈世統有分裂而運亦因之邪是所謂時代之多舛者也或曰夏之尚忠而用黑也商之尚質而用白也周之尚文而用赤也往往質之經傳而皆合何也曰此亦世儒附會之談也蓋忠而質而文者順其勢也尚白而尚赤者因其時也豈謂必如是而後合于金木火之德邪況當周之盛時杞

固猶用黑而宋固用白也又豈以為夏商之餘運在邪且夫色數既各有所尚固代自為制矣而五色之觀五紀之協五事之用何代可廢而廟制之用七樂舞之用八音之用五而律之用六則歷代無損益焉然則色數之用又何必加協於所乘之運邪此皆據其已成之說而其自相謬戾每每若此則夫五德之運吾何從而正之然則將遂以為謬悠迂誕而一切去之乎曰否天地有大運帝王有正統統與運合而興者三代漢唐宋我國家是也統與運舛而亂者秦隋五代金元之際是也故執是以觀始終五德之運而思過半矣

夫五行之數近而支干之更屬遠而宋暑之遞遷固未有紀而不結之處亦未有彼盈而此縮者也獨至于帝王之乘運而疑之則周之火德何獨長而秦之水德何獨促也則其餘可推矣或曰北閏氣也則秦之閏周三國之閏漢五代之閏唐猶或有說何者其時未久也乃至由晉以迄于唐其間分國以十數歷年以百數何可以問言也豈五行之運至是絕邪或五行之運無絕而諸國不足以乘之邪乃諸國又各自以其所乘為運而不能以相一也又豈世統有分裂而運亦因之邪是所謂時代之多舛者也或曰夏之尚忠而用黑也商之尚質而用白也周之尚文而用赤也往往質之經傳而皆合何也曰此亦世儒附會之談也蓋忠而質而文者順其勢也尚白而尚赤者因其時也豈謂必如是而後合于金木火之德邪況當周之盛時杞

歲差考

王喬桂 翰林庶吉士

天體至圓日麗天而行者也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天與日偕運並行而成歲功然運速盈虛不能一律齊於是曆家取其舒縮之中立法以權之俾變者常通各得其時而無有餘不足之憾是曰歲差余考往古堯時冬至初昏卯中日在虛七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政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政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我朝嘉靖間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夫虛者北方之宿也日麗北陸在玄枵子位箕者東方之宿也日麗東陸在所木寅位今去堯時未四千年而計所差已五十度矣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增定皇朝曆表卷之九考類四九

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或曰宋祖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移一度隋張胃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遂折中兩家以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前後皆精密焉或又曰唐僧一行以太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由唐以來曆象咸尚焉太衍之說曰日麗一歲行周天之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之分三十有六積而至于八十三三年則差三年四十分為差一度矣元郭守敬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以至元年已為曆元歲周歲為三百六十

庶辰月食時刻分秒起設方位多推算不合宜及今精擇知曆理者廣集疇人子弟于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詳測日影黃道赤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於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食日躔月離之類視元丰已以來有所錯誤備錄上覽然後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今其言猶存論曰天運至妙而曆紀之民用至竄而曆先之是曆之作也聖人所以弘泰贊之用廓經綸之業厥繫崇且鉅矣然觀之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書之言欽也固順天以求合而人固所庸其知識矣釋革之義則天運靡弊難以數拘而隨時變通亦有不可廢者乎古之曆自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迄隋宋十二改唐高宗迄周末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三改暨社若後差一度矣而當

詩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虞夏定差法取五
十年何承天取百年而劉焯以七十五年易之則中星之取四中
六年虞夏取百八十六年而張胃玄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易之
大衍之後郭守敬立為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法無遽效此者
而漸有非合蓋曆之非善也天道攸遠運動無常巧曆不能盡
其數聖哲莫或窮其變理也勢也隨時窺測以收弊符軌是亦
可少乎然有曆數有曆理知數而不知理者曆家之所以流于
誣也知理而不知數者儒家之所以失于迂也歲差之法亦在
于理與數兩究之哉

九邊屯政考

夫邊計之重且亟者莫如中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官田。甲餉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種。於焉捍禦。蓋即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也。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於上。耆碩擘畫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為攸攸。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何也。高皇帝開海運之京。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納所賦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初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衛戍。訖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嘗以鈔定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今屯士并樹桑棗柿栗。

卷之九 耆類

五二

此下上
三政書
述屯政
之詳且
善
 隨地所宜。士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如此其盡也。
 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均。土客軍民。
 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以勞。
 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勤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
 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
 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
 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力如此其核也。
 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久。
 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漕輸大維多。至二。
 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盛。
 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

戰馬千百八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
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常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
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
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莊田空閑之區咸歸
墾闢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
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收耕士卒疲憊亦無束田有可耕之
田而不

長耕如梁材所䟽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以官屯為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嚴池明日微遮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錫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嬉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弃莠粟不繼

卷之九考類

三

此言復
屯政
士馬不飽。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
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開荒蕪。革豪政。蠲免修葺障遠斥埃。每
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
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為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為邊帥豪戶
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請勸適生。屢階夫。與膏土沃田。鞠
為茂草。孰若捐以予人。請明詔有長開種者。悉與為業。毋有所
問。或以為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
盡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益諸
議之指。大都任人庸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為維持。甄
法之復。尤不可以不亟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于
垣上。壓於伍內。有亡費之利。而外有守圉之備。以振威生氣。制
戎撻虜。其惟屯政哉。作屯政考。

京營兵制攷

李廷機 會元 補

國家兵制初蓋視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中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與執金吾皆二百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衛軍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意外之虞生於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必命蓋高皇帝以神武久處行間洞悉戎機雖當秦弓韓矢之時而所為善藏利器強幹固本執長策而神宇內若淵乎微矣成祖祚燕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而設五軍神機二千三大營五軍皆有步兵有騎兵教陣法神機皆步兵習火器三千營皆騎兵專扈從而歲令河南山東六寧四都司軍番上練閱於

五五

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見為官者五百二十有奇而為軍者十二萬為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戰守有備兵蓋分為三十小營合為三大營又合為戎政府云國初制兵患其聚而難制故主於分既分之後患其散而無紀故主於合分合之間莫不有權存焉而譚者或以為兵利分不利合無紀之患失在政不在制也夫兵猶水也滙會巨浸溢為洪流則且有潰決衝溢不可捍禦之患疏之別之以殺其勢則相高皇之慮遠矣夫收太阿之權授臂指之執其惟初制哉作京營兵制攷

以厚以
其大其
其古其

之才
之木

激昂

新歷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夫相天下者母以有已而已何者天下事未有不須人而可以
已濟者也有已則見人之賢而不能以已推之見人之美而不能
能以已成之與人共事而不能以已下之夫有已之心不足以及
治三畝之宅也况天下相乎火之稱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為
冠孝宣中典丙魏有聲嗟乎四子之勳爛焉冠乎當時施之後
世幾與閣天散宜生等爭烈矣閣嘗贊其行事鄭侯以治平陽
以守高平以嚴明博陽以寬大奉法順流與民更始與夫日飲
醇酒無所請事者不共術而治總領其職甚稱上意與夫小事
不親操更不案者不同轍而趨要各並時而榮成濟厥世難軒
恆也予不詳詳其大者則所謂母以有已是以已母以有已之心
古大臣協恭和衷師師濟濟之心也以子即未開道迺其相漢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蓋庶幾古大臣之用心焉夫其操志推賢不以忿猜撓厥盛美
抑何公也自以不如前人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約束客莫得說
子莫得陳抑何明也一以嚴一以寬通同心輔政令其主兩重
之終身不見其卻抑何決也蓋聖性其利於國不必其善法
惟其安於民不必其所宜寬嚴惟其適於治不必其同而無間
此四子所以忘私徇國安主庇民各展其謀同濟天網勳業垂
而不滅光藻朗而不渝也向使當推轂而修繼介之嫌則觀若
之令不信于後矣當仰成而持師心之見則寧一之歌不興乎
時矣處此肩而操異同之意則中興之功不聞于世矣夫相猶
操舟然前若操而左後者操而右雖有勁柁利楫曾不能涉岸
常猶御馬然一人策之使前一人策之使後雖有良駒堅轡曾
不能致里舍何者獨任者無明白用者無功相臣有私心則國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家有奔績也是故夔龍議而虞興周公歎而周熾種蠶合磁
新康蘭睦而趙強房杜姚宋熙載千世宗家韓范富歐襄理校
同壘室共濟之效所從來矣予故評漢相并及之以為相天下者鑑
焉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增定

劉子玄評史衆正

于慎行人宗伯

羅太史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邇矣然而還固不
往代罕稱良家寥寥千載莫嗣吁其難矣唐有劉子知幾風
筆陣風以卓資獨秉淵覽三為史臣兩入東觀情極載籍馳騁古今提
要鈎玄括囊殆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臣
之紀兩京三國之謨中朝江左之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
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摭
正二罪押闕靡有遁形斯已勤矣迺其神識融洞取舍嚴明操筆有南
三夫即孤之志摘藻有班馬之文克其韞籍不足稱一代之良史哉而
在亦乃好奇自信抱其深文小則取笑于方家大則得罪于名教惜
也難得之才遺此無窮之恨省而撫然為之太息略而原之蓋
其罪有二而其失有三夫堯禹為聖幸癸為凶自生民所共觀

卷之九評類

五六

記而信傳疑之語遵好事之說以汲書為龜策以六籍為土直
信其言也則丹朱之不肖重華有築塘之謀倉梧之不返文命
有服丹之志朱紂之不道如陳琳草檄之誣西伯之勸黎如桓
桓拜表之微遂使皇圖帝祿萃通逃之數傾宮瑤室適重拱之
此言可見之執不可忍也蓋萬世人又適端侮聖之罪一也夫
信其言之言亦孔子之經籍籍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攸當
如漢湯斬桀則紀意破陳曹國無風則益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
意祇謂有私至所據斷則魏丕曰舜西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
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亂臣依附之口人之不聽一至于此而
能品藻人倫勸懲來世者乎離經之罪二也夫史猶繪也善繪
者繪其人之象貌而必得其精神善書者撫事之故實而必存
其命脉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而不靡遺欲其一彼簡書

類百宋
之精華
胸中之
奇味

曰度曰
曰曰曰
曰曰曰
曰曰曰

千古如觀也公素亡祭牲錄明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規
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紹介詞畢載
王生從冀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海之妙也而平玄刺略
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彩是猶操公輸之墨而規矩
蟠龍之技執神而之鑿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
而觀之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表貶之辭或多
擬議是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遺之詠也今焉執西州之
無魚而疑趙盾魚腹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惑細疾竹馬之迎
以鳥啼花咲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斧評無恤最賢之語
是必譁輶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文而後書法無異
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
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

卷之九評類

五九

周暮也項羽為羣盜蜀漢為僭君是不觀英雄之梗概也疑曹
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座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說也謂阮籍聞母
喪無園棋飲酒之狀是不開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嗟夫才
識特達有如子玄而外籍不經彰彰若是諒哉史之難也夫
纖毫之瑕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表
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于世云爾

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袁宗道翰林周史編纂
夫論人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壁經所紀外載在國乘其人
豈無彪炳來茲而芬潤齒頰者然而盈尺之瑱方寸之瑕則全
材難初駕如組再試多蹶則末路難長於室穴短於衝城則大
用難鳳翼其外螭鷖其中則純白難夫置雌黃於三代以降也
則難哉吾無暇更僕論論較著者若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
順命衡命趙衰狐偃從公子而伯西晉先軫之克敵城濮孟明
之取勝焚舟士變之憂先內寧趙武之不煩兵甲絳也和戎向
也愛國教也謀楚矣也顯秦夫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舍此數
大夫也李友勛勤干魯僖甯武救弊於衛成華元折衝於宋桓
夫國家重戡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楚漢上蔡郢之依子

六十

仲子皮舉僑公叔舉僖蓋皆有古推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
子臧以曹讓季札以吳讓倘所謂輕國如徒者耶蓋廉靜士也
已孔父以宋督死仇牧以南宮歿荀息以里克歿倘所謂甘饒
如鮑者邪蓋仗節士也已若乃下惠之治亂並進伯王之卷舒

仲子皮舉僑公叔舉俱蓋皆有古推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燕讓季札以吳讓倘所謂輕國如徒者耶蓋廉靜士也已孔父以宋督死仇牧以南宮弑荀息以里克弑倘所謂甘饒如飴者邪蓋仗節士也已若乃下惠之治亂並進伯王之卷舒緣時士會無隱情于中國又非世所稱貞良士者哉是數大夫者固皆攘棟朝家照映丹青而深詰其生平多瑜焉而不揜其瑕也如駿馬而不勝其蹶也才馬或窒于大用也駸馬或戾於純白也故置雌黃于三代以降難也然予竊謂較用於國家者先功勳定品於一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雄于尊天王嬪戚裔不歃血而來諸侯於股掌上者乎論心而有純于不羞汚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乎是以論功則宜首管氏而狐趙為次敖百里奚單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僑瑗札次之士

會士燮等。又次之。蓋總列國大夫。則予。揚於。優而就。所。揚於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優。而罷小貽。不恭與。請則其它之。可知矣。故求不窘於才。無詭於心。表裏相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盛際也。難論于春秋矣。余固曰。置雖莫于三代以降。則難也。

皇明館課

六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吳應賓

王太史

劉石公

評

春秋

論

一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余讀春秋覽左氏諸薦紳先生事詳其言之也士生百世後

抱方冊任獨智馳騁二百年間別其雌雄而定其品格斯已難

矣抑嘗聞之瞻大屋之隆坻則梁棟之材辨矣睹涉川之利敗

則舟楫之材辨矣微時事之得失則廟堂之材辨矣故置竿於

百步之外而議其尋丈雖不能也循而端之則庸夫莫遁焉

何者彼擬其虛此覈其實也夫事功者君子所以信于後世

之實余故後耳食之譚撫其所設施者歷選國乘若展禽遽瑗

季札皆槩乎有聞於道者而聖門亦並稱之未易以春秋之士

目也至于乘時赴會名垂竹帛者跡其已事可謂軒輊焉管仲

起俘因用東海一隅之齊使桓公為上霸長台陵之後天下晏

如也雖子文毀家紓國以圖北方然卒不競于中夏蓋其數不

勝者管文腹心孤趙爪牙原卻以為明主其規摹視仲亦稍稍

遜焉其後合變書廣諸大夫夾輔之世不失霸幃公壹用智魏

則復霸之業易若反手者蓋扶之者眾非一人力也其於濟難

則李友寬余華元治國則百里奚為賢言則臧文仲強兵則

孟明視孫叔敖諫諍則臧信伯曹劌寒叔叔義則孔父仇牧息

之希綜一邦之巨擘矣襄公而下事多倒置成也賢乎哉郭氏

之會需權強楚東諸侯踵鄭而往朝者十八九焉楚擬台陵吳

長黃池要數十國計臣謀士塗肩目無敵校者是何異棟橈

板崩渡江河御弊揖也猶謂中國有人乎本是時教仲暨狐趙

此極也平虎授政擬之叔牙略同方軌僞也以弱鄭抗二葛

足當夷吾惜所治者小耳叔孫昭子可謂不畏強禦者趙孟

雖清忠儉已甚矣彼叔向之智而矜威於平丘伍員之烈而借

資于專諸是幾何其不為戰國也故以春秋觀之平昭之世去

威文何啻什伯世者功之表也功者才之表也舉而較之知優

劣矣故春秋之諸大夫管仲為優狐趙次之智魏又次之晏子

雖以君顯比功程力不可同日語也又况其下焉者乎或言仲

先詐力後仁義聖門所不道不空過許然余本論才于春秋非

孟子辨王伯旨也且孔子不云乎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夫

仲之功于春秋彰如是而願欲以伯掩之吾不識所賢者誰

也所高者何也此所云耳食者也

增定聖明館課卷之九評類

六三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彭煒翰林國史檢討

盛太史大儒者論古皆稱引述初論人於春秋祇節取而疵摘之
為卑卑無完士至以方于帝臣王佐則又踧踖而却步此其取
議論純求其當哉及讀春秋傳紀列國大夫所為取威定霸強國尊主
正辭氣之盡率卓犖絕特非尋常比則未嘗不慨夫世不乏才而猶怪
夫儒者評騭之過也自周轅既東文武之緒不絕如綫矣徒以
有恭若空名重於九鼎者豈不以列國勳勳藉二三大夫力哉其間片
美才長僅可槩見者未易更僕論論其章明較著者語焉行則
有和不易介之惠昭一買一節之瑗語功烈則有九合一匡之
管仲矢謀城濮之趙孤無隱不折之會老成却慮之變和戎之
絳定難之友存鄭之武霸秦之奚封略之明視以楚成頭之於
苑以楚嚴霸之叔敖以楚昭之申以閻盧強之員語風議則

有和招誦於子革和同辨於晏子觀魚諫于僖伯部曲弼于滅
孫尸諫如鱗立言如豹推賢則叔牙舉仲子皮舉僑相奚舉午
公孫尸舉俱問學則博物之子產多聞之叔向讀墳典立索之
左史國則有守節之子臧讓嬀之子魚退耕之季札抗節於
忠則孔父以宋督荀息以奚齊仇牧以宋閔智愚係君如俞思
而有禮如舍生不交和死不屬子如武之教子若行訟維平哉
風助芳定乎艱難片辭可以解禁感微引可以却嫌疑節槩忠
貞足以康頑立懦明紀振倫炳聲施于當年流文采于百世周
室之不遠陸沈中國之不遠左袒者其四起而維之者衆也千
載而下令人馳景而歎豈馬斯亦賢矣非衆之優乎然求衆優
之優請槩以穆叔三不朽之說吾其伯王乎伯王中夜車聲一
南子能信之他可知矣非夫粹白之東人人素諒不能此也今

伯王皆
仲子產
三人又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評類
六五

忱慨白刃脫履千乘者遇其風誠烈而感激意氣操行則未必
若斯之純矣吾其管仲乎周衰霸功亦不見矣仲也投袂東海
盟八國而問苞茅令方張楚幡然修其職貢譬則迴狂瀾而砥
之受乎難哉嗣而起者功效非無可見而蒙故托疏用力則
有間矣吾其子產乎修鄭國之辭令而考之以禮晉楚屈焉信
乎禮之可以為國而辭之不可已也斯非所稱于不朽者哉至
於中慮若柳下惠者似又當在孔氏門牆未敢以春秋之人
目之也夫命駕荆山則珩璜非寶而圭璧為寶持斤郢林則枿
腐非材而棟樑為材吾所優數子者意亦若此矣夫夫也使生
際盛王陶于仁義禮樂之澤以彼之才之美豈不遂與五臣十
亂分庭相揖讓耶學者鏡覽記聞歷選往哲所得而軒輊者
此可槩焉亦當世失得之林也要之春秋優者吾亦優之如是
而已矣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評類
六五

評仲長統昌言是政論

王直翰林編修

仲長統

夫治世之術則未始有主。失當熙洽斯任安和。遇險傾斯崇振。屬蓋臣各得其說。程世道以為推而質之。王道疑偏也。王道準乎太始。噓喻代用。慘舒亦更。蕩平之風出焉。委神於安和。則謂取精黃老。矯意於振厲。則謂藉口中韓。其輓近世有是邪。嘗以仲長統崔寔二子之言讀之。叮嚀感激。率以拘學古法為咎。而願與天下更始。是何不避苛急之名。而以繼束自附者。蓋惟世變之故也。當昔漢季。皇路艱寒。天子之神靈不奮。而奄人戚里弄威福於掌股之間。習俗頹靡。豪猾自逞。嗚呼。既傾危。洛亦敝。豈復文景時哉。故崔生謂梁肉不如藥石。而仲氏尤惓惓於嚴斷。更人鉞滑。輕於犯禁。於是欲復肉刑。按地不均。素封者帶財為長。於是欲脩閭井。末作淫巧。農桑無所勸。或相距數百里始

卷之九評類

六六

邑焉。於是欲立官長。太公之積寡。祿薄多開私門。於是欲定賦稅。事歸臺閣。恤人柄用。以釀成禍。夫公孤虛受其責。於是欲專任三公。是二子念世族俗。將一切脩飭行之。謂是救弊之術。空爾愚竊。有不取盡然者。夫孝文除肉刑。一詔仁意。謫然至今。誦之使窮民有起色。且人臣將恩德是導。而乃厲之刻乎。國家既多事矣。多設官何為。若民安其業。欲強增損之。若之何其不相劫。愚謂二子之論。大都皆忿激而過者也。其所可者在任三公。敦敦敦才。才換脩武備。定制耳。抑又考其時勢。大柄下移。神器搖動。東漢業已備矣。其不用二子之言也。固無救。即用二子之言。亦無救。不用其言。其究也。如所書靈獻之事矣。用其言而操下。如來徑復虞。禍夫王通。調劑隨寧。矯偏若此之甚哉。故二子者。憂時則切。而於治道則偏也。

九卷畢

均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泰訂

辨類

河源辯

王整 柱國文恪公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腹也。雖然。予以為必出于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子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百里。至吐蕃。采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其河源也。餘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迹。發自張騫。案所歷諸國。其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于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使。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待之易乎。焉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除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四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杵。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焉。東北陲。赤水出其東南陲。洋水出其西北陲。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

百河流入北海康春扶南傳曰恒水出崑崙有五大源分
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
騫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
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
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四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
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于天竺穆王安于瑤池夫豈非親見
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子
寘一出于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寘其山多
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
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親也且天竺諸國
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
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
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
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玄圃閼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
金室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觀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
河源之出于寘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果非一乎曰崑崙之遠
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
北取東南流入渤海其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蔥嶺合東
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
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
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春王正月辨

王錫爵少傳大年士

春王正月之辨無慮十數家而總其說有五則愚請先折四說
者之非乃後證其定說焉或謂周人雖以建子為歲首然而不
改時與月也魯史曰冬十一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或謂周
人改月不改時也魯史曰冬正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此二
說者以為此夫子所以示行夏時意也夫子固曰吾從周又曰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置其以匹夫而改天子之正朔乎夫子
建天下諸侯大夫之無王也而作春秋而已則首改天子之正
朔其何以服天下且如其說則是周人猶以寅為春而夫子直
以子為春是易夏時者自夫子始也又惡在其示行夏時意也
此愚之所未解也或謂周雖以建子為歲首而不改時月夫子
所紀春正月蓋建寅也必若是說則夫子胡不係元年於冬十
一月之上乃每歲輒截子丑兩月而屬之前年乎若曰周人紀
年仍自建寅始又惡在其改正朔也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或謂
自古未嘗改正朔其曰商建丑周建子者後儒附會之說也必
若是說則百代一時也夫子何以曰行夏之時即如輅也冕也
樂也歷代各異故夫子較而酌其可行者奈何獨以百代不易
之時而係之夏乎且考之經史諸書周正與夏正兩者互著苟
自古無改正朔之說何以得有周月而秦人又何緣而以建亥
為首賜行五德劉歆三統彼亦豈能奉千古未有一之事而鑿
空論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然則其說云何則愚直斷以為周
人固自改之矣漢書律曆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庚
戌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而外傳伶州鳩復載武王伐殷
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其為建子月明矣而

書稱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稱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
師逾孟津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正月可證也左傳僖五年正
月日南至雜記孟獻子正月日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
以有事于祖七月之禘獻子為之也冬至之為十月也必矣夏
至之為午月必矣然而稱曰正月七月則周之以建子為正月
可證也而明堂位又稱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大既曰七月之禘獻子為之則必以
正月之郊為故典矣而魯郊稱孟春焉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
可證也周禮川衣正月為民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
如以寅為正月又安所更得正歲乎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
可證也夏令曰九月陰道十月成梁而孟子曰十一月也則周人
十二月與梁成則周之所謂十二月者蓋夏之十月也則周人

增定

增定

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詩助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即繼之
曰為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事云莫則周
人之以建子為歲首可證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
年春二月無冰成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
元年冬十月陰霜殺菽若曰以建寅為正平則寅卯之月之無
冰也亥月之陰霜也應在其為其也而紀之而申酉之月尚安
有所謂麥苗乎則春秋所書春正月之為建子又可證也難者
曰冬之不可以為春至著也豈謂武周大聖而顧錯繆至此哉
曰謂冬之不可以為春此自後人習用夏時之人而執之云爾
也在書甘誓曰有扈氏滅侮五行怠弃三正三正之所從來舊
矣非周獨創之也且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
亥子自一陽之後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

增定

增定

增定

極于六陰之中而為秋冬何為而不可大抵周之正也本乎陽
氣之始萌而名之也因天者也商之正也本乎陽氣之上通而
名之也因地者也夏之正本乎陽氣之已至而名之也因人者
也而待以行事則因人要矣故夫子取夏時焉奈何其必武周
之不以子為春也曰此風流火之陳小夏徂暑之嘆二月載離
之秋莫春來牟之誦此周詩也而舉夏時者何也中春始蠶之
詔季冬斬冰之令此周禮也而舉夏時者又何也曰汲冢周書
不云乎亦曰我周王改代舊曆改正異域以垂三統至于敬授
民時巡狩巡幸所自夏為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周人誠
改正朔而夏正則未嘗廢也當時行之官一遵時王之制若春
秋所載是已而民間猶或襲稱夏正故詩若禮時時維舉則議
論之書與紀載之書異也孰是而必周之不改正朔固矣曰商

增定

增定

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一月則月不易也秦書始建國曰元
年久十月則時不易也豈獨周而易之曰聖人創制立法各自
有度夫安能執商之不易而必諸周乎若亥月之陽氣未至其
不可以為春固也與周正異矣且子據十有一月之係于元祀
也而必商之不易據冬十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秦之不易予
爾余可不得據春王正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周之易哉蓋武
王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若也居道也夫子不可得而與天下
改正朔者也臣道也愚怪夫世之敢以改正朔屬夫子而不敢
以改正朔屬武王也於是乎為之辨

道術辨

陳千陸 春坊學士

道者萬世之公也。而人各徇其見。以自為方。則其大用始裂。子明于至當。以究觀衆論之得失。是故支離漫漶者。不足以有吾之真也。道之統紀。自堯舜傳之周公孔子。如日行于天。江河流于地。其孰得而淫晦之者。惟夫世衰教微。然後方術競出。百家互勝。若它鷁鯉半東。施郢析之徒。堅白異同之論。行僻而堅言偽。而辯猖狂浮游。無所歸宿。以其持之有見。故往往足以詳世取寵。賴子思孟軻。推明正義。以覺寤當時所謂廓氛霾。以重明。迴狂瀾于既倒。功亦偉矣。漢之興也。遷固二子。以陰陽老墨名法與儒並立。為六家。為九流。其舛戾已甚。及佛氏晚出。而其理彌近。其辯彌熾。蓋吾道不絕如綫焉。自是以後。則老佛與儒又並立為三。堅不可破。而諸說者不能同矣。夫道一而已。自人

道術辨 卷之一 辨類

之汎焉。為其說也。分散而為百。又凌夷而為六。為九。至于三。而不可破。豈非吾道之不幸。聖賢所深憫者哉。故今之學者。能闢佛老以昌吾儒。而道術明于天下矣。然在昔韓愈歐陽修之流。號為豪傑。亦嘗奮然攘臂與二氏角。其言徒煩。而卒不能勝者。何邪。蓋吾儒之與佛老辯者。不當斥其異。而當求其同。得其同者。則其異者不言而解也。儒之同于二氏者。何也。吾曰。盡性。彼亦曰。見性。吾曰。主靜。彼亦曰。無為。蓋亦不甚相遠者。然吾儒之道。則欲統四德。和七情。敘五倫。廓而充之。以為天下國家始于操存涵養之密。而終于一體之公。此所以為知化立本。經綸無所倚之學也。彼二氏者。則于父子夫婦之倫。斗斛權量之制。欲一切掃歸于無。而其道固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則其所泥也。當今之世。議論稍涉于佛。老人輒以反戈入室。譏之至究其

獨到 見其同 未其同 三聖論 佛老異 佛老同 是細類

二氏 所以排逐 二氏者 又不深推 其同異 動則稱曰 佛以寂為名 虛以虛為宗 皆非大中至正之旨也 不知吾儒所云 寂然不動 虛

以受人者 誠何物乎 要之二氏之所可取者 正在于此 而其汗漫忘返 卒以得無名教者 特以寂而不能通 虛而不能應 吾儒則以其虛寂 益然推之 萬物耳 然吾儒之學 順而不失 其中二氏之學 逆而無當 于用 所謂毫釐之差 千里之謬 非空言無實者 所得而議也 今有人執此以令于天下 曰 彼二氏之說 非虛妄也 其徐性命全道德者 則其所得也 而遺去名教荒越倫理 則其所失也 吾知為之徒者 知二氏之得 皆吾儒之所有 而二氏之失 又吾儒之所無 將捨其術以趨于正 之不暇 而兩端之道 其視吾儒 猶燭火之于日月 汗漬之于江河 孰敢居然抗衡而相為盛衰也哉 雖然 古今之方術 其散而為百家 淪而為

道術辨 卷之一 辨類

六為九者 皆偏于真妄 不見純全 與佛老亡以異也 是故吾儒之道 恨于心以參天地 育萬物 眾技不能掩其說 羣儒不能其真 吾懼神聖之所以教人者 闇而不宣 鬱而不發 也作道術

忠清仁辨

鄧以讚會元

許國
既隱
三年
定字
乃計
上南
天下
發為
意深
思遠
得之
寂者
修

或有問於子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則忠清要矣。大通
既隱邪害公。私害義者。何可勝數。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亦足風
于世。而列于仁人之林。乃夫子弗輕許焉。何也。意者忠清與仁
亦或有所辨乎。余應之曰。子獨不見夫楚和之璧。靈蛇之珠乎。
雖然。栗然觀則山輝含則川媚。蓋天下稱至寶也。亡論魚目。珠
石。即有片瑕微類者。且不得其席。而觀同。日而談何者。物有至
有未至耳。夫仁固天下至德也。而忠清可若是幾哉。是故亡國
非忠。徇國為忠。辱身非清。潔身為清。此如白。聖丹漆一恒。人辨
之故。智者可以意窺。勇者可以力求。至于仁。則精純粹美。濟乎
其天。智難臆度。力難襲取。自非深于養者。不可一蹴而至。譚何
容易也。故曰。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說忠清與仁者

忠清仁辨

八

三味
微詞
議新
古

夫子此矣。此千之忠也。夷齊之清也。心純乎內。而行高乎外。
夫子此許之曰。仁謂其仁。形于忠。清謂其忠。清。可以盡仁也。
故忠者未必仁。而仁者必忠。清者未必仁。而仁者必清。此非
于心淵之微。其孰從而辨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故非惟忠
清與仁。辨即忠清之間。而情偽和正。亦自辨焉。是故碎首之與
折檻同行。而異靈。經袍之與布被同跡。而異趨。伴驚之御史。幾
與寒。講爭烈。終南之隱士。幾與首陽齊高。此其與仁背馳。無足
置辨。乃有抗疏明庭。批鱗觸忌。而或感發于意氣。流而為激。乃
有敵車。羸馬。不為不欲。而或失聲于破釜。流而為矯。乃有甘
鼎鑊。臨難不避。而或設心于釣奇。見為博名。高乃有揮金。不顧
談國不居。而或灰心于末路。見為變晚節。夫仁者無所為。而為
者也。而或有所為。即私矣。甚至忠而激者。為私。知其激而強忍

忠清仁辨

為亦為私。清而矯者。為私。知其矯而強制。為亦為私。名高非仁。
而有仁心。于逃名。亦非仁。變節非仁。而有仁心。于守節。亦非仁。則
非純心之難哉。是故以述言仁。難以管仲。冒仁者之功。以心言
仁。難以原憲之克伐。不行而不可幾及。心苟能純。則惟負康而
胡負鼎。而相不為忠。清之累心。苟未純。則惟子文之忠。文子之
清。而無當仁之全道。嗚呼。此忠清仁之大較也。假令一忠一清。
謂之以盡仁。則何效。忠修潔之士。代不乏人。而中心安仁者。乃
不少。然見何哉。是不可以無辨。

忠清仁辨

九

蓋安平仲氏嘗為景公論和。同其論和也。曰如衆味之相濟以和其味也。如衆音之相濟以和其音也。其論同也。曰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如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詳哉乎其言之也。仲尼以兩言斷之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斯論出而和同之相去若薰蕕白黑然。意嚴矣。蓋和同之所以異者。其心異也。和公心也。同私心也。心公矣。所見無非公者。則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胞視民與視物。胡為而不和。心私矣。所見無非私者。則必相依以勢。相附以利。相矜以名。相煦以情。胡得而不同。予見夫世之溫厚者。弟坦夷平易見如觀火。處如飲醇。無所不可。知無所不可。節和也。君子也。予見夫世之妍媚脂韋。翁翁咕咕。掘其泥揚其波。彼且為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而

卷之一 辯類
 吾人與之為無町畦同也。小人也。夫君子寧獨與君子和，與眾
 人和，哉。以其無己甚，無尅急，蓋亦有耻，而和小人矣。小人寧獨
 與小人同，與眾人同，哉。以其善惡附，善迎合，蓋亦有時，而同君
 子矣。然君子能和，不能同也。小人能同，不能和也。一議論一行
 事，君子視理謂何耳。可曰可，不可曰不可。然曰然，不然曰不然。
 無以有己，也不強人之同也。無以有人，也不以己同人。是故
 砥柱獨立，不為異懷。慨正色不為激發，憤昌言不為復時。吾求
 同乎理也。乃小人則為同而已矣。此曰然，彼亦曰然。此曰不可，
 彼亦曰不可。人之所向，不憚以己同之。己之所向，必欲強人以
 同之。同則親，不同則讎。同則相引，不同則相惡。寧知有不宜同
 者哉。君子即不同，而非有所多於人也。萬物一體之意，本自
 盎如也。何害其為和。小人操一同心，則先已分門。一立崖岸，設

辨新舊
漢如牛
毛

城府和何由生蓋論君子之不同卽俱為君子而意見議論亦有時而不同者於是各出其肝膈以相質彼無所隱諱此無所計較而適以明其為君子論小人之不和卽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而其心歸之乖隔離散不過惟勢利是視勢窮利盡而寔戈

非石隨之其所引繩批根者卽向所與為同之人也乃所以為
 小人甚哉和與同之所關大也世之治忽升降寔懸于此予觀
 三王之世其君子師師濟濟同寅協恭平心和氣以共濟天下
 是不必已出要於其是事不必已為要於其成泰和之氣翕皇
 周浹而世稱到隆齋是以降人懷忭懽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
 之公心黨同伐異曹起而爭戾也而乃有牛黨李黨洛黨蜀黨
 朔黨一時號為君子者而亦乖和為同遂令天下脊脊多事噫
 可監矣。

七儒解

宋濂翰林學士謚文憲

伯文成
此歷論
世之七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
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司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
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
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
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煙海莫不殫其玄精
竭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浮渣約其枝蔓引脈吐辭頃刻萬言
而不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
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
謂曠達之儒沈鷺寡言通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然速
遽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
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

卷之十解類

十二

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
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取師則當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
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
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鬼神之秘而不知
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
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
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
曠達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
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
也律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
也出入機慮或流詭詐不可以入道也
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

也斯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
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
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
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
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
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西人一也
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
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
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
後無愧于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
儒而聖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傅周公儒而臣孔子
儒而師其道不啻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
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十三

俞問

崔純文教公侍

翰林先生謝病還鄉篤志于六經屏事絕交以著述為業客有問先生者為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執取貴學迂而難統志持而實助先生悉以法言喻之分為上下二篇匪重後明助念同好客問先生曰士胡為而仕也豈非求以成其名利乎哉朱雲請劍于萬乘中伏負十一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曄一見而侯利者都焉先生直王堂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位不過為郎未嘗出謨言上摩人君次取重當世今乃執栗于棘畝灌蔬于斗園八甘黎藿出之與從省侯不式盧法吏不走牘或者先生之有遺行與何其進退之公也先生笑曰君子不于乎名之昌而慮乎幾之難不慕乎人之爵而憂乎心之枉大狐之穿萌于線隙宵木之成芽于直苞故已遂之欲乃蹈之而

增定皇明館課

十四

卷之十解類
 鼎回可貳之心所談之而能悟昔張良借重于四皓顧能推愛于男子鄒陽發悟于長君李泌全嗣子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可言不得其交者不能沮道有卷舒言有昌枯飭危辭而浮于所惠持破誠而放其已成立已之名揚主之過假信之文希主之寵非忠臣之用心也且夫耽風簞者殫其肢體甘酸者毒其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而易終身之安固為口體之細而道義之重衣執持者人修其觀富田園者備利其直是以於陵灌園而辟相邵丹免秩而養志其取于世也廉其責于已也厚其身可抑而其志不可奪其生可成而其道不可折子不見當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奴僕舞勢遠其受戮妻子冒辱又不見當世之君子乎飾偽要譽人皆趨之偽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之漁于民也唯嫌其微及其陷于刑也唯惜其巨曷若守清正

大呂
鍾不作
鍾不細

之節甘退讓之分乎夫蛟龍之潛魚一困之一旦升霄或吳則沾濡下土夫大者小之惑也

增定皇明館課

十五

三禮解

余有丁

君子之談經也。宜何如哉。求其致用之實。而不必于經傳之虛。文也。觀其旨意之歸。而不必於離合之陳迹也。夫經何為者也。聖人之心。潛蓄而不可知。於是著之為經。而聖人之精。以寓夫傳何為者也。聖人之言。渾噩而不可窺。於是箋之為傳。而聖人之旨。以明。奈何後之學者。抵牾不類。或更出一己之見。而輕棄先儒之言。或病其破碎難尋。而欲付之無所用之域。吁。亦過矣。愚以為。仍其貫。勿變其初。存其舊說。勿更以新意。以是而傳之。天下俟之無窮。當必有明世相感者矣。請得為執事言之。夫六經。皆聖人之心法也。而周禮也者。又孔子定以詔萬世之治天下者也。夫是禮也。儀禮其經也。周官其制也。禮記其傳也。自秦大燔燒之後。其書之存亡。已不可得而知。而漢武之朝。乃忽出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十解類

十七

于後世之論者。實紛紛焉。是故持其書而上獻者。河間獻王也。傳之者。劉歆也。補之者。鄭康成也。此三禮始出時之諸儒也。自時厥後。病其斷爛而欲廢之者。王安石也。謂其散見于五官。而冬官之文不闕者。俞樾庭也。集三禮而為禮經會元者。葉時也。此漢以後之諸儒也。夫是數君子者。其苦心復古。考究窮年。志則誠可嘉矣。愚則以為。聖人之心。已遠于數千載之上。聖經之文。已散亂于數代之前。而古今異宜。有不可以強同者。不可誣也。古者有其書。則有其官。誦之于學宮。肄之于官府。其語言之清濁。有一定之準。其字畫之多寡。有一定之法。而後之識其文者。寡矣。山之東西。不同音也。字之繁隸。不同體也。而強欲同之。此其可疑者也。其文或一時之所定。其制或一時之所興。而後之知其故者。寡矣。而古今之文義。或有通變也。前人之制作。非

經心

後人之所常見也。而強欲通之。此尤其可疑者也。愚以為。周禮乃周公用世之典。而儀禮為之經。此二書者。斷為聖人之作。無疑然其義之難通者。已不為寡矣。而况于今之禮記。雜出千漢儒之附會。其所為訓詁。尤為難曉。若讀宗為零。讀相為讓。讀近為祈之類。不一而足。恐非盡當時之義矣。此愚之所以嘆息于傳註之支離。而欲獨抱乎遺經者也。夫詩書六藝之教。必折衷于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于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變。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諸儒生于數千載之下。乃欲擬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己意為之傳會。是其智有加于孔孟。然則禮記終不可明乎。亦曰求其致用之實。而不必于經傳之虛文也。觀其意旨之歸。而不必于離合之陳迹也。虛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十解類

十七

心沈氣潛。玩其詞以意逆。忘勿求速解。其于經也。通其可曉者。而不可曉者。姑置焉。何也。吾惟欲古人致用之實。斯已矣。而他何計乎。其于傳也。通其無可疑者。而於可疑者。姑俟焉。何也。吾惟欲會其旨意之歸。而已耳。而他何屑焉。故其缺者。不必為之增。羨者。不必為之損。其錯亂者。不必為之更定。其不可以句者。不必為之強讀。其為八十五篇。為四十九篇。不必為之強辨。吾全其本文而已。何也。惧愈失其真也。夫如是。則有以見古聖之心。會遺經之旨。而千萬年之後。有聖人出焉。亦必信是書之未嘗亡。而可以契周公于千載之上矣。此愚生魯晉之狂語也。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立德立功立言解

許國少傳大學士

叔孫豹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有疑者曰以
穆叔所稱品則業之煌煌不如恂恂之光也詞之琅琅不如黑
黑之章也士君子第取法太上即一簣片言無當于世無傷也
安所事致身本朝之上游心著作之堂為予解之曰子徒觀四
清之異派而忘其同出於崑崙見木之本而不知其即千枝萬
葉之所自繁也夫功不能無德而獨建德亦不能離功而獨尊
言不能無德而獨著德亦不能離言而獨存蓋殊途而同歸異
室而同門予嘗觀覽往昔亦有彥聖之十豪傑之儒涵泳性真
咀嚙道腴仁義為範禮樂為模陰陽為侶神化為伴其中慨然
闕然若鉅麗之都乃其外則澹然澹然若無能之夫然而尸居
而龍見淵嘿而雷聲可以赫赫奕奕可以鏗鏘鞀鞀其析圭擔

卷之十解類

聖垂紳端委當社稷之故為國家所倚能經緯能張能弛通
三五之登閭濟元元於上理澤流九域神紀千祀旂常有勒而
鼎彝有紀其遇事感時矢模陳規談當世之務吐胸中之奇豐
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詞黼黻不以藻繪金玉不以雕追重
如山岳信如施著千聖可俟而百世可垂蓋本之遠者其末茂
膏之沃者其光燁寔酌彼而注茲不期而自合故九功敘禹貢
述毫鼎定伊訓出益梅調說命筆郊鄒定周禮蔚彼皆德臻神
聖發於持滿而流於既溢析之則三合之則一若夫蕭曹佐命
於草昧丙魏高議於巖廊金霍受命於倉卒馬鄧定鼎於動勳
屈宋嘯歌於楚澤董賈挾策於明光班馬蜚英於史氏機雲振
藻於詞場吾姑舍數子何暇分別其雌黃

七日來復解

王象昇東閣大學士

七日來復者何以卦氣言也卦氣起於中孚故坎離震兌各主
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各主一日以三百六十爻當
三百六十日其餘五日四分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得四百
分四分日之一又得二十分共得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
六十四卦則每卦各得六日七分也則盡至陽氣來復隔坤
之一卦正合六日七分之分算曰七日者舉成數而言耳此義之
可通者也或謂自姤至復凡隔七日而陽始來故曰七日來
復爻月言日欲見陽長其速也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也或又謂
自今年之復至明年之姤凡歷七月而陽氣漸復故云然者要
之皆非也夫自姤以來陽氣方消安得陽氣方消而遽圖其復
也自復以後陽氣漸盛安得待其復盛而後見其復也矧陽氣
在天地間無間可息必待七月而後復復亦甚矣果七月而後
復也則當直謂之七月矣又何必委曲其詞而曰七日也哉故
復者繼坤而言非繼姤而言也蓋九月猶為一陽之卦十月而
純陰用事一陽不可得見矣然非盡歲也特以小雪之前其餘
氣雖存而其微小雪之後其生氣未萌而未著不成其為體厚
而其收斂包藏者如來之有蟄絲之有綫理伏綿延以至於冬
至而一陽之體成矣所謂中極也故謂之曰七日來復言自
利盡至復復隔坤之一卦而陽氣已即來復幸其不遠也此聖
人扶陽之至意也譬之行道者焉則盡者其出外時也坤在道
時也復至家時也七日者程期也方其在道未有所止故曠其
宅而為坤及其至家已有所歸故慶其來而為復知行道之人
不可以出外而遂謂其止則則盡之陽豈可以純坤而剝盡

卷之十解類

一九

語意
從虛明
一處中
發去

其盡夫陽氣不以純而盡則七日之說猶為擬議之詞也而况可以七月解之也哉知此則知天聖之在人心雖當不粗不聞之際而喜怒哀樂之端已存惟當悟亡反覆之餘而平旦廣明之氣定未嘗息也存之有察之功在學者之自致何如耳其惟顏子乎有不善未嘗復行之故欲成迷度之凶者當學顏子之所學

明倫彙編
卷之十
解類

二十

論周禮
二荒政
說而不
用其是

待荒之
法典則
不九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黃洪憲 奉 坊 憲 鑑

或問周官大司徒荒政從散利而下有十二夫聖王待荒而施政與其散利諸法亦後世倉卒下蠲賑之令爾胡聖人之無前畫也愚解之曰周禮六官聖人皆詳理而實用之獨荒政則備之而不用也凡周所經畫以待荒者政有四而十二政不與焉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人時若弭之密矣分溝洫澮渠之周矣嬰茅代犧鑒之素矣此皆木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為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家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閭之委積以恤鰥阮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民沈殺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穀不售者平頒而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穰穰泰無侵即燠潦不為災即為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早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饒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帝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敘輸粟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讎除盜諸禁無庸矣時詠而備贏乃青祀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縱天災時有則又有司救氏節郊國而以王命均惠焉乃所謂十二政者竟設而不試置而不行是周官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荒也散利聚民諸政竟周世而無可用即荒猶不荒也乃執近則詳于為救而遠于為待失倉卒而議責錄而行亦不過發廩蠲逋上周所稱散

深中
日林
青

利而已。他未還也。甚者饑不必賑。賑不必饑。待哺竭。饑待哺。荒政為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失。旨故爾。愚為之說。唐虞岳牧類以盡職為能。惟明刑一官。必使官之不曠其職。為能周官六卿類以明試為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用。試為功。蓋可合而一之者。然則荒政遂可無講與。曰。何。弗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即不備。一救猶得下策。始不待。不救斯為無策。爾以所聞。率世若平糶。增價。社倉。易易之令。且謂其失之待荒。收之救荒也。然以視周司徒無功之功。有間矣。是為解。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十解類

廿二

太玄準易解

范德新林院廣書

昔漢儒楊雄氏當新莽之世。恬於勢利。薄於進取。篤古學。振幽抉奇。以著書自娛。乃作太玄。以準易。其旨眇其辭幽。其意闊。自當世儒者。鮮能通其說。故疑信參半。然其書迄今具存。或問予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際頤蒙之會。治結繩之治。真醇璞而未散。大道鬱而不著。故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洛圖書。聖人參三才而為兩畫八卦。而重之。蓋時至而神物自效。氣機而象數潛滋。乃欲秘而不可。豈無微而固為。故文王因卦以著。周公依爻以立象。孔子繼乎三聖。繫十翼而彌暢。皆本隱以之顯。將察來而彰往。豈故曲外而點中。漫示人以罔象也。邪。茲雄之作玄也。刻意體摹。治心鑄辭。叮咛詰曲。枝葉離披。讀者不能竟探者。不能窺。故劉歆誚其覆。班固擬之僭。號而當。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十解類

廿三

誅夷不識玄之干易。抑有當矣。乎予解之曰。昔者大道之未章。沈沈茫茫。一物不形。兆不可窺。言不一名。故無得而稱焉。逮夫聖人有作。元化斯剖。卑而為奇。拆而為偶。參之於三。究之於九。於是其蔽不可勝窮。其變不可常守。故河洛異出而同宗。卦疇互發而相紐。蓋天地之道。洩於此。而又溢於彼。聖人之書。作於前。而不必。裝於後。亦各於其所藏。要亦觀其所究而已。玄之要渺。吾不能窺。今姑以其真。易僞者為予言之。夫易始於太極。玄則始於渾儀。易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極之三百八十有四。蓋對待而交錯。以成變。玄自一而三。自三而九。而二十七。而八十一。極之七百二十有九。蓋倚角而參伍。以成規。首以準卦。贊以準爻。測以準象。所以則其體。準文言以文。準繫辭以擬。瑩規圖告準說卦。以數準序卦。以衡準雜卦。以錯。所以比。

治玄與
易準度
考究精
當非熟
下太玄
若不能

公亦行
論其
在
公亦行
論其
在

其辭卦以六爻而定位。玄以四重而成著。大衍五十。虛策之一。以象太極。玄策六十。有六虛其三。以示成虧。金木水火土。配陰陽老少四象之分位。固直蒙直。其象元亨利貞。一氣之周回。易以陰陽消長而生吉凶。悔吝。玄以晝夜升降。而知禍福。誠否。易以卦氣直日。一卦六日七分。之候。玄以日分二贊。每首王四日。五分而奇。易陰坎離震兌。以司二七四氣。玄加騎乘二贊。以象。閏而成期。是皆因四時五行。以為柄法。兩儀太極。以為基故。曰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此其與易相準之大較也。若乃度起。牽牛推之二十八宿。則曆元而布算。律起黃鍾。演之八十一。首則協元聲。而立均。自黃初一。以至上九。配洪範之次第。句一。六同德。至五五共宗。合洛書之生成。蓋本于理。以衍數。根於性。以索情。觀於世。而知變。則乎聖。以立程。故網羅細入。於毛髮統。

卷之十解類

廿四

括函蓋於乾坤。是以平子擬之六籍。君山嘆以絕倫。詮釋更君。實而愈顯。圖語層堯夫。而更明。蓋易其綱也。玄則以弋而亦獲。易其天也。玄則以階而可升。此雄之所為作。而玄之所以傳邪。至其抗辭幽說。崇義眇指出。入於幽微之塗。馳騁於有之之際。至味不諧于眾口。余音難適于但耳。蓋將刺鼎鑪。以俟易牙。調朱絲。以待鍾子。其為趣也。深長其屬情也。宛委。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乎。予亦曰。草玄者。殆有思矣。由是問者。無然曰。止止。惟予之言。玄其白矣。百世而有子雲。殆將莞而唯唯。吾與子姑置。是而忘言。尚其邇義。皇而証以易理。

組機
其工

王松
何石
王松
何石
王松
何石

人心道心解

李大武

自虞廷有人心道心之說。或者疑曰。心一而已。何以謂人心。又何以為道心。心有二乎。哉。予解之曰。心無二。乃心之所自出。而之焉者。則二也。今夫心。非塊然血肉之心也。是理之所涵也。心亦非杳然虛無之心也。是氣之所凝也。惟其合理與氣而成心。故其方寸之中。知覺之動。有出于理。而之于理焉者矣。亦有出于氣。而之于乎欲焉者矣。以其為欲也。則命之曰人心。以其為理也。則命之曰道心。道心。心也。而人心。心亦不可不謂之心也。則總而命之曰心。今夫天下之人。目欲茶色耳欲茶聲。口欲茶味。體欲茶快。是心。人人而有者也。即上智獨不然乎。哉。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心。亦人人而有者也。即下愚獨不然乎。哉。人心。道心。皆人之所不能無。然而為道心。

卷之十解類

廿五

之累者。人心也。為人心之制者。道心也。出手。人心。即入手。道心。出乎道心。即入乎人心。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二者交相勝。而道心常不能勝。人心何者。道心正。人心邪。道心義。人心利。道心拘。檢人心。便安。以正與邪。爭其數。不勝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道心不勝。人心於是。姦聲亂色。入焉。而紛紛華靡。入焉。而傷情慢恣。入焉。而縱危者。日以危。微者。日以微。其危也。至於不可留。過其微也。至於不可救。藥蓋至是。而聖狂定。哲愚懸矣。何以故。則人心勝。道心也。夫人心與道心。異然而未嘗不可。為道心也。道心與人心。異然而未嘗不可。為人心也。自道心而放之。即人自人心。而操之。即道。猶行者。然南其轅。則南北其轅。則北。無定方也。猶射者。然引而左。則左。引而右。則右。無定向也。俄而道心。俄而人心。無定心也。此無他。心活物也。人心。道心。皆。

仁也。當其動而之道。豈其無人心。顧道為主耳。使舍而從人。何道非人。當其動而之人。豈其無道心。顧人為主耳。使舍而從道。何人非道。之二者。別若蒼素而唯。僅毫芒隔若雲泥而幾。幾。頃非明不晰。是故貴精也。非健不決。是故貴一也。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人心為役。為主者存之。又存為役者損之。又損至于一真。渾完下私屏退。方寸之中。純然道心而無有所謂人心。即疑于人心而卒歸于道心。而向之二者。又舉而一之。心本至一。何知有道。道且無有何知有人。嗟乎此心學之妙處。廷授受之微指也。

增定明倫彙編 卷之十解類 十六

性習解 李太武 翰林院

世之言性有三曰上焉者不習而自善矣。中者可習焉而上下也。下者惡焉而已矣。然則習之所施。僅中人耳。進善之途。不亦狹乎。聖人懼焉。故為之說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意謂上焉者。固不以善故。忘其習而下焉者。亦必由習而後入於不善。故總其權而歸之習。使入天下之善者。聞而思曰。吾之性其初與不善亦近耳。若之何而可自恃邪。不善者。聞而思曰。吾之性其初與善者亦近耳。若之何而可自斥邪。介於善不善之間者。聞而思曰。善善若否。直與是左右耳。若之何而可去彼就此邪。幸而得天之清且醇者。思以其習成之。固孜孜不敢怠。不幸而得天之濁且駁者。且以其習挽之。亦孜孜不敢怠。如是而性幾全。然則性與習之用。孰大曰。性者。人之所以為生者也。習者。特隨

增定明倫彙編 卷之十解類 十七

而欲飾之耳。非可以與性較也。然則夫子言性。又言習。何故曰性非習無以濟。今夫金之性本剛也。假以烈火加以百煉。則益剛。鑽之性本明也。粉以玄錫磨以白氈。則益明。性固有待習而顯焉者也。知此則上焉者將習之而愈上矣。有人於此。力能拓一石弩也。拓之不已。則能二石矣。日能行五十里也。行之不輟。則能百里矣。性固有待習而充焉者也。知此則中焉者將習而充之矣。竹之性浮也。殘之以為爍。束而投之水。則沉。木之性直也。揉之以為輪。其圓中規。雖有矯暴不能復挺。性固有待習而安焉者也。知此則下焉者亦皆可習而上矣。故必謹乎習之說。而後可以復性。性則一而已矣。上焉者不離于宗者也。中焉者由岐路而歸宗者也。下焉者先失道而後歸者也。及其成功。豈異哉。今夫浮海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

上格源

性也。欲正其習而不明乎性之說焉。故置習而言性。性者。道之源也。習者。道之動也。由習而反乎性。初道之全也。性習解。

曾定見同館課

卷之一解類

廿八

上格源

復其見天地之心解 李大武 翰林院庶吉士
謂造化無窮乎而有時乎收斂謂造化有窮乎而有時乎生育。然則造化畢不可測乎。大易有之。復其見天地之心。此何以解也。天地之化。無斷續而天地之心有隱見。當夫春而萬物熙熙然。夏而萬物油油然。此非天地之神工妙用。誰為之者。然人徒見萬物自熙熙耳。自油油耳。而未見天地之所以為心者。何如也。天地之心。散在萬物。而萬物不自知也。惟夫肅之以秋。冬推之以霜雪。羣芳既歇。木葉盡脫。萬物肅然。慘無生意。斯時也。天地之化。幾乎息。而天地之心。幾乎窮矣。乃一陽潛動。雖當隆冬。沍寒之日。而煦育之意。自有不可掩者。則三陽發動之端。而造化生育之始也。至是而天地之心始可見矣。何也。冬者終也。萬物至此而終也。一陽初復。則冬而又春矣。春而又夏矣。夏而又

曾定見同館課

卷之一解類

廿九

上格源

夫冬矣。生生不息。化化無窮。即一歲而千歲。萬歲可例推也。斯不足以見天地之心乎。覽大易之書。究程邵二子之論。乃知天地之心。見於剝復之際。吾人之心。見於動靜之間。草木斂其液。乃能敷榮。昆蟲蟄其身。乃能奮奮。雷氣之迅。若也不伏。則不奮。龍物之神者。也不潛。則不飛。而况乎人心乎。寂若感之。居翕肯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不專一。則不直遂。不翕聚。則不發散。不收斂。則不奮揚。天地之與人心。一也。子思言致中。子與言夜氣。皆深於復之說者也。是為解。

說類

賣柑者說

劉基太史公

杭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嘗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乎。曰。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衛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季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于所乎。世之為欺者。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沈沈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和峨大冠。拖長紳。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和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飲肥鮮。

言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邪。而託于柑以諷邪。

雷說

劉基文成公

有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譴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句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匪馬。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樞。因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敗事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貸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柔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駭聞於天下。成作編誅。言正直而逆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心。視天之意。而謂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特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耶。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奮而激而發也。陽氣園于陰。必迫迫極而進。上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燄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于大石。豈木石亦罪而震以威之耶。

琴說

宋 潘文公

客有為子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而狹後圓上方下微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冷冷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琴矣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來者亟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而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反側視之良久曰是又不類微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絃間復曰是又不類鏗鏗然冷冷然之可聽者邪遂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晝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輒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民聞之感頷曰子給我矣子給我矣潛乎若大羹玄酒樸乎若黃梓土鼓不足樂也子所嗜者異於是若為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

琴之十說類

十二

而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乎琴之為人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絃為君子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怪乎感所言作琴說

逐鹿說

許觀 元詩中

終南有猛虎逐鹿鹿走嶢嶢甚自謂必死乃墜嶢虎貪鹿亦墜而墜并死深岫中獵者遇而獲之玄微子曰吁嗟哉虎知虎之能死鹿而不知墜之能死虎也故貪鹿而忘險于崖鹿亦意虎之必欲食我也我墜虎必從之使虎而墜虎得無死虎邪甚矣虎勢之迫而急也故先墜意虎必墜虎果隨之墜意在食鹿而不知為虎所愚也亦其貪暴之性使然雖死而不悟者歟噫豈惟虎為然哉秦失鹿項羽逐之而不知漢高為之唯故秦鹿走垓下羽隨而逐之垓下又不知垓下為漢高之唯而韓信又垓中死羽不也鹿逐而羽亡并為漢高獵之使虎不貪暴唯惡得而先之使項羽不貪暴垓下惡得而死之虎不知墜之為死所羽又不知垓下之為已死所嗟夫虎不悟而死於墜項羽

卷之十說類

不悟而死於垓下亦可謂貪暴者之戒矣

報應說

陸政翰林學士

惟陰侯左高祖平六國取項羽天下之功也而見殺于女主
 一峰公
 何進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士忠也而見殺于寺人
 此後世君子所為痛惜者也予獨以謂之二人者亦自有殺身
 之道焉書曰忠也直也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
 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淫之理相為隱伏其見諸人者
 捷如影響之由六形聲人且見其感應之速遂以為彼蒼蒼者若
 罔聞知殆所謂察天者也夫考之辭令其不煩又矢片甲下
 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侯之自以已為大將握重兵在
 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擊齊齊王以食其為給已也而烹之
 則烹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制孝仁董后積不能
 平而進以太后之兄為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好重其權

人非少一說類

陸政

勞與已同乃經奏董后不空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圍董
 氏之宅收重免官保之自殺董后亦憂死則殺董重者非少
 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疾人之有功忘人之軋已必欲取而置
 之於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康幸歟于庸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
 則二人者之成特假婦寺之手耳彼食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
 一不義後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二人者嫉忌之心一萌而殺
 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
 益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掩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
 而出之特以戒夫世之忌嫉者

碧梧丹鳳圖說

羅倫狀元脩撰

鳳聖德也揚義而挾礼負仁而入信履文而繫武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善人國之鳳也在苑若鳳在治若鳳為聖人出也是
 故舜時來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梧桐也皋夔稷
 契高岡之鳳鳳也鳳以致鳳之至也空哉自周之東朝陽之
 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顏子孟子鳳而賢或老於曲肱或困於
 陋巷或卒於浮海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漢氏而下時君之
 慕鳳于其名不于其寔或以鸛雀為鳳或以野鳥為鳳卒不
 可見也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鳳之不至也空哉其在
 下者雄欲鳳漢而棲於新室通欲鳳隋而儀于隋文君子若鳳
 謂隱見之得宜也鷄非鳳比猶知曉晦之候鳳德固若是乎大
 江之西羣鳳之郊藪也濬溪之周氏草廬之吳氏象山之陸氏
 道德而鳳者也廬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
 忠宣洪氏信國文氏之流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人心不
 滅鳳固聖德然不離飛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聲相應一
 鳳鳴而衆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俟其以德為首以仁為心以
 信為負以礼為履以武為繫引吭振羽而一鳴則羣鳳隨之
 舜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於巷阿

卷之十說類

廿五

獲麟說

王 登大學士

春秋何以終于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眾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及魯修經已成麟成而至胡安國亦曰簡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礼樂功亦至矣夫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為是以足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

卷之十說類

廿六

水旱雷雹六鵠退飛鵠鵠來巢多虞有城史不絕書斯時也麟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聖人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玉牒裏方圖說

嚴嵩大學士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內閣題玉牒事少臣等為照玉牒紀載宗支以垂萬世係朝廷重事其制不敢不倍加詳慎其舊牒內有事當廢改者理合開具上請臣等看得第一冊內例有總圖係載天潢世系於首所以表帝王之統合同氣之親一切因世代未遠人數未多有紙一面列書代氏而以珠線各係所出之子孫于下但近年以來宗派蕃衍已倍于前其枝干下累萬茲仍用前制不惟紙狹不敷載而字跡微眇珠線紛亂難以尋檢不無遺漏混淆之弊特來天支萬代愈難續綴臣等竊意纂修古史世表之法以橫格分代數而列書其氏于上其各派所出子孫則從而遞書于各派之下庶世次不紊一覽可見仍餘下方以俟後來

卷之十說類

廿七

增入臣等又思得玉牒之修當以帝系為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有天命藩封如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加于成祖之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既殤而追受封號如悼愍太子在懷王哀冲太子惟當以冊內載之不敢列于圖之前俱所以尊帝統也其無可好如額傷等王則仍書之又壽春王熙祖之父子仁祖之兄也南昌諸王仁祖之長子太祖之兄也俱在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為王今靖江王則南昌王之後也以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之分舊圖以列于帝系之前今續置木支之後以尊帝統也以上諸事皆因舊圖而少加釐改謹著為帝王世系總表一冊進奉御批平不可先尊已不可先尊平用

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為漢盡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惟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人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入之數。千倉之藥不足以應庭廡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以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剗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

則懼迴。橋倒帆舟。師之所百。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全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

三八

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已而集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翻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武場也。金鼓旗幟賞罰也。來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也。又武場。金鼓旗幟賞罰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也。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又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金鼓以令之南進而止退。施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來

坐而兩作。施之于南北則不。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為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戰之士某也。勇某也。懦某也。不知也。發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為刺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于朝曰。請建治也。朝以下之

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條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吁。是教將校法耶。故昔曰。將援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日心一焉。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機張之也。不

必羣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已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馬。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馬。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馬。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氣通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通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通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人良其之。果良其之。器精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大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為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為最。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警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伏百戰則所

三九

練兵教

此論
庶刑者言伏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口杖百誠創斬育終之
以庶刑而口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又古人之言
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若人君之度
也威克愛有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
速伏其辜乎此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增定明倫彙編
人卷之十說類

四十一

一貫忠恕說

楊起元少司馬

王忠
太史
名
在
一
淵
不
以
之
字
自
之
者
曾
子
以
忠
恕
之
說
明
一
貫
而
繫
陽
氏
以
為
借
其
易
明
者
言
之
夫
一
貫
之
下
果
又
有
忠
恕
乎
哉
是
二
之
矣
而
惡
乎
且
所
云
借
者
非
所
名
而
假
名
之
者
也
道
而
可
假
非
至
道
已
言
而
可
假
非
至
言
矣
余
謂
曾
子
之
說
蓋
審
乎
忠
恕
之
為
一
貫
而
在
指
之
者
也
且
夫
人
之
心
易
嘗
不
足
以
貫
天
下
哉
忠
在
二
人
已
之
見
障
人
同
之
心
多
方
於
私
偽
之
術
也
忠
者
與
偽
反
者
也
恕
者
與
私
反
者
也
去
其
偽
且
私
者
而
藩
籬
撤
形
骸
喪
六
通
四
關
於
大
公
之
塗
而
無
一
物
以
關
其
間
如
是
而
不
謂
之
貫
也
可
乎
知
忠
恕
之
貫
而
一
貫
之
不
外
乎
是
彭
彭
明
矣
然
夫
子
以
忠
恕
教
其
徒
而
獨
以
一
貫
之
說
授
之
曾
子
語
上
語
下
則
必
有
分
矣
倘
所
謂
借
言
之
者
耶
而
余
有
以
知
忠
恕
非
僅
僅
學
事
者
也
雖
聖
人
亦
有
之
解
在
乎
夫
子

一篇大旨

增定明倫彙編
人卷之十說類

四十二

從得

亦得

之
告
子
責
矣
總
之
忠
恕
也
其
在
聖
人
則
已
立
立
人
已
達
達
人
者
是
也
其
在
學
者
則
能
近
取
譬
是
也
蓋
大
學
之
道
莫
要
乎
知
知
而
夫
子
由
志
學
以
極
之
亦
不
過
從
心
不
踰
矩
而
已
是
矩
也
庸
獨
非
忠
恕
耶
故
謂
夫
子
無
忠
恕
之
迹
則
可
謂
其
有
加
於
忠
恕
則
未
也
然
夫
子
言
一
而
曾
子
言
忠
恕
忠
恕
二
名
也
一
不
可
以
二
名
將
無
所
謂
借
言
者
是
耶
余
又
亦
以
知
忠
恕
之
不
二
也
解
不
云
乎
蓋
已
之
謂
忠
推
已
之
謂
恕
天
下
未
有
不
盡
已
而
能
推
者
亦
未
有
不
推
已
而
可
謂
之
盡
者
重
其
二
且
夫
論
矩
而
本
之
忠
信
言
忠
而
不
及
恕
則
恕
不
外
忠
之
驗
也
一
言
而
可
以
終
身
行
之
者
乎
其
恕
乎
言
恕
而
不
及
忠
則
忠
不
外
恕
之
驗
也
故
忠
恕
者
所
謂
一
者
也
然
曾
子
固
嘗
忠
恕
矣
其
間
一
貫
而
猶
然
無
所
進
此
則
借
之
為
言
也
庸
何
傷
嘗
試
論
之
迷
於
方
者
以
東
為
西
及
其
指
也
中
也

事如
十九年
不離
此語

忠恕
非一
味哉
方說
思

無所不有。夫悟道
文章而已。不聞離
離下學而言上達也
忠恕曾子之言言其
有三聖相授受也。曰
道者弟而已矣。孝弟非
是道乎。曾子言忠恕而夫子之道盡假
今言忠言孝而夫子之
非一夫人亦悟之而
若無名之為至也。夫子
將何解故忠恕之說曾
任斯年余懼世之君子
察其言而猥附以支離之見而重為

道也。作是說以明之

忠恕也。作是說以明之

四二

荀卿非十二子說
其非子思孟子則已大甚。人言卿敢為高論異說而不讓也。果
然既而思之道固有不和。謀而相發者。卿之非二子也。有意存
焉。抑所謂莊周之伴仲尼。乃所以助仲尼者。歟。昔子思孟子發
明天命性善之言。使人各識其美。不忍自棄于惡。充之可以保
四海育萬物。即堯舜三王易為也。孟子下及此學。失傳世之小儒
沿流失真。不求其本。體之良而直任其性之所發。利汚俗垢駁
蝕其中。不琢不磨。修然自大。千一世略取堯舜之遺文。粗述以
當紛紜戰鬪之場。而不知其作用之所在。則雖謂之幽隱而無
說。閉約而無解。畧法先王而無統。亦非過言。蓋言學思孟者之
罪也。夫卿之學術則不然。以為人性相近。固如未雕之石耳。必

有禮以雕琢。刮磨而文章出焉。經緯成焉。可以治身。可以治兵。
可以用天下。故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審後王之道。於百王
之前。若端拜而議。又曰。尊安之間。簞席之上。帝王之文章具焉。
平世之俗。出焉。此卿所以教習天下之作用。毅然自信。而不疑
者。歟。故夫璞一也。思孟之言。璞王乎王者也。故雖盡力琢磨而
不害其中之所有。卿之言。璞主乎琢磨者也。故不琢不磨。則無
以成器。而致用。此其說固相發也。然其微不學之弊。而并疑乎
性之無良。乃卿好奇之過耳。今曰性惡。玉石幾無辨矣。琢磨安
從施哉。吾觀秦時。卿魯諸生。不達進退。潛見之機。卒以是古非
今。自貽伊戚。則知思孟而後。俗學無當于世用。以致忿怒世怨
於狂秦。其來已非一日。故卿有激而言之其意。蓋以助教耳。而遂
加詆於思孟。二子則是卿之蔽也。此豈果於仲尼者耶。

荀卿非十二子說

沈思

彼田慎諸子者其初源委蓋思自見於世而卿非之卿之
以法仲尼駕思孟自立於天下而宋儒詆之不遺餘力故夫
東道術者不可以不慎也

候氣說

沈自初翰林附撰

天地間一氣耳有氣而後有數有聲數聲皆出乎氣也氣不
定則數不均聲不和律度並復歷象之所取衷而萬事萬物胥
失其節是以古聖人重之自黃帝命伶倫取竹造律命榮後鑄
十二鐘協月節律用十二律之中氣常用十二月之節氣按氣
求聲以宣八風節四序推曆律和神人測乎妙矣其法後稍軼
不傳漢志天子以冬至至先後五日會八能之士候鍾律實土灰
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山效則和否則占諸如客室綆綬段灰
諸法粹然甚具傳至於今若年其間精知巧思之士代有作
述止不家伶倫而人后變乃聲氣之元迄無定據嗟乎獨非莫
知獨是莫曉自首而病之矣愚蓋嘗求其說候氣非難定律難
定黃鍾難夫律者候氣之具而黃鍾者十二律之本也黃鍾并

夫何所據以起律律外矣何所據以候氣蓋自漢司馬遷徒聞
黃鍾得律長九寸遂以九寸為黃鍾正管歷晉魏周齊隋唐五
代以及於宋悉祖其說獨常昭以九寸為黃鍾之變蓋嘗考劉
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
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合少乃
知黃鍾之管實三寸九分而九分者則鐘并數之極而為絃索
之管所謂黃鍾之變是也藉今黃鍾九寸則管極長聲極濁數
極多安在黃鍾之謂君君尊也上也貴也貴數少賤數多數少
者居上數多者居下即如太極數一陰陽數二四象數五行
數五五物數萬而君之者一太極耳天子數一二伯數二三公
數三六卿數六九牧數九百官數百萬國萬民數萬而君之者
一天子耳故宮為君數少自是而商為臣則多角為民則又多

大極天
子而粉

徵為事。雨為物。則又多。然則極少者黃鍾之數也。審鍾以時。士半也。子半陽生。極清。自是漸濁。至午而濁甚。午以後濁漸減。至

卷之十 說類

六

六月之陽氣能上生正月。中間四五月皆無生氣也。指益自提益隔八目隔八。而世儒不講輒遷就附會以成其術。更有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說。有往而不返之說。有生執始南事四十八律以足六十律之說。有虛宮不用之說。正由黃鍾一差百孔千瘡。勢所必至。天惟原黃帝三寸九分之舊味。常昭以九寸為黃鍾之變之言。裁司馬九寸之文。越唐宋諸儒相傳之誤。先以三寸九分正黃鍾之管。然後諸律以漸而增以漸而減。一如前法。無凌躐無參差。迺以實諸密室。緩緩之中。實灰而候之。庶乎氣可應樂。可作萬事。萬化可興。蓋愚讀漢志曰。至治之世。天地氣合而風氣正。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嗟乎其得之矣。

卷之十 說類

四七

十二律旋相為宮說

王喬佳 翰林院應

夫樂始於無聲而宣滯暢和滯邪移俗則律呂之功為鉅律者
師也所以師學陽氣使宣達也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總
之為十二律焉故冬至日月會於星紀位在丑氣合子為黃鐘
大寒會玄枵位在子氣合丑為大呂雨水會雉位在亥氣合
寅為太簇不分會降婁位在戌氣合卯為夾鐘較而會大梁位
在酉氣合辰為姑洗小滿會實沈位在申氣合巳為仲呂夏至
會執首位在未氣合午為蕤賓大暑會鶉火位在午氣合未為
林鐘處暑會鶉尾位在巳氣合申為夷則秋分會壽星位在辰
氣合酉為南呂霜降會大火位在卯氣合戌為無射小雪會析
木位在寅氣合亥為應鐘自黃鐘至仲呂屬陽自蕤賓至應鐘
屬陰合而言之則為大陰陽黃鐘屬陽大呂屬陰一陰一陽相

卷之一 說類

四八

間析而言之則為小陰陽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
虧故其律退而右旋是十二律者上以會十二宮下以應十二
辰豈私智術數所能為哉悉天地自然之理也中於宮彰於商
觸於角祉於徵牢於羽聲與律旋相為宮宮者君主之義也十
二律更迭為主當其為主五聲皆備其法以本宮為君隔八相
生上生益一下生損一取四聲而應和之如黃鐘之宮下生林
鍾徵也上生太簇商也下生南呂羽也上生姑洗角也推之十
一律各為宮亦各應以四聲長短清濁無相凌亂記曰五聲六
律十二管旋相為宮此之謂也夫樂之難不在聲在於定律定
十二律旋相之難不在宮在於黃鐘之宮黃鐘正則諸律各得
其所八音克諧猶運之掌矣昔者中之色所貴于中者以其能
貫十二律而歸於宗也鐘者種也十一月陽氣施種於黃泉物

始萌生應而道之以為六氣元也明此二義然後黃鐘可得而
正也呂氏春秋載黃帝命伶倫取嶰公之竹制律斷而節間三
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鐘之宮曰含少劉恕外紀元忌隋志亦與
呂氏无異焉自太史公志律以黃鐘為九寸蔡季通新書因之
後之言樂者遂祖子長而於諸書漫不加釋於是黃鐘之度茫
然无據而旋相為宮之義亦將寢默而莫可識矣夫黃鐘當子
之中一陽初動於卦為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升陽漸益
故大呂四寸五分然大寒陰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
分也自是而後也向於春故太簇五寸四分又夾鐘六寸三分
又姑洗七寸一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蕤賓
當午之中六陽既亢於卦為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歸漸損故
林鐘八寸四分然大暑陰氣未行陽雖退而尚隆故止降六分

卷之十 說類

四九

也自是而後已向於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又南呂六寸六分又
無射五寸七分又應鐘四寸八分至黃鐘仍得三寸九分焉此
太陽行氣之數也陽性動動者數三始於黃鐘三寸九分陽之
少也極於蕤賓為九寸陽之老也而自九寸約之復終于三寸
九分之數是所謂能貫十一律歸乎其宗者也司馬氏不解九
寸為黃鐘之變而直以為黃鐘之管遂生九分為寸黃鐘八十
一分之說大呂而下以次漸減參差不齊而宮商淆亂不知陽
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管不足夏至後漸降
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况以應鐘接黃鐘終間一月而
相去四寸無奇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哉韋昭曰九寸者黃
鐘之變悟變之旨則知黃鐘其度短也其聲清也而諸律由是
可正矣何者天清而上浮地濁而下凝人受生于天地感物順

形而聲氣出焉清而上升者為貴濁而下降者為賤數少者貴
數多者賤故以五音言之宮聲清黃鍾為正宮其數極少故為
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為臣其聲次清民數多於臣故角為民其
聲清濁相半事多於民故徵為事其聲次濁物多於事故羽為
物其聲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鍾極清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
蕤賓而極大呂次清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則以
漸而清復轉為黃鍾焉惟九寸之說行故議者咸以羽聲為清
宮聲反濁清濁既淆度數遂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而禮
義廢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返又謂黃鍾不復為諸律所後
果若是則旋宮之說真自起哉故審音知樂者當於聲氣之元
求之



東坡心說

周應易 翰林編修

孟子之稱求放心也其說甚辨乃世儒所以釋者為或為安
太史評
以東
儒之說大都謂人恒游千里之外即欲問學要須收之使反復
在中耳嗟乎此未達於心之論也夫心也卷之不盈一握而舒
之盈於六合莫知其往莫知其來即恐離者不至驅之使外即
疑定者不能求之使內斯乃所稱神明不測者也惡謂將心千
里乃稱放哉今有人焉高之窮於空虛之志四極仰之論遠古
俯之等萬物此其心不在適矣顧安得為放也即有人焉處
物而內堵遯事以反觀此其心不在外矣顧以此言不放又安
足該問學也然則所謂求放心者云何孟子固自言之矣曰仁
人心也蓋揭心之體也曰放其心而不知求為世之達仁者慨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請即以孟氏之說證
不忍一牛之殺棘此心之體也仁也乃與甲兵危士臣而捐怨
是放其心也夫克不忍之心以保四海則得吾心此求之說也
當死而不受蹕蹕之食此心之體也仁也乃萬鍾不辨禮義而
受是放其心也夫克無受爾汝之心至不敢以一語默語人則
得吾心此求之說也蓋自古所稱心之操舍存亡故以理欲論
不以中外論也苟其中無欲即旁思遠計固存也若其中有欲
即屏思絕營固放也則心之本然得與不待之較也夫惟不失
其本心即此可以盡性即此可以經世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彼兀守其心之務者曾不可以盡一遠等維一
軒讓若屈執之脈無所用者情猶然舉其圓神者而為鑄焉又
安所真葆真也或曰信如子言則出入無時之說此何以稱焉
曰孟子固云出入無時莫知其御非言有出有入也蓋昔者

女聞人讀是書而訝曰心豈有出入程伯子聞之曰范女不
孟子却是知心夫伯子固謂孟子本自言無出入也惟伯子
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夫惟通於內外之說
而後可與語求放心

卷之十說類

三

淡泊寧靜說

李沂庶吉士

夫豈華服者迂淡泊競奇捷者拙寧靜而駕古之倫逸俗之標
室樸母華寧靜母躁何也去俗之所啗正君子之所尚也魯見
有居必雕繪食必海陸服必綺錦而秉理粹白者乎又見有動
而詞若鳴張舉若驚發提若探升而飭績登闕者乎大都驕奢者志
亦佳溢而淡泊者神元險躁者氣浮而寧靜者養遠古之君子舍餘
飲淳抱真守一於世味一歟所染而才智一無所逞若迂澗遲
頓而無當於用乃其風神灑然湛若冰壺器宇端凝屹若巨折
御筆果
實吐納
即處聲華勢利之場而有雲鴻春則之態居輟輟盤錯之地而
有從容暇豫之思用能集盛持盈肩鴻任鉅功包垢埃名快天
壤斯其創堅何難而規恢何偉哉則以其虛朗之胸襟養之淡
泊者深而遠大之識見鍊之寧靜者熟也故振策挂轡不如太

卷之十說類

三

三登文
法華中
官原
風生終不若淡泊寧靜者之足以收功而樹業也奈何言迂拙
也善乎武侯之言曰淡泊以明志則淡泊非徇名也曰致遠則
寧靜非株守也余敬佩焉以為養心法故為之說而驗夫同志
者

中國昔蜀諸葛武侯言吾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則武侯相
業根本亦五事所當終身佩服而不可須臾忘者有味哉此二
語也愚為之說曰水之性清土泊之則清者濁矣木之性靜風
搖之則靜者擾矣人之性貞欲眩之則貞者褻矣夫人之之初
湛然渙然易嘗有一毫私智妄念於其間哉迨夫形生神發之
後知誘物化之餘不櫻情於濃醪則後志於絲華試語之以淡
泊語之以寧靜鮮不相顧竊笑共指以為迂謹不知吾心吾性
原自淡泊寧靜中來與稽上古有蔬食水飲而樂在其中有隼
獸陋巷而不改其樂彼仲尼至聖顏淵大賢豈耳目口鼻四肢
之欲與人殊哉蓋其性有之天方與造化俱與萬物遊其視塵
俗之紛紛靡靡蓋不啻蚊虻之過前獲鹿蝴蝶之倏為有無也

卷之十說類

四

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古聖賢之高風武侯雖賢
疑未及此而就其所養亦稍有近似者方其高卧南陽抱膝長
吟遊虛以居身既歸以寡慾迹其所處若將終身焉嘗一舍
之動於功名富貴哉及其應三顧之勤展匡復之畧出師二表
忠貫日月木牛流馬妙絕古今自非養之素定見之素高曷克
至此萬代而下稱為人中臥龍而譚相業者必歸之也孔明益
庶幾知道者與奈何世道愈下學術愈漓食不齋養生而務為
五齊八珍之腴衣不蠲蔽體而務為齊統蜀絺之麗居不蕲安
身而務為瓊樓玉宇之制推之目欲觀美色耳欲聽淫聲嗜欲
無涯則求所以足之計亦無所不至由是甘媚寵之羞放齊
人之行營營然日舉其身心而奔馳於聲華利欲之場而不為
之少息何者嗜好亂於中眾欲牽於外惟不淡泊故不寧靜終

其身岸岸焉志為物喪而一無所表樹可愧矣士君子固有志
爾志於道德者功名富貴舉不足以動其心是故棲遲丘壑嘆
傲風雲朝一蓑夕一簞其視鼎珍法膳曾弗煦於此矣衣敝緼
服懸鶉其視絳繡龍袞曾弗聞於此矣觀之若曰君子之淡泊自
然如斯而不加君子之心且泰然無累浩然莫禦至寧至靜而
其天不撓由是出其才以建大功立大節當大難之衝若探囊
而索迎刃而解何者素所積畜也視之絲華濃醪者竟何如雖
然城中高舉四方一尺然則欲返淡泊之風崇寧靜之化入必
有所以倡之者愚因武侯之言而有感於心乃冒為臆說以俟
知道君子

卷之十一說類

五

松柏後凋說

鄭德博國史編修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夫天不能違時。物不能違天。松栢匪金匪石。而能凌厲歲寒。後凋萬彙。何也。莊生有云。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彼固一稟天地貞勁之性。而生者邪木。其品而金石其質者邪。其所受者異邪。且物之生。獨氣耳。氣洩而為菁華。與芬芳。洩則薄薄則不久。而松栢默然澹然。華不足悅。而芳不足襲也。擬李託根沃壤。時之也。若子而以栢獨處。確不食之地。因蓬蒿而厄牛羊。垂李朝樹而夕成陰。然幾何也。而拱矣。松栢者。不日不月。長盤曲鬱紆。其年曾不得而知也。夫其受異。故能獨全其氣。完故能常存。其困厄至。則其摧折之也。難其發育遲。則其衰謝亦後。此理固然。無足怪者。嗟夫。霜露既降。寒威凜冽。野無榮幹。林無繁葉。草木蕭條。山川寂寥。當斯時也。乾坤幾為寂息。造化若將不續。乃有松栢傲風狎雪。元氣競賞。將天之所畱。以點綴乾坤。終造化明正氣之常存。見天心之不絕。即一植之微。而所存者大矣。聞之種樹家。樹松栢以為棟梁也。樹槐柳樓櫓。以為薪也。月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歲計之。則薪之利十。而棟梁之利百。嗟夫。吾樹者。其維松栢哉。其維松栢哉。

卷之十說類

五

書類

論詩書

宋 漁 翰林學士

漁曰。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于風雅者也。自是厥後。正音漸微。至太康復中。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進出于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美。充不綴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二謝亦本子建而雜參于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倣景陽。

卷之十書類

五

而氣骨淵然。駿駁有西漢風。餘或傷于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福道。江文通適于華靡。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于瑣碎。至于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于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章徐庾遺教。顏廉不振。張子書。蘇氏頭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繼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于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昏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于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小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派。

高。雖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五時而後。有李太白宗風。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雖不可。有王摩詰。依彼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守穠鮮。然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大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相高。取法建安。至于大曆之際。錢即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于是為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揮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于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而浪仙獨變入僻。以矯鑿于元白。劉夢得步蹤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淫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于寒澁。盧仝則又自出新

意。而涉于怪誕。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事跡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朱文山。鄭守愚。杜荀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藝文。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于義山。全平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絕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而昆。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彷彿者。元祐之閒。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統以已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煥煉精而性情

有飛揚。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出沒不。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于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數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太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此段却。還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是總上。師其意。雖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則似矣。見詩不。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于此。與者乃能察知之。必于相。耳。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于不朽。若龍視畫圖。單方作。便。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心感觸。而成。非智力。所可及也。明。卷之十。書類。五。

有飛揚。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出沒不。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于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數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太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此段却。還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是總上。師其意。雖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則似矣。見詩不。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于此。與者乃能察知之。必于相。耳。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于不朽。若龍視畫圖。單方作。便。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心感觸。而成。非智力。所可及也。明。卷之十。書類。五。

未及說。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然未便自成一家言。入。規。上。然必于相師者。故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而。之。類。自。高。標。祇。未。能。成。章。無。關。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王。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倡。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知。絕。神。哉。明。卷之十。書類。五。

言兵事書

王維禎國子參議

唐大史
刑川公
頃聞使節抵越中乃即值有海寇之警其報策將領論勇於
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

請王
天子所以遣部使者意也若部使者雷同不肯瀝腸論事則黨
與成于下 人主孤于上耳目塞聰明蔽暴該累立山而

情而無
上不知冤氣蒸雲霧而
主不見從此而天下之難起矣僕甚為憂之夫天下猶家也家

大人克家最矣乃諸舍人連衡以詐家大人久之家計損大人
庶知之則必罪諸舍人逮其罪舍人時家計已莫之抹徒令其

人臣
家大人苦耳夫為其僕而詐其主與為人臣而設其君者則何
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既如吳中又如彼此人人

所悉也彼二三名者乃倒心反舌宣為謾語期惑聽睹此為
身名謀則完矣顧獨奈何今公家財賦事倚東南

其在東南獨浙之杭嘉湖吳之蘇松五方乃居最正遠遭創者
正生五方五方困敝財賦不出公家之用之有憂因之而作非

細故也侍者持寶器不謹則怒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
謹故與之文而咎亦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

王君思賢可耳其意氣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
士卒突至之患即不能一割後事之効要之且半將也管王君

在薊門其時總戎何公者至稱之以為萬人之能何公之才海
內無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君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

意感動之傳關中生言人臣之道賢弗欺而已王君本末心聞
吾言當瞿然失頤慨然變色然起坐躍馬伏劍所向無前矣

語曰鼓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雲南會有既

用事
如王
江之變公竟與定之今按越上復坐 援微公則孰為湯平之
哉僕嘗聞公為大醫倉公馬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倉公之理
多瘕痺非其遺遺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顏色五
易伏臘有觸輒念之然即今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收
離合之惊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以不以聞足下目前皇皇拯
焚溺為

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奈何云交好哉

卷之十書類

六二

論學書

許國大業書

張太師
太岳公

亦近
而文

切中
不弊

志者本
之康後

有頭中
論至此篇
訓至後
後益書

以發博

求工即

為人即

為人即

何是

牛見解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執事興於絕學之後能不於世
俗一切詞章功利之習慨然有志於學也然不於窮陋就正焉今
世號稱士者固童而於塾長而於庠非不日學擊焉曰吾從事
於學也至叩其所以學者茫然不知為何事蓋習俗之溺人久
矣其父兄之所責望與師友之所程督日浸一書焉曰熟此可
以摘文也日誦一文焉曰精此可以干祿也未及論其人之何
如第學而得富貴則以為學成學而不得富貴則以為學不成
嗟夫古聖賢之所以學者豈徒以謀富貴而已哉愚聞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鷄鳴而起擊擊為善者舜之徒
也鷄鳴而起擊擊為利者堯之徒也故學必先於立志莫先于
義利之辨為己為人之間孔孟道德伊周事業皆志也學以充

卷之一書類

六二

其志而已矣執事試觀今世學者其心之所志善邪利耶為人
邪為己耶窮年皓首手不釋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其
心固以漸染沉迷于利欲中終其身逐逐焉入而莫知所底矣
學術不明則事功盡謬此人心之所以寢失其初而世道之所
以日趨于下也間亦稍稍有以事功自奮者雖其立朝之節卓
學可觀如漢唐諸名臣猶不免為血氣用事况其下者乎頃一
二有志之士遂欲併誦書著文而廢之亦悞矣君子固不待誦
書著文然後為學而誦書著文亦何嘗害于學哉愚觀古聖賢
之學未嘗不誦書但誦書之誦非以為博也未嘗不著文但其
文之著非以為工也夫務博求工皆為人也為人即利也聖賢
食不廢膏粱而自不累於味衣不廢文繡而自不累于華君子
之于學如飢之於食也自飽而已矣如寒之於衣也自暖而已

直究本
原

矣於人何與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人
知而學以人不知而教焉非學也

卷之十書類

六三

生不佞。又質亡所底。抱拙懷瑕。處虛空之日久矣。頃者凡下為天子興禮樂。下入一街之欲。使天下風俗未識。意甚盛也。通私心切。有不可者。強而行乎。不能。雖皆其愚心。默而識乎。又非孔氏各言。謂志之義。故敢以書聞。生聞禮中之至也。樂和之盛也。禮樂之起。由中而生也。古者帝王既授天命。有天下。功成事定。矣。猶然遠。巡解讓。不敢。讓。自。休。息。優。游。將。刑。清。醴。醴。至。於。湛。恩。江。海。洽。性。旁。流。兆。姓。皆。歸。而。後。禮。樂。興。彼。豈。意。意。長。縮。妄。自。菲。薄。不。急。一。伐。之。觀。樂。同。隨。就。簡。哉。道。不。可。以。驟。也。今。大。漢。誅。秦。改。項。欲。已。得。于。天。下。矣。然。而。文。未。就。可。未。寧。其。未。此。甲。未。銷。甲。未。息。兵。未。起。去。中。和。之。世。猶。為。遠。也。而。遽。議。禮。樂。毋。乃。亟。乎。夫。于。利。不。與。戈。矛。其。列。而。陳。鐘。磬。不。與。甲。兵。同。儀。而。懸。

呻吟之民。不足與歌咏。瘡痍之衆。不足與鼓舞。當此之時。生即與足下悉心畢議。窮其器數。殫其條貫。終不足以宣播中和儀鳳舞歌也。昔周自后稷始。基靜民十八主。而武王克之。成康繼之。其音嘒嘒在周。振振在周。周公乃始與成王共定禮樂。積德若彼。制作若斯。之難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生雖罷駑。亦嘗聞姬公孔子之道風矣。且秦并天下。廢棄聖王禮樂。所制以吏為師。今獨秦儀在。不可用也。生而來乎。則必循其所習。誦守其所聞。知朝必明堂。饗必清廟。費必五玉。舞必兩階。歌必雍。咸五。登三。書默所習。秦儀者。與天下更始。足下度能從之乎。天陛下雅不好儒。有以儒見者。便罵曰。此儒安足與計議。足下之所明也。生固儒也。求必以儒足下度能得之於。

陛下乎。即不以儒見。候人主。意與時變化。足下能之生又不能。足下羞厄人之獨。引尸祝以自助。足下獨不聞堯之作八音。耶。一藝而足矣。以足下自處。不後於堯。自能出獨智之慮。隨世順俗。度主所能。為以當其心安。所取生。遇為也。夫不更其昔而為。蹕也。倍所聞。而拘世誣也。世無所須于已。而強出焉。鄙也。三行之累。傷乎禮樂。是以懼而不收。聞命。惟足下幸察之。

范醇故翰林

增定皇明制以養之十書類

六六

禮樂之
 正見得
 知如此
 叔孫有
 作堂素
 心現而
 矣

之府庫而不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然而禮樂之制必待
 詞王而後定其經緯創立若斯之難也大漢拔三尺劍誅秦鋤
 項以成帝業大戰四十小戰七十今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
 起而欲興禮樂此何異起尅贏之人而衣冠之且周值夏商之
 後典章故未緩也周公持潤錦之而猶然不易今暴秦之所湮
 滅者何如而足下欲以一旦更定之僕竊以為不自度也僕觀
 足下非誠思以禮佐國致太平者特會主上厭羣臣酒酣擊柱
 無儀法欲因緣造飾等儀投好博寵耳嗟乎此僕之所以不願
 從也足下之諛以取貴幸者幾主矣方二世問楚卒時謾稱人
 人奉職無敢反此與指鹿為馬寧異乎今真主起而雲附可笑
 變服短衣何辱也此輓轡子之所羞而足下忍為之足下安斯

增定全明館藏
卷之十

大

擬唐虞藏用與李邕書

吳應賓

藏用白。竊聞才者。器也。器之府也。既之。則。生。之。一。願。為。不。才。非。惡。才。也。處。才。則。難。矣。僕。不。佞。伏。睹。足。下。天。口。而。珠。璣。散。昂。首。而。風。雲。生。蓋。所。謂。非。常。之。才。者。也。雖。足。下。不。自。標。植。天。下。因。已。使。有。願。氣。顧。然。就。下。矣。且。足。下。起。若。火。間。歷。金。門。上。王。堂。身。名。俱。泰。天。下。莫。敢。望。焉。夷。然。高。視。凌。古。今。卑。將。富。天。下。莫。敢。難。焉。若。然。者。其。取。名。實。也。厚。矣。其。所。擊。服。天。下。之。士。也。多。矣。極。重。於。此。者。必。返。於。彼。物。之。情。也。失。今。不。圖。即。一。口。有。跌。誰。復。為。足。下。謀。者。老。氏。之。形。曰。聰。明。廣。智。守。之。以。愚。又。曰。不。敢。為。天。下。未。彼。豈。務。為。矯。矯。而。多。設。不。然。之。事。哉。誠。達。於。既。福。之。理。也。楊。修。論。衡。遭。際。亂。朝。專。務。揚。已。以。掩。其。上。以。固。宜。矣。賈。生。之。遇。文。帝。幸。矣。一。深。言。則。疎。而。遠。之。稽。康。希。踪。隱。淪。發。憤。自。廢。然。

卷之十書類

六八

卒不免於鐘會。是數君子者。吊古之士。其誰不為之拊心哉。由所以談。無。怒。難。任。積。思。生。害。明。哲。之。說。而。識。矣。且。夫。才。士。者。其。易。與。也。驕。蹇。而。多。疎。孤。特。而。寡。援。即。從。旁。視。之。計。亡。不。得。所。欲。者。方。坐。機。弄。中。謂。自。以。為。得。一。旦。卒。發。悔。將。奚。及。故。有。楚。薄。日。月。之。表。而。籍。編。於。函。頭。名。垂。竹。帛。之。芳。而。自。伏。於。斧。質。機。諸。往。牒。殊。可。痛。也。方。今。安。危。變。於。呼。吸。存。亡。懸。於。反。掌。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誠。能。悟。極。重。之。勢。彌。積。思。之。端。取。老。氏。所。著。以。為。法。鑒。警。楊。補。之。事。以。為。戒。庶。幾。不。遠。伊。復。以。終。永。累。不。然。竊。慮。一。朝。機。械。興。乎。前。敗。履。乘。其。後。當。此。之。時。雖。欲。為。不。才。豈。可。得。乎。鋤。之。責。者。曰。干。將。莫。邪。其。鋒。天。下。之。利。也。然。恣。其。斷。割。不。為。休。止。則。缺。折。必。隨。之。矣。足。下。之。才。所。謂。干。將。莫。邪。者。也。雖。未。缺。折。然。憂。足。下。虞。之。故。於。書。以。附。忠。告。之。說。唯。足。下。財。容。而。寄。藏。之。毋。為。聖。哲。所。笑。使。僕。將。把。臂。才。之。眼。中。其。其。其。

擬唐虞藏用與李邕書

全天叔

初李北海以中藝知名。然雅自負。使氣。虞藏用與北海書。常富。書規之曰。君知干將莫邪乎。昔者。吳王命歐冶鑄千金之劍。二。其。陽。為。干。將。其。陰。為。莫。邪。此。劍。之。利。水。斷。蛟。龍。陸。刺。犀。兕。橫。之。無。前。後。揮。之。無。盤。錯。此。亦。天。下。之。至。快。也。然。而。藏。以。襲。室。必。以。重。匣。蓋。蓋。歷。千。百。歲。不。一。當。試。而。終。不。屑。屑。焉。與。鉛。刀。爭。一。割。之。效。是。故。其。鑄。其。鋒。其。元。其。藏。彌。深。其。用。彌。廣。所。謂。萬。矢。指。精。千。秋。代。寶。者。當。其。無。有。則。之。用。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佞。蓋。觀。於。干。將。莫。邪。得。士。交。焉。夫。天。生。美。才。代。不。乏。矣。木。高。於。林。風。必。摧。之。壤。出。於。埃。鼠。必。留。之。物。性。固。爾。人。亦。宜。然。以。不。佞。嘗。考。諸。籍。上。下。古。今。蓋。弱。植。而。負。尤。累。者。不。可。勝。數。惟。茲。當。頃。儲。之。器。稱。焉。若。夫。曲。士。無。以。曠。乎。達。人。之。觀。福。夫。無。以。廓。乎。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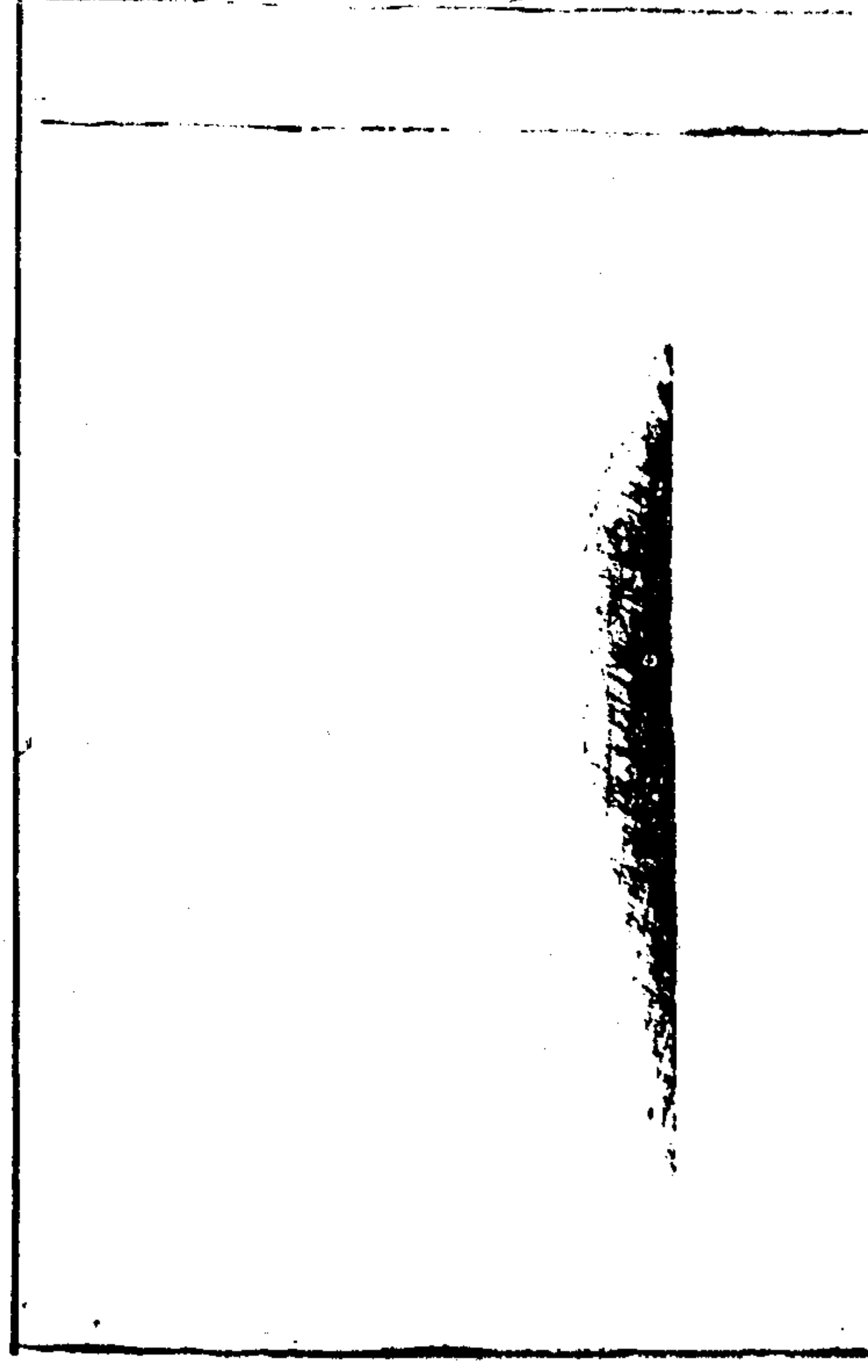
卷之十書類

九

之度。花康。歡。以。自。珍。守。斗。室。而。自。滿。露。才。揚。已。競。世。凌。物。此。崇。怨。之。所。必。歸。而。造。物。之。所。必。棄。者。也。故。夫。王。平。敘。身。於。黜。德。且。謂。勸。於。鷄。肋。機。雲。美。鶴。於。華。亭。嗣。崇。窮。途。於。東。市。四。傑。徵。信。於。裴。公。惟。此。患。矣。足。下。南。金。東。箭。元。精。所。生。汎。學。海。之。波。瀾。擊。人。文。之。頭。袖。翻。翻。偶。才。彪。炳。燦。然。即。干。將。莫。邪。銘。於。此。矣。不。佞。竊。高。下。風。之。行。猥。承。石。交。之。末。竊。有。慮。於。足。下。願。效。忠。告。之。義。常。聞。大。禹。以。不。矜。垂。訓。伯。陽。以。守。雌。著。書。蒙。莊。以。木。鷄。喻。氣。是。故。才。可。有。不。可。形。氣。可。凝。不。可。使。人。之。使。氣。者。輕。浮。淺。露。飛。揚。峭。厲。獨。起。于。一。念。恃。才。之。心。此。一。念。恃。才。之。心。漸。長。漸。形。而。不。慎。也。假。令。操。干。將。莫。邪。出。其。鋒。而。盡。用。之。而。斬。斷。截。格。不。避。不。分。倖。倖。然。號。于。人。曰。彼。惡。敢。當。我。哉。曾。未。幾。何。終。虞。缺。折。

耳孔子不云乎如有周公之才而欲犯孔子之戒於以免禍不亦難哉以不佞觀天下所不足者非才也願足下佩往昔之訓辭鑒流俗之覆轍藉精稭先厚自我抑甚幸壯海得書不能用其後卒為李林甫所害

卷之十書類



與趙定宇書

黃洪憲翰林學士

某頃首溺人必笑不佞將有問也不佞耳妄聞言之為生事不言情不達適有構譏於足下者謂不佞且未釋然於足下又謂足下欲甘心不佞夫流先止於既更流言止於智者不佞之於足下生同鄉進同籍業又同館非有睚眦之素也昔年有相構者世好兄弟不幸罹此聞諸先達何以為顏引鏡窺形何以施罰自然要之語言薄罪過耳即忘非有賢首之雙不共戴天之恨也足下以氣節驕我乎僕謂足下之於江陵也猶俟其失節而攻之不佞已先其盛時而遠之是足下所目擊而深知者足下固焦頭爛額之客而不佞實曲突徙薪之夫假令丁丑之歲僕如在京當不令足下獨成其名足下遽欲自驕而功之乎過矣過矣夫廉頗李雄賈冠卸恨至欲廷辱之手刃之而卒握手

卷之十書類

極歡為刎頸交况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如天空海闊何物不容乃聽誣人之竭諸疑同事之石交而怕怕不能相釋者非大也且足下直諒中誠洞見底裏原無纖介可疑不佞平生嫉妬自守戢翼而棲退步而處心不期先人性不欲故人口不能毀人足下猶疑我乎請剖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詩云尊杵背憎識競由人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遘沮僕願與足下盟曰自今以後有諛夫交構者唾其面而絕其跡勿復與通僕無論在仕無論在田自今大馬之年所不傾心足下而或懷纖介之疑而面是背違者有如日夫葵藿之傾葉也太陽雖不為之迴光而終向之者誠也僕有一念之誠欲進一言為正人君子之助所不出始末忠告而漫言以相怵者有如日足下試垂聽焉嘗聞宋哲宗時鄭浩以直諫獲罪其友田晝戒之曰慎勿以此舉自滿士所當

帝曰：為者未止也。浩浩然自夫謝曰：召贈我學矣。足下能為鄉志。

完侯請教。明畫正言而無誅。可乎。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

末路之難也。足下直氣勁節。批龍鱗而刺虎牙。扶天常。培正氣。

歷九死而不迴。義薄雲霄。聲稱竹帛。能已見於天下矣。今

聖天子拔之幽廢之中。二三元老皆虛已而聽。自六官之長暨

卿寺臺諫諸公。靡不傾心帖耳。奉令承教。時時成飾。皆溢成痛。

如順風而呼。聲益加長。足下之意。得矣。願人情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足下今日舉動。人情觀望。社稷安危。

係之其積德。從身養。國家和平之福。使其名益盛。而其道益

光。惟今日其或違。忘快意。招尤釀怨。自墮其名。亦惟今日足下

不聞乎。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藉令矜能逞技。自以善息少焉。氣力倦。方撥矢釣一發。不中。前

功盡矣。足下負海內之望。有正人君子之名。不乘此時增修至

德善息而大用之。而或標榜以相高。排擊以相尚。鼓雄黃之煩。

別青白之眸。引繩批根。論訛訛訛。如狐裘而羔袖。天下其誰信

之。或謂足下宣言於朝曰：夫某氏宜黜。夫某氏宜罪。前後開揭

者幾四十人。此誠不根之論。然縉紳聞者。靡不重足而立。搏膺

而踊。至欲爭刺刀於公之胸者。竊為足下冤之。夫足下出萬死

不顧一生之計。伏羲敢言以維持世道為己任。豈其弁髦風

志而效淺中薄夫之為。其若人心與國是何。必不其然。然而不

倭日有聞也。則不敢不為足下一陳其愚心也。語云：專欲難成。

眾怨難犯。故國武以翹過。賈禍夫困獸猶鬪。況衆怒乎。足下不見其形。顧察其影。且足下於今未有鈞衡之

則曰者。無他。彼謂足下挾持重望。能鼓人言。觀影生疑。不照像

仁之惑。蓋觀其迹而未諒其心也。故曰：三人市虎。十夫撓指。消

而不息。流為江河。可不慎哉。且吾聞之：積德累行。不見其益。有

皆而大陰賊。被害不見其損。有時而亡。僕於足下有相規之義。

願足下為星使。使天下快而觀之。毋為奔雷掣雷。使天下

驚而畏之。夫以足下之直氣勁節。如此高見卓識。如彼豈不知

所以自審。而徒為此嘵嘵也。且天下國家之事。非一人之意氣

所能撐持。非一人之偏長所能幹旋。其變也有漸。而不可驟其

成也。有機而不可擾。亂離之人。有病疽者。方其繁然而癰腫也。

投之寒涼之劑。以攻其內。佐之銛石鍼艾。以攻其外。其既潰則

服以參朮。以梁肉保護其元氣。而調攝其精神。即有疥癬餘

毒流散。肌表徐當自去耳。藉令癰疽已潰。復因小小疥癬而寒

之。之錄之鍼之剝削。而不已。則精神肫元氣耗弱。日趨於

斃而已矣。今朝廷清明。權奸屏息。廟堂休休。有容太平庶幾可

典而議論。未甚歸一。精神未甚總攝。壁若引隅之輪。總得轉動

不極力推之。輓之。終還淨而止耳。此可不為寒心哉。泰之九二

有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夫泰之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尚可用於包荒。何憂朋黨。而聖人惓惓慮此。何也。蓋所謂包荒

者。非如宋人調停之謂也。當不極而泰之時。機會未定。人心未

安。必有老成持重之操。有藏垢納汙之量。去其大甚。消其未萌。

禦寇于西。而毋進敵於東。拒虎于前。而毋縱狼於後。鎮之以靜

行之。以權使恩威並濟。寬猛相濟。施乃可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使

天下久安而不亂。乃或不相其機。空不度其標。木吹毛求疵。如

泥亂繩。而終之使人主目猜疑於內。宰相不敢主持于外。議不

歸公權不歸一其究也不激而外變則激而中制後雖繁其
及之乎故易論焉河而必先之包荒誠慮之也又君子彙征稱
正人者固多而其間成德中庸之士益寡或齊氣用事易於激
昂或標榜相高易於護短而一時望風景附之徒多藉其游揚
以為名高如蟻慕羶如蚋集醴群赴響臻賢不易混如楊漫首
叛大防卒釀宋亂此不可不察也又或有好為高論逞於一擊
而卒貽國家之累或黨同伐異藉公行私報睚眦之小忿傷
和平之雅道始猶以君子而攻小人終以君子而攻君子始猶
以意氣而相結比終且以名位而相擠排況夫鼓衆不已必且
招權招權不已必且招賄而苞苴公行倖門載啓履霜堅冰勢
所必至又其甚者如黨錮之慘熙寧之禍非必皆小人之過亦
君子有以釀成之也故聖人於拔茅舉征之時而深致意於朋

卷之一言類
亡之戒戒君子也非戒小人也今之所求征者非宿儒故老則
義士直臣萬萬無是然君子貴未然之防毋寧使人謂我為杞
人也與哉僕今願足下法周易之義思保泰之圖體廟堂開誠
布公之心養國家忠厚和平之福扶公義無樹私交敦大體
無求苛細嚴君子小人之辨什縉紳士大夫之疑以無負四海
之望而又惠顧世好益敦友誼無聽細人之說為影射之疑盡
棄小嫌情之大道使僕得改事君以全終始無為田畫鄒浩所
誤語有之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足下有批
辭之勇必不罪苦口之言其以吾言為藥石而虛心採納亦惟
命其震雷馮怒而問失言之罪亦惟命敢私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國利之

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十畢
周氏直書樓

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一

太原 王錫爵 元叔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頌類

河清頌有序

解縉翰林學士

臣縉承詔摠脩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噴下黃
河清實啟聖之徵 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
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迺即
帝位紀元洪武之年三門噴黃河復清 帝業由是而盛高麗
東朝為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年
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

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噴下黃河清先是庚子天隱隱紛紛
然捲收洞微見底淪漣五采間日遊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
白光湯湯渾如金鎔如鉛如汞如玻璃色態樣不定素練捲而掣
之也居二日有玄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翠雲隱空已逝若漆光
可鑑黝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
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噴下如蒼虬翠蛟飛舞於流符文藻
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陽遙暈
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膩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紫
然郁列于縹緲綿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
約浮沈流薄采鳳羽毛鱗龍泳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鍊錯
雜班映瑩無纖塵又如紫虎珀以為堤釀金香而注之也已迺
微碧與天一色橫渡亂流者扣舷鼓枻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虛

凌側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莫不歡呼。曠古罕遇。自河津傳播于晉錄之人。相率來觀。有相摩也。自韓城播告于秦隴之人。觀者扶携皆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之人行旅過之。莫不為之驚喜歎息。聞玩坐起徘徊而不能去者。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於是羣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通復其舊。實三句有一。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既審同異。恭惟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

太祖高皇帝神靈。自陛下即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瓜哇。西洋琉球。真蠟。拂林。覽邦。緬甸。波勒。迤比。兀良哈。女真。野人。西番。哈梅。朵耳。烏思。尼。巴。天竺。不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平之

業將由是而極盛。臣等職司紀載。歡欣無已。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啓聖明。休命赫奕。洪河屬清。龍門之。可在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洪河孔神。佳氣協順。應茲

昌運。歲在辛丑。雲雷祥運。河清獻瑞。既肇龍門。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貺朝宗。如何之水。功德格天。即位紀元。龍門河清。應于明年。東夷如服。三陸接踵。如河奔趨。有赴無壅。我

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關。功在生民。宇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

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帝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雪。九河駁奔。濺目沃饑。關石迴龍。盤東地。龍門天開。弦激竭起。衝奔九地。滅電走影。聲喧怒雷。渾淵沸

鼎。經緯天文。橫絕地紀。貫一百川。雄絡萬里。九行之生。莫先於水。四瀆之列。莫人於此。於此考祥。與古是常。昭若大運。塞其榮光。虹飛而翳。露密而流。倏陽忽陰。乍闢乍收。其騰其奮。其下其續。其有困困。其際紅紵。海市青紅。仙神豔淑。鸞鳳麟麟。朝歌若木。轉盼一空。伏波凝席。流沙躍金。聖壤薦賢。鸞鶴下顧。毛羽南岸。見魚空行。曳尾星芒。耀月影夾。鏡倒浸迴光。動植交映。既自既玄。翕忽丹青。黃旗紫蓋。春生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運合一。五采流形。事有絕世。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後盛。地闊天開。多歷年所。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若。卿雲爛重。千羽苗格。簫韶鳳儀。于時河清。榮光既塞。不游不驚。貢賦終釋。冀通島夷。夾石充導。九河轉輸。濟深浮于碩石。龍門會于渭汭。匪緩而滯。易勝舟載。盈變謙流。時移變易。不有來今。曷知古昔。

於昭大明

聖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欽我。

皇日教。寤寐丹書。典謨金鏡。祥謂不祥。

聖不自聖。惟謙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或如帶。聖壽齊天。

萬世永賴。河流載清。龍門如礪。

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木
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幹合為一仍三穗者二二穗者合為一
仍二穗者六足歲大熟今

上皇遣使來進奉臣表賀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大孝高皇帝親御墨為

詩一章以賜今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

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天賜豐登之慶史書垂示之

嚴明堂禮薦之重未示謙冲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矜下

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為可珍而以

為可懼而思以自勉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于千萬

年今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已乃

作詩一首以獻

卷之十一頌類

光緒三年九月朔旦用葵勤于石拓本榮治成勳分賜諸三及

近臣於是臣綴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綴仰惟日月

之光華昭著於天地其溢而上者為慶雲為景星為霞五色其

下者為璿珠為美玉為丹砂使人欣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

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

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欣慕與景

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觀而況身被其澤目觀其盛鼓舞涵

濡其有不發而為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

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勝異本同

類同敷榮璿珠金粟不隔露凝親詣錫賁來神京王匣上有

嘉禾表

御形

百

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卿未稟不矜作詩致戒大丁寧曰書受
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也卿勝庸錫親藩鍾
聖情亦知玄德由茲弘十一年事驗天威靈
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書王華信有積
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想常
通有冥重念稼穡憂農耕暑寒恣憐獨執祇願年登百穀成
星臣環列忭且驚下神降鑒來軒盈雲霞灼爍飛陶泓鴻章
聖恩驅風雲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為何之稱奎璋爛爛不
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摹本裝以龍鸞綾頌
錫羣臣荷

龍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奠八紘夜夜虹光燭大清

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

卷之十一頌類

光緒三年九月朔旦用葵勤于石拓本榮治成勳分賜諸三及

近臣於是臣綴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綴仰惟日月

之光華昭著於天地其溢而上者為慶雲為景星為霞五色其

下者為璿珠為美玉為丹砂使人欣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

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

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欣慕與景

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觀而況身被其澤目觀其盛鼓舞涵

濡其有不發而為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

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勝異本同

類同敷榮璿珠金粟不隔露凝親詣錫賁來神京王匣上有

嘉禾表

御形

百

嘉禾表

御形

百

嘉禾表

御形

百

嘉禾表

天順事已。沈廣南來。據象寇近西。上命懷寧伯孫鑑帥師。禦之。而以兵部尚書馬昂節制其軍。先是昭武伯曹欽及其黨。以靖難功。權傾中外。

上稍裁抑之。遂苦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約其兄都督曹鐸從兄都督曹鐸弟都督曹鉉謀入內為亂。推其黨之黠者為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其仲父宦者曹吉祥為內援。并結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以伺隙。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漏下四鼓。舉兵犯闕。合番漢兵五百騎直抵禁城。雷鼓大振。搥給錦衣衛指揮達果擊翰林學士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翱于東朝廊。鐸帥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斬傷廣

明倫彙編

卷之十一

順類

王侯安時禁門未啓。欽督其黨縱火焚東門皇城門及東華門。胡臣惶散。莫知所出。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繼宗將之。鎗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臣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之。首尾連絡。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鎗以衆接戰。王師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敗鎗斬之。欽中流矢。劍甚振策以馳。適瑾將五六騎出現。卒與欽遇。衆不敵。力戰死之。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鎗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枕藉。鎗令執潰者斬以徇。責戢益急。發神臂弓。追斬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鎗軍進薄其衆。大破之。鐸為亂兵所殺。欽入弱具皆井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純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獲。是晚。衆與出御午門。朝有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於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妻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資將士。鐸妻

盜落二職。沈廣南死。節功。更計。國公。忠壯。贈。少保。

諡。莊。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劉。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鐘。賜。爵。徹。侯。而。進。完。者。禿。亮。為。都。督。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詔。暴。欽。罪。于。中。外。於。戲。不。測。之。虞。起。于。一。旦。若。此。伏。推。

皇上聖德神武荷

天地廟社之休不旋踵而醜類殄滅

宮闕肅清稽古考今宜有紀述臣誠不佞謹撰平逆頌一首雖不敢上備尚書故實亦少見愛

萬一云爾煌煌大明五葉嗣承爰及我后奉天中興既備

既攘內外時又有孽其間欲梗予治茲茲吉祥實維寺人中懷

孔奸曹騰之孫假子曰欽開國昭武手提禁兵孰敢予侮后

惡其驕曰爾永圖欽乃蓄異萃彼逃遁中構吉祥以逞無賴以

攻河陽而力弗逮孟秋既列焚惑在榮伺間而舉信聲喧喧播

我關門戕我朝士喋血闕東金吾御史惟相惟將臣賢臣安如

唐虞度彼斯被殺飛變夜聞

后赫斯怒曰爾繼宗元男元輔往暨爾鐘用整厥師爾瑾先驅

爾昂殿之靖此狡童惟爾之績爾惟弗績罪弗爾惜衆奮其武

如黑如熊大旗競競賊聲震室賊鋒始交陣而爾瑾喪其元

人百其勇再鼓以進群醜遂奔乃賊乃俘奏功轉門兆技斯窮

如醉困省反走厥家投首督井梟徒鏡隊不日成擒天開日舒

青銷沴沉

后御午門告爾大衆罔治協從無怖無恐吉祥就磔欽首懸竿

橋街闐闐都人快觀乃睹其居乃殄厥世爾族爾姻投屏四

籍錄所入有帛有金爰搗我士凱歌謳吟勸忠褒功

補 18—501

相考之祐。允頤聖德。魏難名。告功萬世。敢揚頌聲。

皇明信錄 卷之十一 頌類

平溪鎮志

許國少傅村

聖明御宇四裔咸賓薄海內外梯航畢至秦嶺鳥書項近歲饑
乃乘驅吏弗戒倡任竊發倣擾東南時宇以承平兵革久滯烽
煙卒起遠近經騷稍得肆螫遂擁衆深入蟻引蜂屯劫燒城市
蹂躪禾稼所過為墟守臣告急天子念東南元元國賦所出
而橫惟鋒乃弗寧欲居謂生民何乃發明詔下虎符簡壯猷之
臣總熊羆之師北征河朔南檄嶺廣暨諸召募士兵分道並進
協力勦除天子曰某爾惟守臣各守爾土用相犄角無輕陷敵
曰某爾以御史大夫督撫朕師曰某爾惟司馬其往視師節制
諸將得專決以便宣從事將士不用命者論如軍法於是司馬
暨諸臣誓必一心仰體聖皇綏靜東南至意肅紀運籌招其雄
黠因川為媒戈諸海上越厥渠魁以次就縛乃遂出師搥其巢

災。然其時。雖建之海中。羣孽盡滅。而露布以聞。於是東南不聲。
民無更生。雖本降亡。戮力並奮。克剪其虐。然皆受成廟謨。恭行
天罰。非徒兵力所能及也。臣竊惟漢有鏡歌。唐有皇雅。皆用宣
布武功。昭示罔極。而周公公平徐方。常武什頌。考諸金石。以為天

子之功微生謗。臣雖愧漢唐諸臣。乃聖皇之鴻烈。其遇周宣遠矣。也。湯遇忠對揚盛美。謹拜手稽首獻頌。頌曰。於赫聖王。天覆遐裔。奉翔獻際。爰及日際。島夷匪茹。我求南踰。踰霍承突。狼貪乘湖。出沒候如。黷舉焚蕩。及劉哀此。七女聖皇曰。咨咨禽下民。懼茲毒螫。曷克以生。皇赫斯怒。乃奮厥武。乃命虎臣。建牙開府。恭承明命。肅將天威。伏鉞於征。秉旆以麾。吳楚材官。闔廣則繁。咸激以來。桓桓趙趙。先機制勝。伏險謀奇。謀戈梟饒。劍引鯢妖。黨外攜迷。魂內悞天。綱曰。張覆披巢窟。禽搜草薶。公。

不遺。天門越旬。飽歌而嬉。海波不揚。京觀山樂。其生星。之福惠。以南國。遂著大東。式薄成。某將士何功。小臣稽首。載歌。江漢天子。萬年河清。海晏。

卷之二 頌類

秋防無虞頌

東于陸

臣聞人君膺圖續命。統八象以撫御。華夷陵威。四揚武節。瞻遠則方外之黎。莫不震動。警服疆場。牧宣此古今之長風也。黃炎以上。勿論已克。治時。選猶有青丘之伐。舜仁天憐。尚除丹。補之。亮其跡。映瑤鈴。事傳金簡。者爛然可觀也。洪惟我太祖開基。成祖嗣緒。皆以明聖顯鑠之德。內融治經。外緯勛。致至於驅逐胡元。犁庭掃穴。太廟邇來之膽。而絕其南牧之患。益捷伐之功。炳炳麟麟。足以照竹帛。而垂霄壤矣。我皇上握乾御寓。廓帝紘。恢皇綱。經文緯武。以熙洪運。於二祖之耿光。尤太烈。能開緯而觀揚之。昨歲醜虜。匪如侵陵。王土騷動。邊氓烽。寒。燄。熾。其勢孔棘。我皇上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策。一時所興建雷厲而風飛。

卷之二 頌類

大變易。將領大威也。廣集廷議。宏猷也。簡練戎伍。脩備也。慎固封圉。嚴守也。於部戍。帝王之長畫。不可得而易也。肆邊地執矢荷戈之士。亦皆有所激發。踴躍思欲滅此朝食。無復噉羣玩惕之狀。以故敵氣用張。虜謀不競。常藉羣羣募之人。浴鐵。耗金之。軍莫不向風而靡。隨流而化。曠然易慮。不敢內訌。即今秋防將竟。羽檄不馳。煙塵不起。關塞綿亘數千里之間。無援抱擊。析之警變。容動色之憂。可以興耒耜于沙場。戢干戈於武庫。此誠千載一觀也。昔鬼方徂征。動三年之役。猘狁薄伐。羈六月之師。豈如今胡騎退避。九塞宴然。疆域安於覆盂。天下合為一家。非夫睿謀淵深。神斷天運。嚆克臻茲休哉。不隆乎信。可以方駕古初。而比隆三五矣。臣幸立交戟之內。獲覩太平盛事。思欲彪炳上烈。恢張國奇。雍容大業。光之同極。乃不揣揆。辭為頌。以獻。

大保有旅。然之規。師古有。會之陳。石先臣。亦有頌紀。清
運詩。修咸賓者。臣雖愚陋。竊以繼。馬頌曰。惟我邦家。迫近邊

腹。聖王御。盡奮揚。神武威。輝。為遠。震。驚。魄。處。永。心。未。悛。鴉。音。靡。革。

鄧。綽。紆。等。將。士。用。命。敵。愾。用。彰。軍。容。斯。範。絕。休。露。集。政。令。馳。行。
絕。胡。氣。既。淨。邊。壤。斯。清。耕。牧。熙。恬。干。戈。戢。寧。瀚。海。為。鐔。天。山。為。
鏐。汛。掃。挽。槍。永。安。沙。漠。
呈。上。中。祝。宗。社。延。釐。華。戴。夷。尊。萬。斯。年。兮。

卷之十一 公卿

魏防無警頌有小序

宋康大定作

聞人君秉。秉。歷。而。御。萬。方。玄。澤。滂。流。英。威。燁。赫。則。遠。索。引。舌。
之。國。莫。不。震。懷。警。備。服。職。伏。遠。城。晏。然。永。無。羽。檄。之。警。金。車。
之。患。於。都。哉。此。帝。王。之。長。風。蒸。庶。之。上。慶。也。洪。惟。我。
大。祖。開。業。成。祖。纂。隆。皆。秉。聖。武。握。神。策。驅。胡。元。於。絕。域。犁。王。
庭。而。掃。妖。氛。斯。乃。所。稱。除。克。千。古。雪。耻。百。王。者。矣。而。虜。以。騎。射。
為。業。攻。伐。其。天。性。也。連。中。國。承。平。不。開。武。備。時。時。擁。其。胡。騎。闌。
入。關。而。內。彌。蓋。烽。火。不。絕。者。若。而。年。至。我。
呈。上。紹。天。開。緯。聖。仁。義。之。統。懋。昭。登。之。績。舉。
二。祖。之。鴻。謨。遠。紹。隆。而。規。恢。之。皇。澤。豐。沛。方。內。入。安。然。且。
注。意。邊。鄙。博。徵。石。書。選。熊。羆。之。將。厲。哮。闐。之。兵。軍。儲。壙。崇。屯。營。
備。比。凡。所。以。為。元。勝。之。謀。不。虞。之。備。者。靡。不。畢。具。於。是。常。藉。矜。

卷之二 頌類

防。將。之。群。莫。不。泥。首。即。序。詠。膝。自。和。不。敢。俟。月。而。窺。塞。垣。即。今。秋。
防。將。之。軍。書。靡。馳。雲。大。絕。迹。使。九。遠。七。千。之。士。金。機。懸。而。不。張。
雄。劍。厲。而。不。試。關。塞。萬。里。安。於。覆。盆。元。元。之。民。何。幸。而。得。遭。值。
太。平。當。濡。提。福。臣。不。佞。載。筆。侍。從。後。快。觀。

聖。天。子。布。德。抗。稜。潛。銷。夷。孽。永。綏。函。夏。思。欲。揄。揚。盛。美。傳。之。罔。
極。於。以。詔。則。來。商。出。鏡。終。古。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惟。

聖。東。錄。式。即。帝。統。規。模。豈。茂。惠。浸。萌。生。蠢。茲。天。驕。耳。屬。德。聲。相。
戒。聖。作。無。敢。抗。衡。天。子。曰。嘻。安。不。忘。傾。咨。爾。上。將。慎。詰。戎。兵。
有。將。如。虎。有。士。如。林。將。知。君。意。士。知。將。情。曾。不。交。壘。而。勝。勢。已。
成。彼。虜。蚩。蚩。亦。見。其。形。曰。德。不。可。忘。備。不。可。乘。飲。其。驕。塞。請。為。
外。臣。寧。釋。青。微。吟。投。丹。冥。瀚。海。為。隍。秋。山。為。城。吳。鉤。含。曜。越。棘。
韜。精。士。曰。我。何。力。惟。之。勅。將。不。敢。居。以。歸。主。明。捷。彼。殷。武。三。

六月。在行。豈如我主銷孽未萌。不劬尺刃。擢天子令名基之。構之乃登。太平臣拜稽首。於德萬國來庭。

惟我

馮琦翰林經筵侍讀

皇上聰明神聖超軼無前而明保擁綏之自
冲睿御盞以至

溢牒未始聞記寔惟我

九重之至孝合萬國之備驩都尊養之上儀享振繩之極樂

惟十月十九日為我

聖母萬壽節令是日佳氣浮而卿雲翔祥飈應而旭日舒天無
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為淑景寒風鬱為灝氣非夫

帝心愷悌不至於此臣觀自古帷帶之內時弗敬而能昌曷有

卷之十一 頌類

五

人而弗撓如玄鳥○生民思齊○維風可○都○已○知○我○

聖母於赫啟
聖庶其吞卵之祥擁佑罔極蓋其誕寔之事光

大不基小其岐周之肇闡澤流被狹其江漢之域然則神人允

而不費。川後與淮。寧天。壘。天。林。而。蓄。介。焉。也。以。方。古。史。臣。不。

亦大謬乎臣拜手稽首謹獻頌曰天保我明

聖母是生不顯柔嘉維德之行啓佑
陛下適駿有聲皇哉唐

哉三五盛閑於爍藹曆重枕於京帝謂

聖母寔爾功德勅我時夏莫匪爾力育我黔首莫匪爾極爾報

維何有福於食。爾福維何時。萬時億倚與聖母。上帝寔育有秩。

斯祐匪帝爾私。天子攸毗。四方攸維。介爾遐福。永錫。

母儀 聖母萬壽胡以頌之不云松栢久披而靡不云大椿

千而已。謂山蓋高山。亦有玕謂河。蓋永河。亦有供。蓋太陰。二
八闕矣。我思惟地主。靜德方維。以八柱。亘彼四荒。不振不騰。安
安是掌元會。迎世與天俱長。

神皇明鑑卷之十一 頌類

十六

萬毒無疆頌

續編芳 論外國史檢

主上用神明愷悌臨憲內者五載於茲矣道濟乎義軒化軼乎

孔固誦萬年不謀而同情者熙如也茲八月旬甫七日

聖之節。先是陰愷彌日。天光不舒。泊乎頒慶之辰。星明月輝。軒

詔呈露其日卿雲曜奇祥飈戢塵自朝之市外速繁夷酋長

四載望大人。悅喜臣非巫史。然竊覽觀天人之際。固知無疆之

尾月。頌乙十無二。樂將六。

大業三載。爲順道。爲亂。餘首爲子。立。互。乃。羅。功。三。月。上。事。王。

千劫虛有問。隨漢漢唐晏天監。南林惟庶焉。浦綦上。衣器并。

下土既怡。兩宮亦脩。六府康衢。鼓腹月氏。貢柁力無。閭閻泰甯。

卷之十一 頌類

帝猶飲然易是矜謂曰余冲人靡德承祚益慎乃脩。

謝今監古益弘乃仁喚咻嫗照宸表強虛百祿彌滋

天子萬壽用之
瑞不召而隨

維栢與松亦久而披維彼岡陵亦圯

而夷謂晉川增川胡不塞謂若日升日胡不晏維此吳天蒼蒼

正色直道。不遠謝鼎革有萬斯年。願復是職。猶我。

聖壽配天罔極

新刊

元弘乃二與休恒的寢裏合圖上百衆爾茲

千秋今節。嘉期雨師。播靈卿雲。眎奇煌煌。昊天端不召而隨。

我明天子是則宜
天子萬壽胡以頌之堯舜百齡遠歌

維新帝集。懷悅以疑。維栢與松亦久而披。維彼岡陵亦圯。

而夷謂言川增川胡不塞謂若日升日胡不晏維此昊天蒼蒼

正色龍溪先生集
謝鼎革有萬斯年
願復是職猶我

聖壽配天罔極

1

1

1

擬聖母還御 慈寧宮恭上三聖聖母親頌

朱國祚 狀元傅

惟 皇上秉錄十有三年為

聖母 慈聖皇太后昌建慈寧宮成乃歷秋八月望吉抵奉

聖母還御新宮維宮定我作慈寧殿以敬結璧月照丹柱電延

王瑞壁栢暉暖金扉皓皓乎肝肝乎配 帝室而麗大紫

聖母媿懽欣鑒 帝孝融融洩洩太和滋溫臣伏自思念明正

治世以孝為先孝子尊親以養為太我

皇上不承宸厯握金鏡而暢測恩則惟我

聖母聖靈含粹保綏聖明翊承玄化茲亦星娥之啟吳太妣之

昌周也我

皇上孝思純至就養數方 徽號特崇方物畢集茲固養以天

卷之十一頌類

下矣然且廣錫類之思存定四極如 同立躬禘 煖閣乃對

開幼諫諍誅鋤貪暴嘉德令政不可殫數即

新宮一構祇奉 慈諭軫惜民力一切經費皆自內帑不為空

飲元元萬民適厥游原迴淵泳泳今海晏河清與風翔所謂合

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非耶肆茲敬宣落成

慈心忻悅茲所以養志承歡者有素非獨本宮室之環麗也循

漢捕長樂宋規慈壽非無層樓高基絳虹赤螭然不匱之德未

清底豫之慶歟聞以方今茲可以同年而語哉臣不佞敢再拜

稽首而獻 聖孝宣親頌曰於鑠我

皇臨御中邦德洽四方何以洽之曰惟孝思四方維師

聖母貞素流虹放祚定禽孔固 帝曰予治寔惟

母賜孝養則備經始敬宮繕財鳩工以命司空城宮煌煌肅穆

大端若月流光屬櫺星曲折環向上憲肅厥乃奉
玉格言陟其阼爰居爰御 聖母願盼丹彩游於斯衍衍
聖心衍只匪宮之以惟 帝克子 帝定繼志公天下利其孝
不匱延燠豐殖歌咏 帝力追惟 母德令名先之曠室使之
母心其燕之惟允哲工孝為治綱萬化以張城頤及泉黃陽
之遷治綱則願長樂慈壽養亦既懋顯錫庶富惟
帝大孝逮古莫校四方以做德徽重玄
天子萬年子孫億千

卷之十一頌類

十九

寄弘志探花



割切

增重用館謀天卷之一類

十

古非源

可

一世

—

1

事時暢

不為句

即融

才秀發

者也

1

下

氣雄才

100

10

10

100

1

1

賦類

聖駕躬耕帝籍賦

顧鼎臣 大學生

帝在位之載。大業明以遐宣。闢兩儀以作宇。掩六極以爲鄧。四時肇其順序。八政飭而罔愆。惟東南之溥海。暨西北之窮遠。莫不禰壇表而襲弁帶。服鉞耒而止戈鋌。猶且邇王業之本。念民事之艱。憲古昔以示勸。躬往躬籍。田是月也。星麗辰角。日移參尾。大晦司辰。句芒佐理。律應夾鍾。節惟雨水。當木德之在馭。見斗杓之東指。膏肓漬于原隰。協風被於蘭芷。林含煙以葱蒨。華綴露而旖旎。長川漾芳流。碧芳草靡。芳成綺倉庚。忽其有聲。田務作而伊始。萬井與千廬。咸戒期於于耜。先是乃命司空治館。金吾視壇。行宮起乎國東。制作準於星憲。周正遼而匝地。問道路乎中天。絳殿崔嵬而耀景。標闕岌嶭而凌煙。華

增補明倫彙編卷之十一賦類

廿

蓋蟠翻而獲畧。璇廊虬結而蜿蜒。青幄嚴其雲駐。翠幕颺而氣連。有觀穡之崇臺。隆峰嶺。嶺嶺乎其間。俯平疇於大野。漱流水於原泉。闢方中于千畝。亘四微于陌阡。若天造而地設。以待我。聖天子之幸焉。爾乃即齊宮。坐宣室。饒朱紘。戴青幘。祝史正辭。巫咸獻吉。瑤輅朝嚴。金根宵飭。服葱轡於紺轅。駕蒼龍以縹旆。後車備播殖之器。中宮獻種。種之實。前旌長。象依然。千日之雲。佩玉蒼蒼。穆矣思黎之色。已乃句陳肅隊。招搖啓途。六軍雷動。萬乘風驅。叱豐隆而扶轂。呼蒙公以附車。作鳴鑾以馳駭。悠揚旆而景靡。青縹纈紛於震兌。朱玄飄颻乎坎離。方彩錯其外。列黃屋屹以中馳。前披雲以建蓋。後捎星而曳旂。左繚繚乎繞旂。右慘慘乎洪順。恍天旋而斗運。矧岳轉與山移。爾其五路方行。九門乍啟。雉尾繞以朱輦。望東郊而直指。似太陽之初升。瑞

一字珠

瑞紛其抱珥。既而屬車麟轉。繼塵不驚。花飛飛以夾路。草萋萋而侵輪。似青帝之時行。品物爵以芳新。若乃千官躬從。車徒鑿鑿。空飛蓋結而如霞。鳴佩咽其從風。似三垣之列宿。旋繞依乎紫宮。已而崇界在列。直廬周設。循芳甸而徐轉。紛綺繡其如纈。似應龍之迴翔。玄雲霽而四合。若其墊曠天清。和鑾有聲。絲管周吹。以朝昕鐘。鼓句磬以秤壤。似春雷之啓蟄。震百里而皆驚。至乃士女咸集。耄倪沓至。聆翠華之來臨。歡聲騰而動地。似百川之赴海。奔濤涌而聲沸。爾乃享后稷祀。天農莫養。穀與玄醴。燎芳桂與香窮。大半薦而肥腩。太簇奏而春容。既用虔於課嘗。乃躬即乎田工。於是京兆授鞭。司徒獻耜。巡沃野之墳腴。望平壤之如砥。儼洪縻之在御。撫紉來而成禮。懷炎農之務穡。想崇伯之疆理。四顧而溝塍鱗次。三推而土膏脉起。諸侯諸公。咸以班而進。進或五或九。泊終畝而方止。陟觀臺以遐眺。觀萬民之舉趾。一人有慶。既穆穆以皇皇。日辟致辭。復雍雍而濟濟。大猷之典。將行享醴之燕。斯啓時則有大宗伯。捧策而進曰。臣聞民之任食。國之在木。惟民伊。藉田之大禮。實累代之攸遵。善乎

增補明倫彙編卷之十一賦類

玉珮

而通進。或五或九。泊終畝而方止。陟觀臺以遐眺。觀萬民之舉趾。一人有慶。既穆穆以皇皇。日辟致辭。復雍雍而濟濟。大猷之典。將行享醴之燕。斯啓時則有大宗伯。捧策而進曰。臣聞民之任食。國之在木。惟民伊。藉田之大禮。實累代之攸遵。善乎

增補明倫彙編卷之十一賦類

廿

大矣哉。此之爲禮。蓋將遇前休而建極。啓來哲而爲經者矣。爾

天外
空中
樓閣

正大
議論

乃天子芒然而思。嗟然而嘆曰。世唯否否。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予竊感於茲行。實有資於治理。是故選陌井分。選訟千絕。直水。帶以環注。睇四封之如一。此亦予一人之真域也。霖雨如膏。潤露如飴。春苗洒而滋淨。秋隴清而黃滋。此亦予一人之施澤也。穀禾特畦。禾黍異田。任土宜而播殖。巨大陌無橫阡。此亦予一人之執物也。藝此嘉植。珍彼靈。刈狼莠使靡遺。樹蘭杜於。此亦予一人之樹德遠惠也。蓋黍稷馨香。蓬豆以飭者。孝之則也。三時不違。唯農是卹者。仁之錫也。度土任宜。深耕易耨者。政之式也。天子所以念稼穡之艱難。躬胼胝而無逸。雖六府之孔脩。猶日慎乎一日。豈止於奉遺典而遵修。慕前文而潤色者哉。於是上幸元臣。再拜稽首。承萬歲之觴。上一人之壽。鐫玉冊於金縢。勒鴻猷以垂後。遂作頌曰。於惟

卷之十一賦類

二十四

頌亦
不常

上聖。轄化權。共澤滿。溢。八。變。百。祀。成。秩。禮。則。度。子。通。新。千。畝。國。之。原。子。朱。紱。蒼。佩。造。彼。壇。子。帝。既。至。止。三。推。先。子。三。公。九。事。撥。以。班。子。厥。禮。既。成。兆。民。喧。子。勾。芒。太。皞。觀。而。歡。子。百。千。雜。選。扶。轄。還。子。農。用。震。動。庶。殖。蕃。子。榮。盛。格。共。盛。所。獨。子。穰。穰。其。瑞。應。罔。微。子。百。穀。應。子。大有。年。子。耒。耜。萬。里。息。戈。鉅。子。如。陵。如。岡。萬。福。駢。子。登。義。越。軒。古。無。前。子。天子。萬。壽。配。彼。天。子。臣。拜。稽。首。頌。言。子。匪。臣。則。文。盛。則。傳。子。

瑞鹿賦 應制
帝中林之奇獸。感明時以効。頑歷三川之遙。通隨節以適。征。乍。季。營。乎。星。驛。即。揚。彩。於。天。連。望。壁。門。子。歡。騰。王。子。子。屏。其。秀。發。桃。林。異。標。赤。縣。立。登。瑤。山。行。施。曉。練。直。齊。靈。指。平。政。以。為。歸。仁。比。祥。麟。遇。生。物。而。不。薦。誠。間。氣。之。所。鍾。豈。人。代。之。恒。見。嗟。嗟。爾。鹿。何。來。歟。維。我。

呈之御極。方逸駕于唐虞。一紀興道。宵旰計謨。以仁義為鑄治。以禮樂為範模。鼓鑄萬類。陶鑄九區。至和克溢。功化涵濡。是以天不隱祥。乃昭靈貺。地無藏寶。乃出貞符。若此鹿者。固為陶冶中之一物。而微之圖錄。亦契合而不殊。不然。際天所獲。極地所載。大至無倫。細入毛介。罔非祥風之所披拂。聖澤之所沾漑。矧茲瑞物。產於中界。不煩重譯。不限溟海。政教。

卷之十一賦類

十五

聲名朝馳。夕屆殆所。謂。降斗極之輝光。逾天漢之波派。者也。又。烏能出乎我。

皇化育之外逮。夫禁林茂育。芳。鳧。球。藏。醴。泉。給。飲。靈。芝。之。為。糧。備。龍。驤。之。上。乘。與。天。駟。而。翔。翔。慶。遠。際。之。特。殊。念。出。處。之。非。偶。或。遠。望。以。長。鳴。或。騰。歡。而。驤。首。止。王。樹。以。為。朋。過。瓊。田。而。作。耦。依。棲。得。地。既。異。深。山。之。遊。登。降。有。儀。亦。非。在。壤。之。走。是。宜。易。名。子。百。祿。以。祝。我。

呈。子。萬。壽。重。曰。乘。乾。道。子。正。國。經。獲。休。應。子。昭。德。聲。聞。登。歌。於。周。廟。觀。舞。歌。於。虞。廷。伊。振。吉。子。如。斯。皇。受。福。子。孔。明。

王家屏東閣大學士

馬相國
龍卷公
評
琳瑯之
音雲霞
之色令
人耳目
一新

圓益垂象兩曜合明浮遊順東西之軌跋鳥標陽德之精稽方
中則大塊揚其彩論曰則虞淵潛其形是蓋通明時以為出
入歷古今而無虧盈若夫銅龍將曙天雞卒號見金波之乍沉
知玉繩之盡曉晨熹霧微天光而俱浮陰氣霏霏逐雲根而
並掃時則扶桑初拂漸升始腫脹其猶微旋轆而益增其輝
煜也閃爍乎出鈞之冶不足方其照耀其遽進也矯健乎雄飛
之融無以儼其騫騰射鳳池則太液動搖臨仙掌則金莖觀飾
魯邦童子西車輪之形漢陰霸王怪萍實之色千山不能述萬
錦心形末由匿仰之皆見唯孔子之莫喻就之益親像堯仁之可即
夫陽浮紫極雲歛丹霄仰動葵心百拜捧誠而欲進照耀龍袞
一人嚮離而臨朝觀紅輪之忽起思黃虞之逸標亦有擊壤數

卷之士賦類

泯蓬萊仙子日出而嬉歌作息於人間水中以居映金銀於海
 裏雖隱見之不同均無負於日畧昔門角力咸池曾棄孝父之
 杖酣戰齊野能迴曾楊之戈方士候中於旣却屈子遇節於義
 和皆冉冉過中而將暮非杲杲筮出而同科唯周德隆明時旭
 照而始熙虞帝中天日光華而復旦堯典採寅賓之吉姬雅並
 月恒之讚美明時之如此事萬世而未泯

徐顯明

未宗伯
 金鹿公
 評
 詞藻
 詞七
 獨勝
 曜靈出宸瑞氣開祥布瞳瞳之初景兆赫赫之遙光駕六龍
 炫五彩經賜谷兮扶桑出虞淵以朗耀回海天而青蒼駕一輪
 之燦熾開萬頃之微茫爾其北斗回杓東井參橫魚鑰懸漏鶴
 唱乍驚觀晴霞之掩映訝宿霧之澄清海底未離方切羣象之
 望天中終至俄瞻萬國之明若夫閭闔晨開蓬萊春啟庭燎藏
 輝朝旭正上晴熏赤羽之旗光射黃金之榜珂珮陸離觚稜朗
 晃騰瑞彩於御爐灼瑤筆于仙掌映紅雲兮拂
 袞衣蕩淑氣兮臨仙仗觀出地之生明仰當陽之為象時維春
 仲官宅岬夷寅賓日影敷授人時驗行躔之畧刻占化國之舒
 遲升高自卑須信得天而久照燭幽發茹益知臨下之無私一
 陽杲杲萬象熙熙蘭砌迴陽駐晴暉於碧草花磚過影傾丹心

卷之十一 財類

士

獨運機軸領嫩
輕方今
陰陽之升降得理數之虧盈黃河逝而白日移寸陰重而尺璧
浮生之未旦嗟乎貞觀垂象聖哲攸程陽道方長善幾初萌寒
燦王燭比輝火賽塔玩大明一出群陰消散歎普照之已晞嘆
蓬壺之海校涉岱宗之仙觀方瞻曆氣之熹微忽訝鯨波之摧
初出童子見之而生疑羲和之取正叱魯陽之戈莫施至于蒼
千雲英金鳥飛奪白駒載馳銀漢方升夸父逐之而不得銅鑿

日方升賦

田一傳節師宗

伊。曜。靈。之。霍。兮。倏。奔。驚。而。如。驥。神。既。號。為。壽。儀。火。復。傳。於。陽。輝。
首。三。光。而。麗。天。兮。散。十。輝。而。布。地。爰。御。之。以。六。螭。兮。振。九。城。之。
鴻。鸞。爾。乃。浴。甘。泉。之。波。濤。升。陽。谷。之。曠。曠。徘徊。女。紀。而。棲。次。兮。
徑。萬。石。之。盤。礪。入。細。柳。而。戴。丹。穴。兮。倚。昆。吾。而。凌。閭。風。夫。珠。斗。
既。沒。繁。星。向。晨。清。冷。之。漏。既。徹。蒼。茫。之。色。稍。分。殘。月。尚。掛。於。樹。
抄。朝。霞。掩。暎。乎。紫。宸。暗。光。明。之。生。東。子。忽。湧。出。乎。朱。輪。天。鷄。跡。
翼。以。曉。號。兮。八。方。應。和。雲。鳥。仰。首。而。畫。鼓。子。萬。國。烟。燭。出。海。島。
兮。洽。氣。飛。天。衢。兮。揚。文。浸。濛。記。之。浴。濛。兮。超。三。山。之。嶙。峴。續。啓。
明。以。融。朗。兮。景。岩。堯。而。上。臻。浮。皓。質。以。閃。躍。兮。萃。形。彩。之。輪。困。
播。熙。熙。之。圓。規。兮。流。杲。杲。之。祥。霏。鮮。頤。氣。之。婉。婉。兮。洩。長。炬。之。
所。所。上。洪。煌。以。布。景。兮。下。斐。塵。而。拂。雲。導。黃。道。而。颺。清。旭。兮。焜。

卷之十賦類

十八

高。窮。而。接。遠。琅。既。炫。爛。而。旁。煬。兮。清。鑒。暴。于。首。塵。四。夷。八。變。咸。
包。羅。於。末。照。兮。千。類。萬。品。晞。榮。光。而。維。新。飾。觀。其。始。出。也。冲。融。
青。冥。鮮。蒼。蒼。將。軼。虛。無。乍。見。乍。滅。其。漸。進。也。汗。漫。翕。吞。昭。昭。
彰。彰。將。納。六。合。發。也。競。芒。其。方。升。也。的。燦。燦。璫。璫。房。皇。如。料。
之。翔。抱。抱。奕。奕。焚。煌。煌。輝。達。乎。五。雲。之。表。精。炫。乎。重。輪。之。傍。
色。隱。暎。兮。若。木。影。蔽。虧。兮。扶。桑。羲。和。之。取。方。珥。節。而。容。裔。參。父。
之。策。已。睽。乎。其。不。能。望。爛。照。燭。兮。天。門。啓。遠。燦。朗。兮。星。吐。光。既。
如。白。虹。之。點。紉。兮。彩。奪。目。以。若。驚。又。巨。蚌。之。初。剖。兮。皎。照。夜。之。
琅。琅。豈。蟾。蜍。之。未。歸。兮。懸。金。鏡。於。已。曙。何。神。電。鉦。以。散。色。兮。燁。
睒。睒。其。飄。揚。於。斯。之。時。地。涯。露。飲。天。宇。煙。清。輕。露。不。飛。纖。埃。不。
生。寥。廓。曠。空。色。虛。名。澹。初。景。之。縹。緲。碧。漢。而。遙。征。含。輝。影。
而。登。潤。軼。霞。表。而。標。晴。發。華。藻。而。不。定。若。綺。組。之。相。成。紛。離。披。

此可露
類英七
照人

秋星

詩合

氣靈
電詞
雲霞

龍江公

而。光。耀。靈。之。霍。兮。倏。奔。驚。而。如。驥。神。既。號。為。壽。儀。火。復。傳。於。陽。輝。
其。相。官。譚。若。珥。抱。炳。美。壁。連。金。枝。分。布。玉。葉。爭。妍。赫。奕。耀。於。崇。
臺。動。燦。燦。於。長。川。媚。韶。陽。於。九。宿。爵。佳。氣。於。三。天。煥。皇。都。而。增。
焚。對。彤。庭。而。有。耀。臨。萬。戶。以。皆。春。委。千。門。而。洞。照。九。城。爛。熳。提。
翠。彩。于。層。楹。六。宮。迤。邐。又。旁。照。乎。與。燁。映。彩。綴。於。繡。牀。開。宿。陰。
於。彤。屏。紅。拂。霞。而。增。燦。白。點。心。而。彌。滋。出。棟。之。朝。雲。共。颺。拂。簾。
之。夜。霞。已。晞。樂。虬。互。動。若。啓。蟄。于。春。光。井。蓮。啓。披。並。爭。秀。于。朝。
暉。照。太。液。之。波。而。潛。鯨。已。躍。煖。上。林。之。枝。而。百。鳥。欲。飛。珠。彩。浮。
于。蝶。蛺。又。錯。落。乎。珠。璣。彼。鵲。鵲。之。觀。金。波。燦。其。散。彩。崑。崙。之。宮。
龍。燭。爛。以。交。輝。殆。與。此。乎。髮。髯。表。休。異。乎。仙。闌。考。日。切。之。玄。

與日俱
當巧
之自天兮
皇國聖壽
與日俱
當巧
之自天兮

陳干陞

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一賦類

神光燁燁
輝煌八
心目
人曰
昔
姁
丹
陛
以
輝
煌
映
彤
墀
其
寵
容
端
頤
花
影
而
護
龍
金
莖
動
色
而
優
儀
信
沆
瀣
之
未
晞
羗
岵
夷
之
初
皎
此
我
大
君
順
天
時
以
德
政
追
宵
衣
之
遐
競
者
乃
若
離
明
溥
德
照
臨
八
荒
三
農
出
作
九
市
開
場
士
晨
起
而
披
吟
工
夙
興
以
勸
勸
行
旅
沾
乎
多
露
紅
女
織
於
東
方
几
含
生
而
飲
氣
孰
不
感
惕
於
青
陽
方
其
桂
影
千
山
分
暉
萬
壑
東
自
海
邦
西
暨
戎
幕
南
盪
朱
垠
北
通
玄
漠
氛
氣
被
掃
曦
和
磅
礌
洵
九
月
之
混
茫
盡
耿
光
而
灼
燦
天
子
方
且
鑒
於
日
邁
法
乎
天
行
圖
慎
終
於
有
倬
奮
初
政
於
精
明
問
何
其
以
視
朝
倣
同
夢
於
鷄
鳴
體
情
陰
於
夏
禹
法
待
旦
於
周
成
則
使
遲
遲
舒
景
與
聖
德
乎
並
進
熙
熙
大
運
同
國
祚
之
方
興
乃
大
小
臣
工
咸
負
暄
而
思
獻
遐
邇
黎
無
頌
天
保
之
恒
升
豈
不
受
億
萬
之
仰
戴
起
三
五
之
登
闕
者
哉
詞
曰
離
離
每
喬
開
光
索
兮
照
臨
下
土
間
靈
曜
兮
雲
霞
綺
錯
越
瞻
瞻
兮
麗
於
扶
桑
達
無
際
兮
高
朗
今
終
光
不
替
兮

張一桂

於赫大明麗天。健行與東溟以濯濯。軻扶桑而初征。碧落展蒼茫之景璇。宵流沆瀣之精。矯矯陽鳥擊海水三千而奮翼。麟麟火馭指天衢九萬而馳衡。助青陽之載熙。回寒光以將燭。斗一南而天下春。故萬象干馬而生輝。鷄三號而澤中應。故羣迷以之而皆覺。華月收碧影之陸離。躑躅奎選珠光之錯落。玉繩罷擊瑤斗已酌。雖黎旭之始分。而陰靈之已鑠。魑魅魍魎望明而宵屏。象罔忽荒待時而晨作。霄燈兮含輝。燿燿兮吐煌。拂拂兮霏霏。蒼蒼兮涼涼。其為體也行天惟一。度而輝煌於大荒。其為時也出地僅咫尺。而宣耀於無疆。其始出焉若瑤光火齊。不倏采於丹艸。懸黎結絲。非繪色於銀黃。其少進焉若千燿萬炬。協要期而並舉。九章五采。併麗景而咸章。謝玄冥駕東皇。楊祝融麗

定皇明館課
卷之上賦類

組織
如繩
綿之
麻密
萬水
皆出
組之
滋味

鉤芒道集南陸馳節天闊當斯時也棲何策於夸父戈何揮於
東隅之方若太極之渾沌始判而將分如元氣之法濬方流而
未去飛懸陰而現瑞喬初威以顯芒首黃道以假征徑紫庭而
抗行蓋月駟之所不能追而雲螭之所不敢當也故蓬海一洲
依之而生氣神州赤野瞻之以舒祥場河濱而米釋灼岱岳而
春煬賁草木則生機潛回於根莖暨麟羽則淑氣活潑于游翔
眇周於冰天桂海貫胸駢趾之都啓遍於窮甍極慕圓臚方然
之卿睇圻壤而不穢照瞋所而彌章大何遠而不屈小何微而
不彰物何匿而不觀人何居而不鄉若乃異域同明稱長安之
獨近八表齊照譚化國之為長熹徵雲霞之掌燿燦龍鳳之床
湛露晞兮萬年枝佳氣裊兮白玉堂蓋邦畿取日輪之象而太

陽乃天子之升故吳寧之所。以瞻顧之煌煌也。故百卉無情有。傾心之葵藿雖羽毛末品生鳴陽之鳳凰。曝背可以獻天子。入。夢則占見君王是以仰堯文之煥者就之而取其象歌周雅之。盛者頌之而願其升也。於乎維豐維崇雖始升也無得而驗既。中既盈即當天也有時而文故大人繼之以照四方君子法之。以昭明德吸精醇吐氣慙意逝波之遽東戒馳駒之臨隙庶與。日而俱新敷先天而罔極。

萬壽宮成賦

趙用賢

維聖孝之臨極兮。垂宏覆於四方。念民食之惟寶兮。祈昊天之降康。綺精運而誠感兮。肆受祐於我將。迺嘉歲之肇登兮。編區種以主祥。自念庚之鳥春兮。農人力耒於耘耔。方雲鍾於四野兮。錢鏹復集乎東。當甘霽而不降兮。呼號屏而嗟咨。帝曰。吾民其何辜兮。惟朕德之無以迎釐。澄心謁款於天神兮。星萬衆而步履。群玉並以為方兮。揚瓊漿以為醴。謂天視之自民兮。詔群牧交脩。或惟悌。惟太清之鑒誠兮。迺洒靈液之滄瀟。暨茲大火。亘于坤維兮。素節扇乎迅商。上膏既滋液于肅雩兮。若生紛其繁昌。將神明之樹藝兮。抑方宿之垂芒。迎金風而荐可兮。寶子冠玉露以含芳。赤糖鋪案兮。白苗豐穎。壯里之種兮。如林。瓊山之穗兮。盈畝。天何情。族明月錯落于原。疇兮。懸黎結綠。初

上開井茲固法。流于鄭白之沃。亦抑運天行之亨也。夫豈惟農。天之慶兮。爾當展之所珍也。無炎烈之六穗兮。若養姬之異莖。故中牟與金積之產兮。曾何足。以侔後雨乃聯千耦。以徂隰兮。播種久而穫之。終場圃于山。野兮。納重穰而聚之。取困屋于三百方。王。道東其載路子。發其於資兮。懷聖世之多祐。維高廩之豐穰。子。璧柳比而。曠寫清醴以冷醴兮。且息餐以飲。豐濟公堂而稱壽兮。翰藉程以給公。彼倚市而雜若兮。寧與簞食乎繁功。天子既嘗之。以恩。乃奉盛以告。明。聲存乎。惠。節合。芳蘭藉四時不。室而民和。子。茲用存信乎。瑞席嘉。民之既粒兮。吾其陳。於下。國彼中唐之朱草兮。既春圃之華。平維皇王之嘉瑞兮。曾何佐。於。於。豈如農。殖之華。秀子。窮民食之所生。在。今。哺于穰。咸兮。固將錯。陶。象。而。維。義。純。帝且

百寶之靈。方目田家之作。並
牛。雞一粒。吾詎忘。及。立
皇。走。涯。我。發。陳。陳。以。振。業。子。

皇基與天乎終古亂曰惟
聖主仁撫萬邦乎一德升聞
格九光乎溫液灑溥地猷
猷釋乎施
牧而陸績乎昌乎神人胥
薦藥且康乎惟
聖壽壽祝無疆乎

五

經筵賦

呈運赫以綿暢兮。奠靈宇而垂休。承奕葉之炳靈兮。廓玄則於九州。正乾坤而並立兮。登教誨其旁流。紹五帝之遐軌兮。續三王之秘謀。洞古今而巍陟兮。班紛紛其寡傳。弘道德以為師兮。育何微而弗周。固神聖之間值兮。心猶勤乎懋學。維六籍之誕

列今辭繁而義確。往迹獨標於紀載。兮淑慝滄而罔覺。所貴忠
探討而措之治。兮曾不畏乎幽遠。彼常情猶耽逸兮。矧君臨夫
萬邦。體黔黎而宅至道。兮將挽茲世於醇龐。窮吳淝而下躋。兮
運妙有以成功。寄啓沃於臣隣。兮恒居高而懷冲。洪圖丕樹以
軒朗。兮偉制御之玄蹤。心切達聰而罔攸歎。兮用咸覲德以雍
雍。爾乃闢閭闔而凌鴻濛。兮光耀煥以紛播。乘輿臨夫朝陽。兮
珮聲起而颺作。儼翕赫以鱗集。兮旌旌斐豈而騰霄。干將王威

叙經
語氣
則有
行成風
之盛

明倫彙編
卷之七
賦類

葉其森衛兮迎豹尾之飄飄軼其泉
璚璚爰啓經幄兮圖史輝煌擷堯舜之耿列兮扶禹湯之休光
文武不衍於姬公兮侈敷秦而對揚闡仲尼之微言兮朱泗遠
而愈昌鑒戒備於緇帙兮惇訓迪其有常教入告而彈嘉謨兮
聖澤輝乎永臧英哲忽焉已遠兮宛儀刑其孔章兮精誠之積
署兮孚鬼神而烈金石值虛懷之感受兮沐休明之渥澤牙載
延快乎紫微兮爐烟縹緲而飛拂彤雲細護於鸞禁兮蔭窈窕
之文席善有徵其必納兮言安往而不擇觀帝衷之嘉悅兮永
勢歸乎靈廟瑞霽薄其地薄兮寶饌綺錯而崇頌粵稽帝王之
迭興兮莫不履大而圖艱執一中以相授受兮猶惜陰而同聞
味爽不暇少息兮望道每切夫未見佩冊書而宴安是屏兮

後漢書

交修其廉。儻爾。昭然可慕。歷世滋久。而瑾瑜往者不可數。為征子。每達覽而增歎。踵前修以作則。子流曠古之希。於時。歲以軒揭。芳邇。大道而迅。征六經。沛若行地。方匹日月。以離明。下萬億。而未有既。考人文。則燁而永。膺乎休。頑敢作頌。曰。明明天子。子。照。照。萬方。呈。極。茂。建。子。位。躋。元。良。日。新。厥。德。子。風。夜。靡。建。儒。并。傑。列。子。禁。夜。翻。翻。論。道。密。勿。子。興。替。難。難。陳。陳。有。赫。其。儀。惟。帝。是。愈。子。寵。頌。陸。離。元。命。幸。臻。今。萬。億。為。期。

後漢書

後漢書

經廷賦

張道明

天挺哲王。撫運明昌。挺玄樞而立極。獨離明以垂裳。合萬方而告寧。盡四夷以來王。鴻猷煥其丕顯。駿業昭其華彰。慶理道之允洽。觀聖治之無疆。願聖心之虛懷。望道日異而不追。念親賢之為急。敦學好問。而思匡乃。煥綸綍之音。頌璫璫之章。憲祖宗之懿制。開經道之典章。啓文華之遠。宏儒碩而頌頌。遵令宮而繼軌。越弘文而有光。匪飭炫於斯制。實見聖於美牆。故夫東方未曉。明星猶稀。九門闢兮。既廓三鼓。發而。聲。靡。佳。氣。浮。於。禁。德。祥。光。燦。於。紫。閣。爐。煙。騰。而。香。風。蕩。於。綏。綏。而。群。賢。微。然。後。瑞。為。是。啟。警。蹕。收。嚴。警。與。既。出。衣。衣。仰。瞻。鸞。人。只。為。於。東。廡。鵠。行。肅。列。於。彤。班。樂。奏。鈞。天。之。節。禮。重。舞。蹈。之。虞。虞。夫。朝。儀。禮。峻。聽。政。甫。畢。天子乃采彤王之典。駕樓金之福。宣左省之親。臣歷圖。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為於東廡。心汲汲乎典墳。神顯上於載籍。細旒廣廈之是親。旁。當。下。問。以。求。益。於。是。左。列。師。保。之。丞。太。侍。官。端。之。碩。臚。臣。鳴。儀。大。官。獻。策。進。諸。讀。之。夢。龍。儀。聖。顏。於。尺。端。拱。以。敷。陳。研。窮。而。由。釋。天。德。王。道。帝。猷。皇。緒。悉。要。歸。於。仁。義。爰。搜。索。於。正。中。邇。亮。

典。與。之。美。尊。三。代。與。則。之。隆。進。競。業。而。啟。志。敷。敬。義。以。據。秉。湯。誓。盤。以。為。戒。文。登。岸。而。收。崇。表。宣。尼。節。愛。之。明。言。陳。軻。氏。恭。

修。之。洪。功。論。經。術。則。身。心。情。性。發。邪。正。之。由。前。考。史。實。則。天。下。國。家。判。治。忽。之。所。生。敬。天。勤。民。而。法。祖。體。元。冠。正。而。守。成。道。然。

後漢書

先。六。三。重。皇。柱。建。於。一。貞。苟。正。言。而。謹。論。必。以。八。覆。而。詳。明。若。夫。禱。祠。土。木。之。靈。權。女。士。之。萌。因。倦。倦。而。匡。古。豈。使。倭。以。逢。迎。

以。古。為。鑑。惟。君。子。何。行。天。子。聽。之。怡。然。悅。豫。龍。顏。和。平。乃。曰。食。我。臣。隣。其。有。賴。而。可。親。胡。朕。心。之。冰。釋。寤。與。自。於。彌。綸。儼。義。義。

我。臣。隣。其。有。賴。而。可。親。胡。朕。心。之。冰。釋。寤。與。自。於。彌。綸。儼。義。義。

之與侶。悅唐虞。其共陳。飲道。而充溢。游於之。巨津。向求。通
 而若。渴抑。隱難。之未。純全。於。確言。於座。右。必無。就於。賢人。乃知
 金。成。之。令。人。一。字。一。之。令。人。一。字。一。
 王者。之。無。為。筆。折。天。而。永。命。世。不。基。於。磐。石。澤。元。元。而。情。經。是
 朕。無。藉。於。股。肱。兩。諸。其。之。匡。救。於。是。命。天。厨。之。工。發。大。官。之。解
 關。建。樽。而。傳。芬。談。王。羞。而。布。綸。酒。正。載。馳。庭。人。告。薦。分。尚。食。于
 餘。簪。飲。異。味。於。鼎。鉉。功。陪。侍。從。之。臣。咸。與。泰。交。之。宴。肅。肅。聲。聲
 釋。青。舞。作。頌。鴻。私。歌。遐。眷。述。昭。儀。於。昭。代。漸。才。微。於。機。緣。乃。為
 之。歌。曰。於。穆。聖。主。兮。皇。極。裁。崇。文。稽。古。兮。厚。思。徘徊。文。華。日
 御。子。鳳。城。之。限。師。臣。者。帝。子。左。右。臨。梅。日。新。聖。德。兮。皇。圖。佳。賓
 金。既。鞏。固。兮。澤。通。九。域。垂。億。萬。禎。兮。其。無。疆。惟。休。哉。

歲類
 宵衣旰食
 惟。昨。奉。天。為。君。實。難。一。人。而。百。事。總。一。日。而。萬。幾。關。何。以。勝。之
 其。道。惟。勤。勤。則。有。功。是。實。能。君。民。以。哲。王。求。治。昧。爽。待。旦。未。明
 求。衣。心。常。恐。宴。彼。豈。好。勞。逸。逸。者。天。下。而。不。忘。雖。夫。亦。謂。無。逸
 者。乃。逸。之。本。有。為。者。無。為。之。基。以。朝。無。曠。職。國。無。秕。政。四。方。於
 是。乎。清。夷。一。人。為。之。有。慶。在。昔。康。王。晚。朝。關。雎。載。箴。宣。后。宴。起
 姜。女。脫。簪。彼。女。士。耳。猶。不。忘。乎。父。戒。矧。我
 明。君。可。即。安。而。自。解。故。說。日。惜。月。命。之。曰。害。治。之。疾。任。欲。適。情
 命。之。曰。傷。化。之。根。惟。當。惕。乃。志。乃。精。兢。兢。業。業。夜。寐。夙。興。母
 曰。未。央。庭。燎。設。失。得。聲。銷。銷。母。曰。未。明。東。方。白。矣。朝。中。既。盈。母
 曰。未。明。東。方。白。矣。朝。中。既。盈。母

卷之十
 曰。水。日。亦。足。視。事。當。思。一。日。之。計。在。于。寅。恐。一。日。之。不。給。而。功
 隱。於。安。肆。母。曰。子。聖。訓。決。如。流。當。思。一。人。之。聰。明。有。限。愚。應。之
 不。及。而。業。繁。長。時。優。母。曰。百。工。其。代。子。為。當。思。率。作。之。權。在。乎
 上。恐。子。之。倦。勤。而。庶。職。荒。於。城。故。曰。安。不。可。懷。欲。不。可。耽。無。怠
 無。荒。固。遊。而。注。聖。人。不。惜。尺。璧。而。惜。寸。之。陰。自。強。不。息。乃。見
 天。則。精。練。神。王。政。務。事。勅。國。本。泰。華。壽。比。其。翼。史。臣。獻。箴。用。贊
 帝。績。尚。其。勗。諸。母。忘。母。忽。

省心齋

申時行少師

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詎二三省厥有萬幾既省其幾又省
 休咎省歲率作省是則省事未若省心人惟此心易逸難伏
 辨之在早慎之在獨察以方朕克艱厥后克念乃聖莫見乎隱
 冀順乎微若終日言退則嚴相在爾室不遐有愆無有師保
 往省于度聽講則肅視則則嚴相在爾室不遐有愆無有師保
 如水賓祭此心何操之勿替胡然焦火切然疑冰有愆忘室
 有念思懲勿曰予尊人昔予違一念之泰百度之隱勿曰予聖
 大莫十若一念之矜終外之怍溢水可捧而志難寧泛駕可調
 而氣難馴漂若御朽枿若持盈於穆思齊神明之舍几牖有銘
 孟盤有誠近臣進規賢中誦箴我其夙夜上帝是臨

養心齋

申時行狀元首相

德兆之衆環拱一人則君心民心耳目之官率從大體則心為
 身主夫心也微之方寸曾不盈掬是在所養曰惟寡欲消長
 常譬彼山木日夜所息雨露所滋平旦之氣萌孽幾希惟此
 常譬彼山木日夜所息雨露所滋平旦之氣萌孽幾希惟此
 却聽收視以培吾真靡麗玩好牧心之牛羊母亦守素抱樸以
 孫吾光神以恬愉而沈酒則搖形以安適而馳騁則勞存必
 默居以道遠優游於道德之途偃息於仁義之圃無間十寒無
 休衆楚衆欲退聽性教作所天君泰然乃有寧宇者在帝堯允
 執厥中舜禹相授精一其功明明
 皇祖丕闡敷一心問是傳心箴是釋我
 皇端居獨觀昭曠澄微本原屏除諸妄以虛為室以靈為堂宥
 有分有明有德有業之二箴類
 天恩隆密退藏重門洞開清明在躬貫穿今古遠紹帝學近繼祖武教
 八清降首而獻歲願頌誕於庭戶

聖人作易。次豫於謙。喜起之。故始於救天。我
皇鑒止。弗懈于位。有愆斯窮。惟以樂志其志。伊何匪教匪咎。其
志伊何。樂而不流。樂有從理。亦有從欲。安危之幾。辨之幽獨。何
辨之惟志之持。志一常安。志定常怡。大昕視朝。向晦宴息。起
居雍容。適于馳騁。目玩清典。耳聽法言。穆然清風。潤于管弦。玄
酒為酌。太羹為味。式燕以衍。餼于甘肫。前凝後丞。左結右詠。都
俞一堂。美于曼柔。時維幾暇。無逸乃逸。
兩宮奉觴。四海承聽。于以鼓琴于室。之陽被之薰風。虞弦是張。
于以矢詩由庚。既醉賓賓。髮鬢敷廣。和聲四暨。是謂至樂。君子攸居。
如登春臺。如遊華胥。既登且遊。保之不易。無已大康。膳思其慎。
願言九危。易災為穰。願言重譯。來享來王。以登嘯谷。以紆町食。

此樂此志萬年無斁。

四

思政軒歲
中時行
惟皇睿聖光嗣丕基弗寧燕處有儆若思厥思維何萬幾一日
千里應遠謀之几席惟皇立政欽若昊天奉厥無私覆被八
曰兩曰陽思其或愆惟皇立政憲於烈祖金科玉條具在故府
是訓是行思絕厥武四海懷綏政是用康一夫不獲我視如傷
何以亢之行筆甘棠所方卉辦政是用輯一夫不戒作我蠢賊
何以清之苞桑盤石萬方王食思及鋤犁袞服在御思及杼机
徵輸罔藝乃政之疵匡隴之恩用思有式尚方之需費思有極
溫出無經乃政之慈任思弗二或救其聰去思弗疑或撓其公
母呢厥比衡平鑑空言通於耳思或為利言達於心思或為戾
也

鬼神通之戶牖誦之

當官三事箴

高祖曰 維卿大夫皇皇仁義惟彼庶人乃殉于利執權人之爵而
中興公 猶利是事天地百物皆將取之胡不以清白遺子孫顧以益其
明板 過而損其智彼美君子自知自誓高風令節漂然百世慎
透散 惟爾一言實關民聽惟爾一動實關民命無曰莫予違乃或不
恭雅 敬無曰予才而用滋泰無曰予智而任滋用皆兢兢業業彼詎
不聖 嗟乎羊腸非險康衢非寧此是一失終古不更勤維
天之 鑑予逸以嬉胡位之共維之咎來如蜩斯業一之不
入理 乃益壅故聖人不貴人之璧而貴寸之陰爾朝之夕之璧
彼農 夫滋業致功就縛不日服而古哉于登豐

六有錢

四

六有錢

流公 人心之官以思為職操存舍亡無間可息一念不謹貽之悔
既門公 須臾少懈安肆曰偷其惟君子克念作聖無時無處不用其敬
評 言出諸口惟心之聲匪言勿言先民足程動措諸行惟義為路
有言上 規矩準繩靡愆于度晝與物接非僻固于進德修業終日乾乾
入體發 夜氣清明退藏于密仰而思之會而一息之暫為時幾何
明六有 勿暴其氣休茲太和一瞬之際意氣恍然以存虛明正規不遷
華泰 修此六者萃萃汲汲有事勿忘是謂時習聲律身度與道為依
新 晝夜瞬息而無停機緝熙不已萬寶光輝習久若性賢聖同歸

王東屏大學

六有錢

四

大居疑命統御萬方總攬威福調劑紀綱得之則化臻上理失之則治用不戒故克艱者惟治而不易者惟王緬惟聖人自後

既遠覆轍何追是用覽鏡興止提衡善敗取公旦之陳謨法成

言于往代夫適情肆欲其逸乃足無亦誦耽樂周壽之旨以自

游田之訓以自訟而馳騁之娛不使投其空輒改舊章其逸乃

長無亦登變亂刑政之文以自防而紛更之議不以易其常下
王弘海太
大居疑命統御萬方總攬威福調劑紀綱得之則化臻上理失之則治用不戒故克艱者惟治而不易者惟王緬惟聖人自後
既遠覆轍何追是用覽鏡興止提衡善敗取公旦之陳謨法成
言于往代夫適情肆欲其逸乃足無亦誦耽樂周壽之旨以自
游田之訓以自訟而馳騁之娛不使投其空輒改舊章其逸乃
長無亦登變亂刑政之文以自防而紛更之議不以易其常下
王弘海太
大居疑命統御萬方總攬威福調劑紀綱得之則化臻上理失之則治用不戒故克艱者惟治而不易者惟王緬惟聖人自後
既遠覆轍何追是用覽鏡興止提衡善敗取公旦之陳謨法成
言于往代夫適情肆欲其逸乃足無亦誦耽樂周壽之旨以自
游田之訓以自訟而馳騁之娛不使投其空輒改舊章其逸乃
長無亦登變亂刑政之文以自防而紛更之議不以易其常下

四六

徐顯卿
惟呈秉一曰萬幾在昔哲后未明求衣夫既極靈爽于獨御
而胡甘乎勞之居顧惟勤劬者治之萌而逸欲者亂之基其
以萬姓之命而易吾一人之嬉彼夏禹之惜陰與商湯之待旦
纘皇細于二帝貽四海之安瀾齊警心于蟲飛懼會歸之予渙
若妻后之佐周脫簪珥以俟晏斯皆貽令聞于來茲夫豈就
一時之行行試觀大儀之幹運曾瞬息之或停惟君心與天
通為容少即乎荒寧昔祖之神武致會朝乎清明猶作新
無逸每視朝乎難寫馬將昭令德而先茂緒胡不風念乎朝
無曰戎細匹夫予勝無曰時康禍福予定雖才敏于立決猶
誠于用致深天命于惟我乃能集乎多慶臣用綴彤管之遺言
敢納規于後乘

補 18-521

六有歲

范 錄無古上

人心之靈與道相維星矣上帝體物不遺有物有則無處無時
 君子存誠念茲在茲言以宣志其門朕手維時乃雍民繹而悅
 大人吐詞如鼓應節秩秩大猷為天下烈民生受中厥有威儀
 於焉定命維其孔時左宮右徵鉅循規下觀而化式殺似之
 一
 元運無端天行不息君子法之乾乾自勅大禹寸陰文王日昃
 亦予何思小心翼翼旦晝反覆手何載寧惟子之半炯然獨惺
 靈臺湛湛太極冥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流光信返往并起忽
 須臾離之恍焉汨沒哲人研幾間不容髮造次顛沛天根月窟
 不見曰希不聞曰夷一元流轉孰測其涯至人深潛綿綿若絲
 靜言自勵守我玄規嗚呼小子亦既告爾逝者如斯曷惟其已
 往不可諫來將奚委尚其勉旃先民是似

卷之十一歲類

四八

仁明武歲

蕭良有補服併

帝惟負康躬御萬靈軍持三寶漢範宮廷厥初生民其賦遠德
 矧作君師型於家國爰庇黔首惟仁是歸舍齒戴髮何從何遠
 殘虐促期附循水祚主者所天忠崇孔顧蒼生胞與病養切在
 運籌不知整若越泰象彼乾元鼓舞陶鑄復見天心陽春雨露
 要白忠邪惟明是資登第氓王哲若題著煬帝救萌批難此月
 庚寅寅准壽其洞賜居敬強理不降堂堂提衡懸照及萬
 東微日月六合同春有本如是貞明不毀爰懷太阿惟武乃
 牽制浸沫及受其亂神器在握有改則傾剛健中正無競惟人
 惟德力柔使傾意可奪者神誰在若志奪彼風雲震曜八荒
 肅殺清一萬葉收藏遠古之世厥惟三五如天好生欽明神武
 正三德遷而道則同有三達德允執厥中惟仁則衆匪明則
 不武者來積弱可密微正獻規用比章紘於時繹思
 天子萬年

卷之十二歲類

四九

仁明武藏

李太武庶士

維辟統天。建皇極。運清。東機。淵默。包體。用以兼該。治剛。柔而作。則蓋聖學。本乎惟一。而眾美。貴于相參。欲提綱而挈領。必體一而函三。體仁。長人。萬善。斯括。聖聰。明而作。后。亦神武。而不殺。博施。濟眾。惟仁。是存。苟予仁。之未。尊。亦予。蒼生。胡。繇。而。古。冒沈。幾。先。物。唯。明。則。通。苟。予。明。之。易。窮。阻。深。闇。味。胡。繇。而。照。融。威。命。靈。爽。惟。武。斯。懾。苟。予。武。之。弗。烈。率。土。敷。天。胡。繇。而。震。疊。勿。恃。終。食。為。仁。而。謂。人。欲。不。能。濟。不。見。山。木。得。養。則。長。失。養。則。消。勿。恃。一。隙。為。明。而。謂。私。意。不。能。隔。不。見。盆。水。澄。之。終。朝。撓。之。一。物。勿。恃。意。氣。為。武。而。謂。事。變。不。能。亂。不。見。強。弩。張。之。甚。難。弛。之。即。奇。未。測。察。亦。失。明。之。情。匪。直。矯。矯。敗。武。即。剛。腹。拒。諫。亦。用。武。

卷之二 後項

仁明武藏。李太武庶士。維辟統天。建皇極。運清。東機。淵默。包體。用以兼該。治剛。柔而作。則蓋聖學。本乎惟一。而眾美。貴于相參。欲提綱而挈領。必體一而函三。體仁。長人。萬善。斯括。聖聰。明而作。后。亦神武。而不殺。博施。濟眾。惟仁。是存。苟予仁。之未。尊。亦予。蒼生。胡。繇。而。古。冒沈。幾。先。物。唯。明。則。通。苟。予。明。之。易。窮。阻。深。闇。味。胡。繇。而。照。融。威。命。靈。爽。惟。武。斯。懾。苟。予。武。之。弗。烈。率。土。敷。天。胡。繇。而。震。疊。勿。恃。終。食。為。仁。而。謂。人。欲。不。能。濟。不。見。山。木。得。養。則。長。失。養。則。消。勿。恃。一。隙。為。明。而。謂。私。意。不。能。隔。不。見。盆。水。澄。之。終。朝。撓。之。一。物。勿。恃。意。氣。為。武。而。謂。事。變。不。能。亂。不。見。強。弩。張。之。甚。難。弛。之。即。奇。未。測。察。亦。失。明。之。情。匪。直。矯。矯。敗。武。即。剛。腹。拒。諫。亦。用。武。

表托前凝而授簡敢上告于

宸聰

銘類

蒼雲軒銘

宋 潘翰林學士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高得賢居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况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審矣其意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于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謂盡力于陵何所若而不出既出而決太哉。蓋充武察。自。用其。后。率。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哉。子。陵。祠。堂。以。蒼。雲。名。軒。余。高。其。出。處。之。義。也。故。銘。銘。曰。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與樂隱。屈而弗為。卓哉子陵。識時之

卷之十一 銘類

不可以出。甘耕釣以結。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飭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豈在斯。則宜則之。勿執。固以遠。現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歟。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回。垂。庶乎于道之。希。

銅雀硯銘
唐順之
元字

銅雀硯銘
唐順之
元字
昔維尾藏歌女貯舞焉今維硯備圖史承鉛黛嗚呼其為尾也
不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寒渚又安知其不復為
尾也英雄豪武人不得而香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吟然
有感于物化也

明倫彙編
卷之十一
銘類

五二

座右銘有小序
趙志舉
花少室

座右銘有小序
趙志舉
花少室
思讀大戴禮至武正鑑席戶牖諸銘未嘗不懷然深思云以彼
執就而宏無就之烈猶曰怵惕焉慎息之乘也故無處而不載
銘焉庶曰顧諟以有傲心乎吾儕自省何似顧安得謬言心識
而忘勸戒哉爰製一銘書之座右銘曰
乾開坤闢人參為三
劉切周
至當與
漢崔子
至銘並
傳不朽
人貴伊何匪道胡耽日與月與迅如奔駛爾嬉而遊歲不爾俟
相古哲士人紀人綱爾胡不且令彼獨芳萬古人心爾胡忘正
不自身先其何能令忿懲在始欲室自源一星之火至于燎原
無競爾智純白不備無騁爾辯多言逸志無暴人短無先人長
善弗人同爾亦何賊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大儀吹萬于何不可
心不可飾天不可欺禍福何常惟人自基謀誠惟遐不誠惟近
爾則誰憐胡不思奮

明倫彙編
卷之十一
銘類

五二

李定公
崇軒公
部老鎮
警切

練句冲
罪而有
余思

端定公
書之座册

座右銘有小序

黃鳳翔大司成

夫銘者先民所以識警誠時觀省也故自戶牖刀劍盤盂凡此
往有勒銘彼雖生而徇齊猶然藉此以斧藻至德琢磨令範矧
余願愚不類仰祈俯視每月悵然爰取先民之義著銘座右庶
幾觀省不離乎目警戒不忘乎心檢身愼過亦或有助云爾銘
曰先民有言彼丈夫我大夫謂聖賢不可為者非愚則誣當知
萬古綱常百代事業盡在爾六尺之軀為君子儒乎為小人儒
乎為舜之徒乎為跖之徒乎爾其慎所趨毋為溫飽而忽天下
國家之計毋為祿位而失不朽之圖閑不可踰行不可污學不
可蕪治不可怠日月其徂歲不我需百年之久不過須臾一或
終乃途廢為棄取紆紫而拖朱是以連城之壁冀錫銖燕雀
之小石彈以隨侯之珠世豈以爾為有無爾其非是則用作銘

五

贊類

宗忠簡公畫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
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納而南還而北旆且雷鑄
之任方切而巧言處入下帝聽渡河之志未酬而大屋已殞于
中夜何人之于公則知媚族而天之于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
之上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增定公
卷之十一贊類

王五

揚喬伯宗公當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受尾而惟吾之擒。知其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則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服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揚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耻也。由君子觀之，尚不以義則宗堂遂寂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荊湘無異，曾何足願乎？萬東

卷之十 贊類

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而惟恐為所污，死而不受，此其心豈可以利勢奪哉？使喬不如此，而為大臣，足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知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過邪？吾常喜孺子為人，餓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猶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嗟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于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揚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成大，或盛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揚喬可為三公，屈以非義，易由知之有大人，即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卓卓操節，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冰言尚友，卓哉二人。

滕奉使贊

王忠文公齊人，王粲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文之從人，一與之，雖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竭特並言之。事兩夫者，雖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冷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是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典，金書貶允迪，奉使于金，議割三鎮，太原、奉天、密州，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遁，茂是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而歸，茂是獨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繭裹髮，而瘞仍列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是墓。此殆不事二君者典，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以荅門侍，即使金，見畱遂改節，易行。

卷之十 贊類

反而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伏南奔，而自贖卒不能逃。君子之誠，其視吾茂是果何如也？茂是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明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域。太公有識矣，婦人羞聞之。此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腸累死，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時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詞，勤在貞頑。

于慎行大宗伯學士

張太史陽和公評
蓋聞觀象察法欽若之文炳矣寅賓多儀敬授之義協焉是以
軒轅改物爰命鳳鳥之官羲和受成厥有璣衡之器豈不以三
辰之順逆筦四序之恒機者哉既而保章七官靈臺廢業寥寥
千載靡現厯真倚杵覆盆之淪誕而無稽周髀宣夜之術較而
不容維彼泥儀創自顓頊取象乎轉數折衷乎倚蓋三禮以為

準的玄規。因之普度。而六合之外。厥狀渾淪。令彼時人。難於頓仰。元太史親守敬。獨秉玄機。凌駕往哲。仰眺九垓。旁羅四極。登臺升庫。遂創新儀。察七政之盈虛。則指掌殆盡。課六歷之疎密。則絜黍無乖。通幽洞靈。令符造化。永世貽則。決乎于茲。殆天啓其衷。顯法神道者乎。昔成公著賦。虛握靈蛇之珠。郭璞遺圖。空擲東序之寶。辟彼鏤冰。何殊畫餅。而獨市在芸編。珍之無數。况

卷之十一 贊類

乃入神之制。陶匠堪與明時之規。尸牖象緯。動億孔甲之盤。功
百神禹之鼎。豈可使銀書金字未動。一象之文。璣表玉儀。有願
昆吾之義者哉。贊曰。必維玄運。三辰屏彼。幅隤轉千一輪。
舊儀詢美。而扶運。論卓哉。良史創揚。維新其新。匪他。維舊而折。
四游兩軸。當乎二極。南軸攸香。天常下直。維北歌傾。軸焉是式。
赤道。上截列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奇焉樞机。所運五環。三旋
去極之度。游則照然。囊括兩儀。珠渾七曜。象在靈臺。不言而生。
邈矣維人。何哉之妙。配皇等極。照茲神造。

元郭太史造簡牘

杯景賜齋中阮庶吉士

古之言天者有三。一曰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蓋失傳。又
失。惟渾天近得其精。堯命羲和授時。舜在璇衡。齊政皆是物也。
歷代相承。互有沿革。與天官太史無虛數十家。若乃研覈陰陽。
妙探造化之索。爲者漢張衡。唐僧一行。宋張思訓。而外罕見焉。
故其所製渾儀。範圍天地。冠絕古今。咸爲一代步天之懿矩。世
遠年移。漸以差失。測日造曆。莫可稽憑。粵至有元郭太史守敬
者。承詔率南北口官。分掌其事。乃自重責驗。盡考積習之失。而
修正之。爲作簡儀。用相比覆。其形放璇衡之製。細刻周天度分。
每度爲三十六分。以列日月五星二十四氣及二十八宿之位。
又爲南北極以經之。黃赤道以緯之。表裏錯綜。燦然昭晰。視昔
三辰六合四遊之遺。益加密美。緣是測揆分步。爲得天之實數。

定皇明詔書卷之八

遠近
之者
所考正皆存七事。所爲如者不在五事。勉石韋而難用。故曰。非夫識洞玄機。心作大造。惡能制作之精若此夫。亦天開一代之曆。而斯人獨擅其技也。爰撰斯贊。俾觀象者知所宗云。洪濛既判。爰立兩儀。三光吐曜。宿度昭世。維聖欽天。簡命重黎。仰稽乾文。治曆授時。瞻彼法象。著龜符契。代有作者。王顯厥世。漢唐迄矣。宋定年時。卓哉太史。邁新條制。乃定四極。載列五行。日躔月道。星紀天以直斜。隱見經緯。交橫玲瓏。整負璀璨。毗衡內轉。外旋圓規。方知機竭心。悉巧作字。於錄璇璣。堪輿秘府。冥之靈臺。垂鑒千古。

跋六搶堂卷

黃淮太華

鮮學士
春雨公
胡襄忠
新七北
蕭子美
文章尚
徵黃公
之文復
之名渾
成而不
稱笑鳴
呼砥行
立名者
非附青
雲之七
為能生
其後世

忽之激于中者必徵于辭色。微諸色其發疾以暴微諸辭其有
婉以淡稽之往古簡相如忽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王俱碎樊噲
忽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微諸色者也國風葉落將
之朝降楚騷悲蕞施之盈室微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
意于一時而詞之所寓誠足以垂戒于萬世其深淺固不可同
日而語也今觀胡棄之六檜堂其亦忽之微于詞者歟憂溫之
未加人當宋暉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忽秦檜之誤國
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于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獨
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予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
其後世冀他日得以酌其素願云耳嗚呼棄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
館課卷之十一要類

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臺街詞雖切而
不見信况褒未獲進用于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摧妬嫉僅
至除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於編簡良可悲
矣然其氣象從容詞意懇至以及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
徒倖快意于一時者之可比也

明妃寫召圖跋

康海狀元脩撰

此明妃寫召圖。凡十二人。上一人。綸襦翟冠。一指侍兒。一平托几而坐。一侍兒侍立看畫工。綠衣博帶。持帔北向。又三黃面。遞來一人。以扇掩口。而一人扯袂附語。一人後行正簪。一小姬抱象板隨焉。傍又有二姬。一立而持兔。一拂扇拽裾。向執兔者。姬後又有二人。服如三夫人。方舁盤持盃至。曲盡意度矣。其綸襦而坐者。蓋明妃也。畫工毛延壽。雜記言。元帝宮多美人。令畫工圖之。有幸則按圖以召。詠官人率厚賂畫工。明妃安客超羣。不肯賂畫工。而延壽除毀其狀。後竟不得召。竟寧元年。匈奴呼蒲邪來朝。帝以明妃賜呼韓邪。召入見之。帝悅。業已以名子行。遂不復留。明妃而殺延壽。此即其事也。夫明妃待詔按定時脩潔。自好以為足。以事君矣。安知流徙遠裔。與夷狄異種為仇也。

跋文鏞傳後

保 環狀元侍

為臣死忠者古有之矣。未沾一命而捐軀殉國。求之古則少也。以一身死國者古有之矣。而舉家聞變赴難。求之古則尤少也。有如表鏞者。其真絕無而僅有者乎。矧予又疑之。鏞不能使謝趙二公。不肯同生死之盟。而卒能使沈朱二僕。保遺孤於既死之後。而脫之以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賣友之徒。不可化而鏞之忠誠義氣。其於謝趙足以感動其僕歟。不然。天欲存鏞之後。以冥冥之中。或有陰誘其衷。於二百年其商方大振。今其四世孫廷玉及其子忠徹。皆躋華要。則天意蓋可識矣。抑不知彼謝趙者。兩家子弟。尚有廷王君父子否乎。讀是傳為之三嘆。

跋文山先生集註詩後

揚守 陞 榜 服 尚 書

公之精忠大節。光于日月。重于山嶽。其神在天地間者。固不啻其言在方冊中者。亦不朽不灰之神。夫人皆欲尸而祀之。不朽之言。夫人皆欲誦而傳之。况其所生之鄉。所死之地。所涉歷之境哉。公生于吉郡。死于幽州。其所涉歷。南至廣北。抵燕。非特永嘉也。然二王于杭都失守之後。嘗于此建號。公於鎮江脫歸之時。嘗于此圖興復。天若祐宋。公志有成。則永嘉亦猶夏少康之綏。齊田單之即墨也。豈細故哉。蓋非泛然涉歷之地。可得而顯。今公之祠廬。陵有之。京師有之。集註之詩。江西刻之。湖南刻之。而永嘉之人。視公遺跡。仰公遺烈。者。猶以不得親炙。多廟貌。家有詩集。為恨。是固有待也。嗚呼。忠義之在人心。曠而相感。况為公之鄉人者哉。其為此舉。大有補於世教也。然則過公之祠。而不

讀太僕寺志題後

李廷機

予讀太僕寺志則牧政之始末沿革粲然具已大都初牧於
已乃牧於民乃已牧其牧地之入以資市馬凡三變云與之牧
自終不可罷市終不可倚以予所聞今西北邊境亦有所謂
者予即不詳夫非予也者而任之第以故額一什伍今民受牧
簡良有司斟酌之薄其課核其實民不害而馬孽息幸有軍興
阡陌之間可呼而具也孰與一切罷之而買市之為資馴職
壯驪黃駢駟之產盡矣國何恃以博胡蓋牧政之弊弊在玩愒
因循上下相蒙為虛冒而倚買市者亦偷取目前終非為國家
長久予竊謂定之方中至所謂秉心塞淵騁北三千首初以為
迂未必然今乃信之夫忠實之為塞長久計之為淵嗟乎有懷
忠實為長計者乎即以提衡天下可也何論區區牧政哉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十二

增定國朝信錄經世宏詞卷之十一

周氏昌泰樓藏板

增定國朝信錄經世宏辭卷之十二

詩類 五言古辭

浩懷

方孝孺

漆園欲齊物伯陽期守玄脩執務絕絆冲志在潛淵夕陰冥
恍晨陽暖石田外膠一以遣淡泊返自然五圖非謬記九菴有
貞塗青林間雨勃勃谷實烟松華行將熟采之釀紅泉
擬古四首 方孝孺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十二

自為低窮感悲白頭

名都少年子金多誇富強連雲起甲第擬廣王外殿駢
驥侍女羅姬妾豪貴相經過綺席飛霞霞錦綺人歡樂珠
木夾朝笑東鄰七晏食唯精糖鹽桃李花隨時送妍芳豈知
易零落榮華安可常

古卓識

驅馬出東郭松林見高墳云是公侯第華表千層雲歲月既已
遠朽石生荆榛地蛇或內蟄狐狸當盡蹲窮兒歌其上死者
復聞感此長太息浮生若颺塵惟當勸令德千載逝猶存

我有太古琴千年妙音續七絃何泠泠聽之非促速一彈文王
操再彈宣父曲聖人宛見之何由躡其躅大道日以淪澆訥
衆欲孰思障頽波九州反淳俗應龍為股肱巢許縣若各窮
各有志於我笑不足

木芙蓉
王緯
綠洋芙蓉花。花。橫。葉。綠。影。落。空。潭。秋。新。粧。鏡。中。媚。朝。來。白。露。凝。脂。墮。紅。淚。

擬古二首

高敏 侍郎

美人一相見。遺我白玉環。上有雙雕龍。遊戲在雲間。揮此感深意。佩結無時閒。玉以比貞潔。環以明不絕。雲龍永相從。誰能使離別。

明星爛東方。北斗亦已旋。獨宿悲夜徂。空床藉蘭全。雞鳴整環珮。思奉君子筵。君子行未歸。新粧為誰妍。意疎覺去遙。咫尺越與燕。含情之形管。何以寫中情。君如綆上瓶。妾如井底泉。不垂汲引患。滯筮徒終年。

大祀

汪廣洋 中書右丞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二詩類

二

惟皇建極。庾庚歲時。康二氣。迭敷宣允。若重雨暘。季秋成物。際報祀禮。有常掃地。事明薦芳。盛則行鼓。踵宿在縣。玉帛繁成。篚陶匏。湛醴齊大。登具牛羊。既修禮物。豐貴在誠。意將今夕。乃佳夕。天高露氣涼。微雲散掩。露星耀。縱橫濟濟。百執事念茲。靡或忘。金門少馬。關和鸞。鳴聲揚旂。常分左右。燭燎彌耿。光宸流耀。祇肅對。位中央。八音唱律呂。偷舞節趨。瞻所舉。靡不簡所及。靡不臧。川岳永流峙。風雲倏低昂。神靈符盼。鑒假達。羶藹錫福何簡。降福何穰。既雅。隸雅。徹精神。合一堂。願新億萬年。禱祀及蒸嘗。載歌周頌。篇庸擬被樂章。

大饗

陶安 學士

諸侯謹述職。方伯敬來同。後世尚斯典。往古有遺風。維茲獻歲始。大鈞妙化工。川泳雲飛間。罔不被薰融。至尊聖衣裳。雋髦

新景從上宇。日已曠民物。日已豐匪文。莫附遠匪武。孰成功不有助。春美恩意何由通。乃命行大饗。禮數極雍雍。三公相左右。百辟叙西東。祥應臨寧來。旭日當天紅。嘉穀薦脩脯。旨酒酌春江。舞千何十千。擊鼓何隆隆。麗曲被朱絃。清瑟和考鍾。尊卑同一歡。遭賜雖易逢。豈惟決和樂。厚在肅儀容。自昔周室時。君臣期令終。頌歌冰見鷁。錫予賦彤弓。其慶何綿綿。其音何泠泠。所以億萬載。既念斯無窮。小臣奏雅章。稽首對九重。

擬曹子建五遊篇

吳伯宗 學士

俯仰臨九州。思欲凌風翔。詎知蓬萊居。宛在東海傍。流輝散閼風。倒影耀虛房。方華雜物木。園樞結扶桑。爰有兩仙人。伉儷坐中天。吹以香囊衣。樂以絳霞裳。揚眉綠玉色。咲語芝蘭香。九天降靈輿。萬象揚春陽。蟠桃灼其花。珠樹弄其芳。初疑鬱霄館。復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二詩類

三

似太微堂金童劇。西偏玉女戲東廂。左持白麟脯。右挹玄露漿。泰以養生篇。侑以却老方。永延金石壽。天地同其長。

秋林高士圖

唐肅 學士

林泉木葉下。江潭秋水生。靈籟蕩陰霞。落景涵虛明。手結芙蓉佩。目送孤鴻征。冲襟契玄賞。招搖千古情。

奉天殿早朝

王偉 檢討

天雞鳴扶桑。展旭將熹微。九重肅清輝。煌煌落金扉。旂常列左石。仗衛羅參差。聖人御寶位。端拱垂裳衣。神功配天地。文德敷華夷。萬歲萬歲。萬年基。三公儼雲集。百辟紛星馳。拜舞稱萬壽。歡聲溢彤墀。御香繡金爐。仙醴浮玉卮。中和奏韶音。鳳鳥成來儀。君明臣復良。至治臻無為。微臣諒何幸。值此休明時。忝職青藜署。拜首惟陳詩。

孤桐生空谷。然挺奇植。老餘餘風霜。奇材中琴瑟。斷以斧斤。合以膠漆。中含太古音。外約金玉質。願言排青雲。獻入天。王室垂衣御。南薰萬古阜民物。

幽蘭在空谷

楊士奇 太師大學士

幽蘭在空谷。天產異凡卉。微旭耀貞姿。流風汎芳藹。豈以潤。深顏色。不自媚。所憂蕭艾滋。延蔓雜荒穢。時秋白露降。那免。憔悴誰能撥。孤芳紉作君子佩。

陶令

胡儼 祭酒

我思彭澤翁。既仕復中止。偶賦歸來篇。解印就田里。晉思詎能忘。未聘終不起。所以義熙後。紀年惟甲子。菊以持晚節。秋以。酒醴誰云折。腰懶所托有深旨。美哉處士書。紫陽廼知己。噫。

卷之十二詩類

奔大夫泉下當愧死

金善 學士

伊昔陶唐氏。垂衣貴無為。所存昏墊憂。用是。土階。賦荒蕪。任茅茨。雖云三尺崇。足切千載。岳攝升。百谷。容揖遜。間庶績。皆咸熙。彼昏。其。其池。亂。一以。良在茲。吾聞大聖人。墮居宅。八。門既大。闕。路亦。處雖儉。素德業。乃巍巍。易哉。後來人。永以為。規。

雙竹軒

解縉 大學士

如寫物。開軒遠山陰。讀書脩竹陰。以茲歲寒枝。況此君子心。雖無萬葉。玉。庶比。南。天。風。有時來。鸞鳳相和吟。外直東堅。操中虛。素襟何常。烟雨夕。夢繞湘江深。

夜坐雜言

解縉

誅茅向深處。相逼水雲間。吟風採樵去。帶月收綸還。種。秋。離何地。非南山。盤桓以終老。此趣誰能攀。

感寓二首

胡廣 大學士

瑞居閭玄文。云是古苔編。中有羽化術。鍊服可延年。中夜養。此。積虛成自然。朝餐沆瀣糧。夕飲玉醴泉。東。青童君。西。揖金。前笑。若華枝。頗見昆吾顛。茲事苟不繆。吾將命吾旃。

我有大阿劍。龍文。其章。精光動星斗。揮霍迴陰陽。淬以金。偶衣之古。盤。夜。深。雷。雨。驚。恐。逐。風。雲。翔。剛。明。易。點。缺。貴。能。斂。其。用。之。如。發。矧。你。之。在。深。藏。去。去。勿。復。道。相。期。霄。漢。長。

秋懷五首

方孝孺 學士

大火已西下。太白橫蒼蒼。瑤階泣涼露。玉簟含秋霜。雲。落。巢。燕。悲。盡。梁。物。理。有。代。謝。人。心。徒。慨。慷。何。如。廣。成。子。志。未。

卷之十二詩類

相思

此乃大。入。此。何。憂。來。不。可。輟。風。吹。浮。雲。開。送。我。半。窻。月。逍。遙。步。前。庭。孤。螢。自。明。成。

客。葉。走。空。階。涼。颼。度。脩。竹。疎。星。澹。長。河。白。露。下。庭。綠。遊。子。行。未。歸。清。砧。動。華。屋。感。此。悲。歲。年。何。由。寄。遐。隔。丹。立。倘。有。期。舉。手。招。黃。鶴。

東鄰有富姬。窈窕。粧束。金。縷。錯。舞。衣。錦。衾。爛。華。褥。那。知。西。鄰。女。軋。軋。弄。機。軸。終。歲。不。下。堂。被。服。常。不。足。清。尊。有。美。酒。錦。囊。有。瑤。琴。酒。以。消。離。憂。琴。以。暢。微。音。涼。颼。天。際。來。風。然。飄。我。襟。拂。絃。試。一。鼓。引。鶴。還。獨。斟。俛。仰。終。永。夕。悠。悠。載。心。

鄒輯
侍講

扈從還南京，隨駕出麗正門。

曾榮官著

大祀南郊

王英尚書

卷之十一詩類

永水仙

曾鶴齡 狀元學士

擬陶彭澤三首

余學變侍講

來南山下。前有嘉樹。林好鳥鳴。其顛涼風吹衣襟。泛此尊。

1

南狩篇七十韻

李東陽夫學士

卷之十二 詩類

旆旗獵獵燄燄擊擊鉦鼓喧林麓也戎徇刑牲矯誣沉璧

陽布野列君山木祈骸病靡告沈竈志猶勛卽

攻瑕堅乃伏賈虜爭先鳴矢據思內屬濯征匪逾時薄伐

關公夜走，技圍趨挫，我師未成，列大懸奄，剪撲劉漢，丹徒，
楚雲乾，路尋差，我上民，他錫雁，山，酷，僵，屍，彭，義，清，漂，血，匪，
漢，獨，樓，鳥，為，李，京，觀，鯨，鯢，集，夷，滅，同，振，稿，豪，華，如，轉，燭，銅，蛇，
驚，行，黃，犬，斯，悲，感，離，宮，變，化，棘，高，臺，游，麋，鹿，燕，樹，秋，泥，落，花，
更，無，絲，絲，盈，異，哀，宋，理，至，所，刺，復，乾，坤，荷，寧，謚，江，漢，瞻，清，肅，捷，
書，騰，露，布，鏡，歌，難，哀，筑，九，廟，敵，未，獻，獨，夫，罪，威，暴，天，王，赫，斯，
終，歲，宴，御，戎，服，但，東，幕，車，攻，在，邑，誇，塗，績，駟，介，飛，重，英，虎，賁，夾，
五，祭，仗，鉞，表，親，征，銜，壁，後，刑，劉，金，聲，播，遐，壤，稜，威，振，殊，俗，戾，上，
陳，軼，軼，佚，游，謠，黃，竹，宴，鑄，諒，樂，豈，橫，汾，差，不，屬，愴，彼，祈，和，詩，惜，
惜，亂，心，曲，於，鏢，貴，時，悔，倒，載，斯，戲，車，馬，混，文，軌，蘭，鉞，棄，矢，
所，明，各，宗，盟，展，也，永，親，睦，

詔賜慶成王銀幣

李東陽

增定皇明詩類 卷之十一詩類

宗子肅明訓孝友篤倫綱，邁德抗先烈，令典式宣揚，司府亟以
聞，皇心豫且康，爾書勳勳，獎寶鑑，東玄黃，行人實有辭，奉命
以趨，踰陳思敬禮士，枚馬歡游梁，小子鵬，頌聲敢曰告多方王，
其秉侯度夙夜，遵典常

李廣

王整 文恪公

李廣昔未遇，射獵誰見稱，君主猶未識，他人寧不輕，日從田間
飲，夜止，酒上，亭，醉，射，前，呼，呵，小吏亦見陵，一朝剖郡符，飛蓋赴
北平，凭軼覽，百邑，樹，羽，寧，千城，亭障不設，燧，櫓，馬，躍，頓，纓，彎，弓，
射，虎，歸，淡，淡，黃，雲，生，自從結髮戰，舍鏑，無，虛，鳴，威，懼，五，單，干，胡，
人，寤，寐，驚，孰，知，身，運，乖，數，奇，竟，無，成，壯，顏，逐年，衰，白，髮，忽，見，
寄言雄圖者，俟命草未聲

塞上雜詩

錢福 詩俊

胡兒追野馬，遊蹄若驚鴻，一馬帶雙箭，墮我邊壕中，敢望不敗
近，踟躕，各按弓，抽身復北去，天寒沙磧風

從軍二首

陸欽 竹頃

從軍日已遠，備茲途路艱，驅車太行道，北度鴈門關，天寒雨雪
凍，指，隨，層，冰，間，登，高，望，虜，境，白，沙，浩，漫，漫，單，于，數，百，騎，
西山，鼓，我，鳴，玉，弓，赤，然，熱，肺，肝，安，得，奮，長，劍，一，繫，名，王，還，
久，處，行，伍，間，漸，知，苦，樂，情，能，蟠，丈，八，鎗，徒，御，不，我，輕，府，帖，昨，夜，
下，燒，荒，有，我，名，秣，馬，待，天，曙，肅，肅，寒，霜，零，左，韃，插，雕，羽，雄，劔，
且，鳴，日，高，渡，黃，河，東，過，受，降，城，所，羨，在，滅，胡，富，貴，何，足，榮，

擬古五首

康海 倚挺

圓如天上月，光輝尚常缺，與君非一身，安能不乖別，關山日
遠，舉，步，難，可，越，君，如，隻，車，輪，妾，心，如，車，轆，相，隨，萬，里，去，統，統，何

增定皇明詩類 卷之十一詩類

時終

清晨秣馬，整駕遵路，隨，何，覽，故，物，惜，惻，心，以，行，昔，時，干，室，
邑，今，為，百，年，墟，郭，郭，粉，橫，外，免，翔，城，關，人，生，寓，大，塊，飄，泊，寒，
恒，居，諒，無，金，石，壽，終，與，州，未，俱，一，身，不，自，恤，安，用，顧，其，餘，營，
強，富，貴，辛，苦，誠，為，愚

朝宴高堂上，賓友相追遊，耐人進豐膳，妙妓揚清謳，處世無百
齡，為，樂，苦，不，周，多，財，為，患，甚，駟，馬，招，愁，尤，安，知，王，子，喬，高，舉，凌，
九州

迢迢孟冬夜，悲風鳴北林，嚴霜被野州，宛轉時欲沈，佳人久，
越，曠，若，辰，與，參，方，舟，不，利，涉，欲，往，江，湖，深，客，從，南，方，至，遣，我，
紆，琴，願，因，雲，中，翼，寄，子，瑤，華，音，膠，漆，不，為，固，今，石，安，足，
苟，不，虧，沒，齒，當，一，心

欲霜降秋夜清火寒無光淒風舉帷素月流中房客行在殊
境獨處誰與將仰視天上星羅列皆成行牛女獨何事執戟守
河梁嗟無凌風翼欲去不得翔引領長太息泗涕徒沾裳

春日行

陸源 文裕公

大堤北欲然芳郊州不歇冷服誰家子良辰爭馳突寶初本侯
家金鞭自俠氣共矜百金裝相誇千里骨雲散權未終月明還
城闕朱門徒御稀青樓歌管發倡女盡朱唇貴主俱鬢髮衣向
車中更燭從筵上沒誰論牆東生白面羞干謁

雜詩二首

唐順之 編修

絳綈寒不永纈紫暑不御當其不切施弃置若弗顧時節忽復
及效用乃如故冥運不無代物理豈常遇功成互見奪乘時各
有爲差哉團扇姬怨歌良已誤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十二詩類

芳春賦青驪遨遊楚江濱道旁若堂封云是呂王墳衢路化陌
阡臺館盡燒焚陰風厲寒鴟古陰翔孤羣牛羊牧其顛凌藉日
續紛生存華屋居嬌妾從如雲一朝寢重泉貴賤何由分龐公
困龍耕稼良已勤誰知千載後史冊播餘芬

冰料絲燈

董份 太宗伯

淮南王為盤西京金作枝未若茲燈麗擅巧昆明池霏微狀輝
煌連綿綺縠煙空不礙視霧弱未勝持碧水點蕙影彩石染
菱花燈臺有無色雲檠深淺姿焚蘭發香氣對燭映紅滋明月
詎須修夜光方可熒

雜詩

瞿景淳 楊明

植草會成蔓種木當為株休咎豈虛生景響不相踰呂生釣奇
貨蘇子挾陰符六國相印萬戶割名都一朝計不售倉卒變

罪辜但詐通自困傾巧定焉如生時諒非榮既沒辱有餘述
安貧賤貴欲弭禍福

四皓

陸樹聲 大宗伯

高士遺世網一往豈再招飛鴻絕四海弋者徒為勞已輕高祖
業况願息賭邀雷侯一何訖皓首忽來朝物色果誰識國本豈
不搖嘆息紫芝曲空令來者嘲

碧溪

徐階 大學士

落落高梧陰俯瞰寒流碧微雲過疎雨秋容澹無迹魚遊綠藻
晴鳥下青蕪夕興至每垂綸歌罷還舁轡漁父兩三人時來共
巾席

除夜

嚴嵩 大學士

此歲盡此夕此夕不再得大化何心去流光長自惜明日更明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十二詩類

半明年重可憐花迷上林月夢落楚江烟相逢半遊子陸沈金
門東朝興蘇季表暮乞休儒米千歲馬相送那能屢禁此

齊日作

張居正 文忠公

茲辰方致齋况乃停推剗無事臥起遲日色在楊柳瓢壺盈豆
粥者各用當酒諸君勿復言子禱亦以久

建安體

馬自強 大學士

河漢懸清光三五正參差西北起浮雲霏風入帷白髮一何
早隱約當待誰快獨飲美酒登臺臨華池趙女蕩奇舞秦箏繁
且悲憂來亦有方安得常相隨

東山懷古

申時行 左柱國

晉運遘陽九六合如不分秦兵劇虎狼玉石將俱焚誰知東山
士倏起策奇勛談笑穰穰間萬里清妖氛功成了不有還尋鹿

鹿屋石手學明月手携白雲縱浪岩壑間風流千古壯我襟
訪遺跡蒿蕪花正芬斯人不可見惆悵下斜曛

雜詩二首

王錫爵太學士

青山既當戶流水復成渠農圃值多暇茅簷讀我書蔬食以代
肉緩步當安車笑談林莽間天地一蘆廬衆人苦不足我視
有餘豈能聲利場動為文法拘身榮心不展何異鸞雞居
解飢必以食療渴必以飲口惠實不至甘言何用驥蕭朱結
初自謂堪列頭銖兩一非意參商起我頃昔也膠投漆今焉
遇梗乃知勢利交相期皆盡解三復嵇生書令人發深省

夏夜對月

吳中行司業

落日暑暫歇微風蕩靈襟
露塵淨庭宇竹樹森繁陰皎月
清光來照見石上琴揮手一再鼓
悠然生遠心鍾期久不作千載

增補明倫彙編卷之十一詩類

十二

知音

夏日

趙用賢少宗伯

仲夏羣卉長綠陰滿林園習靜南牕下聊以逃世喧紅葵含露
滋白鳥臨池翻井堦前石盆砌傍萱萬物皆自得吾亦頗
忘機
舊傳為市桂藤稍清風來竹根醉憩池畔石遠看原上村
早夏
惟家子逸氣何騰奮

冬日

趙用賢

林園何必廣取足娛心目幽花一樹紅脩篁幾竿綠石几隨高
下山徑頗幽出曉遠峰雪落空階菊日夕茅亭上一壺伴
幽獨
飲已復醉陶然坐深竹睇彼林外人奔走何僕僕

許國少傅

許國少傅

聖主握乾綱天街焜斗光
雕題通玉帛鑿齒貢梯航
泰運建

廣收行修遠陽金鼓宣
金折一戰擒脫卒再戰俘名王三戰淨沙漠劍氣凌雲蒼凱歌
還豹虎捷奏飛驢驢矢石一何力
皇九夷盡通

帝德懸日月明明萬國輝
玉宇清如洗雲烟淨不蜚
小醜肆妖氛何能當一揮
雄哉頗牧輩薄宣天子威
引滿雙鵬落騰空萬騎
騁吳鉤初出匣光芒射落
暉一戰搗其穴氛復何依
執訊兼獲醜薄言奏凱歸
清風吹沙漠細雨濕征衣
杵聲鼓往影戶外夜不扉
願哉吉日誦虎拜獻彤闈

觀鄭俠流民圖有感
李大武

九重娛耳目豈無清麗
君心如明燭惟照迷與亡
農民多苦辛况復遭飢荒
終歲常斲弗獲飽梗糧官課
如燒眉聲案

不能償有練可輸賦豈惜寒
無裳有杼可還官豈惜賣道
傍所嗟凍餓軀復嬰三木囊
旦暮歸溝壑得生非所望誰
為鄭監門圖此進上方遂令
閭閻狀一達嚴廊乍觀三嘆
息中夜起徇

增補明倫彙編卷之十一詩類

十三

皇念稼穡仁恩被八荒時
當萬幾暇展此發慨慷去年
京師旱食旰不遑嘗今年三
輔飢賑給未有方古今雖異
時民情或相當豈流離狀如
彼圖上紫勿謂天聽高聰明
寄四方勿謂小民微向隅同
此堂慈惠戒卿士蠲課勸農
桑痼痼切予躬好樂慎毋荒
庶蘇憊悴民擊壤還陶唐念
哉此圖意永矢不能忘

同前
袁宗道

林林宇宙內蒼生何所麗
曰惟君人者民物乃是司
昔賢勤應恤明王切時咨
百年仰懿範千古垂良規
嗟哉王路降嗟彼

同前

袁宗道

沈麟鴻
沈麟鴻
沈麟鴻

者誰異然處高宇。黃帝合靈合。天門九重隔。民庶那得知。况氣
安門監披圖。深規選。取昧咫尺。載道寫流離。時報目。東黎民
命國中危。扶老更。推幼呼寒。復啼飢。問彼何能爾。新法誰所為。
賜賜傷往事。嗟願欲。懷其明明。惟我后。監古乃憂時。雷心九
事軫念七月詩。桑林禱。早魃釣質視。耘耔天心宜。降時和。轉
雍熙。卓矣冠今古。休明諒在茲。

雲壇禱雨三首

曾朝節 古春坊

雲漢勤宸慮。主柱薦吳宮。昆明壇且迴。太乙祀方隆。桂芳紛瑞
席。蘭羞肅紫宮。桑林念畢宿。鶴埭起陰虹。日御方龍舞。宵占少
女風。兩儀瞻露霖。百合想冲融。藹誠須格。溶氣自通。佇看
皇澤膏。萬國樂安豐。

東皇方按序。靈雨尚愆期。未卜商羊舞。寧知石燕移。有年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二詩類

十四

天子慮望歲。萬民思原市。希沾澤。郊壇願祝釐。明禋牲自潔。祭
戒德仍符。六事勤修省。三農免怨咨。蒸看遠嶠。蒼潤應佳時。
命見甘霖足。和風拂帝輝。

雲漢應中天

劉應秋 少司成

帝苑遙高望。清風兩腋生。悲茹傳粉堞。遠翠落丹楹。縹緲蒼龍
關。逶迤白玉京。歲暮持北極。舞鳳入重城。日月層霄近。烟霞一
眺平。四郊無戰色。萬井驟歡聲。屋尾魚鱗逐。山川錯繡迎。金臺
何日築。雲物足怡情。

謁先聖祠瞻壁間石刻畫像

楊起元 少司成

聖道如天久。昭然萬世望。宮尼洙泗澤。斯文今在茲。哲人
遠矣。繫長思。木鐸聲載揚。石像猶依稀。勉哉聖可學。為省有
餘師。昔賢雖不作。逝者尚如斯。

鳴琴玉堂音

沈一貫 少宰

玉署閒清晝。幽齋撫素琴。繁絲曉刻雨。疎節乍鳴金。香異巴人
調。遙分楚客心。泠泠隨妙指。械械振空林。韻底巫山碧。弦中越
水深。松風淒切。律波月暗傳。音出沒魚。罕藻翮。蹙蹙在陰知。希
人已遠。曲罷思難禁。

同前

田一鶴 少宗伯

玉堂清切地。琴奏調偏揚。繁指安弦緩。閒心度曲詳。鶴飛雞樹
外。魚繞鳳池旁。獨爾誇園客。孤桐羨峯陽。龍鶯影自古。蟬鼠意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二詩類

十五

俱忘掌露露。瑤軫。煙襲錦囊高山。當殿迴流水。出官長。願寫
南薰操。年年奉聖王。

賦得月重輪

蕭雲舉 檢討

萬里中秋月。清光倍可憐。漸升青海外。高向碧霄懸。似鏡飛銀
漢。如珠映玉川。影搖金掌動。輪倚玉樓旋。兆瑞流紅渚。光先貫
十絙。空鴻鴈度。澄夕遂聲傳。擬並卿雲見。應同湛露涓。太平
忻有象。歌詠戴堯天。

詩

劉基

出岸高舂嶺澄湖祖帳開雲生秦帝碣雨過越王臺荷氣清臨席光寵玉杯情深不忍別欲去更徘徊

古成

劉基

古成連山火新城殷地苑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迴雲垂江空雪覆沙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

雪夜宿翰林院呈危宋二院長

高啓

偶得三摩詰寒宵宿禁林院鈴風外靜宮漏雪中沈絳蠟銷銀燭青綾被力食明朝陪賀瑞銀闕曉光深

題桃源圖

宋濂

人跡不到處鳥聲春書間桃花渾勝錦雲氣或成山仙子知名

久劉郎何事還至今橋畔路猶聽水潺湲

晚望

朱善

山氣碧氤氳深林帶夕曛人歸孤嶂晚犬吠隔溪雲杉竹何年種烟塵此地分桃源寧異此猶恐世人聞

江行

王禕

江柳拂危幾江花照客衣灘臨交石險山入斷雲微雙雙飛起漁歌晚棹歸沙禽渾睡著驚起月中飛

侍宴

方孝孺

封內春祠罷宮中昨宴開席從廊署設樂自殿中來中使巡筵過千官被酒迴樂不瞻盛事紀述愧無才

觀孔雀朝

方孝孺

奇鳥當晴午團團扇羽衣分雙扇翠金一

蘇文龍收並飛東園非有召何幸觀恩輝

挾彈圖

許觀

窈窕雲生谷蕭條風滿林華裾因駐馬翠樾正鳴禽似亦尋幽致還能愜賞心明朝五陵道飛鞚落花深

觀西蕃進馬

黃淮

矯矯真龍種何年產渥洼牽來佛郎國進入帝王家耳峻靴雙竹文奇散五花飛騰欣有遇長顏駕天車

御宴應制

解縉

紫苑神仙宅紅雲玉帝家殿鞭三下徹宮扇兩行斜載筆趨青瑣開函進白麻錦袍三百輩天上酌流霞

太皇太后挽歌

解縉

姪似與姬國金山落夏王萬方仁覆下奕世壹儀光赤子天空

額玄宮地永藏哀歌隨逝水河漢遶天長

重陪駕至太液池

胡廣

玉砌臨無地飛夢上倚天微風斜舞燕高柳拂鳴蟬岸柳茸茸細池荷箇箇圓孰知丹禁裡別有好林泉

西山積翠

胡廣

萬古不改色千尋翠黛繞空寒欲滴映日暖還飄首首接晴暝霏霏鶴去遠望中天路近飛佩入烟霄

春日陪駕遊萬歲山二首

胡廣

鳳簪宸遊日祥雲夾道紅香風傳別殿飛翠繞行宮徑轉千岩合波迴一鏡空忽看鸞鶴起聲在半天中

閣道雲為屋仙山玉作臺更無凡跡到只有異香來柳拂金與度花迎寶扇開太平多樂事處從得徘徊

擬太和公上和尚

粉淚辭丹。紅顏冒塵。南天唯有月。北地更無春。韶鼓。芳
夢軒車。年桃李。月樓絕。舊宮人。

際遇

吳訥文公

素運開華。夏乾符屬。聖神有生。均被化。無地不稱臣。復見衣

冠古。重瞻禮樂新。疎庸叨。盛龍報國。念空頻。

擬杜必簡送崔融

陸鈺

參軍何所往。漢北未稱藩。輕騎多戎士。長驅出鴈門。旌旗動白
日。矢石走烏孫。起信城頭望。胡沙萬里昏。

出關入關

陸鈺

結髮為都尉。安邊帶角弓。曾將軍。弼騎還。獵義渠。戎北向軍。東
盛東歸士。馬雄漢王崇武事。誰肯沒元功。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二詩類

十八

擬陳伯玉度荆門望楚

陸鈺

亂峰前路迴。旅况正紛紛。落日荆門望。青山楚國分。孤城連鄧
樹。獨倖入蠻雲。誰念天涯客。西風感鴈羣。

劉向墓

鄒緝

漢廷懷直道。宗室獨稱賢。疎憂時切。道經與世傳。荒墳今寂
寂。碧草自芊芊。何事楊雄宅。爭傳草太玄。

耕樂

陸簡

我多。耕樂。生。畦。百。畝。田。曉。翻。溪。上。雨。夕。破。龍。頭。烟。禾。黍。青。山
外。桑。麻。綠。水。邊。官。租。輸。已。畢。斗。酒。醉。殘。年。

陽明先生

曾蔡

舊宅無人住。荒墟有路岐。一生。是。醉。萬。古。復。何。悲。白。首。新。禾
黍。青山。荷。鋤。時。最。憐。獨。醒。者。高。歌。亦。不。悲。

庚寅元夕午門侍宴觀燈

曾蔡

紫禁疏魚鑰。彤庭結綺樓。星河臨太液。歌吹繞皇州。皓月明
仙仗。華燈映綵旒。流清時多樂事。長願奉宸遊。

洛陽道

王整

甲第多豪俠。游行洛水濱。關雎都市曉。走馬禁城春。疎柳迎征
旆。繁花媚舞人。歌鍾喧落日。開宴五侯賓。

長安道

王整

秦塞江河壯。新豐車馬繁。八荒朝異服。萬國被殊恩。柳拂金張
第。花明許史門。酣歌喧白日。拔劍繞芳尊。

從驪山頂應制

陸深

天仗出彤闈。鑾和上翠微。飛流喧。空谷轉龍旂。樹色連
宮掖。花香傍衮衣。皇仁敷億。自從樂餘暉。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二詩類

十九

擬度荆門望楚

陸深

遲遲踰蜀道。歷歷度當陽。分野巴山斷。江流楚水長。亂雲低僕
館。羣木護關梁。縣知牢落者。行止尚迷方。

侍遊萬歲山五首

陸深

漢主鑾輿出。笙歌閣道聞。衮衣臨曙日。閑闥覆春雲。渠柳龍
池合。宮花雉扇分。御爐香霧散。淑氣正氤氳。

歌吹雜鳴。烟花輦路幽。青山。歸。鳳。閣。高。樹。隱。龍。樓。柳。拂。曉。光
轉。香。隨。御。氣。浮。羣。臣。尾。仙。蹕。端。笏。侍。宸。遊。

初日上林紅。青山。御。路。通。羽。旗。麾。曉。露。鳳。輦。度。春。風。衛。從。分。諸
校。趨。陪。盡。上。公。蓬。萊。迴。望。遠。宮。闕。五。雲。中。

宸遊息萬機。商輅坐垂衣。丹壑臨朱栢。紅雲護紫微。花香浮露
氣。山翠靄晴暉。恩解湯王網。春風任鳥飛。

天子幸蓬萊。路向青山去。雲從碧嶺來。張弓長
衛霍。載筆列郎枚。聖覽歡無已。從容日下迴。

長安道

顧清 文修公

笙歌喧邸第。羅綺麗春朝。復道通秦苑。離宮接渭橋。看花三殿
出。執玉萬方朝。自古王侯地。前可擁珥貂。

早朝

顧清

高閣漏聲殘。龍輝引百官。九重春色滿。雙闕曙光寒。世治山河
靜。天恩雨露寬。宮花仙仗外。又得一回看。

擬王摩詰終南別業

顧清

白首忘軒冕。移居向輞川。看雲長坐石。釣或臨淵樹。隱南山
騎花迎晚渡。船東風農事起。還欲問春田。

昭君怨

朱希周 大宗伯

汾山向處州。君恩此日休。身隨胡地遠。心在漢宮愁。鴈塞君難
到。龍堆草易秋。玉容何足貴。翻作北風羞。

老婦

朱希周

髮白未封侯。休論舊日功。酬恩空有劍。報國豈無弓。關塞孤愁
外。風霜百戰中。太平應并擲。流落霸陵東。

擬王摩詰早朝

商輅 文毅公

五夜漏聲繁。春風落帝闕。輪蹄馳大道。冠冕拜殊恩。禁柳迎旌
飾。宮花隱掖垣。從容侍朝罷。雨露滿乾坤。

侍遊萬歲山二首

商輅

春日罷經筵。鑾輿出九天。黃雲浮御氣。紅旭映爐烟。四顧
河山壯。中宵日月懸。靈龍深窟。龍澤宴賞樂齡年。

淑氣動輶坤。紅雲擁主尊。苑飛長樂苑。春滿上林園。商輅

明時能豫樂。民物共沾恩。

冰馬

商輅

曾逐羽林郎。翩翩帶紫韁。玉關辭漢月。沙塞踏胡霜。金甲雄軍
勢。銀鞍耀日光。明君休武事。帝放華山陽。

侍遊萬歲山

王洪 侍講

飛旂臨丹壑。鳴鑾步紫臺。日邊雙鳳下。雲裡六龍來。寶殿
空。璇璣就水開。共誇青瑣客。陪宴柏梁回。

題粉署除清卷

王洪

鳴珮趨丹闕。焚香坐粉闌。禁城鍾鼓靜。人吏簡書稀。幽鳥鳴高
樹。涼風動紫微。明時仍直達。誰不羨恩輝。

推典

王洪

白馬紫絲鞭。金鈎百寶裝。悲歌向易水。射獵過遼陽。白草胡沙
迴。黃雲塞漠長。任教身作將。全勝世為郎。

處從過夾溝夜宿

王英 文安公

初雨過符離。雲霞望欲迷。重鞭信馬去。隨磬聽鶯啼。山繞行營
外。溪迴帳殿西。夜深聞鼓角。天近日華低。

居從晚宿臨城

王英

伐鼓更鳴刀。風高霧氣消。遠山初上月。野水不通潮。地迴逾三
峽。花深似五橋。應慚馬車末。待漏向春宵。

元日朝回奉呈院中諸公

王英

鳳簪頒新紀。三元肇此辰。風雲雙闕曉。雨露萬方春。載筆長隨
筆。思家獨念親。年年赤墀下。喜見歲華親。

四橋光霽

羅漢先 文恭公

結宇塵寰外。門無車馬過。四橋青霽斷。一徑白雲多。水盡城
結宇。塵寰外。門無車馬過。四橋青霽斷。一徑白雲多。水盡城

竹秋不制文龍沈沈風月夜高枕此岩阿

南樓奇觀

羅漢先

樓后有仙致隱約白雲中。當戶山光入釣簾。海色通江晴翠水。廣金古越王宮。風景今非昔。憑高思不窮。

賜觀燈詩二首

周述 揚州

整載五山出。苦光勢入空。移來滄海。高出碧雲中。花與霞相動。丹崖帶氣通。喜看多洞府。何必訪空同。

魚輪通宵徹。金蓮達曙紅。門開九霄上。臺度五雲中。劍佩隨仙蹕。旌旗拂彩虹。宸遊多樂事。此夕萬方同。

班婕妤

程敏政 宗伯

一自辭同輩。深宮妙又生。甘隨執扇。奔猶記玉階行。明月愁中影。流螢夢裡聲。笙歌前殿夜。教妾若為情。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詩類

廿二

擬陳伯玉春夜別友人

程敏政

綺席管絃清。春宵絳燭明。山川紫雲。厚組對離情。月迴藏銀漢。人回轉玉衡。雞鳴催曉發。迢遞洛陽城。

班婕妤

崔銑 文敏公

自天憎城寵。花顏落舊紅。霜飛金屋冷。月照錦屏空。侍寢昭陽者。休將玉簫同。當知長信妾。團扇泣秋風。

關山月

羅玘 文肅公

明月影悠悠。如輪復似鉤。初懸榆塞外。漸過柳城頭。暈滿瑤弓夜。光滿砧砧秋。故鄉何處是。一望一生愁。

走笛怨

羅玘

何處鳴鳴笛。城頭向月吹。梅花今夜落。楊柳故園衰。調苦腸斷聲。悽悽欲盡玉關歸。夢香魂不勝悲。

閨怨

大壻成遼陽。相思關塞長。秦雲銷綠鬢。楚雨濕紅粧。鏡裏孤影。鴛衾冷半床。那堪桂垣月。流影入空房。

李東陽 文正公

大路調仙馭。朱旗列禁城。帝牛三月繫。田燭九衢明。日並龍旂出。山將綵旄迎。橫汾拜漢詠。禮祀東皇情。

李東陽

壁薦崇元日。郊禋戒百工。泰壇雲霧裡。象輅羽儀中。越席陳陽位。玄端處法宮。甘泉徒欲賦。文藻愧楊雄。

李東陽

瑞雪逢人日。亮年歲物華。水從銀漢落。山繞玉關斜。帳殿披晴雪。郊宮闕綵霞。今朝禁城望。無樹不飛花。

廿三

大明門候駕

李東陽

虎旅驅中道。鈞陳警六飛。園丘羣望畢。宣室受釐歸。旭日迎芝蓋。晴雲拂羽旗。笙歌前路擁。拜舞接光輝。

五日 賜百官綵扇壽絲綬

李東陽

鳳詔傳中使。雕函出尚方。扇裁明月滿。絲曳綵雲長。組織觀文藻。吹噓荷寵光。南薰迎律動。聖壽與時康。

袁袞 庶吉士

至日

雲物指昭回。玄冥霽色開。飛灰占密室。銅渾測靈臺。鳳至知時變。星迴感歲來。聖衣御玄嘿。稽首咏康哉。

袁袞

魚輪通宵徹。紅粧作隊行。穿花絲管急。踏月馬蹄輕。歌雜平陽舞。燈疑不夜城。四方幸無事。長此樂昇平。

報北虜再入山西

袁孝

羽檄馳南粵。天駘犯晉陽。何人憂國是。諸將失邊防。月滿胡

夜宿秘苑

錢福

病即科頭出。狂仍枕腹眠。禮非因我設。愚自聽君憐。興盡

登省中樓望西山詩雪

錢福

忽見西山雪。高樓重倚欄。數峰城上出。落日署中寒。佳色繁天

立春日齋居對雪

錢福

齋居何所作。春雪是佳期。淨入年華淺。光含暝色遲。雲從流

增定皇明詩歸卷之十二詩類

十四

同前

唐順之

春雪覆江干。江城春未闌。洩雲千雉合。迎日萬花殘。鴈色懸愁

穀日雪作

唐順之

霰雪飄何甚。因風景更斜。臘遲偏為穀。春閑未綻花。晴色開銀

寒食

唐順之

故人以故新。家歲行新自。惜無涯智翻。隨有限身落。花寒食

瑞兔詩應制有序

蔡昂

瑞兔詩紀休應也。恭惟皇上。一德格天。天心克享。於是

也其質純白其性

擾且不緣置獲而出於野人之獻

生于和和應于氣

動于機自有不容過者而其祈由來

遠矣臣目睹盛事

有禁于中謹于稱賀之後作為詩歌上應

聖覽以昭示無極焉

東郭全生地

西川入貢時不為三窟計來奉萬年厄作禮朝

丹宸聞歌舞赤墀

仁恩沾鳥獸王道備于斯

倪倪來何處

真精崇少陽月中含素魄草際帶清霜為感

龍會應開

繞電祥侍臣紛拜舞祝願意何長

風竹

嚴嵩

高林飛葉盡無處著秋聲尚有牕前籟時於夜半鳴聞歌即自

丁亥冬至

陵祀出城作

嚴嵩

增定皇明詩歸卷之十三詩類

十五

邪行方振策

已若出人寰白日風埃裏蒼山指顧間兩年供祀

事三日放朝班

想像神宮近衣冠月夜還

朝雪

康海

怪爾梁園樹先春忽自花態多低復起形弱直還斜

詠部鶴

康海

寄跡含香舍淹情嘉樹林長鳴有如訴狎俗到如今不染風塵

大菊

康海

大菊今朝得低垂九尺闌發遲冬始破移早露猶團發蕊難

詠蟬

康海

孤清不自揜。把露且風吟。漸送炎蒸月。那知獨苦心。傷寒後。桂

穩響葉度雲深。已信一枝足。何須上國林。

蘇子遊赤壁圖

楊慎 狀元後

重老黃州客。高秋赤壁船。三分當古跡。兩賦到今傳。落日寒江

泛湖

楊慎

此日秋風起。移舟向浦煙。客心隨地遠。人語隔花傳。古寺疎林

泛舟

王九思 雜詩

落日晴川裡。輕風已自涼。秋懷生白舫。山翠撲胡床。問路疑天

都城春雪

王九思

白雲爾何意。經春猶漫飛。節移青帝令。寒逼遠臣衣。物態傷搖

落。天心懼隱微。客居愁不寐。開閣望朝暉。

聞事

王廷陳 編修

花月可憐春。房櫳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授色歌頌

對雨

王廷陳

晚岫雲全出。春江雨半吞。春氣先占曉。潤聲急訝盆。翻簷瀟瀟雨。依

夏日即事二首

王廷陳

相過嫌俗駕。自瞻愛貧家。陶令門前柳。秦人洞口花。試看野

馬占曙聽林鴉。耕稼誰云苦。吾生幸有涯。寂寞翻為樂。漁樵更可親。林壑俗務草澤有。閑人祇欲全。

拙非關慕隱。偶然隨稚子。驅犢古江濱。

在館即事

王廷陳

長日稀朝謁。兼之薄領無。閑門人伴鶴。染翰吏兼儒。風初翻紅

院中齋宿

王廷陳

落日閑深院。齊心事事幽。雪梧繁徑色。煙柳帶渠流。隱几春星

春日玉堂宴集

王錫爵 太子太傅

連騎遊南浦。方舟汎綠波。日華雲際薄。春色水邊多。蘭渚容鱗

鷄冠

王錫爵

陋園之奇樹。凡花充藥欄。職司懲風夜。名品濫衣冠。俯首同尸

素輪心異渥丹。一鳴猶不易。五德亮應難。

川禾了晚望

高拱 大學士

禾黍空場圃。秋風滿近田。出門看曠野。倚杖向高天。嵩嶽孤煙

夏日瀛洲亭

許國 少傅

枕幽來白杜。解慍藉南薰。蕭蕭就松陰。展爐將柏子。焚林深全却

北亭讌集

馮夢禎 編修

綵袖銀箏淨。紅亭玉盞開。地疑蓬島勝。人比竹林才。醉舞從花

晚興

王應選 編修

朝朝竹林裏。坐臥一茅簷。楚有賢人酒。門無達者車。捲簾來

月引水灌園蔬念此信為樂悠悠忘讀書

溪邊

沈一貫

溪邊桃李月竹東兩三家抱郭青山遠依門碧柳斜開看高士
傳醉坐一亭花此意竟夫解清風尚未遐

瀟州亭新池得雨

沈一貫

似唐開日也疑漢鑿初晚風吹好雨新綠瀉前除入案金經
潤凭欄玉宇虛不知靈沼上此景復何如

詠署中柏

徐顯卿

鬱鬱何年柏森森此署中金枝擎積雪玉韻間疎鐘偃蓋堪
鵲蒼麟欲化龍歲寒知勁節不與眾芳同

七夕

徐顯卿

漢曲秋容淡河邊月色微香筵隨宿敞麗藻逐雲飛露重侵歌

扇霞明映舞衣願將牛女意長奉萬年輝

初冬即事

黃洪憲

鳳閣霜初重貂裘敝更裁為名吾故拙問字客稀來白雪看先
華黃金感舊臺書寒扉獨掩暮角為誰哀

詠院中杏

黃洪憲

深院春暉麗杏花開幾叢臨分金掌露香惹玉堂風似綺當窓
亂如霞覆砌濃託根方得所未肯逐飛蓬

詠上苑桃花

黃洪憲

上林春色曉紅萼發仙姿灼灼含朝露陰陰向夕曦却看迷王
洞應喜獻瑶池無限芳意東君知未知

瀟州亭新池得雨

田一雋

亭據蓬瀛勝池開島嶼幽誰將銀漢水來注玉堂秋日映龍

鴈鴈影留好憑朱簾使分洒過皇州

秋夕

田一雋

星庭開桂殿睿藻籠良宵向月龍驅駕連雲鵲擁橋河邊
動帳裡九光搖歡會君臣際長無契濶朝

初冬即事

鄧以讚

紫陌初寒候鳴珂散未央更衣憶裘褐對客戀壺觴雪作江南
白雲看朔塞黃稱年應此月熊席在齋房

鼎建慈寧宮有述二首

沈自邠

聖主隆虞孝慈闈北極間卜塾徵太史繩墨走公般風靜璇宮
敬花明玉輦遠瑤池開勝會瑞氣繞天顏

聖孝隆千古璇宮此復新經營迴日月輪奐逼星辰紫闕臨階
夕珠簾倚檻春九重行問寢仙蹕曉麟

西苑觀菊

蕭良有

禁苑春常在黃花滿秀柯隨風枝蕩漾迎日影婆娑香入靈均
賦芳傳漢武歌誰云桃李占取歲華多

同前

李廷機

鳴珂游漢苑芳菊燠朱樞晚節凌霜勁寒香拂曉清含華依太
液益壽過金莖願藉仙人掌持獻聖明

同前

朱國祚

帝苑重陽後繁華亦不遲風枝渾欲動霜葉未全披謾說飄零
晚從知雨露滋詞臣初把詠莫擬是東籬

同前

唐文獻

西苑宸遊地東籬菊已花當年誇野色此日麗天葩輕白凌寒
露深紅散晚霞秋英疑可茹無復楚人嗟

贈徐山人伯仲維志維事

唐汝楫

本為安先計因窺洞訣除胃中具員照健底處方與客贈談玄
塵人求落秘書二君著囊間有奇氣光拂斗牛墟

題署中柏

唐文獻

翠柏何森蔚經冬色不更永同松後老寧共李先榮影度花磚
古香沾玉案清赤松如見採還自得長生

送徐山人維事東歸

李維楨

歲月家多難風霜駕遠過青棠知不認黃埃幸無它雞骨經秋
劇鳥啼向夜多送君岐路畔惟有涕洟其獨有南州士交
情一死生東陽門外置絮酒楚頭傾食愧千金報恩深百歲盟
悲歌堪當泣况復動秋聲其二

賦得玉壺水

袁宗道

玉宇冰壺淨寒光拂素襟一瓢堪自冷點翳莫教侵粹白占臣
節虛明識聖心何當春日煖化作帝家霖

贈徐山人維志維事伯仲

鄧以讚

知章湖作鑑諸葛草為廬傲世惟高枕從心有素書忽因語
鹿不是憶尋鱸二客能同調時招花外車

除歲立春日賜百官食春餅應制

舒弘志

歲暮方除臘飛灰報一陽春盤出禁禦綠醅泛玉觴
風布仁從瑞氣賜侍臣同拜舞紫禁納千祥

德興和

五言排律

聖壽節早朝

宋濂

天啓聖圖昌流虹叶夢祥飛龍起江左戰馬放山陽宮柳垂
閭闔仙桃熟建章遠人陳貢篚近侍挹爐香金鏡千秋錄瑤池
萬歲觴小臣歌拜手舜日正舒長

夏水

劉基

寒收凝凍井晚薦納涼宮抱潔存天質銷炎奪化工氣蒸金盞
潤色映王盤空弱藻含猶在纖塵隔未通非山寧可倚是水復
當融照夜何須月驚秋詎待風制屏應不隱作佩定難攻客貌
清惟並仙肌瑩自同玄涵筠簟素愁逼挂爐紅頭解行人渴分
貽道路中

凱旋恭記

劉基

明倫彙編卷之十一詩類

萬乘出居庸前驅度朔風劒光飛電紫雲山紅壯士心如
虎將軍氣似虹鼓鼙通塞外烽火入雲中連北還過潯
海東謀謨資俊傑危將得才雄坐擁青絲騎懸明月弓賦詩
橫畫梁載筆待行宮野曠氛初淨沙寒雪未融班生終滅虜漢
業頤和戎夜靜妖星落春歸大漠空從茲億萬歲聖德詠無
窮

冬瀛軒

宋訥

聖世風雲會文衡日月懸五星同聚井六德共賓賢射隼來時
獲登龍計日先金堂鍾秀氣瀛海儼神仙月殿森芳桂瑤林列
綉遙停驂三島上飛珮百花前多士騰騰日明良泰治年始知
逢掖貴何必蹕凌烟

雲門樂

曾茶

八風開雲霧。一氣運鴻源。黃屋尊堯德。玄圭錫禹功。千羽三

太平樂

商略三元

王帛來王會。山河拱帝京。日行黃道正。星列泰階平。人醉

三月三日千秋節

羅倫

芳年臨上巳。令節慶千春。曆紀天開子。杓迴月建辰。四城佳

宗藩展禮親。南山齊獻壽。四境共稱仁。勝事立脩述。才疎愧小

臣。

城南講武二十韵

王英

校械防戎塞。陳謀出禁闈。將軍金作印。壯士鐵為衣。拓地三

聖駕南巡。聖主巡方日。仙郎應時榮。光隨鳳輦佳。氣結龍旗仗。簇

聖駕北狩。聖駕北狩。聖駕北狩。聖駕北狩。聖駕北狩。聖駕北狩。

掃清芬

高啓

元夕應制觀燈

聖德承堯運。神功被八紘。象胥歸至治。民庶樂昇平。美景

危從度龍門

吳寬

邊塞山川壯。關城地勢雄。崖傾閣道險。瞰龍宮後隊千旗

仙仗白。映御衣。紅雲。陽和。恩。化育中。應。須刻石。頌此紀神功。

二月九日

楊慎狀元

虎衛三千士。龍旂十二辰。兩京嚴古制。六載重時巡。宿雨開新。綠。青陽。屆仲春。鍾山。浮玉氣。華路。動香塵。河岳。提封舊。車書。制。度新。覃恩。深似海。過化。速如神。壽域。熙民物。貞符。叶鳳麟。太。平。無以。報。願。效。華。封。人。

元正聽朔奉天殿

楊慎

寶炬開開闔。晨鐘。未。央。穆。清。頒。象。魏。齊。展。翼。祈。常。庭。實。驗。文。陸。宮。縣。合。洞。房。繁。和。瞻。至。止。歌。舞。儼。成。行。土。德。三。元。會。乾。文。七。曜。光。履。端。申。歲。事。敬。授。稟。王。章。協。律。調。玄。籥。司。儀。肅。袞。裳。春。融。仙。掌。露。寒。薄。玉。戈。霜。銅。渾。初。昏。轉。階。夢。孟。月。芳。苔。痕。疑。隱。綠。柳。

卷之十二詩類

古

色半舒黃綠。帖。金。薄。板。花。薦。羽。扇。雲。常。歡。喜。太。暉。肇。東。方。聖。治。流。漸。釋。新。田。土。脉。張。九。龍。揚。木。下。千。年。功。公。系。翼。宸。維。正。載。帝。座。昌。都。命。欣。道。泰。游。殊。悅。時。康。

廷對

楊慎

警蹕臨軒出。公車待詔來。羽林羅廣陸。法外。離。蓬。萊。天。語。絲。綸。密。人。文。日。月。開。非。熊。夢。夢。寐。調。鼎。想。藍。梅。喜。起。夢。龍。會。條。陳。董。賈。才。小。臣。真。忝。竊。拜。手。咏。康。哉。

八館呈諸君

楊慎學士

卒業銅龍界。從游金馬門。吹。嗟。不。嘉。薦。威。徽。荷。殊。恩。朝。散。花。迎。珮。公。餘。月。滿。軒。槐。陰。侵。几。席。鶴。舞。對。琴。尊。羈。縲。多。游。豫。披。文。英。討論。諸。君。畫。材。秀。述。作。冠。詞。垣。

鄱陽湖十六韻

楊慎

大祖平陳日。樓。下。此。洲。波。濤。世。色。天。地。見。雄。圖。不。可。測。屋。雲。中。下。赤。烏。士。猶。詢。後。載。戈。已。倒。前。徒。力。屈。鯨。鯢。仆。聲。四。鳴。驚。呼。橫。江。收。玉。筍。跨。海。定。金。符。文。軌。通。楚。梯。航。訖。至。吳。虎。實。雖。莫。敵。龍。戰。豈。全。辜。血。染。猶。丹。艸。骨。沈。空。白。燕。汀。洲。夜。寂。寂。霜。月。鬼。鳴。嗚。殺。氣。龍。從。腥。風。島。嶼。孤。渾。人。拾。古。錢。艇。客。慨。秋。涼。律。彼。高。光。烈。還。將。蕭。鄒。須。英。謀。協。斧。等。男。奮。想。長。驅。劍。塵。神。仍。在。舟。焚。勢。與。祖。康。山。魏。嗣。在。忠。武。激。頑。夫。

聞河南捷呈閣內諸公

陸采書吉士

近得河南定。旋。收。東。海。馳。元。兇。親。受。縛。餘。孽。遠。潛。藏。始。失。徐。關。險。終。連。鄧。塞。長。狐。狸。窺。社。稷。蟻。蟻。城。賴。疾。王。清。洛。千。營。駐。黃。河。一。軍。航。詎。能。逃。汝。漢。那。敢。傷。嵩。中。勇。略。傳。諸。將。兵。威。借。朔。方。中。丞。兼。節。制。一。宰。極。扶。匡。霸。色。暗。宮。殿。陰。氛。散。湖。茫。凱。音。逆。報。捷。獻。

卷之十二詩類

三五

身。雙。稱。觴。天。子。開。麟。閣。年。公。和。柏。梁。中。興。當。此。日。漢。武。是。今。皇。陰。往。衣。冠。禍。哀。茲。盜。賊。猖。獗。缺。狀。悲。相。國。開。網。見。殷。湯。格。開。中原。血。誅。求。海。內。盜。猶。須。哀。痛。詔。可。少。治。安。章。則。酌。調。元。氣。扶。持。立。紀。綱。薦。新。行。太。廟。聖。政。生。明。堂。不。獨。獵。豺。虎。還。應。感。鳳。皇。蒼。生。倚。君。相。拭。目。看。時。康。

中元節有感

袁永之書吉士

去歲中元節。朝。陵。百。戰。同。嚴。趨。補。路。左。隨。拜。孝。園。東。龍。虎。瞻。王。氣。乾。坤。仰。帝。力。未。迴。衡。嶽。駕。空。清。禹。湖。弓。啟。兆。龜。圖。順。編。年。鳳。曆。終。三。紀。聖。德。遠。宣。闕。玄。宮。北。極。猶。前。日。南。薰。亦。舊。風。病。居。逢。此。日。長。望。五。雲。中。

對雪

袁永之

忽報探梅句。添。知。水。部。賢。空。梁。流。漢。月。寒。色。動。江。天。影。落。青。峴。

獨憐更慚清思減不及死國篇

恭讀敬一亭五歲詩有述

顧鼎臣大學士

聖學開蓬島雕盤架碧雲徘徊瞻翰墨諷誦識絲綸世遠歲仍
在源同派豈分詞源淡帝典義已溥皇墳賢聖三千緒乾坤七
曜文姑知諸作者今古自紛紛

泰社櫻壇陪祀有作

顧鼎臣

泰祀清嚴地芳郊雨露天言從三事後恭禮百神前方社新周
典靈星返漢年風含蘭組靜月向桂尊圓佳氣浮青藜祥光啟
紫烟共知神降福豐稔福堪堪

擬駕奉

聖母殿觀壽宮因幸九龍池長生亭恭紀 朱希周 狀元

增定皇明詩歸卷之十二詩類

三六

廟駕承慈恩驚鑣度碧空天清無雲路地下萬年宮玄覽陰
陽合禎圖日月同羽旄光掩映鏡吹響凌風芳沼迴千騎仙亭
駐六龍共瞻清蹕處佳氣鬱紛紛

頌曆恭紀

朱希周

舜世文明日堯階敬授辰六莖神策秀紀歲華新柱下書王
正歲中紀甲申應知麟德遜詎許景初論佳氣浮丹闕祥蹕動
紫宸千官同拜手長奉萬年春

觀新鎮邊圖有述

費宏 狀元

直地開雄鎮臨邊控遠戎金城屯戍已王帳宿懸熊塞漠風塵
外天山指顧中龍雲隨漢戰關月照通馬漢軍千秋壯胡沙萬
里望披圖知廟算投筆億班功

聞邊澳報捷志喜

高拱 大學士

廟算紆宸極兵威震海隅虎臣南淨楚飛將北平胡雷電
勢風雲萬里俘七擒追漢烈三捷並周謨月落涼觀迴霜高
樂進告成吾欲雅文德正堪敷

清明節遣官分祀山陵恭述

余有丁大學士

桐華傳令節燧火變芳春雨露園陵恩圭璋侍從臣龍轡迴
日繞華薦堯禋松檜瞻虛殿椒蘭下陳馨升花亦媚樂奏島
為馴聖孝通黃壤千秋釐錫新

德興徐君希正有文武才

國初以保障死節王事厥子

士英韻天代母父子節孝兩孺人孀居凜然柏舟之操當
時有司命扁一門四德其世孫善述輯家乘索余紀之

李維楨

徐君挾經術耻作章句儒世亂方尚武氣欲凌厲夫解紛不受

增定皇明詩歸卷之十二詩類

三七

將時與魯連殊挺身臨大敵懸軍勢孤孤忠憤激其心思
拍軀但恨功不成虛名非所圖

士英本英俊童年志超邁父子當亂難為和作藩衛兵甲寡
無援臨刀氣愈厲布衣身狗國肉食能無愧奈何天不吊奇

功竟失墜父沒負喪歸於焉敢忘世嗟此慈母年奉之將遠嘗
老病日相尋乞天以身代弱齡竟先隕義命女兩在少婦執高

節柏舟有明誓紡績供薪水筑筑以卒歲欲言感遺事使我空
歎慨四德萃一門綱常保千載汗簡宜特書令名庶無昧

五言絕句

早朝

方孝孺

馳馬五更寒披衣上繡鞍東華天未曉明月滿關干

秋思

方孝孺

梧樹生碧砌密葉暗金井驚心昨夜月照見樓窗影

臥雲室

方孝孺

夕臥白雲合朝起白雲開惟有心長在不隨雲去來

昭君

方孝孺

承詔辭金闕銜悲入塞城可憐沙上月渾似漢宮明

竹

方孝孺

亭亭立雙玉高入青雲中一夕雷雨作騰空飛兩龍

草色

解縉

卷之三詩類

拂拂度林阿霏霏上野亭王孫歸未得空向雨中青

秋江漁唱

解縉

漁舟晚唱來聲度落月影未終江空釣絲冷

遠嶼雄藍

解縉

微茫江上峰青雨雨中積幽人興無窮開門對秋色

琴月

解縉

獨抱龍門桐清商中夜發萬古無鍾期知心有明月

長劍

鐵鉉

古鐵劍在精床頭作龍吼可激烈士心難容佞臣首

題蘭

劉基

涼葉吹寒風清露濕深谷不逢人幽香暗中度

青山白雲圖

劉基

婕妤怨

劉基

玉簫夜涼新秋蛾暗聚如何天上月獨照掌中人

鐵塔

劉基

鵝塔藏浮雲縹緲入天外風鈴鳴四簷獨往聞幽韻

野步

宋訥

新月生西嶺窈窕穿叢薄林深不逢人時有松子落

並頭白菊

宋訥

白菊白如雪雙花一蕊開遙疑兩素女乘月舞瑤臺

金陵圖二首

陶安

天作石頭城江流日夜聲六朝遺事盡回首暮雲平

征棹背斜陽歸雲擁江樹空懸萬斛舟不載閑愁去

卷之三詩類

拍岸

許觀

堂堂千尺林為屏忍屈曲終抱凌雲情不改歲寒綠

水鑑樓

許觀

風吹池萍開天空水如鏡幽人時凭闌下看行雲影

春曲

曾榮

春風度山閣凭軒望江路簾動時有香不見花開處

雨後即事

曾榮

片片白鷗鷺看人隊隊飛沙頭莫相認與爾久忘機

白雪曲

曹德

簾幃照明雪美人起常早行看玉階上一夜長瑤州

題畫

胡頴

古洞入青冥山通武陵溪漁郎莫放舟恐失花間路

晚出左掖

胡廣

玉橋迴宛轉。丹閣對巋岧。出入雲霄上。蹉跎江海身。
露重芙蓉館。雲輕翡翠城。文園病司馬。消渴望金甌。

月軒

鄒林

石室月已滿。青林人未眠。向月步溪水。白雲遙在天。

雜咏

李勣

黃金滿婦家。白日行亦堪。道左遺愛碑。賊來將不去。

雜畫二首

文徵明

日出打魚去。日斜沽酒還。漁翁家不遠。只隔岸西山。
蕭蕭古城暮。遙遙車馬度。同為城外人。不識城中路。

夜汎

黎淳

四冥波浩浩。一葦向空渡。月近星斗寒。始識天上路。

增定皇明館選卷之十一詩類

四

書畫上

吳寬

平江浮夜色。遠鴈落秋聲。渺然恍如前。山月正明。

秋海棠

吳寬

陰葉翠瑤濕。薄英紅粉香。絕憐秋苑下。復爾見春光。

采蓮曲

錢福

眉黛風吹薄。衣香水殘消。朝朝采蓮去。空轉水蒲桡。

雙鵲

錢福

飲豕行相引。栖鳴桐自如。主人飯脫粟。爾莫羨魚。

題畫

一程敏政

愛此山中居。清陰滿蘿薜。飽飯無所為。石上坐秋色。

齋中小雨作

程敏政

春江淨不流。午枕睡初足。白鷗何處來。點破湘波綠。

日夕

李夢陽

日夕何所之。山頭採新蕨。深心向誰論。長歌對松月。

詠白芙蓉

王鏊

娟娟池水濱。月出看轉素。幸向秋風開。梨花不相妬。

擬古

王鏊

郎愁秋日花。妾恨春堤草。春草踏還生。秋花開易了。

七夕

王鏊

七夕苦風雨。蕭然對玉酒。試問牛女星。雨亦渡河否。

送徐山人伯仲歸德興

高儀

早發錢塘棹。白雲滿五莖。二君如白雲。飛去還飛來。

天門山訪徐隱君伯仲維志維事

金達

二君何處隱。天門路匪遙。但恐雲霧還。不用問漁樵。

增定皇明館選卷之十一詩類

四

七言古詩

題文山上已詩後

解縉大學士

崖山雲海舟覆六載孤臣老燕獄東風杜宇三月三五陵
斷春燕綠墨花皇、五十六寫出江南愁萬斛當時下筆眼如
虎日落天低鬼神哭揚帆西走儀真船手持螯柱擎南天間關
領海血洒撒回首家國隨飛烟六宮粉黛黃埃裏漢火無光吹
不起全軀肯學褚淵生當甘為呆卿歟前門艸碧春溪、高
官不換西山薇衣吟一曲肝腸裂勁氣萬丈蛟龍飛當年恨殺
葛嶺賊恨不剗心食其肉堂、忠義行宇宙白日青天照遺墨
落花寒食風雨時展卷如對龍虎姿再拜酹公金屈卮有酒不
讀蘭亭詩

春江靜釣

宋濂太子詹事大夫

增定皇明倫彙卷之十一詩類

四二

仙舟頭春水生青山倒影碧波明開門却掃流塵靜深樹似
聞啼鳥聲漁舟蕩漾持竿久世事茫、不回首釣得金鱗換酒
歸夕陽正照垂楊柳

秋日登萬歲山

苗東大學士

萬歲之山高插天遠摩蒼翠凌紫烟瓊樓玉宇耀初日碧窓朱
戶對清溪春風瑞艸長新綠珊瑚玉樹何娟、鶯啼白晝出深
谷、松聲入翠嶺巖洞門陰、苔蘚碧石澗九曲通流泉日轉
金、風迴仙仗度花前天香遙散廣寒外紫翠近落
池邊方壺負嶠果安在聞風瑤圃徒虛傳偶來登覽上絕頂便
欲振袂凌飛仙凌飛仙坐閱天地長不老上下日月同周旋
大一統詩

練子寧補

聖皇御極天眷隆四海一統車書同鴻圖寶曆協昌運玉京金

卷之十一

開觀成功析津自昔稱天府千里邦畿蒞中土聖歡盤四海
崇重關列峙森龍虎宸居奕、當天中王氣五色皆成龍星辰
北極其環繞萬方入貢梯航通庶民歡呼工效職天心昭格人
心懌瑞光揚彩絢瞳朧寶花呈祥分的歷滿目光輝錦綺張慶
雲煥發揭天章咸傳 聖德致斯應頌歌載道聲洋洋、頌聲洋
洋中外溢 聖德如天重謙抑屢宣明詔敕羣臣共恭嘉禎期
盡力小臣日侍金階前華封三祝瞻堯天永祈 聖壽齊天地
聖子神孫萬萬年

鍾山春意

韓克忠狀元

鍾山盤薄天下雄層巒疊、摩蒼穹龍蟠鳳翥萬山會玉樓金
闕當天中九重傑閣煙霞繞瑞色祥光凝縹緲酒樓歌舞六
春車馬趨朝五門曉御橋楊柳舒黃金澗底雪消流水深千

增定皇明倫彙卷之十一詩類

四三

聖人在位乘六龍萬邦入貢梯航通安南黎賊梗 皇化假
天紀誠難容臨軒命將秉旄鉞王師百萬皆熊羆旌旗煌煌照
白日戈矛獵、摩蒼穹指揮山岳布威命叱咤雷電期成功
波浩蕩沃漂炭涼颼欬吸翻飄蓬連城破竹皆按堵羽書報捷
蓬萊宮 天顏開奏喜色動輿圖混一車書同雕題推結雙冠
服蠻烟瘴雨歸仁風形舞羣臣上表賀山呼羅拜瞻九重
皇圖鞏固億萬世小臣稽首獻時雍

平安南

許觀

聖人在位乘六龍萬邦入貢梯航通安南黎賊梗 皇化假
天紀誠難容臨軒命將秉旄鉞王師百萬皆熊羆旌旗煌煌照
白日戈矛獵、摩蒼穹指揮山岳布威命叱咤雷電期成功
波浩蕩沃漂炭涼颼欬吸翻飄蓬連城破竹皆按堵羽書報捷
蓬萊宮 天顏開奏喜色動輿圖混一車書同雕題推結雙冠
服蠻烟瘴雨歸仁風形舞羣臣上表賀山呼羅拜瞻九重
皇圖鞏固億萬世小臣稽首獻時雍

秋閨怨

陳循大學士

金鑊碧烟凝洞房短屏月色琉璃光合歡翠被雙鴛鴦三載不

西蘭麝香白露無聲桂花墜梧桐一夜凋殘翠聽徹哭更夢不成
成枕花半濕胭脂淚

車駕北征

曾榮官詹學士

寒雲慘淡邊城黑虜騎憑陵在東北天兵帶甲八十萬千里長
驅如霹靂平胡下詔親出征二月龍興發北京東風開塞旌旗
影落日沙場擊鼓聲知君文采金閨彥扈從恩榮總堪羨龍泉
寶帶黑貂裘虎帳雕弓白羽箭前驅停報捷歸帳中草檄筆
若飛狼煙乍起雪載路羌笛橫吹霜滿衣妖星夜墮氣蕭索席
捲穹廬空大漠橫行絕域拓封疆直過窮荒收部落歸來意氣
揚才雄凱歌先進明光宮豈知折衝在帷幄世上空聞衛霍功

王堂對雪

商輅大學士

長空一色同雲垂雪花亂落香風吹交飛旋舞何大奇漫天柳

增定皇明詩類卷之十二詩類

絮差相旋得非東皇駕欲馳素縵白鳳來參差無乃天孫誇素
姿銀蟾玉珮行春輝斯須變幻那得如但覺滿眼光陸離墻梅
屈錯交橫枝溪橋瑣瑣搖瓊絲鳥飛不度過客稀千村萬落堆
琉璃就中墨客誇盛時分題作賦陽春詞寒子拙朴漸繪稿載
歌周頌行幽思既沾既足秋有期田登百穀民無飢千秋萬歲
陶雅熙

送危駕幸北京

蕭時中狀元脩撰

聖皇端拱臨九重四方碑熙文風時巡遠向朔方去千官萬
騎如雲從多君蚤作龍頭客曾共天門獻奇策縱橫禮樂百萬
言聖主非常賜顏色禁林文物推雄才屬車特許時追陪詞
華每見學班馬事業詎肯齊鄒枚錦袍晴照鶯花麗官道春風
快駢駢金臺午夜煥文星泰岳千年通御氣忝予接武青雲蹤

驚駘未得隨錦鞍秋風八月歸來早鳴珂笑擬朝金鑾

元夕禁中觀燈應制

周述庶子

都城雪霽春融月輪皎潔當晴空喜傳恩詔出三殿洞達
天明開九重神慈來自滄溟裏背擁仙山翠如洗樓觀氤氳瑞
鶴疑岩縹緲綵祥烟起銀燈匝地生光華點點星毬籠絳紗上
林萬樹彤霞影東風一片芙蓉花是時仙仗臨丹陛五雲高捧
紫輿至闕下旌旗虎衛嚴花間劍佩千官侍大庖列饌御筵開
教坊合樂歡相催鏡歌聲逐蕭鼓發綵隊舞隨千羽來番夷稽
首瞻丹床御壺醴郁香烟紫中官促宴酒如施羣臣既醉
天顏喜草恩不但徧朝堂此夕歡娛同萬方至仁覆育合天地
治化久矣燭陶唐小臣幸際昇平世傳柑幾度沾恩惠願効
三呼北華封共祝皇圖千萬歲

增定皇明詩類卷之十三詩類

唐仙方伎圖

彭時大學士

開元天子承平日錦繡山河壯京室金殿璇題表集賢玉屏粉
繪尚無逸要能接武居阿衡萬方旭日當文明衡山老人何所
有亦復通籍承恩榮綈衣白髮配顏老自說時來致身早綵
初開玉仗分白螺突出銀鞍小榻前製號賜通玄始信人間別
有天樓船未遣蓬珠賜歲歲俄更天寶年九齡歸臥曲江上牛
郎又入中書相花雨香飄蘭若鐘柳雲春撲金鷄帳萬機日少
樂事多梨園法曲聲相和關雎舞馬看不足不獨仙人呈白鵲
仙人豈是呈仙伎畫者傳之有深意延秋門外羽書飛却駕青
驄向西遊青驄劒閣雨淋零一段閑愁尚不勝不道畫圖今若
此風簷鐵馬響昭陵

賜宋承旨馬應制

方孝孺弘文館學士

作

一明天子齊唐虞四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附萬馬入
貢皆名駒天閑十二森成列北牡玄黃色俱別羅帕輕龍錦作
羈絲轡穩控金為勒玉堂學士真老臣日趨朝侍紫宸承
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衢悅萬人飛黃騰踏香塵起顧影驕嘶
畫圖永況拜親題御製詩人生榮貴儔能比君恩君賜如
海深臣騎黃馬當赤心風雲際會有如此汗簡流芳揚古今

燕京篇效柏梁體

程敏政學士

恭承明詔遊皇都皇都觀壯規模彤宮綺構承明廬日月照
耀紛丹朱王氣鬱律朝夕殊遼海萬里包疆隅長城迢遙塞外
孤西摧生蕃北備胡居庸刀斗接延榆黃花原頭青草枯諸軍
齊挽繡旗控絃鳴鐙飛鳥百金選士出屠沽六郡良家分
虎符羽林期門盡虬須殿中宿衛執金吾天王雍容恢廟謨

增定皇明詩類卷之十一詩類

四六

細游唐虞唐虞石渠金馬侍鴻儒儒術牙珮王威碩膚考鍾擊
鼓百辟燮燮弓戰矢荷飲娛郡縣述誠革征輸蠻夷通道永無
虞泰階清夷落亨衢玉衡順軌七政敷皇都萬年正天樞願我
皇帝壽考與天俱

夏雲篇

吳寬尚書

禁城佳氣接丹丘層巒疊嶂夏雲稠初從火井溫泉起復向蒼
梧赤水流炎帝龍旂來婉婉祝融驚駟鳴啾啾九疑突兀開三
輔五嶽繽紛列十洲乍看仙掌蓮花動復見天都太乙浮聚散
長依鵲觀卷舒時繞鳳凰樓漢家宮闕排雲上飛軒曲榭紛
相向桂嶺遙連北斗高瑤臺互對西山爽翡翠翻戲錦波笑
榮處迷蘭葉禁殿披香望翠華行宮避者迎仙仗冰檻風簾
六月秋炎熱不到鳳池頭誰憐塞外征人苦揮汗寒帷戰未休

詩句

南浦月華

王華狀元

沙口魚罾閒箇秋波不動蛟龍臥壁彩清涵水面圓微風暗
觸玻璃破蘭舟挂楫坐中流莫人不來生還愁倏然露下荷衣
秋長光漸起天東頭

鉢池山

程楷編修

侵曉煙霏開昧爽維川下瞰平如掌山頭黃鵠動成羣山下青
芝日應長昔年飛步凌蓬萊鳳笙鶴馭雲中回茲山在眼不一
到空令滿地生蒼苔

十六夜

李廷相尚書學士

唧唧復唧唧當戶鳴促織月中何所有云是仙桂枝此桂開花
復結子安得夜夜常不虧君不見梁園一斗錢十千昔時信
陵有賓客不飲豈足稱豪賢直須醅醑取草澤明日射獵睢陽

增定皇明詩類卷之十一詩類

四七

胡馬來

舒芬修撰

冬十二月胡馬來白草颶黃雲開不遠十城九城閉賀蘭之
山安在哉傳聞清水不復守遊兵早抵黃河即看烽火入甘
泉已詔將軍屯細柳去年穿窬長城裏萬人齊出千人歿陸海
無毛殺氣蒸五月零冰凍河水當時掘此云備胡人履之猶
坦途聞道南侵更西下韋州固原今有無從來貴德不貴險英
雄豈可輕為謨尚書號令速雷電抱玉誰敢前號呼遂令宵旰
議西討茲咎只合歸吾徒我師如貔將如虎九重按劍赫斯怒
惜哉尚書謝鼎早不親將軍報平虜

漢京篇

霍裕大學士

漢京臨帝極複道衆星羅烟花開向眼錦綉列山河山河自古

卷之十一詩類

明月篇

楊慎脩撰

長安月離、出海曙。遙見層城隱半輪。漸看阿閣銜初照。激豔
黃金皮樹圓。白玉盤。青天流景披紅蕖。白露含輝汎紫蘭。紫蘭
香風起。九衢夾道秋如水。錦幃高卷香露開。瑣闌斜映輕
雲散。霞落天宇開萬戶。千門明月裏。月明皎皎西東西。栢
庭空望不迷戾家臺。榭光先滿戚里笙歌影乍低。濯芙蓉
生王沼媚。楊柳覆金堤。鳳凰樓上吹簫女。蟋蟀堂中織錦妻。
宮中對月情景
入路陽殿趙女通宵侍御床。班姬此夕悲團扇。秋來明月照金
徽。伶黃沙白路逶迤。征夫塞上行。憐影少婦窓前想畫眉。上林
鴻鴈書中恨。北地關山笛裡悲。書中笛裡空相憶。幾見盈虧淚
沾臆。紅閨貌減落春華。玉門腸斷逢秋色。春華秋月遞如流。東
家怨女上粧樓。流蘇帳捲初安鏡。翡翠簾開自上鉤。河邊織女

張氏全編

孔天胤 榜眼

急秋夜長吾家瑤琴久不拭金徽玉軫無顏色感君對此如有

鴻定皇明節課卷之十二詩類

「おれは、
フシ

情一彈使我三嘆息。樵歌響谷山。湘曲楚歌懷慨雲。夜寒瀟湘
倚蘭稍手逸。四座但覺清商流。始聞白雲停翠竹。烈飈吹我溪
上屋。忽然翻作廣寒遊。知是霓裳羽衣曲。含宮移羽何春容。冷
吟萬竅吟風松。烟岑一夕怨鳴鶴。江天何處驚蟠龍。我初好音
性。好之橫笛短簫徒聒耳。平生頗抱鍾期懷。四海難逢伯牙子。
今夕何夕願不違。為君擊節淚沾衣。高歌雅和。人世稀河轉參
橫。君莫歸。

題文與可畫竹上有東坡山谷題識

袁煒大學士

信口道客從南方來見予手持錦軸長丈餘云是與可之畫默黃書中
堂展玩思超忽四百年來真故物敗素飄零色已改古墨慘淡
神猶發文生此竹世希有一枝不異雙瓊久冥烟輪動石壁
瑟瑟風葉臨窓牖筆下何須掃萬壑胸中已自橫千嶂眉山長

公元檀場草太史誰可當片言相推四
集字尚使十年
藏客從何處得此幅令我嗟嘆又憐惜蘇黃不作與可成人間
書盡無真跡勸君寶此勿輕擲

元夕篇

董份 大宋

皇都佳麗地春日豔陽年
笑愛元宵好爭歌明月篇
元宵明月滿蓬萊春色先從上苑來
千門宛轉銀屏隔萬戶參差金鎖開
千門萬戶連雙闥
文新粧踏明月映牖窺窓態轉多
含嬌凝睇情無歇
正逢春日愛芳菲
復值春宵縫舞衣
燈光斜照珊瑚枕
香氣空熏雲母扉
此時天子盛遊遊離宮別館足風流
繞開鳳島張燈架更起鰲山結綵樓
綵樓宮近鰲山側復道父爵對
南北萬壙翻疑白日光千燈却亂春星色
春星暗處迷烟霧仙樂分明見天路
空裏翻三翠蓋飛雲中井三鸞輿度翠華
與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二詩類

就中別有王侯客三三五五長安陌
夜夜經過許史家
朝遊戲金堂金張許史閨駘奢金燈玉帶剪春綵
驚若此翼玫瑰樹
翡翠雙栖尚舊花
龍膏鳳炬列千行
蕙火蘭烟百合香
月華照耀琉璃障
霧影氤氳玉瑤梁
可憐豪侈誰能似
可憐行樂心無已
曲罷頻移歌舞筵
醉後重游燈火市
月市星衢遊未徧
東城南陌時相見
妖童繡勒五花馬
倡女銀車九華扇
妖童倡女繁華子
離去來時城裏粉
滿從月下明衣香故向風前起
調笑行歌催未闌
浮影流光夜盡殘
朝來試過狹邪路
墮塵飄花那忍看

從軍篇

王錫爵 太子太傅

君不見匈奴遊獵犯邊疆
復從朝那入漁陽
孤軍慘淡秋看月

萬馬奔騰夜踏霜
促詔元戎屯細柳
還聞烽火接長楊
金符電發徵車騎
玉劔星移下室皇
博士持和令守章
牧兒助費拜為郎
橫行盡選六郡士
轉餉俱齊百日糧
六郡良家俠少年
從來結客不論錢
生將猿臂能穿葉
鏘得龍泉獨吐蓮
去逐輕車馳
要劇孟賭婢娟
雙眉鐵鎖桃花甲
三尺絨絳瑪瑙鞭
自
青雲能立上復誇
蒼蒼看真傳
機頭少婦悲相向
親黨臨岐重
關張大白三杯醉
不醒并州一曲歌
偏壯海內常埋甲
曾塵人
間自少公侯相
新投主帥霍嫖姚
長揖韓門意氣驍
別將晨驅
玄菟塞奇兵多
斷白狼橋行逢使者曾書鴈
捕看胡兒慣射鵰
疏勒西來通帝鄉
居延北望絕天驕
旄旌進關氏
捧夷樂傳
教教勸調燕然刻石名
居首漢殿頒恩世
祗有已賜甲第高
入雲更懸金印大如斗
功成莫傲機頭婦
燈寒月沉君知否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二詩類

江上對酒懷古

沈一貫 少宰

木葉脫三盡
青山望不窮
手持一盃酒
日送江流東
江流東去何時歇
人世浮沉幾與滅
憶昔詞林李供奉
南袍片舸浮江月
一樽酒盡海潮生
回首人間同轉瞬
風流文采今焉往
岸柳潭
楓日暮夕陽欲沒海西頭
暝色蒼蒼生暮愁
長風萬里動地
至石門三
雲氣流欲覓古人何可得
舉酒酌江江水白
沈吟
龍吟不能去
寒月橫空猿嘯樹

金臺懷古

劉虞美 吉府

昭王雄武築高臺
卑身四望招賢才
不惜千金買駿骨
願
耳逐雲來昌國一呼下
齊城齊宮大呂陳
元英汶篁繞向
五
植騎劫縮符來伐
兵傳龍小兒操版
鍾火牛炫耀黃金甲
七十
餘城皆復齊
觀津雲涕遺策
割鴈門碣石渾如初
勝敗翻覆

孟諸燭往與哀無限意暮雲立盡更躊躇

西苑觀稼

張位少詹

禁苑清和四月天。綠楊紅槿滿平川。芳郊靈雨潤馳道。廣陌條風散曉烟。禾黍油油映瑤臺。沙棠接瓊田。天王覽眺賦無逸。父老諤諤占有年。王業由來重稼穡。秉耒祇今蒙帝力。翠蓋經過瑞靄多。草樹欣欣弄晴色。即看嘉種發。萬億小臣再奏曲。風篇願效康衢歌。聖德

觀上林春曉圖二首

于慎行 大宗伯

春光漏盡春寒薄。淡月疎鍾出長樂。象闕平分樹色開。龍旌半捲星河落。上林楊柳何逢逢。千花萬花參差紅。柳色含煙分太液。鶯聲遶樹入新豐。新豐迤邐連仙苑。芙蓉別殿香風遠。晴紅帶日媚金鋪。好鳥穿花臨翠嶽。招邀玉輦過天家。天家池館得

卷之十二詩類

五二

春多駐驂有臺皆綺羅。離宮無處不笙歌。笙歌縹緲隨風颺。翠微深處迎仙仗。春風烟柳碧油幢。早霞霞紅錦帳。磴道駘驪羽騎來。珠宮迢遞接雲雷。五色雲衣。宸幄香引千花入。御杯昇平共樂清。明屆天淨游絲殿前。風吹雜樹韻簫韶。水影層巖上圖畫。上林圖畫本天成。花有芬香水有聲。願附八龍游禁苑。何須萬里訪蓬瀛。

誰將一幅綃。寫出上林圖。曙光渾在眼。春色遍皇都。東風吹盡長堤草。上苑溶溶覺春好。九衢寒澌霧初收。十里烟消花正早。嬌鶯乳燕開枝頭。萬戶千門開復道。俄看初日照高林。凭欄一望樹森森。珠簾乍捲驚春夢。銀鑰初開暈露陰。此時玉樓龍駕轉。此日金扉迴鳳輦。闔閭遙分羽扇齊。紫簫吹徹帝城西。翠翹忽染朝霞色。咫尺蓬萊那可得。安能作賦更遊梁。何須羽獵羨

長楊九重春色生。幽谷豐蔀均沾日月光

上巳觀禊

陸可教 侍讀

帝郊三月柳如烟。千樹桃花齊欲燃。泱泱春水漫河曲。河曲荇葉復連錢。赤鯉翻波暖花影。白鷺窺人飛上天。誰家翠翹女兒。上淮家玉勒美少年。軒車躍馬遊堤薄。白羽扇映青絲鞭。采采幽蘭不盈掬。纖纖素手蹴天泉。賜來共挾蘭陵酒。流杯絡繹浮迴川。流觴百轉入歌韻。妙舞千端駐竹籬。南潤東堂自賓主。草林疏圃各神仙。我行載筆王河畔。賞心擬步蘭亭篇。踏歌坐咏響相答。引滿浮白笑嫣然。晴絲裊裊榮歸路。暮雲鴛鴦生遠顚。不見金人水心。色沈觴還

題水殿納涼圖

蕭良有 修撰

生綃一幅烟溟濛。水殿依微禁苑通。縹緲飛霓幻丹粉。陰森槐色連青蔥。迎風疑是漢星觀。避暑原非楚相宮。我憶畫師擊磬際。用意酣筆求其工。是時宮府多清瀟。君王正在南薰殿。上林朝日桂纔榮。太液晴波荷始見。蝶翅斜穿宸幄飛。鶯喉巧對天顏轉。不將花媚婕妤粧。惟看柳拂詞臣硯。柳陰向晚度纖阿。澌澌波光蕩玉珂。潯暑全消瑞扇草。新涼乍動御衣羅。瓜浮金井雲凝碧。藕切冰盤雪映珂。六尚張燈幄方撤。兩宮閒寢華初過。平明詔催供奉入。就寫丹青翻墨汁。筆底儵然池柳間。毫端倏忽亭臺立。畫圖絕妙聖心喜。題味流傳羣集拜手瑤階展。翫餘似聞解慍聲堪挹。

卷之十二詩類

五三

咏大風秋風

朱國祚 修撰

君不見漢家高皇按劍起。電掃六合烟塵空。時乎過沛會父老。四顧激烈歌雄風。秦誅項滅了無事。中原鹿得狐兔窮。猶思猛

士意懶懶無乃轉憶韓彭功。又不見。北武天橫汾日。秋風白雲
秦蕭瑟高歌未絕哀思生。四座星臣慘無色。南驅百粵北走胡
天馬如龍自西極。功成志得何所悲。從此雄心頓衰息。我觀二
帝皆英主。大略長材駕區宇。帝圖寥落幾千秋。猶自雄詞照今
古。幾回擊節悲風生。驚沙颯颯浮塵尾。乃知庭草燕泥句。唧唧
何異秋蟲聲。

百官奉詔脩省二首

李廷機編修

今皇御宇一紀餘。物阜民和追古初。重譯梯航來輦下。九疊
日月拱宸居。即逢盛治憂仍切。如傷之懷中結。昨夜詔
書下。蘭省罪已丁寧語。朝列云自去冬雨雪愆。所關農畝心憂
煎麥田焦稿井水涸。匪愛牲璧祈山川。為憂皇極交勸勉。詔
辭惻怛精誠展。聖明察職豈有關。臣等疎庸政乖舛。齊問沈

卷之十二詩類

五四

沈亦日。進步揔從倚中身。疑我聞天心。實仁愛肯使而澤終
慈訓。而需甘霖洽四境。坐見蒼生樂。開井機。桃李農笑秉耒耜。
轉曉又聞牽綆兩岐之歌。滿漁陽。陂麥青。三隴麥黃。天子聖
太平歲。稔調和王燭。坐明堂。

鴈鵠初鳴。草初綠。平原麥隴驅黃犢。赤野蕭條白日流。飛沙盡
起。吹雪長安城中十萬家。不道家食半菽。胼胝爭鮮終歲
勞。霜寒五月穀雲漢。深塵。明主嘆瓊瑤。玉塵蕭蕭雲壇已
布。霜寒六月事還將。祇被戒千官。小臣調燮無能補。尸曠應多
愧。素餐正祝年年書。大有從教四海共安欄。

寄春防諸將

陶望齡編修

東風不解黃河凍。芳草淒淒入春夢。關中日力。苦書塞上風
塵尚。頽洞戍樓羌笛雜胡笳。關山何處落梅寒。風尚能侵虎

帳春光原不度。龍沙古來惟有春防急。今日春防更須集。羽檄
常隨鷹節飛。鐃歌每及瓜期入。丈夫有志誓滅胡。早銷兵甲事
田租。九重正念端。豐晚遲日。倉庚好獻俘。

冬夜讀書

劉曰寧庶吉

長安夜寂寒風發。獨坐清齋傍城闕。淒淒析擊亂啼鴉。漏漏鐘
聲催殘月。殘月孤燈寒相映。芸窗竹几涵虛靜。五車已自慚惠
施。三冬猶疑學憂情。片不見子雲當年最拓落。終日深湛對高
閣。草得玄經五千文。至今聲名滿寥廓。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三

詩類七言律詩

太原王錫爵元叔父增定
四明沈一貫有吾父恭訂

早朝賜宴

解縉翰林李士

君臣千載共明良。侍燕宸闈錫寵光。烏帽簪花搖翠綠。金盤薦
菜間青黃。九重天上。鳥鈞樂五色雲中。進玉觴。丹陛叩頭。醉
聖主錦衣猶帶御爐香。

早朝

解縉

紫禁迢迢夜色開。景陽鐘動漏聲殘。天門掩映鶯花曙。黃道澄
清淑氣寒。星斗遙臨花外落。旌旗只在仗中看。侍臣欲進陽春
曲。

聖主恩深賦轉難

應制

解縉

玉殿迴無塵。天子臨軒策小臣。絳蠟珠簾光照曙。紫雲
銀甕色浮春。扶搖九萬飛騰異。禮樂三千制作新。草野書生何
以報。願隨丹禁獻絲綸。

今夜漫興

王惲忠文

金水河頭輦路分。深沈庭院柳如雲。春來天上渾無跡。月到花
間似有痕。酒思常勝飲。枕臥常聲宛轉聞。千金欲買長門
賦。誰似相如善屬文。

侍駕從畔承恩宴作

劉基文成公

玉趾親勞舉藉田。花間冠冕總承宣。頌聲已見登三五。貢法逾
看藕十千。翠釐省畔陳夏。謠金閨賜宴奏虞弦。玉堂詞賦知無

故鳳閣裁詩賀有年

天壽節侍宴奉天殿三首

宋濂學士

萬年天子宴蓬萊。五色雲中寶扇開。青瑣班齊鸞駕列。玉階
舞鳳凰來。詞臣上壽陳金鏡。羽客來朝獻玉杯。白髮校書何以
報。惟歌天寶春。涓埃

宋濂

侍宴從容近御床。白衣新染御爐香。承恩賜坐黃金殿。既醉
言歸白玉堂。輦道聲聲連湛露。上林鳳羽絢朝陽。校書休勝知
何補。豈有遺經授太常。

宋濂

天才奉天金殿五雲中。特賜儒臣坐殿東。青瑣八珍光祿送。玉階九
奏教坊供。白衣侍宴。恩殊絕。紫禁尊賢禮。嘉賓歸到玉堂清。
醉後照人宮燭瑣窓紅。

早朝

方孝孺李士

天上微曉聞千官。趨謁正綰給金門。開處珠簾捲翠。伏
侍寶扇分光動。鳳樓迎瑞日。香浮龍篆護祥雲。小臣何幸陪班
列。萬歲千秋祝聖君。

天壽節賜宴回

方孝孺

千官閣下候宸輿。鳴玉銜金拜舞同。紅旭乍分仙仗裏。紫烟高
上御爐中。九秋清氣回天地。萬歲聲華祝華嵩。朝罷傳宣催賜
宴。小臣何幸列夔龍。

高啟侍即

詔預錦屏序。主知詞臣幸得拜。龍輝書成一代存。殷鑑朝列
千官備。漢儀漏盡秋城催。仗早燭明曉殿。扶簾進時清。機務應
多暇。退閣從容幸一披。
清明呈館中諸公

高啟

新烟著柳禁垣斜。杏酪分香俗共誇。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
客不思家。下。疾。墓。上。迷。芳。草。盧。女。門。前。映。落。花。喜。得。故。人。周。待
詔。擬。沽。春。酒。醉。京。華。

王堂秋興

高啟

柳外秋風起。御河京華客。子意如何。伎同北郭。知應。臨。俸。比。
東方。愧。已。多。梁。寺。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不。才。幸。遇。同。
超。關。幾。度。珊。珊。候。曉。珂。

梅花三首

陶安 姑蘇公

增。安。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裁。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
下。美。人。來。寒。依。疎。影。蕭。竹。春。掩。殘。香。漠。苦。自。去。何。郎。無。好。

詠東風愁寂幾回開

綺袂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清緣。將疎尚密微經雨。似暗還

明遠在烟薄。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素人若解當時

種。不。引。漁。郎。入。洞。天。
翠羽驚飛別樹頭。冷香狼籍倩誰收。騎驢客醉風吹帽。放鶴人

歸。雪。滿。舟。淡。月。微。雲。皆。似。夢。空。山。流。水。獨。成。愁。幾。看。孤。影。低。何

處。只。道。花。神。夜。出。遊。

二月十一日太學釋奠

吳伯宗 狀元

成均釋奠集文儒。天語從容命大夫。樂具五和。新制作。禮嚴

三獻。舊規模。頒香使者朱衣出。執事諸生玉珮趨。聖治永隆

文泰運。奎。瀾。曜。曜。正。聯。珠。

全忠誠 大李十

惜折來看。雀迴舞影。當。環。戶。鶯。轉。歌。聲。繞。屋。闌。最。愛。春。遊。多。

興時時條規掃輕軌

中京書事

郭神 荀服

鳳凰城闕紫雲間。曆數丕承王氣還。舊說圖書符洛邑。數騰
帛會塗山。太平有象。明。泰。盛。邊。奏。無。聞。甲。冑。開。自。古。賢。才。濟。成。
美。願。歌。天。保。答。龍。顏。

元旦趨朝值雪

吳公達 探花

銀燭花消絳蠟紅。麗樵殘漏促晨鐘。諸侯拜舞稱周頌。黎庶誦
謠波。國。風。火。樹。薰。天。千。戶。曉。宮。門。賀。壽。萬。方。同。昇。平。先。祝。無。疆。

退朝

丁顯 侍從

清時承詔拜金門。閣閣晴開曙色分。宮殿雲深迷鳳翥。旌旗風
暖動龍紋。恩沾下界歡誥遍。道濟中州德化聞。自揆愚庸蒙

增定皇明詩類卷之三詩類

王屋願彈忠赤報 明君

武英殿應制

劉仲慎 大李士

紫殿沈沈畫漏遲。暖風輕暖綉簾垂。花覆詞臣席。玉几香
分。近。侍。衣。邊。微。武。功。思。馬。援。中。朝。儒。術。賴。朱。熹。瑣。闥。深。沐。
恩。波。重。自。愧。無。才。謔。萬。機。

奉天殿早朝

劉仲慎

大輅新成駕象犀。百官雲集午門西。天垂禁苑星辰近。春滿
皇都雨露低。殿陛風清馴虎豹。御溝水暖散鳬鷖。中霄雪霽
天顏喜。丹鳳樓前降紫泥。

湘王殿下之園

宋訥 祭酒

秋風江上錦帆開。荆國人瞻帝子來。鴻鴈九霄分雨露。魚龍
士澤避風雷。丹砂不數淮南秘。詞賦誰誇子建才。民社莫安

五十年來捧

中都龍興寺伏觀 御書第一山三大字碑作

九重宸翰麗天文三字宮碑壓厚坤山色不知今古異地靈惟

戴帝王尊蛟龍絕獻盤亭構獅象諸天拱寺門千載鍾王誇

健筆敢同義書與時論

中都孟秋陪從 蜀王殿下祀 皇陵 宋訥

親王代祀撫松楸王座金門敞素秋日月麗天深 睿想風雲

齊仗儼神遊鍾離樹老幽宮壯芒碭山高王氣浮此日 彤庭

瞻此地祠光應徹五城樓

玉堂春雪

章濬贊善

不肯星祥向臘前却來迎瑞入新年關粧已落梅花後學舞還

居柳絮先久積已迷芳艸地易消應避艷陽天遙知大朝躬耕

增定皇明館課

五

卷之三詩類

大將出師

陳子雲楊眼

九市飛龍紫泥新 帝命南征遣大臣宮路迢迢銀笺暖江花

初報錦袍春雲烟彈雨驅車遠朔雪燕雲送捷頻汗馬功成催

入觀汾陽勳業照麒麟

無題四首述和李商隱韵

花綸編脩

一瓣芙蓉是絲丹權歌離思兩夷猶風鬟霧鬋遙相憶月戶雲

窗許暫留波冷綠塵羅襖曉恨添紅葉翠顰秋雙有鏡裡殘

雪任爾無情也上頭

細骨輕軀不耐風春來簾幙怕朝東人間玉宇三山隔天上銀

河一水通眉黛淺翠橫曉綠臉消殘纖纖春紅冰絃莫奏清商

曲滿池霜華泣翠蓬

寶曙

卷之三

繞向瑤臺舊舊踪啼鴉啼斷景陽鍾旋調朱粉粧偏妬倒插

花態更濃立近曉風迷蛺蝶坐臨秋水芙蓉多情莫恨巫山

遠只隔朱簾抵萬重

夜合花邊待月來宮車歷歷響春雷空調恨語參差度錦織愁

燭吹作銀河葉上飛

賦春州

吳沉大學士

嫩色柔香遠更濃春來無處不茸茸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

愁細雨中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裙紅平川十里人歸

晚無數牛羊一笛風

漢宮人八道

任亨泰狀元

溫泉宮裏洗鉛華笑語君恩許出家阿監別時留珮玦道流迎

增定皇明館課

六

卷之三詩類

處指烟霞乍拋月殿吹簫譜學煉星壇伏火砂幾度春風煖

上步虛閑繞碧桃花

高麗貢使還

任亨泰

大明天子混華戎又報三韓使節通錫命新頒如斗印歸帆穩

駕落燈風衣冠復親唐人制樓櫓何煩漢將功翹首金陵天

尺扶桑日上五雲紅

文軌初同泰運開藩邦傳令動雲雷三韓舊控玄荒險重譯今

隨白雉來使節秋風辭殿陛樓船春水泛蓬萊金章珠翟承殊

渥專對從來得俊才

登北極院紫霞樓

任亨泰

危構憑虛切太清紫雲如綺散前楹萬年佳氣通函谷五夜

光動赤城鶴駕凌風霓遠鳳笙吹月羽衣輕空同對面三千

支我欲因之問廣成

效唐體賦宮人入道

唐震編脩

詔辭禁苑拜金鑾。換却宮粧戴玉冠。碧落有時應跨鳳。瑤臺無夢更驂鸞。羽衣振雪春雲靄。仙佩披香夜月寒。幾度步虛雲漢上。雍容猶似御前推。

登越臺二首

汪廣洋右丞相

趙陀垂老思鄉國。北望長吟上越臺。潮汐終回滄海去。峰巒多自白雲來。鳥啼花落榕城靜。酒熟荷香荔圃開。最喜殊方無事日。好從高處望蓬萊。

絕頂涼風響翠微。俯臨闌闌見秋毫。雕簷碧瓦連層閣。錦纜牙橋過萬艘。鴈翅城邊莎草合。虎頭門外海潮高。何人得似任公子。來住三山釣六螯。

增定皇明詩歸卷之三詩類

白鴈

王廣洋

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浦。江水涵秋點翠微。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離羣久。時向江湖猶未歸。

越山清曉

盧原貞編脩

曙光晴散越王臺。萬壑千巒錦綉開。欒杭僧鐘雲外落。捲簾漁唱鏡中來。樹藏茅屋雞聲斷。露濕松巢鶴夢回。安得畫圖分隙地。移家仍住小蓬萊。

春日遊東苑應制

盧原貞

長樂鍾鳴玉殿開。千官步綵出蓬萊。已教旭日催龍馭。更借春風泛羽杯。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宸遊好把蕭韶奏。京國千今有鳳臺。

春日早朝遇雪

盧原貞

今年春早覺春寒。紫禁朝回雪未乾。太液月低銀氣濕。蓬萊天近玉龍蟠。吳鹽色映差堪擬。郢曲才高欲和難。最喜風光先報柳。新舒情翠拂闌干。

春日陪車駕登將山

盧原貞

鍾山月曉曙蒼蒼。鳳輦乘春到上方。馴鳥不隨天仗散。曇花初落御衣香。珠林霽雪明山殿。玉潤飛泉近苑牆。自愧才非枚叟匹。也陪巡幸沐恩光。

脩史

朱善學士

小臣何幸際虞唐。金匱同瞻石室藏。萬國山河申帶礪。九天日月煥文章。鄒枚不減梁園筆。班馬惟驚漢殿香。魚鱗未開難展。早西清鶴立待朝陽。

增定皇明詩歸卷之三詩類

題水簾洞二首

朱善

錦石懸崖萬竅通。絲絲寒瀑洒玲瓏。冰光夜照天晴雨。翠影遙連月殿風。濕霧細涵雲母扇。明河低映水晶宮。姮娥夜。臨鏡預把銀鈎掛碧空。

石泉飛雨下淋漓。翠泊銀絲萬縷齊。雲屋潤涵珠網密。月鈎涼。玉繩低。蛟人夜織啼痕濕。湘女晨粧望眼迷。恍似水晶宮殿裡。四簷花雨亂鶯啼。

御試上林曉鶯

王恭廣吉士

長安日曙度曉鐘。千轉流鶯繞禁中。片影忽過長樂樹。數聲遙在九華宮。金衣色映龍池霧。水調歌傳御道風。自是虞廷仍奏樂。願隨韶鳳達宸聰。

文淵閣應制

錢士脩庶吉士

奉天門說書賜宴

天街昨夜雨絲絲。草木咸知造化私。塞北天寒春不到。江南
殿閣偏遲碧。添一線金溝水。紅入千竿赤羽旗。聖上母煩
金切豐。幸須待臘前期。

奉天門說書賜宴

朱吉侍講

晚來進講立朝陽

晚來進講立朝陽。天聽從容日正長。圖治喜陳無逸戒。因歌繼
進有卷章。宮花插處雲霞合。御酒分來雨露香。江海小臣無以
報願。將詩句美陶唐。

追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許觀三元

禁城霜落漏初傳。初傳初報聲中近。九天曙色漸開金。殿曉春風微
差。是謂轉玉爐。州夷臣萬國。瞻龍衣宮柳千條對御庭。為愛上公多
聖。納朝。四遠向鳳池。後

擬奉和幸望春宮

許觀

宮春望苑差。我此日宸遊。王華過坐見。犀山天外迴。回看萬
樹雨中多。隔窓鳥啼喧。歌管擁道聲。雜佩珂為羨。千官同樂
事。庭陪仙蹕下長坡。

詠竹簫

許觀

泪洒琅玕迹。尚存截筍猶。是舊龍孫。腔翻簫史神。仙譜愁絕。娥
長。塵。室。姊。妹。魂。六。孔。恍。疑。嬌。屬。潤。幾。斑。還。帶。粉。香。溫。莫。教。月。白。風。河
夜。吹。向。相。江。水。竹。村。

王堂齋宿

吳薄庶吉士

重裘不受雪。寒欺夜。色沈沈。景漸移。天近。王堂人話靜。月高。金
闕漏聲遲。俱臨殘局机尤密。詩到終篇句益奇。但願年年共
夕清歡長。不負心期。
燈夕賜宴二首

吳薄

天關我壯九重五雲深。處處懸峰。花開錦樹春如畫。漏下
夜未終。聖主當陽調玉燭。近臣傳。詔賜黃封。國家
運當全盛。舜日堯天。再逢。

五色龍光燭殿紅。星橋千尺駕長虹。神仙夜降雲霄外。人物
行錦繡。中月影漸高。雙闕迴。天顏有喜。萬方同。微臣祿食
無補願。和康衢壽。聖躬。

左掖早朝春雪

陳文大本士

曉曉苑樹紫雲低。漏轉宮壺曉色移。凍合鳳池銀燭爛。光連
瓦。王參差。黃甘暖賜承。恩近絲筆寒凝侍。講進絕愛上林春
色早。瑞花先發萬年枝。

從狩陽山

楊士奇大學士

開泰王師展獵大江東。文武千官扈從同。萬乘旌旗隨玉轡。九
關定。皇。南。館。課。卷之五詩類
鵲庭彤弓。青山半掩浮風白。碧洞深流落葉紅。甘露滿林歌瑞
應。知君能賦擅材雄。

早入天壽山候陪祭長陵

楊士奇

萬里蒼梧去不還。宮車千古闕橋山。日華間映芙蓉殿。雲氣
連。虎豹關。扶病此時瞻王几。傷心何處望龍顏。遺臣泣盡餘
年泪。天上烏號不可攀。

懷事應制

楊士奇

霜紅碧樹被岩阿。流水青山喜再過。田事總知今歲好。人烟
比昔年多。彩雲飛蓋隨雕輦。白玉行尊載紫駝。聖主時平
巡省會。開遊豫出詠歌。

謁長陵

楊士奇

憶昔六龍升御日。最先承詔上金坡。論思每薄年華盛。露

多情
飛騰龍命多空有赤心常捧日不禁清泪欲成河
今明聖供奉無能奈老何
文孫繼

題畫

王達 學士

一曲清琴酒一卮烟蘿贏得任栖遲千峰黛色嵐消後十里
花子結時水氣入樓人不覺秋聲到樹鶴先知世無謝眺誰同
語對画空成萬古思

問姮娥

施槃 狀元

試將盃酒問姮娥月殿迢迢路幾何王斧脩時誰幹運金
後執楷應明皇秋夜遊來否太白當年捉得麼我欲乘風攀桂
子霓裳肯為舞婆娑

姮娥答

施槃

獨宿瑤宮春復秋雲泥相隔路悠悠晦明有數非暮食園缺惟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詩類

時至今影捉月中人自醉象懸天上孰能遊欲攀桂子觀仙
舞須覓靈槎犯斗牛

賦得梧月

施槃

高軒正雲橫清秋畫角悲梧桐滿地月明時針窗翠簾通銀井化作金
波客現池青女莫驚烏鵲夢素娥偏惜鳳凰枝故人約來何
暮獨立空苔影新移

新秋

王汝玉 庶吉士

宮井清涼新涼先到侍臣衣卷龍闕上銀河轉丹鳳樓
頭玉漏聲初分行環御簾夕郎鳴佩出仙閣自憐虎豹
陪從將筆憶無端萬機

從征交趾勝捷

胡儼 祭酒

明命恭承出九天靈旗快指海南壘風馳驟雨重烟外令
前

荒火連邊青賊盡擒歸斧鎖銀河直挽洗戈鋌昇平德化沾
附願述鏡歌獻凱還

二月一日早朝

胡儼

曉龍初日曙光遙鐘鼓聲傳下九霄萬國衣冠趨象魏兩
威奏前韶天清華蓋雲中見風細爐烟仗外飄朝出金門還北
望鍾山蒼翠正岿峩

秘閣書事

胡儼

秘閣清嚴接觀堂九重佳氣護蓬萊宮牆樹近鶯聲度金水
香燕雀來行傍朱閣吟細雨坐分瑤席絕浮埃太平無事多休
暇忝列詞林愧不才

元夕侍宴

胡儼

風清華月麗晴窗湛露庭開聖澤濃燈火遙連丹闕外前
只在采雲中九重瑞靄浮金雀萬樹銀花燦玉虹光祿傳宣催
進酒烏紗都映醉顏紅

元夕侍宴應制
胡儼

瑞雲都消淑氣新

胡儼

瑞雲都消淑氣新天街月色淨如銀鰲峰翠擁千重秀鳳閣花
開萬樹春曲度煖風仙樂奏恩深湛露綺筵陳年年幸奉昇
平樂賦得謳歌頌至仁

玉泉垂虹

楊崇文 文敏公

一派清冷蟾蜍懸涵雲浴霧自年年聲回曉關鳴清珮影落秋
崖濕紫烟石磴轉來幽澗裡瑤池分出御橋前江洋長比恩波
闊萬古東流會百川

薊門烟樹

金幼孜 大學士

野色蒼蒼接薊門淡烟疎樹碧細縷過橋酒幔依稀見
野人

家遠近分翠雨。花行處有絲陰。啼鳥坐來聞。王京盡日移。

西山霽雪

無煙海上雲收旭。景新連峰積翠淨。如銀晴光迴入千門曉。淑氣先回上谷春。瑤樹生輝寒已散。瑞林銷凍暖偏勻。玉堂相對題詩好。移席釣簾坐夕曛。

桃源圖

鄒緝侍講

洞口青山多白雲。仙源還有避塵人。住來茅屋渾忘歲。開遍桃花始識春。漁父已傳今屬晉。市朝誰覺久無秦。紛紛世代相遷。車回首東風感概頻。

玉泉垂虹

鄒緝

碧嶂雲岩噴玉泉。平流寧似瀑流懸。遙看素練明秋壑。却訝晴虹。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詩類

虹吹若川。飛沫沸林空。翠濕跳波濺。石碎珠圓傳。聞絕頂芙蓉。殿猶記明昌避暑年。

瓊島春雲

鄒緝

仙山高處玉為臺。五色春雲拂曙開。縹緲映空臨禁掖。氤氳承日護蓬萊。碧窓朱戶盈盈度。瑤圃瑤林冉冉迴。自是承龍佳氣在。應隨鸞鶴共徘徊。

內直

胡廣

天門侍立已多時。內閣從容退食遲。西海太平應有象。九重福祚正無為。扶桑日上黃金殿。闔闔風生赤羽旗。聖恩草萊雨露華。夷從此樂雍熙。

陪祀南郊

胡廣

聖主升中禮玉皇。碧霄雲淨月蒼蒼。星河晃漾搖明炬。烟霧。

濛濛散好香。玉佩上公趨執事。錦衣宿衛列成行。小臣侍從下聽徹。蕭韶頌我將。

春日扈從幸北京

胡廣

曉隨仙仗出時巡。聖主恩深四海春。萬馬嘶雲開盤路。六龍扶日度天津。陽和布德初回暖。別苑飛花不動塵。惟羨揚雄能獻賦。却慙載筆列詞臣。

營中早朝

胡廣

日華初映紫龍裘。雲罕高懸十二旂。侍衛千官環彩仗。嫖姚萬騎擁青虬。香飄帳殿爐烟上。山繞天營御氣浮。不羨陳琳能草檄。只歌大武頌成周。

鴻勅圖

陸武侍講

漢漢平田黍稷肥。雙飲啄自相依。靜候紅蓂眠芳渚。閑占青。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詩類

頻立斷磯刺繡巧。隨銀甲動入機。齊廷上疏飛書。玉貌得幽栖。意彷彿寒塘濯錦衣。

車駕渡江

曾榮

朱旗滿戟擁旌旄。沙錦纒牙塢照浪花。佳氣迴浮江北樹。曉光初絢海東霞。雲中寶鳳扶雕輦。水底魚龍識翠華。不用臨流羨天塹。只今四海盡為家。

東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

曾榮

東華樓觀鬱嵒峩。高閣新成抗碧霄。秘府圖書金作匱。御溝流水玉為橋。草分翠色文股駘。鳥弄歌聲和舜韶。倏忽幾回清禁久。隔簾時有御香飄。

禁中對雪

曾榮

禁城飛雪向嚴冬。積素凝華絢九重。內苑龍魚瑞作樹。西山。

翠王為峰光運紫陌迷朝騎色是彤樓促曙鍾欲向豐年歌
曲郢中詞客可能容

觀內殿馬

曾榮

繡勒雕鞍七寶裝天閑十二見飛黃行駉驚駘隨仙仗嘶過龍
樓識御香王轡按時經細柳錦絲鞍處獵長楊虎文鳳帽直無
匹浪說周家八駿良

春思

曾榮

鶯啼燕語畫樓東麗日輕雲護綺櫺香篆暖飄烟縷碧花房
滴露珠紅繡錦客思王孫州搖蕩春光少女風暗想多情惟落
絮時時飛入翠簾中

六月十五日請平胡詔

曾榮

樂重初駐難河廣騎驚奔競倒戈胡運却從今日盡封疆

明倫彙編

十五

過古時多千年虎穴銷氛盡六月龍沙奏凱歌不獨朝廷功
業盛三邊從此沐恩波

殿試罷

曾榮

曉開三殿降絲綸衣冠曉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
迤玉壺春雲霄九萬扶搖近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盛
德願歌橫模播皇仁

秋日居從獵龍山遊牛山佛窟寺

曾榮

古鼎沈煙一縷微紺園寶地世塵稀風簷鳥跡鈴聲過石洞
隨雨氣歸閑對佛燈知幻影偶聞僧語識禪機祗因坐久天香
度無數雲花亂點衣

癸卯歲十月居庸關候朝

陸簡唐

天設重關限塞垣居庸層巘翠巒環山河百二歸龍準龍虎

千歲鵬冠侍衛令嚴宵月白周廬人靜夜霜寒欣逢四海為家
日頌祝皇圖永治安

冬至早朝

陸簡

龍樓鷄唱報更籌大地陽光滿帝州雲物呈祥臨帝御衣冠
列辟拜宸旒山呼華祝丹霄上樂奏韶韶紫殿頌自悅承
恩叨侍從願歌天保贊皇猷

王泉聖虹

林環狀元侍講

浮花散玉落佳處迴出千岩去不回白日半空疑雨至春林一
道見烟開日分秋影雲邊去風送寒聲樹杪來流入宮牆天漢
近還同擁海鏡蓬萊

西山霽雪

林環

翠山削玉遠參差翠靄微分雪霽時日映林光浮鳳閣暖添潤

明倫彙編

十六

水到龍池峰頭漸近青烟散樹杪疑含玉露滋一曲陽春入畫
樂年年已喜太平時

七夕侍宴觀燈

曹鼎

曉闌森嚴駐六龍絲樓千仞起天中高燒火樹明清禁共訝整
山從碧空天樂響殘孤月轉蓮缸照微燄雲紅小臣侍宴叨
恩渥歌頌惟知湛露濃

中秋二首

曹鼎

風捲浮雲散九區海天澄徹月輪孤三秋爽氣凌空碧一點寒
光照大虛任客醉酣歌白苧素娥起舞擊蒼梧何須更覓神仙
術我已忘身白玉壺

天風吹我上南樓為報嫦娥得舊遊寶鑑瑩光開玉匣桂花沈
影入金甌清涵宇宙三千界冷浸山河百二州醉倚小樓吹鐵

第一聲驚破九千秋。

長安道

商路大學士

層城迢遞入雲賒處處春風面面花。長樂鍾聲催漏箭新豐。色擁行車歌姬舞榭留明月貴主粧樓結綺霞日莫鄰。應連。陌鑿與傳幸五侯家。

七月十七日壬午

梁潛書

六軍歌舞上金臺聖主親巡玉塞回。蕭管遠隨雙鳳下煙霞。高擁六龍來香飄寶鼎前旌合表進金函內殿開。願祝堯年千萬壽太平恩澤到蒿萊。

元夜陪駕燕午門

商路

銀漢橫空寶月圓六鰲飛出五雲端蓬萊紫氣天中起三井紅蓮地上看滿殿嬌歌留夜景千門羯鼓散春寒教坊戲樂年年。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詩類

十七

音五

吳願奉龍顏萬歲歡

春日試筆

商路

天香携袖早朝回紫陌東風作陣來暖透宮袍紅錦重晴薰。芳閣新開盤分細菜行犀筯座送新醪泛玉杯還道清吟渾不倦自添爐火炷香煤。

正月十七日送駕出德勝門

商路

煌煌旌鉞發平明萬里河山錦繡生王氣浮天隨寶蓋虹光拂地護龍旌玉關指日看歸馬青海無波待洗兵萬姓歡呼傳捷報六軍歌舞入瑤京。

○瑤島春雲

岳正文肅公

蓬島瑤臺近紫微春雲重疊映空飛。凌風縹緲隨仙仗倚日氣氤氳。禁闌時聽龍紋浮瑞氣還成鳳采煥晴暉幾回天上春。

云以向岩前伴鶴歸。

秋日早朝

岳正

五漏鑿鑿徹曙樓千官俯伏拜宸旒星河影動龍墀曉風露涼生虎陛秋玉節徘徊仙樂奏金爐縹緲御香浮小臣謬忝鴻鴻序深愧無才贊大猷。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岳正

午夜祥雲繞太微聖明開運六龍飛。蕭韶響帝聲容麗玉帛來王曆數端寶燭天光臨負宸金與春色映聖衣。微臣幸親唐虞際三祝堯年仰曙暉。

車駕渡江

周忱文集公

柳色臨江楚路長歲寒遙望翠華張衣冠隔岸催鷁序舸艚中流列鴈行魚躍滄波膽御座鳥啼春樹識天香時巡百度稽。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詩類

十八

虞典不奏橫汾漢樂章。

元夕賜觀燈

周忱

海宇清寧玉燭調人間好景是元宵星垂鳳闕天應近春入鰲山雪政消香篆瑞烟浮黼黻樂翻新曲叶蕭韶微臣何幸逢嘉會愧乏涓埃答聖朝。

上泉流虹

蕭時中狀元

石泉飛下碧嵯峨戲玉跳珠濕薜蘿影落半空懸素練光坐一帶瀉銀河朝宗遠匪滄溟水分注時添太液波幾度上林花落處偏因流向御溝多。

瑤島春雲

蕭時中

祥雲天上擁瑤岑縹緲細縈接上林光絢九重頻捧日陰連井欲為霖三春暖濕花枝重九陌晴涵樹色深何必蓬瀛滄海。

六代龍長想此登臨

早朝

徐有貞 大學士

蓬萊宮闕與雲齊。十二闌干玉作梯。日色迴瞻華蓋表。琅聲斜度掖垣西。烟添沈水生衣潤。風送飛花拂帽低。朝觀從容承極

元日早朝

徐有貞

闔闔門開動曉鍾。衣端拱大明宮。綵雲影裏迴雙鳳。紅旭光中駕六龍。遠國梯航脩職貢。明廷禮樂播皇風。山呼得共齊天祝。袖染爐香出九重。

墨浦菊

徐有貞

昔年博望遠乘槎。西域移根到漢家。引蔓忽驚雲滿架。當窗偏得月穿紗。飄珠顆顆金風味。馬乳垂垂帶露華。記得內廷傳

增定皇明詩歸卷之三詩類

十九

賜日千官拜舞醉流霞

晚出西掖遇雨

程敏政 宗伯

晚朝初退下鑾坡。城闕沈沈片雨過。陌上草深看漸濕。苑中花落露多夜涼先到濕泉樹。水色還添太液波。歸到玉堂更漏永。坐來不寐聽鳴珂。

元夕陽安觀燈應制

呂原 大學士

人間元夕喜天晴。光復繁華在帝京。鳳蓋遙臨雙闕照。龍山高聳萬燈明。春風車馬填都市。夜月笙歌滿禁城。不是吾皇重時令。要同黎庶樂昇平。

已亥元日雪

呂原

長樂鍾殘五漏微。蓬萊天近六花飛。光合玉燭初紅。色澤。仙仗曙輝已放。春華凝禁苑。還飄落葉點朝衣。玉堂聖主文章

仙殿藏詞高和者稀

蝴蝶

呂原

粉翅蛾眉玉作簪。芳牖處足歡娛。曾從狂夢勞魂。夢慣逐。王入西園。寒戀晚香。柳菊徑。暖迷春色。醉花衢。多情好是東京。會幾其蜂媒伴素蛛。

元夕觀燈應制

吳寬 狀元尚書

繁華神仙擁翠微。良宵春色滿彤墀。金蓮暖映高低影。火樹齊分遠近枝。仗外仙韶風細細。雲端清漏月遲遲。要知此會真難得。恩及黎民共樂時。

追和岑補闕早朝之作

吳寬

明光漏盡曉寒催。長樂疎鍾度鳳臺。月隱禁城雙闕迴。雲迎仙仗九重開。旌旗半捲天河落。閣闔平分曙色來。朝罷罷聽聲花外

增定皇明詩歸卷之三詩類

二十

轉回看佳氣滿蓬萊

午日禁苑觀擊毬射柳進呈詩

丘濬 文莊公

禁城較藝慶端陽。萬乘從容出建章。鳳聲和喧鼓吹。龍蛇影轉動旌幢。穿雲毬度星初落。貫柳弓開月滿張。四海臣民瞻盛事。歡呼聖壽與天長。

追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丘濬

禁城曙色倚蒼蒼。午夜珂聲滿建章。三殿乍開銀鑰度。九重初賜紫泥香。上林旭日仙花繞。太液晴風御柳長。自是君王多雨露。朝朝侍宴沐恩光。

題蘇武牧羊圖

丘濬

十九年中仗節旄。祁連山下夢勞勞。一時書卷漫鴻遠。萬里心懸漢月高。沙磧隨歸日。關河梁汨洒別情。但看畫中偶識麒麟

係忽見胡霜點鬢毛

賜午門觀燈二首

楊溥文定公

天流
繁峰千仞鬱嵯峨。萬壑融春洽太和。明月只隨仙仗轉。紅雲偏近御筵多。旌旄影颺黃金闕。絲竹聲翻白雪歌。萬歲三呼

勤祝頌。醉歸試問夜如何。

白玉仙京。上帝家。六龍遙駕五雲車。巨懸此夕移三島。火樹迎春吐萬花。水咽宮壺。夜色懽騰梨蔗樂。年華承恩盡醉。啼來晚一派鈞天隔彩霞。

賜午門觀燈應制

劉三吾 李士

火樹燈輪徹夜寒。中天佳氣護鳴鑾。教坊促隊來羣樂。中使進班列上官。鸞鶴樓從雲裏見。星辰只在仗中看。微臣載筆沾恩澤。王醖醕醕極醉懽。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五詩類

五雲台彩。錦蓬萊。紫霄千峰紫翠開。帝德如天涵海岳。笙歌隨處動樓臺。羣臣競效三呼祝。列辟同稱萬壽杯。嘉興多方從此樂。中天雨露一時來。

同前

李廷相 孫花

天階星月淨塵埃。寶炬金蓮徹夜開。丹鳳雙飛迎王蓋。翠盤千尺接蓬萊。游仙大樂雲間奏。應制新詩闕下裁。中使傳宣催賜酒。侍臣滿泛紫金杯。

端陽進呈射柳詩

吳寬 狀元

佳節天中開。御苑。聖君閱武駐金鑾。鴻恩寵錫羣臣樂。盛事榮瞻萬姓歡。細柳競穿誇將士。新詩爭獻集儒冠。微臣幸獲逢佳會。稽首 堯階頌又安。

賜午門觀燈

錢福 狀元

與批

暖入鰲山雪正消。滿天星斗下晴霄。瑤池阿母黃金鑪。府仙碧玉簫。禮樂千年開泰運。華夷一統慶清朝。小臣何幸沾恩澤。頌效華封祝 帝堯。

元日早朝

錢福

暫逐鵷行觀紫宸。九重仙樂奏芳辰。龍樓高拱星河近。鳳閣初頒歲月新。曙色漸分三殿曉。鐘聲散入萬家春。小臣共沐恩波重。頌效華封祝 聖神。

早朝

錢福

鐘鼓餘聲徹曉分。龍旌香霧散氤氳。天回黼座昭黃道。仗簇旗炫彩雲。闔闔迴從三殿啟。蕭蕭渾向九霄聞。萬方拜舞承恩渥。齊賀 君王執舜文。

賦得秋江漁唱

黎淳 文儒金

款乃長歌起碧流。水鄉秋思浩漫漫。鸞絕島嶼光暝聲入葉。葭薦影寒鼓世迴從雲外。度鴻都空向日中。殘湖山處士多佳。致吟罷西風倚畫闌。

擬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

黎淳

輿輿遙幸醴泉宮。深入煙蘿翠幾重。雲捲畫屏迎舞袖。風清水殿動歌鍾。飛花香度樓前慢。高柳涼生仗外峰。自是此中多勝。樂。羣仙何處更相逢。

元夕應制

黎淳

龍樓錫宴月初斜。寶炬星分照五華。五夜歡連中第千門燈。火映皇家錦筵人。醉飄金縷。樂事叨陪幾度賜宮花。

元夕觀燈侍宴

王直 文儒

善得年年作兒孫

王直

天顏有喜最先知

周子簡
探花

發晴光五彩映霞觴

翟鑒 大學士

十三

樂齊獻吾
皇萬壽杯

羽集

具化作甘霖萬里豐

錢溥文通公

君王意願奉薰風滿

頤清堂

道况有胡笳引淚流

李賢文忠公

白聊會儒寅一

間少拚醉蓬萊九畹觴

薰風換舊粧晴所

卷之十一 詩類

今當盛不是乘閑重飲觴

彭特大學士

奏頌歌天作作
竟龍

讀本原花學上

已慚愧無由共此觴

昔令人都羨翰林館

同前

劉琰 文恭公

上林春色總芬芳。中有瓊華獨異常。彷彿酩酊常帶酒。依稀
袖倚新粧。西湖橋畔。千枝雪。彭澤難逢萬朵黃。同作。白對
鼎味。肯隨道。核侑靈觴。

同前

劉健 大學士

名園萬卉欲殘芳。紅芍光榮始倍常。香濃晴窗蘭麝散。露華曉
潤然鉛粧。春魁只許梅先白。晚節誰誇菊後黃。緩步花前心自
醉。未須縱飲盡餘觴。

同前

沐文 探花學士

不逐東風伍衆芳。南薰相伴歲為常。獨開正值清和景。共賞
憐素淡粧。玉帶華名新賜白。金腰應瑞舊因黃。調元金鼎歸
相何事。瑞池阿母觴。

卷之三 詩類

二五

同前

徐溥 文靖公

一種名花冠衆芳。于今開處更非常。同於葵萼傾陽態。不比
葵近水粧。與慶初移曾開紫。廣陵先兆已開黃。當庭未盡當時
客。還待來時舉後觴。

同前

童緣 編詩

春滿園林曉更芳。天邊雨露自殊常。八花二色偏呈瑞。萬紫千
紅散並粧。風散幽蘭香。韶月明。清影昏黃。明朝有約重來
賞。番取高枝映酒觴。

同前

李本 尚書

十二雕闌護爾芳。信知仙種世尋常。一機紫錦張新製。幾朵紅
雲出豔粧。謝砌謾誇芝艸綠。姚家徒羨牡丹黃。託根香在金門
內。開老年來對遠觴。

同前

王與 文恭公

名花原自塞崖芳。此日看來更異常。妙絕廣陵傳世。餘教
紫雲試新粧。和烟枝。彈翠葉。碧綴露心抽。綠綰黃。勝賞最宜
字飲。清風閣下紫雲觴。

同前

戚淵 編詩

玉堂佳卉擅年芳。人事相符實出常。細雨香泉資厚澤。暖風晴
日耀濃粧。孤高謾說秋江錦。嬌豔休誇浴苑黃。歡賞應過廣
會。肯同金谷競飛觴。

同前

尹直 文和公

春過園林欲衆芳。鑾坡一種自非常。參差總是積祥兆。佳麗
同世俗粧。日色晴曠常盡白。月華涼浸向昏黃。坐間三五登
客對。此何妨舉玉觴。

同前

倪謙 文信公

花相偏從首夏芳。信知異品不隨常。香風欲動高低舞。曉日初
臨。第粧。三色爭妍欺蜀錦。八枝逞瑞勝姚黃。鑾坡自此傳
會來。歲惟應載舉觴。

同前

彭華 文忠公

三種天葩各獻芳。策名客可襲凡常。錦袍宮樣袍初製。玉琢
帶始粧。放蕊競當炎夏赤。託根終近省闈黃。顏紅更愛羣仙
色。露醉瑤池阿母觴。

同前

楊守陳 文忠公

春城無處不芬芳。事似天香獨異常。禁地不招蜂蝶侶。仙苑
却勝綺羅粧。實餘其。休芳心赤。醉後相看喜色黃。祇恐夜闌
花睡去。等閑孤負九霞觴。

同前

楊守陳 文忠公

先帝曾賞藥方 賜裁
種風流不世莊 玩盤異香
思無已幾度徘徊設平陽

同前
暖風晴日正芬芳 才鍾去可不類常
三種肯教先後發 八花能
自淺深粧綵雲 翻吻重重點金粟
惟心願願黃分付東風好收
管明朝還欲盡餘腸

同前
白玉堂前獨擅芳 天生麗質豈尋常
深紅不假胭脂色 淺白元
非膩粉粧 泰池未應誇綠洛
陽空自說姚黃 朋簪對此歡無
極 一飲何妨累百觴

同前
滿洲深處露瓊芳 萬卉千葩總是常
雅稱相臣閑裏玩 絕勝仙
女醉時粧 曾誇異味調金鼎
更喜芳心簇玉黃 愧我看花來獨
後 賓筵不及捧瑤觴

同前
大駕巡狩還京土 庶成朝幸而有作
王華狀元
四海歡迎 御輦歸布衣咸得親
龍姿天香縹緲開金殿 庭
燎燦煌映玉墀 星漢影微難
曉 簫韶聲協鳳來儀 于今幸際
文明治 欲上東封王檢詞

同前
賜午門觀燈應制二首
王鏊少卿
寶炬星移萬樹連 驚峰高聳
御樓前 雲移雉尾開三殿 風度
簾櫳下九天 星斗垂光臨黼
履 魚龍呈戲對賓筵 齊天已效嵩
呼祝 錫宴還歌在錦篇

同前
虎衛森嚴列旌旗 蕭韶九奏樂初成
琳宮貝闕兼天起 銀燭金
燄徹夜明 雲魚萬重圍鳳輦 仙歌
一派和鸞聲 應知此夕民間

樂府詩集 樂府詩集 樂府詩集
平胡詩
聖心惟欲遠人安 百萬貔貅度玉關
電掃龍河胡孽盡 雲隨
駁凱歌還 皇恩仁覆乾坤外
神算功成指顧間 願其臣
聖德千秋萬歲奉天顏

大駕還京五首
李東陽文正公
霓旌曉發歷東巡 羽衛天行望紫宸
點點風雲懸太白 闐闐
鼓翼動陳長 揚校獵倍羣
心 林嶽登封禮百神 問俗陳詩重
游豫 千秋詞賦鄙橫汾

行瞻一繡座 移江右已通
貢賦 准揚親觀漢官儀 丹青
白馬 行瞻一繡座 移江右已通
貢賦 准揚親觀漢官儀 丹青
白馬 行瞻一繡座 移江右已通
貢賦 准揚親觀漢官儀 丹青
白馬

大駕還京五首
李東陽文正公
花接錦京閣 雲開宮闕影
鳳池 風繞禁林千官鵲立朝
班 裏標細柳望一聖明

胡方諸將本梟雄 附翼攀
龍易立功 而險南來機
行萬家空運籌 制勝聞司馬
玉成金帛 功今日凌烟誰第
一我 皇親為奏車攻

江淮和賦古稱雄 數歲征
未苦不供士馬 豈堪勞餉倉
箱何 以備荒凶屯田久已思
平糶 銷甲誰當復務農 胡騎
昨聞窺 已谷急將播粟轉居
庸

秋興三首
李東陽
月白霜清上庑樓 感時懷
悲秋檢關烽火連 邊徼漢
漢 蒼夾御溝 天子征南
親 嫖姚傳聞未封侯 胡
羣盜

揚鞭轉餉征輸盡可憂

塞上秋高胡馬肥封官羽騎救重圍受降城壞人難到住牧河

深事已非鹽課不登邊餉關客兵常借羽書飛人定安鼎開

天府獨石居庸拱帝畿

仙仗行宮舊內居花間往往駐鸞輿徒聞漢帝橫汾曲不見長

卿諫獵書天子射蛟開水殿奚官牧馬遍郊墟兼葭首藉秋

大漸二首

康海狀元伯振

南征北伐罷王師淚灑千官大漸期慷慨輪臺下詔日凄凉王

几託孤時白狼未受西戎貢黃竹愁聞夢澤辭寂寞橋陵松梓

裏行人誰起雍門悲

武皇仙駕已千秋細柳荒烟蔓廢丘龍虎園營新選士金張邸

中興三首

康海

大明九葉中興年憲廟諸藩親且賢花迎羽蓋朝馳洛雲引

旗常夜入燕代邸聖符同勸進渭橋冠冕奉周旋蓬萊春日朝

宗會歌聲萬壽望九天

紫禁青春拂曙開蔥蔥佳氣指三台臨軒詔出宮花賜耕籍躬

勤玉輅回即喜費生宣室召更聞司馬洛陽來遙想賡歌鳳池

裡羣工稽首咏康哉

十道循行使者勞鳳銜丹詔下雲霄山東扶杖觀王化河北

收戈歟聖朝曠昔尚方頒賜予何時少府罷征絲畱都振本

開基地苦憶僕輪走百僚

駕出南郊

康海

駕與曉出大明宮文武官僚扈從同袞冕遙瞻九霄上旌旗如

在五雲中笙鏞隱隱郊壇闕輦路迤迤張殿通殿殿成紫雲

候駕

康海

仙韶廣樂半空聞閭闔朝開闔薄分隊隊五花中祝馬紛紛六

郡羽林軍行天警蹕馳清道合殿爐烟散采雲味爽趨朝迎法

立春日早朝

王九思檢討

青旂蒼輅轉東郊剪綵裁花賜百僚京兆獻春傳木德天門頌

朔舞雲韶魚迎淑氣窺泉脉禁轉和風變柳條惟有農祥協晨

正願因千歲降鸞鑾

五日從游西苑應制

王九思

蘭宮桂殿翠微中鳳輦宸遊引上公綸音巧隨歌管細播花嬌

映御筵紅長秋撥日分絲綉侍女承恩戲角弓魚藻萬年同宴

出左掖喜雪

王九思

春空瑞雪舞繁迴八表彤雲曙色開明月猶懸馳道直銀河疑

滿御溝來上林入夜花如霰廣內平明玉作臺無羨郢人歌獨

步願調商鼎和鹽梅

恭謁孝陵

王九思

高皇陵寢枕鍾山帳望宮車不可攀表裡關河環羽衛歲時朝

謁走鶴班雲中絳節虛無見天上金燈縹緲間王氣直連豐蔭

遠神靈長繞鼎湖還

朝陵三首

袁孝

陵遠在京師北。帝道祠官祭告來。隧道陰陰連大漠。仙宮
舊省開蓬萊。玉魚葬地悲難盡。龍馭有天痛不回。紫宸黃雲千
萬里。雁門西望使人哀。

七聖衣冠宅兆同。左包遼海右雲中。金輿玉几開前殿。太乙鉤
陳懺後宮。陵寢萬年蟄王氣。松楸落日悲風光。朝侍從今誰
在。密勿經綸有數公。

尚憶文皇戰殺胡。明功烈古來無。關門虎據雄三鎮。守
衛龍驤走萬夫。石人誓墓窮制度。金縢詔翼闕謀。小臣稽首
長陵下。想像神靈翠鼎初。

詠白燕

袁孝

燕燕差池。綺窗。有。紅。素。雪。衣。娘。梨花月冷。迷春夢。柳絮風

輕淡曉粧。卷。口。誰。家。營。王。墨。掌。中。何。日。舞。霓。裳。不。須。更。詠。空。梁。
什。飛。去。飛。來。總。斷。腸。

賦得便殿詩

王廷陳

雙鴈何曾落。殿陰長。隨。雲。影。向。青。岑。珠。璣。綴。露。分。仙。掌。花。輝。金
鵬。離。御。砧。雙。闕。星。河。秋。色。曙。千。家。烟。雨。夕。陽。沈。飛。鳥。欲。下。吹。簾。
侶。天。外。遙。依。識。鳳。林。

同前

王廷陳

白馬西隨漢使回。招提對。對。古。燕。臺。空。日。月。金。輪。轉。分。界。海。
山。寶。樹。開。法。鴈。影。從。天。外。合。燭。龍。光。立。夜。深。來。牙。牙。笑。同。歸。
化。朱。網。丹。楹。總。劫。灰。

賦得秋夢

王廷陳

世落征人怨未歸。城南少婦夢。夢。金。河。暗。與。秋。雲。度。玉。塞。遙。

隋明月飛江。鴈已殘。餘。悲。轉。戰。何。時。定。解。國。

同前

唐順之

愁聞盧女罷流黃。露井銀床夜未央。漏斷朱門花底月。柳寒香
海樹頭霜。逢時宛轉歡娛隔。覺後蒼茫道路長。不信狂夫能憶
否。欲乘雲雨問瀟湘。

立秋夕登宣武門樓

華察

客有相過。選。勝。游。西。山。爽。氣。滿。城。頭。尊。前。白。破。雙。鴻。暝。笛。裡。黃。
催。一。葉。秋。萬。戶。清。砧。新。夜。色。六。宮。團。扇。故。年。愁。登。高。幸。不。逢。搖。
落。逃。暑。仍。驚。暑。乍。收。

同前

陸梁

何處還逢玉樹西。千門夜色此登樓。城頭客醉青山月。笛裏寒

生。紫。塞。秋。胡。地。帛。書。鴻。鴈。動。漢。宮。執。扇。婕。妤。愁。西。風。明。日。吹。蓬。
鬢。多。病。天。涯。戀。舊。游。

齊居用少陵曲江韻

蔡中

寒。綠。重。衣。未。拱。衣。春。容。猶。淺。臘。全。歸。蓬。瀛。地。迴。來。非。晚。史。局。官
閒。會。亦。稀。紅。日。欲。臨。黃。道。過。驚。塵。不。向。玉。堂。飛。鍾。鼎。忽。報。驚。興。
出。似。覺。天。顏。咫尺。違。

遠寄元老免朝

蔡中

當國重扶輪。照。運。籌。籌。障。北。風。寒。帝。心。雅。重。赫。綸。地。溫。和。深。
度。拜。起。難。韓。子。師。模。高。並。斗。宣。公。忠。諫。炳。如。丹。我。神。已。覺。班。班。
重。正。色。還。令。海。內。安。

發早平

蔡中

天龍氣散。魚。起。又。仙。源。路。不。分。列。校。旌。麾。回。白。日。上。雲。間。

飢鎖寒雲衣冠再見周祠
錫簪數寧論漢濟汾
亦後漢
塞壯懷何必減終軍

代祀 顯陵

徐階 文貞公

天紀玄宮開地靈九重南望每馳情
秩宗已協虞廷選代祀兼
為楚地行雙闕曉辭卿月近明河秋
泛使檣橫禮成應得天心
慰又向春風聽履聲

齋居

瞿景淳 宗伯

宮坊經局各分曹永夜清齋獨引毫
庭下烏棲春樹靜燈中月
上午門高靈詔入奏儀丹鳳仙島浮
空舞袂拂絳綈禮已成王道
備侍臣須念 聖躬勞

西朝房落成

嚴嵩 大學士

春癸移宿五雲西宮柳千條綠漸齊
清切易聞天上語深沈不

增定皇明倫彙編卷之三詩類

三

似省中樓倚車得與諸曹並請地曾煩
特疏題此去金門繞

天咫街星無用燭龍掛

燕寢新城 御苑西五更星斗接簷
弄清風漏刻時同聽春樹
鶯啼得共棲幾處鳴珂和月起向來
恩旨自天題朝回解帶
花前坐尚有爐香滿袖携

龍興寺

林樹聲 家伯

因山為寺辟美焚煙際遙聞度曉鐘
此日人天瞻法象當時九
五見飛龍光速楚路金身草翠倚碑
樓石罅松方外舊游皇蹟
在故應常著紫雲封

喜雪

嚴訥 大學士

正屬人心渴望時喜沾輝潤敢馳
驛宮雲欲下飄龍尾制科初
成績鳳池時鶴駕寒頻顧影早梅生
色半沾枝九重催喚黃封

急此是迎年第一厄

庚辰元日

楊慎 米元修

今日何日陰雲霏霏之不見濡人衣
層冰滿眼祇突兀白日何
處能光輝單于祭馬春欲動漢
時蛟南未寧傳道揚州好花
月風蕭蕭應伴五雲飛

曉詣西壇候 駕

楊慎

萬宇沈沈曉漏催九開魚鑰避明
開闔闔鼓角空中起片片
烟霧裡來氣結龍文隨 御
帳風傳虎旅發仙臺叨從百辟觀
周典不向秋風數漢才

秋懷二首

楊慎

宣宗王殿空山東野寺霜黃鎖碧
梧不見虎賁移大內尚聞
龍舸戲西湖芙蓉斷絕秋江
冷環珮淒涼夜月孤辛苦胡
羹三

增定皇明倫彙編卷之三詩類

十四

國十年垂拱一愁無

苑西潦后洗粧樓檻外芳湖靜不
流亂世君臣那在眼異時松
柏自深愁雕闌玉柱雷天女錦
石秋花隱御舟萬古中華遠此
地我 皇親為掃神州

出塞

楊慎

黃河白草莽蕭蕭青海銀州散氣
遙關塞無秦日月將軍獨
數漢標姚往來飲馬時尋寇已
箭行人日在腰長發靈州更西
望賀蘭千嶂果雲霄

柑至

楊慎

丹橘黃柑世所珍年年隨貢走風塵
內廷賜與人人羨近市
收來顆顆勻翻訝久藏不
不逸還疑初摘帶猶新
誰事寒窗文園自病身

聞河南寇

王維楨

檄近報河南寇。焚塞梁。關。將戰。安。立有兵車能遠救。即。越。道。路阻難通。江淮城壘。西南險。高。洛山川。天地中。今日。至。陳。不細。幾時。諸將捷音同。

元夜對月

王維楨

春月同看此地圓。酒杯聊許慰愁顏。宮前火樹晴相照。苑外金河晚未還。南去漢兵連楚屬。北來胡馬傍關山。侍臣尚憶。元。皇。宴。漸近清光霄漢間。

無題回文

王維楨

絃中曲怨不同調。半見相知如病骨。銷。眠。獨。夜。烏。啼。渺。渺。夢。多。春。草。碧。迢。迢。煙。生。暗。閣。鸞。沈。鏡。日。落。空。樓。鳳。罷。簫。年。往。恨。花。飄。水。近。傳。書。有。鴈。一。停。梳。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三詩類

題散內翰賜扇

王維楨

端陽絲扇百官傳。歲歲宮臣賜。獨。偏。君。去。餘。林。僕。奉。久。始。來。經。提。升。恩。年。頒。從。殿。閣。風。先。動。拂。向。雲。霄。月。主。懸。象。轂。銀。鐙。倍。元。能。好。揚。薰。吹。助。虞。絃。

武昌聞還報

王維楨

傳聞虜騎近長安。北伐。朝廷已遣官。略。繞。居。庸。烽。火。暗。城。高。山海戍樓寒。一時邊將當關少。六月。王師出塞難。先帝恩。深。能。養。士。請。纓。誰。為。繫。樓。蘭。

秋興二首

王維楨

前歲今。皇。新。御。極。鳳。銜。恩。詔。出。朝。廷。孤。樓。奉。使。日。南。國。萬。里。題。詩。天。畔。亭。地。入。金。沙。江。浩。浩。風。運。銅。柱。海。冥。冥。昆。明。亦。在。城。裡。池。上。虛。疑。織。女。星。

簡述

巢。巢。西。風。歇。衆。芳。天。高。鷲。谷。迴。煙。霜。孤。城。落。鴈。衝。寒。水。帶。帶。夕。陽。塵。滿。一。區。楊。子。宅。蓬。生。三。徑。將。公。堂。相。過。未。有。寒。華。醉。裡。狂。歌。亦。自。長。

無題

董份

離。離。嬌。歌。出。終。紗。帶。金。不。惜。教。琵琶。鴛。鴦。本是雙。栖。鳥。苗。苗。元。開。帝。花。紫。玉。豈。忘。離。重。侶。綠。珠。寧。負。李。倫。家。多。情。自。古。還。多。恨。腸。斷。春。風。巷。柳。斜。

庚辰元日

董份

諸。侯。玉。帛。會。長。安。天。子。旌。旗。下。楚。關。其。想。正。先。趨。紫。殿。翻。蓬。邊。將。從。金。鞍。滄。江。飲。馬。波。先。靜。黃。竹。迴。鑾。雪。正。乾。北。極。觀。龍。天。咫尺。五。雲。長。護。鳳。樓。寒。

郊齋有作

董份

往。歲。春。郊。侍。紫。庭。步。從。龍。寒。夜。折。燈。芝。房。窈。窕。行。宮。轉。羽。衛。驟。輝。法。駕。停。風。落。宸。鐘。流。遠。近。露。隨。壇。燎。上。空。冥。端。居。想。像。南。江。表。佇。立。時。看。北。斗。星。

人日

董份

暉。暉。晴。日。透。簾。帷。冉冉。和。風。颺。綠。野。老。自。傾。田。舍。酒。故。人。誰。寄。妙。堂。詩。即。看。梅。柳。春。含。早。預。想。鶯。花。景。不。遲。旄。常。圍。蔬。餅。家。釀。刺。拚。醺。酩。陽。時。

春日禁中即事

張居正文忠公

馳。道。春。歸。入。建。章。九。重。花。卉。動。年。芳。浮。雲。細。細。生。城。闕。晴。雪。霏。霏。濕。苑。牆。內。殿。徐。停。紅。羽。仗。御。屏。高。閉。紫。金。床。日。長。退。食。天。門。裡。漸。愧。中。朝。鸞。鷟。行。

宣武門眺望

趙用賢

白雲千里接胡天。雙關遙隔碣石懸。漢苑春生多雨雪。門外色滿寒烟五陵佳氣。蓬萊外大漠青山。睥睨前風昔黃金。牧豎馬高臺空在。有誰憐。

立夏日

鄧以讚

灌木陰陰黃鳥啼。高齋元坐思凄凄。庭前新筍半成竹。道上飛花盡作泥。人生幾何春又夏。世路那堪東復西。清吟淺酌且自慰。芳艸天涯寧久迷。

九日

鄧以讚

風雨高臺隔素秋。名園且泛木蘭舟。寒煙澹抹沙邊菊。細浪輕翻柳外鷗。佳節幾人能勝賞。清尊入夜尚淹留。莫愁更落龍山帽。竹籜而今解戀頭。

元夕秘館燈集

申時行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十三詩類

良宵何處占芳華。偏太史。筵開不夜天。坐。上。華。燈。連。月。皎。庭。中。火。樹。帶。星。然。何。妨。劇。飲。頻。浮。白。况。有。清。言。妙。入。玄。翰。苑。風。流。江。海。興。吾。儕。未。讓。李。青。蓮。

千日觀遊人

王錫爵

蒲觴葵樹集金蘭。游舫紛紛鏡裡看。公子華筵皆綺饌。佳人舞袖總冰紈。笙歌已用娛晴晝。燈火猶將卜夜歡。誰念楚臣吟澤畔。家。家。獨。步。水。雲。寒。

春日祇園小集

王錫爵

連日春晴花盡開。小園長共踏青來。桃邊不辨桃花面。竹裏空存竹葉杯。並語黃鸝休自得。雙飛蛺蝶豈相猜。晚來月出初將醉。最愛花陰滿綠苔。

早春湖上

王錫爵

二月春寒尚莫當。孤山殘雪帶湖光。小梅樹樹迎仙發。弱柳絲絲掛酒黃。竹裡嬌鶯初學語。花間細蝶未成行。東風亦愛吳姬少。醉舫時傳語笑香。

重修乾清宮奉 慈駕還御恭紀

第一名沈自邵

漢家長樂接雲烟。喜奉慈憐入御輦。帝里河山水。莫。天。門。日。月。更。新。懸。北。極。紫。氣。臨。宸。帷。南。極。祥。光。照。壽。筵。千。載。重。逢。虞。舜。老。芳。規。今。古。共。遺。傳。

同前

第二名顧紹芳

新宮遙切紫雲端。聖主親承聖母歡。日擁慈顏雙殿敞。天開中禁兩宮安。趨庭玉輦穿花度。問寢金輿拂曉看。曉。陛。詞。臣。方。載。筆。從。知。聖。孝。古。今。難。

同前

第三名楊起元

紫宮新構齊雲閣。長樂承歡清晝閑。風靜蓬萊驚紫殿。月明閭闔與還南山。迴接增慈壽。北。斗。平。臨。豫。聖。顏。和。氣。行。看。多。勝。事。斯。千。秩。扶。頌。朝。班。

同前

第四名教文煥

九重壯麗配玄宮。出構登飛氣象雄。初駕玉龍來帝輦。並迎輪囷觀慈宮。衣。衣。連。勝。祥。雲。動。玉。宇。怡。顏。瑞。鶴。融。願。效。嵩。呼。歌。盛。際。萬。年。壽。社。與。天。同。

同前

第五名楊德政

九重宮殿倚天開。瑞日祥雲護畫來。西棟輝輝金鳳舞。雕甍宛宛玉龍迴。宮。花。遙。擁。仙。輿。度。階。州。偏。沾。上。壽。杯。聖。孝。尊。親。殊。快。親。願。歌。周。頌。愧。非。材。

同前

第六名萬象春

和風披拂滿庭芳。紫綰重輝。月宇開天。作中居千古。麗雲。慈恩九霄。金鋪。仙樂王液。香浮進壽杯。聖主承歡。長樂後。孤南佳氣。接中。

同前

第七名張鼎思

宸居東極。接青霄。金碧新增瑞氣。饒。聖駕親臨丹陛。時。特復御。燭輝通千花。爛熳迎仙仗。萬戶遙遙。引玉輶。三省承歡。周后德。恩齊太姒。在。皇朝。

同前

第九名馮琦侍講

星。王宇重新耀紫微雲中。鳳輦遊。慈幃雙瞻南極。祥光動。望中天。瑞氣輝。祇事變。變歌舜德。思齊鵲詠。咏周妃。共傳此。蓬萊近。王母瑤觴照。衣。

同前

第十名費尚伊

聖宮重葺。輝煌。慈馬遙臨自建章。丹。卿雲明。玉。佩。仙英映霓裳。衣。衣。膝下春風。種珠。項。前。愛日長。聖主。今隆聖孝。瑞池更進萬年觴。

同前

第十一名陸可教侍講

大有可。花明紫殿。放金扉。慈恩重迎大內。端。雲。移玉。香。辰護。天衣承。顏。鳳。春。偏永。問。龍。日未晡。聖主自同。周武孝。萬年太姒。奉音徽。

同前

第十三名馬象乾

西京宮殿。切管。紫。分太乙光。子道九重。稱舜帝。母儀四。表。誦周姜。趨庭。珠。春。無極。問。寢。金。與夜未。更。是。泰。王。燭。承歡。日上。萬年觴。

同前

第十六名史繼辰

慈恩星明拱。帝。九。重。佳。氣。護。旌。旗。天。門。日。上。旋。題。麗。鳳。王。燕。飛。祥。雲。深。開。道。御。筵。花。發。奉。慈。降。承。歡。更。上。長。春。酒。共。頌。斯。千。拜。衣。

同前

第十七名李植

禁居新飾。煥。臺。重。扶。慈。駕。回。綉。戶。晴。開。明。日。月。珠。捲。映。蓬。萊。雲。所。綵。迎。仙。錄。龍。衣。輝。煌。壽。杯。此。際。年。歌。聖。孝。摛。詞。愧。乏。揆。天。才。

同前

第十九名張養蒙

五雲縹緲。護。慈。闈。萬。乘。朝。扶。玉。輶。綉。座。新。開。丹。鳳。重。彩。飛。榴。花。萬。朵。迎。宮。扇。萱。艸。千。叢。映。衣。聖。遠。同。周。武。孝。願。歌。太。姒。續。遺。徽。

同前

第二十名高尚志

曉日瞳瞳。照。禁。扉。祥。光。縹。緲。奉。慈。幃。雲。生。西。棟。承。顏。早。月。上。璇。題。問。寢。婦。萱。艸。正。芳。迎。鳳。輦。山。橋。初。放。映。龍。衣。欣。逢。聖。齊。周。武。稽。首。重。歌。太。姒。微。

同前

第二十一名馮夢禎

太乙宮連紫極。明。天。迴。河。漢。近。檐。檻。光。移。星。斗。懸。金。榜。香。繞。霞。引。翠。旌。萬。戶。斜。連。宮。樹。綠。百。花。深。映。舞。衣。明。春。暉。正。永。騎。殿。此。日。承。歡。鳳。輦。迎。

同前

第二十二名汪言臣

璇題再揭。宸。居。麗。寶。慶。遙。連。紫。極。光。慈。幃。駐。臨。欣。書。永。衣。衣。拜。舞。慶。春。長。漢。家。慈。訓。推。明。德。周。室。徽。音。嗣。已。垂。萬。隆。天子孝。願。言。千。載。獻。華。觴。

同前

第二十三名張文熙

乾清宮殿此重新。慈慈親扶入紫宸。玉宇祥光運日月。金...

同前

第廿四名余繼登修長

開國祥光護紫微。九重天子奉慈輝。雲連畫棟開金殿。日...

同前

第廿五名曹一鵬

宸居高特紫微丹。腹重慈氣象雄。快觀龍樓凌碧漢。更迎鳳...

同前

第廿六名王國

八表山河拱漢京。九霄殿宇喜重慈。星連閣道天河迴。雲...

同前

第廿七名吳光起

仙氣籠蔥紫禁長。九重宮殿接蒼蒼。閣連銀漢山為闕。樓戴金...

同前

第廿八名姚岳祥

九重堂構倚三台。慈悃風清燕賀來。日上銅龍淑氣霽。烟清...

玉河春水

沈一貫少

春城御氣鬱蒼蒼。春水紫迴遶建章。桃浪曉開雲外錦。花堤...

聖駕秋祀

山陵兼擇壽宮恭紀

沈一貫

蒼梧王氣鬱斜暉。祀事凌霜駕六飛。千載河山黃鳥在。十陵風...

詞林同日轉宮寮者六人紀盛

黃洪憲

原分秘苑多東壁。青藜更視州西池。綵服共鳴珂。彈冠不畫相...

晴雲早朝

黃洪憲

待漏聞鐘五夜清。建章積雪度新晴。瑞堦色映朱衣淨。玉樹輝...

開兩廣捷音

于慎行宗伯

嶺表頻年羽檄飛。戢戢萬有震天威。渡瀘重見旌常易。降虜猶...

味秋聲

劉虞慶

霜動朔邊漸歷年。驚庭樹而淒清半入井。梧烟正逢楚客悲。楊...

上林春雨

李廷機

佳年皇州淑氣勻東風吹雨下高安芳郊曉色千林潤
添萬壽新綠柳含煙主廟燭黃鸝戀翠語頻頻乘權欲奏相如
賦狗監無雙噓微玉宸

九月朔禮官進祀冊及是歲登錄有述二首 李廷機
秋光不到萬年枝玉露從風范翠旗聖主功來周禮樂春官
繼快漢威儀百年樓閣登俊一代蒼黃豈祝釐好上無勞問
宣室宸情先遣侍臣知

秋色光浮閣閣開千尋仙掌映樓臺簡記自應周史奏賢書不
漢京才前無勞宣室問韓琬永絕下生哀 聖世新標及
管削甘泉應有千雲來

皇極門宣捷 鄒德海 知修
王師近已破樓蘭北柱宣傳曉漏殘千舞兩階虞禮樂高呼九
關漢衣冠風傳玉露星河淨日照金堂燕雀歡飲笑應須同在
鵲伏波何事再登壇

定住高楊玉門開鴻序嵩呼凱奏來曉吹聲穿柝鳳闕劍芒寒
動隱塵臺明天露淨妖星落海月宵懸塞馬回自是一皇威清
大漠長城不倚射雕才

景運中天珍卉生靈葩露瑞光凝枝隨葉葉春風轉影映葉
茨曉日橫直指不須憑白簡芳心猶自妬青瞳黃扉今有舉
侶遠候無勞問魏徵

瀛州亭觀新水 葉向高 知修
澄潭斜趁小亭看徙倚朱閣對夕天風落簾櫳寒古樹雲浮
關媚晴川人疑銀漢孤槎上水接天河一帶懸問道風池鏡

雲驚看此日更清妍 萬壽節早朝 袁宗道 知修
斗轉明河開曙色鞭鳴赤電送清朝雙龍閣抱星辰近五鳳樓
標日月高地切樞垣瞻紫極身隨劍佩上丹霄小臣稽首陳金
鏡願效華封祝 帝堯

秋夜讀書 蕭雲舉 知修
漫漫秋夜夜何如金簡銀燈玉署居懸壁猶憐前日事開編況
是未窺言星臨戶外清宵近月照樓頭古木疎無那蛩聲長唧
唧沈吟獨坐綺窓虛

送李使君 劉元震 知修
天書親捧自黃龍玉管仙郎出紫微五月鶯花饒客路一尊風
雨共斜陽公事重題柱聲名漢代稀到處逢迎知不
少可堪鶴侶暫相違

九日讀陶明詩 王肯堂 知修
菊蕊黃花對酒危陶公高雅是吾師當年餅裡雪無粟千載人
間尚有詩今古由來同九日乾坤何處不東籬獨憐白雪難
和醉把茱萸有所思

長安閣中謁拜先師有述 焦竑 知修
脈脈陽春玉管灰侵殘雲色禁中梅鳥珂丹陛朝天後曳履
星來佳氣送連雲闕餘香烟暗透曉風四白漸接武清華
地投簡何如漢署才

補 18-579

元夕觀燈侍宴二十韻

胡廣文穆公

主恩深雨露。清時宴樂。四方同。千門燈火。笙簫裏。五夜樓。
錦繡中。銀樹煌煌。環繞。玉蟾皎潔。晃瑤宮。烟疑寶蓋。飄飄。
上星。金蓮曉。紅。忽似。彤霞。明紫殿。恍如。珠斗。下。晴空。簾。
仙。青冥外。小山。戴。雲。碧。海。東。曾。樓。雲。林。消。嶺。蕭。微。茫。巖。岫。傑。
龍。虎。隔。聲。稀。報。暉。輝。曉。熾。熾。父。騰。欲。舞。虹。翡翠。簾。耀。光。燦。爛。珊。
瑚。枝。幹。影。玲。瓏。天。街。深。遠。無。塵。到。河。漢。低。迴。有。路。通。維。扇。徐。分。
龍。衣。近。雲。與。侍。衛。虎。賁。雄。壇。巨。賜。酒。催。中。使。玉。珥。聯。班。列。上。公。
接。席。相。歡。諧。語。笑。當。筵。趨。揖。舞。吏。戎。教。坊。角。觥。呈。諸。戲。光。祿。盤。
不。續。有。饌。既。醉。又。聞。歌。湛。露。序。賢。只。擬。詠。敦。弓。已。看。稷。禹。遭。逢。
感。不。數。邵。枚。賦。頌。工。宇。宙。萬。年。開。壽。域。君。臣。一。體。慶。淳。風。顧。

漸淺薄疎迂質。其荷。皇仁造化功。未展涓埃無補報。敢忘風

夕竭愚蒙。太平自是超前古。載筆應須紀治隆。

歸至北京

解縉學士

曉隨綵仗入都城。雲散扶桑旭日晴。萬國衣冠迎玉輦。九天仙
樂度韶英。華夷混一歸真。王宇宙弘開屬。大明燕薊河山。
誇壯麗。開闢歌。舞。昇平。神功自是超。三代。武庫從今。戢五兵。
紫塞已空。胡虜。跡。丹。山。長。介。鳳。凰。鳴。咩。烟。寂。靜。無。宵。警。邊。戍。常。
開。只。歲。耕。婦。馬。放。牛。秋。野。迴。逐。禽。狡。獵。內。庖。盈。從。戎。遠。見。征。車。
出。獻。職。旋。看。告。禮。成。預。報。明。朝。行。大。享。百。寮。同。此。沐。恩。榮。
都門曉望。李東陽汝正公。

春滿皇都淑氣清。偶來縱目一舒情。遠山漠漠平臨野。綠柳依依半出城。負郭牛羊初散牧。隔花鶯鳥自和鳴。玉皇近就

代多恩澤。况是豐年樂太平。

王堂對雪

錢福收元

天幕低垂一色雲。六花粧點隔年春。霜刀碎剪銀河水。石碾勻
飛玉屑塵。江上尋梅難覓伴。樽前吟絮孰相親。徒憐一夜青山
老。却笑千門白屋貧。昨歲半淮功已著。中宵訪戴與尤新。野橋
驢背詩成畫。金帳羊羔酒入唇。閉戶僵眠清夢遠。釣臺映讀芳
心真。萬條楊柳藏金縷。四望嚴霜素。因見鴈。鳴。懷。持。節。使。龍。
鵠。因。憶。寫。經。人。光。浮。瑞。樹。清。無。價。冷。過。臺。臺。有。神。才。薄。敢。題。
水。桂。白。囊。空。難。買。桂。枝。新。送。寒。歌。慶。豐。年。瑞。明。日。圓。丘。正。肇。種。
駕幸太學。吳寬收元。

九重傳詔幸成均。王氣浮空淑景新。寶曆萬年開至治。文風千

古復真淳。幸觀瑞慶來當宇。肇建基圖啟後人。日表文章明衆

綉雲間。聲樂合韶鈞。西周在。錦寧。須。數。東。漢。臨。雍。豈。足。倫。寵。錫。

自天春浩蕩。宮碑。掃地。碧。麟。吻。來。遊。壁。水。登。髦。士。紀。載。詞。垣。展。

史臣仰祝。聖明千萬壽。普天率土戴。皇仁。

戲賦後七夕

朱希周狀元

牛女佳期已惘然。誰留餘閣薦新緣。重徵駕鶴愁難信。却免奔
龍苦不前。娟娟桂色初驚面。習習榆芳乍解肩。恨殺朱明金作
幣。還酬白帝玉為錢。解道千年無此夕。莫將今夕望明年。

萬壽無疆

申時行大學士

禁籞春濃苑樹烟。千門爽氣紫雲前。繞星電影當宸幄。貫月紅
光照。御筵劔佩百僚歡。共舞。蕭韶九奏樂初傳。露盤仗外金
莖捧。天筭人間玉曆延。但擬周王歌壽考。不煩漢帝慕神仙。年

年獻罷南山時拜手還廢喜起新

予讀孔家居偶得賢者書問之因知德興二誰徐君思生
一見而不可得適到憲莊陽山公勢之入泉予往謁見其
雅度雅容議論誠篤因托以襄大事與之盤桓既久忽歸

歸聊作短歌以識別

黃鳳翔

鄧陽山人性好遊烟烟雙眸小九州竟都禹穴恣登眺暖島蓬
山喜欲留東西南北身與不用浮名干五侯長缺何年踰嶺
海關山生色紫雲浮我欲扶藜短屐君來岡上指眠牛風雨
坐過長作侶滿上風木已經秋歸期正值并春半青草斜陽滿
驛樓愁慙握別河橋畔橋水含情咽不流

卷之三詩類

四七

七言絕句

解縉
朝回緩步午門西。烟柳紅風滿御堤。塞北陣寒飛鳥絕。營中
懸上林啼。

午日

解縉

去歲端陽奉御筵。金盤角黍下瑤天。黃封特賜開嘉宴。回首
薰風又一年。

題梧桐折枝翎毛圖

劉基
太史公

愛柯碧葉兩參差。又是西風白露時。鳳鳥不來嘉實晚。小禽
上最高枝。

題畫紅梅

劉基

水晶宮裏玉真妃。宴罷瑤臺步月歸。行到赤城天未曉。冷霞飛

增定皇明詩類卷之十三詩類

四

上六銖衣

題扇面荷花

曹鼎文忠公

玉井芙蓉紅粉腮。何人移向月中栽。高軒忽漫看圖畫。疑是昭
陽曉鏡開。

長門怨

岳正
文肅公

不學周南詠小星。空悲玉殿鎖娉婷。黃金漫買相如賦。猶勝無
辜送掖庭。

浣紗女二首

李廷相
探花

娟娟腰肢玉一圍。妬紅嬌綠淡春暉。莫教名字傳宮掖。終遣詩
人刺綠衣。

秋新中夜泣孤臣。落葉飛霜幾度春。能使姮娥聚麝塵。誰知却
是浣紗人。

題湖山烟雨圖

施槃

若即溪上雨聲來。素望山前霧不開。欲渡鏡湖尋禹穴。蒼苔翠草木斷猿哀。

題小畫

徐有貞 大學士

夕陽山水水鱗鱗。一葉輕舟釣白蘋。漫道江湖堪浪跡。荻花風雨更愁人。

春興

倪謙 文信公

暖風吹帳日光遲。恰似清和四月時。黃鳥不知人懶起。未明啼上綠楊枝。

白鹿仙人曲

倪謙

百尺蒼松雲氣重。千年白鹿鬣邊逢。仙人月下吹簫處。知在峯山第幾峰。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三詩類

咒

蓮池垂釣

朱善 學士

露冷風清池水秋。蓮衣落盡藕絲柔。誰人正把任公釣。有客方眠太乙舟。

題明皇行樂圖

倪岳 文憲公

有漢家寵微行禁苑春。諫臣已遠弄臣親。蛾眉山下秋風道。能護靈輿有幾人。

題水殿納涼圖

唐同 尚書

湖上開千百尺臺。臺邊水殿倚雲開。紅橋人隔荷花語。玉盤金盤進雪來。

回朝即事

陸欽 將軍

赤闌紅映夕陽殘。蹀躞王驄度不難。侍講東來庭錦閣。乘輿西過柳橋西。

元夕午門觀燈應制三首

金幼孜 大學士

雲擁蓬萊五色濃。銀燈燁燁照芙蓉。笙歌一派來天上。萬歲山中拜六龍。

天階雪後淨氛埃。月上樓臺仗闥開。聖恩深似海。曉曉都向午門來。

闕闕重重復不局。樓樓十二敞銀屏。東風一曲昇平樂。此夜都人盡許聽。

端午早朝賜扇

胡儼 祭酒

元外鳴鞘曉色蒼。千官鵠立列鵷行。賜來宮扇新題字。帶得瓊筵御墨香。

詔直一閣即事

胡儼

清曉朝回秘閣中。坐看宮樹露華濃。綠窓朱戶圖書滿。人在蓬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三詩類

二十

第一卷

御溝風細水生波。喜得春來暖漸多。地下絕無塵迹到。橋邊尺有侍臣過。

戲馬臺

方孝孺 學士

蓋世英雄酒一盃。悲歌尺使後人哀。平生盛處屠龍技。今日空留戲馬臺。

蒲相雨煮圖

楊士奇 大學士

萬竹蒼涼日未曛。寒江烟雨翠模糊。東風無限蒲湘意。却倚蓬窗聽鷓鴣。

題貴妃春醺圖

楊士奇

舞罷雲裳一曲酣。酒醒無力上雕鞍。侍兒扶起心猶醉。玉腕輕看王駐馬看。

前門秋夕

清漏遲遲月轉廊。博山銷盡水沈香。重城不鎖還家夢。兩夜分明到故鄉。

梁靜 贊善

山外清江江外沙。白雲靜處有人家。船頭不是仙源近。那得飛來數片花。

題胡人婦微圖

王英 尚書

流離陰山薄暮歸。繞鞍難免馬行遲。風高不敢鳴笳鼓。只恐防秋漢將知。

踏雪尋芳

王英

一路寒山雪未消。尋芳不惜碎瑣瑤。梅花昨夜將春色。開到溪南第幾橋。

增定皇明詩歸 卷之三詩類

題徽宗草蟲

練子寧 切眼

蜂多燕飛吳丹芳。宜和點染自君王。當時不省觀無逸。對面令人感慨長。

幽居

程敏政 宗伯

雲繞青山水遶廬。松林花塢勝仙居。幽人不逐尋春侶。靜倚南窗書讀書。

南陽三顧圖

程敏政

烏鵲巢成漢樹空。孫郎奇氣卷江東。英雄鼎足分三勢。抵在茅廬一語中。

春曉

程敏政

弱柳搖烟落絮輕。綠陰初長小池平。杜鵑處處催春急。不是東風太薄情。

題畫四景

石門斜帶曉山開。楊柳陰陰護綠苔。何處畫船晴雨外。鷓鴣風裏喚春來。

涼風斷復連。青山深處藕花邊。誰家樓外停歌舞。又上西窗晚渡船。

雨晴霜葉曉斑斑。多少樓臺紫翠間。誰似漁翁能盤聚。往來看盡舊江山。

西風送冷入瓊樓。一夜青山盡白頭。斜日棹歌寒水上。分明還有晉風流。

清夜聞笛

李時勉 祭酒

霜落空庭月影斜。夢回歸思遶天涯。不知誰奏江城笛。吹落寒梅一樹花。

增定皇明詩歸 卷之三詩類

題仙源圖

顧鼎臣 文康公

仙家寂寂洞門閒。鶴伴孤雲去復還。只有桃花留不住。遠隨流水到人間。

莊仙圖

顧鼎臣

仙遊何處是蓬瀛。靈裏乾坤物外情。一曲洞簫明月夜。天風吹散佩環聲。

十六日湖塘上觀月

王鏊 少傅

玉露寒侵鴈鵲樓。桂花池館恨悠悠。不妨歌舞留人醉。一夜清光滅却秋。

題綠楊雙燕圖

王鏊

晴楊萬葉舞烟空。弱羽翻飛避曉風。絕勝燕成春色裡。亂鴉高樹夕陽紅。

長信宮

宮花寂寞對秋開。悶倚闌干日幾回。莫道九重消息杳。好風時送珮聲來。

月夕

李東陽大學士
淡淡浮雲薄薄霜。玉階瑤草坐生光。笛聲未盡砧聲起。不是離人亦斷腸。

狄仁傑

李東陽
殘局爭看一子留。周臣終不為周謀。夢回鸚鵡誰驚破。還倚雕籠說舊愁。

紀事

羅倫脩撰
北望黃雲想翠華。千官徒跣哭清笳。安危社稷惟司馬。天下車書又一家。

增定皇明詩類

卷之三詩類
五
牛夜燕草入鳳樓。寇公流血李公憂。爾曹作逆同蒿草。臣節江陵萬古流。

春遊曲

李賢文選公
大道紅樓珠箔垂。風起楊花欲暮時。胡姬半醉半遮面。惱殺幽州遊冶兒。

登臺

舒芬脩撰
梁孝臺前白杏花。眼看風落散晴沙。黃鸝恰恰誰為侶。紫燕飛飛自作家。

白紵曲

舒芬
吳中女兒白紵衣。薄暮橫塘蕩晚歸。荷花港裏無人見。驚起鵝鴨隊隊飛。

秋日雜興

趙貞吉大學士

妙用

急。一郡秋風落月。萬家樓不知塞下。征人怨。但見關中少婦愁。

閨情

趙貞吉
秋風嫋嫋生羅衣。美人夜泣紅燭微。郎騎白馬臨印去。樓上年年燕子歸。

諸將入朝二首

康海脩撰
北掃燕齊南楚吳。風吹殺氣散與圖。蓬萊山下朝諸將。天子戎衣受虜俘。

大將龍旗朝

帝京
至尊親遣貴臣迎。侍中獨領嫖姚部。戰馬皆歸龍虎營。

對酒二首

康海
永巷沈沈夜漏稀。玉階寂寂雪花飛。空持紈扇歌瓊樹。愁對銀缸照翠衣。

手學輕盈

王維
王人燕國舊傾城。對雪臨風更有情。鏡裡新粧爭皎潔。簷前垂手學輕盈。

宮詞五首

王維
荷花布錦柳垂絲。一片丹青太液池。御榻獨留清暑殿。宮娥空唱采蓮詞。

翡翠樓中

落日明
芙蓉帳裡嫩寒生。人間一種清秋色。偏到深宮別有情。

紅袖低回

拂錦茵
玉顏憔悴掩羅巾。空房獨對嬋娟月。賴得嬌娥不笑人。

斗帳氈氈

沈水煙
蛾眉那得帶愁眠。鏡中莫倚人如玉。枕上真成夜似年。

王階簇簇海榴紅。畫閣冷冷舊風閣。珠簾看日影。
倚綠池中。

朝楊花

高拱 大學士

陌上楊花四散飛。千蹊萬徑巧因依。莫教風便縱橫去。會見途
窮寂寞歸。

春暮

高拱

紙愁春暮減春光。誰道春光尚未央。芍藥如雲仍着色。荼蘼似
雪更生香。

皇帝行幸南京歌四首

楊廷和 大學士

燕姬玉袖抱笙篳。馬上長隨翠輦遊。春來照影秦淮水。愛殺江
南雲母舟。

淮水南邊是狹邪。城門流水折江花。日暮龍舟泊何處。玉牀拋
在五侯家。

在五侯家

玄武湖中綠水多。君王日日愛經過。宮女能為蕩舟戲。中官學
唱采蓮歌。

三月江南鶯亂啼。江邊桃葉映春堤。不是行宮淹北上。金陵花
月使人迷。

迎鑾曲四首

楊慎 脩撰

潮落江門烟水秋。雲帆八月過揚州。兩京馳道三千里。夾岸垂
楊接御溝。

翩翩龍馬控瑤戈。白日清秋沛上過。聖主守邊思猛士。臨風
高詠大風歌。

瑟瑟金風鳴玉鑾。路車何日到長安。官河不似江清險。只恐秋
深白露寒。

石頭城如銀虎盤金陵。山似王龍蟠。休訝六軍停蹕久。本來
左是長安。

凱歌二首

殷士儋 少保

日射江流生紫氛。喧喧曉吹隔江聞。江頭巨石高千尺。好勒元
戎破虜勳。

帳前銀甲映朱旄。帳外牙旗捲日高。白晝紅塵飛一騎。尚方新
賜玉麟袍。

對雪

夏言 大學士

雪滿空林萬木寒。玉峰巉巖倚樓看。銀瓶酒綠狐裘熱。六六文
窓夜不開。

燕京元夕

王廷陳 編修

大道朱樓錦繡圍。歌鍾萬戶競春輝。樓前火樹蟬蛩照。化作紅
塵定玉明。館課卷之三詩類

塵片片飛

香車一渡星橋翠。袖雙雙引玉簫。但訝遊人爭辟易。不知夫
婿漢嫖姚。

萬柳千花巧自粧。春風吹散綺羅香。誰教月色模糊甚。惱殺幽
州遊冶郎。

塞上曲

袁煒 大學士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征
人馬上看。

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猶疑
作漢宮看。

從軍行二首

關第四聲
行酒闌長。橫軍中最是多兄弟。不

蝶馬吹塵紫極昏。洗刀飛血九河深。長城直拓三千裏。取險
山作北門。

西城宮詞

張居正

美姿新樣紫霞冠。細擁珠璣小鳳圓。一片香烟叢裡出。玉真朝
罷。還登。

色色羅衫稱體裁。鋪宮新例一齊開。菱花小。樣苗金合。昨夜真
人進藥來。

晚春

呂調陽

漠漠殘花獨閉門。斜陽隔巷淚珠痕。閨人只怨寒宵永。春日何
曾不斷魂。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三詩類

五九

燕

陸樹聲

曾逢東風入紫微。晚拋江海滯烏衣。不空誇萬里封侯。領還箇人
家門戶飛。

寒夜

王希烈

天寒之。臨燈積雪明殘燭。歷歷寒星動遠波。才短半生空鵲繞。夜長幾
度叩牛歌。

賞菊

張四維

澹煙斜月隔簾櫳。微淡紫輕黃。照夜花。葉方期十日。飲醉中休
掃滿頭歸。

五夜觀燈二首

沈一貫

皎月亭亭挂碧空。華燈燦上照春風。萬家紅粉星樓上。一隊
歌王笛中。

火樹千重照夜光。太平風物定陶唐。聽歌半是康衢此。

天子聰明宰相良。

王錫爵

皇太子生肆赦五首

開祥自九嬪。

聖人萬方雷雨一時春。元良繼體傳千葉。宗祏

同太妙述。

天祚皇明曆數長。我皇純孝格。高皇震索已符文。母卜。河

清先聲啓賢祥。

是疏朝御奉天門。拜舞羣趨賀。至。禮成書玉牒。垂衣

端拱法乾坤。

彤樓放散曉千官。爭看金雞文五竿。馳詔分頒諸道使。章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三詩類

六十

恩均洽萬人歡。

燕京上元歌四首

申時行

九陌烟花建章春。春城游冶闌新粧。處處不夜家家歌
管類平陽。

火樹千枝照掖庭。龍百戲難優伶。樓頭綺綵懸明月。地上金

蓮布曉星。

侯家第入青雲。一曲笙歌十里聞。花作珊瑚金作埒。燕姬月

下舞羅裙。

紫陌香塵蹴鞠回。紛紛花霧暗歌臺。太平無事都行樂。魚鱗形

樓徹夜開。

金陵歌二首

王家屏

首起塗山作沛。轉漕江左類關中。長驅已報隋師破。路地

使潮海空

岸交垂楊起畫樓。秦淮錦浪接天流。朝朝綵鷁來江口。夜夜蘭

錦集渡頭

恭和 聖製魚入舟 程敏政
湖光隱隱御氣通。纖塵無自挂虛空。魚本是天池物。解向樓

船拜衮龍

退朝喜雪 程敏政
九重琪樹接天東。聖主臨朝喜歲豐。授簡正思金馬彥。解招

還憶玉門功

胡騎出微圖 李東陽
塞上秋來風日曠。畫聖鷹大獵平原。雄心不敢思南牧。願與天

朝作外藩

歐陽子聽秋聲圖

李東陽

金蓮照夜送微明。竹外涼風細細生。應是玉堂揮制罷。更將餘

興寫秋聲

謝遷

笑容 謝遷
倚水施朱意自真。幽棲非是避芳塵。已呼晚菊為兄弟。更與秋

江作主人

謝遷

喜雪 謝遷
日淡風微欲暮時。玉龍含水噴龍華。休誇柳絮因風句。且賦春

林應禱詩

文徵明

雨霖聞蟬 文徵明
西山一望隔簾櫳。柳暗花明御苑東。斷續蟬聲聽不盡。夕陽人

開鵲二首

文徵明

遲遲春日倚前楹。林外鳩啼三兩聲。花自繁華人自醉。不知原

隱更陰晴。 長安三月柳如絲。上有鳩鳴相與隨。自是田家結雨澤。却來深

院報君知

沈一貫

雨霖聞蟬二首 沈一貫
綠樹陰陰雨乍晴。忽聞枝上蟬蛩鳴。金莖飽吸仙人露。故作蒼

懷女聲。 一片晴霞散碧空。蟬聲死外度微風。千官駐馬聽初罷。疑是雲

和泰合宮。 徐維事與凡維志共乳。今春秋五十矣。詩以壽之。李維

擇冠初發。 烟霞與不遠。隱几悠然忘故我。何知四十

九年非。 朱顏蒼髮地行仙。聞有難兄並得年。歸卧廬山屏九疊。匡家兄

弟與周旋

贈徐山人維志歸德興

趙志舉

大塊茫茫總太虛。誰將儒理悟堪輿。芒鞋踏破江南地。不掛陶

公捉脉書

古歌

金碧山水圖歌

劉基太師

武陵桃源今有無。展盡渾如夢中見。青螺作山綃作雲。白日蒼茫。落照方。雄梁跨。矯脩虹。走瀑懸崖激飛電。紫鳳鳴梧樹。青雛曉。桃花片。鳥啼長。是豔陽時。草色。寧隨霜雪變。衣冠尚存。周典則。租稅不輸秦。郡縣。山中肉芝美堪食。潤底石泉清可飲。安得此地結茅屋。寄書漫託雙飛燕。

畫竹歌

宋康學士承旨

我所思兮在瀟湘。蒼梧九疑渺無際。但見綠竹參天長。上有寒烟凝不飛。下有流水聲浪浪。中有萬古不盡離別泪。化有五色丹霞。穿崖貫石出。厚地風吹靈滌膏。有光我欲因之邀鳳凰。天路修阻川無梁。孰知畫史解人意。能以造化歸毫芒。虛堂無人白日靜。使我顧盼增慨慷。玄霜慘烈歲將晏。龍啼天悲涼我所思兮杳茫。山中紫筍春可茹。歸來無使遙相望。

應制賦醉學士歌

解縉大學士

內厨官酒蒲萄綠。黃柳擎來氣芬郁。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瑤觴形局縮。況當天威咫尺間。春紅頓覺生醺顏。醉來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文成軸。對揚字。皆珠玉。雖然白髮被兩眉。蛇頭細字還能讀。聖主賢臣意氣投。朝回賜宴瑤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嫌十八學士登瀛洲。李白當年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

福祿歌

王鏊少傅

奇獸生來毛骨殊。不與凡類同。馳驅玄臺素所。霜蹄。尾踰龍駒。神物非常懷猛氣。倏忽應須隨爾千里。五花連。錢。...

同王總赤驃軍堪健。騎嘶踏長風。生朝刷溟海波濤。獨步肯從解。寒困奇材。欲向天衢。馬鑾路。五雲城闕宮殿開。九陌喧傳福祿來。王堦立近榮光繞。彤墀行逐祥烟迴。漢庭龍馬曾入貢。一時驚喜誇歌頌。若教觀此奇異姿。幸逢清名濯注重。

漁樵問答歌

康海修撰

漁翁繫船清溪濱。樵夫息擔臨水瀕。欣然抵掌坐磐石。苦樂何妨同討論。漁翁問樵。良所苦。暮去朝來冒風雨。層巒絕壁難躋攀。幽徑荒林足豺虎。何如一葉隨中流。風清月白涼颼颼。元。底底動春酌。去去來來良自由。樵夫答云。隨所願。風笠烟蓑足貧賤。曉來腰斧入寒林。晚出舒遲忘遠行。行且誦復高歌暮去朝來樂更多。擔柴入市換春酒。醉來和月眠。烟沙樵夫復問。

漁翁苦窄。孤蓬安所處。風濤旦夕相喧。短棹長篙何以禦。何如林下長嬉遊。或新或故忘春秋。時來即作會稽守。命薄從教空白頭。漁翁答云。予所樂。蓼岸蘆洲隨意泊。女兒浦口日初長。新婦磯頭潮未落。一枕篷底眼醒來。猶在蘆花邊。人間若訪玄真子。何異隨流覓水仙。兩言問答皆云爾。苦樂半兮忘彼此。相携一笑暮雲橫。坎壈流行隨所止。

翰林賞蓮歌

王維楨祭酒

我聞天池長開五色蓮。黃鸝銜子人間傳。爭知玉堂去天幾一里。鑿池清可容杭。曉曉朝日出其東。照見萬朵清冷中。南內風來花氣通。虹橋上下天光同。我嘗臨池淨把塵根洗。萬斛奇香散旖旎。奔身直入水晶宮。言采其芳涉其泚。昆明冷焰經幾塵。漢陂惡浪徒傷神。何如此地清高隔風雨。文書多暇長相親。

青蓮居士久不作。乃知今之學士真天人。聯翩接軫皆時彦。...

觀曹迷所貢獅子歌有序

楊慎修撰

曹迷迨二遠在崑崙西。叩關通道貢後倪。絕漠如重幾萬譯。跋...

大虞

屠狗志所欲豐。勇肥哉日不足。英雄束縛亦如此。秦秦恩深敢...

自是正論曲終奏雅

天子賜見長揚宮。虎賁如雲兵衛列。強弩短刀防禁衛。詔謂圓...

龍舟泛太液歌

張居正上桂國

景風吹微浮萍綠。萬頃波光千嶂木。兩岸離宮楊柳垂中心。水...

紛紛從碧漢來。開晴蕭蕭鼓連天。起桂棹翩翩俱沸水。黃龍...

少年行

申時行左柱國

五陵年少遊俠兒。珠鞍玉勒黃金羈。平明挾彈出新市。左落...

學儒生老經史

觀太學石鼓歌

王叔屏大學士

我聞周宣符岐陽。其時中興王業昌。作詩刻石紀盛衰。水久辭高...

北虜嗣封

王錫爵太...

居庸城外草蕭蕭。羌胡馬嘶稱天驚。塞上風塵時驅馬。落日連...

紀微志天間首皆先種胡地。然猶入漢宮。此時塞罷城。此時細柳開刀斗將軍。醉擁龍月。健兒笑飲。酥酒萬年。天子正當陽。八蠻坐。駟開明堂。四域。雖知懷有道。兩階猶頭。戒無荒。

寶劬行

李廷機編修

昔聞寶劬出昆吾。雄飛入楚。雌入吳。又聞當年巧冶氏。吳之歐。子楚。風胡不知當年大冶。冀蛟龍揮霍。真有無千歲神物。今乃見。龜文縷理。王鹿盧。氣如華。清萬丈。寬皎如鉢。和一。一。雪。明如塞空。月色晶耀。如點夜電。光掣卷之如帶。還如鈎。舒之依然三尺。鐵龍吟。虎吼雷風生。斗間紫氣長不滅。吁嗟此劬。那得成。應是太白下降。精豈有截玉如截冰。區區能守匣中鳴。我欲將之。

獻明主。指揮上下威。八紘斷蛟斬蛇鯨。鯨鯢一雨淨洗天下。

觀太學石鼓歌

沈一貫少宰

格調中。我吟車攻書中語。遙想中興漢。英武聲靈赫。濯世傳遺蹟。荒蕪不可睹。荒蕪遺跡。令人嗟。千載何從得。石鼓雪壓霜侵。野火燒牛羊。抵觸。斤斧日銷。月剝。就塵埋。作。聖田家。春稻黍。誰知神物有神呵。異世猶能存廟宇。年深苔錦。今碧滋。剝。別不。澤。古點畫。疑。亦疑。科明滅。依稀尚堪。譜。珊瑚碧樹。紛交加。雲翔鳳。翥。蛟龍。舞。憶昔先主開明堂。蒐求岐陽。集綴。組。功。勒石。雷山。何。刻。多。應出二南。一時勝事。紀古今。梁父。然。安足數。此物自生。置。辟。雍。出。商。盤。此其伍。神怪時時。蟠蛟螭。時。冥。窟。發生。風雨。方今中興有。明主壯猷之臣。叔典。原。南。平。鬼。方。北。

題唐人畫馬歌

馮琦侍讀

唐時名馬皆渥洼。望雲奉毛獅子花。唐人畫馬自相詫。前有江都。后曹霸。此馬何名不可知。此畫何人不可奇。鳳麟須能媒。肯。安。逸。態。若。滅。涉。碧。玉。雙。翔。汗。血。香。欲。飛。青。天。逐。明。月。紫。燕。織。維。安。足。比。驚。雷。疾。風。勢。相。似。圍。人。大。僕。盡。相。驚。二。十。四。開。那。有此當今。天子重飛兔。用人不借千金募。安得此馬一時生。不駕戎車駕鑾輅。

院中古藤歌

黃洪憲右庶子

院中古藤幾千尺。不附青松不附柏。前輩誰能計歲年。但見盤盤盤。臨。峭。壁。孤。根。早。已。謝。芳。菲。古。色。自。為。人。愛。惜。霜。後。朝。分。上苑青雨餘。暮帶西山碧。小亭不徑石。闌干老蔓長條白。日光。

聖風宛轉學龍舞。臥雪屈。屈。如。此。蟠。君。不。見。大。夫。松。將軍。樹。昔。日。敦。榮。今。何。處。不。若。蕭。蕭。此。古。藤。歲。歲。年。年。生。烟。霧。

日暮歌

舒弘志編修

儀天步。暑何人製。置在雕楹之鈎。砌寸表能彰義。曜曜坐中閑。盡人間世。陽鳥不停景。乍移六時早。暮自堪知。寧須此水浮。銀箭晝刻傳。呼向前殿。君不見。繡。幕。團。金。屋。窈。窕。長。筵。歌。舞。簇。柳。波。晴。暎。日。亭。午。歡。娛。只。恐。春。光。速。又。不。見。騰。裝。將。卒。籠。城。邊。門。占。罷。劬。開。達。馬。頭。馬。即。色。頻。視。旺。相。之。時。軍。令。傳。更。有。稽。生。長。委。命。懷。慨。臨。刑。表。龍。性。日。光。那。肯。為。淹。留。廣。陵。一。曲。琴。心。競。又有龐公將坐化。金界。騰。憶。應。已。近。時。良。日。吉。正。徘徊。前。露。女。來。相。詐。西。陸。短。東。陸。長。黃。人。守。白。駒。忙。安。得。再。中。如。漢。代。可。復。揮。戈。學。營。陽。但。須。寸。陰。重。自。惜。嗟。容。易。負。流。光。飽。陽。寒。

以... 開漕河通志喜

皇家財賦出東南... 鄭德博 編修

城一望黃河沒高柳... 就我河伯道白波何處翻

舟上亦知潯水能傲堯... 乘四載荒餘東乍開紫極纔申命

入淮浦南北通津民安堵... 漢家沈璧蔡宣房王侯負薪臨扶桑

盡恐隄防我... 皇懋德臨川澤馮夷效順非人力

來澤國八年禹績治平成盛世... 顧效頑圖荅

聖明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四

太原 王錫爵 元駟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臺省名臣章疏類

諫迎佛疏

王守仁 六部尚書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 臣之見獨異於是乃唯恐陛下有所佛而不受忽而不省矣

卷之十四

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克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同已播傳

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

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

能遠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

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

臣等之快樂。今火害日興。賊盜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
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
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
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受數萬金之費。不惜數
萬生靈之困。數年往返之遠。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
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雖若亦豈過為說言。以安
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
母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
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
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其民。在中國
當用聖人之道。以化育其民。行陸者。中國
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使遠父為
王良為佐。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大車馬本致遠之
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
之生。以離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靈之嚮。頑就此
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
得其秘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遂棄其說。臣請毋言其短
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

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其
說。離生必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
者。一。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
其年百有十歲。充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
氏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
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
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堯明峻德。以親九族。則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
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
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
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
能若。在堯舜則先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
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
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幻眩。怪妖。以欺惑愚。是固佛氏
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和魔。正與佛道相反。替不應好佛。而
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一欲求之于彼。則釋迦之亡。已久矣。若
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
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謹
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于堯舜之成者矣。故臣以為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

務求其本。務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求諸聖人。而求諸中國。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廢

聖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身已復禮。而天下歸仁。孟子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妄。則甘受欺長之戮。臣不知諂忌伏見

陛下。心之而不覺。雖再幸。凡此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祝望。以祈成之至。

臣等。伏見陛下。心之而不覺。雖再幸。凡此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祝望。以祈成之至。

臣等。伏見陛下。心之而不覺。雖再幸。凡此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祝望。以祈成之至。

臣等。伏見陛下。心之而不覺。雖再幸。凡此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祝望。以祈成之至。

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于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若成之名。而內

約賄之惡。習以成風。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言事者。目以

浮疎。鮮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日循之。故其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

憂慮警省。易輟改。誠也。謹陳便宜。以備採擇。一曰。當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

嚴守以乘弊。何謂畜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視。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畜之哉。今者邊方

小寇。曾未足以當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

將已而思其次。十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

之戰制勝。其將何時而能乎。夫以南宋之任安。猶且用宗澤。而

千科通部屬之內擇其最賢者二三人以爲之
周知通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務情之虛實事勢之
深請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調度而往來之者不慮其
無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
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而人
之常情亦必有所懲于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
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伯孟明
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
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怒夫求財于舍
卒難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
嘗聞諸通部之言策者邊關將士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
名墮棄于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

皇明名臣奏議卷之十四

據千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
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矣前非以恩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
使立功自贖彼又素熟于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
地利志圖保守者功空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
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
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不用于國因糧于敵猶且日費千
金今以中國而禦虜夷非謂餽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
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夫兵固有先
聲而後實者今師旌旆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速詔諸將
密于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歸之京師萬人之聲
既揚矣今密歸京師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何謂屯田以足
食今之官軍既不能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水

使甲也三邊之成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
種穀以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退爲耕
以相倚角寇去仍復其業固以其暇繕完房所拆毀墻垣亭堡
之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餉矣何
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賊門伏
向之至廣也陳曙戮于賊下是以皆能振旅而進之卒而確方強
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于東陲恭調守
于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彼亦何憚而致其力哉夫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此輩非
世家之子弟則豪門之裔緣皆以強力而強委之也爲總兵者
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
肯以不庇乎苟戾乎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以因

皇明名臣奏議卷之十四

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首勅督撫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患師者斬于校門以
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殺回毋使潰擾侵冒以洗
奸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何謂賑惠以
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成其爲
亡者非其父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
苦恤其孤寡賑其室家其以有官無官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
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情明以天倫激以大義然其
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死况
之警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長士氣日奮而虜
虜有不破者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
固與之又曰保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之謂也

惟欲責以大成而小挫夫皆置不問則我師常勝而兵
何謂嚴守以乘奔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而胡虜長于野戰今邊卒新破勞力
張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
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訓練以壯其威訓練以固其長
今以高情而又頗加犒享使皆奮力養銳雖之積水吳淞
而後乘怒急決之而勢并力聚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
牧前邊可以牛酒享士士皆樂于一戰而牧處抑止之至其不
可累易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
胡今我兵既乏我威既勝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
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為不可勝者既在干我矣由是我足則
虜日以墮我勝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怯我逸則虜日以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
逃然後可用奇設伏悉師振旅乘其所不意也
夾攻首尾橫擊是乃制勝千萬全主于不敗之地而坐致敵之
敗者也

此乃公
上疏本
意也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王守仁尚書新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各犬
小繁簡之別中土遠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
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
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
故不易其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
迂庸緣膺重命勸處兵事於茲 節該欽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勸即勸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舊而釋之固亦莫非仰
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
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
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
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
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
設而夷民因以駭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駭亂而必
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
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
必于土官之去者若皆置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
身之慮而不為

分土目

三句是

聖諭

公同

鎮鎮

三司

等官

大監

御史

石金

等

聖諭

公同

鎮鎮

三司

等官

大監

御史

石金

等

聖諭

公同

鎮鎮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能仰窺
陛下知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
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鎮鎮三司等官大監御史石金等
於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骨不
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司以散其黨

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必欲制以中
即縣之繼之以流官之法是羣衆屈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服
必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柳矣故必放之閒曠之

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
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
麋鹿于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積牙童牯之道終必長

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積
牙童牯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于其間是畜麋
鹿于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使羣衆終將踰垣

逸逝而不知踐禾稼決澮離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
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上失之心未必盡得
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倘歷田

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固而以其所以處之
之道詢諸其同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
善又以詢諸其頑梗無耻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

然然其可以久行而庶民幸免於他日之戕也矣夫然後敢
具本以請亦時
聖明在土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慮不從

所願也然則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之聖明也臣之愚慮而更至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
的者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
方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讜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
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
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辦事情憤誠激于中義
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
聞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與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
為身也藥石非危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
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政治化浹洽而百姓受
福矣臣竊伏思

明名臣章奏卷之十四

十三

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厲延閣若
給笑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歟臣恒不
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
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于尋常者萬萬乎臣故
曰陛下真明君與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
意者病與害為之而

臣一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
安莫如大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
不可長夫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
也為漸者六而不可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
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
也哉人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過得言之時

仍欲默退船以為自全計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今謹陳所見昧死開具惟

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執伏未及終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

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

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曰內不吐詞則且

為老成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多曲則以為善處是以降相則

微俞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有言

行之實矣矣知此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

望也今大臣則元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

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潔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

要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又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

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人之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

義庶耻和夫無禮義則後人進之庶耻則則國無防倭人進則

行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綱紀不張庶耻則則國無防倭人進則

可救藥故曰曰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廢疆土未感而國危

王憂以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益何

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忘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

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誅臣故以

為腹心之病夫倉庫場庫穀之要也今皆內臣主之

陛下以為以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邪夫例誠不可廢

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月且夫

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其各司司職其奸

幸

明名臣章奏卷之十四

十三

陛下洞見其情定外議愈曰是必不赦不且置斥乎今數月矣
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遜于潛而玩於彰彼未獲發奸尚有厭
心今其奸業適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置斥彼何所憚而不為
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雖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馬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
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割親兒以希進用矧
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
地之和哉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
散天地中于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于中
而國不危者鮮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良真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虛扁之佐則必
轉病而為安厥禍以為福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十四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其忠恭
某為無耻此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
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于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
治之者為愛身也今其某有司幸獲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
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不治也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創內官之權欲
創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
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言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元食而無補空名而鮮
實也夫疆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卡有餘
外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不

得十二萬焉亦寡矣天下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幾
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代其不滿三萬焉然其腰健子刀不全
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入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于前食之者
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
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罷籍不聞除入壯丁各營其老弱出而
應募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元食而無
補也名而鮮實也夫提轄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
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家而氣驕夫內官
者陰使而服官有也以富家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
徒其害可謂言哉且夫錦衣衛承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
子弟何心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崇之內兵又且專掌之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十五

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實惟功
團營把總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
託託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孽不
伐將折斧柯燭燭不撲燎原奈何言資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兼掌內兵又
禁團營把總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于是今諸左右曰
其說託官官自首者聽但罷充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
謂銷患于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何也以為歛重而
民貧又貧者在位思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
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
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
問賤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冤稱貸

問賤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冤稱貸

人必窮子。窮子而不足。則必通。曰。棄父母。捐親戚。皆如
片慈然之。靡上干天和。則必水旱風雹之災。通者不遷居。
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虞。臣故曰。民者。重飲使之
也。為行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鹽皮張諸料等。較
之。治初年。費且十倍。前以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
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又又倍矣。下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幼又有稱頭等。必各倍矣。又經內官
必有賄賂。是蓋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
聞。有司。未備。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因。嘗降。詔。言。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
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稱也。臣故曰。貪墨。在臣
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主

明名臣章奏卷之十四

十六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美。
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極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已有。乃。轉。讓。向。本。其。田。上。竟。
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年。上。著。之。民。流。產。失業。
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鬻。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賜。豈。非。不。恤。也。乃。以。厚。厚。
之。田。指。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乎。亦。其。甚。
昔。家。庶。民。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聚。人。賤。馬。也。今。則。州。牧。馬。
官。場。與。百姓。爭。斤。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焉。是。何。職。人。
為。焉。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運。官。美。百姓。連。年。坐。有。以。

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貧
女弱者轉而為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賊人而貴馬也。臣
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
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為已。亦也。今據勅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
二年。臣謂空置之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為此。抑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
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勅官馬。謹奏。內事。理
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為便。
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墮之漸。夫墮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
耳。然。又若。浪費。人。各。適。用。兵。以。將。則。亦。以。平。則。罷。廢。財。而。無。功。

明名臣章奏卷之十四

十七

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優者。供。給。莫。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
誤。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廢。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
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始。有。和
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它。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
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
半。矣。然。而。乞。未。已。也。由。是。漸。積。而。不止。雖。欲。不。墮。焉。可。得。夫。
夫。今。疆。土。不。處。于。前。也。又。解。大。寇。非。有。若。何。奴。突。厥。者。也。竭。天
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
損。威。為。之。也。夫。錢。者。泉。也。亦。流。也。散。於。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
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而。又。不止。彼。左。右。侍
臣。執。非。造。寺。者。也。動。執。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彼。巨。萬。出。
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

非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需索于觀等

勅給脩葺之是道民以本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

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

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賈外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告浪費者於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

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盜也彼以為往

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不猶踰於陳乎往固無衣矣今盜

而得衣即不猶踰於陳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

自由不猶踰於陳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

心以去哉者以有法維之且畏也今既然而踰於陳饒追繁

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

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

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度之國百官奉職筐篚咸至太倉有

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二千里水旱之災也

然而明聖殺人劫掠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

有方二二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大倉粟竭百官不奉職事

伏外侵海內各蹙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

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速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

民心又家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虞夫安不忘危者

之界有備無患聖主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寇

外之警有如平原雕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

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

陛下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祀民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

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賞賚百萬之費而斬一即之拜其意

亦謂此耳而今之官者官之隆者榮其父老者陟其子其祖

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聖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點者陟其子孫

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為厲廢乎賞不足以

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驍機彰露

陛下踐祚之初當令內官通脫其牙解逐之太矣今而陰其子

為聖臣不知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董猶同器不

知有董猶同器不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明名臣書奏表之品

而今之所患也夫思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則
之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懼誠曰勿謂
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地法今之漸五曰方術眩
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太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
夫自古帝王立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
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不見梁武帝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惟禍最慘唐憲
宗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
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此又詔章其記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
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入法王佛子等若有與出入珍食
不歸陛下賤詐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
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安不減于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
夫太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猶草不肅反滋其茂
陛下奈何太之不力而反使之盛也夫誘者必曰其道甚又其
法靈今天變倭見千上百姓數散于下遠報未捷舍唐虞之信
如真人國師通足以庇法足以祐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息而數散
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
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也夫水防惟上

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者
高皇帝制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
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賔而極富已入考其器度田奴之
等則又不使踰也臣于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大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頒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
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
乃顧下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
壽寧侯招納無賴固利而賦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
人子弟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監課橫行江河張打黃
旗勢如驍虎此謂之不替者乎替則陵亡則逼大逼則法行且

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此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陸
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而防之通也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安及今慎其禮防

臣等伏願陛下
臣等伏願陛下
臣等伏願陛下

戶部雲南司主事臣海瑞謹
奏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事夫
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備
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為
不稱是故為君之道宜無不聞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
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諛順曲從致使災禍積
累主上不聞焉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要治
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之世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母乃使之
近求眩昏目失其真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竊執有
犯無隱之義上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容
悅不為過計故肝膽為一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
明名臣奏疏卷之十四

過則諛夫文帝漢賢君止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順柔慈
不忍節儉雖有近民之美優遊暇逸尚多怠廢仁政不究其弊
所不免弊以久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弊以安且治
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質英斷睿識
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屬精光武之
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
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
始舉其略如歲放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
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
忻然以大有作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之日可期也非
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於文帝能充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臣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昨天下雖未可盡以治

許之而實朽粟陳氏補康皇三代而下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安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神仙
可得而一意公條當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而侈興土木
二十餘年不視正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廢事例名爵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
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
弱民不聊生下旱靡時盜賊游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民效則
陛下改元之號而德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通
者嚴為罪狀世蕃極而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明焉然嚴嵩能相
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
明名臣奏疏卷之十四

遠甚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乃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不語詩曰采芣有聞
唯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桀臣教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
也夫豈人而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察惠導足矣不必責之
以諫係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
醜脣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求賀與宮作室工部極力經營
取香實實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諛順無一人為
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絕無聞矣諛之
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味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
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責皆所以佐陛下之家而磐石
之也一意玄脩是陛下之心之惑也過於何斷是

下情之偏也而謂陛下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命乎
一官多以欺欺陛下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為當陛下之心者其
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
正心之學微所言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提亂政事之
說有不足以為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
也遂謂陛下為是已臣誅執陛下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憶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也陛下謂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
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
心與懷心合臣職不明臣一二事形迹之說既為諸臣解之矣
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為
陛下聞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于脩飾齋醮所以求長生
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
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君聖之盛也求能久世
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矣矣
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求之至謂天賜仙桃樂九怪妄尤
甚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圖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
神龜負文而列于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
物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願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
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悉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真宗
獲天書于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
得樂必人工搗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樂有是而行邪天賜
之者有手執而付之邪陛下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
奸人逆陛下懸思妄念區區桃樂之長生理之所無而妄求

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守
天下無不可治而玄脩無害矣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
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曰曰有言逆作改心
必求諸通有言諂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為道也
即近事觀之亦高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貪官今為逆本
梁材守官守直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
日稱之雖近亦為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
自洗滌然嚴禁相之役舊之嚴高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為嚴
高順不為梁材之執今其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于人者
亦腐廟山林交戰熱中鵠突依違苟且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
重使狂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掣其
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推予行而莫逆也而
貴之效忠付之以翼為明德也又欲其順吾玄脩土木之誤是
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軒
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足理也
陛下誠知玄脩無益臣之改行民之効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
之翻然悔悟日親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
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
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相之後先明良喜
起都念吁弗內之官官宮要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蔭諸
衙門帶俸輩也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二
部光祿寺諸庫藏殿絹糧料諸寶器用木材諸物而積于無用
而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縣之

金也。一節。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
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王。職守之全。而夫之行。
今日職守之。職守之。且固循。不忍其不盡去。而自以為是。
敦本行以端上。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疎選

軍士。以免召。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
成禮俗。復屯。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民困。舉天下
官之侵漁將之。法儒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將

厚高明。悠遠之。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陛下。一振作。而百廢俱舉。
百廢剋絕。唐虞三代之治。燦然復興矣。而
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乎。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率肅清于

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用。如天運于
上。而四時之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為之道也。天也。為一體

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替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通。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
可旋至而立有効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選興輕舉。理之所

無者也。理之所無。切切然散爵祿。凍精神。玄脩求之。懸想
擊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居道不正。臣
不明。以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固寵而外為

時大
陛下誠有不待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有限焉。是以昧死惓惓為
陛下。一言之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安與不安。不

馬伏惟
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為此具
奏。親貴護具奏

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二

請誅賊臣疏

楊繼盛司寇尚書即贈太常寺卿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督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

奏為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廢事臣

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貳罪應

下獄被逆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

死何幸

皇上聖恩薄到論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灰

逆黨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可謂大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家此莫大之恩則凡事各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亦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捨身

請誅賊臣疏

卷之十四

圖報之道又未肯急於請誅賊臣者也臣官居五曹以討賊

為職然賊不專於胡虜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

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多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大

羊之盜疥疥之疾也賊黨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

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黨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

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

為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排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

皇上之仁恕又且為感容蓄之目而國為改和歸正之計故

嵩猶得竊位至今然于此時日夜感恩以過可也豈意懼

多而益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雷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求賜俱備肆端已絕

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亦有所不顧矣

皇上敬天之誠格於上天上天怒惡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言一天臣

政然臣莫大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于嵩者去年冬日丁倉

之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嵩乎如

處地震變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黨之身者乃

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忠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其欺人言既不見信惟上天示警

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

請誅賊臣疏

元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

立五府凡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

章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

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狹

今之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

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

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

順否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在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

斯之甚者其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承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

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高。事權出於高。惟知恩德奉承。于高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

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此語高
竊思高
皇上今高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高有一票本之

免言。遂稱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高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人高又揚言于眾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嘗一人。高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高又揚言于眾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

少。各得罪于高。亦惟小心躲避。高亦尋別本帶出。

旨意。報復陷害。是為高。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高明臣章奏卷之十四

三

明日

張

歸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辱臣感高之惠。其于感

皇上之恩。畏高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今賞罰之權。既

歸于高。大小臣工。又盡附於高。高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

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高

皇上之大權。一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

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

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

頌君之善。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高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必于世。傳傳於人曰。皇上之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

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高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人

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操。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

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今高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高乃令子世蕃代票。恐父逸

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

黨。亂政。誣禁一票。屢更數手。幾至不漏泄。所以

為小相。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高時。通原任職方司

郎中江冕。更事于高。曰。昨御史蔡朴。恭守備許實等失事。本

擬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

蕃之別號也。高云。小兒已票罰條。內分兩等。甚各分曉。

高明臣章奏卷之十四

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高言。即臣所親見

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高。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奔走高門下。為

高心腹。感高之恩。又畏高之威。惶惶惑惑。莫知所措。差人間世

在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

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高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

其餘又可知矣。是為高。既以臣而竊居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

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

之語。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者。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高父子

專權。權柄故也。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遇事之廢壞。皆原於

功罪賞罰之不剛。高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建

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西席。故先布置化

姓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督。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明倫彙編。職官典。卷之十四。三二。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明倫彙編。職官典。卷之十四。三二。志冒兩廣總督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首級功。冊繳部。劾忠告病。乃今。孫嚴鵠。龍替鵠。又告併前功。忠告。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軍事。有武選司。吳宇。十九。稿可查。夫。幼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恭養。未嘗一日離家。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陞錦衣衛千戶。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

引。後。府。印。信。堂。如。桂。得。陞。陞。太。僕。寺。少。卿。是。為。既。竊。所。以。引。後。府。印。信。堂。如。桂。得。陞。陞。太。僕。寺。少。卿。是。為。既。竊。高。之。罪。既。作。假。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必。發。達。不。高。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効。之。在。高。會。冒。人。明。倫。彙。編。卷。之。十四。三二。

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効。然高積威足以掩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繼。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廣。竊伺之時。使高少者為。此論。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廣。聞知。豈敢輕犯。受。為。喻。京。師。世。蕃。乃。受。為。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後。冒。哈。海。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廢。子。高。父。子。成。時。嘗。自。誇。以。為。有。為。為。之。功。矣。公。堂。推。日。盛。出。焉。之。上。反。欺。侮。於。高。故。高。嘗。自。欺。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竊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氓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剛。然不知始而逆竊之所以敢肆者。恃有高在。終而高與逆竊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竊之心。故耳。是為。高。積。威。以。掩。天。下。之。口。可。知。矣。此。為。一。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廣。犯。京。深。入。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廣。犯。京。深。入。大。律。路。已。絕。我。軍。本。為。正。好。與。之。血。戰。一。大。勝。會。也。兵。部。尚。書。丁。汝。璉。問。計。于。高。高。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我。敗。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璉求救于高。高入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璉說出真情。故將此言啗哄。以安其心。汝璉亦恃高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璉臨刑。始知高所謀乃大呼曰。嚴嵩誤我。夫此人所共知也。是汝璉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高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謂。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點陳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事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高與世蕃。革軍任為民矣。高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世吏。却。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璉。罷。黜。何。蒙。聖。明。洞。察。其。奸。故。應。璉。雷。用。夫。應。璉。乃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高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高與世蕃。降為典史矣。高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劾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高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高與世蕃。降為典史矣。高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劾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小人賊高之奸惡。又為其奸惡。故其奸惡。不為其奸惡。而為其奸惡。其奸惡之計耳。

皇上試問高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高之爪牙。其奸三也。嚴衛既為之親所

有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

有忠。賊高之爪牙。必置之。即為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其

之。而亦不與。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

賄。或心有愛憎。則唆之舉劾。為高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其

陛下堂方面。夫既受高之恩。又附高且效驗。孰肯言彼之

乎。其難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入為同類。世露。孤立而不敢言。而高門

之人。入張大高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其

干負。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高之奴僕。其奸四也。科道雖能結修。而

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高又令子世蕃。將各部

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拔之親識。或結

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高得預

為之操命。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高得早為之

逐。連絡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

高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尤有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

皇上之臣工。多賊高之心腹。其奸五也。夫高之十罪。其

奸以彌縫之。誠賊高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高之奸。其

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有天下之重。而

皇上之知遇。宜深。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高之巧。足

肆其惡。懼高之毒。足以害其身。寧辭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

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高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高之威。亦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斷難逆。逆。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高之

惡。固若不能知。示若不能去。蓋不過欲保全大臣之體面。姑

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高。猶苗之有莠。城之有

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思。首萬蒼生之塗炭乎。况

皇上之見情。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其

以前宰相之禍。以下臣。其高萬不可也。臣諫阻馬市。謂

邊方往。一萬五千餘里。道路艱苦。妻子流離。宗族廢。惡家業

零落。幸復今職。方終一月。臣雖至愚。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

他日。而竊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

哉。願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存於中。而不可忍。每懷天下之事。者。惟逆。與高。已。雖。以。獨。尚。在。臣

之奸惡。又倍于。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王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高惡或詢諸 閣臣 諭以乃

高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重權重罪以正 國法輕則

致其罪 朝政中清美將見胡虜前既聞逆虜之死今又聞賊高之誅又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

其膽况賊臣既去豪傑又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

間設伏決一少戰雖係捨各之頸最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勇

易耳外賊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大

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又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

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本親齎

謹奏

聖旨這所因詢官懷然撫拾浮言急肆謗奏本內引二王為詞

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諫馬市疏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銜家

聖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

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高避禍患隨眾隱默不言竊惟

去年胡虜誘使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關殺我人民擄我妻子

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

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 都下以剿逆賊

以報 國學庶幾存焉

皇上赫然震怒遣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

之望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知慶幸多矣及臣至 都下見俺番求開

市之書大放肆無忌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

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惟暫開行臣不

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

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於草莽下位

者又不可勝數其泰然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

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呈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嗜服尚不可言

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

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

人君之大寶難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况于天子之尊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

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大早之望雲雨也。乃番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望。時練兵者為何。備糧草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一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大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二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或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特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名號。誰肯與起。此際豪傑效忠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議。武事雖重。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格相謂曰。中國夷狄之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達鎮之責者。日也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計者。益惰其偷安之氣。失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房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虜寇虜虜。尚不能服。屢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其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登罪致討。調兵半年。又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待我之虛實。失目中又奚有乎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大羊之性。變詐無常。深謀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獵。獵獲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困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澹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五中國之財。告乏。特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維。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皇上者。其謬說不可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計。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馬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

人者其
臣則
而極
之曰
中無
而矣

御皇
之則
策之
聖之

也直
之則
之才

有十
特若
新若
形若

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人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
乎况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
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
曰初許市馬暫繫手犬馬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矣
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
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食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况
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求取重利矣是市馬
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
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信觀其聲言其
時捨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
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撈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
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

明春奉

四二

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
其說之謬四也人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眾征
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
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
壤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
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
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
權也譬之人身四肢俱皆癱瘓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
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
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於虜
賊則利甚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餽秋狝則

馬市之
利說焉

論議
心曲

明春奉
卷之四

四二

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
去年入寇我豈敢敵虛實既已現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國之重利况馬多勝自中國者秦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
則入而再市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
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
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
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
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候事之
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
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
寵虜縱肯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賜予之隆者蓋欲其
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
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鵲突有欲謝重
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誤國
事之罪矣執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
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
者去年胡虜何時得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
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
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
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

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按計斷非

皇上之才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辦事不足以副
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
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服
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番於

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虜之喪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奏明各臣奏卷之四

四

扶植國本疏

林俊刑部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加于欺罔。今年以來
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蝕食。野雉入城。監戒之
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吾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忿怨。誠不
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
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
無人可者。十之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
飢。荒填路。惡氣薰人。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按三司等官。肉
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合先期聞奏。伏候

聖裁。願乃茫然無知。慈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
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位。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
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
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
之一策。然此等欲事上賞。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
則困于劫掠。通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卹之
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庶能
官分。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賄清等處。聽其地近便有運到
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為領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
之餘民。猶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其
于死者。故惠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聽納之主。真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極
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

土地茶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襟。民習習。安瀾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溪澗要害。延建。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通衢。閩省上游。八閩喉舌。南粵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力。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係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慄慄。鮮思種。聚且通。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亦難支。後財力愈難。故其民率此窳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常地瘠。乃天。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荆岳潛河之間。頻。

五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介嶺海間。昔稱饒富。然地遠法疎。官多。以致山海諸寇。聯踪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稍為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鹽倉事。以修奉中。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

省。會。肇。建。靖。藩。于。時。編。氓。稀。少。招。徠。聖。荒。歲。久。蔓。延。田。土。生。為。伊。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歲。額。軍。餉。久。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餘。里。夷。獠。阻。難。為。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明。與。武。岡。接。壤。為。徭。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米。價。通。貴。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客。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為。其。蟻。食。將。無。民。矣。矣。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散。徭。越。越。劫。庫。戍。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鐵。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繁。黃河歲徙。徭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雖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

五
一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奧區。齊充東患。在彼。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于武斷。齊南雖。稱沃壤。而武濱需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兗州水陸。之衝。且。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費。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歲。猶多逋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頭海多鹽徒。臨淄。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休養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不銳意於防練矣。

...

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通商廣西最苦侵暴太僕府
如興奇嵐係河一帶房一大舉斬入其境斷烟宿莽肅清矣
汾州宇浩不與國法頗為地方之言路遠環列大行上王
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稱
魚其止蒲降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
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于供邊乃一方
休養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廢可歎也矣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入郡外控三邊吏士者收且
中為貴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稍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
下涼照壁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貨產鋒鏑傷之患爾先
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
係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寨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待
此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陝城碩將益有由然又其甚者固
原為獨府制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歲敗績之後懸賞募至
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能奮套直驅踐汗龍海徑窺三輔時
再晝夜力直鳳河之墟風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以匿其
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收帥之責
者所當觀最而預圖也

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與陝上則松茂建昌苗夷時肆侵
暴下則播磨石砬土司互為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
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敘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
勢不貨且大水多產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廢重慶上宜是台
施州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係順撫疲民朴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大抵蜀地夷民

處氣習勝浮地處遼遠巡歷難遍加以大水之困大兵之費
會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諸司咨詢司道勤于躬歷督事有
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獨其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居無事則互為結
械猝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哩永昌鶴慶建寧足稱險要
請為入滇之路供億艱難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
宋龍江姚安北勝鄧州雲南諸夷其情巨測鎮巡同心恩威
濟方可稱治至于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
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
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
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手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

此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僻處高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
治鎮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阻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勢
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
蕭條大抵貴州開為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權
鎮大臣之責哉

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申飭德治會吏切要事宜以安民生以回天意事該本部題八月初四日伏蒙

皇上召臣等恭詣會極門該太監張誠等傳奉

勅諭云云欽此除申理宛仰聽都察院具題申飭外臣等案查賜曆十二年該本部題覆漕運總督傅希執等論該知府等官董用威等節奉

聖旨今後會官科欽銀五百兩以上的都着追贓還官欽此該部擬例上請奉

聖旨是這律例既察酌停當會官科欽銀至五百兩以上情重的準引例發遣情輕的依律問擬以後各該撫按官論劾賊私

論吏部

五

務要查訪究問証據的確毋得枉縱欽此

明旨森嚴一時大小臣工俱當洗心滌慮在有司固宜已受氏仰副朝廷之休命撫按司亦宜懲貪禁暴無忝按節之重權斯所以仰答

聖主憂養之仁而恭送上天太和之澤也弟人心蔽錮日久吏治廢靡成風即

詔旨詳切至再至三而怠玩習成恬不知畏其間庶清寬仁敦

崇實政者豈謂盡無然個個無辜不事炫修留心民事不屑趨承上官未必即知之而未必列之薦剡也至若自恃高第濫以

小才假振作之虛聲肆黷擊之大欲而巧言可以惑聽神巧足

以文會即上官日與相臨或就其牢籠而不覺或畏其學技而不問彼既有所托而心無所忌民若猛虎而官稱祥雲

謂盡無其人哉有之而未知即知之而未必形之論劾也司道司道而不知聞撫按因循而未及察以致守己愛民者

或致沉抑會吏從嚴者間逃法網其將何以示勸懲而風守令也哉臣等切謂欲清吏治重在懲貪欲懲貪重在核名實異

同是有廉能之薦墨未乾而賊私收露彈章繼之者夫又有此方以廉能薦舉而別處該管上司且以不職論劾者夫又或司

道開報考語亟稱其賢而撫按俱存薦章而部院考察徑以不職議斥者夫雖始終難保其意見未必盡同然詳察於名實之間

綜核其異同之故良以人情多憚于任怨而樂于市恩也臣等請自今伊始部院專責成于司道各要悉心體訪稽察如

狗情畏勢遠怨自全于所屬各官有會縱而不及知或知之而不從實開報論劾者有司道聽撫按撫按聽本部及該科查參

糾正不許一槩依違徒取扶同致卑公論再惟本部斥陟除撫按舉劾之外向者諸司考語撫按官每歲終類報一次以故重

有官職既壞而舉劾不及大察期遠者多從劣處正恐久留地方徒滋民害後以繁文停止以撫按復命及各官進表方得

奏報否則部夫巡撫遷轉常以三年為期巡按差滿赴京多年半以上間有事故未及復命者則又竟無文冊而進表官員

論吏部

五

中國史部一本即通
申飭吏治第一切務懇乞
聖明申飭以肅吏治以應天章幸得南京廣西道御史黃仁

奏稱在外守令中自貪吏之剝削酷吏之驚惶慢吏之因循
巧吏之奔競遠吏之恣肆五吏為端以故傷和致災重為民困

及議憲官事並荒政親詣郡縣採訪或有前吏許其特疏斥逐
臣等竊照水旱之為南北災也所以實心拯恤使民無失所者

在守令所以加意廉察使官與失政者在撫按蓋守令于民最
親而有司凜凜弗敢具文弗敢恣縱則以有撫按之體察舉動

在也方今
聖明在御加意民瘼留神吏治 語音諄切不啻三令五申而

玩愒因循未見回心易慮如五吏之為民蠹者真不可謂要其
人美者本部欽奉

勅諭既嚴飭撫按精察郡縣之吏僕以救饑民防亂民切要事
乞請乞事責司道親詣所屬州縣考察舉印正官其司道有才

猷未稱年力近衰者一併議處已經奉有
明旨通行外今南道御史黃仁榮備陳五吏之害因欲倣宋時

按撫體察故事于西北南重災地方或鄉寺科道內特遣一官
或照近日申飭撫按專督監司事例在各省司道中定委一員

專董荒政于以飭吏安民其意甚善臣等竊惟一方之吏治既
以督責撫按若復另差一官不無煩擾且巡撫職在保釐巡按

職司糾劾即所謂安撫體察非二臣本等之責任乎至若監司
守巡各分一遵專委督察在本部都察院近日已經題奉

少難以疏通使不肖者久為姦害一方斯民何容令與通行

省見撫按等官悉要查照舊例備將所屬有司等官賢否查訪
的實總造簡質文冊逐年解報一次以便本部檢查但有操縱

已壞或罷廢廢事者即行勘酌劣處各撫按官不得仍前因循
不問斯有同時有所做協會臺不得以縱容飭吏安民之道或

不外此至若部院大臣均有表率百僚之責而臣等倘員銓部
責任尤艱稱塞匪易臣等將益務精白以示儆刑仍與各衙門

堂上自遵照節次
明旨其崇德靖以勵俗敦儉以還淳諒云

朝廷者四方之極又云大臣法則小臣庶轉移化遷之機似莫
有先于此者其餘有司實政之所當脩議尚有未及容臣等遵

奉 勅諭次第脩舉務期民生可遂天意可回我
皇上畏天戒悲人窮惻惻盛心斯仰付於萬一矣奉

聖旨是屢有責成撫按司道官賢否司道近來舉劾多未見
精核只虛文了事吏治何由而興今後你部裡還著實查訪有

舉劾未當的指名參治各處開報屬官賢否年終報部查復舊
規行

明旨有行相應再行申飭合與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將本官所陳五吏嚴加查訪如有貪酷害民罪狀顯著及巧官密干彌縫遠方疎于法網者俱要不時察劾仍專行守地各道督察郡邑撫恤災民查照本部先行今題

請事理一一條舉議處回奏如或安常靜故因念時艱容縱匪人重為民害者在巡撫聽科道官指名查察在巡按于回還之日聽都察院考察議處斯地方無增官之擾而吏治有振舉之期安民救荒之策要不出于此伏惟

聖明裁奪奉

聖旨是

卷之十四

五

議處邊務疏

五一編大同風

兵部一本邊費日廣兵馬不振簡陳一二機要以保治安事者得戶科左給事中穆永其題稱各邊要務率謂在邊鎮海運之防不可不嚴邊功之效不可不惜收斂之病民法不可緩貪倖之通吏禁不可後開原寧遠之間當墾荒墾谷以控其冲金德海蓋之處當設兵議餉以壯其本在簡邊橋工可罷而臺牆工

作之細巧不可不省烽火可嚴而南北臺兵之管轄不可不一器械之創修難愈于廢墜之簡餉通遞之奉命輒便干上著之選充酌議臺牆工作以惜其財調停馬步戍兵以節其力在宣大山陝夷馬當一例變價以免軍士追橋之累脩工當禁給行糧以蘇軍士之苦營路戰馬比例創鎮以簡征操正牧馬匹一緊估責以省賠償選鋒騎探馬匹當給銀買補月糧扣補括明

雷照例撥款及稱各鎮寬遠臣之文法成拘學之常格以示激勵各一節指今昔虛情之變態因影察形陳邊關所備之機宜疏病為藥其謀既遠其慮良殷然事有見行之當申防者有未行之當酌請者以達鎮言之海運之防加御之慎以欲攫取之弊四衛兵餉之增共已行之所當申防者也索取厚贖將通夷之禁開原寧遠整潔煙谷之工此未行之所當酌議者也以前鎮言之橋工當停臺座當省甯工當修步兵當恤斥候修膳

哨瞭當嚴南北臺兵統轄當一調停工作以寬戍募練者以抵客兵此見行之所當申防者也臺牆工作毋使細巧羨觀修器械毋徒紛更耗費當省之力棄虜之間存力維全而備費間不可固虜各間而吾力不固不可乘此未行之所當酌議者也宜大山陝言之嚴據實之額數以戢吏心給修工之月

以惜軍力此已行之所當中節者也。馬戰馬欲行繫給以須
官銀正校馬匹。欲購估賣。以省賄備。馬給軍。這據之不便。月
既知。情明之。免。此未行之所當酌議者也。至於
中國之於外夷。假市以示。嚴征。以張捷伐。屢奉
訓旨。許以便。宣行事。如宣大之。罰服。延緩之。防甘肅之。驅逐。房
即。搖尾乞憐。乃其。明。勅。大。駭。茲。欲。寬。大。法。彼。常。格。誠。鼓。勵。人。心
之意。既。科。道。具。題。前來。通。應。酌。擬。覆。覆。

中制者。請令候。
千。山。之。下。本。部。通。行。九。邊。各。督。撫。衙。門。查。照。所。議。各。項。事。宜。見。行。者。
應。行。者。舉。行。未。行。者。酌。議。具。奏。無。事。虛。文。務。臻。實。効。其。各。撫。處
劉。捕。事。理。悉。聽。相。機。舉。行。

朝廷許人任事。諭旨炳若日星。惟諸臣
國體常厚。廣。舉。永。彌。無。以。中。制。可。也。奉
聖旨依議行。

恩威互相為用。操縱各當其可。務求
國體常厚。廣。舉。永。彌。無。以。中。制。可。也。奉
聖旨依議行。

奉

甄叙勲臣疏

臣部一本甄叙勲臣以備擢用事。武選司案呈。武職推陞。全憑
薦劄。以資薦而用。則用有所據。以無薦而舍。則舍者實所難
公侯伯及各勲衛。自送營教習之外。別無薦舉可據。咨訪武職
千失。實推用恒苦於乏才。相應酌議。題。請。案。呈。列。部。看。得。世
祿世官。本以備緩急之用。使功。勳。遇。空。大。採。與。論。之。公。武。事。當
用。勳。臣。者。大。之。如。西。京。五。府。掌。印。會。書。南。京。守。備。保。江。以。及。督
馬。總。鎮。悉。有。軍。國。之。要。寄。次。之。如。管。理。紅。藍。大。漢。將。軍。又。刀。圍
千。手。以。及。府。衛。印。則。典。其。輔。之。親。軍。其。責。任。匪。輕。其。推。用。宜。慎
顧。應。用。之。缺。則。多。堪。用。之。才。則。少。緣。送。營。教。習。之。外。無。復。程。能
考。察。論。功。之。餘。將。終。落。地。或。圖。素。養。而。驕。驕。則。易。縱。或。甘。授。閒
而。怠。忘。則。忘。修。即。有。遷。善。改。過。無。由。自。見。乃。至。遇。缺。推。用。輒。差
乏。人。如。不。得。已。而。用。及。發。開。者。無。以。為。持。衡。之。具。或。不。自。愛。而
仍。復。求。用。者。無。以。杜。鑽。刺。之。門。必。先。立。汰。鼓。舞。足。以。勸。懲。乃。得
事。自。推。磨。不。立。旅。進。旅。退。合。無。自。今。伊。始。凡。公。侯。伯。除。見。任。官
事。及。老。疾。不。堪。推。用。外。其。新。罷。而。已。出。營。留。營。經。年。任。者。並
各。勳。衛。在。京。帶。俸。者。隨。西。京。兵。科。會。同。各。科。河。南。道。御。史。會。同
各。道。各。于。本。年。終。從。公。擬。議。甄。別。但。各。才。行。並。優。者。或。係。省。文
方。新。者。不。拘。員。數。擬。實。疏。薦。以。憑。本。部。再。加。體。訪。覆。題。候。用。以
後。或。兩。年。間。一。舉。之。如。各。驕。縱。不。檢。怙。終。不。悛。及。安。享。厚。祿。托
為。久。疾。以。免。朝。參。者。許。科。道。官。指。實。參。論。不。時。論。劄。即。與。由。可
重。循。各。條。可。罰。也。自。後。本。部。凡。推。補。缺。臣。之。缺。必。向。開。薦。叙。之
由。庶。被。薦。者。因。功。加。修。未。忘。薦。者。存。懲。思。奮。懲。創。者。存。砥。礪。之。存
推。用。者。存。甄。叙。之。擬。奏。伏。乞。聖。裁。

臣部一本甄叙勲臣以備擢用事。武選司案呈。武職推陞。全憑

卷之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

王一鶚太子少保

兵部一本以兵部修省各要政陳一得公挽

天心以四台化育臣等幸得陝西道御史李化龍條陳六事除

事關別部者總其經自議覆外其餘禁衛武備正悍卒等

三事俱係本部官行即傳兵紀裨益為多相應開立前件請擬

請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衙門一體欽遵施行一禁需索

以吏胥通之若前件臣等看得到公之填給自各舊規索賄之

需索常溢原如各處內臣或自南而北自北而南回其公用

大馬車船填在勘合與照例索賄者但各官跟隨索賄者沿

途需索搜括即太官亦為其所撻置地方官惟求其出境之速

在上司則差人守催在下司則曲意應付於是以致牌為定數

視勘合為故紙而其數不啻四五倍矣驛遞幾何而不憊且累

臣等經御史李化龍且題前來合行鳳陽山東保定河南各撫

按衙門轉行各屬如遇公差到彼止照勘合填註原糧大車馬

兩班隻數目應付不許稽遲如各處開解而分外加增者不許

應付其地方守巡官員亦不得差人為之守催致滋擾害等因

臣等該撫按及科道官訪察究伏乞

聖裁一飭武備以杜竊發之虞前件臣等看得饑民易于治掠

備有可原之情亂民志在縱橫當嚴不赦之法節該言官建議

本部具題

剛旨申嚴通行遵守今據具題前因無非思患預防之意合

備行各按按衙門查照所議事理督行司道等官外保甲番

舉行平昔互相覺察各舉互相應援無徒實為虛文于兵快

汰操練固才力以授技藝收聚伏以廣網羅無私差違務

臣等

恒脩庶幾緩急不廢不惟饑民因而餓死且亂民不致生

伏乞

聖裁一正悍卒以杜陵替之漸前件臣等看得兵士鼓噪事在

所激者情尚可原驕悍所倡者法難經久川廣即陽軍士之變

節奉

剛旨處分參將員缺已本部推補廣容再議今據具題前因無

非懲前慮後之意合與倘行即陽撫按衙門責令新任參將

邦憲務將所部軍士嚴加約束時為訓練示以親上死長之義

消其驕悍反側之心敢有仍前鼓噪倡亂者盡法處治勿事姑

息庶法紀不至陵夷而人心知所震懾伏乞

聖裁奉

聖旨依擬行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議處教職疏

沈鯉大子少

朱子伯禮部尚書臣沈鯉等一本議處教職以飭吏政事切惟教官之
國士與有司之親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
蓋所謂教授學正等職者徒以備員而實于弟子無分毫授受
之益。雖亦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嘗乏人而求其成德達材
著作人之績者則杳乎未之聞也。夫人才風俗出自學宮為治
忽理亂所係豈可任其廢壞不修至此乎。臣等職專風化責
攸歸且欲稍為振拔使知自奮與所謂具賢責之法惟慎其
除優其遷轉以示鼓勵作興之意使由科目出身者不薄此
不為貢途出身者不畫地而自限庶乎師道立而學政之路
有日矣。請自萬曆十三年為始新科進士有願就教者免
行陳乞止具呈雜事衙門移咨吏部代與題准即與除舊
教拔教授三年亦果稱職原係二甲者陞各部主事係三甲
陞推官知縣俟其歷俟三年前教職滿俸准折資司年半與
選推官知縣歷俸四年半者一體推陞行取其三甲進士有
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於就選之日具呈案候待其
俸六年徑陞各部主事三年者陞國子監博士等官如有能
作人如塾師之于子弟日課月程多所造就及能贊助資司
明教化介移風易俗之效者遇該內轉與相應部分通該行
以上論則通論功績所以優進士教職者似應如此使其守選未及
進士教得免於淹滯之苦政體未諳者可習見各司之事或遇該卿
取酌叙名當之年則聘水同考不患乏人斯其所以優之者又不在選
間而已矣。會試付榜舉人及下第乞恩就教者本多為貧而仕乃當臨選之期猶復持兩端不

六

卷之十四

六五

何也。蓋年長而始就教職。本利於推陞之速。年青而有志進成者。又惟恐推陞之速。此其情之不同。有若是相及者。不可不兩從其便也。請自今以後。凡舉人就教者。俱經會試一次。方准推陞。有司如就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望久任教職。以終作人論米之效者。許其具呈案候。准其再會一次。方與推陞。已經三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庶幾于人情兩便矣。若有能造就人材。脩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知州。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者。陞各部主事。大理寺評事。府同知等官。所以優舉人教職者。似應如此。夫進士舉人就教者多。則教授學正。可悉得科目出身者而用之。雖教諭不能盡然。亦宜選訓導之有賢能者。以充其任。蓋學教得人。則一方學政有為之綱維者。故其選不可不慎也。貢士教職。視科目出身者。常多數倍。乃近以來。則一任分教。再任掌教。緊從劣轉去。彼既要可欲之勢。以誘其前。而又患失之心。以隨其後。亦不其于自棄者。故學政之壞。由貢途居多。而最難作興。尤宜于此輩加意也。合無于貢士教官。查各稱職者。除春秋兩季照常序轉學職外。其當選過該推陞之時。亦查其年力精壯。考語特優者。與一體推陞。有司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而著各前項功績者。陞知州助教等官。其各該撫按荐舉教職者。亦特許實其人數。仍于荐本中。以各資格分為三限。示不相掩。如示某以上。係進士出身。某以上。係舉人出身。某以上。係貢途出身。斯不得偏右科目。以消沮貢途之氣。所以優貢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待之優。則人知自勵。而師選可。至學政不患其不備矣。至于有司改教。近年事例。尤有可議者。蓋凡撫按論劾有司。而欲存一線之路者。必曰懷守。或

落明

六五

未大壞學問尚可為師夫曰守未大壞非果不壞特惜其能無
之淺也曰學可為師非真不學特借此以為名也審如非則
教士以貪而已矣何重民而輕士如此也合無自今以后論
力則姑准改教犯操守則降調開散不許驟與教職以潤學
亦補偏救弊一事也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

請俯賜施行奉

聖旨這教職選任陞遷等項俱依議以後撫按論劾官員
操守各議的不許擬改教職

停減買辦疏

宋

戶部一本庫藏萬分匱乏之態乞

聖明俯賜停減買辦以昭儉德事雲南同案呈奉本部送戶部
抄出內承運庫太監孫順等為急缺金兩寶石珍珠等項
聖旨着買辦上急法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呈到部臣等切惟

皇上以路王之國取用金珠寶石等項以洪錫予之仁臣等
不將順第前項珠寶珍藏于巨室非若五谷充于市肆買
必須召商召商必須厚其價值又必取給于太倉銀庫有
實莫逾聖聖即督臣九月所奏外庫實在之數僅一千
有奇已盡數湊解遼東年例今該庫所請金珠寶石等項
銀三十二萬兩不知

南九臣奏卷之一四

皇上令臣等於何處取給無銀而召買雖朝廷之法
商人商人空手以扣巨室之家其誰能應別歲內尚核
例銀一百三十餘萬臣等方日夜兼思寢食俱廢乃後
外之負臣等非能鬼運神輸其何以仰付
明命且歷查往牒凡親王就封並喪取辦事例
皇上為念同氣不拘常格似亦不必如是之多伏乞
皇上軫念庫藏之空虛深惟
國計之當重俯查所取某項不甚緊要可以停止某項止
何可以裁減俯從臣議悉行停減庶友于之仁樽節之義
而無害矣臣等任悚慄待罪之至

戶部一本原案久故案議其同懇乞

聖明俯賜裁定以惠商民以足 國計事山東司案呈奉本部

送戶科抄出山西巡按御史吳達可題前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河東巡按

御史吳達可題開歸二府改食山東長蘆常議有四內除三開

之積遺公緩已經本部題免要容再議外其餘三事相應開立

前件再加酌議題 請定施行伏乞

聖裁 一曰商人之積困宜恤 前件 臣等查得本年二月

內該河南撫按官東良吉等題河南兩鹽味苦運到開歸二

府鹽斤派銷遠征商民俱困欲要改食山東長蘆之鹽即今已

認河東額課已經本部覆奉

欽依今御史吳達可題稱多商運發二府鹽斤棄之則引價

業已輸官不棄則地方業已他屬欲要議處及查本部原題自

萬曆十七年為始正處及此合行移文河南撫按轉行二府將

河東各商運到鹽斤聽于十六年內盡數分派追償不許拖欠

仍自十七年起始行山東長蘆之鹽既求民便又不困商斯為

兩利之道也伏乞

聖裁 三曰運道之蔽塞宜通 前件 臣等查得開封舊隸山

東彼時河東引鹽亦從襄城等縣經過雖有稱不便者況商人

運鹽必資俱有水程引目所過州縣誰得而革之今御史吳達

可議割河南開封河北四縣于長蘆而余屬州縣留之以通運

道以涉過慮且以開封一府大梁守巡二道屬兩巡鹽御史管

轄事體元為不便合行河南撫按行令襄城等縣照近河題

照行

似仍行山東長蘆之鹽如遇河東商人運發南陽等府鹽斤

過即便放行不許阻難違者聽河東巡鹽御史察治伏乞

聖裁 四曰應得之增數宜減 前件 臣等看得河東額課

十二萬引正德八年增餘鹽二十萬引共鹽六十二萬引

額課銀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兩四錢一分一厘

人引價乞從優補本部議于十二萬引內每年撥十萬引免

以前商人運下課銀三萬六千兩于太倉補發近該河南撫按

會題開歸二府食河東鹽不便本部議將二府改食山東長蘆

之鹽就于河東餘鹽二十萬引內撥一十五萬引該課銀四萬

八千兩令山東長蘆運司分認以抵河東額課余引五萬准

免歲止辦課四十二萬引其所減餘鹽二十萬引仍每年于內

撥補商人十萬引待補完即行停止已經題奉

欽依今御史吳達可題稱河東每年撥商人運發鹽十萬引

原在六十二萬之內今減二十萬為四十二萬復令于正課外

撥補商人十萬會減二十萬引之虛名而無其實乞要再為量

減合如折議移咨都察院轉行本處就于四十萬引內撥補人

五萬引再于所減余鹽二十萬引內撥五萬引共減足十萬引

以補商欠計河東運司每年辦鹽四十七萬止納三十七萬

課待補完商欠仍復四十二萬正課本部亦于每年補發山西

鎮銀內減去一萬六千兩仍行長蘆巡鹽御史將所分地方

課事查照原題作速議處停妥具奏伏乞

聖裁 奉

聖旨各處行鹽俱有章定境界開封既改行長蘆河東南運

路還應查改以便稽察著河南撫按官會同巡鹽御史查明

工部尚書石星一本制錢阻滯懇乞

聖鑒嚴行申飭疏通以裕經用事竊衡司案奉本部送據管理寶源局員外郎邵伯悌呈稱本職奉部劄委監鑄通萬曆通寶恭進內庫并送太倉及壽宮各工支用節行召募爐匠添蓋作房晝夜鼓鑄驗收銅料足色鑄造頗為精美一時內外通行民皆稱便乃自九月以來都城內外將萬曆制錢忽然阻滯不行本職欲照常督造今市肆不行恐徒煩工費欲行停鑄各匠役雜料工食銀兩業已費用一時難以追還且奉旨鑄造通寶錢停止呈乞嚴加禁約設法疏通俾制錢不致壅滯經用可裕等因到部看得錢之為用與金幣並行歷觀前代莫不皆然奉

卷之十四

欽依鑄造萬曆通寶進送內府太倉應用緣因都城錢荒臣等

欽依將大工多造新錢以濟財用一時制錢流布上下無利既而防鑄山惠民之仁何以加焉無何制錢方行旋為阻撓夫謂之制錢以其治之于上而下不得事謂之通寶以其流通遠近而人莫敢阻撓

皇上萬曆制錢體厚重大象光潔歷且行之今日信可傳之萬世今忽然而貴忽然而賤倏然而用倏然而不用是小民探賈賤用金之柄而上貴之禁也往者嘉隆舊錢阻滯不通

明旨屢禁卒莫之行今併萬曆制錢廢閣不用毋論經用之未裕且於法紀之謂何臣等訪求其故厥有三一曰稅銀難關查錢法之行要在上下流布各所聚散耳即如問庫房號廢奉

明旨收錢矣聞門稅間收制錢為數不多至於坊號則絕故所後利於收銀而不利於收錢收銀則得輕重其手而各處之資收錢則定數各限而無侵漁之利夫輸於公者既不收錢而欲強民之用得乎其弊一也二曰豪右之窺利蓋今之奸商謂商賈乘時射利之心動人棄我之術詭言或謂制錢之不用以致各錢之家自千百以上惟思積之無用減價輕售而彼則棄盛收貯以待貴時之用其弊也三曰雜錢之阻撓蓋錢若泉也如水之行地而流布不窮也萬曆制錢雖水之正派前代雜錢則水之支流也支流橫溢則正派壅塞雜錢盛行則制錢阻滯其勢然也往者雜錢惟行於北直隸山東等處近則興收不師互相崇尚以致私錢盛行制錢反阻其弊三也三弊之雜錢為害最甚首當禁止雜錢一禁則制錢必行其子

卷之十四

計民生係關匪細伏乞

聖裁

勅下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并嚴衛緝事衙門嚴禁舖行市肆人等敢介於

命下旬日之後仍舊行使前代小錢雜錢阻撓寶源局新鑄萬曆通寶各許兵番總甲人等的據指証將犯人執送所在官司依律從重究處仍抄號本地方示眾但不得因而騙詐各行致有騷擾一應房號稅課務要遵

旨無收制錢其附京州縣原用制錢者亦乞

嚴勅各行順天揀按衙門一體禁約遵行添令一定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持之永久各不渡更易則遠近人等既知制錢之不可不用又知用之有恒而樂于積貯庶利權不至下移

不致雍闕。民生國計。均不攸賴。奏
聖旨。近來市肆奸民。詭言射利。及行使小號雜錢。阻滯錢法。噴
廠衙門。及五城御史。嚴行緝究。不違的。拿來枷號重治。其房
號門稅。以後都着多收制錢。及文武官俸。相兼支給。務要遵行。

職掌事宜疏
工部一本。俯循職掌。目擊時艱。敬陳興革事宜。以安軍民。杜丁
以重萬年永利。事。都水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浙江巡按
李天麟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查得萬曆九年十月
內。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馬監太監張誠等。題織上用等龍袍
段。共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六十四疋。奉部覆奏。
欽依。派行。浙直司府織造。后。又查得萬曆十四年三月內。大學
士申等。題減織造袍服等項。隨該本部查得。前項袍服段。已
解過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二疋。段未完一十二萬一千三百八
二疋。以五分為率。解進者。已一分矣。題請裁減。節奉
聖旨。這袍服未完數內。准減一萬疋。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
臣等奉 卷之十四

續據浙直于萬曆十四年五月內。又解進八千三百疋。通前共
元過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疋。其餘未完數目。既經按臣具題。前
來相應。覆請案呈到部。臣看得袍服。御手

聖訓。事非得已。而經費出于帑藏。用則易窮。國家定制。每歲織
造御史段。疋約解三萬餘。頃年以來。服御官眷。用度日廣。以
故歲造之外。時有傳奉。加添之數。此皆

皇上不得已之徵。臣等敢下導奉。惟是水旱之災。報香疊至。
而四方貧困。實有不能堪者。姑吏問其他。浙江稱大藩也。昨以
織造大紅紵絲。將各衙門。贖罰銀兩。按括幾盡。乃始解完。而戶

部以關係遠。不互輕動。本部又復多方設處。題請補償。此民
窮財盡之秋。而必欲完。夫難完之數。則馴致撙行之空。終成流
離之患。其勢誠窮。而其情可亮矣。御史李天麟目擊其弊。條陳

前來欲乞

特下明詔將蘇杭織造等自停罷俟後年豐再議舉行是所為

恤民躬以廣

皇仁者意亦既切臣等及覆思維夫以

皇上軫念貧民何所不至即內帑稱乏尚不憚發百萬

使以賑冠蓋相望于道豈無恤于重地災民而不為之所乎如

皇上俯采御史之言將折直未解段足暫行停免以俟豐年再

造維服用不可缺亦量減分數以示蘇息是皆

皇上浩蕩之恩而非臣等之愚所敢望也恭候

訓裁定容臣等俯仰應天浙江巡撫衙門及以都察院轉行

彼處巡按御史欽遵施行奉

聖旨這袍服已量減了還遵前旨行

正風俗疏

都察院一本近來官民用度奢侈餘敗壞風俗通查節次

訓行嚴行禁約重德行事陝西道呈看得國侈則示之以禮

先聖人防民制治之格言也我

太祖高皇帝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提其綱領而

祭享婚喪之會節制其條目而服役器用之奢差上可以無下

下不可以無上遠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沒治立甚嚴故民棄奢

修而用克盈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自上及下由內而外一切

皆以驕侈相誇靡費相尚名分蕩然喪所底止其禁止之疏前

後諸不下於上上至煩明

旨示屢屢矣而竟不能禁而止者何故蓋京師者四方之觀

效而職官各眾庶之表帥京師不行而責之四方士夫不行而責

之細民其誰聽之是故風之泰也非勸戒文武大臣及內臣士

躬行儉約以先之不可禁俗之儉也非勸戒文武大臣及內

臣士夫躬行儉約自治其子弟及吏書承皂人等不可禁奢儉

之習雖成于職官之家而造為淫巧以蕩惑人心亦則店戶工

匠賈利之徒此輩禁于內則散之四方禁於外則竊入京城又

必示畫一之守嚴責成之令其在巡城御史及嚴衛兵馬等官

各能禁治其權豪勢要之奢且借者定行紀錄將賞其犯人送

法司以達制論枷號示懲在外府州縣各司等官各能禁朴查

嚴禁奢侈重懲豪惡而不遏忌忌者撫按廉實定行優薦明註

曾禁其奢其借題請紀錄其犯人以達制論罰教傳曉仍枷

號示懲如巡城御史交代即以罕過違法起數開冊送院以稽

勤惰巡按御史復命并將拿過違法起數造冊送院以憑考覈

如五城及按察官。仰情從隱體訪得實。從重究。此則端首。以為四方之倡。正表率以為下民之式。實移風易俗之大機。括也。不行。道令。誠公陳見聞。上備品制。下酌人情。查照節次。明旨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并將禮部原題應禁款目。仍咨列五城御史及各道直撫按衙門。於通衢川市。榜文於房店。隨其所習。刻示。單嚴行禁約。臣等又照得風俗雖掌在禮部。而綱領則在都察院。臣等謹以虛庸。而居風紀。以省躬。則無羔羊。素絲之節。以率人。安望各城。驕傲樂之風。庸臣等自貶損。以待結。絕至于素上。德。而行之。四方。全在巡城御史。故御史稱曰。親風。而實綱。不正風紀。一款。蓋以教養。介司之職業。而御史所當方求者也。官員到任。何嘗不。然。移風易俗之事。哉。惟吏。本逐末。以此為不甚急。而為御史者。亦姑念是不以課殿最。者。臣等。卷之十四

巡歷處所。採風問俗。于此致意。以身先率。勤督司府。法期必行。片。俗。豈不轉移者哉。臣等又惟典。諸書。民間不得見。縱。惟事例。三令五申。縣之通衢。轉聘。即為陳。何益也。今。委。容。臣刻之成書。附在憲綱。名之曰憲約。繼自今。御史以此為憲職。所先。而內外所屬官員。以此為治理。最要。庶幾由禮。則不僭。由。則不奢。上。儉約之風。下。成朴。素之俗。古意漸復。而民生不。困窮。美。謹。請。

賜採納疏
吳時來

臣等。察院一太。欽。陳。切。要。事。安。左。

賜。持。劄。以。降。治。安。事。准。吏。部。咨。該。吏。科。給。事。中。楊。其。休。題。請。其。因。奉。

聖。旨。該。部。院。知。遵。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選。擇。提。學。官。員。吏。部。議。覆。其。標。按。巡。歷。一。節。係。歷。都。察。院。掌。行。咨。院。議。覆。判。理。到。道。具。呈。到。院。臣。等。看。得。為。政。惟。在。安。民。安。民。必。先。省。事。故。省。一。事。則。百。姓。受。一。事。之。利。多。一。事。則。百。姓。受。一。事。之。擾。今。各。處。地。方。災。沴。薦。至。民。生。煎。迫。則。所。以。敦。簡。靜。緩。民。生。要。在。各。撫。按。司。道。與。有。司。加。之。意。而。便。臣。統。轄。一。方。任。在。坐。鎮。當。以。宣。布。為。事。不。以。巡。行。為。功。按。臣。澄。清。一。路。任。在。振。刷。當。以。激。揚。為。感。而。不。以。趨。承。為。悅。且。司。道。各。各。專。職。行。事。得。以。便。宜。而。各。司。最。為。小。官。亦。願。卷。之。十四

臣。等。民。事。遷。易。於。下。究。所。擬。吏。科。給。事。中。楊。其。休。題。請。撫。臣。免。其。巡。歷。臣。等。按。臣。禁。其。隨。巡。仍。責。司。道。仍。飭。各。司。道。省。事。安。民。之。一。也。也。合。棄。今。後。巡。按。事。以。往。劉。省。會。期。以。布。宣。德。意。至。鎮。推。俗。必。出。行。郡。縣。以。蘇。煩。費。或。遇。地。方。各。事。不。妨。量。移。附。近。以。便。度。巡。按。一。當。入。境。即。嚴。禁。謁。之。禁。巡。歷。所。及。止。許。本。道。隨。從。于。查。盤。等。項。錢。糧。似。難。乏。人。不。拘。本。府。同。知。通。判。推。官。上。選。忠。誠。練。達。各。一。員。以。任。其。事。以。備。諮。訪。此。外。不。得。隨。行。參。用。其。幼。職。掌。仍。責。成。各。司。道。嚴。督。各。司。道。意。阿。承。留。心。愛。養。毋。以。書。阻。農。畝。毋。以。期。會。聚。招。徠。毋。以。教。化。後。刑。名。毋。以。催。科。先。字。能。是。者。特。與。薦。揚。反。是。者。議。行。罷。斥。庶。職。業。脩。而。地。方。更。治。肅。而。民。生。獲。安。矣。本。院。恭。候。命。下。咨。劄。各。省。直。撫。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太原 王錫爵 元叔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臺省名臣章疏類

勤元輔不奔喪疏

鄒元標 天官尚書

疏上標請此疏第...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則議之自標觀之人有以五常仁義神智信是也力以五老

示社言謂豈曰韓田本餘田也乎

補臣德我。不數年公卿立致。其。楚之心也。夫今日上
謂。臣者。士楚也。臺臣。指之。明日上。延。雷。輔臣者。陳。三。鏡。也。
臣。效。之。
朝廷。為。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以。
若。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雷。源。然。因。此。而。遷。去。不。常。矣。則。
源。士。楚。先。之。楚。也。身。服。家。心。同。大。羊。天。下。救。救。于。士。楚。標。切。
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也。標。表。如。此。標。言。可。採。望。丞。片。輔。臣。
謂。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外。尊。而。天。下。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為。出。群。常。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編。標。
深。標。萬。矣。矣。蓋。非。族。刑。督。責。稱。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
意。標。甘。為。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八。丈。夫。不。忍。為。妾。婦。也。碎。首。

上附突憾哉

五

翰林院編修臣吳中行謹
奏為。以。陳。言。竭。忠。裏。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頃。者。天。
象。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
皇上。作。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
守。者。能。圖。之。臣。察。所。當。制。弊。有。言。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示。
非。臣。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大。者。要。者。為。
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
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九。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
意。而。順。天。意。順。天。意。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
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章。奏。卷。之。十五
皇上。素。倚。則。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
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為。社。稷。生。靈。
以。雷。之。至。仁。也。即。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
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
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舉。也。萬。
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
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
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恭。肅。之。
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

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達
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即為隱默亦匪
朕雖顧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
重戕哉然昭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
截示懲執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藹蕙之澤而
聖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翰林院檢討臣趙用賢謹
奏為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大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路必求
諸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意之
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乎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一不當于人
心則天由之以示殄其機幽渺而實有捷于桴鼓者是不可不
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微屢出
皇上兢惕不遑下
勅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僚或以脩舉
庶務固粹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于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
不避斧鉞之誅為
陛下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霜飛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

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況事在
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大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
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至再四每讀其疏輔臣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
嘗不為之歔歔飲泣而獨不能少回

陛下之聽者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托之寄係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
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苦處塊啣哀茹痛而不能不勉承
陛下勤懇之命者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
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
來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
起其臣于哀經之中則特權一時之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

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齟齬，立形神摧毀，亦識者具為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勅留之意，欲遂願。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又有抱恨于終天而不忍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先朝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既以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難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方負沉痾，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遐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必有不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熱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顧改之于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以為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為于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為責限赴闕，不得延誤。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畢隔于十九年者，庶幾減其痛于鴻禧之一瞬，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備道而無遺憾矣。然臣竊因是而感夫主德之難，國是之不明也夫。

臣竊因是而感夫主德之難，國是之不明也夫。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為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嗟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與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遂影附以希寵要榮之念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計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斯言啓之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有輔臣之賢耳。不幸異日有不賢者乘勢而竊位焉，則將循故事而為此附者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為為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實萬世治安之計。陛下不可不垂察于此矣。且陛下所以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廷之臣未可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供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臣願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替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出于其間，以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願不愈于以優勞幸輔臣之身，使其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心。

中
大
其
而

也哉臣愚昧莫測于天人之際獨以為當人心而合天心其
莫大于此故敢冒以陳之惟
皇上俯納焉臣不勝願越戰慄之至

卷之十五

十三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臣艾煥雲叩清吏司主事
思孝謹

奏為懇乞
聖明俯容輔臣奔喪守制以植萬古綱常事頃大學士張居
有父之喪朝廷援楊溥金幼孜李賢事例奪情勉留會不終
時而彗星倏見光亘數丈漸逼中天臣等仰觀天象俯察物
相與拊膺對泣竊竊忘餐意在廷之臣必有能指陳綱常
議以感悟
聖衷者詎期附炎邱夫如御史魯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
清議望風係留致使人心長歎國是若狂紀綱風俗將大
而不可支矣矧今星變未消火災隨繼
天地祖宗之靈所以做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十四

聖衷者益倦切焉臣又安得以無言責而絀默苟碌哉臣非不
知

陛下雷霆之威不可測也顧思所學何事而又愛君憂
國天植其性與其徒泣無益不若味成之言即進言以久而萬
古之綱常獲賴以明則臣雖死猶生也于是二臣不敢愛其生
灑血為

臣等

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張居正則曰朕為

社稷留二則曰朕為社稷留是矣然而大學傳曰所謂平天
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孟子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語治國平天下之道而首之老
老與孝語天下之平亦係于長長親則知
社稷之命脉在綱常而綱常者仕輔相君天下者為命

引其則可為羽翼而為命脉則不可故先王制禮
下之辨而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一焉以尊如天子而所以
下同庶人者獨以此况下此而輔相乎可託言權變而目之為
匹夫小節儒生腐談乎經曰愛已之親者未有不愛他人之親
者也往

陛下有先帝之喪辟踊額天執紼在疚特以天地神民不
一日無主雖抑情臨
切而慘怛之容宛然可掬中外臣工仰窺
大聖之孝通神明而塞天地今
陛下舉天下以聽于居正固以居正為心腹臣也所宜推愛
之心置之腹則君臣之間相視一體而其孝豈不稱錫類哉且
明王以孝治天下未有不自元輔大臣始以元輔大臣者綱常

皇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十五

之長也居正今斬然在喪經之中紫背灰心形影相吊顧而強
所不安使之或冠如衣于 節制之上大非
朝廷禮昔有若謂子思之居喪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
親禮今禮由元輔大臣出也謂非天下四方之所觀乎夫事有
偶一為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
陛下以孝治天下而 經進日講莫非講以此也可舍先王之
制不言而言近代之例耶當此承平治朝可論禮之變而不論
禮之常耶今居正以例而厚顏就列矣如異時
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為元輔大臣者若云避之則于君父未
義不可欲出則于父子至情又不安臣不知斯時
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耶昔徐庶為母之故而辭
江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能復坐

自從何來乎必先有居正之父而後有居正之身
有得而有居正也可令其執親之喪而為王更組于朝耶
上尤謂在朝諸臣皆不居正若也昔人謂人皆含靈惟所誘
以故君好精明則果就事者進君好渾厚則敦龐鎮俗者進
陛下但當審所好而惠于有君無臣乎如以居正為賢矣直令
居正公天下以為心而舉賢自代可也或令其居憂之下反
過以斯民三代不可敗以草野輿論有可採易其果于自居
之心而虛以受人悔刑名之非而緬思于伊傳周公未必非
社稷之福也俟其二十七月服闋起復于時居正精力正健
託此則
居相舉動光明足昭示萬代又何必使峨冠如哀于

皇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十六

嚴初以傷 國體而廢先王之制耶臣又聞古聖帝明王以仁
孝之情與之臣而未聞奪之也為人臣者以仁孝之情求遂于
君而未聞為其所奪也夫情而謂之曰奪豈盛世事哉奪之一
字豈所謂以孝教天下者哉然亦有不得已而奪而借之以為
孝者又非兵使之不可也如魯公伯禽之哭而征戎是也非謂
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也方今
陛下茂齡已登十五而又天縱神聖且主少國危時比也威令
暢于四遐而南北戢于戈案矣官府一體而臣工蒸蒸向治矣正
元輔大臣可以守道秉禮之時而反援是萬不獲已之例至不
能有三年之愛于其父而解之得稱為人子天下後世其謂之
何晉舅犯曰亡人無以為親仁親以為寶父歿之謂何又因以
為利而天下孰能說之仁人孝一之重仁親而畏公議如此今

在居正。豈有同然者。

陛下忍重違之乎。

陛下以禮義撫天下。而不知風之南河。乎。無論漢唐宋仁宗。趙復富弼。詔援故事。切至。且令中人。繫弼起。弼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行常制。豈可與太宗時比。仁宗知其不可奪。乃已。本朝輔臣李賢等。曾奏。喪回籍守制。然後奪情。起復。當時諸臣。尚且因之以奉為榮。以匿為巧。況知禮義廉耻為何物。而况居正。今不奉喪。又拜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乎。語云。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何極。是天下之為子者。皆不知其有父。而天常。人紀。墜矣。當斯時也。欲以法術整齊天下。而使之不亂。何可得乎。伏願。

陛下愛居正。以德而不愛之。以姑息速令。奔喪守制。以全忠孝。

大節則綱常植而。

初。正。

初。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于正而一正。足以格天。尚何災累之不可弭哉。于胃。

天風。臣等不勝。願越戰慄之至。

嚴加脩省耶。

科給事中鄒元標一本。

國值非常災異懇乞。

鄒元標。

聖明嚴加脩省。以答天心。事臣聞漢臣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欺。先出災異。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不知自省而傷乃。至見天心。仁愛人君。無已也。恭惟我。

皇上仁厚性成。睿知天挺。孝養。兩宮。則情文兼隆。恩覃萬彙。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脩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顧人君所以脩德者何如耳。能脩德則反災為祥。不脩德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論五。

聖母夢勞。

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

罪當萬死。除痛自脩省外。然臣等。

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顧人君所以脩德者何如耳。能脩德則反災為祥。不脩德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論五。

聖明名臣事奏。

卷之十五。

十八。

行曰。極陰生陽。不早則火。又曰。君不思道。厥咎災宮。是則天災之興。亦人事之未脩歟。臣昧死陳為六事。皆上聞。君德下保。國是。最急者。惟。

陛下俯賜省覽。管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剿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引室碍難行之事。儻蒙留神。

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保聖躬。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誠重之也。矧。

陛下握符御曆。而祖宗之統緒。後而神聖之國祚。皆。

陛下。一身宜何如。致慎哉。慎之云者。匪僣仰屈伸。煦呼吸之。

謂也。惟在緝熙聖學而已。先儒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有一毫。

間斷。非緝也。有一毫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曩臣進。

無欲之訓。陛下俯垂加納。陛下試自脩省。無欲耶。寡欲耶。

無欲之訓。陛下俯垂加納。陛下試自脩省。無欲耶。寡欲耶。

無欲之訓。陛下俯垂加納。陛下試自脩省。無欲耶。寡欲耶。

無欲之訓。陛下俯垂加納。陛下試自脩省。無欲耶。寡欲耶。

陛下誠宜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常壯盛之年而節省之則易為力及凋耗之日而培養之誠難為功陛下今一節吝而千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也子祝其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君必曰萬年無疆臣誠願

陛下寡欲以鮮熙聖學輯熙聖學以保

聖躬伏乞

聖裁一曰親臣工臣聞魏巍惟天然必下濟而後光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成者曩臣進召對之時

陛下俯垂加納迄今數月猶未舉行此必有為之說者曰人

皇明名臣章奏

十九

其尊如天。其嚴若神。始無失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曰嚴之實。務其名。而去其實。則非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默者。間而助多掣肘者。臺省欲糾正其間而事難上達者。尊卑際接情旨因洽上德帶阻下情塞辨從事文移。終悠歲月而已。當此天變。

明大有
實益

陛下誠宜惕然自省。每朝講後。將堂臣所上章奏者。召諸大臣一一講明。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否。試一訪詢。戶部職在會計。其出納盈縮。試一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實。刑獄之出入。工作之興廢。務根極本源。揚確利弊。有獻可而不以為固。有替否而不以為矯。要共成一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楊

陛下宮中留神省覽此正祖宗時故事所宜遵

[illegible]

臣等或起廢缺畝。或起身行伍。海內喁喁。想望太平。乃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止人方取之。而遽斥之。方起之。而遽譴之。或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為寒心。雖其所言不無過當。然亦非全無保身者比。使謀國之臣。居全軀之下。人雖至愚。必不肯以為犧牲矣。臣往讀邵都科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以十年。今幸得言路之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慨然。旋開而塞。旋伸而屈。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闇昧之狀。難於畢達也。當茲下變在下。宜節度受之。量下求言之詔。庶幾忠謀嘉猷。盡忠而闕下者。濟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詔。則莫若以五臣為之。

皇明孝巨章卷之十五

子

或復原職。或授京秩。增朝端正直之氣。助臣工欲言之氣。以○廣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

聖裁。一曰諭百官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天以示儆。人君固當恐懼。乃臣子亦安能晏然無所事事哉。古人立朝。不苟專以求詞。惟蹇蹇以謀國。今有謬不然者。則脂韋風熾。而奔競之習成也。立譚間以遊戲。徵逐為本業。以流連詩書為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壤。臣請即近時人心。以為

陛下鏡之如議官一事昔言可減今言可增矣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死今言可如矣如處故相一事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為鬼為蜮不可測度猶且悠悠無高連連公卿以軟熟為工以謀國為迂者

臣如以國災類為臣願

陛下勅百官洗濯乃心大臣須務立朝之節小臣須教應靜之風各恭厥職無論厚三代即如弘正間風俗淳朴亦可幾矣夫國運之隆替係上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國家之振作臣誠願

陛下諭百官以懲薄習伏乞

聖裁一曰節財用臣聞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以生民無食則死國無財則亡

陛下躬先洗濯仰追

列祖猶然有說焉臣觀庶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十金不過十年而止歲支百金不過一年而止善蓄者以一年為百歲之計今大司農告匱矣如明年恢復慈寧鼎建山陵大役並

聖明名臣章奏卷之十五

廿一

難繼之興動需不貲取之不西此西北饑荒聞者酸鼻取之東南東南水旱見者寒心非大為樽節膏脂易竭誠難繼矣如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可也其他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盡為禁止以彰儉德至明也以培國

脉至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業孔復出不能持等而籌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今日經國者急務伏乞

聖裁一曰振幽抑臣聞民舍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為

流通民心和順則天地之和順應之民心乖戾則天地之乖戾應之言民怨以氣上千故也匹夫含冤三年大旱一夫呼天六月飛霜今殿陽高臨所禁宗室罪人不知幾幾矣謹致謹此

陛下臨御屢下寬刑之詔遠方凶惡尤蒙寬宥况以皇室宗親

臣使之羈囚而就死乎今後宮所積宮人不知幾幾矣由臣

老其情可矜矣

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草木群生皆能自樂况人廷幽婦

使之孤執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已者天地之所以為大德

一物惟恐傷者人君之所以為至仁也臣願

陛下沛然降德音勅所司於宗室審其罪可原者盡行釋放

宮人酌其年力已壯者重為釋放天心有不克順嘉既有不

臻者未之信也伏乞

聖裁

聖明名臣章奏卷之十五

廿一

廣開言路疏

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一本。臣等衙門辦事進士彭遵古等。因御史房震連章極力攻訐。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激。其矢精白為。皇上剖陳忠佞。明辨是非。夫三臣之言千萬人公言也。皇上既洞察之。俯念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擄其衣冠。投之田。里。人心疑惑。士氣銷靡。此和正治忽所關。其機微其害大。事一人為。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而報廢所。若徒畏權。而阿世。臣不敢。觸忌諱而緘默。臣不忍也。臣聞之。國家之患。莫大于壅蔽。臣之罪。莫大于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闕。而忠言阻。依違則朋。

皇明名臣章奏卷之十五

廿三

承望。而是非。洛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有司利國利民之事。不。百工技藝之人。皆許直言敷奏。又大明律一款。若有工技藝之。人。應許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各阻當者。詢問明白。斬又臥碑一款。一切軍民利。而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皆許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蓋有之官。專以言為責。而諸衙自職。官。以至士庶。亦不言為禁。載在令甲。昭若日星。故民生利病。皆。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之。使天下無不當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而後聰明益起。幽隱畢達。此。祖宗之制。為。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一二年間。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嚴禁阻。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束亦在。而。可也。而。反。

諫言直諫。教訓忠言。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指。口。誠。臣。一倡其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諫。回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異日者。萬有極好大。臣。機密重情。皇上將仰自而聞之。然則令所約束教訓。甚非。社稷之利。夫海瑞清節。峻猷。廉頑。激懦。皇上召之。誠。誠。之。問置之。則紀之地。舉一人。以風四方。有。氣者。莫才。皇上明聖。顯忠。直與二帝三王同符。媲美也。律瑞以中。道稍嫌其過。責瑞以通達之才。或非所長。然必有聖之時。如仲。尼者。出焉。而後得以折衷之。裁成之。耳。彼房震者。邪鄙之夫。貪。祿之行。視顏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門。校閱卑謬。閱節昭彰。東。南已共見。聞非臣等所宜指摘者。大抵家之與瑞。如黃。鴟。風。殊音。不。同。目。而語。即四海之眾。三尺之童。能辨之。而。乃指正為邪。變白為黑。顯肆傾。擄。舉。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勝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彭遵古等始入仕籍。初。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悃。瀝。誠。干。皇上之前。其心。忠。其辭。且。况。慰。雷。海。瑞。切。責。房。震。皇上之旨。示。既。行。彭。遵。古。之。言。其。言。行。而。復。罪。其。人。也。何。哉。夫。臣下之進言。與。皇上之所言。但問其言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豪者宜罪。其。可以其有言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窮。生。採。何。可以其。言。職。而加。譴。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位。之。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卿。舉。士。練。綱。上。中。興。要。務。當。時。

皇明名臣章奏卷之十五

二四

諭旨成化間初選吉士鄒智上疏除直諫後世因
名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者如成化七年盧瑋以災事奏成化
二十二年放毓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
此不違條數自進士之未授官者並未問以出位加罪也今因
彭遵古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彭遵古等之罪而禁禁之未審
於國家禁例果合乎否也此臣之所以不容于無言也臣豈
不知臣之言亦當家出位之罪哉識者不曰喜事則曰好名然
使舉朝俱不言事斯世豈不頹名將不知所底止美臣之臣臣
非敢有亮髮狗私背公市恩沽譽之念
天地神明鑒察之伏乞
皇上獨奮 乾綱大彰
宸斷殺彭遵古冠帶仍照舊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反休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二五

風庶人心不至離離士氣不至頹靡其有裨於邪正治忽
機者或不少也奉
聖旨國家事體關係安危利害及職分當言的何嘗禁人不
若朝廷處分不當是非原由明白乃浮薄新進之徒却又紛紛
冒授不平政體故特加懲處以正士風沈思孝本以改官恩
併事違詞豈是忠直姑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請上東宮疏

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劉復初一本仰遵

劉復初

天意以安人心事本月初三日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見連日天氣昏濁風雲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
離朕甚憂惶驚懼書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云民無常懷
於介仁古人之言甚各裨于為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其大
今之政固古亦亦妨害民生者不少著各該各司明白條具
請定奪庶以仰回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
等傳示知悉欽此欽遵臣莊誦 綸音仰見我
皇上謹天戒而軫民瘼下冲旨以求直諫大小臣工莫不欣
鼓舞以為堯舜初天文武愛民未各加于此者臣列在即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二六

聖言責領 詔旨諄切廣開言路而當事之各關係綱常雖是
言而不履者臣不以此時替個欺之愚不惟負
陛下亦且負天臣請以 聖諭所及而悉陳之臣伏觀
聖諭曰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若是乎以邦本之為重也
聞太子春天下之本 元子康哲中外歸心人之所與天意可
知

皇上不允所請復蒙斥逐其于天意不亦拂乎春秋之義母
子貴 恭妃 元子之母也諸立自育長幼之旨昭示天下
其儲位未膺而大分已定乃進封之號斬而不與
元子之心安乎 陛下之心安乎
聖衷肅念鬱而不暢其天意不又排乎風雲之作豈多吝之
于兩土沾衣實未所期

諭曰。臺官所奏。主百姓流離。猶如今日不在百姓而在。臣等讀爾雅曰。雲雨土也。天氣不降而地氣不應。又嘗考之。曰。終風且霾。言陰越也。書曰。叢風若言。應蔽也。天人之理。於此。風霾之異。不在冊封之前而在冊封之日。此其明也。皇上反而思之。其于聖諭所謂憂恤。惟各不更。平近者。建言諸臣。條陳甚悉。雖聖意已定。詔旨已明。而天變之來。適與時會。由斯以觀。元子一日不立。則大體一日不定。恭妃一日不封。則倫序日不正。思非仰回天意而安人心也。臣願陛下上體天心。下從輿望。冊元子為太子。進恭妃為皇貴妃。開天下知主器之早定。而又知

聖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王

元子之母之尊。庶乎名分正于朝廷。和氣管于宮闈。人心悅而天意得。聖諭所謂共享太平之治。端在于此。建言諸臣。其言雖過。心實朴忠。伏望陛下矜其狂愚。召還原職。未必非感格天心之一端也。倘蒙陛下採擇。俯賜施行。臣責任。隨越待罪之至。

說到底。格天心。正則仰。聖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乞召數直諸臣疏 皇上旬日以來。採察群言。肅清學堂。遂馮保則。被庭之。戮徐爵。則城社之奸。熄曲全張居正。而擒其家僕。則細紳之。賊除。言路日開。輿情日快。而獨於建言諸臣。若吳中行等。尚未召復。竊謂非所以鼓諫諍而宣憤懣也。臣敢不避斧鉞。而之往者。居正忍不奔喪。皇上為宗社留大臣。諸臣為藝倫持大義。要之均非私。居正而獲罪於國家者。當其時。居正怙寵方隆。借干天怒。將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等。悉責杖遣。

聖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六

居正之中。傷而在。陛下不失為信大臣篤也。既而朱鴻謨等反覆申救。皆以官此則居正之枝節。而在。陛下不失為任大臣專也。及頃者郭惟賢乘大慶軍恩。故諸臣又竟落職。是陛下所以遇大臣者。誠始終不貳矣。顧諸臣者。耿耿赤心。諫論果求忠於陛下者耶。抑負陛下者耶。諒其心不過欲正綱常。崇節義而已。即使居正奪情。非私尚不當以一紙。而遂禁錮直言之士。况今居正行私已露。豈得復受。而廢間秉正之臣。中外群情。嗚呼。嗚呼。今日久矣。且諸者率以區區小官。上披逆。下結讐。怨重則捐貲。命。勿何利而為之。實恃。

忠誠
應切

陛下之天監或即嘉納其言或久而察其心爾若一日以權
竊龍去而終無復見天日人將浮沉俯仰巧於自全誰肯冒忌
諱而披瀝者哉伏望

皇上念求材之甚難亮建言之非易亟四 睿照大需 鴻恩
勅下吏部將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等盡行起用則人心麻
益焉太和言路風采翕然一變矣臣無任激切竊
命之至

卷之一五

元

乞遵 祖制題名疏

陳与郊給事

懇乞 聖化事臣伏觀會典廷試後進士謁

命工部于國子監立石題名係輔臣為之記則

相制也非直為觀美也蓋舉當代 制科之成績張 國家

崇俊乂之心以照後世而垂無窮潤色鴻猷莫此為重

銘勒罔敢闕遺自隆慶辛未以來日月因循事如有待

久虛而未輯多士來進而未碑先後肄科遂致廢闕豈以是

飾名而無足重歟不知有名重微則美刺攸存有石鐫題則

觀可畏不惟名在石者端上而思然也而勉執事將令碑冠

仕者希光於竹帛屈青紫儒者爭耀於鼎彝即千百世而下

思皇頌黎獻者其有所考信矣其裨益億萬無疆之化顧不重

耶曲紅馬塔自昔榮之目今 祖制在焉惡道蒐羅盛美不

嗣公知士大夫始進之名不遠也况 今明良喜起材雋蔚

皇上方將廣制額取士開門客岳輔弼大臣安得不賜言以紀

其盛俾由甲第起者樹之貞猷繼之史策均炳炳烺烺哉故臣

謂題名雖貢舉一事而於興章治化實切切焉敢冒昧陳之

伏乞

勅下禮部遵制上請將今科并辛未等科進士各次第立石題

名庶 稽典章新榮名益厲所以佐恭隆而鼓寅亮者非眇小

矣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

乞停止助工之議疏

無已停止助工之議以存 國體以恤民窮事本月二十四日

書房傳奉

聖旨書官工程浩大應用錢糧數本有次第開嘉靖年間撫按
市各進有助工賦罰銀兩工部還查見在錢糧有無足用助工
市列是否可行明白來說欽此臣伏讀數四竊有以窺
皇上哀衷無非憐計入之謂資之府庫則積時寡賦之問則
當收端廣之開則則名器濫因憶 世宗皇帝時曾以朝門午
樓工程令中外獻助或可攸行而又慮異勢殊時或不可運
故功下工部議請一則曰有無足用一則曰事例是否可
行然則助工之議
陛下意哉或者偶詢故事及之且 陛下臨御以來節儉聞天

皇明

卷之十五

三

下開金元開天下痛最貧更抵禁罷法開天下豈肯於損
利病民之事輕易施行天下生厲也則或悅其名未究
其害則其害不察其詳耳微臣反覆為 陛下等之竊以不
助者二必不可助者三不敢不盡其愚心世朝時朝門午
樓臨政所御勢不得不朝夕急加以天災虜患素會合皇故為
一時權變之計今日 壽官告典自萬萬年之圖日月綿長儘
可從容次第且軍儲無乏楚路輯寧在田野則極荒在國
家則猶問暇方之嘉靖時勢迥殊此其不必助一矣當今重務
執重於 壽官則凡 朝廷權節之所寄該部經營之所聚舉
不當為大工借今第少裁 恩養動可萬千稍假歲時自
接濟此其不必助二矣撫按官獻助不過賦罰而撫按官
不過詞訟訪察兩端一旦取盈訟訟四起於事無可

百監司而頑民聚之奸吏又因之窮營骨髓不盡於
稅之下不止也官亂民貧盜賊滋其其不可一矣審若此
宗藩以下豪民調吏以上誰不借口獻輸俸門一開比徵富貴
者被舉者姦偽不逞者則足爭進及是時而欲拒之耶則業已
其不可二矣且萬室之邑百乘之家尚不欲人窺見虛實矧
陛下承天地之祚苞四海之貢九夫八蠻之率服豈容輕示
空虛遠近見此有以開度 國用將無令戎醜生心其不可三
矣又比歲平原曠野之民苦旱江河之民苦水山谷之民苦
室家流徙寄命蒲州守至請賑無已時近日即臣且以民生日
賴吏治日維請得開納者無慮拾玖夫獻助之凌窮民與開納
定相千萬賦罰之災離民與賑濟正相反今

皇明

卷之十五

三

上意 陛下下於賑濟五奏之於賦罰肯亟寬之於開納
肯亟行之臣故曰助工非 陛下意也或者悅其名未究其實
聞其害未察其詳耳伏願
陛下下一深究而熟察之必且 毅然謂權變不可國工程不必
助賦罰不宜寬括撫按官不得獻進而 國計民生永賴之矣
惟 陛下留意自察天下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請略王之國疏

陳與郊

工科左給事中陳與郊一本府第告成請遵

祖制必命。雖王之國以崇藩屏事臣聞。天子之親親與帝

布不同。布者不過子母兄弟。曖昧一室而孝弟行于家。天子

則有大法。大法以內諸帝宇而外真王家而孝弟行於天

下。故恩過則以義裁之。禮及則以時舉之。要不在曖曖昧昧于

王之前。聖宗朝。宣宗朝。襄王二十餘歲而之國。

世宗朝。嘉靖三十九年冬。內閣

欽奉

聖諭。景王府造成數年。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之國。如何久不舉行。傳示所司。于是禮部奏

請具儀擇日而之國。時中外人心煥然。釋歡然相慶。此皆

皇明名臣章奏卷之十五

聖謨宸斷一舉而貽萬世之安。正聖子神孫所當則效者。我

皇上自王出邸以來。爰選俊髦。後先疏附。訓之可謂至周。即

如近歲衛士小寗。赫然詔捕。有司威動如雷。澤沛如雨。禮之可

謂至厚。作以山河。又度之大國。不愛數十萬。以營帶礪之重。真

之可謂至安。而且締造從容。假之數歲。無非

聖情慈惠不忍遽離。四海九州。人人諒

陛下金石之恩。至隆矣。夫翔翔閣下。謂待落成。今年三月間。見

差去臣工。皆已還奏。殿宇皆已鼎新。又略王弱冠已久。則所

謂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之國。不正在今日耶。以臣常布之私體之亦知

皇太后徘徊以王年在幼。結必驟難遣行。然竊以為

聖母。以義斷恩。為萬世典法。不當以姑息而拂

主一官

祖宗之大制。况骨肉天性。原不以遠近為親疎。誠辨之愛之何

不及今令。王備其官。屬率其宮衛。早就藩府。為子孫百世基

業。豈不甚盛。其休且衛。輝風氣乎。訓道孔通。又無崇山大河

之隔。往來開泰。月日不難。豈不忍慰。奚必盤桓京邸。而後不

類。咫尺也。稽於典制。既如彼。無妨于親愛。又如此。惟

陛下斷而行之。聞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居一焉。王之四

三。酒凡中。皆黼馬。黼取其斷也。聖王遇禮而斷。不俟終日。故

之服食之間。今。王受冊已幾年。居邸又復幾年。府第告成

者。又復幾閱月。所司不以請之。國無時冊。立分封典禮。最重。似

不容一日。遂巡者。臣工也。偶感工完。輒冒昧效其惓惓伏惟

皇上察及工替之言。

勅下禮部查照累朝事例。擇日具儀上

皇明名臣章奏卷之十五

請族上藩王。至下副臣民之望。而於

祖制大有光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廿四

補 18-648

注意遺賢致舉所知疏

陳與郊

聖明注意遺賢致舉所知以備及時錄用事臣聞獻納
之臣職在舉賢錯不肖臣給事助掖有彈劾而無奏薦者豈不
謂三四年間朝廷之搜羅穴略空而諸從嚴穴中起報
則亦略不負矣何事必廷考察弊免且斯為魚混乎其官乃
須之見推擇大臣至塵皇覽往往詢及去位并居疾於家者
臣力知國家儲賢若儲木焚夫木積若丘陵非不給棟隆矣
而探之山訪之澤淵舉而出之溝中無虛歲焉夫然後足以
不特之需則今日雖濟濟在廷又安敢賭犧樽而忘溝中
斷也臣奉使行有日矣因念梓匠賤工去亦有所自獻於其主
者故舉所知數人以少效區區如原任禮部尚書陸樹聲正學
共宗於南國清風尤重於東山煙霞發其性情時倚時卷河岳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三五

政自澄清原任翰林院編脩鄧以讚潛心窺顏孟之宗樂道負
伊萊之望和鸞大略宛親雍雍素積玄珠難俾皓皓原任貴州
按察使郭孝嶽一時節操汪汪千頃曾懷懸軒鏡則愈不廢
握靈著則百叩而百不棄原任陝西參政王時槐荷清蔡雅
有譽於人倫露潤霜嚴更馳聲於宦轡宜蒙陰和之鵲可用羽
儀之鴻原任福建參政郭永春豫飯青黃自井井潔良墻艾席

皇名稱

其失

或隱鱗河上或養翮田間雖未足盡天下之賢要之皆望影而
知其為梗梓也者陛下方側席而延選輪而求而望令六七
臣卷其經術以訓子弟就其棲時以帥閭閻其精神而為
文章以師世範俗即未必不助流風敦教然執若起而任之以共
佐號號且此六七人者與其為威明不辱不殆之臣亦豈若
出而勒鼎興善竹帛也故臣雖奉使而東而亟亟焉陳所知以
塞獻納之職之一二倘蒙

皇上採察勅下吏部再加咨審如臣言不大謬謬議請簡
擢則棟明堂器清廟者不患乏材而臣亦得比于山谷與樗之
民幸甚矣再照人臣有身不出丘壑而可贊聖衣人主有寵不
在丹墀而可風列位則崇恬獎退之道勝也近見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三六

聖朝頻修聘典即一歲七而授之師帥之官可不謂索玉剖珠
而隋和炳然寧惜優異故夫齒危髮秀之若若陸樹聲有如不
就安車即或晉崇階或分重祿表之為百辟勸而其他官人物
之望倘亦樹聲其人悉表之如表樹聲焉不惟振聲翮而白
駒奕奕使天下卿大夫聞而矯頑厲競者不淺鮮也此尤千載
咸美事惟

陛下垂神臣愚不勝惓惓

安戢民報疏

陳與郊給事中

為聖心兢惕民艱正圖安戢乞

賜拜純為民之疏以廣成

威德以廣洪仁事臣近見閣臣深憂水旱具奏安撫禁戢奏

聖旨寬宥所奏甚見為國為民歡著寫來行朕見近年以來

窮民艱切流亡失所心甚兢惕又見卿等奏至意與朕同可見

召臣契會卿等為國重臣有所聞見悉具來說朕採行之欽此

皇上於被災窮民惕然念之一則博詢修奏欣笑嘉納之即

降勅安撫之旨端至諸請然勞之曰可見君臣契會自都俞吁

咷以來數千年無此氣象一時大小臣工近者踴躍遠者延頸

聚踵以為何幸得身事堯舜之君即四方窮民聞之亦必驩

躍若更生矣臣伏而思之堯舜時豈但曰都俞曰吁咷而好生

哉於民其間經國厚民之政必自豐蠲要之史臣不及書

而竹帛不勝載也今

皇上以堯舜之憂民者憂之誠憂之其實在足衣食欲足衣食

則富在薄稅斂欲薄稅斂其實節省此乃所以釋其憂也頃者

右庶子趙用賢以國家徵課等事奏南京給事中孫世禎御史

李一陽等以東南水災異常等事奏言雖人人殊然言經賦役

者為民衣食計也言崇節儉者亦為民衣食計也言裁

恩澤者亦為民衣食計也即無論一一當

上指諸下議要其心與安戢流亡者不殊昔孟子以堯舜事君

正惟因仁心仁聞一擴充之今

陛下擴一兢惕心疾苦何所不問擴一嘉納獻替何所不容矧

三疏於國計民生未必無一補者乃一以煩責一以陳乞狗

為之市恩取譽或謂或戒為是以世道言而

用賢為卿片也即臣竊以為

皇上集之則欽言自世禎進之則

皇上親之則財賦與區况元元之困

不能發而為困則困者惟上人得周知而熟數焉試

思九重牧養之舉諸臣固無所掠因哀矣臣竊反覆三

疏不越損上益下兩言是兩言者循之則民生厚國計隆忽

之則國與民交病者也何可以賈譽棄也且微獨於三疏而

已皇上即憂民而非為損上益下計譬之天降甘雨終不到

草木即欲為損益計而非博采群言譬之慈父母懷惟疾之憂

而損不任醫其何救於水旱凶荒哉今日水旱凶荒半天下中

外入三計其無所出故憂民於下不得不求博節於上

而博節於上不得不求博節於下矣則諸臣諸疏安見非

陛下察之有之而更於財賦源流思節之難不可不思豐之之

不易思用之易不可不思欽之之甚難繼自今凡上言民所疾

苦者必受之其坐視民窮不以時聞奏者必黜之有能為

國家憫恤窮民愛護邦本者必立褒顯之如此則都俞吁咷之

實下究閭閻而耕食鑿飲之風上恬

無任瞻仰戰慄之至

廊廟唐虞真再見矣臣

親戀子迎事艱難懇

天矜念苦情罪官歸養事竊惟臣一介草茅家

陛下擢之瑣園今六歲遭逢明聖人人得畢其愚臣於此

時即各位極微懷抱杜淺何忍一朝自棄亦何收以自命自乞

願臣為烏情事有內纏肥骨之痛而外迫歲年之侵萬萬不獲

已者何得不于

皇上控陳之臣父蚤亡臣母今年七十七老矣生臣最晚而生

臣最難墮地不五朝兩目瞤瞤臣母日夜泣臣時寒月至令水

砥臣目障以故年未五十墮落眼矇前年臣病謁歸每侍藥珍

少加一七無何謂臣病假且滿復自謂格倦尚強又日夜趣臣

來京荏苒二年曾無寸樹方端端焉進懶報國退媿忘家不

自意去冬十二月二十五日信到謂臣母九月病脾嘔逆橫逆

病困乎臣不置病已更數數趣臣奉歸枕席涕淚語言悽苦臣

聞之五內痛切因念無臣無母無母無臣性命相依痛分甚

越今微臣輟轉等事正欲少圖狗馬萬一而後言私恐臣母不

能長年待臣臣亦不能容玩短日遠母正欲移母就祿則母

十年未疾步猶難能從臣於數千里外正欲再以移病東

乞則臣心有憂臣身無恙又安敢陰為吾親而欺吾君正欲

請一江南差遣乘機省待則方恬子舍遽迫王程復不免異時

今日之感正欲哀祈終養不惟臣有兄弟而例以親終為文則

是愛日何輕廢官何重似亦非人子所忍言臣於此時求所以

上顯答吳下順黃髮外不虛廩祿內不廢新蔡者舍罷歸何

耶抑伏而思之以濟濟之朝視臣臣不過鄧林一葉以臣之

母視臣臣則屋楹假令母也如此倚臣望臣而臣尚
念母去有如霜露臣測臣且負人間之大逆深痛雖他
恭榮祿而絕裾必吏將焉用之此臣所以歷膽叩關而直請罷
其官聽其歸養者也會方京察口不敢言且臣亦自知總列諫
垣無端求去人之聞且見者不曰矯激則曰市名益踟躕累月
不收近查得嘉靖十八年有臣同縣禮科給事中許相卿奉職
啟餘亦竟奏准致仕與臣職事相同而臣情更苦故敢比例
乞恩求賜罷職放歸田里就養庶臣母子相依之命延一
其見年更生年而榮養不畢之生有一日則矢報一日又不徒
扶老携北向拜祝而已臣無任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議飭吏治疏

楊廷相

吏科給事中楊廷相一本議處吏部諸臣以飭吏治事臣等伏見吏部一本為修舉目前事宜以安民生事奉

聖旨依議着實行各處司道官有年力近衰才猷未併及與地方不相宜的着撫按官一併議處更調毋得虛應故事欽此

臣等伏誦再四仰見

皇上尊居九重慮周寰區比者以四方水旱之故念不得其人

不勝主特頌

秘諭部院大臣奉懷然甲命撫按督責守令以懲貪墨理冤

為急務茲復命允該部之請議處司道之官此其欲舉一時

吏治而振刷之以濟元元於生全輿味之咸甚盛心也竊計

按諸臣必能仰體

聖心各廉所屬汰其吏之不職者以釋

當守之憂顧臣等特罪該科辯論奸邪實為職掌有所見聞

敢不罄其愚竊惟守令均切於民生而守為令之表率監司

守令之綱維此其所係甚重即時和歲豐之日尚不可以匪人

庸之令水旱頻仍饑饉存臻流離載道盜賊時聞天下不無

矣所恃撫綏而經理之者則方面是賴耳故必有強健之年力

而後可以任事有識練之才猷而後可以奏功其人與地相宜

而後劑量之有餘裕不然景運於桑榆能疎於幹理宜簡而任

煩宜僻而當孔道者其不稱職明甚猶然竊厚祿凡高位以

遠乎歲月譬之棟梁之用寄之枯木朽株而策駑蹇以馳峻

也欲其不折而驟焉亦難矣臣等僅採之公評覈之清議司

知府不得其職則有如其某或守未盡懷而實病于蒲柳之

以年猶堪來而量極蹉跎之已滿或物議之久騰而

或幹濟非所長而理勢則錯於以使統率一方保障一郡

於玩愒私自計得矣求其禁暴抑邪事集而民安也臣等固

其必不能也非

皇上所謂當議處更調者乎况於其間有素行不檢大計漏

者過猶剖符綰綬擁五馬之榮彼止念及窮途而恣為不肖

行也詎可一朝居於民上耶臣等再惟司道等官固當議處

持衡於上握一方之綱紀則撫臣尤要矣有如巡撫不得其人

安望其能甄別諸屬之臧否以付朝廷之任使哉以今世

肅清賢哲奮庸撫臣才望之優而無規封疆之托者濟

至於庸庸自保冒非其任若某者賦才綿薄臨事迂疎持守

中已致人言之滋起持循三楚益資物望之素輕今在地方

二年矣尚未聞有所表暨尺寸以來南國之頃僅僅株守而

量盈矣楚幅員數千里連遭災沴斯何時也撫臣之任何任

而可以庸才居之耶且仕路之難莫甚於斯時方伯諸臣聞有

考績已久未得推用而監司郡守候補闕下經歲月者相

也必選擇而使不可謂無其人獨奈何以疎曠之臣妨民生而

墮仕路哉此不可不為之一清也臣等上體宸衷下循職掌

輒不敢避怨據實指陳如此其餘知之未真臣等未敢言言之

未盡者則臺省諸臣當能為

皇上言之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將諸臣分別議處或宜加銜或宜更調或宜罷斥必使官無倖

位吏皆得人則撫臣可以督司道司道可以督守令而民生實

優存矣又冀南北水旱之足虞哉臣不勝願望之至

廣如典疏

王治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王治等一本懇乞

聖明重明詔廣如典以光聖治事近該部欽奉

旨查議光祿寺等衙門少卿等官馬於進中良常奏張連周

跌卸錄之典奉

聖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莫不驚疑以

陛下臨御以來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為尤渥也豈

獨于從譴等五人斬之乎臣等備員言路口不怨請不為無罪

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亦其分如其不行執奏

臣等併糾其阿循之失以批鱗叩闕不止未為晚也至

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為申明新詔以實

聖恩以明大信事內陳遵詔卸錄馬從等不可中止之故

卷之十五

四三

跪念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聰奉聖旨已旨了欽此臣工愈加驚駭以為前此群臣

奉詔卸錄之議俱蒙俞允獨至此再請

人言不蒙依擬使曠典有遺拾遺補缺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

馬從進等應卸錄緣由其列該部既內臣等無容重釋直據

此卸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切惟先年諸臣進言雖持觸

雷霆然本無他一念報主而已蒙恩寬宥蓋誤于臆附者之語

非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詔卸錄為國之幸而忘其愚陋

之小過此尤堯舜之德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續其美一也伏願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諒不仰之則從譴等古狀不可獨使

于覆盆也

如仁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譴等出遇不可獨使

公於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于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譴等既合明詔卸

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大信於海內也自正德十六

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奏舉然事遠

人亡未免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譴等不蒙卸錄恐

遠近觀望顧避致野有遺忠朝有缺典非盛世之美事五也且

特政多事萬慮之才遠搜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謨懋忠弼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諸臣言不

及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肯意理贊可否元氣服肱似乎開

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賢才將允遠近引笑即

強出焉求順旨不求濟事雖皇恩何益於今日哉一事輟而衆

止之患阻焉此不可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譴等照卸錄不惟表忠

獎直節死者足以獎勵乎生人而言聽道務見用者足以興起

乎未用唐虞都俞之風雍熙太和之治隆盛在此臣等誠為世

道計不為從譴等五人請也下情無任懇訴之至

卷之十五

四四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議

協東春 禮科給事中

禮科給事中萬象春一本懇乞修舉。陵廟瞻儀以先。先德以垂典制事切惟。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祀典之起。由於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客已背祀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知事關。陵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容有欲為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於今日者有二。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之廟宜尊臣請得言之洪。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人祖以後。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于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之人欲歎歎息臣嘗欲往牒當。建文君沒。成祖駐蹕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未嘗不。

皇明名臣奏議卷之十五

盟

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豈。成祖計之于先而所司顧廢之。于後邪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心矣。國家修明典。凡前代帝皇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其。而矧。帝皇建號按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為一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其鄉。又允言官之。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恤錄而為之君者反不得一。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慨然而深悲也似宜。勅下所司即其原葬處所立為。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謚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

皇明名臣奏議卷之十五

四

春祀禮臣象春恭危從之列見我。皇二十。景皇帝陵躬為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祭于陵而不得附祭于廟仰窺。聖衷當必有缺然于茲者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須亟為恢改如以逼近恭讓。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稍加宏廣仍量。實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祇衣冠之地至于恭諡太后陵亦。一體修治俾得鬱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之德其于。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攷更及廟號。景皇帝業以帝。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建。建文于一成祖之上。雖宜而位于。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不。

昭倫德於一時亦以垂於萬世財能不足於今時可
於後也惟賞而不節則太奢一過過餉軍需費所仰
呼勢所必至萬一過節有等卒然動數十萬之衆人何以
於斯時而爲焉豈將有及乎且京師四方之本儲蓄
命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天下大旱如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秦
稱災傷存殍民不堪命請蠲請賑相望于途我
皇上上念愛民之心極其周至蠲賑之命隨請輒允無非爲
下計也今以賞賜之故取銀至三十萬而多用則傷財傷財
至於害民恐非我
皇上惠養元元之意也

皇上誠軫念民困于此而樽節之則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傷遺黎黎沾實惠普天之下歌詠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臣等較之賞賜其輕重緩急霄壤不侔矣自今內庫有無不敷
臣等不能知但以財用積之甚難用之甚易銀至二十萬兩豈
一夕一州一縣之所能辦哉催徵之間鞭朴之下剥膚離
體盡亦難矣臣等特罪該科員昧上陳伏乞
皇上崇尚儉德加意國儲收回 成命俯允停取僅以內庫不
敷亦乞戒減其 以示節省庶 內帑之積可充小民之困可
獲萬無疆之仁 在是矣

慎選舉重名實疏

戶科給事中孫瑞一本有司名實多事取選當慎然
持賜申明以爲其旨以息偽風事臣惟上之於名實也高矣自
風會漸漓巧偽益甚于是乎名不必實實不必名名實兩分則
論定爲難而天下始以名勝者衆矣何偽風不日熾而真賢不
日消且盡也今取選且近正名實貴勝之會而士風轉移之一
機也可弗慎與臣請畢其餘今臺省之官秩同卑卑而責司則
爲頗重故必不參而後可以摘人之汗必不欺而後可以發
之詐必不阿而後可以紂人之和得其人則 國是有所持而
官知做非其人豈惟脂膏回互同裨人國其害將有不可勝言
者矣臣以爲今之取也母以資格之崇卑定分數其選也母以
符刻之多寡定去留非爲格不足重也偏重之則人懷必得之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心而庇取者得以格掩矣非爲薦不足憑也盡憑之則官於市
舉之奸而飾厲者得以薦售矣蓋嘗見有司之官知足釣奇
能應物其始也無威名不遽立而聲華不即著也則奸僥與革
雲孽風生間發諮詢疾苦之號以收民命時眩興革利病之文
以當上意期會不失催科居先諸所鋪張非不的然一良吏也
及其威立而名彰基深而蒂固自以爲人莫奈我何而事可恣
可縱也遂一更前轍輓能畢露或倚法而立騙局或枉法以通
私門或設法以剝民脂或鬻法以漁民穢攫取之術日新月盛
清聲之終不盈不止蓋心穿窬而行市井矣又能時出囊橐之
餘巧爲彌縫之計在上官亦往往以交口之舉難定百足之扶
不傷橫之以怙惕之心而參之以顧忌之念置而不問者蓋比
比是矣豈直不問又從而溢美之爲異日地耳乃若惻惻之史

學重無華平。易鮮奇。庶幾寡交。以是二者較聲華。其下然。多資。謂已哉。故凡取選諸臣。閱歷久。故必開不患才之。開而患守之有未。不患事之不辦。而患術之有未。第一。察使。惻惻終。而巧官者。得一。焉。四方之士。皆將曰。其以。淹某以名。揚鮮不。會實。故。虛名。就為。則效。以。各。榮。進。退。公。未。獲。得。人。之。利。而。世。道。人。心。兩。然。受。其。賴。靡。之。害。矣。矣。可。故。臣。謂。格。不。必。盡。憑。而。惟。實。之。說。為。今。日。之。最。也。是。在。官。者。之。意。耳。伏。乞。

聖明聖覽。臣言非謬。

勅下部院大臣。今次取選。慎加體訪。大破相沿之套。弘開果正之門。毋嫌異同。毋避怨忌。毋拘荐格。先守后才。右實左名。務得清正端確之士。以進。宜惟。國有利賴。庶幾二轉移而四。

聖明聖覽。臣言非謬。

五

知所趨向矣。其不。不。偽。還。醇。愛。民。也。而。爭。以。循。良。之。實。相。磨。者。臣。未。之。信。也。素。

聖旨。選取有司。豈得不。存。舉。但。要。各。衙。門。用。心。體。訪。務。在。實。毋。得。虛。名。吏。部。知。道。

得災異疏

王三

禮科都給事中王三餘一本。災早示異。商許象占。魁元。

聖明慎。災。修。之。實。以。仰。天。變。以。恤。民。也。而。新。開。之。漢。儒。直。仲。新。

六。災。異。之。來。天。心。所。以。仁。愛。人。君。也。故。昔。之。君。人。皆。以。無。災。為。

之。志。而。言。一。發。災。或。退。舍。以。是。知。國。家。不。患。有。災。而。有。

以。謂。之。耳。伏。觀。今。歲。以。來。風。靈。先。示。於。閏。中。火。光。繼。報。于。延。祚。

也。震。大。作。於。西。晉。天。鼓。復。鳴。於。平。涼。其。則。近。日。殿。內。失。火。延。燒。

太多。擬。該。部。疏。稱。所。除。毀。燼。不。十。之。一。二。耳。先。是。入。春。至。今。雖。

間。火。災。示。儆。是。古。為。災。火。災。今。首。夏。已。過。亢。陽。不。雨。祈。禱。

未。應。疫。癘。流。行。而。災。異。頻。仍。不。一。而。足。如。此。甚。可。畏。也。恭。惟。

皇上。孝。養。兩。宮。親。事。上。帝。銳。精。化。理。子。惠。困。窮。有。君。如。此。即。

是。舜。不。帝。坐。天。心。效。順。靈。澍。時。足。而。顧。災。旱。鍾。至。皆。臣。等。天。不。

聖明聖覽。臣言非謬。

五

臣工奉職無狀之所致除順天府祈禱已經奉

旨。照。例。舉。行。外。乞。勅。禮。部。備。查。修。省。事。宜。通。行。各。該。衙。門。照。

例。進。行。並。查。在。外。近。京。地。方。有。無。清。足。一。體。祈。禱。再。乞。申。飭。中。

外。臣。工。精。白。承。休。共。策。治。理。方。今。苞。苴。漸。消。而。鄉。遊。故。識。之。

私。原。未。除。其。議。雖。稍。息。而。背。公。植。私。之。故。態。未。收。修。廢。廢。禁。間。

間。仍。奢。僭。之。風。宴。命。漸。繁。物。命。恣。殘。割。之。慘。財。用。缺。乏。而。冗。員。

冗。役。之。奢。食。如。故。燂。火。時。警。而。足。兵。足。食。之。石。畫。無。聞。因。國。為。

清。而。覆。盆。之。冤。抑。容。有。未。伸。工。役。當。興。而。流。離。之。載。道。不。無。可。

憫。各。衙。門。俱。當。加。意。警。惕。勉。修。職。業。尤。望。

皇上。慎。起居。以。防。嗜。欲。之。萌。御。講。筵。以。資。啟。沃。之。益。咸。內。庭。

光。祿。之。供。省。東。南。織。造。之。煩。勤。召。對。之。典。下。求。言。之。益。諸。將。見。

君。臣。一。德。上。下。交。修。如。是。而。化。災。為。祥。豈。亦。天。之。意。乎。伏。乞。

議處兵食疏

科給事中邵庶一本邊計至重邊供日煩乞賜嚴飭密實

國家設重兵於九邊以捍禦諸夷廣設則施之以藉廣之術

然招揭于中外也是故不受內帑外餽而歲輦以供塞下者不

下不苦於餉則軍士其虛名耗實用一任其蠹壞而莫之究

詰也近者近有言謀報然併吞海西該鎮虛切震鄰具疏勘

明旨尚未下也乃道路傳言謂劉道有勦夷之舉隨未覆而

抄報傳刊冊遠播已遙聞遠塞間矣兵機為軍國重務三

之司命係焉况聞原與虜接壤諸夷日環伺而竊焉其間吾

扼吭拊背以控制於彼而虜且揣形知影以規避于此吾欲

其無備今使虜得以嘗我而為之備也母乃計疎而蹈危道

可先世也臣愚以為各衙門章奏奉有

外以示標異通政司第代為奏奉而不敢預泄其副封該科僅

發抄送部而不得開于吏書至會極門發本之時尤族督勝

案校尉人等俱要一體慎密毋令射利抄報之徒潛伴禁地

錄預傳以眩瞞人心而招萌望是亦家軍機而肅邦政之大

要也至于各邊餉之靡費其於今日則尤有宜議者焉夫自

屯之原額日減而內帑之年例歲增中益之始制不復而各

之請討無已今日增一額曰加軍餉也明日增一額曰加馬

也一鎮得請而他鎮緣之以為例一歲得增而他年據之以

常今水旱交極帑藏日虛歲且款給而不能夫九邊屯地非

減于昔也士馬器械非益於今也西有市東有撫又非有鋒

時矣無庸耕殖之時也而按冊則多虛給餉則稱乏何也

屯田侵奪於豪右而未之稽覈歟屯故冒濫乎廩餼而未

臣愚以為仍宜將選風憲精密之臣分段各鎮會同巡歷
史綜覈名實悉將八事逐一稽驗而口糧一節尤據實查核
以別功罪而定賞罰則豈特邊儲可裕將武事益整而邊防
有賴焉若謂糜費徒勞而稽覈未審此則奉命者之自負爾
書難處物議以不容以此而併廢謀功也慎機事以預廟謨而
制勝于朝廷者收萬全之策重特遣以清月溫而儲於塞下者
省內供之煩此誠今日軍政之所宜亟議者如臣言有可採擇
伏乞 天語丁寧嚴為禁飭仍
勅下兵部議覆上 請則既可以厚養于平時而且可以決勝
於臨事兵食益足而兵威益壯所裨於邊關非小補矣奉
聖旨兵部知道

處置遼左疏

張希臯 都給事中

兵科都給事中張希臯等一本遼左班師報捷逆酋仇怨方深
乞 勅當事諸臣嚴加防備以保孤懸重鎮事臣待罪該科接
得劍道督撫鎮塘報等因臣等見之殊為逆師喜而又竊為遼
左慮也除功罪議賞罰尚俟按臣勘奏臣等未敢遽度然據該
鎮所報遼事夷情大都可見敢輒披瀝為
皇上陳之夫兵聞拙速不聞巧遲司馬法未有能易之者是
鎮二臣未有則處之 旨已於正月十六日提兵而東士馬三
集計欲滅虜而石朝食不謂雨雪泥濘夜月尚晦天時地利適
有未便者遂屯兵散餉改卜三月為期即畫計甚工舉事甚密
而遲兵緩進虜或窺我而得以有備臣等切抱隱憂今以萬全
之甲上攻塞外之堅城兵將矢心協力破其寨柵二層斬首五
百餘級而逆虜且遙叩乞哀願和雲商效順 中國則酋首無
恙巢穴蕩傾非出兵初意而斬獲功次若此亦足報捷伐之威
而塞疆之警故臣為憂師者也其改虜而能得志于虜也
然二酋負山為險聖石為城內外周遭壕塹層疊城則堅矣虜
眾萬計披甲控弦矢石滾木諸品皆備敵則勁矣向已計合猛
仇攻反酋已了今我提兵出塞攻其城池斬其部落豈所甘心
者而懷仇挾怨視昔不尤倍乎願和虜商之語可遂執為左券
而責彼之効順乎建州酋奴哈赤及北虜恍惚住牧近地聲勢
相倚即今我兵亦出已有聞風而授之者儻二酋東連西結哀
詞以請無有首肯協應之乎胡馬漸壯羽翼已成將乘悉甲而
來思得一逞以圖報乎我兵各有信也無處不守無處不備今
之戰兵皆調集而往者旋師之后能無分撤而西乎兵撤而

此之要

公天

許弘綱給事中

紀特風
憲之二
事以

五八

也

事上臨
下體統
制置
無出
于此

土而耗之占屯。以申籍而竄名于中者乎。其歸詞而來也。既遠之而不理乎。偶一準行而查知。乃告為上官之望。則或被告者稍稍隔越也。當必問官之一無所承乎。抑下司之揣摩。原非上官之本意。而俾馬道之直者。亦聲曲者。詳志本差御史。且緣是抱承李之嫌也。又既從而白之乎。不便者。二大御史以觀風。為職固將使本差無不治之事。所屬無不稱之。官用能弊絕風清。而奏起報天子。今以原籍有司之故。不得不齊風裁鞫。晦官府。仰見高玩。則吏書親望而為奸。故有巡倉而不敢督本府之倉。糧清也。而不敢問本府之屯課。印馬而不敢詰本府之蕃息。裁刺獎戒。缺焉難舉。他可知矣。然則

陛下之以欽命寄若臣。果使之謫當貴于故鄉而已乎。何浮假之名而實制其事耶。不便者三。夫茲數者。法在所必行。而奈之

臣章奏卷之十五

五九

下引為常乎。其國家之法乎。且巡監之與倉屯。均以一事出者也。今巡監避原籍。而何獨遺于倉屯。有司雖任未五年。不原官。不尋差。原任地方巡歷。懼大事體之難行。而形迹之當避也。夫彼猶慮及其原官。而此何獨不慮其故里。此皆職之所未詳也。職頃待罪南中。竊見夫近年一二臺臣。觀風原籍者。雖其握符。隨警所至。登清蘇臺。鎮周遠。非其匹。而方其被命之始。長慮却顧。處然不寧。徒以有其命之不敢辭也。即堂官之循序疏請。亦豈不恤其私。則以舊例良然。不敢察耳。故經久之制。當定自朝廷。而善後之圖。須詳于今日。伏乞

特勅部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除前奏差臺臣。各令循例按事。以後巡視京鳳二倉。及屯田印馬御史。合無照巡江事例。俱令

迴避原籍地方。即使一時缺人。亦須委曲更調。庶添紀大。權歸一。而風憲之體。無尊矣。職忝恒也。法司行事。聯掌所閱。一得之愚。不敢不獻。惟陛下裁擇焉。

臣章奏卷之十五

六十

南京刑科給事中徐桓一本

聖明綜核吏治敬陳萬見一得以前承澤以裨治安事臣惟民

生之休戚係乎治之污隆伏願

皇上軫念南土水旱百姓困窮特勅吏部嚴飭撫按總令殘

虐克獄綜核吏治以計安元元德意甚盛一時大小臣工固不

能陳吏弊仰天

聖恩無意數十言但荷加納付之施行所以拯濟民艱消弭

此兩端者無遠弗屆臣復何所容其嘵嘵以貢

宸斷哉臣待罪言職反覆思惟于吏治民生切要事宜開有行

之所未盡言之所未及者正明主所欲亟聞者也臣即至愚極

陋少有一得敢不為我

聖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六五

皇上陳之今之議吏弊者孰不曰貪殘虐虐者當懲耳臣

謂文巧不可不懲夫貪殘虐虐者固皆足為民害然其迹則顯

而為民害則顯而易收亦人所共惡往往形之論劾懲之

不難者惟夫文巧之徒工為剽削曲事逢迎苟可以悅上臣之

意難治民隨而不恤苟可以濟私結之欲即股民膏而不計其

如

聖諭所謂剝下奉上肥己瘠民蓋貪殘虐虐而有之此輩名

為貪殘虐虐則應懲然若素行市井其害更甚於貪殘虐虐在

貪殘虐虐者下哉然其智足以文奸辨足以飾詐即上司目與

相臨有被其彌縫而不覺甚有結津要以干譽倚牆壁以游揚

知上司明知其非有畏其勢援而不問豈惟不問且曲庇之人

從而為揚之以行取則首膺召矣以遷轉則先躍陞矣其視

吏之達達利鈍不啻霄壤且高官富貴日圓美矣矣以終

於閭里之間方揚揚以為得志彼時輩之士習見其政跡如

而榮肥若此以為上官之所喜者巧也仕途之所利者巧也

不爭慕而競效之以故士習日偷身未及官而機權已熟如河

河之夫愈趨愈下其為世道人心之害當不啻涸底止也

皇上雖目為之焦勞目為之申飭何益哉故臣謂文巧尤不可

不懲者此也昔漢京房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而祥瑞

並來世以毀譽取人則功業廢而致災異有哉斯言切中今日

吏弊之源矣蓋以功舉賢則上以實求下以實應以毀譽取人

則上以名求下以名應其機有必然者今撫按與有司不務稽

察進事空訪濫寄耳目皆以毀譽取人者也以故文巧之徒得

以虛名等惑于上而相幅無筆者曾不得與之較優劣賢否混

星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六五

有是非倒置吏弊至此極矣夫世道日降人心日薄士多務名

不務實而主世教者復以毀譽為取舍使務實者當屈務名者

常伸人安得實心愛民付毀譽非沉于不較者以託元元之命

哉故今吏治廢多民生窮蹙賦賦故耳又何怪乎災異之迭見

也臣愚以為方今大計欲消災異安民生以稱

皇上保愛之仁惟在責有司修實政欲有司動撫字舉職事

措斯民社席之安惟責撫按與監司稽其實政已爾臣嘗考之

今典有司治民之政莫備於須知上司察吏之法莫備於憲綱

而其最切于民者不外農桑戶口田糧存恤獄囚及旌舉孝子

順孫條舉奸民敗壞等事此其要政也

國家二百年來重熙累洽號稱大安度越前代者正由有司

須知以脩實政撫按監司執憲綱以稽成功此正京房所謂

臣等以
下民
之
水
下
民
之
水

以察賢者也。乃今則視之如戶。其有司且不知須知。此則
過。觀給由。則不過以舊底以據。亦不知憲綱為何文。
一遇上司案牘。則不過以舊稿以虛應。其彼撫按監司。亦未嘗
以此二事為重。視為故事。不經一日者有之。是上下皆以虛文
塞責。加之何能實惠及民也。臣請

勅下部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將須知憲綱所載切于民生事。宜
責令所轄府州縣官。一力舉而行之。如農桑作何勸課。戶口
作何分轄。田糧作何徵收。孤老曾否存恤。獄禁曾否清理。孝子
順孫曾否旌舉。何人圩岸陂塘。曾經修築。何所此其實蹟。成教
皆照然可觀者。司府歲一出巡。下馬之日。即將前項逐一開報。
同府親歷其地。執冊而稽之。勢雖不能遍歷。然摘發一二則。姦
偽者自不敢售其欺。即有欺。亦不能掩其實。如往時抄謄舊稿。

皇明
臣等以
下民
之
水
下
民
之
水

虛應故事者。其弊可絕矣。但司府不得恃勞遠。欺妄及佐貳亦
不得持節擁護。及地方勸勉既真。然後據實呈之。雖經諸臣
建白已及。而有行之未盡言之未詳者。不煩瑣。數陳上
請。

勅下部院詳議施行奉

該部院知道

採納彌變疏

楊

河南道御史楊紹程一本。災異非常。人心惶惶。遇乞
聖明。深惟羣議。特賜採納。以順天變。事臣待罪臺垣。本月初九
日。地大震。有聲。一時臣工百姓。不勝駭懼。夫變不虛生。必有所
由。正於此反。獲思之。不得其故。將臣工之修省。徒事虛文。而乏
應天之道。實歟。即所司察奏。其於隱尚未盡。或若

皇上千臣下之。上之聽。而未盡行。臣盡因閣部科道諸臣
疏詳閱之。其所關於民生邊防。因計稱不便者。
皇上欣然加鈞。一切撥正。夫其中尚有一二未見施行者。
皇上陳之內。操馬匹。是以加派省直賦額。今也。內操罷矣。該
之馬所存無凡。其價銀除裁減外。所徵尚五萬七千餘兩。而
有貢馬等項。所費幾何。而執三千之虛名。糜三千之實費。將
用之此。操馬之議。罷所當從也。往歲供用庫約該召買。債七十
萬。外兩昨歲裁辦。油鹽。不下二萬斤。查據舊額。雖云云。此
亦不為不敷。人其欺。更浮于前。而價亦不賈。何若是糜也。此
亦不為不敷。人其欺。更浮于前。而價亦不賈。何若是糜也。此
亦不為不敷。人其欺。更浮于前。而價亦不賈。何若是糜也。此

皇明
臣等以
下民
之
水
下
民
之
水

太

助。於國者乎。果盡有其。能供。上之使令者乎。當緣附比。
影射頂。其可充。以復元後。所之。單。聚。坐。食。百姓之。實
血。此議。請。亦。當。從。也。各。監。局。年。例。如。薪。炭。銅。漆。等。項。歲。至。百。
萬。而。近。且。增。以。天。灯。盞。甲。大。炭。龍。床。等。費。夫。以。庫。貯。之。數。十。萬。
已。極。一。切。應。用。安。所。取。盈。至。于。苗。撫。觀。音。竹。木。等。料。尤。為。奇。異。
之物。非
明。主。所。安。近。此。加。派。採。辦。之。議。停。止。者。所。當。從。也。此。臣。所。以。獻
望。

原陰陽
之義
天更之
原惟
論列用
實忠誠

皇上盡賜采納庶以備修省之萬一而不察己也然臣人修
為母其德宜靜周大史伯陽甫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升於是而有地震臣愚不識五行休咎之占據此方冊所載其意
又若甚著者
皇貴妃之封也封冊未 朝廷盛典未可輕議臣下屠跪上
誠為過計然自今日論之又似未可深罪者蓋 皇貴妃位重
中宮分為其尊而 恭妃誕育元子義則至重其禮相接分相
臨其中或恐有不自安者此與周太史所謂陰迫而不能升者
若有符焉臣竊念公之災異其應在此伏望
皇上仰承天意俯察人情仍據諸臣之請頒賜封號以正宮闈
之序而因以寬有美應麟等愚謬之罪其于前四議盡賜裁奪
庶天變可弭而陰陽暢通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表之十五

六

徐元衡疏

徐元衡

陝西等道御史徐元等一本懇乞

天恩於有言官以光

聖治事訪福建道御史潘士藻題為修省之實等事奉

聖旨連年各省災傷雖上之不德所致而設官分職皆有實庇

天工之責近來言子時政者值于一途過歸于上以責己直好

生無禮其餘貪官酷吏欺蔽壞法不行訪查奏素如打死生員

國政無辜感激民變勢厚縣官此可回天意乎亦上之不德乎

這斯故借以天意肆言謗奏潘士藻這斯好生無禮姑着降三

級調邊方後不許朦朧准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聞之不勝

駭竊惟

臣之職國家之于言官也蓋欲其言也陳善閉邪自其職分而善則相

勸惡則言其言也

卷之十五

力陳安 居過則歸已亦忠愛之當如是耳士藻不知忌諱而務為責難

言辭人 皇上罪之夫亦何辭但君有過而臣言之固明諍諫之誼君

王之明 無過而臣言之亦要於危明之心故語大聖人若虛舜不可从

其言者 夫豈有過可言哉而禹則以無若舟朱成之語大賢若成王不

可及矣然豈有過之可言哉而周公則以無若商王受成之彼

焉與周公豈不能進豐亨豫大之說而過為憐慢急切之詞以

昭君之過哉安不忌危美不忌規此唐虞成周之所以隆也

皇上德邁虞周而士藻之疏不逮禹旦何遽罪之深耶聞之陸

贄曰諫者之能狂明我之罷容士藻縱涉狂誑而

皇上能省之實彰容德耳我

皇上臨御以來廣開言路即諸臣之疏多所嘉納而間有

不當者亦姑置之不問

聖度汪洋。真同天也。

主聖則臣直。又奚非一士。然則言路。塞矣。

國家之安危。自古皆然。其言。公論。為是。取一得千。千。之。餘。求有過于無過之內。尚思臣之。一言。而何罪。士。以。掛。天。下。之。口。耶。此。於。

國體所關。誠非淺鮮。伏乞。

皇上。矜其愚狂。少。察。

天威。將。諸。士。葉。仍。以。原。官。供。職。或。重。加。罰。治。罪。

聖德。益。光。維。古。帝。王。從。諫。弗。弗。者。不。得。專。美。于。三。

天下。幸甚。

臣等。奏。奉。聖。旨。依。議。欽。此。

議發振疏

臣等。奏。奉。聖。旨。依。議。欽。此。臣等。竊。以。國家。之。治。不。係。于。民。心。而。民。心。之。去。留。由。於。穀。食。而。食。之。不。足。則。人。子。兄。弟。且。不。能。相。保。矣。安。望。其。守。而。不。去。耶。不。惟。不。能。相。保。而。且。自。相。戕。食。矣。安。望。其。民。法。而。不。叛。耶。今。以。天。下。大。勢。論。之。則。頻。年。水。旱。相。仍。穀。價。騰。湧。天。下。無。不。荒。之。土。南。北。無。不。饑。之。民。矣。然。以。天。下。緩。急。論。之。則。自。淮。而。北。而。水。及。時。夏。麥。僅。半。收。向。者。饑。饉。之。民。今。與。有。生。之。望。矣。但。自。淮。揚。以。南。如。南。直。隸。則。應。太。池。寧。蘇。松。常。等。府。浙。江。則。杭。嘉。湖。寧。紹。金。衢。嚴。等。府。或。被。江。海。之。瀟。蕩。而。山。裂。土。崩。或。被。蛟。蟻。之。奔。騰。而。沉。溺。昏。墊。數。之。深。雨。經。年。四。望。一。望。不。惟。秋。收。粒。米。之。無。望。更。兼。春。桑。米。

麥。之。無。望。米。價。每。石。一。兩。六。錢。市。物。白。晝。公。然。搶。奪。被。害。不。敢。申。訴。有。司。其。可。誰。何。以。此。洶。洶。不。靖。之。民。誠。有。朝。不。謀。夕。之。勢。若。不。速。為。酌。處。除。為。調。停。則。窮。迫。無。聊。之。民。易。興。鼓。譟。嘯。聚。之。念。即。今。湖。廣。為。發。是。其。一。驗。也。近。茲。土。者。欲。出。官。帑。以。賑。濟。則。庫。藏。無。餘。錢。欲。勸。民。閭。以。樂。輸。則。人。情。難。強。逼。以。致。東。手。無。策。坐。成。某。大。之。患。故。巡。按。御。史。傳。好。禮。之。請。留。一。萬。漕。糧。應。天。府。府。尹。張。標。之。請。借。二。萬。五。千。石。紬。銀。此。皆。親。親。危。急。之。狀。以。為。收。拾。人。心。之。舉。非。曰。好。事。擅。專。要。舉。求。德。於。民。者。也。然。思。國家。之。財。賦。不。在。于。國。則。在。于。民。人。臣。之。理。財。不。聚。于。上。則。聚。於。下。若。以。國家。額。派。之。錢。糧。而。皆。議。停。徵。焉。借。賑。焉。竊。恐。軍。國。所。需。關。係。匪。細。而。為。敢。以。輕。議。為。也。若。以。錢。糧。措。處。之。艱。難。而。視。饑。窮。如。秦。越。焉。若。若。同。閭。焉。竊。恐。民。窮。則。變。流。禍。匪。輕。而。又。

安可以隱忍為也臣以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拔之言責之司正圖捐糜此身思報萬一若况目擊致

待哺之小民既無可動之錢糧而徒致文移之展轉耳聞世

慢事之有司又無及民之實惠而甘為積猾之階梯一念憤激

於衷固有不吝千日默者敢先以錢糧之堪動者為我

皇上陳次以賑濟之切要者為我

皇上獻伏乞

勅下該部速為議行則無俟謁正額以濟民而民藉餘稅以存

活矣不致漏積弊以冒破而民沾實惠以延生矣其為體

國裕民賑荒息亂之計莫急于此者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天下幸甚民幸甚

一酌議賑動商稅以為賑濟之策夫錢糧原屬起運者固不可

皇明名臣奏卷之一五

見而原屬存留者亦不可缺是秋糧夏稅之中無一可議者彰

彰明矣况水旱頻仍即起運存留亦未能及時催辦又烏能望

其為賑濟之資哉臣自竊錄無湖縣知無湖抽分之銀每

年除正額外尚有積餘堪以借動故敢以為今日請也蓋無

湖向設南京工部主事一員駐劄江口以抽竹木之稅其舊首

所積稅銀俱寄貯蕪湖縣庫凡縣官陞遷交盤即有數萬兩之

積因縣臨大江屢經失事且展轉日久每被吏書侵漁于萬曆

十四年已經臣申請部嚴凡主事一年差滿即盡數解納南京

工部部慎庫庶外寇無觀視之虞而吏書無侵剋之弊矣然以

常數言之目因初至隆慶以前每歲正稅止三萬有餘自隆

慶以後商賈漸多稅銀漸積每歲乃增至四萬有餘矣夫五萬

在餘此原額也每歲支用之外尚有盈餘貯納在庫今每歲又

一萬之數是盈而又盈者也以一百萬計頃望食之特值公私

艱難之日而帑藏積此羨餘不因時而為賑濟之舉反于正額

錢糧而東延焉且不知本末輕重也况蕪湖一關匪之則

自此而詳野自此而杭州南北兩關其日積月累所積亦不果

無謂者臣意以每年所餘之銀其在蕪湖者發為賑濟之資杭州兩

府賑濟之資許登閣首發為賑濟之資常鎮等府賑濟之資杭州兩

府賑濟之資浙江各府賑濟之資此不過以商賈之餘財拯蒼生

之急因因抽分之駐劄賑濟之小民其苦為甚便而其理為

甚公者若不蠲此虛貯之餘稅以挽回災異將去之人心臣恐

潢池弄兵一呼響應則不惟塗炭生靈損我威重且調兵遣將

之費倍賦益重之用將必致匱

聖衷取足內帑何不割此積貯速為給濟潛消于未形之際

聖明名臣奏卷之一五

收拾于未發之時縱捐數萬緡在

皇上為不費之惠而在飢寒小民獲更生之資當見人心愛戴

在在感時時便順効忠之不暇也孰敢有潛萌不軌而其為化

外之頑民哉伏乞

聖裁一酌議賑濟實惠以為撫恤之計夫賑濟之策固必假

錢糧以充給散尤必博實惠以及貧民今之行賑者皆責令保

甲人等開報應賑人數此輩假公委以濟私情冒官物以充已

索此正原弊容奸之大害也合無令各掌印官準時親歷各鄉

村就一鄉村之中擇一二家道頗殷素有行誼為鄉人推信者

諭以

朝廷軫恤至意就令當眾開報極貧應濟人戶從實註名其他

公門人役市井棍徒及庸僕等要夫稍可自給者不得濫與其列

酌原流
其亦詳
吏之一

皇明名臣奏議卷之十五

其或開報未盡。聚有報而未實者。許各小民互相面詰。庶所聞者。必皆實。民而所賑者。必無差舛矣。然賑濟之舉。一方缺處者。僅可給一方之民。若不驅逐流移。各歸原籍。則非惟錢糧無以相繼。而且異鄉難。摩有接踵。每有薰蒸染疫之憂。未歷不明。馬合雲屯。多有群聚鼓譟之變。合無通行各省。轉行各府州縣。除本地窮民。及先在逃而聞風復業者。或雖係外省。而藝業已久。有同土著者。但許一同行賑。其于查係隔省。素無根據。一旦流中者。務要嚴加設法。禁止驅逐。不得一緊容留。監行賑濟。庶人皆土著。而無跳梁不軌之謀。所賑亦限。而得家給人足之益。其至于賑濟之所。尤必酌量遠近。立為粥場。如一鄉鄰近處所。查其人數多寡。分為幾處。大約遠不得過十里。多不得滿百名。蓋太遠則就食不便。過多則擁擠難防。且乞食窮民。類多老稚。

聖裁

此而利
知指
軍

榜腹遠行。困憊萬狀。四圍充腹。反致殞軀。故不可不因地立場。俾令隨取而隨足也。然每鄉更須僉派尚義鄉民一名。誠實老人一名。使之主掌米穀料理粥場。更須僉能佐貳官。及能幹雜職等官。分投總攝。果能盡心賑濟。民無惠者。許掌印官從實中報。輕則聽令本處撫按官嘉獎。則附報吏部。以憑不次超擢。否則治之以重罪。庶人心知奮而無侵漁虛冒之奸。民皆受惠。而獲起回生之利矣。伏乞

奏為破虜事

先錄寺少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臣馬從謙奏為遵
勅諭效愚計以助破虜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欽此。
皇上勅諭文武羣臣內。一款。凡會合聞可以助破虜寇者。人人
盡言。臣愚不足以效大計。臣日思。思此虜為中國患。自古有
之。惟各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少。而關戍。抑比然賊奄至。不
能防禦。若承平久。而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脩也。臣請以
格傳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感。緩急之序。施為相度之宜。
為
皇上陳之。計我邊陲。東起遼。西至臨洮。所守之地。
廣也。自秦徂。今自。至老所守之。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各
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十日之銳志。矧彼醜虜。以馬
為家。何如其便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為

三兩名臣奏議卷之十五

本官一
所

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量勦。成能以為技。春與矣。且其膚
革毛髮。長於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藉烹飪溫煖之細
。之風林之為走。曠之獸其繁。猛。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
散。彼逸而我勞。適我之隙。俟我之懈。而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
其橫。首尾不能相應。內外不及為援。敵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
論未定。而彼已候足矣。此彼之所以世為中國患也。然我
國襲五行以為具。我得勝。氣者也。聚。省之供餉。我得勝。制者
也。上。介。剛健神武。明畧之君。哉。得。心。主。者也。彼烏得齊其一
二。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蓋戛戰刀劍
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子材。標。檠。樵。是以木勝也。崇巖
壘堡。高壁深塹。是以土勝也。內則桑。白河。盧溝。環遼京師。外
則黃河一帶。豈截萬里以為大限。是。水勝也。神鎗機砲。烈炬。

焚新是以大勝也斯五者我美得彼美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反不足以原彼何也者其具未盡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毋若于庸暗之君故任之臣居其口而掌制沮撓以備其事未報可鑒也乃今

皇上獨攬乾綱神異廟堂篤出羣臣之表固非誤佞可客家也而平虜安邊以遺萬世之太平此其時矣九敵國對峙固未嘗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為今之計惟擊為便所以

備擊者有三事焉條時為急鼓勇為急制車為急而繕城垣修斥候之類宜次第興築可也條時之汰介三復輸粟之令單買賣之富則並引開而飛為大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

年逐額多寡為賢否則積欠少而倉庫實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糴糧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眾矣鼓勇之汰介二奏敢死之

士重有功之賞制車之汰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昔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御

房令車騎材官何以成而車騎尤為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依衣糧有所給許曰君子所

依小人所腓況中國以大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馳逐而後可以機發準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廢

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聖房對壘則重車登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金鼓虜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剝落謂之衝

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開門則排車橫陳高壘厚壁以奪歸路之要虜衆深入終縲連豆則分車角陳縱橫開闔約號以起

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齊所持戟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擊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斫其營或擄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排

其輜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止擊我有三箇用是五

不羞遁逃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莽者為食今不獵沙莽而惟欲寇我中國以為利必其所利蓋有倍于獵者而後為之

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莽者安且利焉尚何侵擾之患哉今奏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

然日聽其發縱指示以馳逐於數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大介獲也不然則將安疲樂急唯嗷嗷待食于人且釀成驕悍之

氣反擇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

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義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必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

何難于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

兵一動便問倉庫所積若石客兵一至便問為糧可供若干

時運者還糧數月之餉士卒卒各得腹之愛一旦攻圍援絕大

何以為自存之計哉此臣所謂儲峙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

車若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車敵千人百車敵萬人古之

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後世所謂武綱車扁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為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遊衍

原缺第七十九葉

致麾下矣。臣愚無所識。獨身區區一念之忠。不能自已。又奉
勅諭。人人盡以上陳伏惟
聖訓。采擇臣不勝悚懼之至。為此具本。親齎奏
聞。

奏為破庸事

奏為破庸事

奏為破庸事

飭吏治疏

廣東道御史程達一本計典將通事官等。奏陳一二聞見。仰

聖鑒。萬一事臣惟年陟幽明者。國家之重。而諒察者。司

人之要。惟臣以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拔置。當臣與有言責。今既數月。夫所以然。然不敢輕進。一

言者。以事無關於。國是言。或出于奎府。是為且塞責。臣不敢

也。今於萬曆十七年。復當朝。觀考察之期。中間事。如奏留

之當慎也。體道之當崇也。必訪之當詳也。供億之當裁也。名

之當核也。科臣既以言之詳矣。如先務之當急也。考核之當

也。註考之當精也。回任之當速也。署印之當慎也。甚臣又

之悉矣。法令已密。臣又何敢復為新言。一說以請

奏明。臣等。奏之。十五

天聽。第臣待罪下邑。有年。兩京考察。親見大小臣工。金鑑一二

細微。尚未修悉者。臣嘗積慨于中。久矣。敢冒為

皇上陳之。今夫

朝廷設官分職。而專其責。于撫按一人。是非以一方之賢否。寄

之乎。而撫按一至地方。諸務未遑。亦每母先以知人為急。廣詢

博訪。欲荐一人也。必司道府。以為可。而后荐之。欲論一人也

亦必以司道府。以為不可。而后論之。初未嘗敢自是已見。其

慎之也。矧其朝夕相臨。斯人之舉動端否也。文移往返。斯人之

才猷稱否也。民難防斯人之操中。紫否也。又有不能進于伺察

者乎。故各省地方官。惟各省撫按知之最真。即司道府官。必也

庇一人。一聞撫按有言。且將恐恐焉。惟慮彼及其身矣。敢復庇

之。即司道府所註下考之官。即撫按始雖曲庇之。亦將憚于

多口之難植而終棄之矣。能便成之耶。是撫按以風紀之司。公持正於外。其考覈示有不精當者。獨奈何以撫按之考註。不足盡信而偏聽一人愛憎之言。以司道府為扶同不盡。而獨任權要獎譽之語。以致考察之時。撫按原以能舉也。而反以不及調用。止云地方不相宜也。而竟以貪酷罷斥。已經考察也。而後以前任事去。其人歷歷可指。豈惟無以服被察者之心。將使為善者懷疑懼之念。悔過者無自新之門。國家於才之意。謂何而可如此也。如蒙

勅下部院酌議題覆。今後考察之時。務以考註為主。其有科道諸臣訪有貪污不職事件的。實與撫按所註考語大相矛盾者。亦須據事行勘。然後處分。在撫按亦不得以異同之故。而曲為掩庇。庶賢否不致混淆。臣愚以為撫按官之考註。當尊重者此也。每歲恭選

聖曰。胥倖。慶賀。二司官員。例應新到。依淺者差遣。而所不則惟據後屬。據報全未識。而此真所謂信耳而茫無的據。然每遇考察之年。所註某也。賢能。不而用。即美升矣。其也。庸常。不劣轉。即罷斥矣。其影其速。關係匪輕。故為外吏者。每號齊捧。考語為缺。扁担。豈非有畏而言之乎。而又非該部之所取信者乎。今茲聖旦。伊通。各省齊捧官員。俱已在途。無不置喙。已令無自。今後。勅令該部行各省。宜申明務要。俸久年深。檢知地方事情。若方議差違。其所開賢否。仍先開白。撫按會議。得安如此。則功銓衡。俱有的據。其于考察。裨助尤深。臣愚以為。撫按官之差違。當係深者。此也。天之生財。不其相遠。而以吏治之脩。不過曰

農桑之功也。賦役之清也。詞訟之簡也。暴亂之禦也。之數者。凡有志于愛民之士。時不以此為先務。而必修舉乎逾年。欲殷勵臣工。乃立為卓異名色。以獎勸之。而卓異之舉。每省不過一二。人自方伯而下。皆有。而獨遺于府州縣佐貳等官。豈方面宏令。可望早異。而都邑尉僚。獨無人乎。且一省之內。大小臣工。不為不多矣。而一二人固足以盡之乎。往見卓異未題之先。各懷希觀之望。將人人自以為異也。及以其之才行為異。而合長責短者。復入議論沸騰。此等情狀。不獨于吏治無補。所以關係人心風俗者。非淺淺也。伏

勅下部院再加酌議。每遇各處開稱卓異揭帖投到者。止留該司紀錄。以為行取升遷之據。不必輒行奏聞。如以異數。未可輕廢。亦宜間一舉行。不必習以為常。庶精明

臣等查行不特。于士風吏治。關係不小。臣愚以朝觀官之卓異。當酌行者。此也。但年各官入。觀之時。或騷擾舖行。或取辦里甲。或借債當戶。已經三令五申。禁例森嚴。毫不可犯。雖遐陬僻壤。難必無。而朕親地方。亦不授其。惟是迎新送舊。即官無纖毫之染。而衙門之修理。有費也。各役之工食。有費也。彼方面有司。資俸已深。每每回任月餘。即便升遷。又或中途開報。必待到他處。造冊方行。及查本官任月餘。日事交際。無之。徒費供億于地方。何益。合無考察畢日。即查各官俸資。及期即進一二月者。多方騰缺。空南則南。空北則北。空取則取。以免。任之擾間。有被逐言官。真能悔自新。考察既真。亦空及時。以免。不灼之。庶玉石既分。斥沙名。臣愚以為。朝觀官員之外。遷當速者。此也。凡此四者。事非新奇。實關大計。謹

時之已迫言之已詳非不知第反覆思之十三年三訪之于
衆如此上倘似之條請矧我
皇上夙夜勵精上深宮之中軫念民瘼綜覈吏治無言二
周且備賦考自三代而下所稱英君諒祿誰有能仿之者
大有為之上也願臣區區一合片舉之移更願
皇上益勵必為之志虛開納諫之門合人材可惜不以一言觸
犯而生衆心唯論臣秉公進退則
朝無倖位而野亦無遺賢矣

丁巳年春卷之十五

經世宏辭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沈一貫編一貫有易學已著錄一貫曾以吏部
侍郎加太子賓客假歸復特起教習庶吉士因檢
列朝館課諸作自詔疏以迄詩賦分類選錄名曰
增定館課就正於大學士王錫爵遂以經世宏辭
題其端且爲序而刊行之其中搜採極富而所收
多課試之作不足以盡一代之文獻王守仁李夢
陽楊繼盛等皆未官翰林而並錄其章疏數十篇
亦爲自亂其例也